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北京出版社

子部第二四六冊目次

道德指歸論六卷（漢）嚴遵撰　明崇禎虞山毛氏汲古閣刻津逮秘書本	〇〇一
寶顏堂訂正道德寶章一卷（宋）白玉蟾註　明萬曆繡水沈氏刻寶顏堂秘笈本	〇六四
道德真經註四卷（元）吳澄撰　清初刻本（卷三至四配清鈔本）（四庫底本）	〇八五
關尹子文始真經一卷（周）尹喜撰　明萬曆二十三年昆陵董氏秋聲閣刻四子全書本	一四三
沖虛至德真經解二十卷（宋）江遹撰　明正統刻續萬曆刻道藏本	一六六
莊子鬳齋口義十卷（宋）林希逸撰　釋音一卷　宋刻本	三一九

道德指歸論六卷

（漢）嚴遵撰

明崇禎虞山毛氏汲古閣刻津逮秘書本

道德指歸論六卷（江蘇巡撫採進本）

舊本題漢嚴遵撰。隋志著錄十一卷。晁公武讀書志曰。唐志有嚴遵指歸四十卷。馮廓註指歸十三卷。今考新舊唐書均載嚴遵老子指歸十四卷。馮廓老子指歸十三卷。無嚴遵書四十卷之說。疑公武所記爲傳寫誤倒其文也。此書爲胡震亨祕冊彙函所刻。後以版歸毛晉。編入津逮祕書。止存六卷。錢曾讀書敏求記云。曾得錢叔寶鈔本。自七卷至十三卷。前有總序。後有人之饑也至信言不實四章。今皆失去。又引谷神子序云。道德指歸論陳隋之閒已逸其半。今所存者止論德篇。近代嘉興刻本。列卷一之卷六。與序文大相逕庭云云。此本亦題卷一之卷六。然則震亨所刻。即據嘉興本也。曹學佺作元羽外編序。稱近刻嚴君平道德指歸論。乃吳中所僞作。今案通考引晁氏之言。（案此條通考所引與今本讀書志不同）稱其章句頗與諸本不同。如以曲則全章末十七字爲次章首之類。則是書原有經文。陸游集有是書跋。稱爲道德經指歸。古文亦以經文爲言。此本乃不載經文。體例互異。又谷神子註本晁氏尚著錄十三卷。不云佚闕。此本載谷神子序乃云陳隋之閒已逸其半。今所存者止論德篇。因獵其譌舛。定爲六卷。與晁氏所錄亦顯相背觸。且既云佚其上經。何以說目一篇獨存。至於所引莊子。今本無者十六七。不應遵之所取皆向郭之所棄。此必遵書散佚。好事者摭吳澄道德經註跋中莊君平所傳章七十有二之語。造爲上經四十、下經三十二之說。目又因漢志莊子五十二篇。今本惟三十三篇。遂多造莊子之語。以影附於逸篇。而偶未見晁公武說。故谷神子僞序之中牴牾畢露也。以是推求。則學佺之說不爲無據。錢曾所稱殊逐末而遺其本矣。以其言不悖於理。猶能文之士所贋託。故仍著於錄。備道家之一說焉。

嚴君平道德指歸序

長洲劉鳳子威撰

老子書註者無慮數十家獨河上公最著然莫古於嚴君平矣君平生元成間與揚子雲同時益隱於卜筮其術道高藐才智淵蔚辨討徵邃持論悠暢幾識洞變藏往知來與鬼神謀陰陽爲使其爲旨與老氏無間故因其篇章以發歸趣以爲道本於無無無之無是生於無未始之始是爲太始體既無矣不得不虛既未有始莫

之端倪惟無倪也故能周遍虛之極也復何所窮故原物之生始惟至柔柔者生之端剛者生之魄莫也勢之充滿必始於虛柔爲之本不失其初故天道下降地道居卑川沖谷虛澤納藪萃王公執謙能下爲貴以卑爲高以後爲先去泰去矜知雄守雌以是爲國以是爲身禍之所去福之所存綿綿不絕爲天下正重積嗇復惟怳與惚爲於無爲事於無事故天地遂成萬物兼作長養一世含利四海無舉大功而名號歸之無傷吾神而萬世爲澤此君平之指而老氏之大要也人隨所慕以自爲說故有以柔弱勝剛强而爲兵權之譎者取彼險武附於詐諆有以芻狗萬物而爲申韓之刻者絕聖去智以愚齊民有以清淨無爲而爲蓋公之言者慎守其常用以寧一則曹承相輔漢一代之治是也有以谷神不死而爲神仙長年之術者則推本柱下原於道德關尹書之類遂爲玄談之宗然其所述皆老之支流非其全體老氏豈虞其至是

哉卽六藝固有滋以爲亂階者莊叟固云古之博大眞人哉而自著其道未嘗附之今欲與列莊爲一顧且未可而況彼諸家者自爲解也毫釐千里而何以訓詁爲哉抑君平之書則大有類司馬季主者矣蓋皆懷道不仕敦賁丘園上述天道下紀地理中極人事究觀邃古覽窮後世旁盡物情包洞幽晦識記未形與能凡廢故宋忠賈誼聞其言也抑心消志伏軾無氣而嚴夫子端策正蓍抗論卜肆亘君之亂貞不絕俗

清而不汙其爲文也宏裕掩該含通標貫靡靡纚纚條縷判析首尾温粹卽之也近充類也遠不以才雄而鬱耀莫遏不以辭賁理勝故超若千里驥盤旋垤中塵不出軌馭不逸範而踐無遺地騁有餘巧若江海爲物淹浸蕩沃滔陵汨陳漸潤而不知其益若造化付形隨所充具其新不窮而機不可測雖以釋訓爲名故自爲一家言其逸亡者巳六卷卽所存可以無恨其少矣

嚴君平道德指歸序

題道德指歸

余嘗讀君平座右銘曰疾形不能遁影大音不能掩響默然託蔭則影響無因常體卑弱則禍患無萌歎其深得老氏之旨後知君平有道德指歸探檢不得壬寅冬孝轅從趙玄度得之爲讀一過大抵旁該六合內宪萬情測陰陽之用觀物類之變以歸合于玄同披玩不能去手其爲文往往以轉韻相叶似是從龜策傳來又若無義無仁六合之內和合天親無節無禮四海

之內親爲兄弟則又三句首尾叶矣至于名身孰親篇無名之名數句王輔嗣準之以註曉之上九便稱妙解惜其前後殘缺使大寶不完亦道函一大缺陷本序題谷神子不顯姓名晁公武以爲唐人馮廓也繡水沈士龍識

道德指歸視河上公篇目直是下經然君平以四十篇爲上經三十二篇爲下經以今所存篇目校之尚多二篇又合反者道之動于得一篇治人事天于方而不割篇善爲士于大似不肖

篇復爲善復爲妖已上附之以正治國篇內謂之則語勢聯愜理亦諧暢惟民之饑已下七篇都鈌因後先檢算併其所合治人善爲士二篇當自爲學日益已下及所鈌七篇始是君平下經而不出戶已前九篇猶上經也更以河上三十七篇足之則君平上經又得四十六篇亦必有六篇合併殆不背說目耳至若陰八陽九之說雖林希逸謂非老氏本旨似有獨會乃其濬決玄旨演倡宗風則亦玄元之素臣矣海鹽胡震亨識

題道德指歸

嚴君平道德指歸論序

嚴君平者蜀郡成都人也姓莊氏故稱莊子東漢章和之間班固作漢書避明帝諱更之爲嚴莊嚴亦古今之通語君平生西漢中葉王莽篡漢遂隱遁煬和蓋上世之眞人也其所著有道德指歸論若干卷陳隋之際已逸其半今所存者止論德篇因獵其訛舛定爲六卷而以其說目冠於端庶存全篇之大義爾谷神子序

道德指歸論卷之一

漢嚴遵撰　明胡震亨毛晉同訂

說目

莊子曰昔者老子之作也變化所由道德爲母效經列首天地爲象上經配天下經配地陰道八陽道九以陰行陽故七十有二首以陽行陰故分爲上下以五行八故上經四十而更始以四行八故下經三十有二而終矣陽道奇陰道偶故上經先而下經後陽道大陰道小故上經

衆而下經寡陽道左陰道右故上經覆來下經覆往反覆相過淪爲一形冥冥混沌道爲中主重符列驗以見端緒下經爲門上經爲戶智者見其經効則通乎天地之數陰陽之紀夫婦之配父子之親君臣之儀萬物敷矣

上德不德篇

天地所由物類所以道爲之元德爲之始神明爲宗太和爲祖道有深微德有厚薄神有清濁和有高下清者爲天濁者爲地陽者爲男陰者

爲女人物稟假受有多少性有精粗命有長短情有美惡意有大小或爲小人或爲君子變化分離剖判爲數等故有道人有德人有仁人有義人有禮人敢問彼人何行而名號殊謬以至於斯莊子曰虛無無爲開導萬物謂之道人清靜因應無所不爲謂之德人兼愛萬物博施無窮謂之仁人理名正實處事之義謂之義人謙退辭讓敬以守和謂之禮人凡此五人皆樂長生尊厚德貴高名任其聰明道其所長歸其所

安趨務舛馳或否或然變化殊方建號萬差德有優劣世有盛衰風離俗異民命不同故或有溟涬玄寥而無名或濛澒芒芒而稱皇或汪然滞汎而稱帝或廓然昭昭而稱王或遠通參差而稱伯此其可言者也然而伯非伯而王非王而帝非帝而皇非皇而有非有而無非無于變萬化不可爲計重累億萬不可爲名何以明之夫易姓而王封於泰山禪於梁父者七十有二君其有形兆圻堮髣髴不可識者不可稱言此

其性命不同功名不齊者耶非也是故上德之君體道而存神與化倫德動玄冥天下王之莫有見聞德歸萬物皆曰自然下德之君體德而行神與化遊德配皇天天下王之或見或聞德流萬物復反其君夫何故哉上德之君性受道之纖妙命得一之精微性命同於自然情意體於神明動作倫於太和取舍合乎天心神無所思志無所慮聰明玄遠寂泊空虛動若無形靜若未生功若天地事如嬰兒遺形藏志與道相

得溟涬濛洪天下莫知潼溶方外翱翔至遠陰陽爲使鬼神爲謀身與道變上下無窮進退推移常與化俱故恬淡無爲而德盈於玄域玄默寂寥而化流於無極恩不可量厚不可測兼包大營澤及萬國知不足以倫其化言不足以蕉其俗天下咮咮喁喁皆蒙其化而被其和若此者元無絕而不知爲之者何誰也下德之君性受道之正氣命得一之下中性命比於自然情意幾於神明動作近於太和取舍體於至德託

神於太虛隱根於玄冥動反柔弱靜歸和平載規履矩鏡視太清變化恍惚因應無形希夷茫昧幾無謚號方地隨天與化爲常德盛澤流洋溢萬方美德未形天下童蒙四海爲一蕩蕩玄默與民俯仰與物相望當此之時大道未分醇德未剖六合之內一人獨處其務損而不益其事修而不作所爲者寡所守者約民敦厚而忠信世和愼而寂泊水草爲稿積裘褐爲盛服巨木爲廊廟巖穴爲室宅主如天地民如草木被

道合德恬淡無欲陰陽和洽萬物蕃殖無有制令宇內賓伏嘉禾朱草句藥並生神龍鳳凰與人相託甘露降而不霽祥風動而不息無義無仁六合之內和合天親無節無禮四海之內親爲兄弟親而不和敬而不恭天地人物混沌玄通上仁之君性醇粹而清明皓白而博通心意虛靜神氣和順管領天地無不包裹觀微得要以有知無養生處德愛民如子昭物遺變響應影隨經天之分明地之理別人物之宜閑知故

之門生事起禍以益萬民錄內畧外導之以親
積恩重厚以招殊方法禁平和號令寬柔舉措
得時天下歡喜雷霆不藏作風雨不卒起草木
不枯瘁人民不夭死跂行喙息皆樂其生蝡飛
蝡動盡得其所老弱寧逸壯者耕桑人有玄孫
黃髮兒齒君如父母民如嬰兒德流四海有而
不取上義之君性和平正而達通情察究利害
睿智聰明心如規矩志如尺衡平靜如水正直
如繩好舉大功以建鴻號樂爲福始惡爲禍先

秉權操變以度時世崇仁勵義以臨萬民因天
地之理制萬物之宜事親如奉神牧民如臨深
兼聽萬國折之以中感而不暴柔而不淫嚴而
不酷察而不刻原始定終立勢御民進退與時
流屈伸與化俱事與務變禮與俗化號令必信
制分別明詳要而不疏法正而不淫爲事決於
臣下權勢獨斷於君廷正以恒道顯善以發姦
作五刑刻肌膚敬元貴始常與名俱因節而折
循理而割權起勢張威震海內去已因彼便民

不苟纖芥之惡貶秋毫之失衆內施王室外及
人物承弊通變存亡接絕扶微起弱任德從發
有土傳嗣子孫不絕上禮之君性和而情柔心
疏而志欲爽事則陰陽發於順四時紀綱百變
綱羅人心尊寵君父卑損臣子正上下明差等
序長幼別夫婦合人倫辨交友歸條貫事有
差品徇制者褒修不鬭者削貶侵淫強梁包聚
風俗禁以中行順心從欲以和節之適情禁性
防閑未萌率世繫俗使不得淫絕人所不能已

强人所不能行勞神傷性事衆費煩亂得以治
危得以寧知故道達隱慝消亡大道滅絕仁德
不與天心不洽四時失當雷霆發折萬物夭傷
父子有喪而人不爲之和晝夜號哭而世不爲
之化衛容嘆嘆而俗不爲之變淫吹雅韻而風
不爲之移謙退辭讓天下不信守柔伏雌天下
不親黜聖絕賢人不下擢從執弱君子不來
夫何以哉禍興於人而誠心不施故也是故帝
王根本道爲元始道失而德次之德失而仁次

之仁失而義次之義失而禮次之禮失而亂次之凡此五者道之以一體而世主之所長短也故所為非其所欲也所求非其所得也不務自然而務小薄夫禮之為事也中外相違華盛而實毀末隆而本衰禮薄於忠權輕於威信不及義德不逮仁為治之末為亂之元詐偽所起忿爭所因故制禮作樂改正易服進退威儀動有常節先識來事以明得失此道之華而德之末一時之法一隅之術也非所以當無窮之世通

異方之俗者也是故禍亂之所由生愚惑之所由作也何以明之莊子曰夫天地之應因於事事應於變變無常時是以事不可預設變不可先圖猶痛不可先摩而痒不可先折五味不可以升斗和琴瑟不可以尺寸調也故有微之微微不可言而至妙之妙妙不可傳愚佞之至非禮之所能飾而時和先後非智之所能存也故聽明博達智慮因起覘險之徑得明之紀明鬼神之道通萬物之理仰則見天之表俯則見地

之裏敎民不休事至不止以此致亂非所聞也以夫萬物之託君也猶神明之居身而井水之在庭也水不可以有為清也身不可以思慮寧也夫天地之間萬物並興不可以有事平也是以大丈夫之為化也體道抱德太虛通洞成而若缺有而若亡其靜無體動而無聲忠信敦慤不知為首玄默暗昧樸素為先正心棄意不見威儀無務無為若亂若昧芒芒然歸於無事因時應變不豫設然集後統要與時推移取舍

屈伸禍亂患咎求之於己百祥萬福無情於人

得一篇

一者道之子神明之母太和之宗天地之祖於神為無於道為有於神為大於道為小故其為物也虛而實無而有圓而不規方而不矩忽忽無端無緒不浮不沈不行不止為於不為施於不與合囊變化負包分理無無之無始始之始無內無外混混沌沌芒芒汎汎可左可右虛無為常清靜為主通達萬天流行億野萬物

以然無有形兆窅然獨存玄妙獨處周密無閒
平易不改混冥皓天無所不有陶冶伸明不與
之同造化人地不與之處卑而不損收而不聚
不曲不直不先不後高大無極深微不測上下
不可隱議旁流不可揆度潢爾舒與皓然鍔生
鍔生而不與之變化變化而不與之俱生不生
也而物自生不為也而物自成天地之外毫釐
之內稟氣不同殊形異類皆得一之一以生盡
得一之化以成故一者萬物之所導而變化之

道德指歸論卷一　九

至要也萬方之準繩而百變之權量也一其名
也德其號也無有其舍也無為其事也無形其
度也反其大數也和其歸也弱其用也故能知
一千變不窮萬輪不失不能知一時凶時吉持
國者亡守身者沒是故昔之得一者天之性得
一之清而天之所為非清也無心無意無為無
事以順其性玄玄默默無容無式以保其命是
以陰陽自起變化自正故能剛健運動以致其
高清明大通皓白和正純粹真茂不與物糅確

然大均乾乾光耀萬物資始雲蒸雨施品物流
行元首性命玄玄蒼蒼無不盡覆地之性得一
之寧而地之所為非寧也無知無識無為無事
以順其性無度無數無愛無利以保其命是以
山川自起剛柔自正故化生[illegible]柔弱直方和正
廣大無窮深[illegible][illegible]所萬物資生無不[illegible]載坤之
性得一之寧而坤之所為非寧也不思不慮無
為無事以順其性無[illegible]無[illegible]無首以保其
命是以消息自起存亡自正故老能復壯死能

道德指歸論卷一

復生因能復起廢能復深變化不極反覆不窮
物稟託之不失其中谷之性得一之盈而谷之
所為非盈也不欲不求無為無事以順其性不
仁不義不貪不施以保其命是以實虛自起盈
竭自正故能[illegible]山流澤以為通德涓涓不息綿
綿不絕皓皓洋洋脩遠無極以盈江海深大不
測侯王之性得一之正而侯王之所為非正也
去心去志無為無事以順其性去聰去明虛無
自息以保其命是以知中自起萬物自正故能

體道合德與天同則抱神履和包裹萬物含爽化物盈溢六合德薰天地明照日月制世御俗宇內爲一凡此五者得一行之與而不廢成而不缺流而不絕光而不滅夫何故哉性命自然動而由一也是故使天有爲動不順一爲高得卑爲清得裂陰陽謬戾綱弛紀絕和氣隔塞三光消滅雷霆妄作萬物皆失使地有爲動不順一爲直得托爲寧得發山川崩絕剛柔卷折氣化不通五行毀缺百穀枯槁孳生疾疫使神有

爲動不順一爲遠得因爲靈得敗變化失序綿滯消竭盛衰有已弛張者竣使谷有爲動不順一爲有得亡爲盈得竭虛實反覆流澤不入侯王有爲動不順一爲貴得賤爲正得墮亂擾逆惑事由己出百官失中喪其名實萬民不歸天地是絕凡此五者性命淳美變化窮極進退屈伸不離法式得一而存失一而沒況乎非聖人而王萬民廢法式而任其心者哉是故人人之道物類化變爲寡者衆爲賤者貴爲高者卑爲

成者敗盈之者損利之者害處其反者得其覆爲所求者失所欲是以賢君聖主勢在民上尊爭天下澤連萬物德懷四海道之所稱天之所助萬物所歸鬼神所與爲身起節自謂孤寡處卑守微弱涉勞苦損心捐志務恭民下不爲貴故擅民之命不爲高故常在民上不欲也故無所不有不爲也故無所不宰萬物紛紜身無所與故能爲之本非獨上道萬事然矣夫工之造輿也爲圓爲方爲短爲長爲曲爲直爲縱爲橫

終身撲撲卒不爲輿故能成輿而令可行也夫玉之爲物也微以寡石之爲物也巨以衆衆故賤寡故貴卜之與石俱生一類寡之與衆或求或棄故貴賤在於多少成敗在於爲否是以聖人爲之以反守之以和與時俯仰因物變化不爲石不爲玉當在玉石之間不多不少不貴不賤一爲綱紀道爲樞幹故能專制天下而威不可勝全活萬物而德不可量貴而無憂賤而無患高而無殆卑而愈安常於反覆歸於玄默

明於有無反於太初無以身爲故神明不得無以天下爲故天下與之俱夫何故哉因道而動循一而行道之至數一之大方變化由反和纖爲常超然於否爲存於亡天地生於太和太和生於虛冥

上士聞道篇

道德天地各有所章物有高下氣有短長各樂其所樂患其所患見其所見聞其所聞取舍殊謬畏喜殊方故鶉鵝高飛終日馳騖而志在乎蒿苗鴻鵠高舉遥歷東西通乎遼邈而志在乎陂池鸞鳳翱翔萬仞之上優游太清之中而常以爲卑延頸舒翼凌蒼雲薄日月高翔遠逝曠時不食往來九州棲息八極乃得其宜三者殊便皆以爲娱故無窮之原萬尋之泉神龍之所歸小魚之所去高山大丘深林巨壑茂木暢枝鴻鳥虎豹之所喜而雞狗之所惡悲夫三代之遺風儒墨之流文誦詩書脩禮飾義雅頌弹琴瑟崇仁義祖宗自追觀往古通明術數變是定

非已經得失身尊名榮鄉人傳業中士之所道上士之所廢也閑居幽思强識萬物浸淫脩非虛言名實趨翔進退升降跪集治閨門之禮偶時俗之際傾側偃仰務合當世阿富顯貴下衆耳目獲譽蒙寵流俗是則此下士之所廢而中士之所棄故規矩不相害殊性兼相安貧望不爲匹愚智不爲羣大人樂恬淡小人欣於盛成堂堂之業不愉於衆庶樓樓之事不悅於大丈夫鳥獸並興各有所趨羣士經世各有所歸是以捐聰明棄智慮反真歸朴遊於太素輕物傲世染爾不污喜怒不嬰於心利害不接於意貴賤同域存亡一度動於不爲覽於玄妙精神平靜無所章載抱德含和師然反化大聖之所尚而上士之所務中士之所眩惑而下士之所大笑也是故中士所聞月至美也下士所見非至善也中士所眩下士所笑乃兵喜之笑愚者也夫陳大言舒至論表自然窮微妙則中士眩而下士笑浮言游說生息百變起偶興利成功遂

事則中士論而下士覺彼非居內而去言實惝
而賤福也性與之遠情與之反若心□□象德觀
九天遼遠絕滅不能見聞而已矣故聖人建言
曰有之有之者言道之類知惟物自然之歸以
統萬方之指者能有之非庸庸者之所能聞也
夫何故哉聖人之道深微浩遠魁魁忽忽冥冥
昭昭虛無寂泊萬物以生纖微高大無有形象
窮而極之則知不能有也要而約之則曰不能
言也指移離散則君不能傳也何則進道若退

上道若存欲治天下還反其身靜為虛戶虛為
道門泊為神太寂為和根萌為氣容徵為事工
居無之後在有之前身指天下先有其身養神
積和以治其心心為身主身為國心天下應之
若性自然是故夫道若類使正玄起除其法物
去其分畔從民之心聽其所有滅其文章去其
險阻折關破健使發自止塊城散獄使民自守
休牟偃兵為天下市萬方往之如川歸海德如
谿谷不慈不與不愛不利不處不去無為而恩

流不仁而澤厚長育羣生為天下□□入□青青
常如驚恐無制而勢隆無寄而權重□變造化
與天下為友出門入羣不為美好遂功逃名功
長將招盛德之人敦敦悾悾若似不足無形無
容簡情易性化為童蒙無為無事若遲若穿身
體若一神明□之變化不可見喜欲不可聞若
閉若實□實道行進德若偷無所不成塗民耳
目飾民神明絕民之欲以益民材滅民之樂以
延民命損民服色使民無事寒民心意使得安

寧質真若渝為民玄明生之以道養之以德導
之以精神和之以法式存以天地照以日月變
以陰陽食以水穀制以無形繫以無極天下嚮
嚮府不窮服宇內康寧萬物蕃殖若非其功而
非其德大而似小曉而似薄大方不矩無背不
包方於不方直於不直無垢無學無法無式不
方不直萬物自得不直不方天地自在為之
陰陽存之陽和為中□分則自明與天為一與
地為常是故大器晚成無所不有變於無形化

於無朕動而無聲爲而無體威德不可見功業不可覩禍生於冥冥福生於窅窅寂泊而然是謂至巧萬物生之莫知所以勉勉而成故能長久是以大音希聲告以不言於不言神明相傳默然不動天下大通無聲而萬物駭無音而萬物唱天地人物無期俱和若響應聲大象無形大狀無容進而萬物存退而萬物喪天地與之俯仰陰陽與之屈伸効之象之若影隨形是知道盛無號德豐無謚功高無量而天下不以爲大德彌四海而天下不以爲貴光耀六合還反芒昧夫何故哉道之爲化也始於無終於末存於不存貸而不貸動而萬物成靜而天下遂也

道德指歸論卷之一

道德指歸論卷之二

漢嚴遵撰

道生一篇

有虛之虛者開導稟受無然然者而然不能然也有虛者陶冶變化始生生者而生不能生也有無之無者神明不能改造存存者而存不能存也有無者纖微玄妙動成成者而成不能成也故虛之虛者生虛虛者無之無者生無無者無者生有形有故諸有形之徒皆屬於物類物有所宗類有所祖天地物之大者人次之矣夫天之生人也形因於氣氣因於和和因於神明神明因於道德道德因於自然萬物以存故使天爲天者非天也使人爲人者非人也何以明之莊子曰夫人形腐何所取之聰明感應何所得之變化終始誰者爲之由此觀之有生於無實生於虛亦以明矣是故從無然以　不可存在無形無聲不可聽視[illegible]不可言道無無無之無始未始之始萬物所由性命所以無有

所名者謂之道道虛之虛故能生一有物混沌
恍惚居起輕而不發重而不止陽而無表陰而
無裏既無上下又無左右通達無境為道綱紀
懷褱空虛包褁未有無形無名芒芒洞洞混混
沌沌冥冥不可稽之亡於聲色莫之與比指之
無嚮搏之無有浩洋無窮不可論分潢然大同
無終無始萬物之廬為太初首者故謂之一一
以虛故能生二二物並興妙妙纖微生生存存
因物變化滑淖無形生息不衰光耀玄冥無嚮

無存包褁天地莫觀其元不可逐以聲不可逃
以形謂之神明存物物存去物物亡智力不能
接而威德不能運者謂之二二以無之無故能
生三三物俱生渾渾茫茫視之不見其形聽之
不隨其聲搏之不得其緒望之不覩其門不可
揆度不可測量冥冥窅窅瀇瀇堂堂一清一濁
與和俱行天人所始未有形朕圻堮根繫於一
受命於神者謂之三三以無故能生萬物清濁
以分高卑以陳陰陽始別和氣流行三光運羣

類生有形臠可因循者有聲色可見聞者謂之
萬物萬物之生也皆元於虛始於無背陰向陽
歸柔去剛清靜不動心意不作而形容脩短性
命通達者以含和柔弱而道無形也是故虛無
無形微寡柔弱者天地之所由興而萬物之所
因生也聖人之所惡而侯王之所自名也萬物
之原其成功之本根也故聖人去尊貴以至尊之
位強大之勢處孤寡居人之所惡遠所欲去
大為小安卑辱損出無之入無朕動於徧先靜

於偽始無為無事天下自已不爲不慮抱和以
靜神明生其形容自正進退有常不變其行德
化淩風翔於杳冥天地是循萬物是歸聖人則
不然是以知病見聞知病合於成事不絕未然
之變故貴賤同大傾通勞累務不制深度未萌
遠絕微寡助與道遊靜與天連神明貴尚易事
並興思慮迷惑愛惡忿怒倚開門欲入戶
天綱以發不可解之也滂然偏生恃同是吾倡
約而高卑將至而辭苦對欲以避禍及於微

寡自然不釋與生路遠破國亡家禍及子孫故衆人之教反意爲智化弱爲强去微歸顯背隱爲彰暴寵爭逐死於榮名聖人之教則反之惡之以智辱之以勝役之以顯毀之以彰寡之以衆弱之以强去心釋意務於無名無知無識歸於玄冥殊塗異指或存或亡是以强秦大楚專制而滅神農節與和順而昌故强者離道深者去神生主以退安得長存不求於已怨命尤天聖人悲之以爲教先書之竹帛明示後人終世

反之復歸其眞

[illegible]篇

道德至虛而包含神明神明至無而太和居清濁太和至柔無形包裹天地含囊陰陽經紀萬物無不維綱或在宇外或處天内人物借之而生莫有見聞視之不足以爲號弱之不足以爲名聖人以意存之[illegible]故字之曰無形是以無形之字以柔不以壯故能生天地[illegible]微風雷電明日月上下遊飄風忽安

則翱翔於無物何以効其然也夫響以無聲不可窮影以無形不可極水以薄弱貫金石流萬物地以柔順成大功勝草木舌耳無思而齒傷折由此觀之柔者敵堅虛者通實非有爲之自然之物也是以地狹民少兵寡食鮮虛妙欲微神明是守與天相參配物如子德盛化隆恩深澤厚近思右佑主受福思累柔積弱常在民後役其衆辱國爲賤下諸侯信之比於赤子天下往之若歸父母人物同欲威勢自起强者不

能凌智者不能取終始反覆强弱變化天地爲助神明爲輔昨至不制爲天下主夫何故哉以道柔弱而體微寡也故地廣民衆國富兵强吏勇卒悍主能將嚴賞重罰峻削直刻深百官畏慄若在君前勢便地利爲海内雄輕敵樂戰易動師衆合變生奇凌天侮地詐偽執服賢人懸命威震境外常爲梟俊人憂物怨感動天道德不盛神明是離衆叛民困心爲民不附身死國亡族類滅散夫何故哉體以剛而積驕吝也夫

以無有之有通無間遊無理之理羅有為之室游清無為之府出入無外而無所經歷珠玉而無朕何以知其然也夫有形鋒利不入無理神明在才出無間入無孔俯仰之頃經數千里由此言之有為之為有廢無功無為之為成遂無窮天地是造人物是與有聲之聲聞於百里無聲之聲動於天外震於四海言之所言異類不通不言之言陰陽化天地感其道德無為而天地成天地不言而四時行凡此二者神明之符

自然之驗也是以聖人虛心以原道德靜氣以存神明損聽以聽無音棄明以視無形覽天地之變動觀萬物之自然以觀有為亂之首也無為治之元也言者禍之戶也不言者福之門也是故絕聖棄智除仁去義發道之心揚德之意順神養和任天事地陰陽奉職四時馳騖亂原以絕物安其處世主恬淡萬民無事教以不言之言化以不化之化示以無象之象而歸乎玄妙奄民情欲順其性命使民無知長生久視故我無言而天地無為天地無為而道德無為三者並與總進胥和氣洋溢太平滋生人物集處宇內流同禍門以閉天下蒙童世無恥辱不覩吉凶知故愛寵自然大通家獲神明之福人有聖智之功當此之時主如天地民如嬰兒飲主之德食主之和陽出陰入與道卷舒若父在上若有若無天下悃悃昧昧嘿嘿不知若殼無為若獨生而不喜死而不憂閔閔輓輓性命有餘莫有求之禍福自來夫何故哉人主不言而

道無為也無為之關不言之機在於精妙處於神微神微之始精妙之宗生無根蒂出入無門常於為否之間時和之元故可聞而不可顯也可見而不可闚也可得而不可傳也可用而不可言也柄而握之要而歸之易為智者陳難為淺闇者言也河川廣大深遠而人莫能及也上而若反而與人莫能入也淡淡濫濫而世人莫能闚也窅窅冥冥而俗主莫能行也

名身孰親篇

我性之所□而為我者道德也其所假而生者
神明也其所因而成者太和也其所託而形者
天地也凡此數者然我而我不能然也故法象
莫崇乎道德稽式莫尚乎神明長儲莫廣乎太
和著明莫大乎天地道德神明常生不死清濁
太和變化無窮天地之道存而難亡陰陽之事
皆而難終由此觀之嗣於死而繼於生是以
聖人□其道德之意下撫天地之心崇高顯榮
吉祥□□深閎浩大尊寵富極莫大乎生萬物

陳列奇怪珍寶金玉珠璣利深得巨莫大乎身
禍世之□亂國之□絕道夭地傷害我身莫大
乎名生論長益國民貧困傷潤精神使心多欲
叛天道道有為盜賊天下不絕世多兵革一人
為之□敢為國主亡民亡物蒙其毒莫大乎貨
故得之與亡或為或利得名得貨道德不居神
明□□天命以絕天不能救失名失貨道德是
□神明是□名□自然□離天地故名身大名
□□貴□道也輕身重貨未可與圖利也夫

無名之名生我之宅也有名之名喪我之處也
無貨之貨養我之福也有貨之貨喪我之賊也
是故□□喪其身至逸求名為之行之力之勞之
彊□□□以□其□□貨財日以憍盈憍亡
之道貨名俱□故□□不能活天地不能全也
夫何故喪與□之化天地之數一陰一陽分為
四時離為五行流為萬物萬物之性
各有分度不得□□□造化之心和正以公自然
一□正直平均無所愛惡與□□同則長久

貴□□虛不足者□□餘者貪所多貴□遺
為□不足不止則心□□□以□□□取
自□□之名□□□之而憂得之而□一喜
一□□□一憂一喜神明去矣身□名喪
為□□□□名□□身若炭與冰形性相反勢
不俱然□□□□□身存世昌者天下無之是故
□□□□□□□□□□容□□□□□
□□□□□功□□□□□□□名□□所以
有身而□所以亡身也□□□恐□□□寒者

子216 0.8

踐危被薄衣惡食不適口腹迎朝送夜徵詐榮
歡情殫神勞役汲汲不止逆道干榮多入爲有危
身以寶貨積神亡禍患自來驕亡俱至則是爲
禍以亡福求刑以去利故成敗之事存爲與否
存亡之道在去與來是以知足之人體道同德
絶名除利立我於無身養物而不自生與物而
不自有信順之間足以存神寶家之業足以終
年常自然故不可殺處虛無故不可中網名輕
物故不可污欲不欲故能長榮知止之人貴爲

天子不以極意貴處巖穴不以幽神進而不以
爲顯退而不以爲窮無禍無福無得何喪不爲
有罪不爲有功不表不識若海若江湛兮玄域
神明昭通動順天地故不可危殊利異害故能
常然是以精藏而不拔神固而不脫堅如天地
照如日月既精且神以保其身知足知止故能
長存此謂道名而名我臨逃利而利我進者也

大成若缺篇

道德無爲而自然矣神明無爲而太和自起
太和無爲而萬物自理或無欲而生或有欲而
生或無耳而聽或無目而視殊類異倫皆與之
而群發其子安其所男女引類物各有其巢
生而之所生而孔竅萬而收欲各而榮陰物亦
居陽物與陰動於上下洞下萬物皆於春
生夏長秋成冬藏皆於上非有攻教物自然
也由此觀之爲不生而不生不生而不生可謂
不生有不爲不爲不明不明乃得其紀故大道
坦坦不出門戶其出彌遠其知彌寡道在於身

不在於野化自於我不由於彼萬物常治皆由
不起是以聖人抱和發正治之無形遊於虛
以鏡太清遺魂亡魄休精息神無爲而無不爲
而信宵然蕩蕩昭曠獨存形骸遺其而實
其用不於莫之見闊大何故哉微妙固合清靜
以真表有形聲變化其無聞聲如陽開塞如陰
閉增如地運動如天其作盛德自分是以
混而若沖實而若虛不爲仁義不見表儀不建
法式不爲上下不欲天下自化敦厚樸素

民如嬰兒蒙蒙不知所求茫茫不知所之其用不窮流而不衰不耕自有食不織自有衣暑則靜於裸寒則躁於裘無有忌諱與麋鹿居彼髮含哺相隨而遊主有餘德民有餘財化變萬物無所不爲光景不見獨玄有奇天地人物與之俱化乘空載虛與道徘徊爲度四海周流六虛浩洋無窮棲息至無夫何故哉直而若屈正而若枉世主爲聲天下爲響世主爲形天下爲影故不知祀而天心和不降席而正四海故曰大

巧若拙大道自畢無律曆而陰陽和無正朔而四時節無法度而天下賓無賞罰而名實得隱武藏威無所不勝棄捐戰代無所不克無號令而民自正無文章而海內自明無符璽而天下自信無度數而萬物自均是以龐而若訥得之若喪無鐘鼓而民娛樂無五味而民食足無服色而民美好無畜積而民多給夫何故哉因道任天不事知故使民自然也天地之道一進一退而萬物成遂變化不可閉塞屈伸不可障蔽

故陰氣生也地裂而冰凝清風颼冽霜雪凝魚鱉伏蟄萬物宛本當此之時處溫室臨鑪火重狐貉襲毛緒猶不能禦也及至定神安精動體勞形則是埋汗流揭衣出室暖有餘身矣陽之至也黃沙爛石飛鳥絕水蟲疾萬物枯槁江湖消竭當此之時入洗清泉拂衣絺綌燕高臺服寒石猶不能任也及至靜心釋意託神清靜形指四海之外游志無有之內心平氣和涼有餘矣夫知故之爲術也治人事有形德延

天地功蓋陰陽及其生亂也發於無形起於無聲與攻堅舒與化推移得人知退人若陰猶響隨聲影不離形響之念亂治之蓋煩明智不能亂罷刑不能禁是無爲者有爲之君而成功之主也故教之亡而變化之行也其餘爲亂猶當一勝寒而惜之勝暑也是以大人大智者慮以心守氣清靜因應明人之心順地之意故衆化流如日之光鳴乳消滅若雪之除天下衆之無所不爲萬物歸之無所不事

天下有道篇

人之生懸命於君君之立懸命於民君得道也則萬民昌君失道也則萬民喪萬民昌則宗廟顯萬民喪則宗廟傾故君者民之源也民者君之根也根傷則華實不生源衰則流沫不盈上下相保故能長久是以世主得道宇內不擾諸侯賓服百蠻雜沓四海同風兵革不起微捍之人無所効其言果壯之士無所施其功聰明辨智隨澤而耕騏驥騂騮具與而作天下寞閉各

樂其業世停俗厚民人專一總織而衣總耕而食天心和洽萬物豐熟嘉祥屢臻吉符並集非天降瑞是主道德也天子失道諸侯不朝各異俗別法制殊四方背叛力攻相凌衆兵爭權弱者爲虜強者爲君是以天下選將簡士厲甲兵懸烽然火四面相望深谿大詐謀於廟堂作姦生奇結縱連橫輕車梟騎與敵相當上馬生鄉歷年不還化爲詐力攻當首功當此之時飾養戎馬不還親戚奔郊先至當食叔粟貪夫坐而爲寄虜僕之徒首而爲戮百姓罷極財殫力傷長循兵役久而不息時念室家悽愴慨想親罷老涕泣於外慈父惠母憂愁傷心肝膽氣志摧折於內士卒暴頁結踵骸骨露流離於中野者不可勝計是以寡嬪抱背爲孤子思慕號呼躃泣而起何罪於天遭此咎也若北者無夫幼稚無父怨訴之聲不絕而聚大者爲率中者爲守上下相侵中外相保非有血脈親如兄弟總角爲羣穿地爲穴穀兵使械趨行案伍常集

戰鬪處戰其主不猶殷氣化相動是以天地錯結陰陽隔閉星辰散亂日月闘蝕許道皆生災變並發非天降禍世主無道夫遭天之濁命繼先聖之後賢爲天子富有四海爵等宅極莫尚之有衰盛喪而天下以爲好疏食菽羹而天下爲之美愛世化俗移風之速莫民之從化禮節之起本不務道德修身正已以勞元下以[illegible]祭祀之心[illegible]傳[illegible]術[illegible]則單流名與人[illegible]以[illegible]侯親名求物不忠逆

天迮地，無不凌侮，是以不尊之士相矯而起，輕
衆棄人，危劍爲右，敵人遠至，莫與之交，[illegible]用
絕中外，不恃身死，毀亡宗廟，崩弛可欲之故，非
天下之罪也。是故成勢尊號，窮極民上，名號顯
榮，覆蓋天下，而不知足者，禍爲之共而危亡之
大數也。夫道德神明，自然變化，已得爲人，保合
精神，而有大形動作，眩耳目，聰明遊於昭曠
之域，聽朕天地之間，上觀自然之法式，下察古
將之得失，鑿井而飲，耕田而食，長妻生子，與命

道德指歸論卷三　二六

相極，是足之足者也，何況乎爲衆之主，千乘之
君哉！其可足亦明矣。故不在於道也，利心常起，
貪人壤土，欲人財寶，兼并不休，增加不已，皆逆
患之大數，而得咎之至要也。自今及古，[illegible]
藏含氣，有識之屬，未有不欲得而全其性命者
也。故居山者爲虎，居虎者爲鼠，名在毒害之上，
身處茂藏之下，居牛馬之位者，無牛馬之患，託
天下之利者，無天下之害。以得道之士，建心
於是，游志於此，辭[illegible]特獨處，捐棄萬物

唯神是長，身存名榮，久而不殆，天下歸之，焉有
不得？

不出戶篇

道德變化，陶冶元首，禀受性命，乎太虛之域，玄
冥之中，而萬物混沌，始[illegible]，分太和，
行乎[illegible]之野，微妙之中，而萬物生焉。天圓地
方，人縱獸横，草木種根，魚沉鳥翔，物以族別，類
以羣分，尊卑定矣，而吉凶生。皆由此觀之，天地
人物，皆同元始，共一宗祖，六合之内，宇宙之表，

道德指歸論卷三　七

連屬一體，氣化分離，縱横上下，剖而爲二，判而
爲五，或爲白黑，或爲水火，或爲酸鹹，或爲徵羽，
人物同類，或爲牝牡，凡此數者，觀爲兄弟，殊形
別鄉，利害相背，爲物不同，不可勝道，合於[illegible]
及於死生，情性所生，心意同理，何以言之？[illegible]子
曰：人之與人，俱生父母，四支九竅，[illegible]不同，
[illegible]隨各有所，以上下不相知，中外不相觀，頭
[illegible]足[illegible]，[illegible]別起，自爲齊
楚，智不相[illegible]，[illegible]相同，靜不相待，九

天之上黄泉之下未足以喻之然而頭有疾則足不能行腹中有病則口不能言心得所安則耳目聰明屈伸調利百節輕便者以同形也人生動於邇則人物應於遠人物動於此則天地應於彼彼我相應出入無門往來無戶天地之間虛廓之中遼遠廣大物類相應不失毫釐者同體故也是以聖人不出戶上原父母下據子孫危寧利害反於死生之說察於是非之理通於利害之元達於治亂之本以己知家以家知

彼事得其綱物得其紀動知所之靜知所守道德爲父神明爲母清靜爲師太和爲友天下爲家萬物爲體視彼知己觀己知彼心不敢生志不敢安棄捐知故絕滅三五同而不作縱居究處不役尊類不食生事未成不服未終不采天地人物各保其有夫原我未兆之時性命所以精神所由血氣所始身體所基以知實生於虛有生於無小無不入大無不包也本我之生在於道德孕而未育所以成形至於出冥以知深

微纖妙和弱潤滑之大通也無知無識無爲無事之有大功也觀我之爲嬰兒至於壯大有知以觀柔之生剛弱之生强小之生大智之生長愚之生智聰之生明也察我呼吸屈伸以知損爲益猶益爲損亡進爲退本退爲進損爲禍始禍爲福先也上陵仰阪歷江過險形變喘悸勞而靜處則神平氣和中外相保以知清靜虛無無爲變化之大功也四肢九竅趨務舛馳異能殊形皆原一心以知百方萬物利害之變皆

生於主精之天地陰之古今動不相違以知天地之道畢於我也故家者知人之本根也身者知天之淵泉也觀天不由身視人不由家小近大遠小知大迷去家出戶至見天下去身窺牖不知人道其出介遠其知益少闚流四海其迷益甚求之益大功名益小不視不聽求之於己天人之際人道畢矣故聖人不見一家之好惡而命萬家之事無有千里之行而命九州之變足不上天而知九天之心身不入地而知九地

之變陰陽進退四時變化深微隱匿窅冥之事無所遁之何則審內以知外原小以知大因我以然彼明近以喻遠也故聖人之為君也猶心之於我我之於身也不知以因道不欲以應天無為以道世無事以養民玄玄默默使化自得上與神明同覺下與萬物同心動與之反靜與之存空虛寂泊使物自然

道德指歸論卷之二

漢嚴遵撰　明沈士龍胡震亨同校

為學日益篇

道德之化變動虛玄蕩蕩默默泥泥無形潢潢慌忽渾沌無端視之不見聽之不聞開導稟授無所不存功成遂事無所不然無為之為萬物之根由此觀之不知之知知之祖也不教之教教之宗也無為之為為之始也無事之事事之元也凡此數者神明所謂天地所歸玄聖所道處士所傳也遠仁義淺薄性命不貴不紀大道動順其心陷溺知故漸漬愛恩情意多欲神與物連深謀逆耳大論逆心則道崇知上功貴名是以作術治數集辭著文載之篇籍以教萬民綱紀天下經緯陰陽剖判人事離散祖宗淳撲變化設偽萬方轉移風俗傾正改常亂易服萬事蠢起法度眾滋開以爭坐升降進退綿策趨翔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分列並爭與事併文以辯相詘以巧相勝毫末眾毛起益以無窮是以

天下背本失根羇末歸文博學深間家知戶習甚者擬聖以亡皆臣同意者無能而官異心者功大而身亡天下騷騷不退其親追習纖纖務順其君效邪五味以養其口肥香甘脆不顧羣生變五色以養其目玄黃纖妙不計民貧調五音以養其耳極鐘律之功不憂世淫高臺榭廣宮室以養其意不懼民窮馳騁田獵以養其志多獲其上不順天心凡此數者非以為善務也以悅其君也天下相放養偽飾姦消滅和睦長暴之原淩以為俗巧利為賢損民大命以增民勞傷人美性以益民煩當此之時谿谷異君四海各主尊名貴號強大為右忿爭相踰力正任武強者約弱衆者制寡以亂代治以非易是臣弑其君子弑其父爭之愈大莫之能守小者甚衆得之者寡道路悲憂[illegible]至損無益夫何故哉飾文者損[illegible]以相序也是以聖人釋仁去義歸於大道絕智除教求之於已所言日微所為日寡消而滅之日夜不止包

以大冥使民無恥滅文喪事天下自已損之損之使知不起遁名亡身保我精神宗道德之要固存亡之機不勞事上不為智師寂若無人至於無為天地自作發笑斯動萬物自然百姓自和萬物生殖不知所之[illegible]明出入託於門時優游精神不外心志處中無慮如木之浮如蝶之休不識仁義不達禮儀心不知欲志不知處行步蹎蹎瞻視顓顓語言默默忽忽玄玄外似禽獸中獨異指寢而不為若無君臣不為而治教厚忠慈至於大安縛休精息性命自全萬物相襲與道德鄰夫何故哉主無教令而民無聞也是以將取天下常於無事不言為術無為無教無欲為寶不知為要能行以道無不開導稽虛反實以極為事上知天高下知地厚明[illegible]之分知萬物之數目見星於天夜見魚於淵耳比八風之調目[illegible]之毛此思慮之極也無益於存力作烏獲勇有孟賁勇千夏育威執三軍進若光景退若[illegible]發如雷霆不動若陰此強

之極無益於勝使日下之民皆詐禮易道詩書明律比知詔令家一吏里一令鄉一倉亭一庫明察折中強武求盜天下重足而立側目而視父子不相隱兄弟不相容此事之極無益於治是故以知知與天相離以爲爲與天相奇以事事失天之意爲罔目益百錢盡備爲而不成求而不得天下相驅歸之於亂

聖人無常心篇

道德無形而王萬天者無心之心存也天地無

爲而萬類順之者無慮之慮運也由此觀之無心之心心之主也不用之用用之母也何以明之莊子曰我之所以爲我者豈我也哉我猶爲身者非身身之所以爲身者以我存也而我之所以爲我者以有神也神之所以留我者道使然也託道之術留神之方清淨爲本虛無爲常非心意之所能致非思慮之所能然也故知者之居也耳目視聽心意思慮飲食時節窮通志欲與明並作不釋晝夜經歷百方籌策萬事定

安危之始明去就之路將以全身信行之人今也若然開精神爲之損血氣爲之敗頓置消衰大命傷夭及其[illegible]也心意不用聰明蔽塞不思不慮不飲不食精神和順血氣生息心得所安身無百疾遭離內害大禍以瘳斷骨以續百節九竅皆得所欲夫以一人之身去心則危若復寧用心則安寧將亡而況乎不道德開神明承大心養群生者哉是以聖人建無身之身懷無心之心有無有之有託無有之存上合道德之

化下包萬民之心無惡無好無愛無憎不與爲人爲信不與信人爲誠不與誠人爲詐不與詐人爲怨報之如地覆之如天明之如日化之如神物無大小視之如身爲之未有治之未絕禍之首起禍之元去我情欲取民所安去我智慮歸之自然動之以和導之以沖上含道德之意下得神明之心光耀天地德連萬民民無賦役上下[illegible]其情其意皆有其神[illegible]無所見聽[illegible]心以[illegible]爲心與之俯仰與之浮

沈隨之臥起放之屈伸不言而天下應不爲而萬物存四海之內無有號令皆變其心善者至於大善日深以明惡者性變浸以平和信者大信至於無私僞者性變日以至誠殘賊反善邪僞反眞自然信否皆當自然當此之時淵沈太虛忘溺至和民忘心意若浮游失其所惡而發其所求與天逆退與道周流並逆棄而去惡之掏散而復還也無爲爲之而變化不自知也夫何故哉世主之化虛無寂寞容如枯槁心如

棄灰志如江海施如谿谷不別東西與南北不辯甘苦不嫌黑白不正方圓不定曲直詳於玄妙務自隱匿與物無治浮游無極靡我之所欲爲裏天之所欲得萬物紛紛皆注其耳目世主無爲渙如假客天地爲爐太和爲橐神明爲風萬物爲鐵德爲大匠道爲工作天下青青靡不潤澤故能陶冶民心變化時俗上無不包下無不克成遂爲物無不則有威動萃生振駭八極天下昔昔不識其恩玄妙昧象自成法式

出生入死篇

道德神明清濁太和渾淪而爲體萬物以形形之所託英英榮榮不覩其字號之曰生生之爲物不陰不陽不可揆度不可測量深微不足以爲稱玄妙不足以爲名光耀恍惚無有形聲無狀無象動靜無方游於虛寂之野處於無有之鄉得之者存失之者亡夫生之於形也神爲之帝精爲之根營爽爲宮室九竅爲戶門聰明爲候使情意爲乘輿魂魄爲左右血氣爲卒徒進

與道推移退與德卷舒翱翔柔弱棲息虛無屈伸俯仰與時和俱輕死與之友欲生與之仇無以爲利則不可去有以爲用則不可留故無爲生之宅有爲死之家也夫立則遺其身坐則忘其心澹如赤子泊如無形不視不聽不爲不言變化消息動靜無常與道俯仰與德浮沈與神合體與和屈伸不賤爲物不貴爲人與王侯異利與萬姓殊患死生爲一故不別存亡此治身之無爲也春生夏長秋收冬藏奉土之法順天

之命內慈父母外絕名利不思不慮不與不求
獨往獨來體和變順辭讓於人不與時爭此治
家之無為也尊天敬地不敢忘先修身正法去
已任人審實定名順物和神參伍存否前後相
連隨時循理曲因其當萬物並作歸之自然此
治國之無為也廷無有彼無形抱空虛握太清
載道德浮神明秉太和驅天地馳陰陽騁五行
從羣物涉玄冥游乎無功歸乎無名此治天下
之無為也貪生利壽唯恐不得強蘊心意閉塞

耳目導引翔步動搖百節吐故納新吹煦呼吸
被服五星飲食日月形神並作未嘗休息此治
身之有為也廢釋天時獨任人事賤強求貴貧
強求富飢名渴勢心常載求衣食奢泰事過其
務此治家之有為也富國兼壤輕戰樂兵底威
起節名顯勢隆形嚴罰峻□直刻深法察網周
慘毒少恩諸侯畏忌常為後咎公強求伯伯強
求王此治國之有為也利孝悌宗仁義修禮節
飾名教修治色味以順民心節鼓琴瑟以和民

志主言臣聽主動臣隨長功厲行開民□□
令聲華使民親附諸事任已百方伸割此治天
下之有為也是故虛無清靜微寡柔弱卑損時
和濟凡此十三生之徒實有滿擾顯衆剛強高
滿過泰費此十三者死之徒也夫何故哉聖人
之道動有所因靜有所息四肢九竅凡此十三
死生之外具也虛實之事剛柔之變死生之內
數也故以十三言諸夫虛生充實無生常存清
則聰達靜則內明微生章顯寡則生衆柔生剛

徒弱生堅強卑則生高損則生益時則通達和
則得中濟則有餘是謂益生能行此道與天地
同為身者久為國者長雖欲不然造化不聽實
生空虛有生消忘滿則應塞擾則失明顯則生
微衆則生寡剛生柔奢泰生弱高生卑□滿
生損空過則閉塞泰則困窮費則招禍是以不
祥有行此道者□□身為身不久為國不下雖
欲不然天地不從□□皆有其生而益之不止
皆有其身而愛之不已動歸有為智慮常起故

去虛就實絕無依有出清入濁背靜作擾發欲
爲顚化寂爲衆離及剛廢弱與強損卑歸高
棄損取益縱有造過程和作泰存以有爲除齋
施貴夫何故哉夫有其身而忘生之道也是故
攝生之士超然大度卓爾遠迹不拘於俗不繫
於世損形於無境遊神於無內不以生爲利不
以死爲害萬類無窮物無細大視之如身無所
憎愛精神降降歸德與合道爲中上光見於外
自然之變化流布之大地人物莫之能敗陸行

則虎兕不能傷入軍則五兵不能害非加之而
不能克投之而不能制也神氣相通傷害之心
素自爲廢夫何故哉存習相尼物從其類兕虎
不加無形而五兵不敢無質攝生之士賊害之
心亡於中而死傷之形亦亡於外也

道生篇

聖智之術不自天下不由地出內存於身外在
於物皆以自然無所不通因循効象無所不竭
故道虛德無不失其心天尊地卑不違其節何

所以有知無由入識物物類之無皆生有虛者
生質見微知者觀始視卒非有巧能自然之物
聖人因之與天周密是故知道以太虛之虛無
所不累知德以至無之無無所不授道以無爲
之爲品於萬方而無首德以無設之設遂萬物
之形而無事故能陶性命冶情意造志欲化萬
事何謂性命情意志欲所稟於道而成形體萬
物殊類人物男女聖智勇怯小大脩短仁廉貪
酷強弱輕重聲色狀貌精粗高下謂之性所授

於德富貴貧賤夭壽苦樂有宜不宜謂之天命
遭遇否泰天地之動逆順昌衰存亡及我謂之
遭命萬物陳列吾擇有事樂錯發罷取舍去就
吉凶來禍福至謂之隨命因性而動接物成宿
愛惡好憎驚恐喜怒悲樂憂恚進退取與謂之
情因命而動生思慮定計謀決安危通萬事明
是非別同異謂之意因於情意動而之[redacted]與物
相連常有所悅招麾禍福功名所遂謂之志順
性命適情意牽於殊類繫於萬事結而難解謂

之欲凡此六者皆原道德千變萬化無有窮極唯聞道德者能順其則性精命高可變可易性靈命下可損可益若得根本不滯有無是故天地人物含心包核有類之屬得道以生而道不有其德得一而成而一不求其福萬物尊而貴之親而愛之而無報其德夫何故哉道高德大深不可言物不能富爵不能尊無爲爲物無以物爲非有所迫而性常自然故道之爲物寬之無尸察之無門指之無體象之無容意不能識

而言不能通萬物以生不爲之損萬物歸之不爲之益上下不窮廣大無涯消息屈詘不可度皆遊於秋毫不以爲少包裹萬天不以爲多旨紫光耀不爲易志幽冥枯槁不爲變化運行並施無所受好稟受性命無所不爲德流萬物而不可復思結澤締而不可歸贍足天下而不費成功遂事而不衰其於萬物也豈直生之而已哉生之形之設而成之品而流之停而就之終而始之先而後之毓而託其後又在其前神明

以處太和以存清以上積濁以下凝天以之圓地以之方陰得以陰陽得以陽日月以照星辰以行四時以變化五行以相勝火以之熱水以之寒草木以殺金石以剛味以甘苦色以玄黃音以高下變以縱橫山陵以滯風雨以行鱗者以游羽者以翔獸以之走人以聰明殊類異族皆以之存變化相背皆以之在萬大殊狀水土異形背俗相違利害不同容貌詭謬意欲不通陰陽所不能及日月所不能明皆以之始皆以

之終開口張目屈伸俯仰之頃喘息之間神所經歷心意所存恩愛所加離難所化無所不爭無所不爲生之而不以爲貴爲之而不以有求長之而無以爲有天下迷惑莫之能知或因道德天地之神明也天地道德之形容也何以明之道德包萬天也莊子曰夫天地有數而道德無形有有之從莫不有數無形之物無有窮極以有數之物託於無窮若草木離土衆星離天不足以治乎而得之不然則是不通乎有

無相包虛實相含猶瓜瓠之蘇不覩澤蔓之有隣也蟣虱藏於裘褐不知都邑之多人也是故宇宙之外營域之內拘以無禁束以無制安危消息無有中外同風共指和順仰制全活妖好靡有傷敗百祥萬福道爲之盡功玄事冥不聞於世天下莫見爲而不廢

天下有始篇

夫道之爲物無形無狀無心無意不忘不念無知無識無首無向無爲無事虛無澹泊恍惚清

靜其爲化也變於不變動於不動反以生復復以生反有以生無無以生有反覆相因自然是守無爲爲之萬物興矣無事事之萬物遂矣是故無爲者道之身體而天地之始也無爲爲於周以密矣滑淖安靜無不制矣生息聽明巧利察矣達達萬方無不溉矣故曰有爲之元萬事之始也聖人得之與物反矣故能達道之心通天之理生爲之元開事之戶因萬方之知窮衆口之辨盡異端之巧竭百家之伎王道人事與時化轉因之脩之終而復始變化忽然通神使鬼形於無形事無不理窮於無窮極乎無有以能雕琢復反其朴既復又反爲天下本遊於玄冥終身不殆故能塞其聰明閉其天門關之以舌鍵之以心非時不動非和不然國家長久終身無患夫何故哉不聽之聽與天同聽不視之見與天同明不言之化與天同德不爲之事與天同功所守者要所然者許道德之明不發而天地之應達通故能響應影隨照物不窮爲福

元始爲化祖宗周流變化淪於大中身存物順天下不勤故力視損明力聽損聰疾口阻德功僞敗功是故口以大開耳目急張知故並起萬物紛擾奮心揚慮纖邃功名成功遂禍至福終斯開天竊神精地姎伸明不能稽造化不能生庶人殞命國家以喪是以聖人退爲之爲去事之事體道之心履德之意懷無窮之機乘自然之要翔於未元集於玄妙聽作未聞明作未見萌芽未動形兆未判寂然獨覩無形之變通

於無表達於無境毫毛之惡不得生赫赫之□
不得至爲之行之絕言滅慮積柔體弱反於無
識誅暴求寡與神同化無敵之不勝無事之不
爲知力不得加天下不得謀治人理物與陰陽
配內用其光而外不遺衣食耕穫桑織有餘福
積禍消人給家贍心不載求暖不孚貴貧不幸
富纖傲尊倫內外不過奉上養下人道盡備復
歸其內神明不耗繁積同畜不敢以爲智如江
海與天同慮絕滅三五害之以身填而塞之使

不可識爲虛爲無與天地同爲玄爲默與道窮
極去凶離咎違患廢賊浮德載和無所不赴故
人能入道道亦入人我道相入淪而爲一守靜
致虛我爲道室與物俱然混沌周密反初歸始
道爲我襲

行於大道篇

道德不爲智巧故能陶冶天地造化陰陽而天
地不能欺也天地不爲智巧故能含吐變化殺
生羣類而萬物不能逃也道釋自然而爲智巧

則心不能自存而何天地之所造陰陽之所能
然也天地釋自然而爲智巧則身不能自生而
何變化之所包何萬物之所能全故虛無無爲
無知無欲者道德之心而天地之意也清靜效
象無爲因應者道德之動而天地之化也何以
明之莊子曰道之所生天之所興始始於不始
生生於不生存存於不存亡亡於不亡凡此數
者自然之驗變化之常也故人之動作不順於
道者道不祐也不順於德者德不助也不順於

天者天不覆也不順於地者地不載也夫道德
之所不祐助天地之所不覆載此禍患之所不
遠而福德之所不近也是以玄聖處世負達抱
通提聰挈明順道奉德棄知亡身屬志變畏嚘
恐跰跕故勉於巧不巧之巧務於明不明之明
信順柔弱弱耕而食常於止足歸乎無名戰戰
慄慄恐失自然患乎大也巧及人民是以吉祥
之應禍德之至如影之於形響之應聲非有期
會躬若俱生是故大道甚夷其化無形若遠而

近若晦而明平夷而無據要約而易行無爲而功成無事而爲名天地由之萬物以生而民背之用其聰明任僞廢道反地逆天尊知貴巧欺鬼侮神飾治邪淫歸僞去眞創作改制起事遂功豐屋崇觀大戶高門飾以奇怪加以采文以知爲準以巧爲繩詐爲之斧僞爲之斤秉術操數節織賤耕田獵不脩莫券並生田畝不起困倉虛空衣車五采錦繡玄黃冰紈綺縠靡麗煇光利劍堅甲强弩勁弓轄車駿馬多使內人權

重名顯威勢流行伐殺鄰里臣役細民妬廉嫉讓疾忠毒信結邪連僞尚爭貴武無不侵凌使通境外常議弑君食重五味殘賊羣生刳胎殺穀逆天之心居常醉飽取求不取多藏金玉畜積如山所有珍寶擬於人君出入奇異榮味光斷離衆絕俗超然獨存亂世尚之稱爲大人過衆惡大罪重禍深賢父不畜明主不臣道所不福神所不在天所不覆萬物所怨有人若此喪之受禍子之受患身苟不獲害及子孫

善建篇

天地之間廣大脩遠殊風異俗物類衆上變化無窮利害謬詭故能不能制而爲不能爲也我爲天下而天下亦爲我彼我相遇則彼衆而我寡以寡遇衆則衆寧而寡殆故以巳知立則知奪之以巳巧立則巧伐之以巳力立則力威之唯無所爲莫能敗之何以効其然也夫默而求響響不我應託陰求影影不我從惡響而抑金聲愈我應惡影而處陽影益我從由此觀之無

爲不能通獨有爲不能逃患是以聖人去力去巧去知去賢建道抱德播情畜神體和襲弱嚴地載天空虛寂泊若亡若存中外俱默變化於玄無爲無事反朴歸眞無法無度與變俱然抱小託大牧養萬民方圓先後常與身存體正神寧傳嗣子孫德積化流洋溢無窮衰而復盛與天俱終故治之於身則性簡情易心達志通遠所不遠明所不明重神愛氣輕物細名思慮不惑血氣和平筋骨便利耳目聰明肌膚潤澤面

理有光精神專因生生存而身體輕勁美好難終治之於家則夫信婦貞父慈子孝兄順弟悌九族和親耕桑時得畜積殷殷六畜蕃殖事業脩治常有餘財鄉邑傾之治之於鄉則賢猶知紀動合中和名實正矣白黑分明曲直異理是非自得姦邪不起威嚴尊顯令行禁止奉上化下公若父子敬愛信親上下歡欣百姓和集官無留負職脩名榮稱爲君子常有餘德沒身不殆治之於國則主明臣忠朝不壅賢士不妬功

邪不蔽正讒不害公和睦順從上下無怨百官樂職萬事自然遠人懷慕天下同風國富民實不伐而彊宗廟尊顯社稷永寧陰陽永合禍亂不生萬物豐熟境內大寧鄰家託命後世蕃昌道德有餘與天爲常治之於天下則主陰臣陽主靜臣動主圓臣方主因臣唱主默臣言正直公方和一大通平易無爲寂泊無譽德馳相告神馳相傳運動無端變化若天不行而知不爲而成功與道倫寧內反與無害無變太平自興

是故我身者彼身之尺寸也我家者彼家之權衡也我鄉者彼鄉之規矩也我國者彼國之準繩也人主者天下之腹心也天下者人主之身形也故天下者與人主俱利俱病俱邪俱正人主相連苟能得已天下自然故可以知我者無所不知可以治我者無所不治便於我者無所不可利於我者無所不宜不可於我而可於彼者天下無之

道德指歸論卷之三

道德指歸論卷之四

漢嚴遵撰

含德之厚篇

道德虛無神明寂泊清靜深微太和滑淖聽之寂寞視之虛易上下不窮東西無極天不能裹地不能囊規不能員矩不能方度不能度而量不能量金玉不能陣斂水火不能准落萬物莫之能領禍患莫之能作沈浮翺翔渾沌磅礴心無所棲形無區宅陶冶亘授萬天以作羣物稱之滋滋啞啞知慮不能得有爲不能獲思之愈遠爲之益薄執之不我擒縱之不我釋雖無欲者身爲之宅藏之於心故曰含德夫德之在人猶父母之於身也其於萬物猶珠玉之與瓦鉛也是以含德之士重身而輕天下猶慈父孝子不以其有易其鄉大身而細物者猶良賈察商不以珠玉易瓦鉛也其無欲也非惡貨而好藥也天下之物莫能恍其心也其爲虛也非好爵而惡授也天下之事莫足爲也夫何故哉所有

重而天下輕也明於輕重之稱通於利害之變故萬物不能役而天下不能禍也故不爲虛而虛自起不爲靜而靜自生不休神而神自定不和氣而氣自平是以不聽而聞無聲之聲不視而見無形之形不思而領其用之意不慮而達同異之鄉神明天地德通於[illegible]不[illegible]而天地禍之不離禍亂患害大之不發殘而天下畏之不施與而天下愛之故腹而樂餅餌而娛食草而美飲水而甘喬木之下精神得全巖穴之中心意常欣貧樂其業賤忘其卑窮而恬死困而忘危功與地配德與天齊反愚歸朴比於嬰兒是故建身爲國誠以赤子爲容則是天下尊道貴德各重其身各務爲垢萬物爲塵貪夫送死殘賊人生積累集弱雖德是修而作禍生亂者於何由然哉夫天地之道深以遠妙以微玄之者寡行之者希惟之不能得令赤子爲學之夫赤子之爲物也無而求貪而求達能而未動巧而居拙生而若死窮而若弊爲於不爲與

道周密生不生之生身無身之身用無用之用聞無聞之聞無為無事無意無心不求道德不積精神既不思慮又無障礙神氣不作聰明無識柔弱虛靜魂魄無事樂無樂之樂安無欲之欲生不枉神死不幽志故能被道含德與天地同則蜂蠆蟲蛇無心施其毒螫攫鳥猛獸無意加其攫搏骨弱筋柔握持堅固不睹牝牡陰陽以化精神充實人物並歸啼號不嗄可謂志和為之行之與道為常執之守之時曰聰明自然

生息動合百拜心意互作氣順堅強無所為故無所不克無所欲故動無所作自然通達眾美萬生天地受福禍亂喪亡夫何故哉以含德和神而體重蒙也及其有知進去一而之二大厭而之兩身日飾而德日消智適多而迷益深故重天下而輕其神貴名勢而賤其身深思遠慮離散精神背柔棄弱力進堅剛務於欲得福於求生開於危殆塞於安全故禍如天地觀而不能見禍若雷霆聽而不能聞出無入有門造禍殃動而之窮為而之亡脩身愛國為國不待榮燎而天地是伐禱祀而鬼神是喪非命之罪事物自當也

知者不言篇

道無常術德無常方神無常體和無常容視之不能見聽之不能聞既不可望又不可搏故達於道者獨見獨聞獨為獨行父不能以授子臣不能以授君猶母之識其子嬰兒之識其親也夫子母相識有以自然也其所以然者知不能

陳也五味在口五音在耳如甘非甘如苦非苦如商非商如羽非羽易牙師曠有以別之其所以別之者口不能言也故無狀之狀可睹而不可見也無象之象可效而不可宣也無為之為可得而不可陳也無用之用可行而不可傳也故得道之人見之如盲之識親疑之而道載之如天被之服之帶之如身為之行之因之淨沈與之臥起與之俯仰神與化游志與嚮道聰明內作外若聾若盲思慮不起狀若癡狂故曰不

能言而意不能明也往猶夢為君王殺危臨深
憂者翻反中心獨然覺而道之不能以論其鄉
也失道之人則不然見其外不覩其內識其流
不復其源棄其本不窮其根然其所以然不然
其所不然故逐物於外不在於身中主不定守
不固堅心發志旋情與物遠聰明眩耀以偽為
真若是若非若亡若存和氣易動若病在人陽
泄神越惡厭刻日力日之時心有所慮志有所
思聰明並外精神去之音春內竭外實有餘道

德離散日日遠之日之益疾而已愈不見道之
益衆而已愈不知是故古者通道之要也而雖
德之數也反天之匠覆地之具也是故得道之
士損聽棄明不視不聽若無見聞閉口結舌若
不知言杜其鋭釋其所之意無所守廓似無身
解其所思散其所慮奄若不知獨若存滅藏
無首反於太素容貌不異服色不疏因循天地
與俗變化深入大道與德徘徊無言以言言無
為以為為清靜以治己平和以應時與世渾沌

與俗玄同要物之本秉事之根獨與衆異天下
莫聞遊於混冥之戶翔翔相害之門浮於貴賤
之野固守我之精神道隱無形之境放佚荒蕩
之鄉貧賤不以為窮富貴不以為榮欲隱而隱
欲彰而彰陰陽不能損益人主不能抑明是然
獨立卓爾無雙聲色不能悅五味不能甘萬物
不能與之爭知力不能與之訟無取無與無得
無去闔門杜尸絕端滅緒神明為制道為中主
動與化隨靜與然交和順時得故能長久佚蕩

無常莫能先後故趨之不能近惡之不能遠貴
與不能加賦稅不能取爵祿不能高貧賤不能
下無余萬物何故萬物不能役無以天下為故
天下不能有也

以正治國第

道德之情正信為常變化動靜一有一亡羅載
天地經緯陰陽紀綱日月育養群生逆之者死
順之者昌故天地之道一陰一陽陽氣主德陰
氣主刑刑德相反和在中央春生夏長秋收冬

藏終而復始廢而復興陽終反陰陰終反陽陰
陽相反以至無窮故王道人事一柔一剛一文
一武中正為經剛柔相反兵與德連兵終反德
德終反兵兵德相保法在中央法數相參故能
大通是以明王聖主損欲以虛心虛心以平神
平神以知道得道以正心正心以正身正身以
正家正家以正法正法以正名正名以正國正
國綱紀分明察理元元本本守左連右參伍前
後物如其所正名以覈實審實以督名一名一

實平和周密方員曲直不得相失賞罰施行不
竊不縮名之與實若月若日一名正而國家昌
一名奇而國家役養國之容無有所當屈伸取
與與時俱行繩亂任法遵迹任兵守平以道儲
德為常大小相遇以正相望失正則化之不從
則禁之不止則將之不伏則伐之若大小相遇
於大國之間遭無道之君以正事之不可則去
之去之不可則割地而予之予之不可則率衆
而避之避之不可則枚策而道之道之不可則

思及萬民偶將及我故奮計而圖之是爭之所
為起而兵之所為生也吾欲選將練士厲甲
兵積穀富貴而自守百姓疲弊國家空虛是
戰之所為作也而正之所為興也吾欲以正入
則我寡而彼衆我弱而彼强如卵投石為敵受
殃三軍必敗士卒死傷天心不得宗廟滅亡下
悲萬民之命上畏天地之心是權之所為動也
而奇之所為適也故建往反之計招覆來之事
開萬民之心生諸侯之謀明我道德之福開我

天地之助引神明濟之心同萬國之意百姓應
我若響鄰國隨我若影飛鳥走獸與我俱往是
計之所為用而奇之所為行也上順道德之意
下合天地之心危寧利害與民若身體無形之
形處太陰之陰發無為之為損無聲之聲與彼
咸化之罪明後逆天之功順天之所降見地之
所生有名無實有實無名名實相違或此或與
縱橫反覆合於冥冥天災日起妖孽自生其
交亡絕其所見於其始將職其忠臣天下怨恨

莫與同心魁然獨立受天之兵戰勝大吉因海
安宇此用奇之上也傾天下之怒積能奇之人
飛耳游目延聰益明游士四達結交合親生息
變怪因道應姦條權養勢以賓其民飛言僻事
以惑敵人卑辭降下以閉其君聽使車利以開
其臣君臣有隙因制其神變作於陰權動於微
懸其死命因其禍機使敵行之不得有爲隨時
進退無有常儀不攻而敵自謀不戰而敵自危
剋其君不及其臣誅其將不及其師戰勝民喜
諸侯畏之此用奇之次也制其地形御其君臣
畢體重賞以順其外陰謀其布以亂所親姦從
彼來道從此興數城而封將連國以予姦姦來
如鬼謀計如神方略不測奇變不窮分彼之力
疑彼之心如出於地若生於天離其左右散其
部進退權生變以絀其死閉其計謀使不得信
折其強數以孤其志內形立勝如環無端來時
而發和之務而動投其富靜誘其權衡而令之
飢而渴之重而累之冰而火之勞而苦之凍而

恐之利而誘之狂而惑之卒而迫之窮而薄之
從高擊下以衆制寡堅技部曲官隊相伍上援
其下下承其上三軍相保親如父子奇陣分合
隱伏參差前經後凌左取右攫以旌旗或以
金鼓進如皮騰退如風雨發如崩潰合戰如虎
守不可攻攻不可守战勝威行天下大恐此用
奇之下也禍亂既夷萬物豐寧天心大得守內
欣欣藏育損智忠信爲務清靜簡易退亭止言
夫何故哉道德變化無所不生物有高下損穪
不同趨舍殊說或而成來各推其性以活其身
古人以善足內人以惡傳誠人以信制邪人以
僞容各劝其知以避禍內求而不贏智者之生
勞而不息患者超姦拘辺際理信者神行而困
不已賢者不仁故上好智則民僞上好利則民
爭上好賞則民困上好罰則民怨何則事出於
上行之在臣賞出於上財出於民法出於上受
之在臣事在下天下得反故用心思公不若
無心之大同也有欲禁過不若無求之得患也

喜怒時節不若無爲之有功也思慮和德不若
無事之大通也明於命附之術岐鵲之數以治
之不若使世無病之德尊也淡黃帝太公之慮
秉孫吳氏之要以勝之不若使天下不事智力
之不營也故道德之所生安不能刑也天地之
所成爲不能致也唯無安者能刑之唯無爲者
能遂之是故明王聖主無欲無求不創不作無
爲無事無載無章反初歸朴海內自寧何以明
之莊子曰夫起福生利成功遂事備物致用使

人大富天下奢僭財貨不足民人愈醜禍滿山
澤金玉成積國愈不安民益少利飾智相愚以
詐相要防隄邪淫姦僞之路審分別同異是非
之變衆則國家昏而政事衰作方遂役雕琢文
彩奇變異怪以褒有德以別尊卑巧故滋起僞
出愈奇令速賞深罰峻刑嚴墨肌肖血門股疏
遠不隱視近不和罪至夷滅賞至封侯天地振
慄畜滅愈多故聖人之言云我無爲而民自化
夫何故哉主者天下之心也氣感而體應心動

而手隨聲響相應形影相隨不足以爲喻是故
人主誠爲無爲之爲則天下之心皆無所之彼
道含德無思無求無令無法萬民自化人主誠
能事無事之事則天下無故無象無知無欲不
貪不與萬民自富人主誠能安無爲之事無
清之清則天下不學不問無聞無見無形無聲
萬民自正人主誠能欲不欲之欲則天下心虛
志平大身細物動而反正靜而歸足不拘不制
萬民自朴故人主之政不孝不仁不忠不予閔

閔殺殺萬民思純少寡僞詐好惡不別是非不
分攻得所欲壯令以全人主之政布德施利明
目察察萬民昭昭皆知爲福孝悌仁義萬事是
別僞行俄俄知僞快快故失所安佯命天絕福
生於禍禍生於福福之與禍同管異域俱出俱
存異情同服相隨出入同來異極非有聖人莫
之獨得故大福則無禍無禍則無福無福之福
至級玄默天下好智莫能窮極唯無爲者能順
其洞正自禍福之閔無所不通大正則奇生奇

生而民惑善人爲妖是非反覆天下大迷而不
復也

方而不割篇

道無不有而不施與故萬物以存無所不能而
無所爲故萬物以然何以明之夫道體虛無而
萬物有形無有狀貌而萬物方圓寂然無音而
萬物有聲由此觀之道不施不與而萬物以存
不爲不宰而萬物以然然生於不然存生於不
存亦明矣故王者與師動利則民欲民欲而以

方方則割以割爲方則邪者進而方者退忠臣
蒙其毒萬民受其害貴貨則民求民求而以廉
廉則劌以劌爲廉則貪者顯而廉者蔽忠臣蒙
其咎而萬臣受其敗開爭則民曲民曲而以直
直則肆以肆爲直則枉者翔翔直者深伏忠臣
蒙其僞萬民受其敗上好名則民僞民僞而以
光光則耀以耀爲光則大德隱而小惠章忠臣
蒙其死而萬民受其殃數者以施貨流情通所
以謂方者不方廉者不廉直者不直光者不光

名繆實易正失德亡人主獨立臣下雙身養主
之意阿主之心塞主之聽故主之明此罔之所
以危而宗廟之所以毀也是以明王聖主獨有
而不與也獨知而不教也獨能而不使也方於
己而不以也廉於物而不有也直東天心而不
恃也德光四海而不怙也夫何故哉去僞以方
使下自公割於不割使民不公善淸自達萬物
以通莫爲之君莫爲之宰天下蕩蕩莫云其常
非不割也割刑伐擊誅驕制暴而無瘢創也去

貨以廉使下自平劌於不劌使人無爭貪叨者
息潔白自生莫之爲潤莫之爲毒名不虛譽實
不倚傾非不劌也善廉實穢命顯奄而辯無
救也去爭以直使下自匡肆於不肆使民自伏
枉邪振亂化淫嬌佞莫之爲禍莫之爲傷天下
蕪蕪萬物自得非不肆也眾正揭直表過章惡
照邪洞枉明人之失天下盡正而動無辭也去
名以光使下自潔耀於不耀使民自明莫之爲
闇莫之爲[illegible]天下[illegible]萬物負生德與天比化

與道同非不耀也德光四海照萬物而化無形也上下和象中表相應出入無朕往來無間若影之與形響之與聲故治國之道生民之本爲爲祖宗是故明王聖主損形容卑宮室絕五味滅聲色智以居愚明以詔默建無狀之容立無象之式恐彼知我藏於不測故未動而天下應未命而萬民集未戰而素勝之未攻而天下服是以不勤勞而民有功不分爭而得其職不刑戮而萬民畏不微妙而得天福禍亂不生禎祥

並集無爲而無不成不爭而無不勉故萬物玄同天下和洽浮沈軌軼與道相得若終而始若亂而紀虛而實無而有疏而密遲而疾無形影無根朕彷彿渾沌莫知所以獨知獨見獨爲獨不變化無常畜積無府陰陽離合屈伸張弛冥冥窅窅芒昧玄默魁如天地不可窮極自脩有餘故能有國治人理物子孫不絕夫何故哉以其爲也爲責之道不施不予儉愛微妙盈若無有誠通其意可以長久形小神大至於萬倍一以載萬故能輕舉一以物然與天同道根深蔕固與神明處與人所體聖人所保也

治大國篇

曰昊陰生燥至風起谿谷小動海波大興高以相臨差以百尋者以其形大故也千仞之岸萬丈之崖物類登之崖隤下頹蚊虻螻蟻適足以游翔而犀象虎豹之麋骸者以其形重也飄風隆盛發屋折木石飛揚山陵崩弛而人血脈不爲之傷者以其暴大也隙穴之風不動鬚眉

及其中人也生百病而成死亡者以其纖芥也夫大國者江海犀象之徒也而德化者飄風隙穴之類也故其福不可大生也其利不可暴興也其善不可大處也其惡不可大喪也大生之則大亡暴興之則暴傾大處之則大去大喪之則大至何以明之莊子曰夫飢而倍食渴而大飲熱而投水寒而入火所苦雖除其身必死胃中有瘕不可鑿也腹中有風不可刺也蚤虻著面不可射也蚊虻著膚不可斫也何則欲除小患

所生人賊也是以明王聖主之治大國也若捕纖微若烹小水若察秋毫如聽無有若亡若存若非若是如行如留如爲如休爲在爲不爲之域化在有無有之野循微利鮮言希禁寡勤於無形功流四海夫何故哉以道爲父以德爲母神明爲師太和爲友清靜爲常平易爲主天地爲法陰陽爲象日月爲儀萬物爲表因應爲元誠信爲首殊分異職纚纚玄默引總紀綱舉大要而求之於己是以民如胎嬰上如赤子智僞

無因而生巧故無由而起萬物齊均莫有盈損和洽順從萬物豐茂鬼神與人合而俱而動於自然各施所有寂如無君泊如無鬼萬物盡生民人盡壽終其天年莫有傷夭主若不仁鬼若不神主非不仁也無施利愛德連六合而無阿悻也鬼非不神浮於恍惚藏於纖微經歷萬方與時變化神全萬物不以傷人也非不傷人聖人在上與天相參人物潛化大化流行知故不作奇物不生莫之爲禍莫之爲福天下喁喁萬

物齊均既不起高又不造深不攻金石不壅水泉人不遠徙食不欲生世皆可賞莫之可刑草木黃而後落人化盡而後終是故天之所胞地之所育太一之所生天一之所將四時所歸五行所監羣臣毒害變化運行各有分部不得相干周流萬物莫之可傷是故鬼神治陰聖人治陽治陰者殺偶治陽者殺奇虛無清靜鬼神養之纖微寡鮮鬼神輔之盛壯有餘鬼神害之盈滿亢極鬼神殺之不屬其紀節理人奉之忠信順

者聖人與之雄俊豪特聖人察之作變生奇聖人殺之故動於陰者鬼神罰之動於陽者聖人制之唯無所動者莫能敗之聖人在上奇不得起奸不得生故鬼以其神蓄物於陰聖人以其道畜物於陽福因陰始德因陽終鬼神降其澤聖人流其恩變歸萬物各性自然流化飛德洽於萬類

大國篇

天地並起陰陽俱生四時共本五行同根憂喜

共戶爲福同門故所以爲寧者所以爲危者也而所以爲危者所以爲寧者也所以爲存者所以爲亡者也而所以爲亡者所以爲存者也何以明之夫虎豹以其形容脩廣爪牙堅强肌膚盛大毛物豐文章明故執百獸而制於人榮華香草以其所有光曜芬香故危於采俗而傷其根大國之君以其地廣民衆勢尊形寵威隆名顯故衆其鄰國而危其身有道則固於盤石寧於太山失道則危於累卵輕於鴻毛俱弱則先

困俱亂則先亡是故大國者霸王之梯而亡滅之階也是以大國之君獨立無偶名山川谷三面成阻爲川並流萬物浮下爲諸侯藪澳之府强大之尸權勢之主備不測之國要阨使之口肥饒廣易方數千里珍寶奇怪無所不有民鮮徭役牛馬從處冊與萬數兵食陵衆居者安樂過者留止人如草木畜滿山野耕桑田獵得獲深倍故天下之所欲歸將相之所欲附車騎奮擊帶甲百萬處易守險形便地利順人而攻

順地而守險人之命制人之死與之則有勢背之則失宗朝故諸侯之所欲交天下之所畏也施道足以并擬尊寵足以發號伐之足以崇仁治之足以明美德之足以廣德行之足以爲留故諸侯之所好所加之利也人敵自古及今天下之牝以靜勝牡千世不易萬世不變夫何故哉以虛受實以無應有不以爲人務以爲小不以爲高常以爲卑也是故明王聖主之處大國也施而不以爲下而不以小地衆諸侯之國

而無所不畏德包諸侯之力而無所不事折節下之以附人意忠廉誠信以先上吏割地東西以招賢俊疾耕力織以象畜積結縱連橫以戒不虞發倉庾散財幣養老食孤寡振窮乏困[illegible]殷六之主受而不取授而不予乘弱[illegible]爲而處[illegible]諸侯[illegible]故驕矜恃力不好而從欲因道而行以文武之道成德之重靜而下之則彼將[illegible]之所制地以貫命殺身滿爲子弟[illegible]之臣其處小弱也因道

而動脩理而行留以舟輿資以甲兵忠順誠素
尚朴貴耕耕織有分不取民有上下和集親如
父子君如腹心民如形體同事同一可與俱死
上下順從可與鄰市大國之君雖負衆強上權
在勢左德下仁心如餓虎怒如湧泉不好施予
富欲吞人猶以得天之心獲民之意將抱誠信
鄰人之助發源泉之敵揚不測之威厚身厚體
鬪誠懸命欵欵惓惓事以清靜彼伸成猶偷心
擇意壞怒移禍徙與我為妖上而取人者形大

勢豐德薄權重人之所利也下而取於人者地
狹民少權重德鮮人之所易也故不戰而壞人
之邑不攻而降人之城地廣號尊宗廟顯功德
流是大國之所期也友於大國接和結親戚有
災害則大國憂之鄰國雖至則大國求之佃一
人之下伸萬人之上社稷尊宗廟顯因留兵強
人物全濟延於無窮小國之所願也故接地鄰
境懸權不動先下先得單皆利保靜者勝躁處
大之勢小下大得大何故哉自然之道不可強

御水而流下人動趨利於下任於衆弱得一旦
於不意此強大之所以亡也故大宜下之

道德指歸論卷之五

漢嚴遵撰

萬物之奧篇

木之生也末因於條條因於枝枝因於莖莖因於本本因於根根因於天地天地受之於無形華實生於有氣有氣生於四時四時生於陰陽陰陽生於天地天地受於無形吾是以知道以無有之形無狀之容開虛無導神通天地和陰陽寧調四時決萬方殊形異類皆得以成變化

終始以無為為常無所愛惡與物大同羣類應之各得所宜善人得之以翁以張清靜柔弱默默沌沌不死和淖潤澤寂乎大小周密纖微無形玄寂寥以歸無名終始反復常滿自生動得所欲靜得所思在人之上威德自明攻堅勝大莫與爭能內人得之以發以張堅剛以疎實動以先驕滿以壯天盛滿以張拓廣修大以無强聚發發以發發與的的以彰彰盈大終小不嗚呼生動失所欲靜得所傷心憂志惻乃反正

常神氣煩促趨翁去張彰約而辭卑拘制而體降道險而窮伏慘恒而忠信吃容而易節與君子同罪定而生善死而愛身一奉天數變性易情安貧樂賤卑處為常尊天敬鬼視人如王上比牛馬下列犬羊天下以發自然不聽吁嗟痛哉為成其明二者殊途皆由道行在前在後或存或亡故言行者治身之獄也時和先後大命之所屬也是以君子之立身也如喑如聾若樸若質藏言於心常處玄默當言深思發聲若

哭和順時適成人之福應對辭讓直而不飾故言滿天下而不多振動四海而不速進退萬物而不有辯動天下各得所欲其經世也氣志當其而形容隱匿若知憂恐貌似不足俛僂以湣消如冰釋漏時而仕遭世而伏與天同愛其心則開謀書不行隨情反側潔素正是卑損自牧卑下如水冬而不盛下之又下之至於無極天下應之故人有國人得救其人之情性樂尊寵惡卑賤損之而怨益之而喜下之而悅止之而

鄙古今之通道而人心之正理也賢者既然小
人尤甚是故尊美言行事無患矣古之將民何
棄之有桀紂之吏可令順信秦楚之卒可令順
善故能得其心天下可有不得其意妻妾不使
何以効其然也夫爵尊人下富有四海威勢無
量專權擅柄人之所畏也去徒步離卒伍鴻舉
龍興起佐天子發道揚德施行所有恩流萬姓
光顯祖考人之所利也以人之所畏求人之所
利言不美行不敬雖執大璧操珍物而進之安

車駟馬而載之則是賢者之心旋惑下否玄聖
深隱君子不來言行脩於內則神氣踰於外無
有駟馬之勞寶璧之費海內之士響應風起俊
雄英豪輻至蜂止聖人下之朝多君子古之所
以貴此道者夫何故哉言順天地而不以行合
人心而不貴名成而不顯功遂而不有情性自
然不以為取將以順道不以為已萬物歸之為
天下宰

為無為篇

神明之數自然之道無不生其有不生有不無
不有乃生無有出此觀之愛不生愛害不生害
不愛不害乃生愛害故居禍者得福居福者得
禍倚福之主在於無首為之無形聽之無聲無
形聲則深遠故無功之功大而有功之功小有
德之德薄而無德之德厚是以聖人不為有不
為無不為死不為生游於無有之際處於生死
之間變化因應自然為常故不視而明不聽而
聰秩安天地錯道奉神提挈萬物帝國治民解

情釋意俱反始與不為生事不為起事不加以
仁不施以利教以不能亨以無識絕民所樂以
順民情絕民所惡以得民意也出天傷之戶入
長生之路闢用其實優游太素昧昧芒芒莫知
其故敦若嬰騎天下無事味之於無味察之於
無形故能分同異之類明是非之情為之未有
定之未須功不見智名不得福不得起禍不
得生無福之福興於無為無禍之禍息於無名
士安民樂天下太平故生患而憂之長福而求

之戮君而死之辱父而讐之造難而折之作亂
而滅之危逆而殺之招逆而伐之勇功見而與
天違智名興而與道反動而民從者勞而德小
爲而民喜者爲而恩少是以忠信沮壞正事消
亡自然伏竄知故翱翔竊功者顯偷權者彰縣
亂者利邪偽者昌是非覆逆天下人傾物失其
命家國以喪故善除患者不若無患之大也起
事致治者不若默然者之貴也是以君子動未
始之始靜無無之無布道施德變化於玄怒於

不怒言於不言攻於不攻守於無端威於不武
報怨未萌圖難於易治其本根絕之未兆使不
得然事不敗毫功如太山爲大於細治之緜緜
敬而慎之若始若新不爲所欲不求所便常與
事反獨守其元與時俱盈日進無疆雖欲不大
事物自然是故人難之將生也猶風邪之中人
未然之時慎之不來在於皮毛湯熨去之入於
分理鍼箴收之在於藏府百藥除之入於骨髓
天地不能憂而造化不能治夫大事之將興也

猶水之出於山也始於潤濕見於漣漣綿綿涓
涓流爲溪谷汩汩湯湯濟舟漂石以成江海深
大不測是以聖人之建功名也微故能顯幽故
能明小故能大隱故能彰志在萬民之下故爲
君王威振宇內四海賓臣聽命受制莫有能當
德與天地相參明與日月同光故言多諾者事
衆而信不可然也心多所易者難積而變不可
損也是以聖人心默而不動口默而不言目默
而不視耳默而不聽動如天地靜如鬼神不爲

而成不言而信進則無極退則不窮身無纖介
之憂國無毛髮之患夫何故哉危於不危亡於
不亡昭然獨見運於無形

其安易持篇

未疾之人易爲醫也未危之國易爲謀也有事
之患易事也小禍之禍易憂也何以效之君子
日任事未敢儕于行之及其傾覆也與高隨谷
千人不能安邪之未萌也一措壓之及其爲基
鴻也奮翼凌雲罾繳不能逮也胎之新乳也一

繩制之及其爲壯也羅網不能禁也虎也執拏
獸食牛馬劍戟不能難也故涓滴之流久久而
成江海小蛇不死化爲神龍積微之善以至吉
祥小惡不止乃至滅亡是故纖纖之君無怨無
惡將相和一百姓賓伏鄰國交市無有寇賊平
易不動上下和集當此之時守之不用威持之
不用力無爲無事莫之能克及至國家將危萬
民將殆患害將興萌而未兆當此之時安危在
己不在於彼謀之不必聖人憂之不必力士正

之於枕席而患禍已亡矣及至人君失道大臣
怨懟鄰國不市百官廢職患已生小弱乖亂
當此之時賢人深謀千事起勞未動而患危不
加而禍猝及至人君失正大臣謀議鄰國怨恨
百姓猶豫患禍已起根本未拔姦雄將興未得
人助或合而不結或結而不固當此之時賢
下衆折肝膽聽微諫求過於己患心不怨謀士
底兵未發而散故禍福存於無留存亡生於微
妙二者雲錯變動風號屈伸波湧進退殺亂聽

之不可聞視之不可見機巧不能事智慧不能
判是故聖人化之以道教之以身爲之未有治
之未然不罷而物自安不養而物自全動與禍
同室靜與福異天窈窈冥冥莫覩其源治之未
亂正之未傾禁姦之本制僞之端閉邪之戶塞
枉之門萌芽未動形兆未生絶之未見滅之未
有教以無教道以無名知以無知狀以無形治
不得起亂不得生天下無爲性命自然夫太山
之木本拔於陰末託於陽垂枝布葉華實青青

大而合抱高達百丈者生於無大成於不爲九
重之臺廣大隆於丘陵日月之高昭昭冥冥干
於青霄者以爲卑小不爲高大也故爲大者不
大爲小者不小爲高者不高爲卑者不卑不大
不小乃生大小不高不卑乃生高卑故爲之者
不爲之跡也不爲者爲之塗也是以爲成者敗
爲利者害爲生者死爲興者廢執所欲者所欲
亡執所思者所思逝執其身者其身殁執其神
者其神退故聖人無爲爲之以生萬物無執執

之以制所欲猶工匠之造高臺而天地之生巨
木自然而巳夫道德不嫉神明不賊和無不通
大無不克存亡自從吉凶自得人窮事敗者釋
自然而任智力去其反而處其覆夫何故哉以
求所求而欲所欲夫誠能慎終如始爲所不欲
守所不處動於未元反於未始爲若不爲有若
不有雖若不成物自然也夫使神擾精濁聰明
不達動失所求靜喪所欲者貨與學也唯能揀
情易性變化心意安無欲之欲樂無事之事者

道與德也是故想道如念親惡貨如失身思無
思之思求無求之求明白四達以學不知巧離
萬物以學不能反衆人之所務而歸乎虛無欲
不欲而造虛玄學不學而窮紗極遠人之所不
能通窮人之所不能測成人之所不能爲有人
之所不能得心志玄玄形容睦睦附如死尸立
如槁木不思不慮若無所識使物自然令事自
事空虛寂泊身無所與萬物紛紛各如其處魁
如卑罔濡如巨表衆精廢置常與物反萬物應

之故能深遠天下大覆與神運轉輔天助地不
敢生善

善爲道者篇

道德神明清濁太和天地人物若末若根數者
相隨氣化連通逆順昌衰同於吉凶道德之意
天地之心安生樂息惜惡殺傷故令聖人爲萬
物主利物受其福不利則蒙其恐聖人大懼恐
後有患深原所由莫善自然自然之驗要在無
形何以明之莊子曰夫天地不知道德之所爲

故可爲然也萬物不覩天地之所以故可存也
萬民不識主之所務故可安也四肢九竅不命
心之所導故可全生夫萬物之有君猶形體之
有心也心之於身何後何先流行血脈無所不
存上下表裏無所不然動與要事當以合神中
和外合變化任令是以昔之帝王經道德紀神
明總清濁敘太和者非以生知起事開世導俗
務以明民也將以塗民耳目塞民之心使民不
得知歸之自然也是以立民於昭昭而身處乎

渾冥教以不知導以無形孝悌不顯仁義不彰君主無榮知者無名無教之教洽流四海無爲之爲通達八方動與天地同節靜與道德同容萬物並興各知其所各賓俱起各知其當和氣流通宇宙童蒙無知無欲無事無功心如木土志如死灰不睹同異不見吉凶故民易治而世可平也是故安者民之所利也生者民之所歸也民之所以誑安失生而難治者以其知也民知則欲生欲生則事始事始則功名作功名作則忿爭起忿爭起則大姦生大姦生則難治矣故以知爲國則天下智巧詐僞滋生奇物並起嗜欲無窮奢淫不止邪枉纖纖豪特爭起溪谷異名大禍興矣臣或其主子亂其父以白爲黑以亡爲有名變實異劫殺生矣怳惚不可安易易不可全卷甲輕衆海內相反死者無數血流成川悲痛怨恨氣感皇天星辰謬茂日月不光陰陽失序萬物盡傷山枯谷竭赤地數千天下窮困至於食人非天之辜上好智能而教萬民

也廢棄智巧玄德淳朴獨知獨慮不見所欲因民之心塞民耳目不食五味不服五色主如天地民如草木巖居穴處安樂山谷飲水食草不求五穀知母識父不得宗族沌沌偆偆不曉東西男女不相好父子不相戀不喪木石不貴金玉叢生雜處天下一心入穢共首九州同風蟲蟲不作毒獸不生神龍與人處鳳凰游於庭翔風喘氣噏醴泉涓涓甘露漠漠朱草榮榮嘉禾豐茂萬物長生非天之福上知不知而名無名也是以觀知識愚與道同符知愚知智與道同旨政教由之或病或利明於病利太平自全明於利病萬物自正是故愚智之識無所不免清大寧地爲順陰偏與應莫見故曰玄德玄德深矣不可量則遠矣不可窮極與物反矣莫有能克玄德之論同符乾道恍惚無形反物之務相道德導神明含萬國總無方六合之外毫羅之內靡不被德蒙仁以存性命終天年保自然哉

江海篇

道德不生萬物而萬物自生焉天地不含羣類而羣類自託焉自然之物不求爲王而物自王焉故天地億萬而道王之衆陽赫赫而天王之陰氣漻漻而地王之倮者穴處而聖人王之羽者翔虛而神鳳王之毛者蹠實而麒麟王之鱗者水居而神龍王之介者澤處而靈龜王之百川並流而江海王之凡此九者不爲物主而物自歸焉無有海式而物自治焉不爲仁義而物自附焉不任智力而物自畏焉夫何故哉體道

合和無以物爲而物自爲之化是故江海之王也非積德政累仁愛流神明加恩愛以懷之又非崇禮義廣辭讓飾智故設巧能以悅之也又非出奇行變起權立勢奮武揚威重生累息自事以制之也清靜處下虛以待之無爲無求而百川自爲來也百川非聞海之美被其德化歸慕之也又非拘禁束教有界道書東西而趨之也然而水之所以貫金觸石鑽崖潰山馳騁丘阜以赴隨江海無有還者形偶性合事物自然

也由此觀之卑損之爲道大矣百害不能傷知力不能取不戰而强不威而武默然無爲與萬物市夫溪谷爲卑不爲東西故能達而不窮江海處下不爲廣大故能工而不休是以明王聖主之欲尚民也以自然之性盛德之容恩卑辭敬比於庶人視身如地奉民若天昭然獨知而不可測卓爾獨能而不可源深察博達而不可塞聰明並流而不可壅不以役物反以後民故民緩之如地託之若神常在民上王上配天其

欲先人處窮究衆至尊長生久視樂以無患則去志無身以安萬民身勞而民佚身後而民先在上而民以生在前而民以安民以生故戴之而不以爲重民以安故後之而不以爲患是以天下推而上之引而先之喜而不倦樂而不厭故聖人之王也非求民也民求之也非利民也民利之也非尚民也民尚之也非先民也民先之也故能極數通變求衰匡亂以致太平上配道德下及神明渝唐唐舍冥冥馳天地騁陰陽

夫何故哉以去心意而後其身也是故不爭之德因人之力與道變化與神窮極唯棄知者能順其則故王事自然不得妄起得之今命持之有理聖知有性治之有道失其理則王事不成去其道則性情不則是以聖人信道不信身順道不順心動不爲已先以爲人無以天下爲天下爭爲之臣

天下謂我篇

物有同而異有異而同有非而是有是而非此

君子之所以無患而衆庶之所以憂悲也何以效之莊子曰夫日月之出入也同明人之死生也同形春秋之分也同利玄聖之與野人也同容通者之與閉塞也同事道士之與赤子也同功凡此數者中異而外同非有聖人莫之能明是以天下譟逆眩燿結構紛謬是非是以聖人似不肖夫何故哉得道之士外亡中存學以變情爲以治已實而若虛渾渾冥冥若無所以容號口訥貌樸而鄙情達虛無性通無有寂泊無爲若無所止遁名逃世與神臥起進退發和物無不理不合時俗與天地友衆人借爲以立爲醜辯論異指謂之病矣夫小人則不然博學多識以約智名異行顯功以疑仁賢詐世治俗飾辭盛容卑禮阿順以揄愛恩尤指求意以獲衆心朋黨相結多挾賤人勞蔽而祿重功寡而爵尊國貧而家富主後而身貴勸權生變竊乘盛勢名彌隆盛震動境外憍奢暴逆縱恣不制順心而畢情怍而奪動喪民命靜生物殘張目而

物傷開口而民害此時俗之所榮而世之所謂肖者也若然者道德所離神明所去天地所憎陰陽所惡物類不比民人不附動無所不終靜無所不得生爲患害死爲病禍衆俗進安漫以相尊肖愚者徵其日甚久故得道之士則不然體虛積慈視物如已捨形促容歸於纖微玄默託後不爲物先含和順理以應自然動靜與衆反出入異門戶不以勇勇故不怒而天下恐不以廣廣故不施而天下往不以先先故不言而

天下長是故出慈入勇出儉入廣舍後且先反
和逆神動違自然禍與之遠禍與之降大命以
絕神氣散分天地不能安道德不能存臨死不
覺怨命尤人非命者也非人賊也安惜勢廢
道而尚力也夫慈之爲行也甚和以其勢得人
力靜合人心卑損弱小爲萬物者亦世教俗和
嚴大人戰不可敗守不可攻夫何故哉天地並
生變化無窮方載之日地爲之動天爲之震天
降災怪地出風雨鬼神並見爲敵起殃祐我將

相助我萬民怒我上卒以至羣生牛絕其糾馬
絕其糧飛禽折翼獸下而行虎兕可戰攫鳥可
將敵人驚恐伏甲受兵故賢佐聖將之在事也
不強不大不堅不剛柔弱畏武故能消亡戰鬭
損心外意無爲和平辭小託後動靜應之不以
偶起怒不以武興兵其欲勝敵常以反行計運
無形以收敵神動因彼之所有變因彼之所爲
反之覆之以定其亡故使彼邪我正彼亡我聰
彼怒我喜彼動我靜開其所利以利其命用人

則下之以言示之以利陳之以誠使之自至是
以不爭不求以得民意以順民心秉其要忌彼
人離散而我順比敎欲不言而不能我欲不存
而不得當此之時道爲之無德爲之始神明爲
經太和爲紀清濁爲宗萬物爲子三光爲佐四
時爲輔靜爲物根動爲化首物類託之無有患
咎德與天齊久而不殆自今及古聖智之道變
化終始自天而王皆由此矣

道德指歸論卷五

漢嚴遵撰

用兵篇

道無不有有無不爲體和服弱括囊大威生育羣類莫有能違無有形象爲萬物師得之者安失之者危天地體之久而不衰何以效之莊子曰夫陰而不陽萬物不生陽而不陰萬物不成内虛觀之有威無德民不可治有德無威宗廟必傾無德無威罰之引致逆運時變身死國亡

故人主者國之腹心也兵者國之威神也大天地之間萬國並興小大異智皆稱爲君智盡而服力屈乃窮非有餘力而屈勝樂爲人臣也是以明王聖主放道效天清靜爲首和順爲常因應爲始誠信爲元名實爲紀賞罰爲綱在德在威以應不得天下仰制莫能毀傷故國可保而民可全也夫德之與兵若天之與地陰之與陽威德文武表裏相當隨之哀戚不得已而後行故人君失道好戰自損日事不脩邪事作起强大憍奢祀滅綱弛雕琢宮室盈飾狗馬高臺大國好色在後刳剔忠諫尊寵妓好簡傲宗廟欺侮諸父殘賊暴虐孤人稚子反逆天地刑戮陰陽照剝道德破碎神明和順消滅變化不通冬雷夏霜萬物大傷疫癘流行得不祥大國驚怖小國奔亡老弱離散啼哭而行天下憤怨萬民思兵拊卒而起我爲後行夫何故哉唯彼先祖皆有神明之德通於天地聖智之芳加於萬民故能得丹書受土賜姓列爲君王光顯祖考

業流子孫是天地之心萬載之功而繼體者不務屈身厲節摩精鍊神脩道行德以奉其先乃忽小善而易小惡日以消息月以陵遲宗廟崩弛國爲丘墟魂魄離散大無所依鬼神孤寡無所棲息乎嗟夫豈不哀哉是以聆我宗後之民上卒卷甲釋兵且令休息取役心移幸於反覆之道自新之[illegible]門途往不反爲天下[illegible]姓[illegible]順[illegible]之[illegible]日以長息吝天降應偏失其國[illegible]依木誅自然不得天人同心我不

能超故事爲而神否身往而志還形反我去事
逆我身悲彼先聖傷彼萬民無罪於天遇此何
辜雖曰忽然民命在兵發號申令敎以信誠先
服者賞後服者傷小下者利大下者得城邑者
賞降城者封城邑不下未見勿喪有罪者免有
能者官老弱得養死者得葬德洽澤潤恩愛流
行慈惠和結衆情發於默然爲之神氣相通彼
三軍與我同心姦爲我使爲爲我工敎我以其
計慮告我以其地形因彼所有奇變乃通法律

不苟險阻虛空天人相得勝出若神前無留敵
討謀不爽敵雖衆多與我搆鬬兩軍相距前若
無人我雖萬全敵不可易易敵生憂亡時失利
福去禍來爲大所疾是故雖獲大位得人之助
猶守之以憂持之以畏出險乘虛猶舍有備休
息處便必依水草順塞惡與敵相距交運無
形奇出無朕爲勝無方攻戰無有常位奇奇變
化無始自我觀之不知我之所爲彼之知力何
得於已故不寧息發然而縣在師者欣然而者

人懷至誠若爲其子去家越境若還返其鄉
力競爭休甲起奇入摧列不敢獨有以供師徒
如此使其攻勝敵人不起未戰而海內正
不攻而服天下大地所覆載日月所照觀星
莫莫各安其生夫何故哉慈哀發動因天之心
不敢由於我也

言甚易知篇

夫無形無聲而使物自然者道與神也有形有
聲而使物自然者地與人也得道蕩蕩而化天

地默默而澹澹而無所不化默默而無所不告神
氣相傳以軟相報及消息與其微以妙歸於自
然然所不導故言者之言若有自然之賊也爲爲
之爲者失其之數也無爲而言者成功之而
長存之要也是以聖人之言不言之言爲不爲之
爲言以絕言爲以止爲絕言之道去心與意止
爲之術去人與智爲愚爲無知無欲無欲則
無神也虛而實圓而動歸太素而歸自然
保其存而無知無患夢生得志以至長存此言

之易知而事之易行者也而天下莫能知莫能
行也夫何故哉世士好知務頗其心不覩大道
不識自然以爲爲爲以言言言息知生事以趣
所安寖以爲俗終世被患性受情易深惑遠遠
精濁神擾外實內虛强躁生咎深靜生患故覩
之而不見告之而不聞非以自蔽以爲不然夫
聖人之言宗於自然祖於神明常處其反在默
言之間其微以妙歸於自然聞若無見聽若無
聞通而似塞遠而似窮其事始於自然流於神

明常處其和在爲否之間淸靜柔弱動作纖微
間易退損歸於無爲虛無以合道恬泊以處生
時和以因因玄教以畜民養以無欲導以自然
贍以天地賜以山川富以年歲貴以有身虛以
無憂寧以無患無欲之不得無樂之不存民若
無主若無民忘於智力依道倚天萬因和順
並爲一君是由之盛而業以降者也而天下謂
之不然夫世之莫我知者非我道小而不足以
知也又非我之事薄而不足爲也又非世之好

欣惡成落禍樂患而故不我從也天性於我反
情欲負我殊智陷於情欲終世溺於所聞言亂
不我我而心意不我然故其明不我能見聽不
我能聞是以深言反而受謗大行違而得毀獨
見之明不用於世獨聞之聰見棄於民事順神
明者不合於俗功配天地者不悅於衆夫至論
大言者總而要妻萬方制判宅裔之內明顯虛
無使惚之外周密無間歸於蒂昧此乃小節之
士所不能聞而隅曲之人所不能逮也夫鴻鵠

高飛終日遊於而不知宇宙之外制法之人拘
教之士累於學問終日談論而不知道德之大
也且神明有所不能包天地有所不能理況乎
守衆庶之論不覩大要之所由不亦宜乎是故
衆俗之所薄賤而得道者之所獨尊也是以聖
人知而若愚能而不任仁氣而不以爲漏通達
而不以爲名賢而不以爲賢高大而不以爲
尊言不可聞□不可形心若江海患若奈天廢
爲以存道損身以全性寂然蕩蕩莫之能明皎

然昭昭莫覩其情頹然默默魁然獨存落外厚
內賤巳甲各去衆鄙俗與道爲常

知不知篇

道德之教自然是也自然之驗影響是也凡事
有形聲取舍有影響非獨萬物而已也夫形影
不生形而生影聲不生聲而生響無不生無
而生有覆不生覆而生反故道者以無爲爲治
而知者以多事爲擾嬰兒以不知益高年以多
事損由此觀之愚爲智巧之形也智巧爲愚之

影也無爲遂事之聲也遂事爲無之響也智巧
擾亂之羅也有爲敗事之綱也故萬物不可和
也天地不可適也和之則失和適之則失適弗
和也而後能和之弗適也而後能適之故安世
不知危亂世不知治若影隨形無所逃之也不
動求響無所得之也故知而絕知不困於知不
知而知亦不困於知其所以不困則異矣而於
爲不困則一是故聖人揉通達之性遊於玄默
之野處無能之鄉託不知之體寂若虛空奄忽

如死又無所聞見無所治聰明運動光耀自滋
塗民耳目示以無有危厲不形聲色不把紀綱
不生禍亂忽矣不言而宇內治無爲而天下已
民偷而無欲仰而無效敖敖然中正各守其性倜
儻洋洋皆終天命死者無怨生者無德若此相
浮俗爲無中其父背無所棄性無所害心無所
安忘無所利害不知孝爲不知弟既不睹仁又
不識義無有典體守其真幹一如麋鹿一如鴻
鴈不在憂喜亦不離亂若盲若聾無所聞見主

無窮室民無城郭國無刑令世無恥辱病故不
病與道相託不言不爲成德自作天地和順渾
沌飭薄淵若濁流蕩若儼客人物皆愚歸於寂
寞動無形靜無所學生民供吾天下嘿嘿也
於小利而失大福默而治者計不能計而度不
能度何以效之夫道德廢淳朴亡而物並作知
故流行禮節起分度明萬物有條貫有紀
綱封疆界治邑屋州鄉甲國有忠臣家有孝
子綠內畧外雙身爲友損彼益此務以相壓疆

大事罷小弱亡有郊祀天地名山大水日於太山禪於梁父流漸相承或然或否防禍萬災無人湛道臣殺其君子殺其父亡國破家不可勝數人主亨其知故之利獲其死亡之存由此觀之絕知爲禍好智爲賊亦明矣故使有德之君變志易心生息萬事以發民情悅請禍以至大治者自然不聽也使彼亡國之君廢智去欲絕爲正事修道行德棄其心意而欲死亡者形亦不從也是故趨舍廢置王道之形聲也吉凶存亡趨舍之影響也夫聖人所以能動與天和靜與道合既能保身又能全國翺翔乎有爲之外優游乎無事之內取富於纖妙之中而舒之於四海之外發明者之目任知者之口寄聰者之耳斬巧者之手與時相隨與和俯仰不爲而自成不教而民治恩加走獸澤及飛鳥以其損聰棄智廢爲而任道也是以順情從欲窮極心意巧尊天地靜國爲事神靈在己不祭不燎身不降席而爲國自備辯欲不言自然不罷也

民不畏威篇

道德之言神明之務太和之心天地之意禍莫大乎亡福莫甚乎存非獨天道人物亦然故存身之道莫急乎養神養神之要莫甚乎素然常懼變畏慄慄哀哀失神之術本於縱恣喪神之數在於自專故太上畏道其次畏天其次畏地其次畏人其次畏身昌衰吉凶皆由己出不畏於微必畏於章患大禍深以至滅亡憂畏元始至於無形戒愼未兆其道大光動得所欲靜得所安福祿深微淪於無方正言若反明而若昏遊遠瀇洋莫之能閒何命在我何求於天至臨假禍大吉若凶天下嗜他莫之能明是以世俗見近聞淺不識窅冥之道蔽於微妙之常塞於神明之理察於毫毛之利不覩丘山之禍肆情行態無所畏忌言順所然行順所善力能而取心順安與憍奢恣睢自專損己患信所愛欺殆父姊僥凌天地簡傲其主將順情欲以違大道故起巧立名以代其身施恩流惠以獲大名遁

禍天外追患四海禍德求之不能得殃患奔禍馳無所逃矣大成以至乃始為善當此之時道德不能求天地不能解非天之罪也樂高落大成任勢忘憂失畏不求於己也故憂於身者不恐於人畏於己者不制於彼順於小者不懼於大誠於近者不悔於遠是以不小其位而居之以敬不薄所處而厚脩其禮不若卑微而葦其大始不厭困危而絕其所以樂窮如達安死如壽雖欲且留亦不得久何以明之莊子曰天

道德指歸論卷六　十一

地之道始必有終終必有始陽氣安於潛龍故能鑠金陰氣寧於履霜故能凝冰木善秋毫故能百尋水樂涓涓故能成海飛禽逝於卵鷇故能高翔群獸留於胎跳故能遠走是以聖人智達無窮能與天連變化運動洞於大常循以積德重厚釋心意隱聰明憂於洞幌畏於無形窮端匿迹遁類逃情反於虛無歸於玄冥身重天地而不自高德大陰陽而不自彰託微處寡後下為民飲食無味衣服無文方於自飾志不敢

淫末道操德與物浮沈養民如子遇衆若君德歸之天功移於人天下辭讓恩厚周深故禍不能禍而患不能患禍不能逃而德不能遁非道有私而天地偏也成始慎役和弱忠信奉道順天與物相參憂畏得意安樂困窮成敗存亡求之於身

勇敢篇

天地之道生殺之理無去無就無奪無與無為為之自然而已正直若繩平易如水因應效象

道德指歸論卷六　十二

與物俱起損益取舍與事終始深淺輕重萬物自取殊形異類各反其所生為殺元殺為生首二者相形吉凶著矣故知生而不知殺者逆天之道也知殺而不知生者反地之要也故喜怒有分生殺有節受天之殃得地之罰當怒不怒子為豺狼弟為兕虎當鬬不鬬更為敵國反為大寇當殺不殺受天之害為物所制當喜不喜蒙天之災獲地之咎當生不生人君失國庶人沒命故君子殺民如殺身活人如活己執德體

正不得已而後然存身寧國在於生殺之間生
殺得理天地佑之喜怒之節萬物歸之故剛柔
質直操擊深酷疾邪養正勇敢先失違於守戰
明于開塞長忿美快安靜柔殺便國利民不避
彊大威振百蠻權傾境外得善之半也柔弱畏
敬恐情損言深思遠慮臨正討慈務長寡和博
厚積恩利而不害以明其善與而不奪以顯其
名賞而不罰以立其惠生而不殺以成其仁得
善之半凡此二功勇敢敢均計策察馳射身相

非與天異意與地異心奮情舒志各肆所安或
以千乘變爲亡虜或以匹夫化爲君王故物或
生之而爲福或生之而爲禍或殺之而爲福或
殺之而爲賊二者深微莫能窮測故生之而爲
福者天下之所佑生之而爲禍者天下之所惡
也養天下之所惡者傷天下之所佑養天下之
所佑者傷天下之所惡一反一覆或爲玄德二
覆一反或爲玄賊父事天地子孫是得故長養
而後世昌者生當生也生物而後亡者生當亡

也殺物而福至者殺當亡也喪物而禍來者殺
當生也天之所惡不敢活也天之所佑不敢殺
也天之所損不敢與也天之所益不敢奪也是
故敢於不敢者之敢軌與天同符靜與地同極
天心所惡莫之能猝夫天地之道一陰一陽分
爲四時離爲五行流爲萬物精爲三光陽氣主
德陰氣主刑覆載羣類含吐異方玄默無和正
直以公不以生爲功不以殺爲工因應萬物不
敢獨行吉與之吉凶與之凶損損益益殺殺生

生爲善者自賞爲惡者自刑故無爲而物自生
無爲而物自亡影與之交響與之通不求而物
自得不拘而物自從無察而物自顯無問而物
自情故不爭而無所不勝不言而無所不應不
召而無所不來寂然蕩蕩無所不聞惚恍之羅
設而無狀之網施混淫漢漢遷遠留遲密察無
間與物推移故在前而不可迭在後而不可先
靜作而不可間進退而不可見終始禍福吉凶
自反非出天外故天之行道也

民不畏死篇

人之情性不知而忠信有知而誕謾得意而安寧失意而圖非窮困而輕死安寧而愛身何以明之莊子曰大嬰兒未知而忠信於仇讐及其壯大有識欺殆兄嫂一旦失意則下亡虜窮給之獸不避兕虎其性非易事理然也由此觀之民心不得性命不全則雖令不能動也憂愁條怛祭非輕死則刑罰不能恐也是故好知之君憂世勞民祭祭天地除禍去患招善請福禱祝

鬼神變化萬事動以檢民家知戶辨里有仁賢達天之象專任人心以所見為明以所論為當廢名實背事情道理塞而非譽興天下大擾百姓遑遑勞苦疲極困窮生姦敢敗者榮而有功輕死者肥而安寧積善者瘦而多憂畏法者飢而多患寡弱者苦而思死衆强者樂而君王是以天下趨名爭勢不計是非析心剖膽視死如歸乃始告以峻法嚴刑則是禁以所易而制以所輕也故刑殺並作姦邪不止賞祿施行而大

臣不使萬民不附諸侯不朝國非其國身非其身也是以聖人之牧民也人主無為而民無望民化樸而主無爲也其業易得而難失也其化難知而易行也其求易成而難敗也其食易足而難窮也故天下除皆欣欣樂生惡死者皆重其神而愛其身及刑可制而勢可禁也是以俊雄英豪達道之人不敢作福不敢起威故法立而不用賞設而不施夫何故哉身重天地物輕鴻毛法峻嚴刑知不敢淫也是故帝王之道無

事無爲目無所見耳無所聞心無所圖口無所言前後左右各有所任因應以督安其成功授以所懷歸以所行爵加明主祿施進賢作偽者身死禍成者宗亡百官趨職主無與焉擇臣任主則疏遠隱居親近尊顯君道閉塞政事亡矣威嚴兩立邪偽並起陪臣陸進君子得咎君之民多災而不得後推豪將令行禁止百姓寃結萬方失望忠臣悲憂佞巧人喜名實交當賞罰妄舉是猶使庖起哭而代大匠斵也夫外人無

爲而子弟悲者以爲死而不爲哭也不與子同而處大堂者任大匠而身無作也使屍起哭則哭者亡主人代匠斲則功不成是以明王聖主正身以及天謀臣以及民法出於臣秉之在君令出於君飾之在臣臣之所名君之所發臣之所事君之所謀也臣各不正自喪大命故君道在陰臣道在陽君主專制臣主定名君臣隔塞萬物自明故人君有分舉臣有職審分明職不可相代各守其國大道乃得萬事自明寂然無

事無所不爲臣行君道則滅其身君行臣事則傷其國

道德指歸論卷之六終

寶顏堂訂正道德寶章一卷

（宋）白玉蟾註

明萬曆繡水沈氏刻寶顏堂秘笈本

道德寶章一卷（內府藏本）

宋葛長庚撰。長庚字白叟、閩清人。爲道士、居武夷山。舊本題紫清眞人白玉蟾。白玉蟾其別號、紫清眞人則嘉定閒徵赴闕下所封也。其書隨文標識、不訓詁字句、亦不旁爲推闡。所註乃少於本經、語意多近於禪偈、蓋佛老同源故也。此本爲元趙孟頫手書、鉤摹雕版、字畫頗爲精楷。明陳繼儒亦嘗刻之彙祕笈中、改題曰蟾仙解老、非其本旨。又前有萬歷癸未適園居士跋二則、其前一則稱董逌藏書志述張道相集古今註老子四十餘家、不載是編。案晁氏讀書志張道相乃唐天寶後人、安能以南宋寧宗時書著之於錄。且道相所集凡二十九家、并其自註爲三十家、亦無所謂四十餘家者。跋所云云、殆於道聽塗說矣。長庚世傳其神仙、而劉克莊集有玉隱居六學九書序、稱所見丹家四人、鄒子益不登七十、曾景建黃天谷僅六十、白玉蟾夭死。又陳振孫書錄解題羣仙珠玉集條下云、白玉蟾葛其姓、福之閩清人、嘗得罪亡命、蓋姦妄流也、余宰南城、有寓公稱其人云、近嘗過此、曾相識否。余言此輩何可使及吾門云云。二人與長庚同時、其說當確。流俗所傳、殆出附會。然道家自尊其教、往往如此。其書旣頗有可取、則其人亦不足深詰矣。

寶顏堂訂正道德寶章

宋紫清真人白玉蟾註
讀書臺主人　陳繼儒
繡水後學　陳詩教　校

體道章

道〇（[illegible]）可道非常道（[illegible]）名（[illegible]）可名非常名（謂之道已非也）無〇（[illegible]）名天地之始（[illegible]）有（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故有）名萬物之母（[illegible]）故常無（[illegible]）欲以觀其妙（[illegible]）常有（[illegible]）欲以觀其徼（[illegible]）此兩者（[illegible]）同出而異名（[illegible]）同謂之玄（[illegible]）玄之又玄（[illegible]）衆妙之門（[illegible]）

養生章

天下皆知美之為美（[illegible]）斯惡已（[illegible]）皆知善之為善（[illegible]）斯不善已（[illegible]）故有無之相生（[illegible]）難易之相成（[illegible]）長短之相形（[illegible]）高下之相傾（[illegible]）音聲之相和（[illegible]）前後之相隨（[illegible]）是以聖人處無為之事（[illegible]）行不言之教（[illegible]）萬物作而不辭（[illegible]）生而不有（[illegible]）為而不恃（[illegible]）功成而弗居（[illegible]）夫惟弗居（[illegible]）是以不去（[illegible]）

安民章

不尚賢（[illegible]）使民不爭（[illegible]）不貴難得之貨（[illegible]）使民不為盜（[illegible]）不見可欲（[illegible]）使心不亂（[illegible]）是以聖人之治（[illegible]）虛其心（[illegible]）實其腹●弱其志〔強其骨〕常使民無知無欲（）使夫知者●不敢為也（[illegible]）為無為（）則無不治（[illegible]）

[illegible]

道（[illegible]）沖而用之（[illegible]）或不盈（[illegible]）淵乎似萬物之

宗心也挫其銳[illegible]解其紛[illegible]和其光[illegible]同其塵[illegible]湛兮似若存[illegible]吾不知〇誰之子〇象帝之先〇

虛用章

天地不仁[illegible]以萬物爲芻狗[illegible]聖人不仁以百姓爲芻狗[illegible]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illegible]虛而不屈[illegible]動而愈出[illegible]多言數窮[illegible]不如守中[illegible]

道德經

成象章

谷神不死[illegible]是謂玄牝[illegible]玄牝之門[illegible]是謂天地根[illegible]綿綿若存[illegible]用之不勤[illegible]

韜光章

天長地久[illegible]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illegible]以其不自生[illegible]故能長生[illegible]是以聖人後其身而身先[illegible]外其身而身存[illegible]非以

其無私邪[illegible]故能成其私[illegible]

易性章

上善若水[illegible]水善利萬物而不爭[illegible]處衆人之所惡[illegible]故幾於道[illegible]居善地[illegible]心善淵[illegible]與善仁[illegible]言善信[illegible]正善治[illegible]事善能[illegible]動善時[illegible]夫惟不爭[illegible]故無尤矣[illegible]

道德經

運夷章

持而盈之[illegible]不如其已[illegible]揣而銳之[illegible]不可長保[illegible]金玉滿堂[illegible]莫之能守[illegible]富貴而驕[illegible]自遺其咎[illegible]功成名遂[illegible]身退天之道[illegible]

能爲章

載營魄[illegible]抱一〇能無離乎[illegible]專氣致柔[illegible]能如嬰兒乎[illegible]滌除玄覽[illegible]能

無疵乎　愛民治國　能無為乎
天門開闔　能無雌乎　明白四達
能無知乎　生之畜之　生
而不有　為而不恃　長而不宰　是
謂玄德（）

無用章

三十輻　共一轂　當其無　有車
之用　埏埴以為器　當其無
道德經　　五
有器之用　鑿戶牖以為
室　當其無　有室之用
故有之以為利　無之以為用

檢欲章

五色　令人目盲　五音
令人耳聾　五味　令人口爽　馳
騁田獵　令人心發狂　難得之貨

令人行妨　是以聖人為腹
不為目　故去彼取此

厭恥章

寵辱若驚　貴大患若身　何謂寵
辱　辱為下　得之若驚
失之若驚　是謂寵辱若驚　何謂貴
大患若身　吾所以有大患者
為吾有身　及吾無身
道德經　　六
吾有何患　故貴以身為天下者
則可寄於天下　愛以身為
天下者　乃可以託於天下

贊玄章

視之不見名曰夷　聽之不聞名曰希
摶之不得名曰微　此三者不可致詰
故混而為一（）　其上不皦　不
昧　繩繩兮不可名　復歸於無物

是謂無狀之狀（心無形相）無物之象

是謂惚恍

迎之不見其首

隨之不見其後

執古之道

以御今之有

能知古始

是謂道紀

顯德章

古之善為士者

微妙玄通

深不可識

夫惟不可識

故強為之容

豫兮若冬涉川

猶兮若畏四隣

儼兮其若客

渙兮若冰之將釋

敦兮其若樸

曠兮其若谷

渾兮其若濁

孰能濁以澄之徐清

孰能安以名動之徐生

保此道者

不欲盈

夫惟不盈

故能蔽不新成

歸根章

致虛極

守靜篤

萬物並作

吾以

觀其復（回光返照見天地心）

夫物芸芸

各復歸其根

歸根曰靜（無生無死）

靜曰復命

復命曰常

知常曰明

不知常

妄作凶

知常容

容乃公

公乃王

王乃天

天乃道

道乃久

沒身不殆

淳風章

太上下知有之

其次親之譽之

其次畏之

其次侮之

信不足

有不信

猶兮其貴言

功成事遂

百姓皆謂我自然

俗薄章

大道廢

有仁義

智慧出

有大偽

六親不和

有孝慈

國家

昏亂有忠臣

還淳章

絕聖棄智，民利百倍。絕仁棄義，民復孝慈。絕巧棄利，盜賊無有。此三者以為文不足，故令有所屬。見素抱樸，少私寡欲。

異俗章

絕學無憂。唯之與阿，相去幾何？善之與惡，相去何若？人之所畏，不可不畏。荒兮其未央哉！衆人熙熙，如享太牢，如春登臺。我獨泊兮其未兆，如嬰兒之未孩。乘乘兮若無所歸。衆人皆有餘，而我獨若遺。我愚人之心也哉！沌沌兮。俗人昭昭，我獨若昏。俗人察察，我獨悶悶。忽兮若海，漂兮若無所止。衆人皆有以，而我獨頑似鄙。我獨異於人，而貴食母。

虛心章

孔德之容，惟道是從。道之為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自古及今，其名不去，以閱衆甫。吾何以知衆甫之然哉？以此。

益謙章

曲則全，枉則直，窪則盈，弊則新，少則得，多則惑。是以聖人抱一

爲天下式　不自見故明
不自是故彰　不自伐故有功
不自矜故長　夫惟不爭
故天下莫能與之爭　古之所謂曲則
全者　豈虛言哉　誠全而歸之

虛無章

希言自然　飄風不終朝　驟雨不終日
孰爲此者天地　天地尚不能久
而況於人乎　故從事於道
者　道者同於道　德者同於德　失
者同於失　同於道者　道亦得之　同於
德者　德亦得之　同於失者　失亦得之
信不足焉　有不信焉

苦恩章

跂者不立　跨者不行　自見
者不明　自是者不彰
自伐者無功　自矜者不長
其於道也　曰餘食贅行
物或惡之　故有道者不處也

象元章

有物混成　先天地生　寂兮寥兮　獨
立而不改　周行而不殆　可以爲天下
母　吾不知其名　字之曰道　強爲之
名曰大　大曰逝　逝曰遠　遠曰反
故道大　天大　地大　王亦大
域中有四大　而王居其
一焉　人法地　地法天　天法
道　道法自然

重德章

重爲輕根　是以聖人

終日行不離輜重。雖有榮觀，燕處超然。奈何萬乘之主，而以身輕天下？輕則失臣，躁則失君。

巧用章

善行無轍迹，善言無瑕讁，善計不用籌策，善閉無關鍵而不可開，善結無繩約而不可解。是以聖人常善救人，故無棄人；常善救物，故無棄物。是謂襲明。故善人者，不善人之師；不善人者，善人之資。不貴其師，不愛其資，雖智大迷，是謂要妙。

反樸章

知其雄，守其雌，為天下谿。為天下谿，常德不離，復歸於嬰兒。知其白，守其黑，為天下式。為天下式，常德不忒，復歸於無極。○知其榮，守其辱，為天下谷。為天下谷，常德乃足，復歸於樸。樸散則為器，聖人用之，則為官長。故大制不割。

無為章

將欲取天下而為之，吾見其不得已。天下神器，不可為也。為者敗之，執者失之。故物或行或隨，或歔或吹，或強或羸，或載或隳。是以聖人去甚，去奢，去泰。

儉武章

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強天下。其

事好還（…）師之所處（…）荊棘生焉（…）大軍之後（…）必有凶年（…）故善者果而已（…）不敢以取强（…）果而勿矜（…）果而勿伐（…）果而勿驕（…）果而不得已（…）是果而勿强（…）物壯則老（…）是謂不道（…）不道早已（…）

偃武章

夫佳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是以君子居則貴左（…）用兵則貴右（…）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惔為上（…）勝而不美（…）而美之者（…）是樂殺人（…）夫樂殺人者（…）則不可得志於天下矣（…）故吉事尚左（…）凶事尚右（…）偏將軍居左（…）上將軍居右（…）言以喪禮處之（…）殺人之衆（…）以悲哀泣之（…）戰勝則以喪禮處之（…）

聖德章

道常無名○樸雖小（…）天下不敢臣（道為萬化之君…）侯王若能守（守一）萬物將自賓（…）天地相合（…）以降甘露（…）民莫之令而自均（…）始制有名（…）名亦既有（…）夫亦將知止（…）知止所以不殆（…）譬道之在天下（…）猶川谷之與江海（…）

辯德章

知人者智（…）自知者明（…）勝人者有力（…）自勝者强（…）知足者富（…）强行者有志（…）不失其所者久（…）死而不亡者壽（…）

任成章

大道氾兮其可左右萬物恃之以生
而不辭功成不名有
愛養萬物而不爲主故常
無欲可名於小矣萬物歸焉
而不爲主可名於大矣
是以聖人終不爲大故能
成其大

仁德章

執大象○天下往往而不害安
平泰樂與餌過客止
道之出口淡乎其無味視之不足見
聽之不足聞用之不可既

微明章

將欲翕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
必固強之將欲廢之必固興之
將欲奪之必固與之是謂微明

柔弱勝剛强魚不可脫於淵
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

爲政章

道常無爲而無不爲侯王若能
守萬物將自化化而欲作吾將
鎮之以無名之樸無名之樸○亦
將不欲不欲以靜天下將自正
一本正之

論德章

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
是以無德上德無爲而無以
爲下德爲之而有以爲上仁爲
之而無以爲上義爲之而
有以爲上禮爲之而莫之應則
攘臂而仍之故失道而後德失德
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

禮者[illegible]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也[illegible]前識者道之華而愚之始也[illegible]是以大丈夫處其厚不處其薄[illegible]居其實不居其華[illegible]故去彼取此[illegible]

法本章

昔之得一者[illegible]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神得一以靈○谷得一以盈○萬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為天下貞○其致之一也[illegible]

天無以清將恐裂[illegible]地無以寧將恐發[illegible]神無以靈將恐歇[illegible]谷無以盈將恐竭[illegible]萬物無以生將恐滅[illegible]侯王無以為貞而貴高將恐蹶[illegible]故貴以賤為本[illegible]高以下為基[illegible]是以侯王自稱孤寡不穀[illegible]此其以賤為本耶非乎故致數車無車[illegible]不欲琭琭如玉落落如石[illegible]

去用章

反者道之動[illegible]弱者道之用[illegible]天下之物生於有[illegible]有生於無[illegible]

同異章

上士聞道○勤而行之[illegible]中士聞道○若存若亡[illegible]下士聞道○大笑之[illegible]不笑不足以為道○故建言有之[illegible]明道若昧[illegible]進道若退[illegible]夷道若纇[illegible]上德若

谷[illegible]大白若辱[illegible]廣德若不足[illegible]建德若偷[illegible]質真若渝[illegible]大方無隅[illegible]大器晚成[illegible]大音希聲[illegible]大象無形[illegible]道隱無名[illegible]夫惟道○善貸且成[illegible]

道化章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萬物負陰而抱陽[illegible]沖氣以為和[illegible]人之所惡

唯孤寡不穀[illegible]而王公以爲稱[illegible]故物或損之而益或益之而損○人之所教[illegible]亦我義教之[illegible]我亦教之強梁者心念所[illegible]起滅不停不得其死[illegible]吾將以爲教父○

徧用章

天下之至柔道也馳騁天下之至堅[illegible]無有入於無間[illegible]吾是以知無爲之有益也[illegible]天下希及之[illegible]

立戒章

名與身孰親不可使[illegible]之親身與貨孰多不可使[illegible]之多得與亡孰病[illegible]是故甚愛必大費[illegible]多藏必厚亡[illegible]知足不辱[illegible]知止不殆[illegible]可以長久[illegible]

洪德章

大成若缺[illegible]其用不弊[illegible]大盈若冲[illegible]其用不窮[illegible]大直若屈[illegible]大巧若拙[illegible]大辯若訥[illegible]躁勝寒[illegible]靜勝熱[illegible]清靜爲天下正[illegible]

儉欲章

天下有道[illegible]却走馬以糞[illegible]天下無道[illegible]戎馬生於郊[illegible]罪莫大於可欲[illegible]禍莫大於不知足[illegible]咎莫大於欲得[illegible]故知足之足[illegible]常足矣[illegible]

鑒遠章

不出戶[illegible]知天下[illegible]不窺牖[illegible]見天道[illegible]其出彌遠[illegible]其知彌少[illegible]是以聖人不行而知[illegible]不見而名[illegible]不爲而成○

忘知章

爲學日益[illegible]爲道日損[illegible]損之又損之[illegible]以至於無爲[illegible]無爲而無不爲矣[illegible]故取天下常以無事[illegible]及其有事[illegible]不足以取天下[illegible]

任德章

聖人無常心（不以我為我□見心中心）以百姓心為心（人以心為心）善者吾善之（與我同者）不善者吾亦善之（與我同）德善矣（同乎自然）信者吾信之（萬事歸一）不信者吾亦信之（大不覺於汝等）德信矣（[illegible]）聖人之在天下惵惵（[illegible]不敢一本作怵怵）為天下渾其心（無心）百姓皆注其耳目（在其自爾）聖人皆孩之

道德經　十三

貴生章

出生入死（[illegible]之類）生之徒十有三（[illegible]）死之徒十有三（[illegible]）人之生動之死地亦十有三（[illegible]）夫何故（[illegible]）以其生生之厚（[illegible]）蓋聞善攝生者陸行不遇兕虎（無慮）入軍不被甲兵（[illegible]我）兕無所投其角（[illegible]）虎無所措其爪（[illegible]）兵無所容其刃（[illegible]生死者）夫何故（[illegible]）以其無死地（本無生死）

養德章

道生之（神也）德畜之（性也）物形之（心也）勢成之（物）是以萬物（物也）莫不尊道而貴德（[illegible]）道之尊（[illegible]）德之貴（[illegible]）夫莫之命（一本作爵）而常自然（[illegible]）故道生之（[illegible]）德畜之（性全）長之育之（心全）成之熟之（[illegible]）養之覆之（物全）有而不生（無也）為而不恃（[illegible]）長而不宰（無我）是謂玄德（[illegible]也）

道德經　十四

歸元章

天下有始（道生一）以為天下母（一生二）既得其母（[illegible]）以知其子（[illegible]）既知其子（[illegible]）復守其母（[illegible]）沒身不殆（[illegible]）塞其兌（[illegible]）閉其門（[illegible]）終身不勤（無為）開其兌（[illegible]）濟其事（[illegible]）終身不救（[illegible]）見小曰明（[illegible]）守柔曰強（[illegible]）用其光（[illegible]）復歸其明（[illegible]）無遺身殃（[illegible]）是謂

習常（是謂之道一本習作襲）

益證章

使我介然有知，行於大道，惟施是畏。大道甚夷，而民好徑。朝甚除，田甚蕪，倉甚虛。服文綵，帶利劍，厭飲食，財貨有餘，是謂盜夸。（人欲勝天理）非道也哉。（於道不然）

修觀章

善建者不拔（不拔乎道），善抱者不脫（不離乎道），子孫祭祀不輟。修之於身，其德乃真；修之於家，其德乃餘；修之於鄉，其德乃長；修之於國，其德乃豐；修之於天下，其德乃普。故以身觀身，以家觀家，以鄉觀鄉，以國觀國，以天下觀天下。吾何以知天下之然哉？以此〇

玄符章

含德之厚（抱道），比於赤子（無心）。毒蟲不螫（無畏），猛獸不據（無憂），攫鳥不搏（無慮）。骨弱筋柔而握固（神全），未知牝牡之合而朘作（氣神），精之至也。終日號而嗌不嗄（性全），和之至也。知和曰常（常寂），知常曰明，益生曰祥，心使氣曰強。物壯則老，是謂不道，不道早已。

玄德章

知者不言〇言者不知〇塞其兌，閉其門，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是謂玄同。故不可得而親，亦不可得而疏；不可得而利，亦不可得而害；不可得而貴，亦不可得而賤。故為天下貴。

淳化章

以正治國 以奇用兵 以無事取天下 吾何以知其然哉 以此 夫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 人多利器 國家滋昏 人多伎巧 奇物滋起 法令滋彰 盜賊多有 故聖人云 我無為而民自化 我好靜而民自正 我無事而民自富 我無欲而民自樸

順化章

其政悶悶 其民醇醇 一本 其政察察 其民缺缺 禍兮福所倚 禍兮福所伏 孰知其極 其無正耶 正復為奇 善復為妖 人之迷 其日固久 是以聖人方而不割 廉而不劌 直而不肆 光而不耀

守道章

治人事天 莫若嗇 夫為嗇 是謂早服 早服謂之重積德 重積德則無不克 無不克則莫知其極 莫知其極 可以有國 有國之母 可以長久 是謂深根固柢 長生久視之道

居位章

治大國 若烹小鮮 以道莅天下 其鬼不神 非其鬼不神 其神不傷人 非其神不傷人 聖人亦不傷人 夫兩不相傷 故德交歸焉

謙德章

大國者下流 天下之交 天下之牝

牝常以靜勝牡　以靜為下　故大國
以下小國　則取小國　小國以下大國
則取大國　故或下以取　或下而
取　大國不過欲兼畜人　小國不過
欲入事人　夫兩者各得其所欲
故大者宜為下

為道章

道者萬物之奧　善人之寶
道德經　一六
不善人之所保　美言可以市
尊行可以加人　人之不善何棄
之有　故立天子　置三公　雖有拱
璧以先駟馬　不如坐進此道　古之所
以貴此道者何也　不曰求以得
有罪以免耶　故為天下貴

恩始章

為無為　事無事　味無味　大小多

少　報怨以德　圖難於其易　為大
於其細　天下難事　必作於易　天
下大事　必作於細　是以聖人終不為
大　故能成其大　夫輕諾必寡信
多易必多難　是以聖人猶
難之　故終無難

守微章

其安易持　其未兆易謀　其脆易破
道德經　二三
其微易散　為之於未有　治之
於未亂　合抱之木　生於毫末　九
層之臺　起於累土　千里之行　始
於足下　為者敗之　執者失之　是
以聖人無為　故無敗　無執　故無
失　民之從事　常於幾成而敗之
慎終如始　則無敗事　是以聖
人欲不欲　[illegible]　不學

復衆人之所過以輔萬物之自然
而不敢為

淳德章

古之善為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民之難治以其智多故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福知此兩者亦楷式能知楷式是謂玄德玄德深矣遠矣與物反矣然後乃至大順

道德經

後己章

江海所以能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為百谷王是以聖人欲上民必以言下之欲先民必以身後之是以聖人處上而民不重處前而民不害是以天下樂推而不厭以其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

三寶章

天下皆謂我道大似不肖夫惟大故似不肖若肖久矣其細也夫我有三寶寶而持之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為天下先夫慈故能勇儉故能廣不敢為天下先故能成器長今捨慈且勇捨儉且廣捨後且先死矣夫慈以戰則勝以守則固天將救之以慈衛之

道德經

配天章

善為士者不武善戰者不怒善勝敵者不爭善用人者為之下是謂不爭之德是謂用人之力是謂配天古之極

玄用章

用兵有言吾不敢為主而為客不敢進寸而退尺是謂行無行攘無臂仍無敵執無兵禍莫大於輕敵輕敵則幾喪吾寶故抗兵相加哀者勝矣

知難章

吾言甚易知甚易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言有宗事有君夫惟無知是以不我知知我者希則我貴矣是以聖人被褐懷玉

知病章

知不知上不知知病夫惟病病是以不病聖人不病以其病病是以不病

愛己章

民不畏威大威至矣無狹其所居無厭其所生夫惟不厭是以不厭是以聖人自知不自見自愛不自貴故去彼取此

任為章

勇於敢則殺勇於不敢則活此兩者或利或害天之所惡孰知其故是以聖人猶難之天之道不爭而善勝不言而善應不召而自來坦然而善謀天網恢恢疏而不失

制惑章

民常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

死不加心矣若使民常畏死只知貪生不可有死而為奇者作生死作大吾得執而殺之安能殺其心哉孰敢其心使之自殺常有司殺者殺心為司殺命百人夫代司殺者殺[illegible]是謂代大匠斲[illegible]夫代大匠斲者[illegible]希有不傷其手矣[illegible]

貪損章

民之饑人之不知道以其上食稅之多以其心之不已是以饑所以不知道民之難治人不得道以其上之有為以其心之事是以難治所以不得道民之輕死人之不合道以其求生之厚情不盡是以輕死所以不合道夫惟無以生為者守其心是賢於貴生[illegible]

戒強章

人之生也柔弱木結其死也堅強水結萬物草木之生也柔脆水所元其死也枯槁[illegible]故堅強者死之徒死者生之本柔弱者生之徒生者死之基是以兵強則不勝其心強則其命亡木強則共[illegible]

強大處下[illegible]柔弱處上[illegible]

天道章

天之道[illegible]其猶張弓乎[illegible]高者抑之[illegible]下者舉之[illegible]有餘者損之[illegible]不足者與之[illegible]天之道[illegible]損有餘而補不足[illegible]人之道則不然[illegible]損不足以奉有餘[illegible]孰能以有餘奉天下[illegible]唯有道者[illegible]是以聖人為而不恃[illegible]功成而不處[illegible]其不欲見賢[illegible]

任信章

天下柔弱[illegible]莫過於水[illegible]而攻堅強者[illegible]莫之能勝[illegible]其無以易之[illegible]故柔勝剛[illegible]弱勝強[illegible]天下莫不知[illegible]莫能行[illegible]是以聖人言[illegible]受國之垢[illegible]是謂社稷主○受國之不祥[illegible]是謂天下王○正言若反[illegible]

任契章

和大怨〔[illegible]〕必有餘怨〔[illegible]〕安可以為善〔[illegible]〕是以聖人執左契〔[illegible]〕而不責於人〔[illegible]〕故有德司契〔[illegible]〕無德司徹〔[illegible]〕天道無親〔[illegible]〕常與善人〔[illegible]〕

獨立章

小國寡民〔[illegible]〕使有什伯〔[illegible]〕人之器而不用〔[illegible]〕使民重死〔[illegible]〕而不遠徙〔[illegible]〕雖有舟車〔[illegible]〕無所乘之〔[illegible]〕雖有甲兵〔[illegible]〕無所陳之〔[illegible]〕使民復結繩而用之〔[illegible]〕甘其食〔[illegible]〕美其服〔[illegible]〕安其居〔[illegible]〕樂其俗〔[illegible]〕鄰國相望〔[illegible]〕雞狗之聲相聞〔[illegible]〕民至老死〔[illegible]〕不相往來〔[illegible]〕

顯質章

信言不美〔[illegible]〕美言不信〔[illegible]〕善者不辯〇辯者不善〔[illegible]〕知者不博〇博者不知〔[illegible]〕聖人不積〇既以為人〔[illegible]〕己愈有〇既以與人〔[illegible]〕己愈多〇天之道〇利而不害〔[illegible]〕聖人之道〇為而不爭〔一人有慶兆民賴之〕

道德經卷下終

子216 081

道德真經註四卷

（元）吳澄撰

清初刻本（卷三至四配清鈔本）（四庫底本）

道德眞經註四卷（兩淮鹽政採進本）

元吳澄撰。澄有易纂言、已著錄。據澄年譜、稱大德十一年澄辭疾歸。自京南下、留清都觀。與門人論及老莊太元等書、因爲正厥譌僞而著其說。澄學出象山、以尊德性爲本、故此註所言、與蘇轍指意略同。雖不免援儒入墨、而就彼法言之、則較諸方士之所註、精邃多矣。篇末有澄跋云、莊君平所傳章七十二、諸家所傳章八十一、然有不當分而分者、定爲六十八章。上篇三十二章、二千三百六十六字。下篇三十六章、二千九百六十二字。凡五千二百九十二字。然大抵以意爲之、不必於古有所考。蓋澄好竄改古經、故於是書亦多所更定、殆習慣成自然云。

重刊道德經序

天下有無用之體乎哉無有也有無體無
用乎哉無有也三教聖人所以竝垂千古
不可偏廢者豈不以門徑雖異而體用則
同後之學者不能衍三教聖人異流同原
反覆尋味而輒隨宋儒指斥嘐嘐然目
為異端千口雷同聲如蚊聚嗚呼其亦弗
思而已矣夫所謂異端者以其非聖人之
道如孟子所稱楊墨之徒為我兼愛者是
矣為我則為無用之體兼愛則為無體之
用是皆惑世誣民陷溺人心故擯之不可
不嚴而辭之不可不力若夫釋老之學體
用兼該己物兼成與儒者之道未之或異其
在春秋戰國時佛教未興國無論已老氏
之學則孔子身親見之而歎其為猶龍孟
子特以其門徑之異也而未嘗一言其得
失此正聖而所謂存而勿論之意若釋老
之學果為異端孔孟二子方闢斥之不暇
又何俟後人之斥之哉或又謂今世僧道
之徒習二氏之說異言異服無君臣父子
夫婦兄弟朋友之倫無修身齊家治國平
天下之責不耕而食不織而衣虛糜天地
之元利而陰為國家之耗蠹者豈不以二
氏之教精且難反故其流遂至於此又
不然出家之說起於漢世高明之士嚾室
家之為僧行果已故欲舍去入山惟恐
不深入林唯恐不密為修身了命之計後
世因之遂有削髮披緇黃冠草屨之徒非

二氏本宗所之習儒教者亦有隱居不仕
巖居川觀以自適其適而忘絕意於當世
者之所為至若口誦聖賢之言而躬為盜
跖之行此其流弊抑又甚於佛道而天下
之人終未敢眾叛孔孟則從佛道之弊於
釋老又何尤焉予少未嘗學問從仕後乃
精精從事於簡編三教之書雖無所不覽

然亦略知其大概而未能深究其閫奧一
自十年學易以來溯流窮源乃知天人相
與之際人己相關之故至精至當未有舍
體而言用者亦未有舍用而言體者則天
地顯仁藏用之理推之一身發諸事業聖
道之妙實與天地並故聯〻卞無愧焉道
德五千言晁子同黃帝陰符黃石公素書
周子通書太極圖說及張子西銘彙為一
編口誦心維者已〻十年亦頗粗知其義
未嘗與聖賢之學　進而此及得明建業
殷山大師註取而讀之竊歎大師之先得
我心也蓋聖人之學莫大於求仁仁者私
欲淨盡天理流行之謂也能去私欲天理
自然流露以之齊家以之治國以之平天

下何所施而不可五千言由無字無句不
從有我二字痛加棒喝必人己之見泯而
後體用之義合則老子之垂世立教果有
異於吾道乎初無異也殷山大師註當自
知心合
此宗吾童遊四方學者亦此萃求皆知學
古矣但六經四子而外初未敢旁及一

氏者是亦專己守殘之過也予謂讀書不
必分門別戶但求與聖賢心心相印爲有
體有用之學毋徒呻唔呫嗶作書生态則
楞嚴道德何必不與六經四子同條共貫
哉憨山大師以釋氏而註道藏可謂破庸
人之見而獨證心原之合者藉得同鄉丘
先生手錄吳先生所訂善本不忍終秘亟

序

登梨棗以廣其傳亦願與斯世好學深思
心知其意者一開拓其心胸而已是爲序

老子　　臨川　吳　澄　述

老子李氏名耳字聃史記列傳曰字伯陽楚苦縣
厲鄉曲仁里人周守藏室之史也作道德[illegible]
無名爲務久之見周之衰去至關關令尹
喜曰子將隱矣彊爲我著書於是遂著上下篇五
千餘言而去莫知其終莊子曰以本爲精以末爲
粗以有積爲不足澹然獨與神明居建之以常無
有主之以太一以濡弱謙下爲表以空虛不毀萬
物爲實人皆求福己獨曲全以深爲根以約爲紀
常寬容於物不削於人古之博大眞人哉○若 林音
[illegible]

道德真經註卷之一

臨川吳澄[illegible]

道經上 [illegible]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道猶路也可道可踐行也常常久不變也名謂德也可名可指定也道本無名借[illegible]道而已名謂如道路之可踐行而道則非此常而不變之道也德雖有名強為之名而已若謂如名物之可指定而名則非此常而不變之德也○可道[illegible]而強

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

無名者道也天地亦由此道而生故謂之始有名者德也萬物皆由此德而生故謂之母

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徼

常無常有常名之常常無欲謂聖人之性寂然而靜者此道之全體所在也而於此可以觀德之妙其指德言妙以道言妙者猶言至極之常常有欲謂聖人之情感物而動者此德之大用所行也而於此可以觀道之徼其指道言徼以德言徼者猶

言道路之處孟子所謂端是也○徼[illegible]

此兩者同

此兩者謂道與德[illegible]德[illegible]德即道也

出而異名同謂之玄

玄者幽昧不可測知之意德自道中出而異其名故不謂之道而謂之德雖異其名然德與道同謂之玄則不異也

玄之又玄眾妙之門

眾妙謂德門謂由此而出德與道雖同謂之玄道則玄之又玄者故道乃德之所由以出也其妙之

妙道也妙[illegible]而為一本者眾妙之妙德也妙之分而為萬殊者

[illegible]

天下皆知美之為美斯惡已皆知善之為善斯不善已

美[illegible]於其事以能

而已也美惡善不善之名相因而有[illegible]
美以有不善故有善皆知此之為美則彼為惡矣
皆知此之為善則彼為不善矣故二者皆從無[illegible]
必不知美者之為美善者之為善則亦無惡與不
善也

故有無相生難易相成長短相形高下相傾音聲相
和前後相隨

物之有無[illegible]形之長短勢之高下音之[illegible]
聲之清濁[illegible]之前後而相對待一有則俱有一
無則俱無美惡善不善之相因亦猶是也相形謂
[illegible]形相[illegible]相傾謂一俯一仰相視相和謂一倡
一和音[illegible]也隨謂[illegible]相連屬也五者皆言其偶
[illegible]
[illegible]
知故但指言其實而不言其偶也[illegible]
[illegible]

是以聖人處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

[illegible]有不言者矣[illegible]
[illegible]不言者矣性無[illegible]

[illegible]作而不辭生而不有

天地亦然作謂興起將生春時也辭謂言[illegible]生
既生夏時也有謂有言不辭不有此天地不言之
教也夫子謂天何言哉百物生焉是也

為而不恃功成而不居

為謂物將成秋時也恃謂恃其能有為功成謂
物既成冬時也居謂處其功而自伐不恃不居此
天地無為之事也

夫惟不居是以不去

不去者有也天地不自有物之功故其功長久而
不去[illegible]夫時[illegible]

右第二章

不尚賢使民不爭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為盜不見
可欲使民心不亂

尚謂[illegible]
名可尚上之人[illegible]
爭矣[illegible]上之人[illegible]則民
皆欲[illegible]名利可[illegible]

尚之不貴之是不示之以可欲使民之心不爭不
爲盜是不亂也○見現通
是以聖人之治虛其心實其腹弱其志强其骨
四其字皆指民而言虛其心謂使民不知利之可
貴而無盜心也實其腹謂民雖不貪於利然聖人
常使之足食而衣服未嘗不贍夫貨也弱其志謂
使民不知名之可尚而無爭心也强其骨謂民雖
不貪於名然聖人猶使之勉力而自强未嘗不希
夫賢也○夫扶
常使民無知無欲
謂使民皆無所知不知名利之可欲而無欲之之
心
使夫知者不敢爲也
謂民縱有知名利可欲者亦不敢爲爭盜之事然
不敢爲則猶有欲爲之心特不敢爾
爲無爲則無不治矣
爲無爲以爲爭爲盜者皆無爲之之心如此則天
下無不治矣
右第三章[illegible]

道沖而用之或不盈淵兮似萬物之宗
沖字本作盅器之虛也或疑辭不敢必也道之體
虛人之用此道者亦當虛而不盈盈則非虛矣淵
深不可測也宗猶宗子之宗宗者族之所宗道者萬
物之統故曰萬物之宗似者亦不敢必之辭也○
沖持中
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湛兮似或存
挫摧也銳銛也紛紛紏結也解紛結者以觿取其銳
也凡銳者終必鈍故也自推其銳以解彼之紛不
欲其鈍也則亦終無鈍之時矣和猶平也掩抑之
意同謂混然與之不異也銳受塵者不光凡光者
終必晦故先自晦其光以同乎彼之塵不欲其光
也則亦終無晦之時矣夫紛者必鈍光者必晦而
塵者之必溢道不欲盈故銳者摧之而不欲其銳
光者和之而不欲其光也其銳其光二其字屬己
其紛其塵二其字屬物舊解作一句一義者非此
四句言道之用不盈也然以後之意道之體虛故
其存於此也似或存而未嘗有一物存於此也此
一句言道之體虛也○夫扶
吾不知誰之子象帝之先

吾不知誰之子象帝之先
問辭也象帝之先答辭也子父所所生者象帝天也象言天有象帝言天之主宰也謂道果誰之子乎天生乎萬物而道又在天之先則天亦由此而生無有在道之先者矣

右第四章

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
仁謂有心以愛之也芻狗縛草為狗以供祭所用也既祭則棄之無復有顧惜之意天地無心於愛物而任其自生自成聖人無心於愛民而任其自作自息故以芻狗為喻蓋聖人之心虛而無所倚著若有心於愛民則心不虛矣

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虛而不屈動而愈出
橐籥冶工所用吹風熾火之器也為函以周罩於外者橐也為轄以鼓扇於內者籥也天地間猶橐籥者橐象太虛包含周徧之體籥象元氣絪縕流行之用不屈謂其動也直愈出謂其生不窮其索之虛而籥之化化者常伸故其籥之動而橐之生生者日富在天地之間者如此其在人也則惟心虛無物而氣之通路不塞故氣動行也而虛中之生出益多

多言數窮不如守中
數猶速也窮謂氣之人而多言則其氣耗損是速其匱竭也不如虛心以守其所使外物不入內神不出則其虛也無涯而所生之氣亦無涯矣中謂虛之內籥所湊之處也

谷神不死是謂玄牝
谷以喻虛虛則神存於中故以谷神谷即中之處所守之者神也不死謂元氣常生而不死也牝以言元氣之端而和柔上加玄字者贊美之辭玄牝者萬物之所由生也莊子所謂太一者此或號之而實以天之宗

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
門謂所由以出根謂所由以生虛無自然者天地之所由以生故曰天地根天地根者天地之始也莊子所謂常無有者此或號之為元始先天之祖

綿綿若存用之不勤
綿綿謂長久不絕若猶云而也存謂神之存勤猶云勞也凡氣用之過則有餘而日增用之勤則有損而日耗言神常存於中則氣不消耗也

右第五章

天長地久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長久

天地以其氣生萬物而不自生其氣

是以聖人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無私耶故能成其私

後謂卑賤在下不求先人先謂尊高在上外謂清靜無為不求益生存謂長久住世無私謂後其身外其身成其私謂身先身存聖人非欲成其私也而自有身先身存之効假設衆人有心成其私者

亦之則而能成其私也

右第六章

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處衆人之所惡故幾於道

上善謂第一等至極之善有道者之善也上善若水者何也盖水之善以其灌溉浸潤有利萬物之功而不爭處高就下處衆人所惡卑汙之地故幾於有道者之善然近也○居以下

居善地心善淵與善仁言善信政善治事善能動善時

彼衆人所惡則居之善必得地心之善必如□□謂靜深與之善必親仁與謂伴侶仁潤仁人言之善必有信政之善必治事之善必能動之善貴其時得其當其可也者之善在於擇取衆人之所好者之善也謂之善而非上善也

夫唯不爭故無尤

夫惟有道者之上善不爭處上而甘於處下有似於水故人無尤之者尤謂怨咎衆人惡處下而好處上欲上人者有爭心有爭則有尤矣

右第七章

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銳之不可長保

[illegible]

金玉滿堂莫之能守富貴而驕自遺其咎

[illegible]

遺其咎耳是以功成名遂而身退乃合於天之道

此言不可盈之也金玉謂富驕謂盈自遺謂由己所致非由乎人然謂不化乎之然功成名遂謂貴身退謂不盈之者天之道虛而不盈故曰時之序成功者去前言富後言貴而富貴二字在中間一句義貫前後惟貴逼富則富之中有貴貴必富則貴之中有富富貴二者相須而有故爲盈而不保其富是以不保其貴也身退不盈而長保其貴是所長保其富也

右第八章

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專氣致柔能嬰兒乎滌除玄覽能無疵乎

載猶加也陰魄爲營猶軍營之營陽魂爲衛猶兵衛之衛營者所以居士卒也神加陰魄陰陽神之鎮不離則如日月之終古常存矣此出世之人能存形者也專氣於內薰蒸肌骨極其軟脆如母腹之嬰兒此出世之人能存氣者也神棲於日月有所見則神馳於外閉目藏視黑暗而玄覽玄之中猶有所覽見猶有疵也玄中所覽亦解滌除妄見盡滅然[illegible]此出世之人能存神者也○離謂去

愛民治國能無爲乎天門開闔能爲雌乎明白四達能無知乎

愛民治國謂君國子民用仁用智神明發外未能[illegible]所謂無爲也此住世之人以[illegible]也天門[illegible]鼻口呼吸有出有入[illegible]於外未能專一於內然[illegible]雌有[illegible]嬰兒[illegible]不[illegible]猶[illegible]此住世之人能[illegible]也明白四達謂目見明周視[illegible]於外未能無覺於內然目雖不見而心境兩忘無[illegible]識所謂無知也此住世之人能養神者也

生之畜之生而不有爲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

生之謂氣之未生者生之而有恒畜之謂氣之已生者聚之而無物生之者雖有所生而實則無心於生之故曰不有爲之者雖有所爲而實則無心於爲之故曰不恃如君長者雖宰夫民而實則無心於宰之故曰不宰此所以爲玄妙不可測之德也○畜[illegible]夫音扶

右第九章

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埏埴以爲器當其

無有器之用鑿戶牖以爲室當其無有室之用故有
之以爲利無之以爲用
輻輪之輳也轂輪之心也無空虛之處也埏和土
也埴土之粘膩者爲器謂以水和粘膩之土爲陶
器也凡室之前東戶西牖戶以出入牖以通明車
載重行遠器物所貯藏室人所寢處故凡此車有
此器有此室皆所以爲天下利也故曰有之以爲
利然車非轂轂空虛之處可以轉動則不可以行
地器非中間空虛之處可以容物則不可以貯藏
室非戶牖空虛之處可以出入通明則不可以寢
處車以轉動者爲用器以容物者爲用室以出入
通明者爲用皆在空虛之處故曰無之以爲用人
之身體有氣所以存身所謂爲利也虛心[illegible]氣所
以生氣所謂爲用也故取三物爲喻[illegible]

右第十章

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馳騁
田獵令人心發狂難得之貨令人行妨
凡所欲之外物皆[illegible]
是以聖人爲腹不爲目故去彼取此
聖人但爲實腹以養氣不爲悅目而徇物也故應
去彼在外之淫妄而獨取此在内之真實[illegible]
目耳聾口爽心狂行妨五者不但言不爲[illegible]
一以包其四焉以其口爲虛中之用此所以
其爲外邪所蕩[illegible]必視耳必聽口必味形必役
心必放是不可以不靜[illegible]動而未嘗不靜則雖動而
不若於[illegible]無欲矣[illegible]塵逐境皆失其正而
要在於目是以始以目言之夫子曰勿必先曰視六
根六塵眼亦居其首也

右第十一章

寵辱若驚貴大患若身
寵猶愛也名位之籠人以爲榮反觀之則辱也故
知道者不受而受之者於此而驚焉謂不能忘之
而以之動心也貴猶重也貨財之富人以爲大利
反觀之則大患也故知道者不貴而貴之者於此
而自[illegible]其身謂不能外之而以之自累也
何謂寵辱若驚
謂之辱者以其爲卑下而不足爲尊高也或者貪
慕於未得之先一旦得之而驚焉[illegible]於既得之
後一旦失之而爲[illegible]此辱而驚之者也故曰
寵辱若驚

何謂貴大患若身吾所以有大患者爲吾有身及吾無身吾有何患

人有此身百慮百端戕賊保持死而後免身爲大患無可奈何貨財之爲大患則身外物也棄而不有何能爲累我有不知外物之輕視之一如吾身之重惟恐失之其所有是貴此大患而身之者也故曰貴大患若身○[illegible]

故貴以身爲天下則可以寄天下愛以身爲天下則可以託天下

天子之尊四海之富皆以其身爲天下者也知道之人亦皆貴重此身不肯以之爲天下雖不有天下而不輕用其身夫惟如此乃可以寄託以天下也寄猶寄百里之命之寄託猶託六尺之孤之託受爲有天下而不與焉所以可受唐虞之禪彼寵其辱以爲榮貴其大患以爲大利皆鄙夫而何可付之以天下哉貴以身爲天下當以身爲天下之世子之道[illegible]而捐棄爲我之學原於此○[illegible]

[illegible]

右第十二章

視之不見名曰夷聽之不聞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此三者不可致詰故混而爲一

此章專言德之呈露者曰視之而易見[illegible]

其上不皦其下不昧繩繩兮不可名復歸於無物是謂無狀之狀無象之象是謂惚恍

其亦謂德也其上其下猶易言形而上形而下也繩繩猶運未續而不絕也復反還也無物猶道而言德之上道也道無名故不皦德之下物也物有形故不昧德在有無之間雖若有名而不可名反還其初則歸於無物之道莊子所謂德至同於初是也[illegible]無分也故無狀無象德有名也故可狀可象然無形其象亦非如物之有狀有象也故曰無狀之狀無象之象似有似無故曰惚恍

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能知古始是謂道紀

惟其忽怳不可名故迎之於前隨之於後[illegible]
可見古謂在先今謂在後有謂萬物[illegible]
於道其流[illegible]於萬物故曰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
古始者[illegible]也謂古先天地之所始也道紀者道之紀也
謂道散為德如理絲之緒有條而不紊也能知此
道則知此為道之紀也

右第十三章

古之善為士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識夫惟不可識故
強為之容

士謂有道之士旁達曰通妙萬物者無所不通其
妙也微而不顯其幽也玄而難辨深乎如冰之深
而不可測其中深不可測故強為之模擬其外之
容以示人也下文七者是已

豫兮若冬涉川猶兮若畏四鄰儼兮其若客渙兮若
冰之將釋敦兮其若樸曠兮其若谷渾兮其若濁

豫猶皆獸名豫象屬猶犬子也象性疑而知[illegible]
於大浸人行[illegible]冬
涉川者[illegible]不進者
豆者不敢為天下[illegible]不如此儼然若客
而不[illegible]其解[illegible]將釋融液而不[illegible]帶也
敦厚之樸才未成器也曠空豁貌若谷之[illegible]
虛也渾者溷雜之若濁者渾同不自潔也[illegible]
切辭結

孰能濁以靜之徐清孰能安以動之徐生

承上濁之一字而設問曰孰能當濁[illegible]動之時
也動[illegible]以靜則徐徐而清矣又以靜之一字而設
問曰孰能安乎安者靜之時也靜繼以動則徐徐
而生矣安謂定靜生謂活動蓋惟濁故靜惟靜故
動以是推之則清者不盈而有敝者不[illegible]
者不凝而凝者不為主而主猶樸者不為[illegible]而
先後可知矣惟字之窮大乎如此後章曲則全枉
則直窪則盈敝則新此意也

保此道者不欲盈夫惟不盈故能敝不新成

守此道[illegible]物敝則能新則成敝而缺者不盈也
[illegible]盈也保守此道之人不欲其盈故能敝
[illegible]以成而七容皆敝缺而不新成

右第十四章

致虛極守靜篤

致至之而至其極處也虛[illegible]無物外物不入乎內
也[illegible]守[illegible]內[illegible]我之守靜謂

不動內心不出乎外此[illegible]力不勞也

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

作動也植物之生長動物之知覺皆動也復反也[illegible]物生由靜而動故反其初之靜為復[illegible]之生氣下藏動物之[illegible]亦[illegible]復也

夫物芸芸各歸其根歸根曰靜靜曰復命

芸芸生長而動之貌凡植木春夏則生氣自根而上達於枝葉是以動秋冬則生氣自上反還而下藏於根是以靜天以此氣生而為物者曰命復於其初生之處故曰復命

復命曰常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凶知常容容乃公

公乃王王乃天天乃道道乃久沒身不殆

常者久而不變之謂能知此者謂之明昧者不知此則不能守靜而妄動以害其生故曰凶容謂物著而見乎外內有包含其外貌自與人不同也公者一國之主言能保其一身之所有也王者天下之主言能兼有天地之所有也天謂與天同一也與天同一則道在我則與道同其久矣[illegible]猶終也殆謂損[illegible]危其身也按殆字從歹則危[illegible]訓近凡字從歹皆以是死之義殆者[illegible]

此道[illegible]死[illegible]

[illegible]也

右第十六章

太上[illegible]知[illegible]

足焉有不信焉

大[illegible]大道[illegible]民[illegible]人[illegible]其次謂[illegible]不[illegible]畏[illegible]定[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大[illegible]

上文不知有之者大道也親譽之者仁義也畏侮之者智慧也自大道一降再降已是三等智慧又發於人[illegible]則非有所[illegible]也然大道廢而後有仁義則其變稍稍後智慧出而後有大偽則其變爲甚至四者之分與卲子所言皇帝王伯聖賢才術之等略相似

六親不和有孝子國家昏亂有忠臣

此言大道廢有仁義之事也與上文之意微不同蓋推廣言之耳六親父子兄弟夫婦也舉其細各由其道而無有不知者子之孝者盡其常分不知其爲孝也[illegible]不父[illegible]而後知有大[illegible]之矣[illegible]國以君家謂臣君臣上下各由其道而無有餘則臣之忠者亦其常分不知其爲忠也有[illegible]不足[illegible]而後知有[illegible]代之忠臣

絕仁棄義民復孝絕聖棄智民利百倍絕巧棄利盜賊無有

所謂聖而不爲棄謂棄而不用[illegible]智也巧利大智也尊民以巧誘民以利以[illegible]以術牢其民如管仲治齊衛鞅治秦是也[illegible]文言世俗之降以見趨末之由此言治化之[illegible]以示反本之漸絕棄帝者仁義以反於皇之大道則民復其初而孝於父父於子如上古之時矣絕棄王者聖智以反於帝之仁義則民利其利比於王之時相去百倍矣絕棄霸者巧利以反於王之聖智則雖未及帝之時而思慮深遠政教脩明亦無有爲盜賊者矣

此三者以爲文不足故令有所屬見素抱樸少私寡欲

三者仁義聖智巧利也屬與莊子屬其性乎仁義之屬同猶云附著也皇之大道實有餘文不足自皇而降爲帝之帝者以皇之治爲文不足於是降大道一等而附著於仁義王者以帝之治爲文不足於是降仁義一等而附著於聖智伯者以王之治爲文不足於是降聖智一等而附著於巧利者之治各令有所附著者以文不足故爾而豈知大道之民引之本亦以素內之自可以樸者本[illegible]之代此謂者未能之大以質而已矣矣以人[illegible]而不足以民謂有爲而似無爲其人[illegible]而少私寡欲有心而似無心其行欲焉[illegible]矣

右第一十八章

絶學無憂

爲學日益必事事而爲之有一不能不知則以爲憂矣惟絶之而不學則無憂也

唯之與阿相去幾何善之與惡相去何若

以下言爲學則有憂之事唯阿皆應聲唯正而阿邪諂幾何言甚不相遠也何若言何如其相遠也學應對者唯與阿其初相去本不遠而唯則爲善阿則爲惡其究相去逈甚遠故學唯者惟恐其或況於阿此學可憂之一事而言也

人之所畏不可不畏荒兮其未央哉

荒猶廣也央猶盡也畏阿之爲惡則不敢阿矣然此特一事爾凡人之所畏而不敢爲者皆不可以不畏其事甚多而未易窮盡此爲學者之所以多憂也

衆人熙熙如享太牢如登春臺我獨泊然其未兆如嬰兒之未孩

熙熙和樂也泊静也兆如龜兆之微拆衆人之爲學皆何以爲樂如享太牢而食可悅口若其實知終存言而觀可悅目若其備我則泊然而静情欲未開無所可見如嬰兒未能孩笑之時一不知外物之爲樂也

乘乘兮若無所歸

乘乘謂寄寓於物若無所歸謂不著於物

衆人皆有餘我獨若遺

言有餘也衆人喜其所得之多我則一無所得而慣若有失也

我愚人之心也哉沌沌兮

沌如渾沌之沌言昧無所分別也作平聲讀亦與莊子渾沌之沌同謂無知也○沌杜本

俗人昭昭我獨昬昬俗人察察我獨悶悶

昭昭明也明察察尤明昬昬已不明悶悶尤不明俗人皆以有知爲智我獨無知而愚也

澹兮其若海飂兮若無所止

如海之深海中任其所向而不知其所定向如飂風之飄風莫其所起而不知其所止息

衆人皆有以我獨頑似鄙

衆人皆有以者有以知其所定所止也頑謂頑頑如麻中不知其名所謂中人我獨頑然無知有似遠俗之鄙民也凡民居於國邑繁庶之地者多俗於遠鄙僻遠之地者無知也

我獨異於人而貴食母

此一句總結一章八節皆言人之所畏至我獨若遺四節言人之所學者務多然而我獨一無所知自我愚人之心至我獨頑似鄙四節言古人之所學者務多知而我獨一無所知此我之所以獨異於人而我之所貴者大道之德也吉德者萬物資之以養所謂生物之母也故曰食母食之字如禮記內則篇內乳母也司馬氏以乳哺也如字

右第十七章

臨川吳澄述

孔德之容惟道是從

孔大也德猶容謂有所見者從由也萬有皆大之德凡形見之可見者德之容也然德之所以有此容者由道中出

道之為物惟恍惟惚

德自道中出而道則無也德者道所為物而似無似有不可得而見故曰恍惚

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

其字指德而言物者物生以後之形象者物生以前之氣德雖恍惚恍惚不可見然形之可見者成物氣之可見者成象皆德中之所有先儒謂沖漠無朕而萬象森然已具者此也

窈兮冥兮其中有精

恍惚雖不可見而似無似有猶似可見窈冥則深遠昧昧全不可見矣此言道之無也其字指道而言精謂德也有物有象者德之容其祖也德者有物有象之本也其精也[illegible]以德為末以本為精

上亦言物象本乎德此言德出乎道
其精甚真其中有信
二其字又指德言真謂道也信實也與真字同義
物象爲粗而德爲精其爲精者極甚真之道也德
之中有至實之道在焉上文言道之中有德此言
德之中有道蓋道即德也德即道也首章以此兩
者同
自古及今其名不去以閱衆甫
不去謂常存也閱猶歷也甫美也衆甫萬有也萬
有之美有時變滅惟孔德由道中出者自古及今
不變滅而常存故以不去二字名之以其有常而
過歷古今無常之萬有也
吾何以知衆甫之然哉以此
然如此也吾何以能知萬物之變滅無常如此哉
以此孔德之有常而知之也
右第十八章
曲則全枉則直窪則盈敝則新少則得多則惑
曲一偏也易繫中庸莊子所言曲字皆以偏而不
全爲曲曲者不全也然能專攻其所偏致精乎此
而達乎彼舉一以三通一思萬久必會其全也自
初即欲求全則志大心勞分而不專終不能全矣
枉者不直也尺蠖之屈而枉所以能伸而直窪者
不盈也坎之窪而窪所以能受水而盈敝者不
新也秋冬之凋而枝所以能迎春而新少者得多
也少則多一句變文於爲二句少則易於有得所
以能積累而多貪多則難而生惑於一旦無所得
豈非多乎不欲直不欲盈不欲新不欲多而以曲
則全一句始之四者皆不求全之推也
是以聖人抱一爲天下式
此一句爲一章宗旨通貫上文下文之意一者中
虛之德也式以本章而論高者慕較卑則愚式聖
人抱此沖虛之德爲謙下而天下式如上下文
五者是也沖虛之德自處於卑也○鼓[illegible]
不自見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
長夫惟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
自見知云自然明智之明不自見者用其明
也自是者猶云自賢彰謂名之彰不自是者用
回韜晦其功以成功謂事之成後其長曰矜
[illegible]人人[illegible]自[illegible]是不自伐不自矜
[illegible]以大[illegible]不爭[illegible]者有不爭之[illegible]也○見[illegible]

古之所謂曲則全者豈虛言哉誠全而歸之

曲則全一章古有是語老子述之以爲此章之
章內凡一爲公曲則全以下五者夫唯不爭以上
五皆以十事爲曰皆曲則全一語所可該也故重
言於章末而曰古人所謂曲則全者豈虛爲此言
而無其實哉能全其誠實能全而遂以全之効歸
之也

右第十九章

希言自然

希之不聞曰希希言無言也得道者忘言因其自
然而已

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孰爲此者天地天地尚不
能久而況於人乎

一狂疾也急暴也自旦至食時爲終朝自旦至
暮時爲終日不因其自然而輕躁發言譬如天地
之飄風驟雨皆反自然之常而爲怪變者也天地
反自然之常其所怪變尚不能久不及終朝終日
而止況人而不順自然可乎

故從事於道者同於道德者同於德失者同於失

從事於道謂以道爲事也道者有道之人德者有
德之人失者庸下之人所爲不能無失者也一以
莊子齊物論之旨推之則與之分一不相非異也
推同其自然而爲者故凡曰等失等下等之人皆
視之一以同而無非異之見道者德者與我爲一所
容之矣至若失者他人雖以爲失彼則自以爲是
然亦有自然之是也然可不因其所是以是之而
知寔言以明之哉莊子以不言則齊齊與言不齊
言與齊不齊也故無言亦老子希言自然而言之
之道乃齊與言齊也

同於道者道亦得之同於德者德亦得之同於失者
失亦得之信不足焉有不信焉

道德之人以我同之卽以參同夫何間然失者之
人以我同之亦或緣彼之獨足而疑我之公是則
三者之人皆以我同之而有所不行也然此惟有道之
人者能以爲道之責有所不足於己則其待人亦
必有不以道之定者爲而是足非强加分別矣
豈能如此而同也哉

故者不立跨者不行自見者不明自是者不彰自伐

者無功自矜者不長其於道也曰餘食贅行物或惡
之故有道者不處也
人以人之行立僻則事立與行亦因其自然或於
自然之外而求益跂立起其踵而立以增其身
跨開其足而行以廣其步暫時如此而不能久
也終必不可以立不可以行而適於後自見者之
終不能明自是者之終不能彰自伐者之以無其
功自矜者之終無所長亦若此焉譬食之不盡者
曰餘肉之附生者曰贅物兼人與鬼神而言自見
自是自伐自矜之人若律之於自然之道時若食
之已餘者不當食行之如贅者不當行也加多於
常分而不可用此類之間有物亦當惡之而有道
之人不肯以此自處也或曰行讀如形古字通用
司馬氏曰棄餘之食適使人惡附贅之形適使人
醜[illegible]氏曰飲食有餘則病四體有贅則累
右第二十章 [illegible]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
有者通上下之稱物物謂德也此章有物混成物謂道
也混兼通混成謂不分判而完全也先天地生者
之故謂天地之始以章所謂[illegible]之也以
寂兮寥兮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為天下[illegible]
寂閑靜也寥虛空也言其無聲無形也獨立于萬
物之表無可與對而未嘗變易故曰不改周行乎
萬物之中無不徧及而未嘗有危故曰不殆天下
以其生物也而德者道所為故為天下母
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強為之名曰大
此物無可得而名者以其天地萬物之所共由於
是假借道路之道以為之字字者名之副而非名
也字不足以盡之不得已而強名之曰大至大莫
如天而天亦在道之內則天未為大也此道其大
無外而莫能載焉故大之一言庶乎可以名之爾
大曰逝逝曰遠遠曰反
逝謂流行不息遠謂悠久無窮反謂無有無名
而有窮有作者皆無無以有也反故曰反大之一
言未足以盡也故從言之謂其大而不息不息而
久久而極則以為遠若有此非道矣下篇曰反
者道之動天下萬物生於有有生於無莊子曰大
而有無無有無名蓋謂此也
故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域中有四大而王居其一

王者聖人之有位者古今[illegible]大行之與此此
以天地聖人而並言而曰四大何也蓋天地得
此道以爲天地聖人得此道以爲聖人其所以能
大者以其有此道也王之[illegible]特加尊字又特言王
者以一蓋氣之至大者天形之至大者地聖人之
道[illegible]而立乎兩間以其道同乎天地故其大亦
同乎天地而不以氣形與身之大小論也

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人者聖人也法者水平之準與之平等如一也人
之所以大以其得此道而與地一故曰法地地之
所以大以其得此道而與天一故曰法天天之所
以大以其與道一故曰法道道之所以大以其自
然故曰法自然非道之外別有自然也自然者無
有無名是也

右第二十一章

重爲輕根靜爲躁君

根本也躁動也君主也輕以重爲本動以靜爲主
也

是以君子終日行不離輜重

君子之行乘車師行乘兵車皆輕車也載車後
有輜車載衣食器用之物謂之重車每乘輕
車而終日之行與重車相隨故古行日止五十里師
行日三十里不敢以輕車疾行往往而不顧在後
之輜重也此以喻之本乎重也

雖有榮觀燕處超然

觀門外闕也燕處居之寢也雖有榮華之觀可以遊
觀然[illegible]動而出外然常在內閒居靜處超然無
一物累其心此言動之主乎靜也

奈何萬乘之主而以身輕天下

以身輕天下謂以其身輕動於天下之上也萬乘
之主至尊至重奈何以其身而輕動乎爲王之乘入
[illegible]者以身輕天下者也初言輜重不言
[illegible]者蓋[illegible]對也明有輕有重輕與重對輕重
皆在行時[illegible]動而靜在其中矣

輕則失根躁則失君

有根而無本則失其輕之根有動而無靜則失其
躁之君

右第二十一章

[illegible]

善行無轍迹善言無瑕讁善計不用籌策善閉無關鍵而不可開善結無繩約而不可解

善謂善於其事轍車轍迹足迹瑕玼玷讁過計計數多寡也籌策計籌者所用之算以竹為之閉鍵拒門木也橫曰關豎曰鍵繩約索也合之而成體曰繩用之而束物曰約行者必有轍迹在地言者必有瑕讁可指計數者必用籌策閉門者必用關鍵結緊者必用繩約然皆常人所為爾有道者觀之則豈謂之善哉善行者以不行為行故無轍迹善言者以不言為言故無瑕讁善計者以不計為計故不用籌策善閉者以不閉為閉故無關鍵而其閉自不可開善結者以不結為結故無繩約而其結自不可解舉五事為譬以起下文聖人善救之意

是以聖人常善救人故無棄人常善救物故無棄物是謂襲明

聖人之救人救物以不救為救故亦若上文所譬不為其事而自然有所救者必有所棄假使所救者百千萬人百千萬物然此百千萬之外皆有而不及救者也聖人之善於救者不然一皆無所救無所救則亦無所棄矣不見其為救此而棄彼救此無一人是棄而不救之人無一物是棄而不救之物襲者如以外衣掩蔽其內衣復故人救物之功彰彰而明天下皆見其救之不遺之善救矣以使無救之之迹掩覆其所可見而衆莫能知故曰襲明善救人善救物與善行善言善計善閉善結凡七善皆有迹者異之善世皆不知其善也蓋世俗以能為其事為善有迹可見有名可稱而與不善為對有道者以不為其事為善寂然無迹渾然無名而無與為對者也若世俗所謂善不善如下文所云

故善人不善人之師不善人善人之資

善人謂善於其事之人不善人謂不善於其事之人師者人所尊事以為法者資者如以財貨給人俾人藉之賴之而得以有所成者彼善而此不善以彼之善與此之不善者相遇而人均見此之不及彼則彼人之善可為此不善人之師矣彼不善而此善以彼之不善與此之善者相形而人皆見此之過於彼則彼人之不善適為此善人之資此謂由彼之不善以成此之善名故曰資然善不善

之名妙元有道之世哉下文言有道者以使世之人不以善名亦不以不善名也

不貴其師不愛其資雖知大迷是謂要妙

愛猶云喜好也要猶云至極也妙者玄不可測使不善者之過善人雖可以為己之師而不貴重之也蓋不欲名斯人之為善也使善者之遇不善人雖得以為己之資而不喜好之也蓋不欲名斯人之為不善也善不善之名與泯一點玄同無可分別雖有智者亦大迷而不如其孰為善孰為不善斷乎妙不可測之至極曰要妙

右第二十三章錄一節言聖人不以名名善者不善其不善不名可名之名以名謂之要妙而其不分不可名之名也謂要妙

知其白守其黑為天下式為天下式常德不忒復歸於無極

白謂光明黑謂塵垢無極謂無所窮盡

知其雄守其雌為天下谿為天下谿常德不離復歸於嬰兒

雄謂剛強雌謂柔弱嬰兒謂無所識知

知其榮守其辱為天下谷為天下谷常德乃足復歸於樸

榮謂尊貴辱謂卑賤樸謂木質未斲為器此章之意欲自常德而反本復始以歸於太初之道常德者沖虛不盈之德故守黑毋白守雌毋雄守辱毋榮知其守其者皆知彼之可尚然常守此而自處於下乘車之式流水之谿谷皆謂自處於下也如是則於常德不差忒不相離而德充足乎己矣既全此沖虛之德德可復歸於太初之道莊子所謂德至同於初也曰無極曰嬰兒曰樸皆以喻太初之道

樸散則為器聖人用之則為官長故大制不割

樸之未散也抱其天質之全及破碎其全則散之而為所斲之器聖人之未用也蘊其內德之體及發露其體則用之而為各官之長官天下之長者天子也官一國之長者諸侯也上三節皆欲自末而本此二句則言自本而末者然樸雖已散而歸欲復歸其全則已散如未散聖人雖已用而猶以復歸於樸則已用如未用蓋以不散為散不用為用也凡有所裁制者必須以刀割裂其全而大制則以不制而制故不割裂也大散不散大用不用故如大制者不割也

右第二十四章

將欲取天下而為之吾見其不得已

取天下謂使天下悅而歸己也為謂有心以取天下者使威以人自歸之爾苟若有所作為求足欲用智力以強服天下豈能得天下之歸己哉

天下神器不可為也為者敗之執者失之

天下者至大之器有神司之不可以智力有為而得敗可不成也彼以智力得之者欲成其事而其事反不成謂不能得天下之歸服也故曰為者敗之未得天下而取天下者固不可以有為而得故行天下而守天下者亦不可以有心而留之如實器若常執之在手不須臾舍推遲其或失去反不復保其不覆除而失也故曰執者失之

凡物或行或隨或呴或吹或強或羸或載或隳是以聖人去甚去奢去泰

此承上文執者失之一句而言守天下之道有天下者豈能保天下之長為我有而不亡也哉其得失存亡之相禪如行隨呴吹強羸載隳八者之相反而相因聖人知其勢之必至於此也而處之有其道焉凡過盛必衰衰則亡之漸也惟不使之過盛則可以不衰而又何有於亡甚也奢也泰也極盛之時也去甚者欲其常如微之時去奢者欲其常如儉之時去泰者欲其常如約之時能不過盛則可以保天下之不亡矣邵子謂飲酒但令其微醉而不可成酩酊看花但及其半開而不可全離披蓋此意也蘇氏曰或行於前或隨於後或呴而暖或吹而寒或強而益或羸而損或載而成或隳而毀皆物之自然勢之不免者也愚人私己而務得逆欲拒而違之其禍不覆則折惟聖人知其不可逆則順以待之去其甚去其奢去其泰使不至於過而天下無患矣葛思靖曰聖人知事勢之相因亦理之常故任之自然而不使之盈且過也

右第二十五章

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強天下其事好還

王氏曰以道佐人主尚不可以兵強天下況人主躬於道者乎蘇氏曰聖人用兵皆出不得已非不得已而欲以強勝天下雖或能勝其禍必還報之楚靈齊閔秦皇漢武或以殺其身或禍其子孫人之所毒見之所報未有得免者也

師之所處荊棘生焉大軍之後必有凶年

以和也以下奪民力故荊棘生上違天時故有凶年蘇氏曰兵之所在民事廢田不修用兵之後殺氣勝年穀傷民氣皆然況以兵強天下邪

善者果而已不敢以取強果而勿矜果而勿伐果而勿驕果而不得已是謂果而勿強

兵之善者果決於一時以定亂而已不敢阻兵弗戕以取勝而為強也蘇氏曰勿矜勿伐勿驕不得已四者所以為勿強也

物壯則老是謂不道不道早已

有道者常如嬰兒孺子故能不老而長年若壯則必老此不道者也不道者早已言其不能久也蘇氏曰壯之必老物無不然惟有道者成而若缺盈而若冲未嘗壯故未嘗老未嘗死以兵強天下壯亦甚矣能無老乎

夫佳兵者不祥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也

佳猶云喜也兵不祥謂無吉慶而有凶災也不處謂不肯以此處身也

君子居則貴左用兵則貴右

此指言不處之意不處乎吉所貴之位而處於不貴之位不肯於用兵之位處身也

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淡為上勝而不美

謂其殺人為凶災之器非吉美人所用之器也恬者不歡愉淡者不濃厚謂非其心之所喜好也兵上謂不好用兵廼為可尚也勝而不美謂兵雖得勝亦不肯以為美事

美之者是樂殺人也樂殺人者不可以得志於天下矣

此推言不美若以戰勝為美事是以殺人為樂也不可以得志於天下要終而言之以示戒

吉事尚左凶事尚右偏將軍處左上將軍處右

此又申言上文不處之意

殺人衆多以悲哀泣之戰勝以喪禮主之

此又申言上文不美之意

右第二十六章

道常無名

此言道也

樸雖小天下不敢臣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賓

樸指道言其細消六合而斂之不盈一握故曰小至尊者道故人不能臣此道者可以君天下而天下

不敢臣之侯得一國之君王謂天下之君若能守
此道則萬物尊之爲主而將自賓矣自者不我役
其如此而彼自如此也
天地相合以降甘露人莫之令而自均
道之功普遍於天下譬如天地之氣相合而降爲
甘露雖無人使令之而自能均及於萬物萬物生
畜於此道之中故有道者可以爲萬物之主而萬
物成賓焉蘇氏曰甘露被於萬物無不均徧聖人
體道以應物者有亦如露之無不及者故能賓萬物
也

始制有名
此言德也始者道也制制作也猶言爲也有名者
德也道無名自道而爲德則有名也
名亦既有夫亦將知止知止所以不殆
道之無名而爲德則名亦既有矣故人之用此德
者當知止於德不可再降而下也將猶其人將無
同之降辭之不返者也老子以道爲上德言在德
之上以仁爲下德言在德之下也又言失道而後
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故專言
道德而於後仁義蓋以仁義下於德也此章言德

而曰夫亦將知止其意若曰自德而下至於
德而止不可再適也德之有名已下於道復下又
德可乎知止於德則猶未遠於道也不然不可遺
也則可以久不殆壞也蘇氏曰聖人豈徇名而忘
樸逐末而忘本哉是以乘萬變而不殆也
譬道之在天下猶川谷之與江海
上文言自無而有當止於德此又言自有而無當
復於道道之在天下猶江海爲衆流之所歸德
者猶谿谷之衆元德而後歸於道則猶谿谷之會
同於江海

右第三十七章
知人者智自知者明勝人者有力自勝者强
智者知人有小之智而能自知則可能盡性也故
明之則有力能勝人恃外之力而能自勝則內能
克己也故曰強
知足者富強行者有志
能知此而又能達於命則無所欲羨而常有餘雖
明哲能之能克己而又能勇於爲則有所秉持而
富貴心惟有者能之
不失其所者久死而不亡者壽

惟明惟强則見眞宇固遠至有[illegible]而[illegible]功用化其
思爲俱泯神化昭合任世之時各[illegible]所在而此心
不失始終如一故謂之久歿世之後雖去其宅而
此心常存古今不二故謂之壽

右第二十八章 [illegible]

大道汎兮其可左右

汎廣也謂如水之汎濫洋溢道之廣無所不在或
左或右隨處而有取之左右無所不可也

萬物恃之以生而不辭功成而不居

恃賴也生謂春生之始萬物賴道以生而道則無
言前章云萬物作而不辭是也功成謂冬藏之時
宰物之功旣成而道不居其功也

衣被萬物而不爲主常無欲可名於小矣

此申言萬物恃之以生而不辭春生之時[illegible]
萬物如以衣衣之以被被之所謂元亨之時品元
[illegible]之道而[illegible]不自[illegible]之主常無欲謂其無之也
此一本之散而爲萬殊細[illegible]之分而至小者其可名
之於小矣乎然不可也若其可名則非不辭不爲
主常無欲之[illegible]矣[illegible]衣被

萬物歸焉而不知主可名於大矣

此申言功成而不居冬藏之時萬物反本復命會
歸於一所謂利貞固靈根利貞誠之復而於亦不
知其所主之此萬殊之合爲一本[illegible]道之[illegible]而至
大者其可名之於大矣乎蓋不可也若其可名則
是不居功不知主之道矣[illegible]疑不知主之下脫常
無名三字可名於小矣可名於大矣二句蓋設而
疑問之辭而不質言也句末雖無乎字而有乎字
之意如前章能無爲乎能嬰兒乎能無疵乎能無
爲乎能爲雌乎能無知乎一本無六乎字而辭意
亦以有乎字之意讀之此其例也又如大雅詩曰
有周不顯帝命不時乎而詩文但曰有周
不顯帝命不時亦此類也

是以聖人能成其大也以其不自大故能成其大

此言天地之道[illegible]而言聖人蓋聖人與天地
一[illegible]功[illegible]而萬物歸[illegible]以至大也而天地[illegible]
其功萬物不知其主是天地之道雖大而不自以
爲大聖人亦若此矣是以能成其大也亦以其道
大而不自以爲大故能成其大[illegible]爾

右第二十九章

執大象天下往往而不害安平泰

執謂持之而不遺大象猶道也下篇云大象無形道隱無名往歸往也不害謂利害也至道之聖人爲天下之人所歸往民既歸往而聖人以不利利之蓋利之以利則有利亦有害利之以不利則有利而不害則民得以常安常平常泰也故和注曰安則無危平則無陂泰者通治

樂與餌過客止道之出口淡乎其無味視之不足見聽之不足聞用之不可既

此喜也言外物之可利者皆不能久惟道之利人以不利爲利故能久也樂者歌吹聲音之聲容餌者飲食之味饗燕之禮設樂設餌可以悅賓客然客能過去則其聲容與味亦止而無復有可用者乃無此味而不可以悅口也道則非如餌之可飲食非如樂之有聲容可視聽也然用之則能常安常平常泰而無可盡之時則非如樂餌暫焉悅衆而已故曰用之不可既

右第三十章

將欲歙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強之將欲廢之必固興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是謂微明

歙閉也張開也老子謂反者道之動又謂玄德深矣遠矣與物反矣故其所爲大率欲與人之所見相反而使人不可測知故借此八者相反之四事以譬而歸於在下文柔勝剛弱勝彊八字上而前含言其故人莫能救而專首先借焉而莫之覺計其間焉昔五伯爲特此孫吳申韓之徒用其權術陷人於死而人不知論者以爲皆原於老氏之意開其亡言之不能無弊有以啟之而遂謂天下陰設受老氏之與者我則用其言而詳疑其心亦過矣注者又欲專寬而身適辭益乎史之觀不可見以歙欲明者微其明也謂藏其可見者而使之不可見將欲舉之則也人但見其張之強之興之與之而不知其欲歙之弱之廢之奪之也故曰微明

柔勝剛弱勝強

物剛而我欲以剛勝之彼強而我欲以強勝之不亦難乎我以柔弱待之則剛強者不我忌也而終於可勝之何哉蓋與之相反而使之不可測知故也蘇氏曰天下之剛強方相須軋而吾獨柔弱以

待之反其大者傷小者先而皆以不校坐待其斃

此所以爲也然聖人豈有意爲此以待勝物哉知

靜之自然而居其自然爾

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

魚脫於淵則其所制而爲人所取國之利器以示

人人見其爲利且將効之或求之而我之利者

不足以爲利矣不脫於淵不以示人則不可測知

此謂微明也

右第三十一章 [illegible]

道常無爲而無不爲

道之無爲久而不變非特暫爲而已故曰常無爲

雖一無所爲而於所當爲之事無一不爲也若無

爲而事有廢缺則亦何取其無爲也哉此之無爲

蓋非曰安爲者也

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化

侯王若能守此無爲之道則雖無心於化物而物

將自化

化而欲作吾將鎮之以無名之樸無名之樸亦將不

欲

欲謂有心爲之作猶起也言未能化乎無爲之道

者方將乎物之化而愛有心於欲其化欲以之心

一起則吾鎮爲之於吾欲作者之行吾也所謂

要定使之不起無名之樸謂此無爲之道也欲作

之時必將以此無名之樸鎮壓其有心之欲以道

行之也既以此無名之樸鎮其欲則其欲亦將不

欲矣此之不欲復爲無爲者也

不欲以靜天下將自正

靜者作之反其始也欲作既以道鎮之則欲者不

欲而作者靜矣欲雖無心於正天下而天下將自

正其無爲物將自化名亦無以異或安而行之或

利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

右第三十二章 [illegible]

欽定四庫全書

道德真經註卷三

元 吳澄 撰

德經上 下篇之首句曰上德不德故以德字名篇篇名非有旨義釋者迺謂上篇專言道下篇專言德其失遠矣他本或作道德經下今標道經德經云者各以篇首一字名其篇後人因合二篇之名而稱為道德經非以道德二字名其書也

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

此以道與仁對言上德者在德之上道也下德者在德之下仁也道無為不以德為事故曰不德有德者德在道之中也區區為仁惟恐失其德故曰不失德無意者不能有其德也

上德無為而無以為下德為之而有以為

又以道與仁對言以體用也言道之無為無用於為也仁則為之而有用於為矣

上仁為之而無以為上義為之而有以為

此以德與仁對言上仁者在仁者上德也下義者在義之上仁也德雖為之而不在用於為而不能及道之無為而為以為然遂於仁之為之而有以為者矣

上禮為之而莫之應則攘臂而仍之

此與上文上禮者在禮之上義也攘臂以待之也仍就也義不近人故為之而莫之應人不來就我則我將往就之矣故將卻然以於禮以行而引之也蓋言其步趨之也

故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

結上文起下文

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也前識者道之華而愚之始也

此專言禮智忠信自術之學也斷從而降一降也仁而降為義又降為禮而忠信之學絕無是禮者此其理而不見也而遂以察見致曰而自心識物也知智也道術未之實未出之初生理在中能照未露既生之後則德已形見仁見於外形其枝也禮其葉也智其華也根於核實皆道中子智者藏於中而不見而過以學思故曰愚之始

是以大丈夫處其厚不處其薄居其實不居其華故去彼取此

結上文處厚不處薄謂者德而人向禮居實不居華謂體道而不用智彼謂薄華此謂厚實

右第三十三章 按老子上篇首章分說道與下篇首章分說道德仁義禮

智吾之所謂道德仁義禮智以其天地人物
之所共由者曰道以其人卿之所行于之制
芬曰德德若然名分言則四得天地生物之
元以為德而溫然悉變者曰仁得天地叔物
之利以為德而義然無每者曰義得天地求
リ之事以為德衆然又明者曰禮得天地
義物之貞以為德而渾無周如者曰智老子
到以道為無名德為有各自德而為仁義禮
皆每曹愈下教此尊之宇以道為一在德之
上故曰工德以德為二在仁之上故曰上仁
以仁為二在德之下義之上故曰下德上義
以義為四在禮之上故曰上禮而但名之曰
夫道而後德衆德而後仁其仁而後義又維
之曰夫義而後禮以禮為五之又之言次禮
而樸言亢氣以智為六也散端各書之六位
刺道初德二仁三義四禮五智六有寶智章
皆実虛章初上為始終之德根禮章禄學集
等二反為世應地仁龢義依餘畢複所三田
為仁陳走道偽天也包含偏覆萬有之源德
納地之中信為上四皆所皆仁備各應德主

三

禮未莊物民之仁未禮全禮物变之義全神
人皆物又也禮人時水子徐所能以

道一（老莊起 是一以其 以為）德二（大仁 為之得 以得）仁三（下地上義天以大 心之以德 為之得 自以為）義四（上積 為之宜 之宜）禮五（之心而宜 之曰）智六（道之事 為之始）

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神得一以靈
谷得一以盈萬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為天下貞
其致之一也

一皆也聖之德也莊所謂抱一所謂得一從事於
謂道生一皆指此而言莊子謂之太一又但謂之
一此道自然之道所以為其用則不而不從而不見

柔而不剛弱而不強前章固屢言之而此章盡發
其機得者謂得此一以為德以此故能若是天地
神谷四老名罔靈問其運轉而清明者曰天凝聚
而帝靜皆曰地神者兩時二氣之妙張子所謂兩
在故不則為其一氣也方故靈合則兩間寂虛之
度張子所謂虛空即氣者其氣充塞無間故盈貞
猶木之根於為天下貞猶才為其極也言天青地
事神靈子居萬物之生生才萬作立立乎天下之
工而為民極其所以致之老皆由得此一也
天
地以清行其不撓偏以寧將恐發神無以靈將恐

四

谷
無以盈將恐竭萬物無以生將恐滅侯王無以
為
貞而貴高將恐蹶
此以謂言而此德而以之與分判發露物散不能
度已有實竭不能充實乃盈亦自成而不生產病
跌而失之位
故
貴以賤為本高以下為基是以侯王自謂孤寡不
穀
此非以賤為本耶非乎
此章以上皆其言而此以承上文貴高二字專為
侯王言之蓋侯王之位貴且高而沖虛之德不改
能唯當自志於下賤之孫如賦人富如此夫不毀不

蓋此皆不美之名非人所願者而侯王自謂是
以下賤自處也老云賤爲本下爲基而侯王云賤
爲本擧以明二者互文也

故至譽無譽不欲琭琭如玉珞珞如石

琭琭玉貌珞珞石貌人之名譽雖有聞時識小
之譽必泯沒其譽人與得而稱道譽之至也有處
我下之意不欲分別美惡使人見琭琭者美者之
爲玉珞珞麗惡者之爲石也蓋人見其美惡則美
者必有譽不能使之無譽是雖知皆言中忠不益
之德如此通爲侯王之能得一也

五

右第三十四章

反者道之動弱者道之用

道之靜則無動則必與有相反反者無而不有也
道之體則柔用則必以弱爲事弱者虛而不盈也
此二句一章之綱

天下萬物生於有有生於無

自此至善貸且成皆詳言反者道之動萬物以氣
聚而有形形生於氣氣生於道氣形有而道則無
無與有異故曰反言道以反而動之由也

上士聞道勤而行之中士聞道若存若亡下士聞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爲道

此言人之能知以反而道者道與物反故惟上士
有識者能勤而行之中士之識而不及而若存若
亡下士無識以其不合世緣而大笑之矣識之者
稀此道之所以可貴也若皆能識之則不足以爲
道矣

故建言有之

此句起下二節謂昔之立言者道之相反如下文
所云十二事是也

明道若昧進道若退夷道若纇

此言動而相反之事修光同塵而若昧通所以爲
明藏後每常而若退退所以爲進者如之有類而
不引退所以爲平均

上德若谷大白若辱廣德若不足建德若偷質真若
渝

大方無隅大器晚成大音希聲大象無形

又承上文相反之意而廣之言谷之虛下地所以
爲高下若邑之汚辱也所以爲大白若使小不足
通所以爲宏廣若偷惰不立也所以爲建立質實
皆實也樸云質之實也谷木無信立心守信而後

六

為質冒之齊者反若渝而不信前隅角而後為方
方之大者反無隅而不方哉而後為器器之大者
其成反難而遲晚既而後為音音之大者其聲
反稀而希可見而後為象象之大者反無形之可
見

道隱無名夫惟道善貸且成

此叙上文二節之義道隱於無名迺能備付物於
萬物而無所缺以上所言皆動而相反者也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萬物負陰而抱陽

沖氣以為和

七

自此夫天下而及之皆詳言弱者道之用道何無
中生出沖虛之一氣沖虛一氣生陽生陰分而為
二陰陽二氣合沖虛一氣為三故曰生三非二與
一之外別有三也萬物皆以三者而生故其生也
後負陰前抱陽而沖氣在中以為和和謂陰陽適
物而不偏勝萬物之生以此沖氣既生之後亦必
以此沖氣為用迺為不失其本以生之本沖氣虛
而不盈故曰弱此言道以弱為動之因由也

人之所惡惟孤寡不穀而王公以為稱

此言人之能知以弱為用者曰孤寡不穀皆非強
故人之名迺人所惡而不好者而王公以此為稱
是以弱為用也

故物或損之而益益之而損

此句起下二節弱者損之也而其所為以強者益
之也迺所以為如下文所云二事是也

人之所教我亦教之強梁者不得其死吾將以為教
父

此言用弱之節柔人強也以太強以太負棟皆
曰恃取其力之強也不得其死謂不能善終如子
路之行行之子以中不得其死後果入死於孔悝之
難故父稱曰教之本人謂學者必出其上者也人
之所教教以司弱我亦以此教之強梁者而不能弱
以不能從其自以強自勝之道而有不得其死
之禍所謂益之而損者此最為教人之第一義故
曰教父

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無有入于無間吾是
以知無為之有益也

文承上文所言教弱之義而廣之至柔總稱有皆
弱也就得物而細微俱有謂之何是亦之至無間
無中間隙皆可入之處下至者最以容柔體之石

氣無有所遠入無間隙之金石牆壁以至纖微所有之類而有以鑽堅入於無間之中所謂柔之而益者柔能勝剛無所入有皆非有所為而自然故曰無為之有益

不言之教無為之益天下希及之

此結上文二節之意不言之教謂因弱不能強之為教父不待言而知無為之益謂柔弱無有之既能入也其教入益人之義通於入天下之以有言為教有為為益遠不能及此故曰希及之以上所言皆用而以弱者也

右第三十五章此上章得一二章之用韵矣日二字一意也又首文以反一之[illegible]所以反之[illegible]

名與身孰親身與貨孰多得與亡孰病

親猶云所愛名與身孰為可愛者多猶云所重身與貨孰為可重者名在外字上在身字下者德之以為亡所司馬氏以得名貨而亡其身得身而亡名貨二者孰病

是故甚愛必大費多藏必厚亡

愛者名大謂身也以名比身則身大於名者甚亦愛而害身之大如之上見於費財而貨益是因名而使身之大者損費者故曰大費藏厚謂身也以貨比身則身厚於貨喪貨者亦藏而重身反不如之必至喪亡喪命而隨生是以貨而使身之厚亡患亡也

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長久

知足分有之則足而不貪故無致失譽損行之虞知外物無益則止而不求故不致損其喪生之殆而可長久也

右第三十六章

大成若缺其用不弊大盈若沖其用不窮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大辯若訥

以成[illegible]缺則非成若[illegible]則非盈若[illegible]則非直[illegible]則非巧若拙則非辯也皆言是此意之私相反而相成同其實處見不待

躁勝寒靜勝熱清靜為天下正

此之躁勝陰之寒[illegible]之靜勝陽之熱相反而相為用也

清靜為天下正

清靜者，正心皆無一塵之牽致此不動也。正猶正長之正，猶言為天下君也。夫為天下之君者，亦多事矣。然躁躁焉有為者，豈能為之哉？惟清靜而為者，無為而無不為，故能為天下正。所謂相反而相為用也。或謂勝熱之勝與勝寒、躁、對，各偏於一。若清靜之靜無與為對，靜中有動，動靜一致，而無所偏，故能為天下之正。其論雖高，恐非本旨。

右第三十七章

天下有道卻走馬以糞車天下無道戎馬生於郊

十一

卻，退也。走馬，善走之馬。糞車，糞載之車。古者丘甸六十四井皆出戎馬克敵。有道之世，各守分地，不相侵戰，故民間畜馬不以服戎事，而退卻戰用之以服糞車而糞田也。戎馬，齊其力以備戰者。郊者，二國相交之境。無道之世，爭戰日侵，郊亦戰地，馬不得歸育於閑廄，而生育於郊於此者下治家足兵車字，唯奈予路依所說有之，而人莫知其所本。今按張衡東京賦云卻走馬以糞車，是用老子全句，則後漢之世，車字未闕也。王弼註去漢未遠而已缺矣。蓋其初偶脫一字，後人承訛，遂不知補車，卻此端闕車字則無謂。

罪莫大於可欲咎莫大於欲得禍莫大於不知足故知足之足常足

罪心惡皆禍皆災殃禍莫於咎無端之起其罪由欲知土地之為可欲，知其可欲，務求得之，則皆今夫人之欲之無已，得之不知厭足，得隴望蜀，則戰爭之時，其時無極之亂，以各有分地守之廣地為心，知自足之為足，則不爭戰而常自足矣。

右第三十八章

十一

不出戶知天下不窺牖見天道

天下萬事萬物之理皆備於我，故雖不出戶而徧知天道，蓋萬理之一原，自物而明，不如在心之本形者，心窺牖而後見也。

其出彌遠其知彌少

大知其備於我心者，一處而遍知一事，故出彌遠而知彌少。為我不出戶知天下，不窺牖見天道者，未有不知日之萬而本之一也，故不復言。

是以聖人不行而知不見而名不為而成

不行行者而已，如徧其處，故能悉知天下之事

不行而見比物而後能名其理故不窺牖而見天
道也不為而成言上二句之效惟其不行而偏知
萬事不窺而洞見一原故不待有所作為而事事
無不完成也

右第三十九章

為學日益為道日損

為學者患寡而務博故日日有所增益為道者日
有而反無故日日有所減損

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為無為而無不為矣

為道者既損其有為之事損之又損及損之既盡
十三
而無復有可損則至於無為此後有為者為一事
不過一事為十事不過十事而已其未為之事何
啻千萬不可勝窮豈能事事而為之哉惟無為者
一事不為故能事事無不為也

取天下常以無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

無事無所事即無為也因言取天下者亦止是無
為蓋德盛而自歸之必用智力而有作為之事何
足以取天下哉

右第四十章

聖人無常心以百姓之心為心

攻和註曰聖人之心虛而能之靜而能應
故以彼妍醜如谷應聲以彼巨細何常之有章思
精也聖人無我其心不滯于物而物來順應王氏
曰凡思為應物而有書云自我民聰明

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得善矣信者吾信之
不信者吾亦信之得信矣

民之善不善信不信聖人亦分其是非皆以為善
以為信不惟善者得善信者得信而不善者亦得
善信信者亦得信矣得謂民得此善信而不失善
不善不信亦化而為善信是人人得此善信也
十四
聖人之在天下歙歙為天下渾其心百姓皆注其
耳目聖人皆孩之

歙歙縮意王氏曰心無所主也渾意無適莫也諸
本歙歙作惵惵或作咊咊呵嘆竟性王弼作歙
以心無所主釋之然上下文意協貫思精曰渾是
同蓋融化其異是合其同皆孩之謂人性分別蔽
民曰天下之善惡信僞各自足以打非與人則待
之如一役古古法其用日以視聖人之而一
以聖思遍之無所善惡是以善信者不矜惡僞者
不懾懼然皆化而天下定矣

歙音款惵是叶扣

右第四十一章

出生入死

出則生入則死出謂自無而見於有入謂自有而歸於無莊子曰萬物皆出於機皆入於機又曰其出不訢其入不距又曰有乎出有乎入皆以出為生入為死

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

十者總計上中下三等之人大率分為十類有三者十類之中有三類也凡不以憂思嗜欲損壽不以風寒暑溼致疾能遠刑兵除爭鬭溺之禍者生之徒也其反是者過耆之人內傷耆戕之人外傷羸悍之人不終其正命死之徒也各於十類之中有其三焉

十五

人之生動之死地亦十有三夫何故以其生生之厚

之適也趨也動作為也生生衆以生其生也厚謂用心太重或仙術以延生而失宜醫藥以衛生而過劑居處奉養護節太過而驕脆十類之中亦有三類如此其意正欲趨生而其作為反以趨於死地者為其求生之心太重而不順乎自然也

蓋聞善攝生者陸行不避兕虎入軍不避甲兵兕無所投其角虎無所措其爪兵無所容其刃夫何故以其無死地

十類之中生之徒有其三死之徒有其三之生動之死地者亦有其三則共為九矣九之外有其一太上真人也攝衛攝政攝官之攝謂不認生為已有若劉禹錫之以脂肉裹身為未塊然如木石之無知倜然如嬰兒之無欲雖遇猛獸惡人此不避避而彼自則抑不加害也蓋其查滓消融神氣沖淡如風如影莫可執捉無可死之質雖有傷害之者何從而傷害之哉

十六

右第四十二章

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勢成之是以萬物莫不尊道而貴德

生之者始動而生之於春萬物資始之元也畜之者止聚而成之於秋保合太和之利也形之者自春生之物長之於夏以盛大其丹品物流形之亨也成之者秉秋成之勢藏之於冬以成完其實各正性命之貞也萬物生長成藏皆由乎道德故萬物之於道也尊之如父於德也貴之如母道德二而一者也春生者亦自一本而散故曰道生之然

道即德也秋收者皆自萬殊而斂故曰德畜之然
德即道也
道之尊德之貴莫之命而常自然
人之尊貴必或命之天子之尊以上帝命之而後
尊諸侯之貴天子命之而後貴道尊德貴則非有
命之者而萬物常自如此尊貴之也
故道生之畜之長之育之成之熟之養之覆之
上章言道生之德畜之此但曰道而不言德德亦
道也長育申言物情之也成熟申言勢成之也養
覆申言長育覆申言成熟覆謂反本復命也 十七
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
生生之而形之也為畜之而成之也不有無作之
之心不恃無為之之事如無恩無功之居長雖長
之而非有心於宰制也此兼生長收藏四者
皆曰玄德而不言道道亦德也
右第四十二章
天下有始以為天下母
始道也母德也有此天地之始以為此萬物之母
也
既得其母以知其子既知其子復守其母沒身不殆
人之生既得其母而以此知母中之有子既知其
之有子而又能守其母母任而子不離矣董思靖
曰人受氣以生氣為母神寓於氣故為子守母則
氣聚神安
塞其兌閉其門終身不勤開其兌濟其事終身不救
此守母之方說文兌從台聲今按皆非聲當為
從人從口八象口上氣故易卦名兌者亦取口象
塞其兌謂拄口不言使氣不由口出門者氣所出
入之門謂鼻也先塞兌而後可閉門由不言而漸
調息減息以至無息也如此則氣專於內故身不 十八
困苦而致耗失凡人有所心須自言每日間口而
言以成濟其應接之事則氣耗而至於匱終身不
可救也
見小曰明守柔曰強
小猶前章微代所知見者微小而不被其明則不
逆用其神以傷明而可進於明矣所執守者柔脆
而不欲其強則不見徒自勉以當強而日進於強
矣見小者育子也守柔者守母也曰盈作曰得為
之證
用其光復歸其明無遺身殃是謂襲常

此言君子之志永能照物謂之光光之體謂之
明用其照外之光回光照內復返而歸藏於其內
體之用也夫神太用則竭照見淵魚者不祥此用
其光於外以遺身殃者含光以混世則無殃矣是
謂能襲藏常光之用以復歸常明之體故曰襲常
右第四十四章上章言道之在萬物者此章言道德之在人一身者
使我介然有知行於大道唯施是畏
我者汎言衆人非老子自謂介然者義與孟子介
然用之成路同倏然之頃也知字句絕施猶論語
無施勞孟子施施從外來之施於今張大也聖門
十九
顏子有若無實若虛無施勞老子之學亦若此
今張最其所忌此章言不知道之人惟務今張者
使其人倏然之頃有所知而欲行於大道則必專
以施為畏而不敢為今張自
大道甚夷而民好徑
徑者小路與大道相反畢竟是者大道也其道
甚平夷而易行堂堂今張者小徑也而人多好行
之
朝甚除田甚蕪倉甚虛服文采帶利劍厭飲食貨財
有餘是謂盜夸非道哉
此言今張之事有是內而無西者居民之位
當朝廷除治則宮室奮庥可知矣田蕪倉虛謂奪
民時而不得耕耨力而無所蓄積帶利服以為
飾豐酒肉以為養和府庫以為當是猶為盜之人
得物多而以今張於外更誇奢卑是也豈知道者
所肯為哉
右第四十五章
善建者不拔善抱者不脫子孫以祭祀不輟
植一木於平地之上必有拔而傾仆之時持一物
於兩手之中必有脫而離去之日善建者以不建
二十
為建則永不拔善抱者以不抱為抱則永不脫善
於保國延祚者亦然無心於留天命而天命自留
故子孫世世祭祀不輟有如善建善抱者也
修之於身其德乃真
承上文而言能如子孫祭祀不輟皆推修德於身
而已修德於身乃全吾固有之真也身外皆長物
夫豈有所為而為哉德修於身則報應之效自有
不期然而然者而能保國延祚如此非我致之也
修之於家其德乃餘修之於鄉其德乃長修之於邦
其德乃豐修之於天下其德乃普

道之真以治身其緒餘以治人家者一身之外九
族之內鄉者一家之外鄉邊之內邦者鄉邊之外邦
家之內天下者邦畿之外四海之內修之於家於
鄉於邦於天下皆自近及遠人人各修其德也然
豈人人而教之哉無為而民自化無欲而民自樸
兩餘者身之緒餘所及長者視一家又加長也豈
者視一鄉又加大也普者視一邦又加於此邦諸
本作國按諸本用之知國字之不北預違避乎
老子云修之邦德迺豐蓋漢避高祖諱改作國也
唐初聚書最盛猶有未避諱以前舊本也

故以身觀身以家觀家以鄉觀鄉以邦觀邦以天下
觀天下
德及於身以及於天下無一不修然後因德之者
然吾無與焉物各付物不相緊者順其所在觀其
所止人人皆自得其分順此天道而物之各心適
而忘趣所知如其是者如所是吾德自由所施
止邵子曰以道觀道以性觀性以心觀心以身觀
身以物觀物雖欲相傷其可得乎邵子所言蓋竹
老子之意
吾何以知天下之然哉以此

上文五者其言觀然承之一以觀結於從此句
天下也以天下知天下邦鄉家身皆是矣此下
承篇首意故
右第三十六章
含德之厚比於赤子
含懷其厚之德於內者有如嬰兒也上篇曰專氣
致柔能嬰兒乎此德不離復歸於嬰兒孟子曰大
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蘇氏曰老子言道德以嬰
兒況之者其體柔大其用也
毒蟲不螫猛獸不據攫鳥不搏
毒蟲蜂蠆之屬以尾端鋒毒曰螫猛獸虎豹之屬
以爪足拏持曰據攫鳥鷹隼之屬以翼距擊奪曰
搏董思靖曰全天之人物無害者猶反曰無人之
人物無與故害由傷之
骨弱筋柔而握固未知牝牡之合而峻作精之至也
終日號而嗌不嗄和之至也峻子陰號啼也嗌咽
峻赤子陰勢啼也嗌咽也嗄解嘶也形未完而氣
自專精未盛而氣自厚由其精氣純一之極也聲
久號而氣不傷由其和氣調循之故也
嗄所加切 峻子雖何二切

知和曰常知常曰明

人能知夫上中氣之和即常德也知常德者天損

之明也

益生曰祥心使氣曰強

祥妖也亦天地正氣曰妖不能如赤子純氣之精

則情形而助氣是以外發之幻身益其生非氣之

正也同情而動氣是以外見之欲心使其氣惜人

偽之強也

物壯則老是謂不道不道早已

守形而助者形之壯同情而動者情之壯凡物壯

二十三

必老是不得常道者也不得道者早終而不能久

守如赤子則不壯無壯則老不老則常乎已

右第四十七章

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塞其兌閉其門

此定身存我也以言耗氣不知道也知道者不言

心先塞其兌所從出之氣而復能閉其氣所從出

之門

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是謂玄同

此處世用物而先自挫其銳以不銳解人之紛結

和自晦其光以不光同人之塵皆在己在人之所

於見晦而無分別與世和同也不可測故曰玄同

不可得而親不可得而疏不可得而利不可得而害

不可得而貴不可得而賤故為天下貴

親既玄同則親不得親疏利害貴賤於是亦已雖如

背因而人與之相去可得而觀此患如塗人而

人人達相見不可得而親也於名位貨財而人莫

能相益不可得而利也外死生禍福而人莫能相

損不可得而害也智雖如君長而人無之相物不

可得而貴也賤如匹夫而人莫敢相慢不可得

而賤也凡此六者人所不能已獨能之故為天下

二十四

之所可貴

右第四十八章

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

正者法度禁令以其不以營為以正治國者主以

修刑政紀綱以為不得其會以一手存其以

法禁而不能得其以自用無為王以兵見天下四

為心不出權謀詭計以為奇然後可施於用兵

可以治國正者時可施故曰國不可以取天下一

於事者三皇無為之治如天不言而四時行百物

生不勞人之謀慮而天下無不服從故唯無事者

可以取天下也

吾何以知其然哉

設問待以起下文之答正可以治國如前可以取
天下者何以知其如此乎而下文答之也

夫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民多利器國家滋昏人多
技巧奇物滋起法令滋彰盜賊多有

答上文言正使可以治國之意謂忌避拘牽底禁
本欲正民使之如民一般手拖足亂泊羅底有所
畏避不得措自樂業而趨於貧矣利器利便於民
之器如制器未耜斧斤舟車之屬本欲利民用也 二十五
然利器多得則易趨走量權衡之分不守不出以
其所欲一則因以無利人以致多奇變技巧
造作利器之不足且各爭能施利則有生奇物
之物者失法令者民所以帶彰民易犯民不聊生
則多為盜賊之端者失入向所當二事去令彰所
以多忌諱技巧多所以多利器盜賊之有由於民
貧奇物之起由國家之昏明底政使民如畏避來
百工之民足財用所謂正也正以正為期日明之
治然民貧於下而盜物盜賊政昏於上而生奇物
其故如此是以之治國而猶不足也

是以聖人云我無為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
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樸

文章上文如前可以取天下無為好靜無欲皆如
事也既無所事便致天下之貌於而民自然而
化自然而正自然而富自然而樸其效如此是以
之取天下而有餘也

其政悶悶其民淳淳其政察察其民缺缺禍兮福所
倚福兮禍所伏孰知其極

承上而論太古之悶悶不滲人意淳淳不虛滿察
察精明缺缺不滿足極致之所至知其者之政君 二十六
悶悶無可喜無自化自正自富自樸而民淳淳
然正者之政君以不有可察無不立工夫明作人
察其民也缺缺然故禍福相避人以為禍者其
如何倚於禍之更譬悶悶之政而有淳淳之民也
以為福者不知禍伏於福之中譬察察之政而有
缺缺之民也禍不終於禍而終於禍福不終於福
而終於福孰能知其終之所至何如哉

其無正邪正復為奇善復為妖民之迷其日固已久
矣

就正之一字設問復反也謂下當忠以正治國可

謂善矣而其民缺缺則治國者將無所用於正邪
蓋正與不正對正一反則為不正之奇正善而奇
不善善不善對善一反則為不善之訞雖無所謂
正無所謂善而不至反為奇之訞也能知此者其
唯聖人乎常人迷昧不知此理其日固已久矣非
自今日然也故但知以正治國之為善而不知無
所謂正之為正也以無正為正則與無事取天下
者何以異哉

是以聖人方而不割廉而不劌直而不肆光而不耀
又缺無事二字說譬方如物之方四隅如稜廉如
堂之廉一而有稜其稜皆如刀刀之傷能害人故
曰割曰劌割之害甚重於劌人之方者無時旋角
者無分料其遇事觸物必有所傷害在者不能容
嗟縱肆其旨以訐人之短長者不能韜晦炫耀其
行以暴己之長理人之無事者以不事為事者
必割以不方為方則不割廉者必劌以不廉為廉
則不劌直者必肆以不直為直則不肆光者必耀
以不光為光則不耀方而不割廉而不劌直而不
肆光而不耀皆無事之譬也 劌居衛切

右第四十九章

治人事天莫如嗇
人所成之形天所受之氣治事修之養之正嗇所
入不敢出所用不多耗也留精省氣要術也
夫唯嗇是以早復早復謂之重積德重積德則無不
克無不克則莫知其極莫知其極可以有國
復反還其初重言之積富聚於內也德所得於天
之沖氣充勝也極致窮也若保有之國以喻人之
身嗇於用氣則窮者全衰者盛而早得以反還其
初所得之沖氣嗇聚於內者有增無減氣充滿則
能勝外物無有能亂損傷害之者氣之生息不絕
莫如其終窮之時非如已人之氣老則衰耗竭盡
至於終窮也氣無終窮則能但有其句而工長留
於世矣

有國之母可以長久是謂深根固蒂長生久視之道
上文言保守自己自於積德德者萬物自形之母
俾有自形皆以能俾有自形之母也故可長久氣
為自形之母氣能留形形亦能留氣氣之生於下
如木有根養也以培根則根深不拔氣之榮於上
如果有蒂養也以深蒂則蒂固不脫根不拔則木
永不枯瘁蒂不脫則果永不隕墜此身所以長生

日所以久視而能度世不死也洋按同器形之留氣長生久視形之留也之此句疑當作氣之留形也

右第五十章

道德真經註卷三

道德真經註卷四

元 吳澄 撰

德經下

治大國若烹小鮮

小鮮小魚也治大國則民衆治大國當以簡靜不可擾動其民如烹小魚唯恐其壞爛而不敢撓動之也

以道莅天下者其鬼不神

莅臨也鬼天地之氣神靈怪也人之氣與天地之氣通為一有道之主以道臨莅天下簡靜而不擾故民氣和平充塞兩間相為感應而天地之氣無乖戾故鬼不為靈怪與妖災也

非其鬼不神其神不傷人非其神不傷人聖人亦不傷之

鬼所以不靈怪者非不靈怪雖能靈怪而不為妖災傷害人也所以不傷害人者非自能如此也以聖人能使民氣和平不傷害天地之氣天地之氣亦和平而不傷害人也曰鬼曰神皆天地之氣名二而實一也

夫兩不相傷故德交歸焉

交皆也天地之氣不傷害人者以聖人不傷害天地之氣也聖人不傷害天地之氣者以其簡靜而氣和平也兩者不相傷皆由於聖人之德故皆歸於德聖人也

右第五十一章

大國者下流天下之交

交會也大國者諸小國之交會如水之下流為天下衆水之交會也

天下之牝牝常以靜勝牡以靜為下

牝不先動以求牡牡常先動以求牝動求者招損靜俟者受益故曰以靜勝牡動求者居上靜俟者居下故曰以靜為下或曰牝字其一疑衍

故大國以下小國則取小國小國以下大國則取大國或下以取或下而取

大國不恃其尊謙降以下小國則能致小國之樂附小國甘處於卑俯伏以下大國則能得大國之見容下以取謂大國能下以取小國之附下而取謂小國能下而取大國之容也

大國不過欲兼畜人小國不過欲入事人兩者各得其所欲大者宜為下

大國下國者欲兼畜小國而已小國下大國者欲入事大國而已兩者皆能下則大小各得其所欲然者貴有人下不患乎不能下大者非在人下或恐其不能下故曰大者宜為下言當下流之喻大國非在人下而能下者牝牡之喻以喻小國義在人下而能下者

右第五十二章

道者萬物之奧善人之寶不善人之所保

奧物之奧萬物之最尊者奧室之西南隅室之制有室有室室在內故室為貴室中之制東南隅曰窔東北隅曰宧西北隅曰屋漏奧尊者所居故奧為萬物之尊貴猶宗廟堂室之奧寶人所重善人向道而後保可以取重於人不善人脩亦可以自保其身 窔音要 宧音頤

美言可以市尊行可以加人

中言善人之實善人以道取重於人嘉言可愛如美物之可以鬻賣卑行可宗高出衆人之上

人之不善何棄之有

中言不善人所保不善人以道保身者畏罪

自獲全安是不善之人道亦何嘗棄之也

故立天子置三公雖有拱璧以先駟馬不如坐進此道

中言道者萬物之奧有道之人天命之以君師之位則立之為天子君命之以師傅之職則置之為三公皆以有道而貴也拱璧合拱之璧猶物之一貴之者拱璧先駟馬猶春秋傳言[illegible]先十二牛也坐　也朝聘之享細物陳於外執拱璧以將命曰先朝聘以拱璧駟馬為至貴而未足貴也不如跪而進此道之尤貴天子三公之貴以此道拱璧駟馬不如此道故萬物貴之而以為與也

古之所以貴此道者何也不曰求以得有罪以免邪故為天下貴

又總上三節而言貴此道言萬物之與求以得言善人之寶罪以免言不善人所保自古所以貴此道者何也豈不曰善人以此道為人所寶得進所求和不善人以此道保其身免於罪邪道所以為天下貴也天下擇萬物貴字釋與

右第五十三章

為無為事無事味無味

凡以無為而為皆先得宗旨也自行之事以無事為事口食之味以無味為味皆淡為無為一日之一首

圖難於其易為大於其細天下難事必作於易天下大事必作於細

作起也所以得其無為者能因其難於易之時為其大於細之時也天下之事始易而終難始細而終大終之難起於始之易終之大起於始之細故圖之為之於其易細之始則其終可不至於難可制至於大而不勞心勞力所以能無為也若不早圖之急為之於其始則其終也易者漸難細者不大心力俱困無為其可得乎

其安易持其未兆易謀其脆易泮其微易散為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

此言圖之於其易

合抱之木生於毫末九層之臺起於累土千里之行始於足下

此言為之於其細

夫輕諾必寡信多易則多難是以聖人猶難之故終無難

上言事之難易此言心之難易始而輕易諾人者

其終難於毀言則寡信矣始之多易者終必多難
故不待至於終難之時而心以為難雖始易之時而
心猶難之始終皆不敢易所以終無難
大
小多少報怨以德是以聖人終不為大故能成其
大上言事之大小此言心之大小雖已大而心常
自小已多而心常自少雖有怨當報然不自恃其
大且多而急求伸其欲報其怨亦惟自處於小與
少而甘受屈辱始報以德此蓋始小而少之時心
固不敢自以為大即大而多之時則心亦不敢自
以為大始終皆能自小所以能成其大也 六
民
之從事常於幾成而敗之慎終如始則無敗事矣
又承上又於無難與終不為大二終字而言始
難以為難至終而不以為難始難不敢以為大至
終而自以為大則事幾成而敗於終者有矣故必
慎終如始始以為難而終亦以為難始不為大而
終亦不為大則終無敗事也
為
者敗之執者失之無為故無敗無執故無失
又承上幾成而敗與無敗事二敗字而言有心於
為其事者意欲求其成而致反敗之有心於執其
物者意欲保其得而致反失之無所為則無成無
敗矣無所執則無得與失矣
是以聖人欲不欲不貴難得之貨學不學復衆人之
所過以輔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為
上言為者不若無為執者不若無執此言聖人之
欲以不欲為欲聖人之學以不學為學難得之貨
人所欲者不貴重之是不欲人之所欲也故曰欲
不欲衆人所趨者我則不趨衆人之掉臂過而不顧
我則還反其處是不學人之所學也故曰學不學
凡此不欲不學者蓋以萬物之理無為而自然故
吾亦無為而與萬物同一自然如輔之於輪輻相 七
依附而為一也章首言為無為章末言自然而不
敢為此一章之意相始終
右第五十四章
古
之善為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
有所知為明無所知為愚古者聖人明己之德以
明民德亦欲民之愚者進於明而有所知也惟其
愚而不能使之知非不欲其明而固欲其愚也老
子生於衰世見上古無為而治其民淳樸而無知
後世有為而治其民澆偽而有知善為道者化民
為淳樸非欲使之明但欲使之愚而已此章也矯

杜之論其氣之弊則為今之禍經書以愚黔首
民之難治以其智多故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
國國之福
民之所以難治者以其明智之多是以法出姦生
令下詐起以智治國謂聰明皆知以有能使其民
亦化而明智則機巧慧黠而難治以智治國者國
之賊害足不以智治國謂自晦其明以仮衆使其
民亦化而愚昧則淳侗顓蒙而易治不以智治國
者國之福利也
知此兩者亦楷式

八

兩者以智與不以智也楷者以為楷故法之也式
自處於界之乘車者甚弱懲教則為自處於高上
術有德式則為自處於界下不自處以智而自處
以愚者不高上而自界下也
能知楷式是謂玄德玄德深矣遠矣與物反矣迺至
於天順
能知效法自處界下之聖人則為玄妙之德玄妙
之德深遠而不淺近故人不可測如人皆欲智我
獨欲愚是與物相反也相反相逆也不相反相順
也與物相順而不足以為順相逆雖不順迺所以

為順之人故為玄妙深遠不可測之德也
右第五十五章
江海所以能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也故能為百
谷王
百谷之水同歸江海如天下之人同歸一王也江
海之善在水下流能下衆水故能受百谷之水
為之王也王之所以能為天下之人者一君是
是以聖人欲上人以其言下之欲先之以其身後之
言下之卑屈其言而不尊高自後之退却其身而
不前進此聖人謙讓盛德非有心於上人先人為

九

之讓者不以辭害意可也
是以處上而人不重處前而人不害
重難也害患也聖人能下之後之處人之上人不
以為難處人之前人不以為患
是以天下樂推而不厭以其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
爭天下樂於推戴使之處上處前而不厭惡蓋以
其只知退讓不爭處上處前故天下之人莫能與
之爭上爭先者而聖人將位得時竟得以上人先
人也董氏曰德下之見形上矣德後之見形先矣
楊柱云自下者人高之自後者人先之

右第五十六章

天下皆謂我道大似不肖夫惟大故似不肖若肖久矣其細

不肖無所肖似疑若一無所能道大似不肖物徒巷黨人言孔子大而無一善之成名也惟大而不可名故無可稱而似不肖董氏曰有所肖似則囿於一物何足以為大

夫我有三寶寶而持之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為天下先

持守而不失慈柔弱哀閔而不剛強儉寡小節約 十 而不侈肆不敢先謙讓退卻而不鋭進於此三寶故雖大而似不肖之

夫慈故能勇儉故能廣不敢為天下先故能成器長

今舍慈且勇舍儉且廣舍後且先死矣

慈者似怯而不勇還所以為勇儉者似狹而不廣還所以能廣器有形之物長為之長也不敢先者居人後而不為長然自後者人先之還所以首出庶物之上而為器之長也舍而不用慈儉退後之寶而剛強以為勇侈肆以為廣鋭進以求為先則折不能得其生皆死之徒也

夫慈以戰則勝以守則固天將救之以慈衛之

慈者生之道仁之德為三寶之首此下專言慈之一寶而二寶在其中矣慈者人人親之如父母宗猶子而救其父母攻其父母者故以慈而戰守則人不忍敵攻是能勝能固也然有來敵來攻之匪人助其父母者多亦必能勝能固以人力不逮天亦將救助之不令其限且有天所以救助之者以其能慈而衛護之也曹孫行堅吞噬無厭不慈之甚矣晉雖非能如聖人之慈且樂施止不得已而應之比之曹行則此者於德亦近於慈者赤壁 十二 風大發艦而北軍燬青淝兵鶴聲罷而氐衆奔兵晉雖弱而稱曹苻百萬之衆是亦天救之也

善為士者不武善戰者不怒善勝敵者不與善用人者為之下是謂不爭之德是謂用人之力是謂配天古之極

申言慈之寶四句四善字三句言用兵一句言用人也古者車戰為士四士三人在車上左執弓右持矛中御車當謂故皆欲其強勇氣卒七十二人在車下行戰以為務勇敢而奮怒而後能與敵爭雄而然皆慈者之用心則不以此為尚也士不

以其强而戰不破其盛也勝敵不待與之對陣校力兵交不施彼將自屈吾之智能雖在人上數然若不智已雖有能退然若不能自處於其下用他人之智為智用他人之能為能不矜不怒不與為敵而自勝者以不争為德如天之不争而勝也為之下者不恃智能而用人之力以己之事如天之無為而成故曰配天惟上古聖神之至極者能如此故曰古之極

用兵有言吾不敢為主而為客不敢進寸而退尺是謂行無行攘無臂執無兵仍無敵

十二

又申言慈之寶不敢字言用兵用兵有言者用兵者嘗有是言為主肇兵端以伐人也為客不得已而應敵也進寸難進也退尺易退也仍敵也不為首兵但為應兵雖為應兵亦不欲戰不敢近進寧於遠退進戰者豈其行陣而行攘臂以執兵而前進以仍敵不行則雖有行如無行不攘則雖有臂如無臂不執則雖有兵如無兵不仍之則雖有敵猶前如無敵也　無行抗音

禍莫大於輕敵輕敵幾喪吾寶故抗兵相加哀者勝矣

行三軍臨事而懼可以敵輕敵也輕敵則輕戰以至殺一人而喪吾慈寶矣禍莫大焉雖未進戰然一有輕敵之心則已有殺人喪寶之漸故曰幾喪吾寶抗舉也哀者慈心之見蘇氏曰兩敵舉兵相加而吾出於不得已則有哀閔殺傷之心哀心見而天人助之勝矣蓋慈者之勝不患非戰而敢之不戰而屈之即勝也

右第五十七章

吾言甚易知甚易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

老子教人柔弱謙下而已其言甚易知其事甚易行也世俗衆天下之人莫能知其言之可貴莫能行柔弱謙下之事者

十三

言有宗事有君夫惟無知是以不我知

宗貴於族而統一族君貴於國而主一國君下可以為衆言之統如族之有宗可以為諸事之主如國之有君老子嘆時人愚而無知是以不知我言之可貴也

知我者希則我貴矣是以聖人被褐懷玉

既已嘆之又自幸之非幸之也亦惜之耳謂知我言之可貴者少此我之言所以為貴若使人人能知我之言則我與衆同不足貴矣褐毛布賤者所

眼入不知聖人但見其外之所被如褐而不之貴
不知其中之所懷如玉而可貴也
右第五十八章
知不知上不知知病
知而若不知上智之人聰明睿知守之以愚故曰
上不知而以所知下愚之人耳目聾瞽自謂有所
聞見故曰病
夫唯病病是以不病
病病猶患其所患以不知為知病也以為病而病
之則不復有此病矣

十四

聖人不病以其病病是以不病
聖人生而知之雖知猶若不知豈有不知為知之
病乎其不病也自然而然非由病病而然此聖
不待其生知已雖無病可病然見不賢而內自省
於衆人有病之可病者亦惕然以為病而病之以
去病人之病若已之病是以自已始終不病也
右第五十九章
民不畏威大威至矣
威可畏者謂壽此身之害大威可畏者死也人不
畏其所可畏心恥身謂壽以速其死有大可畏者
至矣莊子曰人之所取畏者衽席之上飲食之間
而不知為之戒者過也
無狎其所居無厭其所生
無毋適然止游如純習所居則之所處厭猶有而
章之求平日所處凡謂壽戀身之弟而所畏憚狎
習為常安外為之言不畏威也厭所生謂傷生速
死是厭惡其所生而喪其命大威至矣
夫唯不狎是以不厭
不狎舊本作不厭廬陵劉氏云上句不厭當作不
狎今從之夫唯不狎其所居而畏所畏是以不厭

十五

其所生而大可畏者不至矣
是以聖人自知不自見自愛不自貴故去彼取此
自知自知心身之道自見自顯著所知以示人自
貴即後章貴生之貪生之心太重也欲人於自愛
之道然自知於中然含德蘊明知者不知亦不表
表示人自見於外雖自愛之篤然濃道自然若無
以生為亦不知知合生自貴之畏彼謂自見自貴
此謂自知自愛上文言不畏則有大威之禍不狎
則有不厭之禍可與衆人言爾若聖人則不待畏
而自無可畏不待戒狎而自無所狎由有自知自

愛之當外其自見自貴之迹所與者所去也所有
者所取也
右第六十章
勇於敢則殺勇於不敢則活此兩者或利或害
此言用刑力之過人者勇也敢敢為惡不敢不敢
為惡設言二人皆屬於法其一勇於敢者敢為惡
之心過於人蓋怙終故犯之人也則當殺之虞典
以為賊刑同語以為非眚惟終逆不可殺是也其
一勇於不敢者不敢為惡之心過於人蓋眚災誤
犯之人也則當活之虞典謂眚災肆赦周官謂非
十六
終雖眚時乃不可復是也刑故宥過兩者常大之
刑老子之意則又不然言此兩者一利一害利謂
勇於不敢而活之者為宜害謂勇於敢而殺之者
亦恐誤殺也然則不敢者固宜古之殺者一不宜
殺之也
天之所惡孰知其故是以聖人猶難之
敢為惡之人乃天所惡然天之所惡冥昧難測何
以知其果為天所惡之人乎其人雖可殺聖人猶
有難之之意而不敢輕易殺之也
天之道不爭而善勝不言而善應不召而自來坦然
而善謀天網恢恢疏而不失
聖人不輕易殺之則為惡者皆得漏網而天網不
漏也天之於惡人非如人之以力與爭而天定自
能勝人非如人之以口與言而其應如響應靜其
報應之速不待召之而自來至惡有惡報雖用智
計不可逃免天雖無心坦然平易而巧於報應有
非人謀之所能及此天網恢恢廣大似若疏而不
容然未嘗失一惡人無得漏網者聖人雖不殺之
而天自殺之也
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若使民常畏死而為奇者
十七
吾得執而殺之孰敢
奇不正也使愚民常有畏死之心而奇邪為惡者
吾得執而殺之則人人知畏孰敢為惡然雖殺惡
人而人之敢為惡者不止則是民愚不知畏死雖
為惡者必遠刑於彼亦無所懼此之人奈何以死
懼之而輕易殺人乎
常有司殺者夫代司殺者殺是謂代大匠斲夫代大
匠斲希有不傷手矣
不以死懼其人為惡者可不殺乎曰有司殺者在
司殺者天也惟天為能殺人惟大匠為能斲木人

破代天殺人猶代匠斵木也代斵者王必自傷以譬代殺者自必多害也蓋不有人禍必有天刑

右第六十一章 凡五節一節言用刑正則不可盡從其東問過辜之意二節言天之不可知而不輕殺三節言天之能由人殺者以于數四節言民不可懼而不輕殺五節言人殺代天殺者以于民夫人老子之意乎

民之飢以其上食稅之多是以飢

食謂君所食於民者稅則民之所出以供上之食者也上多取於民則民飢且貧矣

民之難治以其上之有為是以難治

上有為以智術御其下下亦以姦詐欺其上故難 十八
治也

人之輕死以其生生之厚是以輕死夫唯無以生為者是賢於貴生也

輕易也生生之厚求生之心太重也賢猶勝也貴生貴重其生即生生之厚求生之心重使養太過行役不死而適以易死至人非不愛生愛其自然無所容心者無以生為者然外其身而身存賢於重用其心以貴生而反易死也

右第六十二章

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堅強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

人生則肌膚柔軟而活動可以屈伸死則冷硬而強直不能屈伸草木生則枝葉軟脆死則枯槁堅硬因言人而并及於草木

故堅強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

上文言人與草木生柔而死堅推此物理則知人之德行凡堅強者不得其死是死之徒也柔弱者善保其生是生之徒也

是以兵強則不勝木強則共

用兵示弱者謀深而工敵輕而玩之故勝恃強者 十九
慮也而驕敵懼而備之故不勝兵法始如處女敵人開戶示之弱也後如脫兔敵不及距則能勝之夫秦兵過周過者三百乘敗於殽鄭兵入晉禁石役人竟敗於寡此恃強不勝之驗也兵兩手所圍也木之弱而搖動者易近末之小枝強而不搖動者則易近根合拱之大幹也自言兵而并及於木

故堅強處下柔弱處上

上文言兵強者為人所勝是處下也不能如勝人者之處上大強者近根之幹是處下也不得如小枝之處上推此物理則知人之德行凡堅強者於

已愛人必愛其貴而反處人下矣柔弱者衆所
尊戴而得處人上矣

右第六十三章

天之道其猶張弓乎高者抑之下者舉之有餘者損之不足者補之

抑之舉之二句言張弓有餘不足二句言天道凡弛弓於其體則弣在上弰向下張之而仰其體則弣向下弰在上是抑弣之高者使之向下舉弰之下者使之在上天道之損有餘如抑其弣而使之下其補不足如擧其弰而使之高

二十

天之道損有餘而補不足人之道則不然損不足以奉有餘

天道所爲而在於人則常裒以益其多奪小以益其大收貧以益其富此所以逆天道也

孰能以有餘奉天下唯有道者

有道之君貴為天子富有四海而不自有其富菲飲食惡衣服卑宮室為天下惜財而不苟費常田里教樹畜薄稅斂使民家給人足是以己之有餘而奉天下也

是以聖人為而不恃功成而不居其不欲見賢耶

聖人之功能益天下亦有餘者也不恃其所為之能而若無能不居其所成之功而若無功不欲顯示其功能之賢於人皆損己之有餘也

右第六十四章

天下柔弱莫過於水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先以其無以易之也

金石至堅強然磨金石皆須用水是水能攻堅強之第一物莫有能先之者雖欲以他物易之而無可易之者也

柔之勝剛弱之勝強天下莫不知而莫能行

二十一

水為至柔弱、、能攻至堅剛之金石此柔弱能勝剛強天下之、、莫不知之而莫有能行柔弱之事皆蓋歎之也

是以聖人云受國之垢是謂社稷主受國之不祥是謂天下王

垢污穢也不祥不吉也污穢不吉蓋人所厭賤以喻卑辱聖人則不然雖一國以污穢不吉言之名號之已皆受之而不辭蓋能守弱甘以卑辱自處非如剛強之人欲以尊貴上人也然神所歆享而可以主社稷民所歸往而可以王天下用強者

神怒民叛而失國失天下柔弱者神佑民附有國
有天下此柔弱勝剛强之效也
右第六十五章

正言若反

老子以反為道之動德之由致雖正言之每若反於正正而若反亦如明而若昧進而若退直而若屈巧而若拙之類蓋若昧乃所以為明若退乃所以為進若屈乃所以為直若拙乃所以為巧若反乃所以為正下文 和怨者正欲救助善人而反不足以為之。 若反也舊本以此為上章末 二十二
句今移上章。 四句作結語意已完不應又綴一句於末他章 無此格絕學無憂章亦言但然章皆以四字居首為一章之綱下乃詳言之此章亦然又反怨善三字叶韻故知此一句當為起語也

和大怨必有餘怨安可以為善

和者之也怨有所嗔恨於人人怨其怨以良時怨其怨藏留於中而不盡為和夫子為衛君乎之為衛言救助之也善善人也怨者而相仇必和而後解而善人自無怨而何待於和而惡人有怨則惡賈滿腹而自相殘賊一勝一負兩傷而敗身人雖觀之可也惟善人不與惡人有怨善人平怨雖無仇惡人之心惡人亦誤以有仇為人之事惡人報怨則善人又當見故有心救助善人者必須和其怨使之解仇釋怨然致為善人也如此道惡人報怨之心使不得逞中有所留下盡之怨留和於今暴發於後是今日之和怨不能已其他日之報怨也而安可以為善人乎

是以聖人執左契而不責於人

執左契不責。 心待物也契者刻木為券中 二十三
分之各執其一 之以表信取財物於人曰責契有左右左契在 財物者之所右契以付來取財物之人照則示有曰之兌云操右契以責事禮記云獻田宅者操右契則知左契為受者之所執從渴執左契者已不責於人待人來責於己有待右契來合者即無之無心計較其人之善否和怨善有心於為善人也不若無心待物如執左契而不責於人靜中觀物而任其自然也

有德司契無德司徹

有德無心待物無德有心待物徹通也古者助法

一井之田分為九區八家各受私田一區其中一
區為公田八家同耕公田而各耕私田私田百畝
所收或食九人或食八人或食七人或食六人下
食五人由其各家丁力多寡强弱不同故也周改
助為徹法然八家私田所收之不均故八家私田
亦令通力合作而均收之八家所得均平而無多
寡之異司左契者任人來取無心計較其人故曰
有德司徹法者患其不均有心計較故曰無德和
怨者怨善人受害心為之亦如司徹者有心於
為力弱之矣，得者寡矣

二十四

天道無親常與〃〃，
與猶為也聖人與　待此不還怨人之報怨忍坐
視善人之受害乎曰天道無所私親常救助善人
聖人雖無心於為善人而天常為之必不令怨人
得以肆毒也前言聖人不用刑而天殺怨人此言
聖人不知怨而天為善人老子之道無為自然一
付之天而已然天之福善禍惡豈若人之有心於
惡者以禍善者必福理之自然而然爾
右第六十六章
小國寡民使民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
遠徙
十人為什百人為伯什伯之器重大之器衆所共
也不用者不當為不能求則重大之器無所用也
重死者視死為重事而愛養其生不肯遠徙者安於
此死於此不他適也老子欲挽衰周復還太古因
之則民衆雖得小國寡民而治之使其民毋慕
於外自足於內如此也
雖有舟輿無所乘之雖有甲兵無所陳之
舟輿甲兵非一人　所獨用謂什伯之器也無所
乘無所乘乎，，所往則無用乎舟輿無所爭

二十五

則無用乎甲兵
使民復結繩而用之
民淳事簡上古結繩之治可復雖有書契亦可不
用不但不用什伯之器而已
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
此言重死而不遠徙也以所食之食為甘以所服
之服為美也自足愛其生言重死也以此自
之居為安而安之以此地之俗為樂而樂之言不
一遠徙也惟老死於所生之處雖背鼓易遠行哉
鄰國相望鷄犬之聲相聞使民至老死不相往來

此言民皆懷土戀舊，相親相鄰之間，目可以相望，雞犬之聲耳可以相聞，如此至近，至老死不相往來，不但不遠徙而已

右第六十七章

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善者不辯，辯者不善。知者不博，博者不知

言之實者不飾，美言之美者必飾而非實。實有能者口不好辯，好辯以誇者非實能其事也。實有知者學不務博，務博以廣者非實知其理也。此書卒章，其言如此，則此書和乎爾，為不辯不博，蓋實善實知，故皆有實之言而不假飾以為美也 二十六

聖人不積，既以為人己愈有，既以與人己愈多

不積謂虛而無有。為人以所善言，與人以所知言。虛而無有，故所應不窮；以積為有，則所應有限，豈能愈有愈多也哉。莊子曰以有積為不足，無藏也故有餘

天之道利而不害，聖人之道為而不爭

利者害之對，有利則必有害。天之道雖利而不害，以不利而利之，是以不害。為者爭之端，有為則必有爭。聖人之道雖為而不爭，以不為而為之，是以不爭也

右第六十八章總結上二篇以見五千言之意旨不出此

道德真經註卷四

老氏書字多誤，合數十家校其同異，考正如右。莊君平所傳章七十二，諸家所傳章八十一，然有不當分而分者，今定為六十八章，云上篇二十二章二千三百六十六字，下篇三十六章二千九百二十六字，總之五千二百九十三字云。臨川吳澄敘。 二十七

關尹子文始真經一卷

（周）尹喜撰

明萬曆三十三年昆陵蔣氏秋聲閣刻四子全書本

關尹子一卷（兩淮鹽政採進本）

舊本題周尹喜撰。案經典釋文載喜字公度，未詳何本。然陸德明非杜撰者，當有所傳。李道謙終南祖庭仙眞內傳稱，終南樓觀爲尹喜故居，則秦人也。考漢志有關尹子九篇，劉向列仙傳作關令子。而隋志唐志皆不著錄，則其佚久矣。南宋時徐藏子禮始得本於永嘉孫定家。前有劉向校定序，後有葛洪序。向序稱蓋公授曹參，參薨書葬，孝武帝時有方士來上，淮南王祕而不出。向父德治淮南王事得之。其說頗誕，與漢書所載得淮南鴻寶祕書言作黃金事者不同。疑卽假借此事以附會之。故宋濂諸子辨以爲文旣與向不類，事亦無據，疑卽定之所爲。然定爲南宋人，而墨莊漫錄載黃庭堅詩尋師訪道魚千里句，已稱用關尹子語，則其書未必出於定，或唐五代間方士解文章者所爲也。至濂謂其書多法釋氏及神仙方技家，如變識爲智，一息得道，嬰兒蕊女，金樓絳宮，青蛟白虎，寶鼎紅爐，誦呪土偶之類，老聃時皆無是言。又謂其文峻潔而頗流於巧刻，則所論皆當。要之其書雖出於依託，而核其詞旨，固遠出天隱無能諸子上，不可廢也。此本分一宇二柱三極四符五鑑六匕七釜八籌九藥九篇，與濂所記合。俞琰席上腐談稱猶有陳抱一註。又元大德中有杜道堅註，名曰闡元。今皆未見云。

文始真經序

洪體存蒿艾之質偶好喬松之壽知道之士雖微賤必親也雖夷狄必貴也後遇鄭君思遠鄭君多玉笈瓊笥之書服餌開我以至道之良藥呼吸洗我以紫

清之上味後屬洪以尹真人文始經九篇洪愛之誦之藏之拜之宇者道也柱者建天地也極者尊聖人也符者精神魂魄也鑑者心也匕者食也釜者化也籌者物也藥者雜治也洪每味此之尊高何如此之廣大又何如此之簡易也洪親受之咸和二年五月朔丹陽葛洪稚川撰

萬曆乙未仲春毘陵董氏鐫於秋聲閣

關尹子文始真經篇目

一宇篇　二柱篇
三極篇　四符篇
五鑑篇　六匕篇
七釜篇　八籌篇
九藥篇

關尹子文始真經

一宇篇

關尹子曰非有道不可言不可言即道非有道不可思不可思即道天物怒流人事錯錯然若若乎回也戛戛乎鬬也勿勿乎似而非也而爭之而介之而覌之而嘖之而去之而要之言之如吹影思之如鏤塵聖智造迷鬼神不識惟不可為不可致不可測不可分故曰天曰命曰神曰玄合曰道

曰無一物非天無一物非命無一物非神無一物非玄物既如此人豈不然人皆可曰天人皆可曰神人皆可致命通玄不可彼天此非天彼神此非神彼命此非命彼玄此非玄是以善吾道者即一物中知天盡神致命造玄學之徇異名析同實得之契同實忘異名

曰觀道者如觀水以觀沼為未足則之河之江之海曰水至也殊不知我之津液涎淚皆水

曰道無人聖人不見甲是道乙非道道無我聖

人不見已進道已退道以不有道故不無道以不得道故不失道

曰不知道妄意卜者如射覆盂高之存金存玉中之存角存羽卑之存瓦存石是乎非是乎惟置物者知之

曰一陶能作萬器終無有一器能作陶者能害陶者一道能作萬物終無有一物能作道者能害道者

曰道茫茫而無知乎心儻儻而無羈乎物迭迭

而無非乎電之逸乎沙之飛乎聖人以知心一物一道一三者又合為一不以一格不一不以不一害一

曰以盆為沼以石為島魚環游之不知其幾千萬里而不窮也夫何故水無源無歸聖人之道本無首末無尾所以應物不窮

曰無愛道愛者水也無觀道觀者火也無逐道逐者木也無言道言者金也無思道思者土也惟聖人不離本情而登大道心既未萌道亦假之

曰重雲蔽天江湖黯然游魚茫然忽望波明食動幸賜于天即而就之漁釣斃焉不知我無我而逐道者亦然

曰方術之在天下多矣或尚晦或尚明或尚強或尚弱執之皆事不執之皆道

曰道終不可得彼可得者名德不名道道終不可行彼可行者名行不名道聖人以可得可行者所以善吾生以不可得不可行者所以善吾

死

曰聞道之後有所為有所執者所以之人無所為無所執者所以之天為者必敗執者必失故聞道於朝可死於夕

曰一情冥為聖人一情善為賢人一情惡為小人一情冥者自有之無不可得而示一情善惡者自無起有不可得而祕一情善惡為有知惟動物有之一情冥者為無知溥天之下道無不在

曰勿以聖人力行不怠則曰道以勤成勿以聖人堅守不易則曰道以執得聖人力行猶之發矢因彼而行我不自行聖人堅守猶之握矢因彼而守我不自守

曰若以言行學識求道互相展轉無有得時知言如泉鳴知行如禽飛知學如擷影知識如計夢一息不存道將來契

曰以事建物則難以道棄物則易天下之物無不成之難而壞之易

曰一灼之火能燒萬物物亡而火何存一息之道能冥萬物物亡而道何在

曰人生在世有生一日死者有生十年死者有生百年死者一日死者如一息得道十年百年死者如歷久得道彼未死者雖動作昭智止名爲生不名爲死彼未契道者雖動作昭智止名爲事不名爲道

曰不知吾道無言無行而即有言有行者求道忽遇異物橫執爲道殊不知舍源求流無時得源捨本就末無時得本

曰習射習御習琴習奕終無一事可以一息得者惟道無形無方故可得之於一息

曰兩人射相遇則巧拙見兩人奕相遇則勝負見兩人道相遇則無可示無可示者無巧無拙無勝無負

曰吾道如海有億萬金投之不見有億萬石投之不見有億萬汙穢投之不見能運小蝦小魚能運大鯤大鯨合衆水而受之不爲有餘散衆水而分之不爲不足

曰吾道如處暗夫處明者不見暗中一物而處暗者能見明中區事

曰小人之權歸於惡君子之權歸於善聖人之權歸於無所得惟無所得所以爲道

曰吾道如劍以刃割物即利以手握刃即傷

曰籩不問豆豆不答籩瓦不問石石不答瓦道亦不失問歟答歟一氣往來道何在

曰仰道者跂如道者駸皆知道之事不知道之

道是以聖人不背道而欺不恃道而驕不借道于聖不賈道于愚

二柱篇

關尹子曰若椀若盂若瓶若壺若甕若盎皆能建天地兆龜數蓍破瓦文石皆能告吉凶是知天地萬物成理一物包焉物物皆包之各不相借以我之精合彼之精兩精相搏而神應之一雌一雄卵生一牝一牡胎生形者彼之精理者彼之神愛者我之精觀者我之神愛為水觀為

火愛執而觀因之為木觀存而愛攝之為金先想乎[illegible]之[illegible]乎一物既愛之以合彼之形冥觀之以合彼之理則象存焉一運之象周乎太空自中而升為天自中而降為地無有升而不降無有降而不升升者為火降者為水欲升而不能升者為木欲降而不能降者為金木之為物鑽之得火絞之得水金之為物擊之得火鎔之得水金木者水火之交也水為精為天火為神為地木為魂為人金為魄為物運而不已

者為時包而有在者為方惟土終始之有解之者有示之者

曰天下之人蓋不可以億兆計人人之夢各異夜夜之夢各異有天有地有人有物皆思成之蓋不可以塵計安知今之天地非有思者乎

曰心應棗肝應榆我通天地將陰夢水將晴夢火天地通我我與天地似契似離純純各歸

曰天地雖大有色有形有數有方吾有非色非形非數非方而天天地地者存

曰死胎中者死卵中者亦人亦物天地雖大彼因不知計天地者皆我區識譬如手不觸刃刃不傷人

曰夢中鑑中水中皆有天地存焉欲去夢天地者寢不寐欲去鑑天地者形不照欲去水天地者盎不汲彼之有無在此不在彼是以聖人不去天地去識

曰天非自天有為天者地非自地有為地者譬如屋宇舟車待人而成彼不自成知彼有待知

此無待上不見天下不見地內不見我外不見人

曰有時者氣彼非氣者未嘗有晝夜有方者形彼非形者未嘗有南北何謂非氣氣之所自生者如搖箑得風彼未搖時非風之氣彼已搖時即名爲氣何謂非形形之所自生者如鑽木得火彼未鑽時非火之形彼已鑽時即名爲形

曰寒暑溫涼之變如瓦石之類置之火即熱置之水即寒呵之即溫吹之即涼特因外物有去有來而彼瓦石實無去來譬如水中之影有去有來所謂水者實無去來

曰衣搖空得風氣呵物得水水注水即鳴石擊石即光如此說者風雨雷電皆可爲之蓋風雨雷電皆緣氣而生而氣緣心生猶如內想大火久之覺熱內想大水久之覺寒知此說者天地之德皆可同之

曰五雲之變可以卜當年之豐歉八風之朝可以卜當時之吉凶是知休咎災祥一氣之運耳

渾人我同天地而彼私智認而已之

曰天地寓萬物寓我寓道寓苟離于寓道亦不立

三極篇

關尹子曰聖人之治天下不我賢愚故因人之賢而賢之因人之愚而愚之不我是非故因事之是而是之因事之非而非之知古今之大同故或先古或先今知內外之大同故或先內或先外天下之物無得以累之故本之以謙天下之物無得以外之故含之以虛天下之物無得以難之故行之以易天下之物無得以窒之故變之以權以此中天下可以制禮以此和天下可以作樂以此公天下可以理財以此周天下可以禦侮以此因天下可以立法以此觀天下可以制器聖人不以一已治天下而以天下治天下天下歸功於聖人聖人任功於天下所以堯舜禹湯之治天下天下皆曰自然

曰天無不覆有生有殺而天無愛惡日無不照

文始真經

有妍有醜而日無厚薄
曰聖人之道天命非聖人能自道聖人之德時
符非聖人能自德聖人之事人為非聖人能自
事是以聖人不有道不有德不有事
曰聖人知我無我故同之以仁知事無我故權
之以義知心無我故戒之以禮知識無我故照
之以智知言無我故守之以信
曰聖人之道或以仁為仁或以義為仁或以禮
以智以信為仁仁義禮智信各兼五者聖人一

之不膠天下名之不得
曰勿以行觀聖人道無跡勿以言觀聖人道無
言勿以能觀聖人道無為勿以貌觀聖人道無
形
曰行雖至卓不離高下言雖至公不離是非能
雖至神不離巧拙貌雖至殊不離妍醜聖人假
此以示天下天下冥此乃見聖人
曰聖人師蜂立君臣師蜘蛛立網罟師拱鼠制
禮師戰蟻置兵衆人師賢人賢人師聖人聖人

師萬物惟聖人同物所以無我
曰聖人曰道觀天地人物皆吾道倡和之始終
之青黃之卵翼之不愛道不棄物不尊君子不
賤小人賢人曰物物物不同旦旦去之旦旦與
之短之長之直之方之是為物易也殊不知聖
人鄙雜廁別分居所以為人不以此為己
曰聖人之於衆人飲食衣服同也屋宇舟車同
也富貴貧賤同也衆人每同聖人聖人每同衆
人彼仰其高侈其大者其然乎其不然乎

曰魚欲異羣魚捨水躍岸即死虎欲異羣虎捨
山入市即擒聖人不異衆人特物不能拘爾
曰道無作以道應世者是事非道道無方以道
寓物者是物非道聖人竟不能出道以示人
曰如鐘鐘然如鐘鼓然聖人之言則然如車車
然如車舟然聖人之行則然惟莫能名所以退
天下之言惟莫能知所以奪天下之智
曰蝍蛆食蛇蛇食蛙蛙食蝍蛆互相食也聖人
之言亦然言有無之弊又言非有非無之弊又

言去非有非無之弊言之如引錫然解者言者
不留一言
曰若龍若蛟若蛇若龜若魚若蛤龍皆能之蛟
蛟而已不能為龍亦不能為蛇為龜為魚為蛤
聖人龍之賢人蛟之
曰在己無居形物自著其動若水其靜若鏡其
應若響芒乎若亡寂乎若清同焉者和得焉者
失未嘗先人而常隨人
曰渾乎洋乎游太初乎時金已時玉已時糞已

時土已時翔物時逐物時山物時淵物端乎權
乎狂乎愚乎
曰人之善琴者有悲心則聲淒淒然有思心則
聲遲遲然有怨心則聲回回然有慕心則聲裴
裴然所以悲思怨慕者非手非竹非絲非桐得
之心符之手得之手符之物人之有道者莫不
中道
曰聖人以有言有為有思者所以同乎人以未
嘗言未嘗為未嘗思者所以異乎人

曰利害心愈明則親不睦賢愚心愈明則友不
交是非心愈明則事不成好醜心愈明則物不
契是以聖人渾之
曰世之愚拙者妄援聖人之愚拙自解殊不知
聖人時愚時明時拙時巧
曰以聖師聖者賢人以賢師聖者聖人蓋以聖
師聖者徇跡而忘道以賢師聖者反跡而合道
曰賢人趨上而不見下眾人趨下而不見上聖
人通乎上下惟其宜之豈曰離賢人眾人別有
聖人也哉

曰天下之理夫者倡婦者隨牡者馳牝者逐雄
者鳴雌者應是以聖人制言行而賢人拘之
曰聖人道雖虎變事則鼈行道雖絲紛事則棊
布
曰所謂聖人之道者胡然子子爾胡然徹徹爾
胡然堂堂爾胡然臧臧爾惟其能徧偶萬物而
無一物能偶之故能貴萬物
曰雲之卷舒禽之飛翔皆在虛空中所以變化

不窮聖人之道則然

四符篇

關尹子曰水可析可合精無人也火因膏因薪神無我也故耳蔽前後皆可聞無人智崇無人一奇無人冬凋秋物無人黑不可變無人北壽無人皆精舌即齒牙成言無我禮卑無我二偶無我夏因春物無我赤可變無我南天無我皆神以精無人故米去殼則精存以神無我故鬼憑物則神見全精者忘是非忘得失在此者非彼抱神者時晦明時強弱在彼者非此

曰精神水火也五行互生滅之其來無首其往無尾則吾之精一滴無存亡爾吾之神一欻無起滅爾惟無我無人無首無尾所以與天地冥

曰精者水魄者金神者火魂者木精主水魄主金金生水故精者魄藏之神主火魂主木木生火故神者魂藏之惟火之爲物能鎔金而銷之能燔木而燒之所以冥魂魄惟精在天爲寒在地爲水在人爲精神在天爲熱在地爲火在人爲神魄在天爲燥在地爲金在人爲魄魂在天爲風在地爲木在人爲魂惟以我之精合天地萬物之精譬如萬水可合爲一水以我之神合天地萬物之神譬如萬火可合爲一火以我之魄合天地萬物之魄譬如金之爲物可合異金而鎔之爲一金以我之魂合天地萬物之魂譬如木之爲物可接異木而生之爲一木則天地萬物皆吾精吾神吾魄吾魂何者死何者生

曰五行之運因精有魂因魂有神因神有意因意有魄因魄有精五行回環不已所以我之僞心流轉造化幾億萬歲未有窮極然核芽相生不知其幾萬株天地雖大不能芽空中之核雌卵相生不知其幾萬禽陰陽雖妙不能卵無雄之卵惟其來于我者皆攝之以一息則變物爲我無物非我所謂五行者孰能變之

曰眾人以魄攝魂者金有餘則木不足也聖人以魂運魄者木有餘則金不足也蓋魄之藏魂俱之魂之游魄因之魂晝寓目魄夜舍肝寓目

能見含肝能夢見者魂無分別析之者分別析
之曰天地者魂狃習也夢者魄無分別析之者
分別析之曰彼我者魄狃習也火生土故神生
意土生金故意生魄神之所動不名神名意意
之所動不名意名魄惟聖人知我無我知物無
物皆因思慮計之而有是以萬物之來我皆對
之以性而不對之以心性者心未萌也無心則
無意矣蓋無火則無土無意則無魄矣蓋無土
則無金一者不存五者皆廢既能渾天地萬物

以為魂斯能渾天地萬物以為魄凡造化所妙
皆吾魂凡造化所有皆吾魄則無有一物可役
我者
曰鬼云為魂鬼白為魄於文則然鬼者人死所
變云者風風者木白者氣氣者金風散故輕清
輕清者上天金堅故重濁重濁者入地輕清者
魂從魂升重濁者魄從魄降有以仁升者為木
星佐有以義升者為金星佐有以禮升者為火
星佐有以智升者為水星佐有以信升者為土

星佐有以不仁沉者木賊之不義沉者金賊之
不禮沉者火賊之不智沉者水賊之不信沉者
土賊之魂魄半之則在人間升魂為貴降魄為
賤靈魂為賢厲魄為愚輕魂為明重魄為暗揚
魂為羽鬼魄為毛明魂為神幽魄為鬼其形其
居其識其好皆以五行契之惟五行之數參差
不一所以萬物之多盈天地間猶未已也以五
事歸五行以五行作五事可以[illegible]兆龜
數蓍至誠自契五行應之[illegible]不能兆之數之

無一應者聖人假物以游世五行不得不對
曰五者具有魂魂者識目者精色者神見之者
為意耳口鼻心之類在此生者愛為精為彼
生父本識為神為彼生母本愛識讎異皆同識
生彼生生本在彼生者一為父故受氣於父氣
為水二為母故受血於母血為火有父有母彼
生生矣惟其愛之無識如鎖之交觀之無識如
燈之照吾識不萌吾生何有
曰如桴扣鼓鼓之形者我之有也鼓之聲者我

之感也存已往矣餘聲尚存終亦不存而已矣
鼓之形如我之精鼓之聲如我之神其餘響者
猶之魂魄知夫倏往倏來則五行之氣我何有
焉

曰夫果之有核必待水火土三者具矣然後相
生不窮三者不具如大旱大潦大塊皆不足以
生物夫精水神火意土三者本不交惟人以根
合之故能於其中橫見有事猶如術祝者能於
至無中見多有事

曰魂者木也木根於冬水而華於夏火故人之
魂藏於夜精而見於晝神合乎精故所見我獨
蓋精未嘗有人合乎神故所見人同蓋神未嘗
有我

曰知夫此身如夢中身隨情所見者可以飛神
作我而遊太清知夫此物如夢中物隨情所見
者可以凝精作物而駕八荒是道也能見精神
而久生能忘精神而超生吸氣以養精如金生
水吸風以養神如木生火所以假外以延精神
漱水以養精精之所以不窮摩火以養神神之
所以不窮所以假內以延精神若夫忘精神而
超生者吾嘗言之矣

曰人勤於禮者神不外馳可以集神人勤於智
者精不外移可以攝精仁則陽而明可以輕魂
義則陰而冥可以御魄

曰蜣蜋轉丸丸成而精思之而有蝡白者存丸
中俄去殼而蟬彼蜣不思彼蝡奚自

曰庖人羹蟹遺一足几上蟹已羹而遺足尚動

是生死者一氣聚散爾不生不死而人橫計曰
生死

曰有死立者有死坐者有死臥者有死病者有
死藥者等死無甲乙之殊若知道之士不見生
故不見死

曰人之厭生死超生死者皆是大患也譬如化
人若有厭生死心超生死心止名為妖不名為
道

曰計生死者或曰死已有或曰死已無或曰死

已亦有亦無或曰死已不有不無或曰當喜者當
或曰當懼者或曰當任者或曰當超者愈變識
情馳騖不已殊不知我之生死如馬之手如牛
之翼本無有復無無譬如水火雖犯水火不能
燒之不能溺之

五鑑篇

關尹子曰心蔽吉凶者靈鬼攝之心蔽男女者
淫鬼攝之心蔽幽憂者沈鬼攝之心蔽放逸者
狂鬼攝之心蔽盟詛者奇鬼攝之心蔽藥餌者

物鬼攝之如是之鬼或以陰為身或以幽為身
或以風為身或以氣為身或以土偶為身或以
彩畫為身或以老畜為身或以敗器為身彼以
其精此以其精兩精相搏則神應之為鬼所攝
者或解奇事或解異事或解瑞事其人傲然不
曰鬼于躬惟曰道于躬久之或死木或死金或
死繩或死井惟聖人能神神而不神于神役萬
物而執其機可以會之可以散之可以禦之日
應萬物其心寂然

曰無一心五識並馳心不可一無虛心五行皆
具心不可虛無靜心萬化密移心不可靜借能
一則二偶之借能虛則實僧之借能靜則動搖
之惟聖人能斂萬有於一息無有一物可役吾
之明徹散一息於萬有無有一物可間吾之云
為

曰火千年俄可滅識千年俄可去

曰流者舟也所以流之者是水非舟運者車也
所以運之者是牛非車思者心也所以思之者

是意非心不知所以然而然惟不知所以然而
然故其來無從其往無在其來無從其往無在
故能與天地本原不古不今

曰知心無物則知物無物知物無物則知道無
物知道無物故不尊卓絕之行不驚微妙之言

曰物我交心生兩木摩火生不可謂之在我不
可謂之在彼不可謂之非我不可謂之非彼執
而彼我之則愚

曰無恃爾所謂利害是非爾所謂利害是非者

果得利害是非之乎聖人方且不識不知而況
於尔
曰夜之所夢或長於夜心無時生於齊者心之
所見皆齊國也既而之宋之楚之晉之梁心之
所存各異心無方曰善弓者師弓不師羿善舟
者師舟不師奡善心者師心不師聖
曰是非好醜成敗盈虛造物者運矣皆因私識
執之而有於是以無遣之猶存以非有非無遣
之猶存無曰莫莫爾無曰渾渾爾猶存譬猶昔

遊再到記憶宛然此不可忘不可遣善去識者
變識爲智變識爲智之說汝知之乎曰想如思
鬼心慄想盜心怖曰識如認黍爲稷認玉爲石
皆浮遊罔象無所底止譬覩奇物生奇物想生
奇物識此想此識根不在我譬如今日今日而
已至於來日想識殊未可卜及至來日紛紛想
識皆緣有生曰想曰識譬如犀牛望月月形入
角特因識生始有月形而彼真月初不在角胸
中之天地萬物亦然知此說者外不見物內不

見情
曰物生於土終變於土事生於意終變於意知
夫惟意則俄是之俄非之俄善之俄惡之意有
變心無變意有覺心無覺惟一我心則意者塵
往來爾事者歘起滅爾吾心有大常者存
曰情生於心心生於性情波也心流也性水也
來干我者如石火頃以性受之則心不生物浮
浮然
曰賢愚真僞有識者有不識者彼雖有賢愚彼
雖有真僞而謂之賢愚真僞者繫我之識知夫

皆識所成故雖真者亦僞之
曰心感物不生心生情物交心不生物生識物
尚非真何況於識識尚非真何況於情而彼妄
人於至無中執以爲有於至變中執以爲常一
情認之積爲萬情萬情認之積爲萬物物來無
窮我心有際故我之良心受制於情我之本情
受制於物可使之去可使之來而彼去來初不
在我造化役之固無休息　天地雖大能

役有形而不能役無形陰陽雖妙能役有氣而
不能役無氣心之所之則氣從之氣之所之則
形應之猶如太虛於一炁中變成萬物而彼一
炁不名太虛我之一心能變為氣能變為形而
我之心無氣無形知夫我之一心無氣無形則
天地陰陽不能役之

曰人之平日目忽見非常之物者皆精有所結
而使之然人之病日目忽見非常之物者皆心
有所歉而使之然苟知吾心能於無中示有則

知吾心能於有中示無但不信之自然不神或
曰厥識既昏孰能不信我應之曰如捕蛇師心
不怖蛇彼雖夢蛇而不怖畏故黃帝曰道無鬼
獨徃獨來

曰我之思慮日變有使之者非我也命也苟知
惟命外不見我內不見心

曰譬如兩目能見天地萬物暫時回光一時不
見

曰目視雕琢者明愈傷耳聞交響者聰愈傷心
思玄妙者心愈傷

曰勿以我心揆彼當以彼心揆彼知此說者可
以周事可以行德可以貫道可以交人可以忘
我

曰天下之理小不制而至於大大不制而至於
不可制故能制一情者可以成德能忘一情者
可以契道

六匕篇

關尹子曰世之人以我思異彼思彼思異我思
分人我者殊不知夢中人亦我思異彼思彼思

異我思孰為我孰為人世之人以我痛異彼痛
彼痛異我痛分人我者殊不知夢中人亦我痛
異彼痛彼痛異我痛孰為我孰為人爪髮不痛
手足不思亦我也豈可以思痛異之世之人以
獨見者為夢同見者為覺殊不知精之所結亦
有一人獨見於晝者神之所合亦有兩人同夢
於夜者二者皆我精神孰為夢孰為覺世之人
以暫見者為夢久見者為覺殊不知

者陰陽之炁久之所見者亦陰陽之炁二者皆我陰陽孰為夢孰為覺

曰好仁者多夢松柏桃李好義者多夢兵刀金鐵好禮者多夢簠簋籩豆好智者多夢江湖川澤好信者多夢山岳原野役於五行未有不然者然夢中或聞某事或思某事夢亦隨變五行不可拘聖人御物以心攝心以性則心同造化五行亦不可拘

文始真經

曰汝見蛇首人身者牛臂魚鱗者鬼形禽翼者汝勿怪此怪不及夢夢怪不及覺有耳有目有手有臂怪尤矣大言不能言大智不能思

曰有人問於我曰爾何族何氏何名何字何食何衣何友何僕何琴何書何古何今我時默然不對一字或人扣之不已我不得已而應之曰尚自不見我將何為我所

曰形可分可合可延可隱一夫一婦可生二子形可分一夫一婦二人成一子形可合食巨勝則壽形可延夜無月火人不見我形可隱以一炁生萬物猶棄髮可換所以分形以一炁合萬物猶破唇可補所以合形以神存炁以炁存形所以延形合形於神合神於無所以隱形汝欲知之乎汝欲為之乎

曰無有一物不可見則無一物非吾之見無有一物不可聞則無一物非吾之聞五物可以養形無一物非吾之形五味可以養炁無一物非吾之炁是故吾之形炁天地萬物

文始真經

曰耕夫習牛則獷獵夫習虎則勇漁夫習水則沈戰夫習馬則健萬物可為我我之一身內變蟯蛔外烝蝨蚤瘕則龜魚瘻則鼠蟻我可為萬物

曰我之為我如灰中金而不若礦砂之金破礦得金淘沙得金揚灰終身無得金者

曰一蜂至微亦能游觀乎天地一鰕至微亦能放肆乎大海

曰土偶之成也有貴有賤有士有女其質土其壞土人哉

曰目自觀目無色耳自聽耳無聲舌自嘗舌無

呼心自揆心無物衆人逐於外賢人執於內聖人皆偽之

曰我身五行之氣而五行之氣其性一物借如一所可以取水可以取火可以生木可以凝金可以變土其性含攝元無差殊故羽蟲盛者毛蟲不育毛蟲盛者鱗蟲不育知五行互用者可以忘我

曰枯龜無我能見大知磁石無我能見大力鐘鼓無我能見大音舟車無我能見遠行故我一

身雖有智有力有行有音未嘗有我

曰蜮射影能斃我知夫無知者亦我則溥天之下我無不在

曰心憶者猶忘饑心忿者猶忘寒心養者猶忘病心激者猶忘痛苟吸氣以養其和孰能饑之存神以滋其煖孰能寒之養五臓以五行則無傷也孰能病之歸五臓於五行則無知也孰則痛之

曰人無以無知無為者為無我雖有知有為不害其為無我譬如火也躁動不停未嘗有我

七釜篇

關尹子曰道本至無以事歸道者得之一息事本至有以道運事者周之百為得道之尊者可以輔世得道之獨者可以立我知道非時之所能拘者能以一日為百年能以百年為一日知道非方之所能礙者能以一里為百里能以百里為一里知道無氣能運有氣者可以召風雨知道無形能變有形者可以易鳥獸得道之清

者物莫能累身輕矣可以騎鳳鶴得道之渾者物莫能溺身冥矣可以席蛟鯨有即無無即有知此道者可以制鬼神實即虛虛即實知此道者可以入金石上即下下即上知此道者可以侍星辰古即今今即古知此道者可以卜龜筮人即我我即人知此道者可以窺他人之肺肝物即我我即物知此道者可以成腹中之龍虎知象由心變以此觀心可以成女嬰知氣由心生以此吸神可以成爐冶以此勝物虎豹可伏

於此同物水火可入惟有道之士能爲之亦能能之而不爲之

曰人之力有可以奪天地造化者如冬起雷夏造冰死尸能行枯木能華豆中攝鬼杯中釣魚畫門可開土鬼可語皆純氣所爲故能化萬物今之情情不停亦氣所爲而氣之爲物有合有散我之所以行氣者本未嘗合亦未嘗散有合者生有散者死彼未嘗合未嘗散者無生無死客有去來郵常自若

曰有誦咒者有事神者有墨字者有變指者皆可以役神御氣變化萬物惟不誠之人難於自信而易於信物故假此爲之苟知爲誠有不待彼而然者

曰人之一呼一吸日行四十萬里化可謂速矣惟聖人不存不變

曰青鸞子千歲而千化桃子五仕而心五化聖人賓事去物豈不欲建立於世哉有形數者懼化之不可知也

曰萬物變遷雖互隱見氣一而已惟聖人知一而不化

曰爪之生髮之長榮衛之行無頃刻止衆人皆見之於著不能見之於微賢人見之於微而不能任化聖人任化所以無化

曰室中有常見聞矣既而之門之鄰之里之黨既而之郊之山之川見聞各異好惡隨之和競從之得失成之是以聖人動止有戒

曰譬如大海變化億萬蛟魚水一而已我之與物蓊然蔚然在大化中性一而已知夫性一者無人無我無死無生

曰天下之理是或化爲非非或化爲是恩或化爲讎讎或化爲恩是以聖人居常慮變

曰人之少也當佩乎父兄之教人之壯也當達乎朋友之箴人之老也當警乎少壯之說萬化雖移不能厄我

曰天下之理輕者易化重者難化譬如風雲須臾變滅金玉之性歷久不渝人之輕明者能與造化俱化而不留殆有未嘗化者存

曰二幼相好及其壯也相遇則不相識二壯相好及其老也相遇則不相識如雀鴿鷹鳩之化無昔無今

八籌篇

關尹子曰古之善揲蓍灼龜者能於今中示古古中示今高中示下下中示高小中示大大中示小一中示多多中示一人中示物物中示人我中示彼彼中示我是道也其來無今其往無古其高無蓋其低無載其大無外其小無內其外無物其內無人其近無我其遠無彼不可析不可合不可喻不可思惟其渾淪所以為道

曰水潛故蘊為五精火飛故達為五臭木茂故華為五色金堅故實為五聲土和故滋為五味其常五其變不可計其物五其雜不可計然則萬物在天地間不可執謂之萬不可執謂之五不可執謂之一不可執謂之非萬不可執謂之非五不可執謂之非一或合之或離之以此必形以此必數以此必氣徒自勞爾物不知我我不知物

曰即吾心中可作萬物蓋心有所之則愛從之愛從之則情從之蓋心有所結先凝為水心慕物涎出心悲物淚出心愧物汗出無暫而不久無久而不變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相攻相剋不可勝數嬰兒蕊女金樓絳宮青蛟白虎寶鼎紅爐皆此物有非此物存者

曰鳥獸俄呦呦俄旬旬俄逃逃草木俄茁茁俄停停俄蕭蕭天地不能留聖人不能繫有運者存焉爾有之在彼無之在此鼓不桴則不鳴偶之在彼奇之在此桴不手則不擊

曰均一物也衆人惑其名見物不見道賢人析其理見道不見物聖人合其天不見道不見物一道皆道不執之即道執之則物

曰知物之偽者不必去物譬如見土牛木馬雖情存牛馬之名而心忘牛馬之實

九藥篇

關尹子曰勿輕小事小隙沉舟勿輕小物小蟲

毒身勿輕小人小人賊國能周小事然後能成
大事能積小物然後能成大物能善小人然後
能成大人天既無可必者人人又無能必者事惟
去事離人則我在我惟可即可未有當繁簡可
當戒忍可當勤惰可

曰智之極者知智果不足以周物故愚辯之極
者知辯果不足以喻物故訥勇之極者知勇果
不足以勝物故怯

曰天地萬物無一物是吾之物物非我物不得

不應我非我我不得不養雖應物未嘗有物雖
養我未嘗有我勿曰外物然後外我勿曰外形
然後外心道一而已不可序進

曰諦毫末者不見天地之大審小音者不聞雷
霆之聲見大者亦不見小見邇者亦不見遠聞
大者亦不聞小聞邇者亦不聞遠聖人無所見
故能無不見無所聞故能無不聞

曰目之所見不知其幾何或愛金或愛玉是執
一色為目也耳之所聞不知其幾何或愛鐘或
愛鼓是執一聲為耳也惟聖人不慕之不拒之
不處之

曰善今者可以行古善末者可以立本

曰狡勝賊能捕賊勇勝虎能捕虎能克己乃能
成己能勝物乃能利物能忘道乃能有道

曰函堅則物必毀之剛斯折矣刀利則物必摧
之銳斯挫矣威鳳以難見為神是以聖人以深
為根走麝以遺香不捕是以聖人以約為紀

曰瓶存二竅以水實之倒瀉閉一則水不下蓋

不升則不降井雖千仞汲之水上蓋不降則不
升是以聖人不先物

曰人之有失雖己受害於已失之後久之竊議
於未失之前惟其不恃己聰明而兼人之聰明
惟其無我而兼天下之我終身行之可以不失

曰古今之俗不同東西南北之俗又不同至於
一家一身之善又不同吾豈執一豫格後世哉
惟隨時同俗先機後事捐忿塞慾簡物恕人權
其輕重而為之自然合神不測契道無方

曰有道交者有德交者有事交者道交者父子也出於是非賢愚之外故久德交者則有是非賢愚矣故或合或離事交者合則離

曰勿以拙陋曰道之質當樂敏捷勿以愚暗曰道之晦當樂輕明勿以傲易曰道之高當樂和同勿以汗漫曰道之廣當樂要急勿以幽憂曰道之寂當樂悅豫古人之言學之多弊不可不救

曰不可非世是已不可卑人尊已不可以輕忽道已不可以訕謗德已不可以鄙猥才已

曰困天下之智者不在智而在愚窮天下之辯者不在辯而在訥伏天下之勇者不在勇而在[illegible]

[illegible]天不能冬蓮春菊是以聖人不違時地不能洛橘汶貉是以聖人不違俗聖人不能使手步足握是以聖人不違我所長聖人不能使魚飛鳥馳是以聖人不違人所長夫如是者可動可止可晦可明惟不可拘所以為道

曰少言者不為人所忌少行者不為人所短少智者不為人所勞少能者不為人所役

曰操之以誠行之以簡待之以恕應之以默吾道不窮

曰謀之於事斷之於理作之於人成之於天事師於今理師於古事同於人道獨於己

曰金玉難捐土石易捨學道之士遇微言妙行慎勿執之是可為而不可執若執之者腹心之疾無藥可療

曰人不明於急務而從事於多務他務奇務者窮困災厄及之殊不知道無不在不可捨此就彼

曰天下之理捨親就疏捨本就末捨賢就愚捨近就遠可暫而已久則害生

曰昔之論道者或曰凝寂或曰邃深或曰澄澈或曰空同或曰晦冥慎勿遇此而生怖退天下至理竟非言意苟知非言非意在彼微言妙意之上乃契吾說

曰聖人大言金玉小言桔梗芣苢用之當桔梗

米百生之不當餘巳然之

曰言某事者甲言利乙言害丙言或利或害丁言俱利俱害必居一于此矣喻道者不言

曰事有在事言有理道無在道言無理知言無理則言言皆道不知言無理雖執至言為梗為翳

曰不信愚人易不信賢人難不信賢人易不信聖人難不信一聖人易不信千聖人難夫不信千聖人者外不見人內不見我上不見道下不

見事

曰聖人言蒙蒙所以使人聾聖人言冥冥所以使人盲聖人言沉沉所以使人瘖惟聾則不聞聲惟盲則不見色惟瘖則不音言不聞聲者不聞道不聞事不聞我不見色者不見道不見事不見我不音言者不言道不言事不言我

曰人徒知偽得之中有真失殊不知真得之中有真失徒知偽是之中有真非殊不知真是之中有真非

曰言道者如言夢夫言夢者曰如此金玉如此器皿如此禽獸言者能言之不能取而與之聽者能聞之不能受而得之惟善聽者不泥不辯

曰圓爾道方爾德平爾行銳爾事

沖虚至德真經解二十卷

（宋）江遹撰

明正統刻續萬曆刻道藏本

沖虛至德眞經解八卷(內府藏本)

宋江遹撰。遹自署杭州州學內舍生。始末未詳。是書乃所註列子。據舊刻標題蓋經進之本。其稱沖虛至德眞經者。案唐書藝文志天寶元年詔號莊子爲南華眞經。列子爲沖虛眞經。文子爲通元眞經。亢倉子爲洞靈眞經。故有是名。其兼稱至德。據晁公武讀書志宋景德中所加也。老莊二子自王弼郭象作註後。著錄者不下百家。列子今尙僅存註本之行於世者。張湛殷敬順以外。惟林希逸口義及遹此書而已。此書焦竑國史經籍志作二十卷。與今本不符。然今本首尾完具。不似闕佚。竑所著錄。大抵雜鈔史志書目。舛譌相仍。僞妄百出。所記卷數。不足憑也。張湛註詞旨簡遠。不尙繁詞。遹此註則仿郭象註莊之體。擺落訓詁。自抒會心。頗要標新。往往得言外之旨。其間如周穆王篇註云。穆王亦丹臺之儔侶也。謫降人間。塵俗之氣尙未深染。故能安棲聖境。此雖下乘之所居。豈胎生肉人所能到哉。殆似杜光庭林靈素輩語。未免自穢其書。考諸宋史。徽宗時始立三舍法。遹自稱曰內舍生。其當道君上號之日。作此以附和方上之局乎。又如楊朱篇謂列子以禦寇爲名。蓋以闢先聖之道爲己任。湯問篇解魏黑卵邱邴章來丹之名曰。黑者陰之色。卵者陰之類。魏者高顯之所。魏黑卵者老陰之象也。邴者明之盛。章者文之成。邱者中高之地。邱邴章者老陽之象也。丹含陽。來丹則少陽之方浸而長也云云。亦未免於穿鑿。然大致文詞都雅。思致元遠。迴在林希逸書之上也。

沖虛至德眞經解卷之一

宋杭[illegible]生臣江遹進

天瑞

子列子居鄭圃四十年人無識者

解曰子列子古之善爲士者也微妙玄通其藏深矣不可測究故居鄭圃四十年人無識者圃澤多賢居四十年而無有識者然後有以見其藏用之深易所謂退藏於密

國君卿大夫眂之猶衆庶也

解曰德足以君國道足以養人者宜汾於求賢也智足以率衆者宜皆足以知人也國君卿大夫眂之猶衆庶此所以爲深不可識

國不足將嫁於衛

解曰國不足年饑也世之學列子者以其能御風而行妄意其不食五穀而以吸風飲露爲事殊不知一涉乎人間世則人道之患均所不免故其書首言此將使後之學者務求其道而不行怪以駭俗也說符亦曰子列子窮容貌有飢色

弟子曰先生往無反期弟子敢有所謁先生將何以教先生不聞壺丘子林之言乎

解曰以虛容爲體以中庸爲道兼覆萬物者壺丘子林也此所以爲子列子之師

子列子笑曰壺子何言哉雖然夫子嘗語伯昏瞀人吾側聞之試以告女

解曰列子之師壺子相視而笑莫逆於心若伯昏瞀人者年齒長而聰明衰故壺子不待已而語之列子得側聞之也莊子曰知而不言所以之天列子之於壺子如此又曰知而言之所以之人壺子所以語伯昏瞀人以此

其言曰有生不生有化不化不生者能生生不化者能化化生者不能不生化者不能不化

解曰天之神地之富聖之所以爲聖物之所以爲物一言而盡其道者生化而已故天瑞之訓首明此焉夫形體區別遷謝不停此爲有生有化太易未兆眞常不變此

爲不生不化囿於有生曰趨於化安能生生役於有化終歸於盡安能化化生者受化彼無生者奚有於化化者終滅彼不化者初無起滅紜紜之生皆其真心之所顯示是爲能生生擾擾之變皆其妙心之所發起是爲能化化既已有生則不能不生既已有化則不能不化雖天地之大日月之明一囿於生化之域則若有機緘而不能自已或運轉而不能自止時變歲遷終古不息而況於萬物乎生者不能不生則生生者亦不能不生生化者不能不化則化化者亦不能不化化生生化化莫窮其端且生且化不知其紀是天地之所以合萬物而無窮道之所以含天地而無極也雖然所謂不生不化初不可名因有形無彊爲之名是以生化者之外非更有不生不化者也即生化而不生不化之妙寓乎其中矣故其言曰有生不生有化不化以言有生者實未嘗生有化者實未嘗化而其所以爲生化亦不在外亦不在我自生自化而已觀其首言有生不生有化不化既已盡其道矣不待已明夫生生化化之理終必歸之自生自化也若夫寓生化之境而順其生化即生化之中而不制於生化則萬物之生皆吾心之真體萬物之化皆吾心之妙用此聖人之所以爲聖而子列子垂訓之旨也

故常生常化常生常化者無時不生無時不化

解曰所謂常生常化者通古今萬物而爲言造化之至理也即一物以觀既化而生又化而死以氣之暫聚者爲生則不得爲常生以形之遷滅者爲化則不得爲常化蓋造化之於萬物方生則其化固不停已死而其化猶自若化固有常生亦無間如俾一物在造化之中其生其化密秋毫之間則生化之理或幾乎熄矣嘗謂物之生死猶日之晝夜日出爲晝日沒爲夜晝安可以言生夜安可以言滅此所謂無時不生無時不化也老君道經首章言常道常

名常無常有語道而不至於常不足以爲
衆妙之門也

陰陽爾四時爾

解曰陰陽播而爲四時凡屬乎有生之域
者隨其陶運而不能自已然而道散而爲
陰陽其生化特寓於有形者爾常生常化
之妙不即是而見之也其曰陰陽四時爾
云者蓋小之也

不生者疑獨不化者往復其際不可終疑獨
其道不可窮

解曰唯獨也故能偶而應而爲羣動之所
屬是萬物之所係而一化之所待也然道
不偶物物自偶道老君所謂似萬物之宗
此之所謂疑獨也往復即所謂無端之紀
也其際不可終其道不可窮是所以常生
常化

黄帝書曰谷神不死是謂玄牝玄牝之門是
謂天地根綿綿若存用之不勤

解曰谷虛而能應應而不藏人之生亦氣
運乎一身而出入於鼻口有谷之象所謂
谷神者谷之神也以言得一以靈妙而不
可測也谷神不死長生久視之道也謂之
不死者舍生之類皆命於造化役於陰陽
其生也不得不生其死也不得不死唯人
爲萬物之靈雖與萬物均命於造化而有
生及其旣生則有造化之所不能死者蓋
吾與天地分一氣而治自守本根故我命
在我不屬天地能常存其谷神則其息以
踵沖和徧軀有修身千二百歲而形未嘗
衰者是雖有生而入於不死不生而與道
同久矣故其言谷神不謂之生而謂之不
死也玄者天之色牝者地之類飛曰雄雌
走曰牝牡牝則至陰而能生生者也形而
上者陰先於陽是以託言於此物之生生
者爲牝谷神之生生不窮是爲玄牝蓋谷
神之妙用之於身則生身施之於人則生
人能常存其神則其爲生豈有窮哉其要
妙若此非玄牝曷足以命之門以出入往
來爲言谷神之在我出入往來間不容髮
能常生而不死則一體之盈虛消息不制

於造化而造化在我矣天地之所以能長且久者本於此道爾故曰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綿綿若存則谷神之體也用之不勤則存神之道也綿綿以言弱而不絕也一息往來乎一身之內可謂弱矣能常生而不死是為不絕矣唯綿綿是以若存而非有非無也用之不勤則孟子所謂以直養而無害其為氣也不可廢而不用其用之亦不可以勤不用則是宋人之不耘苗也用之而勤則是宋人之揠苗也唯用之不勤而後能充塞乎天地之間而谷神不死也道授云太素傳者浩然虛漠景中之道言也老君所謂谷神是也谷神若是所以滅生死之根而常生不死也

故生物者不生化物者不化自生自化自形自色自智自力自消自息謂之生化形色智力消息者非也

解曰繼谷神不死而言此者能存其谷神則即吾身之生化而有不生不化之妙無待於生生化化是為自生自化由一身之自生自化則知物物皆自生自化矣審原生化之道一本於自然謂之生生化化是二生化矣以為自生自化若無所緣矣猶墮言說蓋生化之道離於言說無有稱謂謂之生化離道已遠必於謂之生化亦知其非然後為至且萬物之變不可勝窮等為生化爾別而言之則有形色智力消息之異將明道之贍足萬物而於小不遺故言其別如此

列子曰昔者聖人因陰陽以統天地

解曰語萬物之生化必本於陰陽要陰陽之推遷則因於天地究天地之造化則統於聖人蓋天地雖大未離乎有形則不能無待以統聖人雖一化之所待也其於天地亦不能無所因以統其統之也又不能不因陰陽之宜也且天地之道初無所待亦不可統矣唯天地之化必因於陰陽而不能無所待聖人斯得因其所因而統之矣能因陰陽而不拂萬物自然之宜萬物各得由其道而各正性命矣夫萬物聽命

於造化者也得聖人而後名正性命則造化唯聖人之從非能統天地而何統言舉此而彼從之也近取諸身首足象天地呼吸猶陰陽以直養而無害則一身之氣浩然充塞乎天地之間莫或養之則氣焉妄作而反動其心養之而不以直則為益生之不祥故統一身者必本於我之直養統天地者必在於聖人之因陰陽也由是天地之造化雖不變於古今聖人在上則能俾陰陽常調日月常明而致安平泰之俗也姑射之神人使物不疵癘而年穀熟黃帝欲取天地之精以佐五穀豈他道哉因陰陽而已噫人之生也莫不比形於天地受氣於陰陽雖聖人亦無以異於人也陰陽役我者也而聖人能因之天地生我者也而聖人能統之則謂聖人糠粃足以陶鑄堯舜信不疑矣

夫有形者生於無形則天地安從生故曰有太易有太初有太始有太素

解曰昭昭生於冥冥有倫生於無形萬物皆天地之化生也天地雖能生萬物猶未離乎有形也既已有形則不能無自而生知亦有生則知其安所從生哉莫知其所自生則謂有形生於無形亦不信矣蓋天地為有中之最巨而難終難窮者也不可謂其無所從生也莫能覩其所自生也能即我之一身而窮其生生之理則天地與我並生爾又奚為而不可知哉雖然太初之無不可以言論也所可言者有而未形者爾故自有太易而下明其序焉所謂太易太初太始太素果何物哉亦以夫道之自無生有者因其生出之序擬諸形容而彊為之名爾

太易者未見氣也太初者氣之始也太始者形之始也太素者質之始也氣形質具而未相離故曰渾淪渾淪者言萬物相渾淪而未相離也視之不見聽之不聞循之不得故曰易也易無形埒

解曰太者大之甚言也形名而降不足以擬其大故以太名之易者變通不窮之謂

也故於其未見氣則名之太易萬物同乎
太初而後各有初有初矣而未形故以氣
之始為太初萬物成象於天而成形於地
始之為字從女從台胎而女可知也胎者
形之始也故以形之始者為太始至於素
則在色為未受采雖可名以素而色未著
焉故謂之太素而以質之始者名之氣形
質之始雖具而其序可擬其道猶未判也
為天為地為聖為物同乎素樸而未離是
為渾淪也形形而無有安可視而循聲聲
而無聞安可聽而知雖然氣形質之始既
具則其去太易也遠矣然猶渾淪而未離
於易故雖不可名之太易猶曰易也

易變而為一一變而為七七變而為九九變
者究也乃復變而為一

解曰一者水之生數七者火之成數精神
既具火騰水降坎離交濟萬化由是而顯
矣七又變而為九而萬物之變盡矣九天
數之窮也窮則變故復變而為一數變無
窮如環之循此天地造化之至理也於水
言生數於火言成數水物生之方火物盛
之方且火之生數為次二二不能變故也
老君德經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蓋
言水一而火二次之精具而神從之天肇
一於北地耦二於南人成位乎三三才具
而萬象分矣老君言物之生列子言物之
變其數雖不同莫不自一以始而資水火
之用也由是知聖人之教一出焉一入焉
互明於道而已矣

一者形變之始也

解曰一之為數雖雜於道而未耦於物故
一為形變之始天一生水精所舍也人之
生天一在藏本立始也萬物之化生皆本
於天地含精此一所以為形變之始莊子
謂通於一而萬事畢非以其達形變之始
而然歟

清輕者上為天濁重者下為地沖和氣者為
人故天地含精萬物化生

解曰天得一而積氣故清輕而覆物地得
一而積塊故濁重而載物肅肅出乎天赫

赫發乎地兩者交通成和沖和氣者為人萬物之化生均於得一而不能無待於生生化化故必天地含精而後萬物化生不曰生化而曰化生則化已而復生以言生化之無窮也夫人之與物均稟陰陽之和以成若生戴若形特言沖和氣為人者有生雖均而萬物之生則有飛潛動植之異類羽鱗介倮之異屬其於陰陽不能無偏係也則沖和氣者唯人而已

子列子曰天地無全功聖人無全能萬物無全用故天職生覆地職形載聖職教化物職所宜然則天有所短地有所長聖有所否物有所通何則生覆者不能形載形載者不能教化教化者不能違所宜宜定者不出所位故天地之道非陰則陽聖人之教非仁則義萬物之宜非柔則剛此皆隨所宜而不能出所位者也

解曰論天地聖人之道則無不該也無不徧也語天地聖人之用則既已降本流末囿於形變之中而各有所職矣故天能天而不能地地能地而不能天聖宜通而有所否物宜否而有所通以陰陽求天道則千歲之日可坐而致以仁義求聖人之教則帝王之功可端拜而議以柔剛求萬物則擾擾之變可一二以數蓋一麗於形則必不能出其宜定之位也雖然不違其宜萬物之微亦各有妙用求其備天地之大無全功能常即其宜定之位而不逆其自然之性則物物皆與天地同功雖萬變之殊莫不融會於一致矣

故有生者有生生者有形者有形形者有聲者有聲聲者有色者有色色者有味者有味味者生之所生者死矣而生生者未嘗終形之所形者實矣而形形者未嘗有聲之所聲者聞矣而聲聲者未嘗發色之所色者彰矣而色色者未嘗顯味之所味者嘗矣而味味者未嘗呈

解曰經曰無無有無有有無有蓋所謂有無者非以有為有也非以無為無也由不有中有不無中無即有是無即無是有故

有生者有生生者非生故有非生生故無有生不離於生生生不外乎有生其有不有其無不無形聲色味亦莫不若是矣是故不有形色聲味則無無之化不顯不有生生形形聲聲色色味味者則有有之物不運由是有生不可以言微生生不可以言妙故形聲色味雖有物之至麤始終相續其生不窮資於人者無已也且形色聲味一體固足以兼之所以屢言之者萬物之生固有偏於聲色臭味者矣言此以明含生之類情與無情無非運於無爲之職也

皆無爲之職也能陰能陽能柔能剛能短能長能圓能方能生能死能暑能涼能浮能沉能宮能商能出能没能玄能黄能甘能苦能羶能香無知也無能也而無不知也而無不能也

解曰道常無爲而無不爲無爲之職即萬變之宗主而莊子所謂真宰也夫唯無爲則不拘於陰陽不制於柔剛非方非體不死不生不麗於時不著於物不屬於聲色不主於臭味出氣物包形神萬物皆資其用而我初不離此所以無不知無不能老君所謂其用不可既也是以職教化者必本於無爲

子列子適衛食於道從者見百歲髑髏攓蓬而指顧謂弟子百豐曰唯予與彼知而未嘗生未嘗死也此過養乎此過歡乎種有幾若鼃爲鶉得水爲繼得水土之際則爲鼃蠙之衣生於陵屯則爲陵舄陵舄得鬱栖則爲烏足烏足之根爲蠐螬其葉爲胡蝶胡蝶胥也化而爲蟲生竈下其狀若脫其名曰鴝掇鴝掇千日化而爲鳥其名曰乾餘骨乾餘骨之沫爲斯彌斯彌爲食醯頤輅食醯頤輅生乎食醯黄軦食醯黄軦生乎九猷九猷生乎瞀芮瞀芮生乎腐蠸羊肝化爲地皋馬血之爲轉鄰也人血之爲野火也鷂之爲鸇鸇之爲布穀布穀久復爲鷂也鷰之爲蛤也田鼠之爲鶉也朽瓜之爲魚也老韭之爲莧也老羭之爲猨也魚卵之爲蟲亶爰之獸自孕而生

曰類河澤之鳥視而生曰鶂純鵝其名大腰純雄其名稺蜂思士不妻而感思女不夫而孕后稷生乎巨跡伊尹生乎空桑厥昭生乎濕醯雞生乎酒羊奚比乎不筍久竹生青寧青寧生程程生馬馬生人人久入於機萬物皆出於機皆入於機

解曰髑髏至於百歲其遊魂之所之更入而爲人亦已百歲而死矣若化爲物則其更死更生其化抑不可勝計矣而爲空髑髏者方且髐然有形則遊魂所更之化亦已衆矣列子者獨悟一身之妙而髑髏無更百歲之變故列子指之曰唯予與彼知而未嘗死未嘗生也列子於是即其嘗所見聞而知其種者託問於百歲髑髏以明萬物之變也夫萬物之生或以情而生或以想而有因濕而生者以合而感由化而成者以離而應情想合離更相變易或以有情而化無情若鼃之爲陵舄或以無情而化有情若菁芮生乎腐蠸或以小而化大或以大而化小若鷰之爲蛤則飛者更潛鼠之爲鶉則走者更飛相視而化有若河澤之鳥自孕而生有若鶴稷之獸或一種而異化若烏足之爲蠐螬爲胡蝶若鼃之爲鼃爲鼃蠙之衣爲陵舄其不同如此其間若后稷生乎巨跡尤化之特異詩之所稱爲可考者要之情與無情或大或小皆出入於機而均含至理無以相易也所謂機者果何物哉萬物若之何而出入哉素問曰出入廢則神機化滅蓋萬物之成敗倚伏生乎動動而不已則變化作矣故非出入則無以爲生長壯老矣然而出入雖異其機則一出入雖徼其機則妙機由出入而顯出入得機而運不可謂出入爲機也亦不可離出入而求機也一出一入而神機默運矣易以知機爲神者意以此歟黃帝書曰天性人也人心機也而此書言萬物之出機入機亦特言人久入於機豈不以人爲萬物之靈故舉以該之歟

沖虛至德真經解卷之一

沖虛至德眞經解卷之二

宋杭州州學內舍臣江遹進

天瑞

黃帝書曰形動不生形而生影聲動不生聲而生響無動不生無而生有

解曰寂然不動常無觀妙常有觀徼徼妙並觀了不相涉有感而動則無不能常無必入於有有不能常有必入於無自然之運莫之能禦矣夫形聲之於影響未爲無也然處陰以休影響久而聲消終亦必無而已矣以夫無之不可以言生也故言形聲影響以託無也莊子曰萬物以形相生此以爲不生形者蓋形雖相生實非形能自生有生生者自無而生之爾

形必終者也天地終乎與我偕終終進乎不知也道終乎本無始進乎本不久

解曰有則有盡故有形必終天地與我均囿於形既已明其妄從生則亦宜知其終與否也體道者謂天地與我並生則其終也必與我偕終終進乎不知是未始有終也以夫天地與我猶不離形故其言止於不知而已若夫道則離於形生而無始無終矣始與終爲對者也道本無始安見其終也久與近爲對者也道本不久安見其盡也

有生則復於不生有形則復於無形不生者非本不生者也無形者非本無形者也生者理之必終者也終者不得不終亦如生者之不得不生而欲恒其生盡其終惑於數也

解曰本不生者初無生滅本無形者初無聚散有生矣則必復於不生有形矣則必復於無形消息盈虛自然之數也生也數起不得不生死也數窮不得不終生死之去來弗由我矣惑者乃復認其緣塵之體以爲我蘄於久生而不死斯不識夫固然之理矣

精神者天之分骨骸者地之分屬天清而散屬地濁而聚精神離形各歸其眞故謂之鬼鬼歸也歸其眞宅黃帝曰精神入其門骨骸反其根我尚何存

解曰人之生也百骸九竅六藏賅而存焉

緣氣暫聚初非我體清輕屬天濁重屬地遠其終也精神離形暖觸斯散動轉自息清還於天濁還於地各歸其真所謂我者尚復何存所貴乎道之善吾死者以於物物各歸其真之時而不喪其我也於斯而不亡我之所存則制命在我而造化不能況淪矣孔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孟子曰壽夭不貳顏回曰回坐忘矣皆此道也

人自生至終大化有四嬰孩也少壯也老耄也死亡也其在嬰孩氣專志一和之至也物不傷焉德莫加焉其在少壯則血氣飄溢欲慮充起物所攻焉德故衰焉其在老耄則欲慮柔焉體將休焉物莫先焉雖未及嬰孩之全方於少壯間矣其在死亡也則之於息焉反其極矣

解曰人生之屬乎造化也新新不停念念遷謝舉其大較則有四焉其序自然不爲貴賤而加損也嘗考德之與形內外不相及矣人之生也其德之盛衰乃與形體相爲消長其理果安在哉蓋人之生氣之聚也氣專於嬰孩溢於少壯休於老息於死夫或不能存我而志不足以帥氣則內之所存幾何而不爲物流轉方生則唯化所役已死則唯化是變不知何時而已也唯體道者能轉物而不轉於物雖亦順化之變而不遷流於造化其在嬰孩與人同其尊一至於少壯老耄也終不失其赤子之心雖有死也適所以遂其寂靜之常樂爾是所謂之於息而反其極矣

孔子遊於太山見榮啓期行乎郕之野鹿裘帶索鼓琴而歌孔子問曰先生所以樂何也。對曰吾樂甚多天生萬物唯人爲貴而吾得爲人是一樂也男女之別男尊女卑故以男爲貴吾既得爲男矣是二樂也人生有不見日月不免襁褓者吾既已行年九十矣是三樂也貧者士之常也死者人之終也處常得終當何憂哉孔子曰善乎能自寬者也

解曰所謂榮啓期者榮則英而不實啓則開以有接攬道之英榮形開而接物期於趨當生之樂而不造夫道之根深蔕固者

也此其所以以處常得終爲樂也蓋所貴乎道者豈唯生之獨樂哉蓋將以善吾死也若夫人者雖不汩欲於利害之塗而無中道之夭亦已異乎俗矣語其聞道則未也是所謂善自寛以爲樂非眞樂之無所不樂也

林類年且百歲底春被裘拾遺穗於故畦並歌並進孔子適衛望之於野顧謂弟子曰彼叟可與言者試往訊之子貢請行逆之壠端面之而歎曰先生曾不悔乎而行歌拾穗林類行不留歌不輟子貢叩之不已乃仰而應曰吾何悔耶子貢曰先生少不勤行長不競時老無妻子死期將至亦有何樂而拾穗行歌乎林類笑曰吾之所以爲樂人皆有之而反以爲憂少不勤行長不競時故能壽若此老無妻子死期將至故能樂若此子貢曰壽者人之情死者人之惡子以死爲樂何也林類曰死之與生一往一反故死於是者安知不生於彼故吾知其不相若矣吾又安知營營而求生非惑乎吾又安知吾今之死不愈昔之生乎子貢聞之不喻其意還以告夫子夫子曰吾知其可與言果然然彼得之而不盡者也

解曰少而勤行以名譽爭其前也長而競時以利欲汩於外也不羡名故不勤行不徇財故不競時內無名利之徇外無妻子之累既佚於老將之於息知既死之暫往謂求生之爲惑此林類之所樂也子貢方且悅生而惡死安足以得此人之心哉雖然林類以死期將至爲樂亦未爲道也得道者泊然無心於生死其於死生廢而任之而已奚遽憂樂於其間哉孔子以謂得之而不盡者其不在茲乎又其以營營而求生爲惑亦其所得也謂今之死爲愈於昔之生亦其所未盡也所謂林類者野外謂之林以言遠物離人處乎廣莫之鄉而類聖人之道者也是所以以死爲樂得之而不盡也

子貢倦於學告仲尼曰願有所息仲尼曰生無所息子貢曰然則賜息無所乎仲尼曰有

焉爾
解曰子貢居言語之科者也聞夫子語林
類之可與言者於是始悟賢於辯之為非
將求為道之日損故告於仲尼願有所息
也殊不知有生之委運於大化其序為不
可紊方其勞我以生安得有夫息雖然為
子貢者亦易悟矣一聞孔子之言則知君
子之息小人之伏也故孔子許之曰賜汝
知之矣
望其壙睾如也宰如也墳如也鬲如也則知
所息矣
解曰睾如宰如墳如鬲如則以言壙之所
象不同以人之貴賤異等也同之於息而
已
子貢曰大哉死乎君子息焉小人伏焉仲尼
曰賜汝知之矣人胥知生之樂未知生之苦
知老之憊未知老之佚知死之惡未知死之
息也晏子曰善哉古之有死也仁者息焉不
仁者伏焉
解曰息猶氣之息一往而一來伏猶勝物
而伏之其動止有制之者矣君子之息雖
化而不亡小人之伏眛然而趨化君子者
仁之成名小人反是故晏子亦曰仁者息
焉不仁者伏焉老氏之寶以慈為先趨死
生之域者莫先於能仁而博愛是以言君
子之仁
死也者德之徼也古者謂死人為歸人夫言
死人為歸人則生人為行人矣行而不知歸
失家者也一人失家一世非之天下失家莫
知非焉
解曰人生世間如物逆旅要必有所歸宿
古無以易此也世之貪生失理者衆而發
悟其理者希衆寡相傾行非為是終莫之
覺此列子言此亦不以一人而非一世也直
欲齊死生於一貫爾
有人去鄉土離六親廢家業遊於四方而不
歸者何人哉世必謂之為狂蕩之人矣又有
人鍾賢世（譏賢世宜言重形生）矜巧能脩名譽誇張於
世而不知已者亦何人哉世必以為智謀之
士此二者胥失者也而世與一不與一唯聖

人知所與知所去

解曰狂蕩之人則以去鄉土而廢其家業智謀之士則以脩名譽而誇張於世彼其所爲狂蕩也則俗謂之小人彼其所徇智謀也則俗謂之君子殊不知狂蕩之去鄉離親特廢其家業而智謀之殘生損性乃離其性宅又焉取君子小人於其間哉莊子謂臧穀之挾策讀書博塞以遊爲均於亡羊即此所謂二者之胥失也列子繼此言貴虛之道以虛靜爲得其居取與爲失其所則聖人之所與所去可知也已

或謂子列子曰子奚貴虛列子曰虛者無貴也子列子曰非其名也莫如靜莫如虛靜也虛也得其居矣取也與也失其所矣事之破碼而後有舞仁義者弗能復也

解曰虛靜者萬物之本也虛故足以受羣實靜故足以應羣動虛靜在我則萬變雖起而吾心常寂萬態雖殊而吾心常徹此應物之本也故曰莫如靜莫如虛虛而能容靜而常寂周旋變故不出性宅是爲得其居也有所取則不虛矣有所與則不靜矣取與交戰耳目外徇火馳而不反斯失其所矣所即其居之所也與老君所謂不失其所者久之所同意既失其所方且鼓舞仁義於物之凋殘虧喪之後是殆智謀之士所以誇張於世者爾彼則自傷其性矣又焉能使人復其初乎

粥熊曰運轉亡已天地密移疇覺之哉故物損於彼者盈於此成於此者虧於彼損盈成虧隨世隨死往來相接間不可省疇覺之哉凡一氣不頓進一形不頓虧亦不覺其成不覺其虧亦如人自世至老貌色智態亡日不異皮膚爪髮隨世隨落非嬰孩時有停而不易也間不可覺俟至後知

解曰物與化爲體體隨化而遷百年之間大化有四復於其中時變歲遷日改月化雖一息之頃吐吟前後新故不同譬彼風之擊水前波非後波燈之在缸前焰非後焰俯仰之間已形萬變昧者潛移於造化但覩夫已形之陳跡而不知大化之密運

於物之成而樂其成不知虧之之理已運矣於事之虧而覩其虧不知成之之理已進矣揚子於元經言月闕其博不知闕明于西蓋言造化之密移成虧之迭進也求之於身百年之役顏色智態皮膚爪髮無日不異亦已明甚柰何其不自悟耶此莊子藏舟於壑之義也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蓋明此也

杞國有人憂天地崩墜身亡所寄廢寢食者又有憂彼之所憂者因往曉之曰天積氣爾亡處亡氣若屈伸呼吸終日在天中行止柰何憂崩墜乎其人曰天果積氣日月星宿不當墜耶曉之者曰日月星宿亦積氣中之有光耀者只使墜亦不能有所中傷其人曰柰地壞何曉者曰地積塊爾充塞四虛亡處亡塊若躇步跐蹈終日在地上行止柰何憂其壞其人舍然大喜曉之者亦舍然大喜長盧子聞而笑之曰虹蜺也雲霧也風雨也四時也此積氣之成乎天者也山岳也河海也金石也火木也此積形之成乎地者也知積氣也知積塊也奚謂不壞夫天地空中之一細物有中之最巨者難終難窮此固然矣難測難識此固然矣憂其壞者誠爲大遠言其不壞者亦爲未是天地不得不壞則會歸於壞遇其壞時奚爲不憂哉子列子聞而笑曰言天地壞者亦謬言天地不壞者亦謬壞與不壞吾所不能知也雖然彼一也此一也故生不知死死不知生來不知去去不知來壞與不壞吾何容心哉

解曰號物之數謂之萬人處一焉此其比萬物也不似毫末之在於馬體乎則人之一身寄於天地之間微亦甚矣又況天穹隆而位乎上經爲日月緯爲星辰而萬物覆焉地磅礴而位乎下結爲山嶽融爲江河而萬物載焉天之長地之久有非人之所能伐而測度者杞國之人乃有憂其身之無所寄而至於廢寢食者豈天地之大不足以容其身哉亦其人無以自容爾曷亦不思自有天地至于今也更死更生不可勝紀奚獨至汝而憂之哉其憂之者固

悲人之自喪者也而憂彼之所憂者則又悲夫悲人之悲者既已憂之矣而又以物理之鄙近者更相喻曉而含然大喜忘天長地久何多寂於斯人而斯人奚遽以安心而憂喜於其間哉長盧子聞而笑之亦似是矣其言天地為空中之一細物有中之最巨理無以易矣且曰遇其壞時奚為不憂哉是得之而不盡者也蓋成理所在無往不一或彼或此終無有二以二致一無有別一明夫一之不二則生死去來各不相知寓形宇內飲天和食地德泰然終其身而已矣奚用知其壞與不壞哉此長盧子所以又見笑於子列子也

舜問乎烝莊子作丞曰道可得而有乎曰汝身非汝有也汝何得有夫道舜曰吾身非吾有孰有之哉曰是天地之委形也生非汝有是天地之委和也性命非汝有是天地之委順也孫子非汝有是天地之委蛻也故行不知所往處不知所持食不知所以天地彊陽氣也又胡何得而有耶

解曰道之與我異名同實即道即我無有差殊有無二境虛實相形如可得而有亦可得而無矣道不離我安得復有天道道可得而有是道與我為二也舜之問乎丞蓋將以道擅而有之於吾身也吾之一身天地彊陽氣之所積爾暫聚復散曾非我有安可以有道哉究觀吾之一身天命而為性有性斯有生有生斯有身性命出於天地之委順有生出於天地之委和是身出於天地之委形至於孫子抑遠矣是天地之委蛻爾故或行或處或未常固於彼而我曾不知是以欲知其身顧若影則知之矣身之於我猶影之於形也彼彊陽則我與之彊陽彊陽者又胡可得而有耶老君謂吾有大患為吾有身蓋將反於未生無身而同於道也舜古之大聖人也而乃問道乎丞者蓋舜不得已而臨蒞天下繼堯之後明德所自而始既已離於道矣故其託言如此丞即以道佐人主者

齊之國氏大富宋之向氏大貧自宋之齊請

其術國氏告之曰吾善爲盜始吾爲盜也一年而給二年而足三年大壤自此以往施及州閭向氏大喜諭其爲盜之言而不諭其爲盜之道遂踰垣鑿室手目所及亡不探也未及時以贓獲罪沒其先居之財向氏以國氏之謬己也往而怨之國氏曰若爲盜若何向氏言其狀國氏曰嘻若失爲盜之道至此乎今將告若矣吾聞天有時地有利吾盜天地之時利雲雨之滂潤山澤之產育以生吾禾殖吾稼築吾垣建吾舍陸盜禽獸水盜魚鼈亡非盜也夫禾稼土木禽獸魚鼈皆天之所生豈吾之所有然吾盜天而亡殃夫金玉珍寶穀帛財貨人之所聚豈天之所與若盜之而獲罪孰怨哉向氏大惑以爲國氏之重罔已也過東郭先生問焉東郭先生曰若一身庸非盜乎盜陰陽之和以成若生載若形況外物而非盜哉誠然天地萬物不相離也仞而有之皆惑也國氏之盜公道也故亡殃若之盜私心也故得罪有公私者亦盜也亡公私者亦盜也公公私私天地之德知天地之德者孰爲盜耶孰爲不盜耶

解曰黃帝書曰天地萬物之盜萬物人之盜人萬物之盜三盜既宜三才既安蓋天施地生役萬物之力以更相變化萬物之生資人力以成其生育人之生資萬物以爲養天地無全功聖人無全能萬物無全用即其所不全而假於外豈非其盜耶故凡非其有而取之者皆盜也奚必手目所及無不探而後爲盜哉然而天地之生化也無窮萬物之生於天地也無極人以私意力取而仞有者有限國氏之盜天地公道也故可以大壤而施及州閭向氏盜人之聚斂私心也彼既以私心而聚斂之矣汝又從而利之宜其獲罪併與其先居之財而沒之也雖然以有公與私爲盜則無公與私宜非盜矣蓋一犯人之形而身非我有安往而非盜哉雖無心於公私奈何其不能逃於形體也且盜一也公道之盜既已異乎私心而免人道之患矣無公私之爲盜雖未能忘形體亦異夫公道者之

貴生愛身也若夫天地之德則不有心於
爲公也任萬物之自公不有心於無私也
任萬物之自私語至於此則萬物之盜於
人人之盜於萬物不乃爲天地大盜積者
乎天地生化萬物始終於此故天瑞至此
而終焉嘗試論之一兔適於野百人逐之
而人弗非也豎乎一童子得之雖有壯者
力抗百夫拱手而不敢取何則名分定也
悠悠之生以多駢旁枝之心自私於天地
之間若彼逐兔之流盡爲分守其有得之
於適然者眞以爲己有也莫之得者亦以
爲眞彼之所有也由是貪多務得封殖名
利終身欣玩唯恐人之已竊庸詎知吾身
之亦盜哉意天地之生萬物非天地之道
也以夫其生無方其化無窮使人盜之家
富而無殃況天地之道渾淪廣博苟能得
之則其富可勝道哉

天瑞解

六經皆載道而之後世者也寓精神之妙於
形名度數之間寄心術之微於仁義禮樂之
際其顯也雖匹夫匹婦之愚亦與能焉其妙
也雖聖人之智有所不與知焉其可能者以
其言近也其不可知者以其指遠也經之所
傳皆如此矣六經之外其立言著書博極妙
道之行斂道之散而一之落其華而實之辯
物復性志靜事簡表裏六經之訓者莫備乎
老列莊子之書夫三至人之經雖均傳妙理
而其立言之旨互明於道抑可得而言矣老
君九九之篇明道德之旨歸纔數千言究觀
其始終以可道爲非道謂上德爲不德以聖
道爲不爭雖言聖人應世之道蓋未嘗及於
羲皇之君雖若萬物生化之理亦未嘗及於
動植之物此老君之經所以爲至妙而約也
至於莊子之書以卮言爲曼衍以重言爲眞
以寓言爲廣其書迭作而無傷其辭淑詭而
可觀老君之約得莊子而其道益明矣若夫
列子之教元妙亦在於老君之道德淑詭亦
有於莊子之寓言稀明老君之要妙而不爲
莊子之曼衍三經之旨同歸於道而列子之
訓適居其中必明乎此而後可以讀列子之

書也夫道果何物也妙而不可知者是也所謂妙者非曰虛無無為故妙也以其行於萬物之上而不可測知故妙爾大哉道元資育萬物其自然必以生化為先其就成必以陰陽為原是以此經首明天瑞之生化也天者莫為之道瑞者合驗之物謂之天瑞自然之符也嘗原生化之道非離物而能明非即物而能盡即物則不足以言生化以生化不盡於有為也離物則無以顯其生化以生化不住於無為也其言曰有生不生有化不化不。○生不化者本於天之自然有生有化者有若瑞之合驗生化之道盡於此矣爰自太易既有而太初繼之太始見而太素兆為氣形質之始既具斯可名於易易變而為一一為形變之始冥冥之中其序已無毫釐之紊矣既已墮於形變則清濁異源天地異位人沖其和物含其精天地雖大其道可符於陰陽聖道雖妙其教可驗於仁義萬物雖多其變可合以柔剛故一範人之形未有能逃造化之變者至若萬物之出機入機有情無情更相

變易可謂妙矣化已一定則亦不能紊其自然之符矣故均烏足之所化也為蠐螬則不能為胡蝶均蘧之所化也為鶉則不能為繼生化之理其符如此宜其杞國之人覩有形之必終觀天地之昭然有物是致區區之過

計也且所謂自然之符者其始也必有所自而生其生也必有宜定之位其終也必有所由以復始而必終終而復始一七九之變循環而無端此生化之理所以終古不息也嘗謂物之無知沉淪於造化固其宜也人為萬物之靈雖未免乎生化亦有不生不化之理。備於我曷不思所以反身而誠矣為甘心於造化之域與彼萬物同其轉徙哉列子之訓蓋將俾學者即生化之中而明生生化化之妙順生化之符而不制於生化爾故篇終託言舜之問道乎丞以袪有生之累也猶以為未也直以吾乎一身謂為天地之盜雖天地之盜雖天地生化亦謂之為盜盜人之所共惡也而我乃以盜而成若生載若形則之人也矣以貴生愛身而犯人之所惡哉故天瑞

至此而終焉

沖虛至德眞經解卷之二

沖虛至德眞經解卷之三

宋杭州州學內舍生臣江遹進

黃帝

黃帝即位十有五年喜天下戴己養正命娛耳目供鼻口焦然肌色皯黣昏然五情爽惑又十有五年憂天下之不治竭聰明進智力營百姓焦然肌色皯黣昏然五情爽惑黃帝乃喟然讚曰朕之過淫矣養一己其患如此治萬物其患如此

解曰生理貴於肆任有心於養一己則必蹈其患矣百姓謂我自然有心於治萬物亦必蹈其患矣是故娛耳目供鼻口而有欣欣之喜是不恬也竭聰明進智力而有戚戚之憂是不愉也不恬不愉非德也雖養身治物之不同憂喜之有異其於殘生傷性均也殘生故焦然肌色皯黣傷性故昏然五情爽惑夫合十有五年而一世成矣憂喜居中外以痒形內以傷性亦何生之樂哉此黃帝所以嘆其過之深而思求至道也

於是放萬機舍宮寢去直侍徹鍾懸減廚膳退而間居大庭之館齋心服形三月不親政事晝寢而夢遊於華胥氏之國

解曰放萬機則不與接攝舍宮寢則周行而不殆去直侍則獨立而不改徹鍾垂減廚膳則無耳目鼻口之娛閒居大庭之館則優遊而寓乎廣居齋心服形則聰明智力不用三月不親政事則寂然不動歷時變而不遷晝寢而夢則形不與物接而昭然與神會也華胥氏之國神之所寓也強為之名而無有實非體性抱神者不能遊也故黃帝夢之所遊者如此

華胥氏之國在弇州之西台州之北不知斯齊國幾千萬里蓋非舟車足力之所及神游而已

解曰西北為天地之奧內照之元門故託以華胥氏之國所在雖強為之名而寓之於方實非方之所能制數之所能拘故曰不知斯齊國幾千萬里神游而已

其國無師長自然而已其民無嗜慾自然而已不知樂生不知惡死故無夭殤不知親己不知踈物故無愛憎不知背逆不知向順故無利害都無所愛惜都無所畏忌入水不溺入火不熱斫撻無傷痛指擿無痟癢乘空而履實寢虛若處牀雲霧不硋其視雷霆不亂其聽美惡不滑其心山谷不躓其步神行而已

解曰語有之曰人不衣食君臣道息其國無師長其民無嗜慾以此而已且國無師長不以無欲治之民而然也自然而已民無嗜慾亦不以有善治之君而然也自然而已道至於自然則世俗之所謂欲惡親踈逆順愛畏都忘之矣又奚有夭殤之患愛憎之情利害之擇哉即是可以入水火忘痟癢乘空如實處實若虛視聽洞徹其心不滑其行不躓也眞空不空乘空有似乎眞而非眞也故言若履實眞虛非虛寢虛有似乎虛而非眞虛也故言若處牀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古之眞人其寢不夢其覺無憂黃帝古之辯覺夢者然

則華胥之遊彼直其夢者矣其託之夢非
以循斯須故然耶
黃帝既寤怡然自得召天老力牧太山稽告之曰朕閒居三月齋心服形思有以養身治物之道弗獲其術疲而睡所夢若此今知至道不可以情求矣朕知之矣朕得之矣而不能以告若矣又二十有八年天下大治幾若華胥氏之國

解曰天老者體天道之無為力牧者為人治之工宰太山稽者於地類為其大得道者能命三才而役造化是以黃帝怡然自得則召三者而告之也夫道有情有信而至道不可以情求者蓋道不廢情而有情不可以求道也所謂至道者道之不離於真者也安有術之可思以思而求其術是以情求至道也終不足以得道矣故必疲而睡所夢若此而後既寤則怡然自得也蓋疲而睡則肢體墮而智力不用而夢則真與神接也唯有得於至道則天下可不治而治矣故又二十有八年天下大治幾若華胥氏之國二十有八四七之數也七七天癸之數至此得其中而極其盛雖黃帝之治不離於有為故其治不能逃乎數且七七陰數也黃帝方斂華而復本故特舉陰數之盛者言之且道不至於真人未有寢而不夢者易亦不至乎華胥既寤則怡然自得歟蓋晝之所好則夜之所夢有若黃帝之齋心服形則想夢自消矣使黃帝也而有夢則必至乎華胥而已矣苟不能齋心服形則役於思慮制於陰陽夢飲酒者旦而哭泣夢哭泣者旦而田獵方且顛倒於夢想而得失憂喜初無有定不知去華胥氏之國幾千萬里矣且晝想夜夢理之常也此必託之晝寢而夢者晝日之中也形接而接於事之時也神遊於形接之時是神無須臾離形也嘗試論之帝王之功聖人之餘事也聖人不得已而有為雖有為也而付於物物之自為宜無有為之累矣然既已有為則帝王之功成而大道隱矣列子將明聖人之應帝王始終不

雜於至道故即黃帝之始以爲言焉語道至於黃帝則極矣逮其即位而應世則擾擾之緒起矣或治或亂一喜一憂其爲必不免矣雖然黃帝以夫大宗師者出而應物常體盡無窮而游無朕是以託之華胥之夢以袪其應世之跡逮其齋心服形欽應世之跡而復於至道幾若華胥氏之治則所謂黃帝者世莫得而見之矣天下之人徒亦守其陳跡以思無致爾故此篇終言季咸之相壺子至於示之以未始出吾宗則季咸莫得而相自失而走爾其說蓋明此也帝王之道至此而極矣故莊子應帝王亦以此終其篇

列姑射山在海河洲中山上有神人焉吸風飲露不食五穀心如淵泉形如處女不偎不愛仙聖爲之臣不畏不怒愿愨爲之使不施不惠而物自足不聚不斂而已無愆陰陽常調日月常明四時常若風雨常均字育常時年穀常豐而土無札傷人無夭惡物無疵癘鬼無靈響焉

解曰姑且也射厭也姑射山者厭射世累不得已而姑且應之者所居也水幾於道海河水之所歸也姑射山在其洲中以言居道之中也非神人孰能與於此不食五穀吸風飲露則味於道之淡乎無味心如淵泉則靜專而不流形如處女則應物而不倡不偎不愛芻狗萬物也不畏不怒純氣是守也不施不惠而物自足所謂人人不損一毫也不聚不斂而已無愆所謂人人不利天下也由陰陽常調而至於鬼無靈響者所謂安平泰也

列子師老商氏友伯高子

解曰商金聲也老商則反性復命而無爲者也伯高子則年彌高而德彌邵者也故子列子師友若人也列子嘗師壺丘子友伯昏瞀人矣蓋道無乎不在則亦何常師之有

進二子之道乘風而歸尹生聞之從列子居數月不省舍因間請蘄其術者十反而十不告尹生懟而請辭列子又不命尹生退數月

意不已又往從之列子曰汝何去來之頻尹生曰曩章戴有請於子子不我告固有憾於子今復脫然是以又來列子曰曩吾以汝為達今汝之鄙至此乎姬將告汝所學於夫子者矣

解曰莊子曰使道而可以告人則人莫不告其兄弟十反而十不告非不欲告之也不知其可告也與齧缺問於王倪四問而四不知知問無為謂三問而三不答類矣為章戴者方且以文之成葺而徙諸首安足以語老商無為之道哉是以既從列子則以懟憾而辭既退數月復以脫然而來去來不常懟憾再三其鄙而不達於道終不近矣故不得已而告之

自吾之事夫子友若人也三年之後心不敢念是非口不敢言利害始得夫子一眄而已五年之後心庚念是非口庚言利害夫子始一解顏而笑七年之後從心之所念庚無是非從口之所言庚無利害夫子始一引吾並席而坐九年之後橫心之所念橫口之所言

亦不知我之是非利害歟亦不知彼之是非利害歟亦不知夫子之為我師若人之為我友內外進矣而後眼如耳耳如鼻鼻如口無不同也心凝形釋骨肉都融不覺形之所倚足之所履隨風東西猶木葉幹殼竟不知風乘我邪我乘風乎今女居先生之門曾未浹時而懟憾者再三女之片體將炁所不受汝之一節將地所不載履虛乘風其可幾乎尹生甚怍屏息良久不敢復言

解曰是非在理利害在事昔之所是今而非之則是非初無定體我以為利人或病之則利害初無常是所以有是非利害者人之生也因欲有身因身有受以欲發愛七情交錯眼逐於色耳循於聲鼻流於香舌嗜於味一體之內各不相知雖均於耳目之見聞也左右異位則明闇或殊況能無不同乎由是知是非利害咸出於耳目鼻口之知覺耳而知覺之生依於圓明之性性與物對物合於我因以成體體雖不一性終無二夫一性裂為七情初不屬彼

則反決裂於圓明亦奚假於物哉苟能即聲色臭味之中一有所悟而休復於眞則七竅俱潛耳目鼻口融通爲一迴視天下萬物紛紛擾擾如雨雪之見晛無不殰釋而同於眞精矣而況於吾之一身乎此則子列子履虛乘風之道也列子於此道生知而自得矣奚假於學哉將以垂訓故必寓於學者歷階以進之序而託之於躬行也心不敢念是非口不敢言利害則能去智與故矣此由一年之野進於三年而通○之時也夫不敢非無其意也未至乎自擊而道存也故始得老商一眄而已至於五年而來則心更念是非口更言利害其念其言出於自然而無矜吝之心則其道莫逆於心故爲之解顏而笑能無擇於心之念口之言矣不至乎七年之天成則未能縱而不守是未可與權也安能與並子齊驅而並駕哉故必從心之念從口之言更無是非利害始一引之並席而坐然而從則縱之而已雖曰更無是非利害是能無

有矣未能無無也故必進於九年之大妙而後横心之念横口之言亦不知彼之是非利害也亦不知我之是非利害也無不同矣道至於此則不貴其資不愛其師故不知夫子之爲我師若人之爲我友而內外進矣夫然後七竅休復於一眞百骸圓同於太虛其寓於天地之間猶木葉幹殼之隨風東西不知風乘我耶我乘風乎謂我之乘風則木葉之蘊亦有心於乘風乎謂風之乘我則風之吹噓曷嘗有待於我哉然則御風而行泠然善也不知其所以○然而然爾且既曰骨肉都融矣猶擬之以木葉幹殼者蓋有生之氣有形之狀可使之虛而不可使之無雖有形體而無形體之累可謂虛矣雖猶木葉幹殼之輕而未離於有物也此莊子所以謂其猶有所待也是乃道之所以爲大妙也如亦無而已矣又何貴於道哉若尹生者內藏懟憾以忿滀之氣自戾於大和其生也爲天地之疣贅爾居先生之門曾未決時而懟憾再

三則積此妄情以終其身有沉溺而已雖以神之厚載亦不能勝其一節之淪墜矣噫有生均命於造化情想一殊而升沉之異乃至於此故列子於此特致意焉

列子問關尹曰至人潛行不窒蹈火不熱行乎萬物之上而不慄請問何以至於此關尹曰是純氣之守也非智巧果敢之列

解曰至人不離於真者也真在於內則萬物孰足以易之此至人之所以入水不濡入火不熱登高不慄也關尹以謂至於此爲純氣之守者蓋純也者謂其不虧其神也不虧其神是所以爲真也彼智巧果敢有心於勝物也內藏猜慮外恃盛氣雖一節片體將不容於天地之間水火豈復可近哉唯純氣內守則知見旋復視聽內藏莫知其爲水火與之爲一體矣此所以無入而不自得也老君曰含德之厚比於赤子即此所謂純氣之守也是以毒蟲不螫猛獸不據攫鳥不搏

姬魚語汝凡有貌像聲色者皆物也物與物何以相遠也夫奚足以至乎先是色而已

解曰貌像聲色皆謂之色者凡物自無而生有必始於流動而生色太素具而形質始著太素猶不及於太始又安能至乎先哉唯物物而非物者然後足以至乎先至乎先其老君所謂有物混成者歟

則物之造乎不形而止乎無所化夫得是而窮之者焉得爲正焉

解曰有形皆屬乎造化唯造乎不形則止乎無所化矣得是道而窮盡之者離形超化至乎物先泯絕是非雖獨正不足以命之矣是至人之所以爲真也

彼將處乎不深之度而藏乎無端之紀遊乎萬物之所終始

解曰甚易知甚易行不違萬物自然之數者不深之度也老君以迎隨不見其首尾者爲道之紀即此所謂無端之紀也行乎萬物而萬物得之以消息滿虛其際不可終者遊乎萬物之終始也內能處而藏外能遊乎物此備道全盡者也

壹其性養其氣含其德以通乎物之所造
解曰壹其性則不貳養其氣則不耗含其德則不散若是則能上與造物者遊是所謂通乎物之所造也
夫若是者其天守全其神無郤物奚自入焉
解曰由物爲得爲正焉出而遊乎萬物之所終始斯能通乎物之所造矣通乎物之所造則能天矣天則神矣其天守全是乃其神之無郤也其神無郤則純氣之守也固矣故物莫得而入焉
○夫醉者之墜於車也雖疾不死骨節與人同而犯害與人異其神全也乘亦弗知也墜亦弗知也死生驚懼不入乎其胷是故遻物也不慴彼得全於酒而猶若是而況得全於天乎聖人藏於天故物莫之能傷也
解曰神生形形成神形不得神不能自生神不得形不能自成神欲不虧其全其或虧者以有知也形欲不傷其完其傷之者以迕物也然神生形者也變其形者神未必守舍其神則物莫之能迕矣醉者之於車乘墜皆莫之知此神之所以全也神全則死生驚懼不足以動其中雖墜車也秪能傷其形而不能傷其神也此所謂犯害與人異故雖疾不死也然而得全於酒徒以沉湎而迷其知爾非知而忘情者也至於不醉則其知歷然不復須臾之忘矣故雖不死而猶有疾也若眞知之無知則雖水火猶不能焦溺而況於墜車耶此全於天者所以物莫之能傷也聖人藏乎是所以爲長生久視之道
○列禦寇爲伯昏無人射引之盈貫措杯水其肘上發之鏑矢復沓方矢復寓當是時也猶象人也伯昏無人曰是射之射非不射之射也當與汝登高山履危石臨百仞之淵若能射乎於是無人遂登高山履危石臨百仞之淵背逡巡足二分垂在外揖禦寇而進之禦寇伏地汗流至踵伯昏無人曰夫至人者上闚青天下潛黃泉揮斥八極神氣不變今汝怵然有恂目之志爾於中也殆矣夫
解曰引之盈貫言其張之盡鏑也措杯水

其肘上言其手之停審也適矢復沓言其中之巧也方矢復寓言其射之敏也其所以能若是者以其用志不分而猶象人也然而是射之射非不射之射也射之射所要者在彼不射之射所守者在我射之射方可方不可不射之射無可無不可方其猶象人以外無所懼也所以伏地而汗流者以心有所矜也夫山之高石之危淵之深無心於害人也登履之者未必皆蹈其患也唯其貪生外殉矜吝無所不至乎之物不能為我害而吾心自為之害以至於喪生而終不悟也若夫至人之不靜於眞其於登履與人無異也特神氣內守不知有高深之可畏無往而不猶象人爾揮斥八極神氣不變以此而已子列子嘗御風而行矣於進是道也何有其云爾者將俾學者不以說聞為天下之美盡在於己而務其全也孔子不居其聖亦若是矣所謂伯昏無人者居物之長反明為昏以無為人者也是所以能登高臨深而不懼子列

子之所受教也

范氏有子曰子華善養私名擧國服之有寵於晉君不仕而居三卿之右目所偏視晉國爵之口所偏肥晉國黜之游其庭者侔於朝子華使其俠客以智鄙相攻彊弱相凌雖傷破於前不用介意終日夜以此為戲樂國殆成俗禾生子伯范氏之上客出行經坰外宿於田更商丘開之舍中夜禾生子伯二人相與言子華之名勢能使存者亡亡者存富者貧貧者富商丘開先窘於飢寒潛於牖北聽之因假糧荷畚之子華之門

解曰禾生子伯皆范氏之上客則其知范氏之名勢也審矣相與言子華之名勢於中夜則非有詩誕於人也商丘開潛於牖北聽之則知其言之無心而不妄矣故以其黨之言皆實唯恐誠之之不至行之之不及也

子華之門徒皆世族也縞衣乘軒緩步闊視顧見商丘開年老力弱面目黎黑衣冠不檢莫不眲之既而狎侮欺詒攩㧙挨抌亡所不

爲商丘開常無慍容而諸客之技單憊於戲
笑
解曰子華之門徒以狎侮欺詒衆技爲戲
笑者求己勝而人辱也爲商丘開者亦以
爲誕辱而懟憾之則子華之志驕而商丘
開誠可辱矣今也一遇之以誠而常無慍
容技雖衆俄而單矣戲笑雖樂俄而憊矣
終不足以爲商丘開之辱矣迴視昔之狎
侮戲笑不亦徒勞而自辱乎
遂與商丘開俱乘高臺於衆中漫言曰有能
自投下者賞百金衆皆競應商丘開以爲信
然遂先投下形若飛鳥揚於地骪骨無碼
解曰猜慮不存誠信内守則其體虛矣故
其輕揚擬於飛鳥投於高臺而骪骨無碼
亦猶醉者之墜車其犯害與人異矣

范氏之黨以爲偶然未詎怪也因復指河曲
之淫隅曰彼中有寶珠泳可得也商丘開復
從而泳之既出果得珠焉衆昉同疑子華昉
令豫肉食衣帛之次
解曰信其言而泳水不能溺此忠信錯其
軀於波流爾詒以爲彼中有寶珠泳而出
果得珠焉此何理哉誠信能感物之證也
且寶珠之爲物體元用妙每下愈況無乎
不在求以明智索以喫詬其失愈遠唯商
丘開之誠同於象罔則其得之亦何異哉
俄而范氏之藏大火子華曰若能入火取錦
者從所得多少賞若商丘開往無難色入火
往還埃不漫身不焦范氏之黨以爲有道乃
共謝之曰吾不知子之有道而誕子吾不知
子之神人而辱子子其愚我也子其聾我也
子其盲我也敢問其道商丘開曰吾亡道雖
吾之心亦不知所以雖然有一於此試與子
言之曩子二客之宿吾舍也聞譽范氏之勢
能使存者亡亡者存富者貧貧者富吾誠之
無二心故不遠而來及來以子黨之言皆實
也唯恐誠之之不至行之之不及不知形體
之所措利害之所存也心一而已物亡迕者
如斯而已今昉知子黨之誕我我内藏猜慮
外矜觀聽追幸昔日之不焦溺也怛然内熱
惕然震悸矣水火豈復可近哉

解曰泳而得寶珠亦已異矣范氏之黨昉同疑之至於入火往還而埃不漫身不焦而後以其為有道而謂之為神人蓋投於高而無礙或能因其勢而偶然泳而出學泅者能之若火之烈烈則物無美惡柔剛一投於煙焰皆煨燼矣自非體合於神而同於無則塊然之形薪火奚可近哉商丘開以謂吾無道雖吾之心亦不知所以唯其忘情而無知則心一而不二是所以為道而物莫之能逆也若夫藏猜慮於視聽則怛然內熱已焚其和於中又焉能入火不熱哉惕然震悸已溺其性於內又焉能入水不濡哉

自此之後范氏門徒路遇乞兒馬醫弗敢辱也必下車而揖之

解曰以子華之名勢而弗輕於乞兒馬醫者蓋審夫名勢之非道以君子之盛德其容貌若愚故能忘其勢雖賤弗敢辱也是亦至信之所感化也嘗謂商丘開方其誠物而無二心雖至人純氣之守無以復加矣至於藏猜慮於觀聽則猶為羲蒙之民由是知至道所在不俟他求其於有得亦無漸次狂聖相去特在克念罔念一息之間爾可不慎哉

宰我聞之以告仲尼仲尼曰汝弗知乎夫至信之人可以感物也動天地感鬼神橫六合而無逆者豈但履危險入水火而已哉

解曰當而以為信未孚之小信爾信矣而不期辟金之至信也至信之人內不疑於已外不疑於物至虛而無所於忤至粹而無所於雜故能參天地之廣大贊天地之化育蠻貊之邦可行豚魚之微可及此所謂動天地感鬼神橫六合而無逆也若夫尾生之溺鮑焦之燔豈信之罪也哉是塞以為有信非至信爾

商丘開信偽物猶不逆況彼我皆誠哉小子識之

解曰誠在於我則物雖偽而皆其誠存於內則境雖順而猶逆處己者唯務於自誠而聖人之善教必期於彼我皆誠而後已

若湯問所謂仙聖之種一日一夕飛相往來於五山之間者其彼我皆誠者歟謂小子識之則道之在人無間於少壯小子之所宜勉也奚俟而晚聞大道哉所謂子華者以榮而不實爲名固宜以名勢驕人也商則聲之擊欲丘則地之中高闕則物之啓出謂之商丘開是以始則能入水火終則以謂水火豈復可近也

周宣王之牧正有役人梁鴦者能養野禽獸委食於園庭之內雖虎狼鵰鶚之類無不柔○馴者雄雌在前孳尾成羣異類雜居不相搏○噬也王慮其術終於其身令毛丘園傳之梁鴦曰鴦賤役也何術以告爾懼王之謂隱於爾也且一言我養虎之法凡順之則喜逆之則怒此有血氣者之性也然喜怒豈妄發哉皆逆之所犯也夫食虎者不敢以生物與之爲其殺之之怒也不敢以全物與之爲其碎之之怒也時其饑飽達其怒心虎之與人異類而媚養己者順也故其殺之逆也然則吾豈敢逆之使怒哉亦不順之使喜也夫喜之復也必怒怒之復也常喜皆不中也今吾心無逆順者也則鳥獸之視吾猶其儕也故游吾園者不思高林曠澤寢吾庭者不願深山幽谷理使然也

解曰含生之類皆有血氣之性自人以觀血者心之所藏氣者肺之所府氣運而血如之一晝一夜凡萬有三千五百息血氣周流宿行於身脉行於藏間不容髮或過或不及微則疾而甚則死矣血氣之可順而不可逆如此由有血氣之性斯有逆順之境而起喜怒之情怨恩生殺無所不至○矣然而人之爲人雖不能逆其氣而能帥其氣雖不能違其性而能節其往此人之所以爲有道雖有喜怒之情其發也罔或不中節矣至於飛潛之倫附翼戴角分于布木仰飛伏走知有生之是利唯血氣之是使是以鳥窮則攫獸窮則搏欲其柔馴於人雜居而不相搏噬不亦難乎然而虎狼鵰鶚禽獸之至強者也既已與人均其血氣則其心智與人不殊達也苟能達其

情欲時其饑飽媚其順而無犯其所逆未
有不可以柔馴者且違其喜怒而媚之是
豢之之術爾要其所以能使雄雌在前孳
尾成羣異類雜居而不相搏噬者則本於
其心無逆順爾何則違其喜怒未能使之
忘喜怒也喜怒之復猶陰陽之往來逆而
犯之固所不可順而喜之亦非其中雖暫
能順之而喜終必或犯而激其怒也唯喜
怒不形而於物無逆順則物亦無逆順於
我矣故鳥獸之視吾猶其儕也夫鳥獸之
所以驚駭散亂逃竄隱伏唯高林廣澤深
山幽谷之是遁者以避患害而從其類也
今而視吾猶其儕則其游吾之圃猶吾之
庭與人同處與人並行亦已樂矣又何暇
趨山林之幽深慕川谷之險阻耶意無逆
順在我其不言不爲之妙乃默得於禽獸
之獷食靡角者化而柔馴可謂妙矣周之
宣王知惜梁鴦之術而傳之至於爲治則
方且料民而不知用其術焉非思[illegible]之矣知
亦以斯道而牧斯民其於在宥天下而致

恬愉之俗亦易易矣所謂梁鴦者鴦近鳥
其性馴耦梁鴦則進而在梁得其所者所
謂毛丘園者丘園蓋羽毛之族利養之地
而所樂居也此梁鴦所以能養野禽獸宣
王所以令毛丘園傳其術也

顏淵問乎仲尼曰吾嘗濟乎觴深之淵矣津
人操舟若神吾問焉曰操舟可學耶曰可能
游者可教也善游者數能若乃夫沒人則未
嘗見舟而謖操之者也吾問焉而不告敢問
何謂也仲尼曰譆吾與若玩其文也久矣而
未達其實而固且道與能游者可教也輕水
也善游者之數能也忘水也若乃夫沒人之
未嘗見舟也而謖操之也彼視淵若陵視舟
之覆猶其車却也覆却萬方陳乎前而不得
入其舍惡往而不暇

解曰水負舟者也學操舟者宜知所本矣
學津人之操舟而不能學其爲津人雖津
人之妙止能傳其術而不能使之盡其巧
也有習於水勇於泅者雖不學操舟而津
人之妙可作矣蓋不習於水則顧視水之

津涯方且惕然震悸惟沈溺之是虞尚何舟之能操耶是以輕水者可教忘水者數能若夫没人則未嘗見舟而便操之也未嘗見舟則非特忘水雖舟亦忘之矣是以無往而不暇也涉水猶涉難也御世者猶操舟以濟斯民於無難之地也唯有道者斯能輕忘世故出没於萬變之中而未嘗有所困則其於濟世也有暇矣顔子用捨行藏同於聖人故孔子與之玩其文而道其實

○以瓦摳者巧以鉤摳者憚以黃金摳者惛巧一也而有所矜則重外也凡重外者拙内

解曰所要愈重則其心愈矜心矜則智惛而巧喪矣夫巧在我物在外既已巧矣以有所矜而拙爾曷亦定其内外之分等黃金爲瓦甓則無往而不巧所要者亦不能捨我矣然此終不可以彊而爲之也唯有道者其爲出於自然爾且其始也巧其終也拙是以巧而拙如俾其智巧不存則莫見其所要之輕重而遇事未必不巧也則世俗之所謂巧者不乃爲大拙者乎故大巧若拙

沖虛至德眞經解卷之三

沖虛至德眞經解卷之四　畬

宋杭州州學內舍生臣江遹進

黃帝

孔子觀於呂梁懸水三十仞流沫三十里黿鼉魚鼈之所不能游也見一丈夫游之以爲有苦而欲死者也使弟子並流而承之數百步而出被髮行歌而游於棠行（棠行當作塘下）孔子從而問之曰呂梁懸水三十仞流沫三十里黿鼉魚鼈所不能游向吾見子道之以爲有苦而欲死者使弟子並流將承子子出而被髮行歌吾以子爲鬼也察子則人也請問蹈水有道乎曰亡吾無道吾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與齎俱入與汨偕出從水之道而不爲私焉此吾所以道之也孔子曰何謂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也曰吾生於陵而安於陵故也長於水而安於水性也不知吾所以然而然命也

解曰水生之蟲不疾易水性也若人則生於陵而安於陵爾呂梁之丈人乃能游於黿鼉魚鼈之所不能游蓋其性之所偏能也唯有其性故能長於水而安於水雖安於水矣不至於不知吾所以然而然是未能從水之道而不爲私也則亦不若是之妙矣故其言終至於命若夫人者猶莊子所謂得之以游大川者也

仲尼適楚出於林中見痀僂者承蜩猶掇之也仲尼曰子巧乎有道耶曰我有道也五六月累丸二而不墜則失者錙銖累三而不墜則失者十一累五而不墜猶掇之也吾處也若橛株駒吾執臂若槁木之枝天地之大萬物之多而唯蜩翼之知吾不反不側不以萬物易蜩之翼何爲而不得孔子顧謂弟子曰用志不分乃凝於神其痀僂丈人之謂乎丈人曰汝逢衣徒也亦何知問是乎脩汝所以而後載言其上

解曰學承蜩於累丸者丸之爲物可轉而反莫適爲反能累之而不墜則其處身之定執臂之審用志之不分可知矣以是而承蜩此所以猶掇之也夫以蜩翼輕迅而取之猶掇則進乎道矣豈智巧之列故曰我有道也蓋方其處身若橛株駒執臂若

槁木之枝則內能忘我矣不以萬物易蜩之翼則外能忘物矣物我兩忘矣上可用以承蜩故孔子謂其用志不分乃凝於神也志分則神耗志一則神凝所謂純氣之守如是而已痀僂丈人則支離其形而無修於外者也孔子方且衣逢掖之衣而師儒行於魯是以丈人者俾孔子修其所用於世者而去之而後載斯言於其上也蜩之為物捨卑穢趣高潔其鳴以時不食而無求得形神之道者是所以託之承蜩也

○海上之人有好漚鳥者每旦之海上從漚鳥遊漚鳥之至者百住而不止其父曰吾聞漚鳥皆從汝游汝取來吾玩之明日之海上漚鳥舞而不下也故曰至言去言至為無為齊智之所知則淺矣

解曰經曰既有妄心即驚其神心之與神表裏之符也我驚其神則物亦驚我矣海上之人從漚鳥游以其心無逆順也既懷取之之心則驚其神矣此漚鳥所以舞而不下也且於物無逆則物物皆然矣奚止漚鳥而已唯其好在於漚鳥故漚鳥從之爾夫漚之於人為異類也而人心之不言不為者乃為其所審察則吾之脩身治物亦何假於言而後信為而後知哉齊智之所知誠淺矣列子於五漿先饋所以驚也

趙襄子率徒十萬狩於中山藉芿燔林扇赫百里有一人從石壁中出隨煙燼上下眾謂鬼物火過徐行而出若無所經涉者襄子怪而留之徐而察之形色七竅人也氣息音聲人也問奚道而處石奚道而入火其人曰奚物而謂石奚物而謂火襄子曰而嚮之所出者石也而嚮之所涉者火也其人曰不知也

解曰我之所以為物累物之所以能為我累者以形隔而不能大同也物之與我非本不同其不同者生於知見故知其為石則其堅不可入矣知其為火則其熱不可近矣雖然火之燔也石之堅也亦非泊然無知者所能亡也唯其知以無知謀然不留秋毫於胸中則骨肉都融合乎大同大同而無已故物莫之能礙爾今則人從石

壁中出隨煙燼上下至於問其處石入火之道則不知也非特不知其道也雖石火亦亡之是真不知者矣則石也火也孰得而礙之

魏文侯聞之問子夏曰彼何人哉子夏曰以商所聞夫子之言和者大同於物物無得傷閡者游金石蹈水火皆可也文侯曰吾子奚不為之子夏曰刳心去智商未之能雖然試語之有暇矣文侯曰夫子奚不為之子夏曰夫子能之而能不為者也文侯大說

解曰可否相濟謂之和濟於有不可以為和濟於無亦不可謂之和蓋無則無為而非空有則有礙而非道唯不廢有無之用而有無俱遣然後能大同於物所謂大同者以不同同之也同以不同則不毀石之堅不廢火之烈而不能傷閡於我矣是道也子夏聞之於夫子者雖子夏之未能刳心去智亦有暇於語此矣而況於夫子乎夫子之不為此者非不能也不為爾夫不能者固不為矣能而不能不為是為能之所使必不能為此矣唯能之而能不為或為之而莫知其所以為斯無不能為矣竊嘗論之趙人之處石入火以其不知也然則草木之無知也曷亦不能不焦溺於水火不窒閡於金石也蓋嘗觀夫五行者木撓水弱金堅火熯土均而布相生相尅相制而能逃其化人所以物之者沖和之氣所致也能天能地能陰能陽其所謂不知者非若物之無知也合和守氣融會萬物不以其有累其兩則其游金石蹈水火烏乎往而不可哉求之於物則有靈龜之翰潛淵之蟄蟲藏於木鼠遊於火皆陰陽之所為也彼其得陰陽之一偏者猶若是則聖人大同於陰陽造化在我其純一而不自得人奚得為之而後信哉

有神巫自齊來處於鄭命曰季咸知人死生存亡禍福壽夭期以歲月旬日如神鄭人見之皆避而走列子見之而心醉而歸以告壺丘子曰始吾以夫子之道為至矣則又有至焉者矣

解曰古者民之精爽不貳而神降之者在男曰巫謂之神巫則妙於其道矣命曰季咸則少而有感者也妙於其道則我之於人也能洞鑑少而有感則人之於我也無匿情凡域於形體者莫不惑於死生存亡禍福壽夭之數而季咸能先事以期之是乃昧者之所謂至至者也

壺子曰吾與汝既其文未既其實而固得道歟衆雌而無雄而又奚卵焉而以道與世抗必信矣夫故使人得而相汝

解曰文者事之彰實者道之真有之而無實猶有雌而無雄也安能居物之先而化育萬物哉列子以道與世抗故其爲可必而其信可期是盡壺子之文而未盡其實者則於何逃形哉

嘗試與來以予示之明日列子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譆子之先生死矣弗活矣不可以旬數矣吾見怪焉見濕灰焉列子入泣涕沾衿以告壺子壺子曰向吾示之以地文罪（莊子作萌）乎不誫不止是殆見吾杜德幾也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幸矣子之先生遇我也有瘳矣灰然有生矣吾見杜權矣列子入告壺子壺子曰向吾示之以天壤名實不入而機發於踵此爲杜權是殆見吾善者幾也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子之先生坐不齋吾無得而相焉試齊將且復相之列子入告壺子壺子曰向吾示之以太沖莫眹是殆見吾衡氣幾也鯢旋之潘爲淵止水之潘爲淵流水之潘爲淵濫水之潘爲淵沃水之潘爲淵氿水之潘爲淵雍水之潘爲淵汧水之潘爲淵肥水之潘爲淵是爲九淵焉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立未定自失而走壺子曰追之列子追之而不及反以報壺子曰已滅矣已失矣吾不及也壺子曰向吾示之以未始出吾宗吾與之虛而猗移不知其誰何因以爲茅靡因以爲波流故逃也

解曰示之者在我見之者在彼有所示則必有所見矣示以地文偏於陰也不震以動不止而寂則見其德幾杜而不發故以

為弗活示以天壤多於陽也名實雖不入
而猶有我氣幾雖外發而其息則深則見
其德出而為善故以為有生所謂杜權者
始見其地文莫知其為杜德幾也及見其
天壤然後以其杜德幾為權時之宜爾至
於示之以太沖莫朕則至和發越莫測其
涯氣幾常均充塞天地外應萬變而終不
能撓其淵靜之居水之九淵類是矣故季
咸於此莫得而見焉所謂九淵者水性無
入雖曰因地而為曲直因器而為方圓或
旋或止或流或濫或下溜而為汏或旁出
而為氿或雍而復入或汧而流行或出同
而歸異雖波流九變常淵然自若道至於
此則入於不死不生矣季咸所知者有生
之後爾尚安得而相之哉然而太沖莫朕
猶寓於氣而示以幾也至於示之以未始
出吾宗則雖人而能天雖泛應萬物而常
深根寧極此季咸之所以自失而走列子
追之弗及也夫偽之於真猶雨雪之見晛
而消也故曰已滅矣已失矣且未始出吾
宗則不離於宗而猶有所示者蓋至道雖
妙未始不示譬如日光無所不照盲者不
見答寔在日所謂壺丘子者以空虛為體
而居於中高之地居於中高則疑若可接
矣以虛為體則未嘗與世抗此其所以莫
得而相

然後列子自以為未始學而歸三年不出為
其妻爨食豨如食人於事無親雕琢復朴塊
然獨以其形立紛然而封戎戎宜作或以是終
解曰三年不出絕物也為其妻爨食豨如
食人忘我也於事無親則去智與故也雕
琢復朴塊然獨以其形立則復命反常而
一眞獨露也紛然而封哉則萬變雜然而
其御常塗也一以是終則亘萬世而不易
也列子進此道矣將示人以復本故云爾
也

子列子之齊中道而反遇伯昏瞀人伯昏瞀
人曰奚方而反曰吾驚焉惡乎驚吾食於十
漿而五漿先饋伯昏瞀人曰若是則汝何為
驚已曰夫內誠不解形諜成光以外鎮人心

使人輕乎貴老而整其所患夫漿人特爲食羹之貨無多餘之贏其爲利也薄其爲權也輕而猶若是而况萬乘之主身勞於國而智盡於事彼將任我以事而效我以功吾是以驚

解曰人之性猶水也凝之而爲冰釋之而爲水凝則其體不易釋則其用不窮至人之心渙若冰將釋而復歸其明冒何光輝之外鎮哉若夫内矜實智不能自解物有結之便辟成光人皆得以容察之有若漿人之權輕利薄者亦輕乎貴老而整其所患矣整亂也謂所患衆至也齊中央之國仕事効功之所在也故子列子之齊中道驚五漿之饋而反也雖然驚於此者與所謂寵辱若驚者異矣

伯昏瞀人曰善哉觀乎汝處已人將保汝矣無幾何而往則戶外之屨滿矣

解曰以五漿先饋爲驚是蕩於内觀者也處已謂不遺形也此戶外之屨所以滿也

伯昏瞀人北面而立敦杖蹙之乎頤立有間不言而出賓者以告列子列子提履徒跣而走暨乎門問曰先生既來曾不廢藥乎

解曰北面而立辯於物也敦杖蹙之乎頤忘我也不言而出忘言辯也列子提履徒跣而走則未能默悟不言之教故於求道而忘其足也且徒跣而走則既已異乎處已矣莊子德充符敘無趾兀者意幾近歟

曰已矣吾固告汝曰人將保汝果保汝矣非汝能使人保汝而汝不能使人無汝保也而焉用之感也感豫出異且必有感也搖而本身又無謂也與汝遊者莫汝告也彼所小言盡人毒也莫覺莫悟何相孰也

解曰能不失其德而未至乎上德之不德知可道之有跡而未造乎常道之無心斯不能使人無汝保也且以不能使人之無保爲患者與夫使人保汝者有間矣感豫者先施之謂也列子固未嘗出異以感物也其所以人得而保之者是必有以感之而不自知也既已感物也勞汝神搖汝精

日與戶外之屨者相與辯其果有謂乎故曰指而本身又無謂也與汝游者俱淪於人道之患故莫知所告其小言之詹詹安能為至言之發乎哉若是者同之乎迷塗物與我無成也故曰莫覺莫悟何相執也

楊朱南之沛老聃西遊於秦邀於郊至梁而遇老君老君中道仰天而嘆曰始以汝為可教今不可教也楊子不答至舍進盥漱巾櫛脫屨戶外膝行而前曰向者夫子仰天而嘆曰始以汝為可教今不可教弟子欲請夫子辭行不閒是以不敢今夫子閒矣請問其過

解曰孔子曰彼非至人不能下人下人不精不得其真進盥漱巾櫛脫屨膝行凡以欲得其真而已

老君曰而睢睢而盱盱而誰與居

解曰存乎人者莫良於眸子眸子不能掩其惡蓋離為目而圍二神之所託也得道者之相過目擊而其意已傳知人者每得於眉睫之閒故楊朱之睢睢盱盱其視不正則老君以為不可教也故黃帝書曰機在目

大白若辱盛德若不足

解曰明白四達是謂大白每下愈況是謂若辱沖而不盈故盛德若不足若此者其視顛顛與人相過目若不相見者奚有於睢盱哉

楊朱蹴然變容曰敬聞命矣其往也舍者迎將家公執席妻執巾櫛舍者避席煬者避竈其反也舍者與之爭席矣

解曰避席非止於不爭而已爭席非止於不避而已聞命而反則昔之避者更且爭夫秦梁之地不遠也今之舍者猶昔之舍者也亦非有二楊朱也其相過迺若是之異者乃知至道容膚變形易慮人常由之而莫之知也蓋南之沛則趨於物之所會其反也則復於命之所本或避或爭在於往反之閒爾

楊朱過宋東之於逆旅逆旅人有妾二人其一人美其一人惡惡者貴而美者賤楊子問其故逆旅小子對曰其美者自美吾不知其

美也其惡者自惡吾不知其惡也楊子曰弟子記之行賢而去自賢之行安往而不愛哉

解曰貴其美而賤其惡者情之私惡者貴而美者賤道之公或美或惡生於妄見貴之賤之亦非眞理所惡於逆旅之妾者非謂其美也以恃其美故賤之所貴於逆旅之人者不以能賤其美也以不知其美故取之知俾逆旅之妾亦不恃其美而無自賢之行則無往而不愛矣老君曰天下皆知美之爲美斯惡矣非惡美也惡知其美爾

十二

天下有常勝之道有不常勝之道常勝之道曰柔常不勝之道曰彊二者亦知而人未之知故上古之言彊先不己若者柔先出於己者先不己若者至於若己則殆矣先出於己者亡所殆矣以此勝一身若徒以此任天下若徒謂不勝而自勝不任而自任也鬻子曰欲剛必以柔守之欲彊必以弱保之積於柔必剛積於弱必彊觀其所積以知禍福之鄉彊勝不若己至於若己者剛柔勝出於己者其力不可量老聃曰兵彊則滅木彊則折柔弱者生之徒堅彊者死之徒

解曰柔弱者道之本守道之本自勝而已故無一不勝以此勝一身以此任天下有安而無危有福而無禍雖未嘗先人而人莫之能先是乃善攝生者與天地同久之道也易曰巽以行權莊子曰於魚得計義協於此故老君鬻子其書每致意焉其稱上古之言則以此道自古以固存也

十三

狀不必童而智童智不必童而狀童聖人取童智而遺童狀衆人近童狀而疏童智狀與我童者近而愛之狀與我異者疏而畏之有七尺之骸手足之異戴髮含齒倚而趨者謂之人而人未必無獸心雖有獸心以狀而見親矣傅翼戴角分牙布爪仰飛伏走謂之禽獸而禽獸未必無人心雖有人心以狀而見疏矣庖犧氏女媧氏神農氏夏后氏蛇身人面牛首虎鼻此有非人之狀而有大聖之德夏桀殷紂魯桓楚穆狀貌七竅皆同於人而有禽獸之心而衆人守一狀以求至智未可

幾也

解曰所謂有非人之狀者其形貌之近似若蠭目豺聲虎頭燕頷載之近史為可考者斯言胎合乎造化之妙特人惑於淺智不悟壹智之奧爾列子務明至道故横口而言唯誠理之是取而不顧衆意之所驚也

黄帝與炎帝戰於阪泉之野帥熊羆狼豹貙虎為前驅鵰鶡鷹鳶為旗幟此以力使禽獸者也堯使夔典樂擊石拊石百獸率舞簫韶九成鳳凰來儀此以聲致禽獸者也然則禽獸之心奚為異人形音與人異而不知接之之道焉聖人無所不知無所不通故得引而使之焉

解曰觀簫韶九成鳳凰來儀則以力使禽獸不誣之理也

禽獸之智有自然與人童者其齊欲攝生亦不假智於人也牝牡相偶母子相親避平依險違寒就温居則有羣行則有列小者居内壯者居外飲則相攜食則鳴羣太古之時則與人同處與人並行帝王之時始驚駭散亂矣逮於末世隱伏逃竄以避患害今東方介氏之國其國人數數解六畜之語者蓋偏智之所得太古神聖之人備知萬物情態悉解異類音聲會而聚之訓而受之同於人民故先會鬼神魑魅次達八方人民末聚禽獸蟲蛾言血氣之類心智不殊遠也神聖知其如此故其所教訓者無所遺逸焉

解曰皇步帝驟有虞氏之宫湯武之室以言世每降而道每隘也在太古之時則禽獸與人同處與人並行而不疑世降而每隘乃始驚駭散亂逃竄隱伏矣夫異類而與人同處並行雖曰太古之時則然亦太古神聖之人有以會聚而訓受之也且古今之時則異矣而神聖何殊於古今後之神聖之人亦有矣不聞聚禽獸蟲蛾而訓受之者何哉蓋世已降矣異類既已驚駭散亂隱伏而不可復聚矣雖有神聖之君亦能使鳥獸魚鼈咸若而已故必逵乎聖人之時而後可以語聖人之道

宋有狙公者愛狙養之成羣能解狙之意狙亦得公之意損其家口充狙之欲俄而匱焉將限其食恐衆狙之不馴於己也先誑之曰與若芧朝三而暮四足乎衆狙皆起而怒俄而曰與若芧朝四而暮三足乎衆狙皆伏而喜物之以能鄙相籠皆猶此也聖人以智籠羣愚亦猶狙公之以智籠衆狙也名實不虧使其喜怒哉

解曰喜怒之用皆不中也喜之復也必怒怒之復也常喜狙公賦芧名實不虧特欲限其食使之伏而喜必且激之而使之起而怒故終得其喜也如亦遽而與之以朝四而暮三非特不得其喜必亦起而怒矣且衆狙之喜怒非有僞也三四之數無增損於七也計衆狙之心寧飫於朝而餒於暮也則朝暮之多寡喜怒安得不爲用哉嘗謂自太易既判一變而爲七天三地四之數一奇一耦方生方成萬物不能逃其數也不明其數則役於數不惑於數則能用其數非唯衆狙之喜怒爲然也霸者驩娛之治所以羞稱於聖人之門者爲其以能鄙相籠也非唯霸者之治爲然也雖聖人之應帝王未免於以天下爲籠也特其用數有微妙故其治効有淺深爾推而極之雖天地之造化一晝一夜一覺一夢一寒一暑一死一生亦無以易大衍七七虛一之數矣故謂衆狙之喜怒爲惑則物物皆惑也謂人之喜怒爲是則衆狙之喜怒安得獨爲非乎人見衆狙之籠於狙公則笑之至於己嘗處於籠而不知笑是亦惑矣故以人而笑衆狙亦猶孟子所謂以五十步笑百步也且狙之爲物善伐其巧恃其便其心難於調御者也乃惑於三四反覆之數而不悟而況於餘物乎是或列子特取狙公賦芧之意也雖然狙公以損其家之口而至於匱故不得已而限狙之食爾由是知聖人以智籠羣愚亦以世降而不足於道故不得已歟

紀渻子爲周宣王養鬬鷄十日而問鷄可鬬已乎曰未也方虛驕而恃氣十日又問曰未

也猶應影響十日又問曰未也猶疾視而盛氣十日又問曰幾矣雞雖有鳴者已無變矣望之似木雞矣其德全矣異雞無敢應者反走爾

解曰雞木畜也木與木相摩則然故雞爲善闘之畜虛驕則有敖物之態恃氣則有凌物之志雖未嘗見雞而求敵無所不至若是則能無懼而已矣豈能必勝哉故問其可闘則曰未也猶應影響則能不恃其氣顧影之所響則應之爾猶疾視而盛氣則弗逐於影之妄見響而應之也有敵之者至則致其雄毅以待之而已然而疾視則其神不寧盛氣則其心不平雖弗與之闘而心動於內神沮於外但忍而不發爾故曰未也及其幾矣之後雞雖鳴而無變望之似木雞其德全矣蓋內忘其氣外忘其形他雞雖竦立而鳴而我不聞其聲矣與槁木何以異哉則不爭之德莫盛於此故曰全也天下之雞皆莫之能敵但反走而悅服矣若太上之降胡俗孔子之服門人也心爲絳宮於禽爲朱雀聖人善養於內使之足而不貪飽而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衆人但養於外使朱雀常饑翱翔八表惟利是求不貪則不足以滿其懷不爭則不足以充其欲至於死而後止悲夫

惠盎見宋康王康王蹀足謦欬疾言曰寡人之所說者勇有力也不悅爲仁義者也客將何以教寡人惠盎對曰臣有道於此使人雖有勇刺之不入雖有力擊之弗中大王獨無意耶宋王曰善此寡人之所欲聞也惠盎曰○夫刺之不入擊之不中此猶辱也臣有道於此使人雖有勇弗敢刺雖有力弗敢擊夫弗敢非無其志也臣有道於此使人本無其志也夫無其志也未有愛利之心者臣有道於此使天下丈夫女子莫不驩然皆欲愛利之此其賢於勇有力也四累之上也大王獨無意耶宋王曰此寡人之所欲得也惠盎對曰孔墨是以孔丘墨翟無地而爲君無官而爲長天下丈夫女子莫不延頸舉踵而願安利之今大王萬乘之主也誠有其志則四境之

內皆得其利矣其賢於孔墨也遠矣宋王無
以應惠盎趨而出宋王謂左右曰辯矣客之
以說服寡人也
解曰宋康王說於勇力方惠盎之見也康
王蹀足謦欬疾言惡其以仁義之說投於
我也其意疑若不可迕矣而惠盎因以勇
力投其好屢進其說而終歸於孔墨宋王
將以其言爲然則既拂其所好矣將以其
言爲不然則未見其背於理也是以惠盎
既出則謂左右言其辯爾嘗試論之在可
言之域初無定是非也成者爲首不成者
爲尾爾有若儀秦習縱橫之言而遊於戰
國俾六國之君皆知其爲辯終不能屈其
說信其言而用之安中國者各十餘年則
辯者之是非果如何耶雖列子之書亦未
免於辯也其言此者亦遣其著書陳言之
一端爾

黃帝解

莊子以帝王之功爲聖人之餘事謂之爲餘
事者不曰帝王之功爲不足爲也亦云聖人

之道博大宏深帝王之功皆其糠粃土苴之
所爲爾蓋聖人之所以爲聖人者以其有帝
王之功也天下之所以仰望於聖人者以其
有帝王之治也故莊子亦曰莫神於天莫富
於地莫大於帝王夫天之神地之富必形於
天瑞之生化則聖人之寂然不動感而遂通
天下之故以應帝王者安可以已哉此黃帝
之篇所由而作也昔者神農氏沒黃帝堯舜
氏作道出而爲傳矣皇降而爲帝矣而黃帝
爲帝之始雖有應世之務未至乎堯之放勳
也雖有濟世之德未至乎舜之明德也然而
既已通天下之故則思爲之端起而吉凶之
變生矣故其始也喜天下之戴己繼乃憂天
下之不治五情感於內肌色皯於外自非齋
戒以神明其德安能當天下之至變爲天下
之至難而不蹈於凶咎悔吝之域哉唯黃帝
能齋心服形而不離於至道是以雖遊於榮
辱利害之塗而辱與害之所不能及天下之
治幾若華胥氏之國也有若姑射神人之所
爲即黃帝之治効也有若列子之御風而行

即黃帝之至道也至人之守純氣聖人之藏於天商丘開之與物無迕㮑驁之心無逆順凡皆其鼓舞萬物之所本也津人之操舟呂梁之蹈水痀瘻之承蜩趙人之處石入火凡皆其感通天下之功也以此感通天下則天下孰足以累之以此鼓舞萬物則萬物孰足以撓之黃帝之所以為帝其道如此故列子之論道數稱黃帝書以為宗終於應帝王者亦此意也且列子既著黃帝之篇至於稱楊朱之言則以謂五帝之事若覺若夢渾賢愚而歸於消滅其言堯舜亦謂其與桀跖同腐蓋自道觀之則黃帝之治初不離道由帝王之功以觀則大道之體已隱矣其功名之跡幾何而不與時俱運而同歸於盡耶其稱楊朱之言豈非去黃帝之功名而存其大道歟

沖虛至德眞經解卷之四

沖虛至德眞經解卷之五

宋杭[illegible]生臣江遹進

穆王上

周穆王時西極之國有化人來入水火貫金石反山川移城邑乘虛不墜觸實不硋千變萬化不可窮極既已變物之形又且易人之慮穆王敬之若神事之若君推露寢以居之引三牲以進之選女樂以娛之化人以為王之宮室卑陋而不可處王之廚饌腥螻而不可饗王之嬪御膻惡而不可親穆王乃為之改築土木之功赭堊之色無遺巧焉五府為虛而臺始成其高千仞臨終南之上號曰中天之臺簡鄭衛之處子娥媌靡曼者施芳澤正娥眉設笄珥衣阿錫曳齊紈粉白黛黑佩玉環雜芷若以滿之奏承雲六瑩九韶晨露以樂之月月獻玉衣旦旦薦玉食化人猶不舍然不得已而臨之居亡幾何謁王同遊王執化人之袪騰而上者中天迺止暨及化人之宮化人之宮構以金銀絡以珠玉出雲雨之上而不知下之所據望之若雲屯焉耳目

所觀聽鼻口所納嘗皆非人間之有王實以
爲清都紫微鈞天廣樂帝之所居王俯而視
之其宮榭若累塊積蘇焉王自以居數十年
不思其國也
解曰方外之與方內其不相及亦遠矣穆
王方之內者也化人方之外者也西方主
金金爲從革故化人之來必自西極也物
本非有身原太虛化人造物之主也六合
所不能拘五行所不能役故可以撮乾坤
于黍米之中促劫運于須臾之内綽綽然
猶有餘地至于入水火貫金石反山川移
城邑變物之形易人之慮皆平常間事爾
穆王在耄荒之中見物皆有知身不虛故
驚天駭地而敬之若神事之若君惟露寢
引三牲選女樂庶幾其歡心焉而不知化
人之所樂者眞樂無樂爾反以爲卑陋腥
膻困懷中穎而不肯一顧焉王又改築中
天之臺於終南之上其高千仞選鄭衛之
處子以滿之奏承雲六瑩九韶晨露以樂
之獻玉衣進玉食而不知化人者居無居

味無味色無色聲無聲又豈悅夫人間之
所悅者乎化人見王有慇懃恭敬之心似
可教者然未可頓超最上乘道試漸引之
入於下乘之道使攬其袪而同遊上中天
之半及化人之宮構以金銀絡以珠玉出
雲霄之外上無所攀下無所據若雲屯于
碧霄而不墜焉耳目之所觀聽鼻口之所
納嘗皆非世間之所有自以爲清都紫微
鈞天廣樂上帝之宮闕乃復從上俯而視
之却見人間舊日宮殿累土積薪爾與
蜂房蟻穴何以異哉乃捨卑棲超高潔不
願復還於故都[illegible]數十年矣嗚呼穆王
亦丹臺之舊侶也謫降人間塵俗之氣尚
未深染故能窺模聖境此雖下乘之所居
豈胎生肉人所能到哉縱使能到亦魂驚
魄喪而必求反歸也
化人復謁王同遊所及之處仰不見日月俯
不見河海光影所照王目眩不能得視音響
所來王耳亂不能得聽百骸六臟悸而不凝
意迷精喪請化人求還化人移之王若殞虛

焉既寤所坐猶嚮者之處侍御猶嚮者之人視其前則酒未淸肴未昲王問所從來左右曰王默存耳由此穆王自失者三月而復更問化人化人曰吾與王神遊也形奚動哉且曩之所居奚異王之宮曩之所遊奚異王之圃王閒常疑蹔亡變化之極徐疾之間可盡模哉王大悅不恤國事不樂臣妾肆意遠遊命駕八駿之乘右服驊騮而左綠耳右驂赤驥而左白濊主車則造父爲御商禹爲右次車之乘右服渠黃而左踰輪左驂盜驪而右山子柏夭主車參百爲御奔戎爲右馳驅千里至于巨蒐氏之國巨蒐氏乃獻白鵠之血以飲王具牛馬之湩以洗王之足及二乘之人已飲而行遂宿于崑崙之阿赤水之陽別日升于崑崙之丘以觀黃帝之宮而封之以詒後世遂賓于西王母觴于瑤池之上西王母爲王謠王和之其辭哀焉迺觀日之所入一日行萬里王乃歎曰於乎予一人不盈于德而諧於樂後世其追數吾過乎穆王幾神人哉能窮當身之樂猶百年乃徂世以爲登

假焉

解曰化人之道千變萬化不出於一唯其至一是以眞能證其道者一超而入無有漸次以夫學者其才未可告以聖人之至道也故假示中天之化使之覩人間之無有審世界之可厭而不思其國矣乃始示以至道之眞境也仰不見日月則高不足以擬之俯不見河海則深不足以命之光影所照目亂而不能得視則天光內發可視以神而不可視以目音響所來耳亂而不能得聽則天籟自鳴可聽以氣而不可聽以耳由此而視化人之宮亦猶中天之視其國矣穆王不足以進此故解心釋神意迷精喪請化人求還也夫化人復謁王同遊所及之處則初不離於中天而見闔之異迺至此者蓋妙道所在不離當處頓超羣有非特不異於化人之宮爾其所居其所游初不異於王之宮王之圃也由是知狂聖之所以異域者名轉而實不轉人迷而道不迷亦若神游而形不動也嘗謂

化人之來於西極也豈從顯奇出異務駭
於俗哉蓋將俾斯民同之乎妙道而後已
如穆王能先覺其道則黃帝華胥之治可
幾矣奚止一身之娛哉方穆王虛五府以
爲化人之奉化人猶不舍然化人豈真有
心於聲色臭味之樂哉蓋欲其即此而悟
世味之無樂也此而不悟於是化人與之
爲神游顯示幻化欲其觀化工之隨起隨
滅而悟神理之自然也彼方假示變化穆
王乃實以爲清都紫微鈞天廣樂而樂之
抑又非矣至於化人復謁王同游則示以
道之真境也穆王至此非特不能進請於
化人而求還矣何則妙道之行超於形體
豈未得於道未證其理者所能居其域哉
化人知其終不悟矣故於其求還也亦不
制止之焉雖然化人移之王若隕虛是亦
所以覺之也而穆王終以不悟故及其既
寤則自失者三月也然而由此而復更問
化人化人語以神遊之理乃始悟變化之
理而大悅也於是不恤國事而遊物不樂

臣妾而靜人肆意而不守其心遠遊而不
局於近命駕八駿之乘馳驅無所不至矣
夫造父三百之倫不世出八駿之乘非常
有一日而行萬里則其超虛送日之步風
雲不足以擬其駃矣馳驅千里至于巨蒐
氏之國者蒐擇也方且馳驅而擇所祖向
也白鵠潔白高飛之物牛馬任重致遠之
畜獻白鵠之血以飲王將易其慮而使之
趨高也具牛馬之湩以洗王之足則遊其
形而使之致遠也崑崙西極之山也謂之
崑崙則擬夫道之高明渾淪也赤水之陽
水之北也陰而含陽元妙之象也其始也
至于巨蒐氏之國則過之而不守宿于崑
崙之阿赤水之陽則稽託宿而不久處也
別日升于崑崙之丘則進於道矣莊子以
支離叔觀於冥伯之丘崑崙之墟爲黃帝
之所休謂黃帝由崑崙之丘南望還歸而
遺其玄珠則崑崙之象道可知矣夫穆王
能升于崑崙之丘則其肆意所遊亦遠矣
然其行不能無假於輿馬非若化人之神

游也故雖一日行萬里猶可抑以數雖入於西極終亦不過乎崑崙不近乎太虛而不能至化人所從來之國也黃帝至聖之人也雖封于其宫而不見其人西王母仙聖之種也雖不容於不主而賓之抑與之觴于瑤池之上而徒歌以倡之宜能心醉其道而得其樂矣而穆王之和其辭哀焉是止能窮當身之人樂而不得夫天樂者也适觀日之所入者日道喻也莊子以十日並出萬物皆照為德之盛則日之入於西極其聖人斂道而歸於大本大宗之象歟觀日之所入則觀之而已不能造其道也故終則嘆其不盈于德而諧于樂也周書稱其百年耄荒是所謂後世追數其過也然而能窮當身之樂而得壽之大者是乃世俗之所謂登假於道者故考以竹書蠹簡求諸石室不絕金繩山經爾雅及乎大傳咸紀其說焉嘗謂黃帝之夢神行也穆王之化亦神遊也夢化均矣而異其治効者黃帝之夢本於齋心服形穆王之化殆變易於化人爾又黃帝之寤得之自然穆王乃不得已謂於化人而求還爾此黃帝所以既寤則怡然自得而致華胥之治而穆王既寤則自失者三月止於窮當身之樂而已

老成子學幻於尹文先生三年不告老成子請其過而求退尹文先生揖而進之於室屏左右而與之言

解曰欲學幻者是欲以幻還學於幻也三年之久其幻化之極可盡模哉三年不告其術是以不告告之也老成子莫能洞視不說之理方且請過而求退故尹文先生不得已而與之言揖而進之於室其道奧也屏左右而與之言則衆不見獨非所與知也所謂老成子則既聞大道而能有成者也故其學幻於尹文先生則始也請其過而求退終能傳其術也所謂尹文先生則內得於道示斯文以尹衆者也故老成子學其術焉

曰昔老聃之徂西也顧而告予曰有生之氣

有形之狀盡幻也造化之所始陰陽之所變者謂之生謂之死窮數達變因形移者謂之化謂之幻造物者其巧妙其功深固難窮難終因形者其巧顯其功淺故隨起隨滅知幻化之不異生死也始可與學幻矣吾與汝亦幻也奚須學哉

解曰生死幻化槩而論之如形之影如水之漚如雞之露如電之光皆幻而已即其巧妙功深而難窮難終者謂之生死即其巧顯功淺而隨起隨滅者謂之幻化謂之者因其用而彊名之也故微妙雖殊其巧均也淺深雖異其功等也則幻化奚異於生死哉唯知幻化之不異生死則死生不足以爲大幻化不可以言淺死生不能變幻化自我出矣故學幻者必本於知幻也雖然知不離覺覺有所著不離幻境既無覺者亦不離幻是故由知學幻以幻幻物雖能幻物我猶在幻既有學幻之知斯墮爲幻之境矣唯真能以性覺者諸幻盡滅初無有心奚須學哉然則尹文先生之不告老成子是真能幻者矣

老成子歸用尹文先生之言深思三月遂能存亡自在憣校四時冬起雷夏造氷飛者走走者飛終身不著其術固世莫傳焉

解曰麗於形體無動非幻造化雖妙亦不離幻造化幻物常因人爲人之爲幻亦依天理造化之幻不離陰陽人之幻化不離數變制於陰陽則雖真亦幻窮其數變則即幻而覺覺在於我幻豈屬彼苟得此道矣不特能幻物而不幻於物爾遂能憣校四時更造雷氷變易飛走奪造化之幻矣且所謂幻者果何自而然哉要其所本依於妙心是生其體猶如空華從空而有幻體雖顯幻理則妙顯斯有幻妙故能幻唯顯故可得而言唯妙故必深思三月而後得其道爾且古之學幻者非曰幻可以駭俗也故學之蓋將即幻而覺其道爾故語其能幻則飛走可易雷氷可造及既得其道則終身不著其術固世莫傳焉愛幻化之妙若此故尹文先生亦不自任其道姑

道老君徂西而告之之言爾

子列子曰善爲化者其道密庸其功同人五帝之德三王之功未必盡智勇之力或由化而成孰測之哉

解曰天地之所以爲天地者幻化萬物也聖人之所以爲聖人者覺幻化之道也天地之幻物陰陽迭運寒暑審度使萬物莫不由其道而得其宜不以幡枝四時爲功也如天地亦以冬起雷夏造氷爲幻則物無遺類矣則善爲化者亦奚以顯奇出異務駭人之觀聽爲哉是以聖人之化雖曰密庸不可徵而測其功則亦同於人而已此老成子之能幻所以終身不著也孔子能之而不爲亦此道也五帝三王皆古聖人也或遜或爭因時適變雖示智勇之功而默運不言之妙人能覩其功而莫測其化之之由未足以語帝王之治也

覺有八徵夢有六候奚謂八徵一曰故二曰爲三曰得四曰喪五曰哀六曰樂七曰生八曰死此者八徵形所接也奚謂六候一曰正夢二曰蘁夢三曰思夢四曰寤夢五曰喜夢六曰懼夢此六者神所交也

解曰覺之證夢之候雖神形所遇不一其理要其所本唯其心之自造爾

不識感變之所起者事至則惑其所由然識感變之所起者事至則知其所由然知其所由然則無所怛

解曰感變之所起不出於覺之證夢之候理之常爾識其所由然且能無所怛而況於知道乎知道者雖死生尚無變乎已其視夢覺亦末矣

一體之盈虛消息皆通於天地應於物類故陰氣壯則夢涉大水而恐懼陽氣壯則夢涉大火而燔焫陰陽俱壯則夢生殺甚飽則夢與甚飢則夢取是以以浮虛爲疾者則夢揚以沉實爲疾者則夢溺藉帶而寢則夢蛇飛鳥銜髮則夢飛將陰夢火將疾夢食飲酒者憂歌舞者哭

解曰夢者神之所遇也至神之道陰陽莫測莫之能測則莫之能制矣人之爲神因

精而集寓於形體因於陰陽因於彼則必役於彼矣此一體之盈虛消息神遇爲夢所以通於天地應於物類而無所逃也故夢涉大水夢涉大火氣實制之也飽而夢與飢而夢取欲則使之也或夢揚或夢溺則疾癘得以蠱吾之神也或夢虵或夢飛則物類得以感吾之神也將陰夢大將疾夢食則夢想之顛倒有如此者飲酒者憂歌舞者哭則憂喜之更生有如此者夫以一身之微百年之生晝夜居半一不能守其純氣則與時盈虛陰陽萬物晝夜爲吾之寇形勞而不休神耗而不已終身役役與物俱化矣可不悟哉嘗究夢覺之理夜旦之常爾夢之所見雖曰神遇實爲形役形之役我非形能役我則自役由我役形形反役我我受其役反不能制方其爲夢不知是夢因覺知夢俄而復夢猶以爲覺夜旦遷流而不停終身覺夢而不悟雖水火取與等相初無有實而憂懼喜樂之態眞有於心然而覺能知夢夢不知覺則覺固眞於夢覺之所爲止存於思慮之中夢之先知乃見於思慮之外則夢實靈於覺旦旦之覺其云爲常有倫昔昔之夢其聞見常不續夢覺須臾之說爾其差殊之變乃至於此又況生死爲去來之大變苟非其人欲無輪溺於造化得乎哉雖然苟能早悟於夢覺則死生之去來亦不足道矣

沖虛至德眞經解卷之五

沖虛至德眞經解卷之六

穆王下

子列子曰神遇爲夢形接爲事故晝想夜夢神形所遇故神疑者想夢自消信覺不語信夢不達物化之往來者也古之眞人其覺自忘其寢不夢幾虛語哉

解曰晝之想夜之夢夢也魂交覺也形開晝夜迭運物化往來猶如空華隨起隨滅故信覺者不可以語道信夢者不可以爲達雖然神形所遇雖合於物究其所生咸其自造故夫想夢之顛倒與夫想夢之自爲非有他也亦在天神之疑不疑而已所謂眞人者不離於精而其神疑者也不知悅生不知惡死其出不訢其入不拒不以心捐道不以人助天翛然而往翛然而來不逐於物化之往來而於夢覺都無所信者也故能其覺自忘而其寢不夢也

西極之南隅有國焉不知境界之所接名古莽之國陰陽之氣所不交故寒暑亡辨日月之光所不照故晝夜亡辨其民不食不衣而多眠五旬一覺以夢中所爲者實覺之所見者妄四海之齊謂中央之國跨河南北越岱東西萬有餘里其陰陽之審度故一寒一暑昏明之分察故一晝一夜其民有智有愚萬物滋殖才藝多方有君臣相臨禮法相持其所云爲不可稱計一覺一寐以爲覺之所爲者實夢之所見者妄東極之北隅有國曰阜落之國其土氣常燠日月餘光之照其土不生嘉苗其民食草根木實不知火食性剛悍彊弱相藉貴勝而不尚義多馳步少休息常覺而不眠

解曰西極之南隅坤兌之方也萬物由坤之致役而趨悅息之兌故其國以夢之所爲者爲實謂之古莽之國則其道廣莫自古以固存也是亦西南之類也東極之北隅艮震之方也萬物由艮之徑路而達乎震之大塗方將趨於相見之離故俗常覺而不眠謂之阜落之國則以物生阜而爲聚落也是亦東北之類也中央之國陰陽審度故一晝一夜一寒一暑以覺爲實以

夢為妄凡皆不能逃陰陽之變爾

周之尹氏大治產其下趣役者侵晨昏而弗息有老役夫筋力竭矣而使之彌勤晝則呻呼而即事夜則昏憊而熟寐精神荒散昔昔夢為國君居人民之上總一國之事遊燕宮觀恣意所欲其樂無比覺則復役人有慰喻其懃者役夫曰人生百年晝夜各分吾晝為僕虜苦則苦矣夜為人君其樂無比何所怨哉尹氏心營世事慮鍾家業心形俱疲夜亦昏憊而寐昔昔夢為人僕趨走作役無不為也數罵杖撻無不至也眠中啽囈呻呼徹旦息焉尹氏病之以訪其友友曰若位足榮身資財有餘勝人遠矣夜夢為僕苦逸之復數之常也若欲覺夢兼之豈可得耶尹氏聞其友言寬其役夫之程減已思慮之事疾並少間

解曰晝夜各分形神迭用晝勞於神者其形則佚故夜則神佚而形勞晝勞其形者其神則佚故夜則神勞而形佚此陰陽消長物極則反之道也尹氏與其僕所以有苦佚之復而不得兼於覺夢也昧者不察夫盈虛之理信覺為實以夢為妄知趨於晝之利害而不暇知夢之苦佚殊不悟使夢而無知則可矣夢而有知則哀樂欲惡不殊於覺又安可以為妄哉尹氏知以是為疾而訪其友是或神者先受之也至於能寬其役夫之程減已思慮之事疾並少間則其理誠可信矣知俾其誠之不已於已思慮損之又損則至神可凝想夢自消奚止其疾少間而已哉

鄭人有薪於野者遇駭鹿御而擊之斃之恐人見之也遽而藏諸隍中覆之以蕉不勝其喜俄而遺其所藏之處遂以為夢焉順塗而詠其事傍人有聞者用其言而取之既歸告其室人曰向薪者夢得鹿而不知其處吾今得之彼直真夢者矣室人曰若將是夢見薪者之得鹿耶詎有薪者耶今真得鹿是若之夢真耶夫曰吾據得鹿何用知彼夢我夢耶薪者之歸不厭失鹿其夜真夢藏之之處又夢得之之主爽旦按所夢而尋得之遂訟而

爭之歸之士師士師曰若初眞得鹿妄謂之夢眞夢得鹿妄謂之實彼眞取若鹿而與若爭鹿室人又謂夢仞人鹿無人得鹿今據有此鹿請二分之以聞鄭君鄭君曰嘻士師將復夢分人鹿乎訪之國相國相曰夢與不夢臣所不能辯也欲辯覺夢唯黃帝孔丘今亡黃帝孔丘孰辯之哉且恂士師之言可也

解曰人之常情信覺爲實以其形之所接也謂夢爲妄以其魂之所交也今爲覺之所爲而忘之不殊於夢乎夢之所遇而有實不幾於覺乎蓋覺之所爲每出於有心故易以忘神之所遇或出於無心故夢則靈要其夢覺初無二致冥之則俱眞辯之則俱妄如仞夢爲實方其夢時奚不知其爲夢以覺爲實則旣已覺矣奚爲復有夫

合五

十六

夢斯人之生適居中央之國故其於夢覺別之如此如以夢覺之理語諸古莽阜落之民則其是非特未可定也鄭之薪者其初以實爲夢終則以夢爲實取鹿者用其言而以爲夢取其鹿而爭其鹿夢覺雜揉眞僞交馳是非相蠹此所以必有訟也士師聽其訟而折之者也將以取鹿者爲是則鹿本薪者之有謂薪者爲是則尋而得之蓋出於夢是非樊然莫知其辯據鹿而二分之安可以爲聽訟之善乎此鄭君聞之所以歎而訪之國相也然而覺夢之理平分晝夜信覺不語信夢不達唯黃帝孔子能辯其然爾非黃帝孔子則是非安可以遽而折之哉然則士師之二分其鹿雖爲之不得已要其至則二分之者其於覺夢都無所信而無所不信者也雖未至於想夢自消可謂能任之矣且恂士師之言不亦可乎士師法之所在也凡有形有名而以法爲分者是非紛然莫適爲可皆爲之於且然而已不得已而可乎可不亦可乎

全五

十七

宋陽里華子中年病忘朝取而夕忘夕與而朝忘在塗則忘行在室則忘坐今不識先後不識今闔室毒之謁史而卜之弗占謁巫而禱之弗禁謁醫而攻之弗已魯有儒生自媒

能治之華子之妻子以居產之半請其方儒生曰此固非卦兆之所占非祈請之所禱非藥石之所攻吾試化其心變其慮庶幾其瘳乎於是試露之而求衣饑之而求食幽之而求明儒生欣然告其子曰疾可已也然吾之方密傳世不以告人試屏左右獨與居室七日從之莫知其所施爲也而積年之疾一朝都除

解曰理涉於情僞則卦兆可占爲見於利害則祈請可禱疾得於嗜欲則藥石可攻迷忘之疾蕩蕩然不覺天地之有無又何占相祈禱藥石之所能已乎露之而求衣未能忘寒暑也饑之而求食未能忘形體也幽之而求明未能忘好惡也由是知華子之忘特以疾而有所蔽爾非真能忘世態者故儒生欣然知其疾之可已也如真忘者雖造化亦末如之何矣豈儒生淺術之所能已哉儒以詩禮發塚最爲害道之大原者其所以使斯民離實學僞亦有以密移而罔覺之使人由之而不知也故自以謂其方密傳世必屏左右而獨與居也與之居七日則渾沌死而視聽食息均於人矣故積年之疾一朝都除

華子既悟迺大怒黜妻罰子操戈逐儒生宋人執而問其故華子曰曩吾忘也蕩蕩然不覺天地之有無今頓識既往數十年來存亡得失哀樂好惡擾擾萬緒起矣吾恐將來之存亡得失哀樂好惡之亂吾心如此也須臾之忘可復得乎子貢聞而怪之以告孔子孔子曰此非汝所及乎顧謂顏回記之

解曰真之難遇而僞之易以亂人也久矣所樂在於真則萬物不足以易其好譬妻子之愛爲可割矣所物不足以擬其尊雖儒生之道不足守矣故華子既悟則黜妻罰子操戈逐儒生也華子知忘之爲可樂則宜於世累能忘之而弗念矣猶恐外物之亂其心而不復得須臾之忘又況於初不知忘之爲可樂而日趨於是非之塗若華氏方且以華子之忘爲閡室之妻儒生方且欣其疾之可已則其心之猾亂何如

耶所謂宋陽里華子者陽則以生育長養爲事華則得陽而蕃鮮是皆趨於攖投之塗者也中年病忘則落其華而反本焉及其既悟則復趨於膠擾之塗矣反常者兇之恍惲生出者衆之決驟故華子既悟廼大怒也子貢居言語之科方且以賢於方人見斥於孔子若顏子則能忘仁義忘禮樂屢進而至於坐忘矣故孔子顧謂顏回記之

○秦人逢氏有子少而惠及壯而有迷罔之疾○聞歌以爲哭視白以爲黑饗香以爲朽嘗甘以爲苦行非以爲是意之所之天地四方水火寒暑無不倒錯者焉楊氏告其父曰魯之君子多術藝將能已乎汝奚不訪焉其父之魯過陳遇老聃因告其子之證老聃曰汝庸知汝子之迷乎今天下之人皆惑於是非昏於利害同疾者多固莫有覺者且一身之迷不足傾一家一家之迷不足傾一鄉一鄉之迷不足傾一國一國之迷不足傾天下天下盡迷孰傾之哉向使天下之人其心盡如汝子汝則反迷矣哀樂聲色臭味是非孰能正之

解曰歌哭白黑香臭甘苦至於天地四方水火寒暑紛紛之名同一妙本初無二致由彼妄情有於愛惡物物分辯種種假名尋名求實執着不易莫有覺者即其一端而論之以白爲白是從衆也以白爲黑是從我也從我則衆疑從衆則我惑彼我異言白黑殊名名言雖殊體性不動是以名言之異衆寡相傾寡不敵衆以迷導迷淪胥以溺而不反矣安可遂以衆人之同疾○爲是一人之獨覺者爲非耶楊氏以爲我之道傾天下方且與儒墨相爲是非白黑故爲逢氏病之而俾之訪於魯之多術者逢氏則逢物而偶之者也故少而惠長而以迷罔爲疾

且吾之此言未必非迷而況魯之君子迷之郵者焉能解人之迷哉榮汝之糧不若遄而歸也

解曰天下本無正是大道不涉言詮但聖

人垂世立教者不免於云云耳又恐學者以衆人之言爲非而以聖人之言爲是遂認而不捨守而不忘誇所謂黄金雖貴入眼成瞖故老子曰吾之此言未必非迷况魯之君子立仁義忠信之教垂詩書禮樂之文迷中之最迷者又安能解人之迷哉榮汝之糧不如遄歸蓋使之返照求之於内耳

燕人生於燕長於楚及老而還本國過晉國同行者誑之指城曰此燕國之城其人愀然變容指社曰此若里之社乃喟然而歎指舍曰此若先人之廬乃涓然而泣指壠曰此若先人之冢其人哭不自禁同行者啞然大笑曰予昔紿若此晉國耳其人大慙及至燕眞見燕國之城社眞見先人之廬冢悲心更微

解曰傳教者有眞僞受道者有先後先入者爲主後入者爲客今之學者先遇一師傳以僞法遂認而守之謂其無以復加矣數年之後忽遇眞師傳以眞理反執而不信至于終身不悟良可悲哉故禦寇設此

燕人過晉之前斯人也生于燕而長于楚旣老而歸過於晉國同行者誑之曰此燕之城也其人愀然變容指社曰此若里之社也乃喟然而歎指舍曰此若先人之廬也乃涓然而泣指壠曰此若先人之墳墓也乃哭不自禁同行者啞然而大笑曰此晉國也向吾紿若其人大慙及至燕國眞見先人之廬冢悲心遂消沉而不能更發矣蓋境之感人初見則動情也深再見則視猶平常且父母之邦本以樂生也今愈近而愈戚終至於涕泣而止爾何生之樂哉又其所謂燕者初非燕國實晉城爾彼以僞紿眞此以眞信妄自紿之者以觀眞足資其獻笑爾由是知人之所謂内外覩蹤喜怒哀樂未有不猶燕人之紿也從而覩蹤憂樂之亦未有不見笑於造物者猶燕之人也如亦悟其不眞則亦必思其當悲憂之時何至而能爾也然而覩蹤不在物而在我眞僞不在境而在心心眞則雖僞亦眞心惑則雖眞亦僞向俾晉人終不

自言其紿則燕人之情終亦不易矣及知其爲紿雖眞見先人之廬冢悲心更微矣何則人之心未始不眞一誘於人僞欲役於眞不可得矣是以燕之人眞情一散漫不可復其後彼雖以誠而來我亦審其無妄矣欲强之悲終亦弗能矣可不愼哉嘗原老列之教大抵期鎭斯民以無名之樸使之不蕩於僞而已不以治斯民於旣澆漓之後爲教也故道經終言無名之樸亦將不欲以靜天下將自正而穆王之篇終之以此也

○穆王解

由皇而下至於王功雖曰道之屢降要帝王之應世咸本於道皆聖人之所爲也特其因時適變居帝者之世不得不爲帝功至王者之時不得不爲王業爾治至於王功而未矣雖賢人可久之德亦庶幾及之矣故禹湯文武同爲王功啓之賢亦足以承禹之道成王之中才亦能持守文武之業也至於穆王道不足以傳化人之妙不盈于德而諧於桀周

道自是而衰矣於帝言其盛於王言其衰始終之理也且五帝之德三王之功其道審庸或由幻化直若一夢爾故此篇劇言覺夢之理有若古莽之國以夢中所爲爲實者有若阜落之民常覺而不眠者役思慮於晝則昔昔夢爲人僕勞形體於晝則昔昔夢爲人君至於爭鹿之訟則覺夢又不可得而辯矣聖人應世之跡知斯而已誠能審覺夢之道則知病迷者非本迷病忘者非本忘是非美惡同之於道道化德業同於一致其塵垢粃糠足以陶鑄堯舜而有餘而況於王功乎嘗原天下之治始於三皇方是時也以道在宥天下民結繩而用之卧則居居起則于于可謂至治矣然旣已出道而爲治矣則時運而往必降而爲帝者之德帝者之治若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亦已盛矣然德已顯矣必至於湯武之王人皆知王者之功見於夏禹之時殊不知其間端乃自於三皇之前而其未存乎千歲之後也故譬道之每降猶水之離源其流無已去本日遠必不可復反矣莊

子謂有虞氏爲招仁義以撓天下謂聖人爲不忍一世之傷而驁萬世之患蓋謂此也雖然有聖人者能以道御時不隨世降雖成周之王可使民之做塈不殊於至德之世此則子列子之垂訓有望於萬世且暮之遇也

沖虛至德眞經解卷之六

沖虛至德眞經解卷之七

宋杭州州學內舍生臣江遹進

仲尼

仲尼閒居子貢入侍而有憂色子貢不敢問

解曰退朝曰閒閒居則方退食自公故其憂有在於治天下遺來世有以見聖人雖閒居乃心罔不在王室其忠有如此者閒也者心之所欲爲而未達者仲尼之憂雖顏子所未喻況子貢之弗如哉故不敢問

出告顏回顏回援琴而歌孔子聞之果召回入

解曰回之援琴而歌欲夫子之聞之也果召回入有以見聖人之教不倦

問曰若奚獨樂回曰夫子奚獨憂孔子曰先言爾志曰吾昔聞之夫子曰樂天知命故不憂回所以樂也孔子愀然有閒曰有是言哉汝之意失矣此吾昔日之言爾請以今言爲正也汝徒知樂天知命之無憂未知樂天知命有憂之大也

解曰顏子之樂在道孔子之憂以人由衆

人以觀唯顏子爲獨樂由顏子以觀唯孔子爲獨憂天之所與樂之而不辭謂之樂天命之所制順之而不逆謂之知命能樂天而不能知命能知命而不能樂天皆不足以爲不憂雖樂天知命則窮亦樂通下樂所樂非窮通是所以不憂也顏子得是道矣故居於人不堪之憂而能不改其樂也雖然孔子行年六十而六十化始時所是卒而非之以樂天知命爲不憂始之所是也以樂天知命爲憂之大今之所言也顏子之於孔子得其行而未得其所以行所以援琴而歌而不能與聖人同憂也且皆聖人之言也豈眞有淫而不合哉因時適變姑請以今言爲正爾至於眞樂眞知則今昔之言又烏知其辯

今告若其實修一身任窮達知去來之非我亡變亂於心慮爾之所謂樂天知命之無憂也曩吾修詩書正禮樂將以治天下遺來世非但修一身治魯國而已而魯之君臣日失其序仁義益衰情性益薄此道不行一國與當年其如天下與來世矣吾始知詩書禮樂無救於治亂而未知所以革之之方此樂天知命者之所憂雖然吾得之矣夫樂而知者非古人之謂所樂知也無樂無知是眞樂眞知故無所不樂無所不知無所不憂無所不爲詩書禮樂何棄之有革之何爲

解曰聖也者德之極而道之至也謂之聖人則心凝形釋都無所愛惜都無所畏忌當有何憂哉雖仁者猶能不憂而況於孔子集聖人之大成者其果有憂乎如未免於有憂則不可以言聖矣謂聖人爲有憂是不知聖人者也今而自以爲憂之大而形於色者蓋聖人者萬物之所係一化之所待而自任以天下之重者也以樂天知命修一身任窮達知去來之非我止變亂於心慮哉則不憂矣安能使斯民皆無憂乎彼民未盡無憂則聖人安能獨無憂乎非特憂在於當年其憂又有及於來世方來之世爲無窮斯民之憂爲無盡聖人之憂亦與之爲無盡則其爲憂也不亦大乎

又況修詩書正禮樂將以求治而其道不行以詩書禮樂為無救於治亂思欲革之而未知其方安得而無憂乎何則六經先王之陳跡也豈其所以跡哉夫跡履之所出而跡豈履哉雖然跡雖不可守而履亦不可廢也故詩書禮樂棄之則無以為治即之則不能為治今而以樂天知命為不憂是併與其履而棄之矣又何以為治哉是以謂之樂天未免於有所樂也謂之知命未免於有所知也有所樂則必有所憂有所知則必有所遺唯得所謂眞樂眞知。則無樂無知矣無樂無知則無所不樂無所不知無所不憂無所不為憂樂兩忘為無為俱遣詩書禮樂亦不必棄而革而天下可治來世可遺也此易所謂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也孔子所以刪詩定書繫易作經諄諄於垂訓者蓋以此也

顏回北面拜手曰回亦得之矣出告子貢子貢茫然自失歸家淫思七日不寢不食以至骨立顏回重往喻之乃反丘門絃歌誦書終身不輟

解曰顏子嘗請行於孔子而將之衛矣孔子以為若殆往而刑爾是或未得所謂樂天知命有憂之大而然歟至於謂其用之則行捨之則藏同於孔子其以有得於此而然爾至於子貢雖曰智足以知聖人於聖人之天道則不得而聞也故至此則茫然自失雖然深思歷時而不變至於不寢不食而骨立則都忘我體融會於理可告以聖人之道矣故一得顏子之喻則釋然反夫子之門終其身為絃歌則得其樂誦。書則亦知詩書之不必棄也

陳大夫聘魯私見叔孫氏叔孫氏曰吾國有聖人曰非孔丘耶曰是也何以知其聖乎叔孫氏曰吾常聞之顏回曰孔丘能廢心而用形陳大夫曰吾國亦有聖人子弗知乎曰聖人孰謂曰老聃之弟子有亢倉子者得聃之道能以耳視而目聽魯侯聞之大驚使上卿厚禮而致之亢倉子應聘而至魯侯卑辭請問之亢倉子曰傳之者妄我能視聽不用耳

目不能易耳目之用魯侯曰此增異矣其道奈何寡人終願聞之

解曰人之見聞不離形體雖聖人亦無以異於人也特聖人所以爲見聞寄於形體以發其明不盡循於形體也唯其不循形體故能廢心唯其寄於形體故猶用形廢心即亢倉子之視聽不用耳目用形即亢倉子之不能易耳目之用以亢倉子之爲聖不殊於孔子之聖則知孔子之道無異於老君之道也

亢倉子曰我體合於心心合於氣氣合於神神合於無

解曰太初有無無有無名而神運乎其中矣太初兆而爲氣之始氣委和而有生有生斯有心造化之均付於人者知此所以有狂聖之異者以其所合不同也聖人則每陟愈上而合於無合於無則無往而不合矣衆人則每降愈下而合於物合於物則無適而不礙矣體合於心則忘其形體心合於氣則忘其思慮氣合於神則渾然一氣聖而不可知矣然而神雖妙猶未離有至於神合於無則同於太虛於大不終於小不遺萬物莫能逃其鑑矣

其有介然之有唯然之音雖遠在八荒之外近在眉睫之內來干我者我必知之乃不知是我七孔四支之所覺心腹六藏之所知其自知而已矣魯侯大悅他日以告仲尼仲尼笑而不答

解曰八荒之外至遠也山河布列萬物紛錯視聽之所不周眉睫之內至近也腑藏居中竅穴居外知見不能自見神合於無則形體融虛物象銷殞渾然太虛雖蟁蚋之微可視猶嵩山之阿況於介然之有乎雖蟁蟲之聲可聽猶雷霆之響況於唯然之音乎老君曰其出彌遠其知彌少義協於此雖然聖人不務多知也來干我者則知之爾唯其不務外知是以莫覺莫知其知自然無所不知也如其所知得之於覺則不離於體得之於知則不出乎思又焉能無不畢知哉亢倉子之言盡之矣莫逆

於心而不可以容聲矣是以魯侯以告仲尼仲尼笑而不答

商太宰見孔子曰丘聖者歟孔子曰聖則丘何敢然則丘博學多識者也商太宰曰三王聖者歟孔子曰三王善任智勇者聖則丘不知曰五帝聖者歟孔子曰五帝善任仁義者聖則丘弗知曰三皇聖者歟孔子曰三皇善任因時者聖則丘弗知商太宰大駭

解曰道一而已皇降而帝堯以是而傳之舜舜以是而傳之禹湯文武皆古聖人也然而羲皇之簡朴堯舜之遜湯武之伐孔子之素王皆其不得已因時而應世所以為聖者隱矣故孔子於商太宰之問在己則曰不敢於人則曰不知雖然善任因時則道顯善任仁義則德著善任智勇則業富博學多識則窮理盡性皆聖人之事也特不敢知而已且皇降而帝帝降而王商太宰則王者之佐爾彼其於帝王之治方且祖述憲章之不暇遑而告以弗知為帝為皇之聖彼又烏能無驚乎哉

曰然則孰者為聖孔子動容有間曰西方之人有聖者焉

解曰所謂聖人者即皇之道帝之德王之業孔子之集大成也孔子語商太宰者亦皆聖人之事也其所以不居其聖者蓋所以聖則與於神而不可知矣聖人作而兆於變化則為萬物之所覩而所以為聖者隱矣可知其治而不知其道矣商太宰乃欲外聖人而求聖惑亦甚矣孔子動容將正容以悟之也動容有間而不悟是終不能知言之謂也於是乃告之曰西方之人有聖者焉所謂西方之人者亦以聖人之不離於神天之本宗而未兆於變化者為言爾蓋西為復命反性之方也且天道自西而之北至北而後為復命之至列子語聖人之道每託言於西方者方祛衰周文勝之弊欲斯民去華而就實故言主於西亦以此言化人之所從來老聃之所徂往也如至於北之辯則又將為震之出矣此其言之旨歟

不治而不亂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蕩蕩乎民無能名焉丘疑其爲聖弗知眞爲聖歟眞不聖歟

解曰天下本無事彼民有常然不忍一世之傷而治之斯瞥蔿世之患而莫之救矣是故應帝王者以道觀言命物之化所不免也然而有言則必有疑之者矣有化則亦有拂之者矣名存於治亂則其去聖逾遠矣唯蕩蕩乎民無能名者爲足以擬聖也老君曰道常無名無始曰道不當名聖人者道之至也可名則非道矣由伏犧而至孔子其應世之跡不幾於實名聲於天下者乎宜孔子不知其聖也然而以無能名爲聖既可名以無名亦既有矣安得爲無能名蓋終不可得而名者道之眞名之以無能名而託其無者聖人之不得已故孔子雖曰西方之人有聖者焉終亦云弗知其眞爲聖而眞不聖也雖然所謂無能名者非以虛無無爲離於稱謂爲無也故曰雖爲而無爲之之累若可名而無可名之實爾故孔子嘗以蕩蕩乎民無能名稱堯矣不發其巍巍之成功也觀孔子之語商太宰者始也不知其聖終亦疑其爲聖不知其跡於其始莫知其妙於其終聖而不可知於是乎在

商太宰嘿然心計曰孔丘欺我哉

解曰有方而後可欺商太宰於孔子之言辯不足以屈其理誠不足以信其道故心計之以爲我欺也

子夏問孔子曰顏回之爲人奚若子曰回之仁賢於丘也曰子貢之爲人奚若子曰賜之辯賢於丘也曰子路之爲人奚若子曰由之勇賢於丘也曰子張之爲人奚若子曰師之莊賢於丘也子夏避席而問曰然則四子者何爲事夫子曰居吾語汝夫回能仁而不能反賜能辯而不能訥由能勇而不能怯師能莊而不能同兼四子之有以易吾吾弗許也此其所以事吾而不貳也

解曰諸子之德譬猶陰陽聖人之道譬猶沖氣沖氣微於陰陽陰陽資於沖氣語四

子之有皆賢於夫子兼四子之有則不許其易夫子然則其賢也乃其所以爲偏其不及也乃其所以爲妙此四子所以事夫子而不貳也

子列子既師壺丘子林友伯昏瞀人乃居南郭從之處者日數而不及

解曰列子既進二子之道乘風而歸則所以處巳者至矣盡矣列子不忍以夫子之道獨善其身也於是乃居南郭也南明方郭邑中也既巳出而趨物之會則不能使人無保汝而戶外之屨滿矣

○雖然子列子亦微焉朝朝相與辯無不聞而與南郭子連牆二十年不相謁請相遇於道目若不相見者門之徒役以爲子列子與南郭子有敵不疑

解曰謂之南郭子則體道之妙居塵而不染者是所以與子列子爲連牆也二子之道圓通妙合常相與以不來而來不見而見又奚以相謁請爲哉非特不相謁請也雖相遇於道目若不相見者夫學道者至於目擊而道存亦巳至矣然待於目擊猶未離見唯相遇而目若不相見則離於知見無相無作彼我都忘列子之道盡於是矣故曰子列子亦微焉微以言不離於道心之小而妙也然則朝朝相與辯無不聞豈好辯哉以夫從之處者故不得巳爾門之徒役方且見列子於言辯之間故以其不相謁請爲有敵而不疑也

有自楚來者問子列子曰先生與南郭子奚敵子列子曰南郭子貌充心虛耳無聞目無見口無言心無知形無惕往將奚爲

解曰貌充者修身而形不衰也心虛者忘心而物不留也耳無聞者自聞而已目無見者自見而已口無言出言不言也心無知莫知無知也形無惕都無所畏忌也若是者師資兼忘其往也將奚爲哉

雖然試與汝偕往閱弟子四十人同行

解曰列子既巳言南郭子之妙矣恐其徒役之重惑於至道故與之偕往閱而實之以見也弟子四十人同行猶所謂與人偕

來之衆也
見南郭子果若欺魄焉而不可與接顧視子
列子形神不相偶而不可與羣
解曰神生形形成神形神偶合人之所以有生也形神不相偶所謂有人之形無人之情也是欺魄之類也欺魄土偶人也若是者遺物離人而立於獨故不可與接不可與羣
南郭子俄而指子列子之弟子末行者與言衎衎然若專直而在雄者子列子之徒駭之反舍咸有疑色
解曰夫乾其靜也專其動也直衎衎言其和也衎衎然若專直而在雄者則言若體乾之道尸萬物之化而納之大和者俄而指弟子之末行者與言則遇感而應非有心也其道大故駭之信不足有不信故反舍咸有疑色與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者異矣
子列子曰得意者無言進知者亦無言用無言爲言亦言無知爲知亦知無言與不言無知與不知亦言亦知亦無所不言亦無所不知亦無所言亦無所知如斯而已汝奚妄駭哉
解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故得意者無言知者不言言者不知故進知者亦無言然而以無言無知爲當是絶物也以不言不知而爲是則未能忘我也以有言有知爲是則其所得亦淺矣言乎言終日言而未嘗言不言乎不言終日不言而未嘗不言無所不言無所不知亦無所言亦無所知二子之相遇如斯而已是乃道之常非有異也又奚以妄駭爲哉列子凡言如斯而已與老君所謂吾何以知天下之然哉以此同意學者由斯足以悟至道矣外此而二則非真矣由是知列子之訓亦昭昭矣
子列子學也三年之後心不敢念是非口不敢言利害始得老商一眄而已五年之後心更念是非口更言利害老商始一解顏而笑七年之後從心之所念更無是非從口之所言更無利害夫子始一引吾並席而坐九年

之後橫心之所念橫口之所言亦不知我之是非利害歟亦不知彼之是非利害歟外內進矣而後眼如耳耳如鼻鼻如口口無不同心凝形釋骨肉都融不覺形之所倚足之所履心之所念言之所藏如斯而已則理無所隱矣

解曰狂聖異域究觀差殊止存恍忽心欲凝也而放之形欲釋也而結之心馳而不反形隔而不通心為形之所使形為心之所役雖一身之中眼不知耳耳不知鼻鼻不知口肝膽有楚越之異而況於萬物之理乎不覺形之所倚足之所履以其形釋也不知心之所念言之所藏以其心凝也如是則耳目鼻口互相發明骨肉都融而合於神之至無來干我者我必知之理無所隱者以此列子嘗以是言其御風而行矣復以此言理無所隱者御風在我燭理在物其用雖不同苟得乎此則無適而不可矣且語道而至於視聽不用耳目骨肉都融可謂妙矣疑非學之能至也要其所以然乃出於心不敢念是非口不敢言利害歷階以進而至於九年之大妙然則學者安可以至道為若登天之不可及而不勉哉

初子列子好游

解曰游之為道不在內不在外不居乎兩間行於萬物之上而逍遙乎天地之間道之全盡者也故禦寇好游而壺子以游為至也

○壺丘子曰禦寇好游游何所好列子曰游之樂所玩無故人之游也觀其所見我之游也觀其所變游乎游乎未有能辯其游者壺丘子曰禦寇之游固與人同歟而曰固與人異歟凡所見亦恒見其變玩彼物之無故不知我亦無故務外游不知務內觀外游者求備於物內觀者取足於身取足於身游之至也求備於物游之不至也於是列子終身不出自以為不知游

解曰觀其所見則於彼物象昏明通塞山川人物見其體之不一也觀其所變則即

彼物象觀大觀小觀有觀無知其化之不停也然空不成見見不離物有見皆變變不離見觀見觀變均囿於物象有同異且見與所見等爲虛假皆轉於物展轉物變而求其備離道愈遠故外游而求備於物不若内觀而取足於身也所謂内觀者亦非外於物而求見也即我一身之物任彼物化之遷物自轉物我不逐物即彼逐變之體不易圓明之性於一性中該全萬化不假周視則其爲游不亦至乎昧者不知取足於身以觀物之變爲愈於觀其所見而止矣列子欲明至游之妙故自處於觀物之變假壷子之言以袪其敝終身不出自以爲不知游也

壷丘子曰游其至乎至游者不知所適至觀者不知所眡物物皆游矣物物皆觀矣是我之所謂游是我之所謂觀也故曰游其至矣乎游其至矣乎

解曰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反身而誠樂莫大焉此内觀取足於身之謂也能内觀矣不離性地而徧含海寓安知其所適不離秋毫而洞觀萬化安知其所視是物物皆游也物物皆觀也夫以一人之内觀本原乃能俾天下萬物皆游而皆觀不至矣乎其所以重言游其至矣乎者妙之中有妙言不足以盡其至也與易之乾言其唯聖人乎類矣莊子之書其篇首之以逍遥游者豈不以其至乎

沖虛至德眞經解卷之七

沖虛至德真經解卷之八　念七

宋杭州州學內舍生臣江遹進

仲尼

龍叔謂文摯曰子之術微矣吾有疾子能已乎文摯曰唯命所聽

解曰龍之為物降升自如不見制於物者能變者也謂之龍叔則未若莊子所謂老龍為能盡變也龍叔以聖智為疾或由此乎

然先言子所病之證龍叔曰吾鄉譽不以為榮國毀不以為辱得而不喜失而弗憂視生如死視富如貧視人如豕視吾如人處吾之家如逆旅之舍觀吾之鄉如戎蠻之國凡此衆疾爵賞不能勸刑罰不能威盛衰利害不能易哀樂不能移固不可事國君交親友御妻子制僕隸此奚疾哉奚方能已之乎

解曰道也者無不通也既已得聖智之道矣真以治身緒餘以為國家土苴以治天下無不可者而龍叔之道榮辱哀喜不足以累其心生死貧富不足以易其應內忘我外忘物不威勸於刑賞不變易於利害不推移於哀樂其道至矣盡矣不可以有加矣今以其道不可以事國君交親友御妻子制僕隸是蓋以聖人之不離本宗與夫兆於變化離而為兩之過也夫內觀本宗外兆變化一出一入非異非同嘗試以道之大本大宗之在我者推而行之於天下國家與物委蛇而同其波雖將迎成毀無所不攖而終不失吾太寧之道而萬物亦無不得其治矣而龍叔乃欲守其治身之真而勿攖思求萬物之治安見其可哉

是所以謂聖智為疾也

文摯乃命龍叔背明而立文摯自後向明而望之

解曰命之背明而立使之內觀也自後觸明而望之察其不能無心於應物也

既而曰嘻吾見子之心矣方寸之地虛矣幾聖人也子心六孔流通一孔不達今以聖智為疾者或由此乎非吾淺術所能已也

解曰人之生六根與我而為七皆其心之所自為也龍叔之道等夷萬物可謂六孔

流通矣猶持其治身之真而未能推以有應也豈非一孔之不達哉常謂心之與形一身之表裏也常相與為矛楯七竅俱鑿則渾沌死七竅流通則聖智盡矣體道者以有身為大患不以此乎所謂文摯則持其文以應物

聖人兆變化者也故能叔必求術於文摯

無所由而常生者道也由生而生故雖終而不亡常也由生而亡不幸也有所由而常死者亦道也由死而死故雖未終而自亡者亦常由死而生幸也故無用而生謂之道用道○得終謂之常有所用而死者亦謂之道用道○而得死者亦謂之常

解曰既生則廢而任之不貪於生是為無所由而常生將死則究其所之以放於盡是為有所由而常死謂之常生常死則雖有死生實未嘗死未嘗生而入於不死不生矣此其所以為道由生而生此達生之情者故死而不亡由死而死此貪生失理者故雖生猶死此理之常也由生而亡顏之夭是矣由死而生跖之壽是矣此則幸不幸者也或死而謂之神者以其得道也或死而謂之鬼以由其常也或死而謂之物則由死而生雖生猶死爾

李梁之死楊朱望其門而歌隨梧之死楊朱撫其尸而哭隸人之生隸人之死衆人且歌衆人且哭

解曰李梁則不居物之長其道上足以承下足以庇超越波流而濟斯民於無難之地者則其於生死之道進之矣故楊朱於其死也則望其門而歌所謂隨梧者梧之為木橐鄂皆五而子不絕其所自生若能○受中以立命者隨梧則隨於物化實不能受中立命而淪與物忘者也故其死也楊朱則撫其尸而哭隸人知悅生惡死莫知其所以生死也故歌其所宜哭哭其所宜歌者皆是也且歌且哭自有道者觀之等為可哀爾噫人之生也物物分辯唯一頓笑之微其中節與否莫不從而是非之至於死生之大變且歌且哭而莫覺莫悟可不為之大哀耶

目將眇者先睹秋毫耳將聾者先聞蚋飛口將爽者先辯淄澠鼻將窒者先覺焦朽體將僵者先亟犇佚心將迷者先識是非故物不至者則不反

解曰陰陽相照相蓋相治四時相代相生相殺隨序之相理橋運之相使窮則反終則始自然之理也故明極則眇聰極則聾味極則爽臭極則窒健極則僵識極則迷是以收視反聽絕味除嗜黜健去識則精神爲之不衰雖千萬歲可以深根固蒂也

○鄭之圃澤多賢東里多才圃澤之役有伯豐子者行過東里遇鄧析鄧析顧其徒而笑曰爲若舞彼來者奚若其徒曰所願知也鄧析謂伯豐子曰汝知養養之義乎受人養而不能自養者犬豕之類也養物而物爲我用者人之力也使汝之徒食而飽衣而息執政之功也長幼羣聚所爲牢藉庖廚之物奚異犬豕之類乎伯豐子不應伯豐子之從者越次而進曰大夫不聞齊魯之多機乎有善治土木者有善治金革者有善治聲樂者有善治書數者有善治軍旅者有善治宗廟者羣才備也而無能相位者無能相使者而位之者無知使之者無能而知之與能皆爲之使焉執政者迺吾之所使子奚矜焉鄧析無以應目其徒而退

解曰賢者嚮精神才者術名器然則賢之與才其相去也遠矣伯豐之賢鄧析之才相遇于塗鄧析衒名器而舞伯豐伯豐嚮精神而距鄧析其從者未能忘言故越次而應之曰大夫不聞齊魯多機巧之士乎善土木善金革善音樂善書數善軍旅善宗廟皆小技而受役者也位之者無知使之者無能無知無能者帝王也知之與能之者人臣也帝王者無爲之道也人臣者有爲之職也以有爲之職事無爲之道能方者不能圓能白者不能黑能高者不能下能玄者不能黃以無爲之道統有爲之職則方圓白黑高下玄黃無適而不能物各以其質而得形而此無形物各以其聲而得名而此無名然則鄧析謂養人而物

為我用者為執政之功不知執政者乃為
人之使而不能使人者也才奚足恃才奚
足矜焉故其闕伯豐子從者之言雖辯無
所關其喙矣目其徒而退爾
公儀伯以力聞諸侯堂谿公言之於周宣王
王備禮以聘之公儀伯至觀形懦夫也宣王
心惑而疑曰女之力何如公儀伯曰臣之力
能折春螽之股堪秋蟬之翼王作色曰吾之
力者能裂犀兕之革曳九牛之尾猶憾其弱
女折春螽之股堪秋蟬之翼而力聞天下何○
也○公儀伯長息退席曰善哉王之問也臣敢
以實對臣之師有商丘子者力無敵於天下
而六親不知以未嘗用其力故也
解曰公儀伯則閑於在公之儀所謂善為
士者不武是謂用人之力也堂者高乎之
基肯構之所臨人所尊仰之地也堂谿公
則其德如堂能守雌而為天下谿者也此
所以能知公儀伯之不用其力周宣王中
興之主也將任人以事而効人以功故其
所取有在於孔武有力之士也商丘子則

體性抱神而示中庸之常德者此所以其
為力雖六親不知而為公儀伯之師也且
折春螽之股堪秋蟬之翼則其力不足恃
故不用其力而求用人之力此其力所以
不可量裂犀象之革曳九牛之尾則力足
以有敵故必負其力則力不加增而勝己
者至矣然則不亦懦者勇而力者弱也
臣以死事之乃告臣曰人欲見其所不見視
人所不窺欲得其所不得修人所不為故學
視者先見輿薪學聽者先聞撞鐘夫有易於
內者無難於外於外無難故名不出其一家
今臣之名聞於諸侯是臣違師之教顯臣之
能者也然則臣之名不以負其力者也以能
用其力者也不猶愈於負其力者乎
解曰以死事之則肢體墮而聰明黜可謂
有其質矣故乃告之所謂見其所不見得
其所不得者非以窮冥而難見而獨見之
也雖能而不可為而獨得之也見不離於
衆人之視衆莫之窺爾為不出於衆人之
能衆莫之為爾故視莫難於秋毫而易於

與薪聽莫難於蚋飛而易於撞鐘竭目力
於秋毫則見不出於秋毫窮耳力於蚋飛
則聞不過於蚋飛借明於衆則目力不用
而見有餘明借聽於人則耳力不竭而聽
有餘聽衆人見物不見道故常攻其所難
賢人見道不見物故每爲其所易有易於
內斯無難於外矣無所難則無非易矣夫
孰得而名之故名不出其一道由是能用
其力者雖力旋天地而世莫覩其健感服
海內而人不名以武也古人有言善力舉
秋毫善聽聞雷霆此之謂也且析秦鎰之
股堪秋蟬之翼雖曰以弱爲彊亦既有所
折有所堪其跡可得而覩其爲可得而名
矣故公儀伯猶以此爲顯其能而違師之
教也

中山公子牟者魏國之賢公子也好與賢人
遊不恤國事而悅趙人公孫龍樂正子輿之
徒笑之公子牟曰子何笑牟之悅公孫龍也
子輿曰公孫龍之爲人也行無師學無友佞
給而不中漫衍而無家好怪而妄言欲惑人

之心屈人之口與韓檀等肄之公子牟變容
曰何子狀公孫龍之過歟請聞其實子輿曰
吾笑龍之詒孔穿言善射者能令後鏃中前
括發發相及矢矢相屬前矢造準而無絶落
後矢之括猶銜弦視之若一焉孔穿駭之龍
曰此未其妙者逢蒙之弟子曰鴻超怒其妻
而怖之引烏號之弓綦衛之箭射其目矢來
注眸子而眶不睫矢墜地而塵不揚是豈智
者之言與公子牟曰智者之言固非愚者之
所曉後鏃中前括鈞後於前矢注眸子而眶
不睫盡矢之勢也子何疑焉樂正子輿曰子
龍之徒焉得不飾其闕吾又言其尤者龍誑
魏王曰有意不心有指不至有物不盡有影
不移髮引千鈞白馬非馬孤犢未嘗有母其
負類反倫不可勝言也公子牟曰子不諭至
言而以爲尤也尤其在子矣夫無意則心同
無指則皆至盡物者常有影不移者說在改
也髮引千鈞勢至等也白馬非馬形名離也
孤犢未嘗有母非孤犢也樂正子輿曰子以
公孫龍之鳴皆條也設令發於餘竅子亦將

承之公子牟默然良久告退曰請待餘日更謁子論

解曰公孫龍辯者之徒也公子牟以其言爲至言者夫至言去言雖終日言而未嘗言則雖徧爲萬物說說而不休多而無已不害其爲言之至也觀樂正子與以爲紿孔穿之言是其未嘗窮理也以爲誑魏王之言是其未嘗聞道也何則善射者能令後鏃中前括則知其所以中鈞後於前爾矢注眸子而目不睫則能度遠近之宜審弓矢之力盡其勢而不伏之有過不及也是皆理之可推而知也若夫言在於道則離形去智同於大通意在所忘指在所非盡物者常有則不有一物與一尺之捶日取其半萬世不竭同意有影不移則前影非後影與鏃矢之疾而有不行不止之時同意等物之勢則千鈞非重一髮非輕離於形名則白不可以命爲馬不可以名白孤犢未嘗有母則犢之與母軀命不同理非相代其言之妙一至於此非知言之要者安能知其解哉故方其未能窮理則笑其紿爾及其言在於道則又以爲負類反倫雖公子牟爲之疏其說于與終莫之悟方且忿嫉而加鄙倍焉公子牟知其不可與語至道也故默然告退矣雖然公子牟亦仁於子與至矣猶莫一日克己而悟至言不醜抵固拒而深絕之也故曰請待餘日更謁子論且公孫龍之辯公子牟以爲至言列子稱之而莊子則以謂能勝人之口而不能服人之心若列子之稱稱其至也莊子將假其說以袪著書之跡故於其書之終篇既取其辯又惡其與天下之辯者爲怪悲其駘蕩而不得逐萬物而不反也言之不同各有攸當

堯治天下五十年不知天下治歟不治歟不知億兆之願戴己歟不願戴己歟顧問左右左右不知問外朝外朝不知問在野在野不知堯乃微服游於康衢聞兒童謠曰立我蒸民莫匪爾極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堯喜問曰誰教爾爲此言童兒曰我聞之大夫問大夫

大夫曰古詩也堯還宫召舜因禪以天下舜不辭而受之

解曰聖人之世不治而不亂堯治天下五十年不知天下之治不治是乃所謂至治也當是時也爲左右爲外朝知靖共爾位而已爲在野之民知日用飲食而已故自左右而至於在野顧問而咨詢之皆莫知其治否也然帝堯之用心以天合人不敖無告不廢窮民終欲知之也於是微服而游於康衢微服則外無以驚人心康衢則九達之會四方之情所通也兒童之謡則其言出於歡忻之自然而非有偽也其言曰立我蒸民莫匪爾極不識不知順帝之則以夫立蒸民而會于有極之地其道乃本於天德而出寧進於智矣是言也童兒聞之大夫大夫以爲古詩夫古詩而童兒誦於今是今之治有以符於古矣夫堯之爲治者務若稽古而已則堯聞此言安得不與斯民同其喜歟此堯治之大成也書言黎民於變時雍此其時歟

關尹喜曰在己無居形物其著其動若水其静若鏡其應若響

解曰在己無居不留一塵於胸次也至虚在我則萬物之理無所隱矣故曰形物其著其動若水則趨變無常而所適常審也其静若鑑則應物見形未嘗攬物也其應若響則有聲必答無所將迎也

故其道若物者也物自違道道不違物

解曰道之在物於大不終於小不遺其廣包畛其纖入蔵稱物平施無欠無餘適可而止其若物如此是所以有鑑水之諭也故譬道之在天下若日月之照臨光于四方莫之或違而盲者不見咎豈在日物自違道道不違物其證若此

善若道者亦不用耳亦不用目亦不用力亦不用心欲若道而用視聽形智以求之弗當矣瞻之在前忽焉在後用之彌滿六虚廢之莫知其所亦非有心者所能得遠亦非無心者所能得近唯默而得之而性成之者得之

解曰非聲非色故若道者不用耳目無體

無用故若道者不用心力迎隨若知其首尾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用之則見道不見物故彌滿六虛廢之則見物不見道故莫知其所然則若道者果知何其善哉亦非有心者所能得遠則以道不住於無為也亦非無心者所能得近則以道不盡於有為也唯黙而得之而性成之者得之黙得則不假於言性成則無待於為則其所謂得非得人之得而自得其得者也夫唯有得於此則不溺於虛不著於有在我者無為而無不為在物者無用而無不用矣

○知而忘情能而不為眞知眞能也發無知何能情發不能何能為

解曰人之所以貴於萬物者以其有知與能也人之所以役於造化者以其為知能之使也所貴於知之與能者為其為道非無心者所能得近也所惡夫知之與能者為其為道非有心者所能得遠也知而忘情則無用智之鑿其知自然無所不知是為眞知矣能而不為則無有為之累其能徧物無所不能是為眞能矣蓋有情有信然後為道發無知則非忘情也不能情矣豈道也哉能陰能陽然後為道發不能則非不為也不能為矣豈道也哉是聚塊積塵之所以非理也若商丘開之蹈水火此知而忘情者也若孔子之於游金石則能而不為者

○聚塊也積塵也雖無為而非理也

解曰聚塊則不為野馬之飄鼓積塵則不為塵埃之飛揚可謂無為矣雖無為而生理息矣何貴於無為哉聖人之無為則猶坤之厚載充塞四虛無心於物未嘗有為而萬物生化終古不息是眞無為者也由皇而降帝王受授至孔子而集大成其道咸本於此故仲尼之篇以是終焉

仲尼解

孔子之道譬猶大明東升無愚智皆知其明質諸聖賢之言然後足以探其妙爾子貢曰以子觀於夫子賢於堯舜遠矣孟子曰孔子之謂集大成且曰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

子也揚子曰天之道不在仲尼乎子貢智足
以知聖人者也孟子學孔子者也揚子自比
於孟子者也其所以與聖人者是乃天下萬
世之所取法者也質之於經而求夫子之道
可仕則仕可止則止可久則久可速則速而
不倚於一偏時清而清時任而任時和而和
而不膠於一曲能仁能及能辯能訥能勇能
怯能莊能同不拘于一道孔子曰我則異於
是無可無不可而後之學者方且倚于一偏
膠於一曲拘於一道而不見聖人之大全此
○仲尼之篇所以而作也顏子止知樂天知命
之無憂而未知樂天知命有憂之大者顏子
亞聖也尚且待教而後知況子貢之徒宜乎
其淫思而至于骨立也關尹曰善若道者亦
不用耳亦不用目亦不用力亦不用心惟默
卷七　十四
而識之性而成者可以得之孟子曰可以仕
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
孔子之謂集大成此皆知孔子者也觀此篇
之義則知孔子之最深可見矣庚桑子遠見
于八荒之外而耳目假麽列禦寇學進于九

年之餘而骨肉都融非窮神極妙者孰能與
於此乎商太宰深惑于西方之聖而謂其見
欺于列子不詔于南郭之墻而信其有敵豈
世間淺識寡聞者所能議哉心閑一孔而龍
叔之病難痊髮引千鈞而樂正之疑莫解鄧
析侮伯豐之侶而見困于從者帝堯聽童子
之詩而取信于大夫公儀伯力堪蟬翼而名
譽滿于諸侯商丘子力敵天下而功用沉于
六族季梁之死楊朱倚其門而歌隨梧之死
楊朱撫其尸而哭若此類者豈容易而窺見
之哉皆謂孔子之所為衆人固不識也今之
學者讀莊子至于漁父盜跖遂擯而斥之以
為毀訾孔氏而莫之觀也是豈知莊子尤尊
孔子者也列子之於是篇亦後發明從孔子
之教流光萬古而不窮者深有力也宰我曰
卷七　十五
以予觀於夫子賢於堯舜遠矣又曰自生民
以來未有盛於孔子也然而謙謙自晦商太
宰問其為聖則遜而不居也若夫關尹喜言
善若道者以知而亡情能而不為為真知真
能是又所以明孔子之道也蓋孔子之應世

周旋變故不離於眞既不爲巻婁樂瘉之擅
眂亦不爲聚塊積塵之無爲常居於眞知眞
能處夫材與不材之間爾故此篇始言其眞
樂眞知而終言其眞知眞能也

沖虛至德眞經解卷之八

沖虛至德眞經解卷之九 侌八

宋杭州州學內舍生臣江遹進

湯問

殷湯問於夏革曰古初有物乎夏革曰古初無物今惡得物後之人將謂今之無物可乎

解曰有天地然後有萬物萬物盈天地之間原其所生同於一氣一氣之運其際不可終故萬物之生相續而無間由彼物化遷流不已日改月化假名今古物之有無何殊今古成湯以天錫之智而乃問是於夏革者蓋堯舜禹三聖授受至湯而革夏爲商雖出於因時適變而其爲則古之所無有也以今之所有驗古之所無推而上之至於羲皇其道浸入於簡朴則及於古好缺有無於物也此則湯問夏革之義也 侌八

殷湯曰然則物無先後乎夏革曰物之終始初無極已始或爲終終或爲始惡知其紀然自物之外自事之先朕所不知也

解曰以形見物散爲萬殊先不識今後不

識先雖一息之往來不可案其先後之倫也以性見物同於一真始或為終終或為始雖天地之覆載亦不知其先後於物也究觀物化若鷂為鸇鸇為布穀布穀久復為鷂鷂之所終鸇之所始鸇以為終布穀以為始布穀之終鷂復始之以至臭腐化為神奇神奇復化為臭腐其生也莫知其所從來其化也莫知其所從往譬猶日月往來四時代謝將先晝而後夜乎將先秋而後春乎則亦莫能知其紀矣蓋一闔於造化均於沉輪尚安有先後之別哉欲知其先其唯外於事物而混成者歟然自物之外自事之先窈窈冥冥昏昏默默豈智之所能知哉故曰朕所不知也

殷湯曰然則上下八方有極盡乎革曰不知也湯固問革曰無則無極有則有盡朕何以知之然無極之外復無無極無盡之中復無無盡無極復無無極無盡復無無盡朕是以知其無極無盡也而不知其有極有盡也

解曰無則無極有則有盡知此則上下八方可不言而喻矣然計天地在太虛之中雖未離於物而為物之最巨雖曰最巨亦已有物矣故其為有異乎物之為有也不可言之為有極以其大也不可名之為無盡以其有也謂之難終難窮難則難識者幾是矣故夏革之言曰無極復無無極無盡復無無盡夫無極無盡亦已至矣於無極無盡之中復無無極無盡然後足以見天地之量爾雖然此所謂無非真無也因有形無爾謂之無者以遣有也以夫天地之未離於有故假無以顯其大爾要之旣已有矣會歸於盡故始終窮之於不知爾

湯又問曰四海之外奚有革曰猶齊州也湯曰汝奚以實之革曰朕東行至營人民猶是也問營之東復猶營也西行至豳人民猶是也問豳之西復猶豳也朕以是知四海四荒四極之不異是也

解曰四海之齊謂中央之國天地之所合也四時之所交也風雨之所會也陰陽之所和也營則居日之東而景夕多風豳則

居日之西而景朝多陰地偏則風俗異習
而人民之情乃無以異於齊幽之西管之
東其偏於兩露益遠矣而人民亦不殊於
齊則四海之外雖非足跡舟車之所通以
情度情又奚待於見而後知言而後實哉
故大小相含無窮極也含萬物者亦如含天
地含萬物也故不窮含天地也故無極厭亦
焉知天地之表不有大天地者乎亦吾所不
知也
解曰一身之內一毛含於肌膚肌膚含於
○
一體百體含於一身雖一毛之微亦與一
體之全用一體之用亦不廢百體之任用
其於物也焦螟則宅於蚊睫鵾鵬則運於
天地焦螟無不足於鵾鵬鵾鵬不有餘於
焦螟大小相含如斯而已然而物豈有以
窮故其所含有極天地至大哉其所含無
窮天地猶有形未若道之含天地為無極
也且其言大小相含大固足以含小矣小
如何其含大哉蓋謂天地含萬物雖可以
形見其所以含之則有道矣即道而言雖
一芥之微莫不含天地之妙故曰含萬物
者亦如含天地其言安知天地之表不有
大天地者列子將擴學者之見聞使之不
囿於範圍之內要使覺者自知其道爾終
亦存之而不論故曰亦吾所不知也
然則天地亦物也物有不足故昔者女媧氏
練五色石以補其闕
解曰由大小相含以觀則知天地亦物而
已既已為物矣安能無成與虧哉此所以
有不足而可補也五色者五行之英石者
石氣之堅精鍊五行英妙堅精之氣以和
陰陽之盈縮此謂補其闕也方是時裁成
輔相之道既已見矣
斷鼇之足以立四極
解曰天地在太虛之中浮遊至微直猶巨
鼇之戴一物爾既已不足而可補則所謂
浮游者始踦而不動故鼇足可斷四極始
立上下八方不可易位矣
其後共工氏與顓頊爭為帝怒而觸不周之
山折天柱絕地維故天傾西北日月星辰就

焉地不滿東南故百川水潦歸焉
解曰天柱天之所恃以中立而不倚者地維則地之所資以四維而不虧者此道之未離於渾淪也嘗原道降而一見一兆天地生矣天地奠位人辟乎兩間於虛無自然之中妄爲明覺是生同異同異旣立愛惡交起愛惡起而爭競立則忿慉之氣勝而道之周徧咸者毀矣此共工所以與顓頊帝爭而觸不周之山也折天柱絕地維則天地析其渾全二氣交而生化顯矣故天傾西北日月星辰就焉地不滿東南百川水潦歸焉西北萬物歸根之方也日月星辰就於西北則至陰之精弁於下而奉於上萬物得以資其氣而生東南萬物敷施之方也地不滿東南則至陽之精弁於上而降於下萬物得以資其澤以成形故天有精地有形天有八紀地有五里能爲萬物之母其在人也則右耳目不如左明左手足不如右強其於物也雖形體萬變未有能違其化之宜也

湯又問物有巨細乎有脩短乎有同異乎革曰渤海之東不知幾億萬里有大壑焉實維無底之谷其下無底名曰歸墟八紘九野之水天漢之流莫不注之而無增無減焉其中有五山焉一曰岱輿二曰員嶠三曰方壺四曰瀛洲五曰蓬萊其山高下周旋三萬里其頂平處九千里山之中間相去七萬里以爲鄰居焉
解曰水以喻道道之爲物其大不可圖其深不可測而衆善之所宗也故大壑實惟無底之谷名曰歸墟道之大原該備天人沖而不盈故八紘九野之水天漢之流莫不注之而無增無減焉山居之象不離道之大原而爲萬化之宗仙聖之所居如此與者本之爲嶠者大之統方者金之體洲者水之類蓬萊者土之所以然山之名或指事或象物不一其義要皆不出乎五行之理也萬盈數以象道之備也凡數起於一立於三成於五盛於七處於九一三五七九皆數之陽也變化之道也故此篇數

稱以喻道焉

其上臺觀皆金玉其上禽獸皆純縞珠玕之樹皆叢生華實皆有滋味食之皆不老不死所居之人皆仙聖之種一日一夕飛相往來者不可數焉

解曰仙聖之人眞精不蕩故其所感變者臺觀皆金玉禽獸皆純縞珠玕之木皆叢生華實也且其華實感變於自然不甲拆於春而就實於秋也故食之者不隨變遷而老不遂化往而死也仙聖之體至虛而無累故常飛相往來由是觀之丘陵荆棘險惡不一安知非人心之所自爲耶

而五山之根無所連著常隨潮波上下往還不得蹔峙焉仙聖毒之訴之於帝帝恐流於西極失羣聖之居乃命禺彊使巨鼇十五舉首而戴之迭爲三番六萬歲一交焉五山始峙而不動

解曰既以不得蹔峙爲毒以夫峙而不動爲安故必假於人資於物而即其安也此所以訴之於帝而帝爲之命禺彊也禺彊北方之神靈無爲之使故禺彊使巨鼇舉首而戴之也雖巨鼇也其力必有量其用力也必或匱故必合衆力迭爲三番而後能舉焉既已爲物而我所資以爲安矣則物必有爲之害者而物又將爲我害矣是以有鼇若此乃有龍伯之國人得以一釣而連六鼇負而歸灼其骨以數也

而龍伯之國有大人舉足不盈數步而曁五山之所一釣而連六鼇合負而趣歸其國灼其骨以數焉於是岱輿員嶠二山流於北極沉於大海仙聖之播遷者巨億計帝憑怒侵減龍伯之國使阨侵小龍伯之民使短至伏羲神農時其國人猶數十丈

解曰岱輿員嶠東南之山也地不滿東南故二山流沉焉於北極沉於大海則復於本原而歸於至道故仙聖失其所居而播遷後世之治顯也此帝之所以憑怒而古人之大體隱矣

從中州以東四十萬里得僬僥國人長一尺五寸東北極有人名曰諍人長九寸荆之南

有冥靈者以五百歲為春五百歲為秋上古
有大椿者以八千歲為春八千歲為秋朽壤
之上有菌芝者生於朝死於晦春夏之月有
蠓蚋者因雨而生見陽而死終北之北有溟
海者天池也有魚焉其廣數千里其長稱焉
其名為鯤有鳥焉其名為鵬翼若垂天之雲
其體稱焉世豈知有此物哉大禹行而見之
伯益知而名之夷堅聞而志之江浦之間生
麼蟲其名曰焦螟羣飛而集於蚊睫弗相觸
也栖宿去來蚊弗覺也離朱子羽方晝拭眥
○揚眉而望之弗見其形䚕俞師曠方夜擿耳
俛首而聽之弗聞其聲唯黃帝與容成子居
空桐之上同齋三月心死形廢徐以神視塊
然見之若嵩山之阿徐以氣聽砰然聞之若
雷霆之聲吳楚之國有大木焉其名為櫾碧
樹而冬生實丹而味酸食其皮汁已憤厥之
疾齊州珍之渡淮而北而化為枳焉鸜鵒不
踰濟貉踰汶則死矣地氣然也雖然形氣異
也性鈞已無相易已生皆全已分皆足已吾
何以識其巨細何以識其修短何以識其同

異哉

解曰萬物盈於天地之間其生殊方其化
異時其變異數動植飛潛萬形萬狀其可
勝窮哉究其所自造化之於萬物一本於
自然萬物之於造化又焉能有擇以之為
蟲臂以之為鼠肝唯其所寓而已其為人
也生於龍伯之國則不得不大為僬僥諍
人則不得不小其於植物也為冥靈大椿
於荊則壽為芝菌於朽壤則夭其於動物
也為鵾鵬於終北之北則大為麼蟲於江
浦之間則小大者不以大而有餘於性小○
者不以小而不足於性雖壽必終不能增
其性之所無雖夭亦生不能損其性之所
有柚之不踰淮鸜鵒之不踰濟貉之不踰
汶皆地氣之使然也若其性則無以相易
矣莊子逍遙遊之篇蓋明此也竊嘗論之
物之大者莫若巨鼇其能擧首而戴岱
輿圓嶠之山靈亦甚矣而不免有灼骨之
患則物也又奚以大為哉物之微者莫若
麼蟲雖離朱子羽䚕俞師曠弗能聞見其

形聲至黃帝容成子以神視而氣聽則更見其有不可量之大則物也又奚必惡夫小哉然則物之巨細脩短同異亦不足識矣

太形王屋二山方七百里高萬仞本在冀州之南河陽之北北山愚公者年且九十面山而居懲山北之塞出入之迂也聚室而謀曰吾與汝畢力平險指通豫南達于漢陰可乎雜然相許其妻獻疑曰以君之力曾不能損魁父之丘如太形王屋何且焉置土石雜曰投諸渤海之尾隱土之北遂率子孫荷擔者三夫叩石墾壤箕畚運於渤海之尾隣人京城氏之孀妻有遺男始齔跳往助之寒暑易節始一反焉河曲智叟笑而止之曰甚矣汝之不惠以殘年餘力曾不能毀山之一毛其如土石何北山愚公長息曰汝心之固固不可徹曾不若孀妻弱子雖我之死有子存焉子又生孫孫又生子子又有子子又有孫子子孫孫無窮匱也而山不加增何若而不平河曲智叟亡以應操蛇之神聞之懼其不已

也告之於帝帝感其誠命夸蛾氏二子負二山一厝朔東一厝雍南自此冀之南漢之陰無隴斷焉

解曰渤海之尾隱土之北則信足以容太形王屋之高子孫無窮而山不加增則平高險通豫南達漢陰其理亦可信矣既有其理又盡其誠故雖操蛇之神至勇者也聞之而知懼上帝之崇高也亦感其誠焉是以雖愚公弱子能使冀之南漢之陰無隴斷焉且以其爲愚公弱子此隴斷之所恃以除也蓋愚公則欲慮柔而其誠至弱子則志專氣柔而不雜是其所以能動天地感鬼神也如俾其內藏精慮而居血氣方剛之時則計其力不足以平魁父之丘而止矣此其妻所以獻疑河曲智叟之所以笑而止之也人生妄計我體增長已慢虧傷於道寔嘗二山之塞如俾其亦能忘智慮而無矜其血氣誠之不已而不以死生爲間未必不於一息之頃能頓釋諸有而通於道也其或不然則亦誠之不至而

已矣

夸父不量力欲追日影逐之於隅谷之際渴欲得飲赴飲河渭河渭不足將走北飲大澤未至道渴而死棄其杖尸膏肉所浸生鄧林鄧林彌廣數千里焉

解曰日影果何物哉不量力而追之役於妄見爾由有妄見是生愛渴愛渴內存雖竭河渭不足以止其焦火之熱故卒渴死於道也逮其既死棄其杖尸膏肉所浸乃生鄧林彌廣數千里焉夫以一身之澤浸潤所棄之杖而生數千里之林乃不足以潤一身之枯骨妄見蠱身有如此者

沖虛至德眞經解卷之九

沖虛至德眞經解卷之十

宋杭州州學內舍生臣江遹進

湯問

大禹曰六合之間四海之內照之以日月經之以星辰紀之以四時要之以太歲神靈所生其物異形或夭或壽唯聖人能通其道夏革曰然則亦有不待神靈而生不待陰陽而形不待日月而明不待殺戮而夭不待將迎而壽不待五穀而食不待繒纊而衣不待舟車而行其道自然非聖人之所通也

解曰唯聖人能通其道者非聖人樂通物也其道無不通爾非聖人之所通者非聖人不能通也其道自然無所事通爾然而必有非聖人之所通者而後有聖人之所能通者爾

禹之治水土也逮而失塗謬之一國濱北海之北不知距齊州幾千萬里其國名曰終北不知際畔之所齊限無風雨霜露不生鳥獸蟲魚草木之類四方悉平周以喬陟

解曰北朔方也萬物之所藏也眞一之所舍也至神之所寓也濱北海之北其國謂

之終北則精之又精神之又神者也不拘於方故無際畔之齊限不役於氣故無陰陽之化不假於物故不生動植之類四方悉平其道甚夷也周以喬陟其外無卻也若是則非神禹安能之其國故雖神禹也非迷而失塗亦莫之能至以非足力舟車之所及故也

當國之中有山山名壺領狀若甔甀頂有口狀若圓環名曰滋穴有水湧出名曰神瀵臭過蘭椒味過醪醴一源分爲四埒注於山下

經營一國亡不悉徧土氣和亡札厲人性婉而從物不競不爭柔心而弱骨不驕不忌長幼儕居不君不臣男女雜游不媒不聘緣水而居不耕不稼土氣温適不織不衣百年而死不夭不病其民孳阜亡數有喜樂亡衰老哀苦其俗好聲相攜而迭謠終日不輟音饑惓則飲神瀵力志和平過則醉經旬乃醒沐浴神瀵膚色脂澤香氣經旬乃歇

解曰居中在上中虛不窒其術無端其出無窮能常滋澤萬物者滋穴之神瀵也臭過蘭椒味過醪醴則其道發聞惟馨悅可人心如此也經營一國無不悉徧則其道無不爲而無不在也物亡札厲至和不散也人性婉而從純氣內守也柔心則神凝也弱骨則形釋也長幼儕居男女雜游人不婚宦也不耕不稼不織不衣人不衣食也百年而死處常得終也其民孳阜生生不窮也相攜而迭謠則各得其真樂也其所以能若是者以夫飲神瀵以易其中沐浴神瀵以染於外爾

周穆王北遊過其國三年忘歸既反周室慕其國惝然自失不進酒肉不召嬪御者數月乃復管仲勉齊桓公因遊遼口俱之其國幾剋舉隰朋諫曰君舍齊國之廣人民之衆山川之觀殖物之阜禮義之盛章服之美妖靡盈庭忠良滿朝肆咤則徒卒百萬視撝則諸侯從命亦奚羨於彼而棄齊國之社稷從戎夷之國乎此仲父之耄柰何從之桓公乃止以隰朋之言告管仲仲曰此固非朋之所及也臣恐彼國之不可知之也齊國之富奚戀

隰朋之言奚頹

解曰周穆王嘗與化人俱爲神遊故其後肆意遠遊嘗過其國也三年忘歸神者受之也既歸數月而復進酒肉召嬪御且又爲不神者求耶夫自神禹至穆王之時治變宥忠質文之異尚而穆王之游與夫仲禹之至其國見聞嘗不少異豈非神之所爲獨存而常全歟若桓公之霸與夫隰朋之賢安足以知此故區區覩齊國之近而以爲莫之或加乃更以仲父爲耄是猶埳井之蛙跨跱埳井之樂而不知東海之大樂也

○南國之人被髮而裸北國之人鞨巾而裘中國之人冠冕而裳九土所資或農或商或佃或漁如冬裘夏葛水舟陸車然而得之性而成之越之東有輒休之國其長子生則鮮而食之謂之宜弟其大父死負其大母而棄之曰鬼妻不可與同居處楚之南有炎人之國其親戚死㓵其肉而棄之然後埋其骨乃成爲孝子秦之西有儀渠之國者其親戚死聚柴積而焚之燻則煙上謂之登遐然後成爲孝子此上以爲政下以爲俗而未足爲異也

解曰五政之所加七賦之所養中於天地者爲中國故其人冠冕而裳農商佃漁冬裘夏葛水舟陸車其所云爲無非中道也地偏於陰陽則其習俗亦偏矣故南國多暑則被髮而裸北國多寒則鞨巾而裘其偏於四海四荒四極之遠者則又有若輒沐炎人儀渠之國其習俗乃有非耳目之所見聞而人理之所甚駭者上以爲政下以爲俗居之而不疑是皆陰陽爲之冠習俗足以亂人如此也

○孔子東遊見兩小兒辯鬭問其故一兒曰我以日始出時去人近而日中時遠也一兒以日初出遠而日中時近也一兒曰日初出大如車蓋及日中則如盤盂此不爲遠者小而近者大乎一兒曰日初出滄滄涼涼及其日中如探湯此不爲近者熱而遠者涼乎孔子不能決也兩小兒笑曰孰爲汝多知乎

解曰日麗於天而隨旋者也上下八方無

極無盡雖終難窮安可以儀而測其遠近哉元命苞曰天不足於西北陽極於九故天周九九八十一萬里歷記言數起於一立於三成於五盛於七處於九故天去地九萬里二家之學其有所按之也如信其說不亦近者熱而遠者涼乎至於驗之車蓋盤盂之說則不合矣故方其出於扶桑而爲朝明則滄滄涼涼可擬以車蓋及其對于昆吾而爲正中則猶之探湯而可擬以盤盂宜大而小宜涼而溫宜近宜遠大小溫涼近遠雖小兒之智亦知惑之究其所以然雖孔子之智有不能辯者蓋日猶道也以爲遠則或能悟之於一息以爲近則人常違之於終身言其大則用之彌於太虛言其小則廢之莫知其所故視日於大小不知日者也求道於精粗不知道者也嘗試以夫地求火於日則不旋踵而至矣又焉有初中遠近之間哉然則大小遠近終不可期是乃日之所以爲妙而其運行終古不息也孔子之不能決豈眞不能決哉存之而不論爾小兒遽謂孔子爲非多知者孔子常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孔子而多知又奚以爲孔子區區較日之大小遠邇眞小兒之辯鬭爾

均天下之至理也

解曰均齊萬物無有高下則物我同而合乎一合乎一則同乎道是爲天下之至理莊子所以有齊物論

連於形物亦然均髮均縣輕重而髮絕髮不均也均也其絕也莫絕人以爲不然自有知其然者也

解曰連於形物者寡不能以勝多弱不足以制彊也審矣苟得至理之所謂均而用之則一髮之微足以引千鈞之重而不絕以爲不然者累於物也知其然者達於理也連於形物亦末矣苟得其均微可以制大若此矧夫得至理之所謂大均惡乎往而不可哉

詹何以獨繭絲爲綸芒鍼爲鉤荊篠爲竿剖粒爲餌引盈車之魚於百仞之淵汩流之中

綸不絶鈎不伸竿不撓楚王聞而異之召問其故詹何曰臣聞先大夫之言蒲且子之弋也弱弓纖繳乘風振之連雙鶬於青雲之際用心專動手均也臣因其事放而學釣五年始盡其道當臣之臨河持竿心無雜慮唯魚之念投綸沉鈎手無輕重物莫能亂魚見臣之鈎餌猶沉埃聚沫吞之不疑所以能以弱制彊以輕致重也大王治國誠能若此則天下可運於一握將亦奚事哉楚王曰善

解曰以弱制彊則弱必絶以輕致重則輕必壓何則勢不等也彼誠弱矣因彼之彊而制之則彊不與我敵而爲我用是彊反在於我而弱在於彼也我則輕矣因彼之重而致之則重不與我爭而爲我使是重反在於我而輕在於彼也則弱之於彊輕之於重夫孰曰不足以制而致之哉此詹何以絲綸鍼鈎引盈車之魚於千仞之淵蒲且子以弱弓纖繳連雙鶬於青雲之際之道也噫釣弋異事矣治國者抑又不同焉詹何之釣乃學於蒲且子之弋又以教楚王之治國者蓋得所謂至理之均則物雖萬變烏能逃吾之至理哉此莊子所謂通於一而萬事畢是乃聖人以眇然之身土苴以治天下而運之於一握者也奚啻楚國乎

魯公扈趙齊嬰二人有疾同請扁鵲求治扁鵲治之既同愈謂公扈齊嬰曰汝曩之所疾自外而干府藏者固藥石之所已今有偕生之疾與體偕長今爲汝攻之何如二人曰願先聞其驗扁鵲謂公扈曰汝志彊而氣弱故足於謀而寡於斷齊嬰志弱而氣彊故少於慮而傷於專若換汝之心則均於善矣扁鵲遂飲二人毒酒迷死三日剖胸探心易而置之投以神藥既悟如初

解曰謀成存乎志果斷存乎氣志者氣之帥也志足以帥氣則其發無不中節矣志不足以帥氣則役於氣而反動其心矣故氣彊則傷於專氣弱則寡於斷也嘗謂志在於我初不屬化由其認有於我貴生愛身有愛於身斯役於身矣此公扈齊嬰其

志慮所以與氣體而為彊弱也夫以我之志慮而役於氣體誠可悲矣扁鵲乃能治二人之疾而移造化之功又何妙歟扈猶跋扈也故公扈志彊而足於謀嬰猶嬰兒也故齊嬰志弱而少於慮

二人辭歸於是公扈反齊嬰之室而有其妻子妻子弗識齊嬰亦反公扈之室有其妻子妻子亦弗識二室因相與訟求辯於扁鵲扁鵲辯其所由訟乃已

解曰昔者孔子嘗使於楚矣適見豚子食於其死母者少焉眴若皆棄之而走不見已焉爾不得類焉爾是故苟非其類豚子負見其母棄之而走矣苟得其類雖公扈齊嬰歸異其室而不疑也嘗原公扈齊嬰既為扁鵲易置其心唯使形者之是役各反其室而不自知其形之非也為二室者感於形變而不知二人之為類也故弗識焉然則二室之於二人者果索之於形骸之內耶亦索之於形骸之外耶如在於形骸之外則何以遽信扁鵲之辯哉如在於形骸之內則方其反於室也安得而不識異心求辯於扁鵲哉噫人自生至終大化屢遷自老耄而視嬰孩之時貌色智態亦嘗公扈齊嬰之易形哉然大化之運流也密移人常由之而罔覺扁鵲之易其心也以遽故莫不駭其變焉且以公扈齊嬰志氣一易則其人與其室俱不能相知又況造化之於萬物已化而生又化而死更死更生莫知其端彼人也又烏知其所以然哉昔楊朱之出也素衣其反也緇衣其狗之不知迎而吠之楊朱所以止楊布無扑其狗也

匏巴鼓琴而鳥舞魚躍鄭師文聞之棄家從師襄游柱指鈎弦三年不成章師襄曰子可以歸矣師文舍其琴歎曰文非弦之不能鈎非章之不能成文所存者不在弦所志者不在聲內不得於心外不應於器故不敢發手而動弦且小假之以觀其後無幾何復見師襄師襄曰子之琴何如師文曰得之矣請嘗試之於是當春而叩商弦以召南呂涼風忽

至草木成實及秋而叩角弦以激夾鍾溫風徐迴草木發榮當夏而叩羽弦以召黃鍾霜雪交下川池暴沍及冬而叩徵弦以激蕤賓陽光熾烈堅冰立散將終命宮而總四弦則景風翔慶雲浮甘露降澧泉涌師襄乃撫心高蹈曰微矣子之彈也雖師曠之清角鄒衍之吹律亡以加之彼將挾琴執管而從子之後爾

解曰夫道可傳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見不可見故不可受可傳斯可得善教者止於可傳善學者斯能有得師文之學將逮其器而覺其道師襄之教將由其技以傳其聲是以師襄旣命之歸師文方且求小假之也逮其旣有得矣則力過造化啗挍四時翔景風浮慶雲降甘露出澧泉曾不離於發手動弦之閒是陰陽之運不出吾之把握也豈不妙哉師襄於此亦撫心高蹈而歎其微爾向俾師文循師襄可傳之術而爲師襄之所知則終必不能得師襄之歎也是以務學者雖曰不如務求師而君子則欲其自得之也蘊一技之妙其致若此則有得於道者以之治天下而致安平泰之俗信無難矣

薛譚學謳於秦青未窮青之技自謂盡之遂辭歸秦青弗止餞於郊衢撫節悲歌聲振林木響遏行雲薛譚乃謝求反終身不敢言歸

解曰學道者固有若鄭師文之於師襄莫知其所存所志而命之歸其後乃歎其微者亦有若薛譚之於秦青自謂窮青之技而去之卒乃謝而求反終身不敢言歸者此學者之不可不辨也

秦青顧謂其友曰昔韓娥東之齊匱糧過雍門鬻歌假食旣去而餘音繞梁欐三日不絕左右以其人弗去過逆旅逆旅人辱之韓娥因曼聲哀哭一里老幼悲愁垂涕相對三日不食遽而追之娥還復爲曼聲長歌一里長幼喜躍抃舞弗能自禁忘向之悲也乃厚賂發之故雍門之人至今善歌哭放娥之遺聲

解曰真悲無聲而哀真親未笑而和謂哀樂之不可僞以爲也以鬻歌假食則其歌

或不出於心之誠直因人之聲而哀哭亦未足以言眞悲也特以其技之妙遂能俾一里之老幼未嘗有憂從以開其哭悲愁垂涕相對而不食未嘗有樂徒以聞其歌喜躍抃踊而不能自禁夫歌哭之僞乃眞能動人況彼我皆眞哉雖然其術能施於雍門之里而已使至齊而歌之必有辯其不然者故效其遺聲止傳於雍門

伯牙善鼓琴鍾子期善聽伯牙鼓琴志在登高山鍾子期曰善哉峩峩兮若泰山志在流水鍾子期曰善哉洋洋兮若江河伯牙所念鍾子期必得之伯牙游於泰山之陰卒逢暴雨止於巖下心悲乃援琴而鼓之初爲霖雨之操更造崩山之音曲每奏鍾子期輒窮其趣伯牙乃舍琴而歎曰善哉善哉子之聽夫志想象猶吾心也吾於何逃聲哉

解曰有聲者有聲聲者聲之所聲者聞矣既已有聞則大不過宮細不過羽審其宮羽之清濁而揣諸人事亦安所逃聲哉則子期之善聽未足異也且伯牙之琴得子期而名益彰而子期之聽非伯牙亦無所施其巧列子稱之者貴知音爾若季札之觀樂進此道矣

沖虛至德眞經解卷之十

沖虛至德真經解卷之十六

宋杭州明學內舍生臣江遹上進

湯問

周穆王西巡狩越崑崙不至弇山反還未及中國道有獻工人名偃師穆王薦之問曰若有何能偃師曰臣唯命所試然臣已有所造願王先觀之穆王曰日以俱來吾與若俱觀之越日偃師謁見王王薦之曰與若俱來者何人也對曰臣之所造能倡者穆王驚視之趨步俯仰信人也巧夫鎮其頤則歌合律捧其首則舞應節千變萬化唯意所適王以為實人也與盛姬內御並觀之技將終倡者瞬其目而招王之左右侍妾王大怒立欲誅偃師偃師大懾立剖散倡者以示王皆傅會革木膠漆白黑丹青之所為王諦料之內則肝膽心肺脾腎腸胃外則筋骨支節皮毛齒髮皆假物也而無不畢具者合會復如初見王試廢其心則口不能言廢其肝則目不能視廢其腎則足不能步穆王始悅而歎曰人之巧乃可與造化者同功乎詔貳車載之以歸

夫班輸之雲梯墨翟之飛鳶自謂能之極也弟子東門賈禽滑釐聞偃師之巧以告二子二子終身不敢語藝而時執規矩

解曰雖傅會之物既教之倡是誨之深也故能歌合律舞應節則其瞬目也不足異矣夫人之巧固有若飛鳶玉楮之妙者是物而已人為萬物之靈疑不可以傅會而象之也偃師之所造乃能使趨步俯仰不殊於人歌則合律舞則應節千變萬化唯變所適夫然後為至妙也故雖班輸墨翟之巧亦不敢語藝而時執規矩也噫人之有生異於偃師之巧人常由之而不自悟至於偃師之造倡亦未矣乃更羨其巧不亦外乎

甘蠅古之善射者彀弓而獸伏鳥下弟子名飛衛學射於甘蠅而巧過其師紀昌者又學射於飛衛飛衛曰爾先學不瞬而後可言射矣紀昌歸偃臥其妻之機下以目承牽挺二年之後雖錐末倒眥而不瞬也以告飛衛飛衛曰未也必學視而後可視小如大視微如

著而後告我昌以氂懸虱於牖南面而望之旬日之間浸大也三年之後如車輪焉以覩餘物皆丘山也乃以燕角之弧朔蓬之簳射之貫虱之心而懸不絕以告飛衛飛衛高蹈拊膺曰汝得之矣

解曰學不瞬者不以物易己也學視者將以轉物也我不易於物而物爲我轉故能見小如大視微如著射之所以中者在我矣此紀昌之所以能貫虱也

紀昌既盡衛之術計天下之敵己者一人而已乃謀殺飛衛相遇於野二人交射中路矢鋒相觸而墜於地而塵不揚飛衛之矢先窮紀昌遺一矢既發飛衛以棘刺之端扞之而无差焉於是二子泣而投弓相拜於塗請爲父子剋臂以誓不得告術於人

解曰孟子言矢人豈不仁於函人以謂術不可不慎故紀昌既盡飛衛之術於是謀殺飛衛也蓋紀昌之學飛衛之教幾在於唯恐不傷人也必終於此而已矣逢蒙學射於羿既盡羿之道於是殺羿亦以是也孟子以逢蒙之殺羿爲是亦羿有罪焉爲其取友之不端也有學射若庾公之斯者則安忍以夫子之道反害夫子哉幸哉飛衛之生也曩非得棘刺以扞其遺矢則必不免矣故君子之務學者不射之射爾

造父之師曰泰豆氏造父之始從習御也執禮甚卑泰豆三年不告造父執禮愈謹乃告之曰古詩言良弓之子必先爲箕良冶之子必先爲裘汝先觀吾趣趣如吾然後六轡可持六馬可御造父曰唯命所從泰豆乃立木爲塗僅可容足計步而置履之而行趣走往還無跌失也造父學之三日盡其巧泰豆歎曰子何其敏也得之捷乎凡所御者亦如此也曩汝之行得之於足應之於心推所御也齊輯乎轡銜之際而急緩乎脣吻之和正度乎胸臆之中而執節乎掌握之間內得於中心而外合於馬志是故能進退履繩而旋曲中規矩取道致遠而氣力有餘誠得其術也得之於銜應之於轡得之於轡應之於手得之於手應之於心則不以目視不以策驅心

閑體正六轡不亂而二十四蹄所投无差廻旋進退莫不中節然後輿輪之外可使無餘轍馬蹄之外可使无餘地未嘗覺山谷之險原隰之夷視之一也吾術窮矣汝其識之

解曰天下之事固有若緩而急疑後而先愚者之所暗智者之所察也故習御之道人莫不以爲先於掌握之数節奏之教乃先使之觀其趣亦猶學射者之先學視爲弓者之先爲箕爲冶者之先爲裘也由是知雖一技之微學不由師則終莫識其爲之之先務雖有智者不能無因而造其妙也造父學之三日而盡其巧何其敏也然而自非執禮甚卑三年不告而執禮愈謹則其學不誠其思不精亦安能得之如是之捷乎以其所得而推之所御無餘術矣且以馬駕車以轡御馬六馬之衆二十四蹄一足差所投則六馬之良皆棄矣御之難也如此是以習御者亦不用日亦不用策視以目則見愈亂而不周驅以策則力愈勞而不整唯内得於中心外應於銜轡則險夷急緩而其心常閑進退旋曲而其體常正然後輿輪之外可使無餘轍馬蹄之外可使無餘地無餘轍非無餘轍也以言輿輪之無所於窒也無餘地非無餘地也以言險夷之無所於擇也御至於此乃不知是我之御馬馬之駕車也視之若一矣豈不妙哉此造父所以能主穆王之車肆意遠遊遍崑崙觀日之所入一日而行萬里也噫執御者微亦甚矣其術之妙一至於此技安足以命之使造父也投其銜轡而施其所得於道夫孰曰不可楊子曰有天下者審其御審此而已

魏黑卵以暱嫌殺丘邴章丘邴章之子曰來丹謀報父之讎丹氣甚猛形甚露計粒而食順風而趨雖怒不能稱兵以報之恥假力於人攩手劒以屠黑卵

解曰黑者陰之色卵者陰之類魏者高顯之所魏黑卵老陰之象也邴者明之盛章者文之成丘者中高之地無邴章老陽之象也丹含陽來丹則少陽之方浸而長者

也易曰陰疑於陽必戰陽常居於大夏而以生育長養爲事而陰則退伏矣是於陽不能無睚嫌也故至於方冬用事則戕物入之而殺立邴章焉然陰方盛而一陽之氣已潛萌於黃鍾之宮矣是爲來丹故謀報父之讎焉陽體剛是以來丹氣甚猛形甚露方且潛萌是以計粒而食順風而趨雖怒不能稱兵以報之雖其體剛故恥假力於人揩手劍以屠黑卵也

黑卵悍志絶衆力抗百夫筋骨皮肉非人類也延頸承刃披胸受矢鋩鍔摧屈而體无痕撻負其材力視來丹猶雛鷇也

解曰陰以刻制爲事又方用事堅冰之時也是以志悍力抗而皮骨非人承刃受矢而痕撻無有視來丹猶雛鷇也

來丹之友申他曰子怨黑卵至矣黑卵之易子過矣將奚謀焉來丹垂涕曰願子爲我謀申他曰吾聞衛孔周其祖得殷帝之寶劒一童子服之卻三軍之衆奚不請焉來丹遂適衛見孔周執僕御之禮請先納妻子後言所欲

解曰寶劒神器之能宰制者也殷中也與以殷仲春之殷同殷帝之寶劒言沖和之氣宰制陰陽審諦而不妄也其祖得之則其道自古以固存也神器至妙以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剛故一童子服之而卻三軍之衆申他則能申人之不直者故爲來丹謀焉孔周則能周旋於人理之至者故申他使來丹求劒於若人也執僕御之禮致所尊也請先納妻子質其誠也

孔周曰吾有三劒唯子所擇皆不能殺人且先言其狀一曰含光視之不可見運之不知有其所觸也泯然無際經物而物不覺二曰承影將旦昧爽之交日夕昏明之際北面而察之淡淡焉若有物存莫識其狀其所觸也竊竊然有聲經物而物不疾也三曰宵練方晝則見影而不見光方夜則見光而不見形其觸物也騞大麥切然而過隨過隨合覺疾而不血刃焉此三寶者傳之十三世矣而無施於事匣而藏之未嘗啓封

解曰含光則褫光而不矅者也此神之妙萬物而爲言也視之不可見以无形也運之不知其有以無用也其所觸也泯然無際經物而物不覺則其道窖庸也承影則既有影可承矣將旦昧爽之交日夕昏明之際皆陰陽之交際於是時反本而求之淩兮似或存終不可得而識也其所觸也竊竊然有聲經物而物不疾則鼓舞萬物而無迹於物也宵練則既有體矣方晝則見其影投於陽也方夜則見其光制於陰也然見影而不見光見光而不見影猶未赫然有物也其觸物也騞然而過隨過隨合覺疾而不血刃焉則行於萬物生之育之代榮代謝其化無窮也使夫生化者不得不生不化是或物之疾也然神之所爲以無有入無間是爲隨過隨合雖覺疾也於物無所傷而物亦不能傷我是爲不血刃焉傳之十三世則言周歷陰陽之度而其存自古也無施於事是謂無用之用也匣而藏之則其藏深矣未嘗啓封其神無郤之謂也

來丹曰雖然吾必請其下者孔周乃歸其妻子與齋七日晏陰之間跪而授其下劍來丹再拜受之以歸

解曰神也者妙萬物而爲言也即其寓於生化之序擬諸形容有若三劍者焉至於宵練始兆於太素而爲質之始故來丹必請其下者孔周乃歸其妻子不絕其相生相配之道也與齋七日則一其志而忘其形體也晏陰之間則昏明之交密傳其道也

來丹遂執劍從黑卵時黑卵之醉偃於牖下自頸至腰三斬之黑卵不覺來丹以黑卵之死趣而退遇黑卵之子於門擊之三下如投虛黑卵之子方笑曰汝何蚩而三招予來丹知劒之不能殺人也歎而歸黑卵既醒怒其妻曰醉而露我使我嗌疾而腰急其子曰疇昔來丹之來遇我於門三招我亦使我體疾而支彊彼其厭我哉

解曰牖下陰陽之際也醉而偃則迷而罔

覺之時也陰方隆盛必於其交際囬覺之時始足以害之爾雖然宵練之劒能使物覺疾而不血刃而已故來丹以之斬黑卵則怒其妻曰使我嗌疾而腰急以擊黑卵之子則曰過我於門三招我亦使我體疾而支彊來丹知劒之不能殺人也歎而歸而已矣然而黑卵雖承刃而不覺亦已嗌疾而腰急其體自是而日消矣故雖有一之日霄發二之日栗烈俄而春日載陽而小往大來矣人皆覩夫四月維夏不知其本乃自於來丹潛移於一之日也嘗原陰陽之道相生猶父子相偶猶夫婦其迭用也則更生更死其交戰也則更怒更讎因則為疾用事則旺其道雖無待於外其用則寓之於物此陰陽之情也凡物之情態人之云為皆陰陽之役也嘗試以人情物變求之陰陽之情義無一不備故有若魏黑卵以暱嫌殺丘邴章來丹揩手劒以屠黑卵之事也然而陰陽之理更王更廢終不能相絕是以來丹雖有屠黑卵之志而不能殺黑卵也如黑卵而可殺則生化之理或幾乎息矣若是則魏黑卵何以能殺丘邴章乎蓋丘邴章已用而為旺者所勝故可殺也若魏黑卵則方用事而旺安可殺哉且方是時非獨陽氣潛萌為來丹而已為魏黑卵者亦既有其妻與其子矣是以原陰陽之道雖曰陽生於子陰生於午而陰中之陽陽中之陰其生其長其消其息有不可得而測究者明乎列子之斯言則其道思過半矣

周穆王大征西戎西戎獻錕鋙之劒火浣之布其劒長尺有咫鍊鋼赤刃用之切玉如切泥焉火浣之布浣之必投於火布則火色垢則布色出火而振之皓然疑乎雪皇子以為无此物傳之者妄蕭叔曰皇子果於自信果於誣理哉

解曰錕鋙之劒火浣之布得於西戎之獻而非中國之有也皇子局於耳目之見聞而不能博通乎物理之變異遽以為無此物而傳之者妄非誣理而何列子此篇妙

及於天地之表若女媧之鍊石愚公之移山夸父之逐日扁鵲之治疾偃師之造倡來丹之手劒凡皆闡無内之至言以坦心智之所滯恢無外之妙理以開視聽之所閡如俾膚識淺聞之士皆囿局於見聞而不能深求至理又焉能解其桎梏哉是其以此終篇之意也

湯問解

萬物之出機入機隨其種性因其情想更相變易萬形萬狀則有大禹之所不能見伯益之所不能聞夷堅之所不能志者其變可勝窮哉雖然其形則異其性則鈞龍伯之國其人雖大不殊僬僥之心智僬僥之人其形雖微不殊龍伯之悅惡焦螟爲細矣生理亦无不足鵾鵬爲巨矣性量亦無有餘大椿之壽亦終於死芝菌之夭亦既有生昧者惑於物變之不齊不明夫其性之不易由是矜壽而傷夭就愛而避惡棼然殽亂終身役役莫之能止故列子假湯問以别其大小同異巨細長短要之以至道也求之此篇有若日之遠近小兒辯之而孔子不能決者有若扁鵲之治疾而使公扈齊嬰與其二室俱不能相知者是皆惑於形變而不知其本無不同也苟知其所同則无往而不一矣故蒲且子之弋可用以釣弋釣之道可用以治國鄭師文伯牙以此而妙於琴子期以此而善聽飛衛紀昌以此而名於射造父以此而精於御偃師之造倡秦青之善謳亦以此道而已使數子者投其技而進乎道夫孰曰不然哉凡此萬物之化皆不能逃乎陰陽之運故終以魏黑卵以暱嫌殺丘邴章來丹謀報父之讎焉雖然物之不齊物之情也將欲齊之必得其所以齊之之道而後可如亦蔑然於萬物之變而弗顧以爲能齊物矣是猶捧目塞耳者自以謂莫之見聞何能制其坐馳之情哉終之以皇子果於自信果於誣理蓋爲此也

沖虛至德眞經解卷之十一

冲虛至德眞經解卷之十二

宋杭州州學內舍生臣江遹上進

力命上

力謂命曰若之功奚若我哉命曰汝奚功於物而欲比朕力曰壽夭窮達貴賤貧富我力之所能也命曰彭祖之智不出堯舜之上而壽八百顏淵之才不出衆人之下而壽四八仲尼之德不出諸侯之下而困於陳蔡殷紂之行不出三仁之上而居君位季札无爵於吳田恒專有齊國夷齊餓於首陽季氏富於展禽若是汝力之所能柰何壽比而夭此窮聖而達逆賤賢而貴愚貧善而富惡邪力曰若如若言我固無功於物而物若此邪此則若之所制邪命曰既謂之命柰何有制之者邪朕直而推之曲而任之自壽自夭自窮自達自貴自賤自富自貧朕豈能識之哉朕豈能識之哉

解曰力者人之所爲也命者天之所謂也天不人不因人不天不成力之制於命命之因於力未易以差殊論功也取力之重者與命之薄者而比之奚翅力之功多取命之厚者與德之薄者而比之奚翅命之功厚主於力者雖命也以爲有性而不謂命也主於命者雖性也以爲有命而不謂性也是皆一偏之論也嘗即其一端而考之彭之壽顏之夭疑若制於命矣然彭之爲不必皆壽顏之才不必皆夭是或因於力矣然則謂力爲有功於物而無預於命則不可也謂物物皆制於命而無預於力亦不可也雖然莫之致而至不知所以然而然命也既謂之命則命萬物而無所聽也如亦有制之者安可以爲命乎故直而推之亘萬世而不窮曲而任之成萬物而不遺雖曰推之無有推者雖曰任之無有任者直者自直曲者自曲壽夭窮達貴賤貧富亦不由天亦不由人如烏之黑如鵠之白如椿之壽如菌之夭咸其自取致者其誰邪唯其自爲無爲之者是以之八者之在人猶草木之生根在苗先實從花後嘉穀之實以其美種雖有惡卉生必從根

究其根源曾無毫釐之繆安知今之厚於命不因於昔之厚於德耶又安知今之厚於德不為異時厚於命之積耶是皆不可知也若是則命未必非力力未必非命若之何其有命耶若之何其無命耶雖命亦不知其所以然矣是所以為命也安可逃以當生竊養儋囊之所為規規然責報於造物者必欲顏壽而跖夭貴賢而賤愚富善而貧惡耶其不通乎命亦甚矣唯真能知命者則因天理之自然修人為而不違

○壽夭兩忘窮通皆樂貴賤俱適貧富不變此聖人所謂樂天知命而列子力命之篇所由而作也莊子於大宗師以子桑之言命終焉以此為大宗師之至也

北宮子謂西門子曰朕與子並世也而人子達並族也而人子敬並貌也而人子愛並言也而人子庸並行也而人子誠並仕也而人子貴並農也而人子富並商也而人子利朕衣則短褐食則粢糲居則蓬室出則徒行子衣則文錦食則粱肉居則連欐出則結駟在家熙然有棄朕之心在朝諤然有敖朕之色請謁不相及遨游不同行固有年矣子自以德過朕邪西門子曰予无以知其實汝造事而窮予造事而達此厚薄之驗歟而皆謂與予並汝之顏厚矣北宮子无以應自失而歸中塗遇東郭先生先生曰汝奚往而反偊偊而步有深愧之色邪北宮子言其狀東郭先生曰吾將舍汝之愧與汝更之西門氏而問之曰汝奚辱北宮子之深乎固且言之西門子曰北宮子言世族年貌言行與予並而賤貴貧富與予異予語之曰予无以知其實汝造事而窮予造事而達此將厚薄之驗歟而皆謂與予並汝之顏厚矣東郭先生曰汝之言厚薄不過言才德之差吾之言厚薄異於是矣夫北宮子厚於德薄於命汝厚於命薄於德汝之達非智得也北宮子之窮非愚失也皆天也非人也而汝以命厚自矜北宮子以德厚自愧皆不識夫固然之理矣西門子曰先生止矣予不敢復言北宮子既歸衣其短褐有狐貉之溫進其茙菽有稻粱之味庇

其蓬室若廣廈之蔭其蓽輅若文軒之飾終身逌然不知榮辱之在彼也在我也東郭先生聞之曰北宮子之寐久矣一言而能寤易怛也哉

解曰天道之運自西而之北西為萬物之闔戶故謂之西門子北則萬物之所藏而化精之所與也故謂之北宮子西門子方嚮於室處故為厚於命而薄於德北宮子則其藏深矣故為厚於德而薄於命東郭先生則既勞乎坎而復出乎震是不住於無為即動而靜者也故能釋北宮子之愧而使之寤也嘗原命出於莫之致而至有生者之所不能逃也雖以堯舜夷齊孔子之聖季札展禽顏子之賢一制於命終身不易宜乎北宮子以德厚自愧西門子以命厚自矜也然而謂命出於莫之致而至則其至自然無有致之者致之者本無物則其至也孰受其制哉或制或不制在我而已故苟不安於命則制於命苟能知其命則制命而不制於命矣由是聖可窮而仁可夭善可貧而賢可賤不聞能以命而易聖賢之操也是以北宮子一聞東郭先生之言而識夫固然之理則終身逌然不知榮辱之在彼也在我也若是則命果能制之乎此則能至於命者之事也

管夷吾鮑叔牙二人相友甚戚同處於齊管夷吾事公子糾鮑叔牙事公子小白齊公族多寵嫡庶並行國人懼亂管仲與召忽奉公子糾奔魯鮑叔奉公子小白奔莒既而公孫无知作亂齊无君二公子爭入管夷吾與小白戰於莒道射中小白帶鉤小白既立脅魯殺子糾召忽死之管夷吾被囚鮑叔牙謂桓公曰管夷吾能可以治國桓公曰我讎也願殺之鮑叔牙曰吾聞賢君无私怨且人能為其主亦必能為人君如欲霸王非夷吾其弗可君必舍之遂召管仲魯歸之齊鮑叔牙郊迎釋其囚桓公禮之而位於高國之上鮑叔牙以身下之任以國政號曰仲父桓公遂霸管仲嘗歎曰吾少窮困時嘗與鮑叔賈分財多自與鮑叔不以我為貪知我貧也吾嘗為

鮑叔謀事而大窮困鮑叔不以我爲愚知時有利不利也吾嘗三仕三見逐於君鮑叔不以我爲不肖知我不遭時也吾嘗三戰三北鮑叔不以我爲怯知我有老母也公子糾敗召忽死之吾幽囚受辱鮑叔不以我爲无恥知我不羞小節而恥名不顯於天下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叔也此世稱管鮑善交者小白善用能者然實无善交實无用能也實無善交實无用能者非更有善交更有善用能也召忽非能死不得不死鮑叔非能舉賢不得不舉小白非能用讎不得不用

解曰天下之事凡非智慮之所及而成虧於莫之致而至者命也方管夷吾鮑叔牙相友之戚其心可謂無間矣及夷吾事公子糾鮑叔事公子小白所奉雖不同其心未有異也至二公子之爭入戰於莒道管仲射中桓公於斯時也夷吾安有事桓公之心哉及桓公既立齊魯殺子糾方且請於魯以管仲爲讎願得甘心而醢之則桓公安有用仲父之心哉鮑叔至此雖能忘

莒道之異志而不替昔之善交宜亦以桓公之讎而不敢舉其賢也抑管仲之奉公子糾既不能立其功於前又不能死其節於後其賢亦不足尚矣今也鮑叔弗顧齊之嫌而舉之桓公忘其無功於子糾且不念其讎而用之管仲亦不以向之幽囚受辱爲恥不辭其位而盡忠於齊忘其向之奉子糾也是皆非智慮之所可期者及管仲既爲齊用務實倉廩明禮節以富國強兵因禍爲福轉敗爲功遂能九合諸侯一正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故孔子稱之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然則管仲之有功於天下後世豈淺淺哉夫管仲固不守匹夫匹婦之諒而爲溝瀆之自經也向使鮑叔之言不行桓公之讎不解則鮑叔安能全其交管仲安所施其功哉雖然管仲既終有合諸侯正天下之功使民到于今受其賜則鮑叔之舉讎桓公之用讎管仲之忍垢於魯而盡忠於齊皆有不得不然者矣由此觀之世稱管鮑善交小白善用能

者實無善交實無善用能者皆命之自爲非人之所能爲也如曰有善交者則方其莒道之戰管仲之交情何如哉亦曰有善用能者則桓公之用管仲奚必俟鮑叔之言哉其言非更有善交更有善用能者以爲非特桓公管鮑爲然也凡朋友之信君臣之義罔或不若是矣然而究觀數子之爲皆能公其心者也心存於至公故交不期於全而自全讎不期於棄而自棄忠不期於效而自效矣此桓公所以成霸業之本也噫人苟能公其心矣則其於天命之自然無往而不合矣又焉以屈身枉道求合於物情之屑屑爲哉且以霸者之治成於智謀而力取猶以爲非人力之所能爲則推而上之皇之道帝之德王民之皞皞

其莫爲而自然抑又可知矣

及管夷吾有病小白問之曰仲父之病病矣可不諱云至於大病則寡人惡乎屬國而可夷吾曰公誰欲與小白曰鮑叔牙可曰不可其爲人潔廉善士也其於不已若者不比之人一聞人之過終身不忘使之理國上且鉤乎君下且逆乎民其得罪於君也將弗久矣

解曰人常以管仲不許鮑叔之屬國爲言蓋管仲知鮑叔之才不可以屬國也恐其得罪於君也與其使之理國而得罪孰若不屬之國而俾其自全歟是乃管仲之全交也

小白曰然則孰可對曰勿已則隰朋可其爲人也上忘而下不叛愧其不若黃帝而哀不已若者以德分人謂之聖人以財分人謂之賢人以賢臨人未有得人者也以賢下人者未有不得人者也其於國有不聞也其於家有不見也勿已則隰朋可然則管夷吾非薄鮑叔也不得不薄非厚隰朋也不得不厚厚之於始或薄之於終薄之於終或厚之於始厚薄之去來弗由我也

解曰上忘者其政悶悶之謂也下不叛者其民淳淳之謂也愧不若黃帝則不自滿假也哀不已若者以善救爲心也以德分人則使斯民各得以復命反常此至人之

道也以財分人則使斯民不乏於仰事俯育此賢人之德也以賢臨人猶山之殺瘦也以賢下人猶澤之增肥也所謂於國有不聞於家有不見者非眞莫之見聞也其道足以容之爾隰朋之可與夫鮑叔之不可在此而已古語曰不瞽不聾不能成功蓋爲是也詩於葛屨之序言魏君之儉嗇褊急而其詩則曰唯是褊心是以爲刺褊心之害治如此夫與人爲徒厚薄之去來有至公之道有自然之理弗由我也唯管鮑隰朋知其然也故始終厚薄依乎天理○而弗徇乎我此齊國之治所以能尊周彊國歟

沖虚至德眞經解卷之十二

沖虚至德眞經解卷之十三

宋杭州州學內舍生臣江遹上進

力命中

鄧析操兩可之說設无窮之辭當子產執政作竹刑鄭國用之數難子產之治子產屈之子產執而戮之俄而誅之然則子產非能用竹刑不得不用鄧析非能屈子產不得不屈子產非能誅鄧析不得不誅也

解曰子產相鄭三年而善者服惡者化其治宜不可屈而鄧析數難而屈之鄭國用鄧析之竹刑宜愛其人而卒誅之是理之不可推知者也世謂作竹刑誅鄧析爲子產鄧析之能殊不知固自有不得不用不得不屈不得不誅者存焉漢文帝感緹縈之言而罷肉刑後世卒莫之能復亦若是也按荀子與夫左氏皆以駟顓殺鄧析在子產之後學者以是疑於經悞夫列子之書務明道達理而已所謂得其精而遺其粗者也又焉用區區較其言之同異哉

可以生而生天福也可以死而死天福也可以生而不生天罰也可以死而不死天罰也可以生可以死得生得死有矣不可以生不可以死或死或生有矣然而生生死死非物非我皆命也智之所无奈何

解曰以康寧攸好德而生以壽考終命而死此可以生可以死得生得死者也洪範所謂五福此之所謂天福也可以生而凶短折與夫疾惡憂貧而生者洪範所謂六極此之所謂天罰也得生得死理之常也或死或生則幸不幸存焉生死一矣或以爲天福或以爲天罰或由其常或遭其變至智之人宜能觀其差殊矣然而生之所以生死之所以死方衆生之初既有制其死者矣將息我以死亦有制其生者矣生生死外非物之所能奪內非我之所能制皆天之所命智之所無如之何也雖明乎此然後死生無變乎已

故曰窈然无際天道自會漠然无分天道自運天地不能犯聖智不能干鬼魅不能欺自然者默之成之平之寧之將之迎之

解曰際者分之餘會者運之聚窈言幽而難見漠言遠而無極物之生顯與道俱會妙與道偕運天道常自會自運萬物亦自生自死雖天之神地之富不能犯其自然聖智之妙不能干其自然鬼魅之靈不能欺其自然若是者默之成之而無言無爲平之寧之而無偏無陂將之迎之而無始無終命之所爲其極如此

楊朱之友曰季梁季梁得疾七日大漸其子環而泣之請醫季梁謂楊朱曰吾子不肖如此之甚汝奚不爲我歌以曉之楊朱歌曰天其弗識人胡能覺匪祐自天弗孽由人我乎汝乎其弗知乎醫乎巫乎其知之乎其子弗曉終謁三醫一曰矯氏二曰俞氏三曰盧氏診其所疾矯氏謂季梁曰汝寒溫不節虛實失度病由飢飽色欲精慮煩散非天非鬼雖漸可攻也季梁曰衆醫也亟屏之俞氏曰女始則胎氣不足乳湩有餘病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漸矣弗可已也季梁曰良醫也

且食之盧氏曰汝疾不由天亦不由人亦不
由鬼稟生受形既有制之者矣亦有知之者
矣藥石其如汝何季梁曰神醫也重貺遣之
俄而季梁之疾自瘳
解曰矯之爲義執枉而矯之使直非自然
也矯氏之醫欲攻其漸而在於有生之後
是爲衆醫俞以順從爲言故俞氏之醫在
於有生之初以爲其弗可已也是爲良醫
盧以總合爲言故盧氏之醫齊死生而一
之其言出於稟生受形之先精義而入神
矣是爲神醫夫季梁之於生死其能安之
如此故其死也楊朱望其門而歌
生非貴之所能存身非愛之所能厚生亦非
賤之所能夭身亦非輕之所能薄故貴之或
不生賤之或不死愛之或不厚輕之或不薄
此似反也非反也此自生自死自厚自薄或
貴之而生或賤之而死或愛之而厚或輕之
而薄此似順也非順也此亦自生自死自厚
自薄
解曰生死厚薄已制於稟生受形之先豈

貴賤愛惡之所能增損於有生之後哉蓋
身爲天地之委形生爲天地之委順彼天
地既已委化於我矣猶不能犯其分之自
然矧非汝之所有又豈貴賤之所能存亡
愛惡之所能厚薄哉雖然貴賤存亡愛增
厚薄生於有見妄爲同異衆見則同獨見
則異以同爲順以異爲逆循其本然奚有
逆順謂之逆順似之而非究其所爲咸其
自爾是以推原有生有身之所自雖生不
知身身不知生而況於貴賤愛惡哉雖然
列子論此亦明有生有身之妙咸本於自
然將以袪世之惑者貪生夫理徇利累形
爾至於尊生重本欲爲天下之寄託者寧
蹈其似順不爲其輕薄也
鬻熊語文王曰自長非所增自短非所損算
之所亡若何老聃語關尹曰天之所惡孰知
其故言迎天意揣利害不如其已
解曰長短之不可增損猶鳧鶴之不可斷
續也方未生無身之時既有制之者矣算
猶智也豈智之所能柰何哉皆天而已矣

是以人之所惡即天之所惡也天豈私惡於人哉其故必有所自矣特不止於耳目之所接不可俄而知耳順而受之可也若夫以智為鑒揣而鋭之弊精神而妄億度德經謂之前識此道之華而愚之始也故其語關尹喜以逆天意揣利害為不如其已億則屢中孔子所以惡子貢也

楊布問曰有人於此年兄弟也言兄弟也才兄弟也貌兄弟也而壽夭父子也貴賤父子也名譽父子也愛憎父子也吾惑之楊子曰古之人有言吾嘗識之將以告若不知所以然而然命也今昏昏昧昧紛紛若若隨所為隨所不為日去日來孰能知其故皆命也

解曰在我者有性在天者有命性可修不可弛命可聽不可干君子之處已行法以俟命而已亦奚欲以此道而徼此福哉楊朱乃區區度年德才貌之厚薄而計其壽夭貴賤名譽愛憎之差殊父子而兄弟之兄弟以言長少之相從父子以言尊卑之不等也此謂以惑復於惑是為大惑殊不知命之所為昏昏昧昧而非智之所能明紛紛若若而非理之所能辯隨所為而不匪於無隨所不為而不滯於有日去而與化俱運日來而與時偕顯夫孰能知其故此造化之所以妙萬物也如造化亦計斯人當宜之所為而為之響應則其生化萬物其道亦淺矣

夫信命者亡壽夭信理者亡是非信心者亡逆順信性者亡安危則謂之都亡所信亡所不信真矣慤矣奚去奚就奚哀奚樂奚為奚不為

解曰所謂亡壽夭是非逆順安危者非無之也有若顏壽而跖夭雖使有道者誠能信命矣安能厚誣其人謂顏子為壽而彭祖為夭哉亦於壽夭之間任其自然而不有之爾夫唯不有則壽夭兩行是所以為無之也其於是非逆順安危亦若是而已矣謂之都亡所信則以亡壽夭亡是非亡逆順亡安危也謂之都亡所不信則以信命信理信心信性也若然者好惡不存故

無有於避就愛喜不形故無有於哀樂隨所不爲故無所爲隨所爲故無所不爲斯可名於眞矣愨矣眞言精而不僞也愨言實而不妄也

黄帝之書云至人居若死動若械亦不知所以居亦不知所以不居亦不知所以動亦不知所以不動亦不知所以衆人之觀易其情貌亦不謂衆人之不觀不易其情貌獨往獨來獨出獨入孰能礙之

解曰居若死心如死灰也言其無心而自止也動若械發若機括也言其因物而後動也隨時動隨時止是居與不居動與不動因其自然皆所不知若是則物我兼忘而視聽俱泯矣奚有於觀骨肉都融而情貌無寄矣奚有於易超然疑獨無與爲偶獨出獨入獨往獨來夫孰得而礙之若夫衆人之動止異是矣内外之分不定榮辱之境不辯以有名爲尊榮以無名爲卑辱情貌之易不易乃在於人之觀不觀是以畏感畏刑畏鬼畏人愁結其五臟桎梏其形體終身役役與化俱徂可不悲哉曷亦不思吾之爲我奚假於人審夫吾之我則衆人之觀不觀不足知吾之情貌不必易矣然則至人之不離於眞其衆人之不能見獨豈有他哉在我而已

沖虛至德眞經解卷之十三

沖虛至德眞經解卷之十四

宋杭州州學內舍生臣江遹上進

力命下

墨㞙單至嘽咺憋憨四人相與遊於世胥如志也窮年而不相知情自以智之深也巧佞愚直婩斫便辟四人相與遊於世胥如志也窮年而不相語術自以巧之微也繆伢情露謇極淩誶四人相與遊於世胥如志也窮年而不相曉悟自以為才之得也眠娗諈諉勇敢怯疑四人相與遊於世胥如志也窮年而不相謫發自以行无戾也多偶自專乘權隻立四人相與遊於世胥如志也窮年而不相顧眄自以時之適也此衆態也貌不一而咸之於道命所歸也

解曰墨㞙單至則浸佞恐懼之異情也嘽咺憋憨則迂緩輕發之異態也巧佞愚直則儇利鄙樸之不同婩斫便辟則強剛柔佞之不一繆伢情露則多數淺中之殊情謇極淩誶則訥澀辯給之異狀眠娗諈諉則或暗於蹤迹或樂於煩重勇敢怯疑則或喜於奮厲或安於畏懦多偶則雷同者也自專則任己者也乘權則假威以尚人也隻立則自奮而無輔者也奚自大樸既散斯民馳騖於是非利害之塗情態百出不可勝窮列子姑即其情之所鍾術之所傳才之所施行之所著時之所遭者概言其别有二十焉情者自以智之深術者自以巧之微才者自以其有得行者自以其無戾時者自以其適宜紛紛若若人各是其所是而非其所非胥如其志而窮其年衆態之不一如此究其所以則是非成敗均於有生美惡好醜同之於盡是其所以咸之於道而同歸於命也雖咸之於道而不能知道雖同歸於命而不能信命任私智執偏見唯小己之是徇忘天下之大公若是則其比形於天地也與夫夔蛇風目之相憐無以異矣何貴於有生之最靈哉唯體道而至於命者則心凝而形釋心凝則內無有於智態形釋則外無有於貌色是乃衆態之所資而衆態無得而名者常

逍遥乎天地之間而心意自得俯視衆能
不亦悲乎
俺俺成者俏成也初非成也俺俺敗者俏敗
者也初非敗也故迷生於俏俏之際昧然於
俏而不昧然則不駭外禍不喜内福随時動
随時止智不能知也
解曰天下之理至微而明其未兆為微而
其理為至明賢人覩於未萌衆人時於成
事於事之成且或闇之而况於成敗之幾
乎宜其昧然而莫之知也雖然所謂俏成
俏敗者初無有俏也理之成敗黙定於未
形之先矣雖曰因俏生迷其實因迷有俏
爾唯不能覩成敗之未形而惑於俏之際
雖成也不敢必其成惴惴然唯恐其或失
也雖敗也不自以為敗望望然猶幸於有
得也若是則安得不駭外禍而喜内福哉
苟能於俏之際而不昧然則其成自成其
敗自敗視禍福之至猶晝夜之往來寒暑
之迭運見出可以知入覩往足以知來又
奚以憂喜於其間哉若然者進乎智而與

乎道矣雖死生之大且無變乎已而况利
害之端乎
信命者於彼我無二心於彼我而有二心者
不若揜目塞耳背坂面隍亦不墜仆也故曰
死生自命也貧窮自時也然夭折者不知命
者也怨貧窮者不知時者也當死不懼在窮
不戚知命安時者也
解曰商丘開之蹈水火自以謂物無逆者
心一而已則信命者於彼我無二心可見
矣不知信命則執著於我我立而彼是具
矣彼是具而好惡立好惡交起則憂喜迭
用雖未嘗背坂面隍而常有墜仆之憂揜
目塞耳者非真能忘聞見也然聞見暫窒
雖真背坂面隍亦不墜仆此知命安時者
所以當死不懼在窮不戚也
其使多智之人量利害料虚實度人情得亦
中亡亦中其少智之人不量利害不料虚實
不度人情得亦中亡亦中量與不量料與不
料度與不度奚以異唯亡所量亡所不量則
全而亡喪亦非知全亦非知喪自全也自亡

也自喪也
解曰量利害之成敗料虛實之有無度人
情之好惡此多智之人也不智者反此然
而智不盡中愚不盡亡是量與不量料與
不料度與不度皆無以異矣然而不可謂
智不盡中而廢其智也亦不可謂愚不盡
亡而守其愚也惟無所量無所不量用智
而不役於智任智而不恃其智則得喪兩
亡常能全而亡喪不知其所以然而然矣
齊景公游於牛山北臨其國城而流涕曰美
哉國乎鬱鬱芊芊若何滴滴去此國而死矣
使古无死者寡人將去斯而之何史孔梁丘
據皆從而泣曰臣賴君之賜疏食惡肉可得
而食駑馬棧車可得而乘也且猶不欲死而
況吾君乎晏子獨笑於旁公雪涕而顧晏子
曰寡人今日之游悲孔與據皆從寡人而泣
子之獨笑何也晏子對曰使賢者常守之則
太公桓公將常守之矣使有勇者而常守之
則莊公靈公將常守之矣數君者將守之吾
君方將被蓑笠而立乎畎畝之中唯事之恤

行假念死乎則吾君又安得此位而立焉以
其迭處之迭去之至於君也而獨為之流涕
是不仁也見不仁之君見諂諛之臣臣見此
二者臣之所為獨竊笑也景公慚焉舉觴自
罰罰二臣者各二觴焉
解曰罰所以養氣之不足也景公臨其
國城羨美外慕將常守之而無術至於悲
泣而不已及聞晏子之言始悟其所養之
不充也故舉觴自罰罰二臣者各二觴焉
二觴有副焉所以甚其不足也
魏人有東門吳者其子死而不憂其相室曰
公之愛子天下无有今子死不憂何也東門
吳曰吾常无子无子之時不憂今子死乃與
嚮无子同臣奚憂焉
解曰有人之形未有无人之情者唯太古
之人則能忘情其下則不及情苟不至乎
忘情而泊然無慮則不及情者爾人而無
情何以謂之人故雖以孔子之涉世其於
顏子之死也則哭之慟以謂非夫人之為
慟而誰為其不能忘情如此然則東門吳

之子死不憂其眞能忘情者歟

農赴時商趣利工追術仕逐勢勢使然也然農有水旱商有得失工有成敗仕有遇否命使然也

解曰此力命之篇也列子既極言有生皆制於命矣又恐其以力爲無功而溺於莫之爲也言此者將使力命兩行而不失其然之冥運爾

力命解

孟子謂仁義禮智爲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以臭味聲色爲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性則人力之可勉命則天理之不易雖性所有不可不習則人力不可廢雖天所命必因於人則天命不可任命之所制或存於性性之所有或制於命性命常並行天人常相因人之壽夭窮達貴賤貧富無不出於此故列子有力命之篇焉嘗求列子之言如主於命謂力爲无功於物矣然亦不欲廢人力之所爲而委化於命也要在於不累夫壽夭貴賤窮達貧富而制命在我爾且以力對命則自然使然若相待而不可相无槩之以道無非命者故人之所欲爲者命也人之所不爲者亦命也爲之而成者命也爲之而不成者亦命也直而推之曲而任之壽夭窮達貴賤貧富无非自爾夫既謂之自尒无制之者雖有壽夭孰爲增損雖有窮達安足喜悲故知命者於此則順而受之而已爾是以孔子之聖自生民以來未之有也一制於命則再逐於魯伐木於宋窮於商周圍於陳蔡卒之一君无所鈎用其天縱之將聖載之空言而不得見之行事斯可以爲命矣爲夫子者脩一身任窮達知去來之非我止變亂於心慮其樂天知命如此故能窮亦樂通亦樂而所樂非窮通也然而自非聖人未有由於命之所制而能知者非特不知而已抑又區區計人力之未爲攘臂而仍之是可悲矣故鮑叔厚矣吾於其始而矣吾薄之於其終隰朋薄矣吾於其始而矣吾厚之於其終鄧析屈子産之治子産用鄧析之刑子産用其刑於始鄧析遇其誅於終厚者其自厚也薄者其自

薄也用者不得不用也誅者不得不誅也皆命也非人之所能爲也而數子者方且自謂智能之所爲而不識夫固然之理此桓文之治所以羞稱於孔門子產之惠所以貶於孔子也有若季梁之重貺神醫則雖死生之大不能變矣有若齊景公之臨其國城而流涕則於利害之端且猶惑之皆命也知不知其別若此此子列子所以不免於辯也雖然北宮子嘗以薄於命而愧夫西門子造事而達矣及其既悟則榮辱俱忘終身逌然是則雖薄於命也命果足以制之耶列子之意明其已悟者要以覺其未悟者而使之求有悟爾且列子一篇之旨雖盡袪力命之惑矣終則以力不可不爲命不可不聽爲命之至故以仕農工商勢命之說終焉

沖虛至德眞經解卷之十四

沖虛至德眞經解卷之十五　作五

宋杭州州學內舍生臣江遹上進

楊朱上

楊朱游於魯舍於孟氏孟氏問曰人而已矣奚以名爲曰以名者爲富既富矣奚不已焉曰爲貴既貴矣奚不已焉曰爲死既死矣奚爲焉曰爲子孫名奚益於子孫曰名乃苦其身燋其心乘其名者澤及宗族利兼鄉黨況子孫乎凡爲名者必廉廉斯貧爲名者必讓讓斯賤曰管仲之相齊也君淫亦淫君奢亦奢志合言從道行國霸死之後管氏而已田氏之相齊也君盈則已降君斂則已施民皆歸之因有齊國子孫享之至今不絕若實名貧僞名富曰實無名名無實名者僞而已矣昔者堯舜僞以天下讓許由善卷而不失天下享祚百年伯夷叔齊實以孤竹君讓而終亡其國餓死於首陽之山實僞之辯如此其省也

解曰道常無名名之生在於物成數定之後智者惡事物之紛錯也不得已如事物

而彊為之名爾名非自然也凡在可名之域者皆偽而已矣雖然名以出信必依於實實不自顯必假於名君子無惡於循名而蹈實也但惡夫守名而累實爾悠悠之徒不知身之非我有也故趣富貴於當生不知子孫之非我有也故競虛名於既往其始也將徇名而求實其終也乃徇名而妨實且以實非名則管氏之奢奚無益於子孫以名非實則田氏之廉何乃由有齊國蓋名不可去名不可趣趣名則實斯毀矣實毀則名斯立矣且趣當生則夷齊之遜不若堯舜之偽將恤我後則管仲之奢不若田氏之廉若欲名實兼之惡可哉列子非有貴乎世俗之富貴也非不知堯舜夷齊之不與名期而名歸之而為天下後世之所共美也蓋雖聖人之應世日與接搆則名亦既有均在可議之域矣列子言此欲學者務造乎道之無名而已如或矯情乎仁義禮教以盜當世之虛名非特不得名併與夫利而失之矣曾不若盜貨者之猶得肆情於當生爾此殆矯枉不得已之言歟

楊朱曰百年壽之大齊得百年者千無一焉設有一者孩抱以逮昏老幾居其半矣夜眠之所弭晝覺之所遺又幾居其半矣痛疾哀苦亡失憂懼又幾居其半矣量十數年之中逌然而自得亡介焉之慮者亦無一時之中爾則人之生也奚為哉奚樂哉為美厚爾為聲色爾而美厚復不可常猒足聲色不可常翫聞乃復為刑賞之所禁勸名法之所進退遑遑爾競一時之虛譽規死後之餘榮偊偊爾順耳目之觀聽惜身意之是非徒失當年之至樂不能自肆於一時重囚纍梏何以異哉

解曰百年之生憂患所齊陰陽寇其外嗜慾蠹其內無彊無堅為疾為惱夜眠而神勞晝覺而形役計人之生安得無介然之慮於斯須之頃哉然而介然之慮存之則憂懼釋之則逸樂存之在我釋之在我人之所以每蹈於憂患之域者彼豈甘心於

憂患哉由其以美厚聲色爲可樂是以競譽規榮愼耳目惜是非偊偊遑遑爲刑賞之所禁勸名法之所進退日惟於憂患而不自悟矣是則百年之生既不能內得於天樂又不能自肆於一時而兩失之矣其與重囚纍梏何以異哉莊子亦以此爲久病長阨而不死者也夫列子之設心豈欲使斯民自肆於聲色之娛哉蓋深醜夫遑遑競虛譽者之無益於身不若縱肆而趨當生之樂者爲猶愈爾是亦矯枉之言歟

○太古之人知生之暫來知死之暫往故從心而動不違自然所好當身之娛非所去也故不爲名所觀從性而游不逆萬物所好死後之名非所取也故不爲刑所及名譽先後年命多少非所量也

解曰死之與生一往一反爾太古之人大樸未散渾淪之質不離於人僞故能原始反終而知死生之說由是從心而動從性而游無往而不適然自得矣性於心爲體心於性爲用去性而後從心故從心而動則能不違自然所好之在我者爾從性而游然後能不逆萬物所好且動或迫之不若游之適也從心而動不去當身之娛是不爲近名之善也故不爲名所勸從性而游不規既往之名是不爲近刑之惡也故不爲刑所及若然者其視死生之變直猶夜旦之常爾又何暇計其名譽之先後量其年命之多少哉

楊朱曰萬物所異者生也所同者死也生則有賢愚貴賤是所異也死則有臭腐消滅是所同也雖然賢愚貴賤非所能也臭腐消滅○亦非所能也故生非所生死非所死賢非所賢愚非所愚貴非所貴賤非所賤然而萬物齊生齊死齊賢齊愚齊貴齊賤十年亦死百年亦死仁聖亦死凶愚亦死生則堯舜死則腐骨生則桀紂死則腐骨腐骨一矣孰知其異且趣當生奚遑死後

解曰生死交謝初無同異小智自私於大同中妄見成異因異立同由是生死之同異昏擾而無辨矣楊朱欲齊生死之變而

一之故即俗之所見以生爲異以死爲同要其終必歸於無同無異也或遽而語之至道之所謂一則彼將殽亂於滑疑之際而其惑終不可解矣此乃聖人之常善救人也且齊萬物之變必以堯舜桀紂爲言者將祛世之重惑宜以往聖之極天下萬世之所共信者爲之言也且謂堯舜同於桀紂非苟然也堯舜應世之跡因時合變未免於有所殉則其跡安得不同趨於腐骨哉若夫堯舜之所以爲堯舜是乃孔子所謂蕩蕩乎民無能名又安得與桀紂同腐哉

楊朱曰伯夷非亡欲矜清之郵以放餓死展季非亡情矜貞之郵以放寡宗清貞之誤善之若此

解曰人之生因情有欲以欲發愛欲而無以節之則盈耆欲長好惡而性命之情病矣是所以爲誤善也所矜在於清正則能抑其情而節其欲矣安得爲誤善雖然伯夷展季既有矜清正之名而存心於矯枉救弊則其跡未免於有郵是亦爲情欲之所役也放而至於餓死寡宗則謂之誤善不亦可乎是以聖人緣督以爲經而不爲已甚也

楊朱曰原憲窶於魯子貢殖於衛原憲之窶損生子貢之殖累身然則窶亦不可殖亦不可其可焉在曰可在樂生可在逸身故善樂生者不窶善逸身者不殖

解曰人之生也必將資物以爲養則耕而食織而衣所不可已也雖太古之民亦莫不若是也特不欲左右望而罔市利於富貴之中有司隴斷爾由前則不窶是所以爲樂生也由後則不殖是所以爲逸身也蓋窶則華冠縱履而杖藜安可以言樂生殖則滿身戚醮而來益安可以言逸身以是知列子之道不爲已甚於世道之安危未嘗都忘之也

楊朱曰古語有之生相憐死相捐此語至矣相憐之道非唯情也勤能使逸饑能使飽寒能使溫窮能使達也相捐之道非不相哀也

不舍珠玉不服文錦不陳犧牲不設明器也
解曰立后王君公以治天下之民欲其不
懈于位是乃生相憐之道也至於死則略
矣雖有良朋不過況我以永嘆而已是乃
相捐之道也
晏平仲問養生於管夷吾管夷吾曰肆之而
已勿壅勿閼晏平仲曰其目柰何夷吾曰恣
耳之所欲聽恣目之所欲視恣鼻之所欲向
恣口之所欲言恣體之所欲安恣意之所欲
行夫耳之所欲聞者音聲而不得聽謂之閼
聰目之所欲見者美色而不得視謂之閼明
鼻之所欲向者椒蘭而不得嗅謂之閼顫口
之所欲道者是非而不得言謂之閼智體之
所欲安者美厚而不得從謂之閼適意之所
欲為者放逸而不得行謂之閼性凡此諸閼
廢虐之主去廢虐之主熙熙然以俟死一日
一月一年十年吾所謂養拘此廢虐之主錄
而不舍戚戚然以至久生百年千年萬年非
吾所謂養
解曰子列子之學於老商子三年之後心

不敢念是非口不敢言利害則於口之所
欲言意之所欲行莫得而恣也故老商見
之始一解顏而笑至於九年之後橫心之
所念橫口之所言則於是乎得恣而肆之
勿壅勿遏矣故老商許其內外進矣所謂
恣耳之聽恣目之視恣鼻之向恣體之安
亦若是而已非曰翫足於聲色嗅味以犯
人理之所惡然後為恣也能進此者是所
謂聞道也朝聞道夕死可矣故雖一日一
月之生亦足以為養矣又奚以戚戚然久
生為哉此列子論養生之至理也管仲晏
子曾西之所不為曾何足以進此道乎蓋
晏平仲豚肩不掩豆是躬儉者也管夷吾
三歸反坫是好奢者也晏平仲管夷吾其
問其答固宜若是矣二子之問答譬猶果
蓏之理其言適有與道相當者故列子取
其說以寓夫至道非欲學者為管晏之所
為也
管夷吾曰吾既告子養生矣送死柰何晏平
仲曰送死略矣將何以告焉管夷吾曰吾固

欲聞之乎仲曰既死豈在我哉焚之亦可沉之亦可瘞之亦可露之亦可衣薪而棄諸溝壑亦可衮裳黼文而納諸石椁亦可唯所遇焉管夷吾顧謂鮑叔黄子曰生死之道吾二人進之矣

解曰得道者之於送死以天地爲棺椁以日月爲連璧以星辰爲珠璣以萬物爲齎送則其所遇焉乎往而不可哉

冲虛至德眞經解卷之十五

冲虛至德眞經解卷之十六　作六

宋杭州州學内舍生臣江遹上進

楊朱中

子產相鄭專國之政三年善者服其化惡者畏其禁鄭國以治諸侯憚之而有兄曰公孫朝有弟曰公孫穆朝好酒穆好色朝之室也聚酒千鍾積麴成封望門百步糟漿之氣逆於人鼻方其荒於酒也不知世道之安危人理之悔吝室內之有亡九族之親疎存亡之哀樂也雖水火兵刃交於前弗知也穆之後庭比房數十皆擇稚齒婑媠者以盈之方其耽於色也屏親昵絶交游逃於後庭以晝足夜三月一出意猶未慊鄉有處子之娥姣者必賄而招之媒而挑之弗獲而後已子產日夜以爲戚密造鄧析而謀之曰僑聞治身以及家治家以及國此言自於近至於遠也僑爲國則治矣而家則亂矣其道逆耶將奚方以救二子子其詔之鄧析曰吾怪之久矣未敢先言子奚不時其治也諭以性命之重誘以禮義之尊乎子產用鄧析之言因間以謁

其兄弟而告之曰人之所以貴於禽獸者智
慮智之所將者禮義禮義成則名位至矣若
觸情而動耽於嗜欲則性命危矣子納吾之
言則朝自悔而夕食祿矣朝穆曰吾知之久
矣擇之亦久矣豈待若言而後識之哉凡生
之難遇而死之易及以難遇之生俟易及之
死可孰念哉而欲尊禮義以夸人矯情性以
招名吾以此為弗若死矣為欲盡一生之歡
窮當年之樂唯患腹溢而不得恣口之飲力
憊而不得肆情於色不遑憂名聲之醜性命
之危也且若以治國之能夸物欲以說辭亂
我之心榮祿喜我之意不亦鄙而可憐哉我
又欲與若別之夫善治外者物未必治而身
交苦善治內者物未必亂而性交逸以若之
治外其法可暫行於一國未合於人心以我
之治內可推之於天下君臣之道息矣吾常
欲以此術而喻之若反以彼術而教我哉子
產忙然無以應之他日以告鄧析鄧析曰子
與真人居而不知也孰謂子智者乎鄭國之
治偶爾非子之功也

解曰肆情於色人情之所感者人理之所
甚醜者恣口之飲人情之所同欲先王之
所詰戒者常人之情目欲視色至於闕明
而不得恣者非真能黜嗜慾也畏夫性命
之危有所拘而不得遑耳口欲美味至於
闕適而不得恣者非真能忘好惡也畏夫
名聲之醜有所避而不得恣爾由是尊禮
義矯情性終於其身視其外若能恬淡無
為者語其坐馳之情則其疾俛仰之間再
撫四海之外志念所在無所不至亦無所
不為矣若是則百年之生內愁其心智外
苦其形體亦何生之樂哉若夫朝穆之所
為則異而已矣其所謂恣口之飲者非荒
酏于酒也其所謂肆情於色者非沉湎冒
色也蓋朝務於世道之安危人理之得喪
知之久矣擇之亦久矣為欲盡一生之歡
窮當年之樂故恣口之飲肆情於色雖名
聲之醜豈不遑憂性命之危亦不暇恤此
所謂治內而不治外無愧乎道德不為仁
義之操而敢為淫僻之行者也以其道之

眞以治身者推而行之天下可土苴而治也子產方且以乘輿濟人於溱洧爲治未免爲國人之所非鄧析之所屈所謂善治外者物未必治而身交苦其法可暫行於一國未合於人心者也安足以知二子之眞其不能知則亦已矣又以說辭亂其心榮辱喜其意則其爲誠可鄙其意爲可憐矣以是相鄭而專國之政雖口善者服其化惡者畏其禁初不知其所以爲治是殆得之於偶爾豈其功哉子產之於朝穆適居季孟之間其趨操之不侔內外之異治若此故曰使道而可以告人則人莫不告其兄弟也且爲鄧析者其初於朝穆之道爲未察也故聞子產之言則與子產同其戚其終於朝穆之道爲有得也故聞子產之言則與子產異其知也噫微鄧析之言則後之觀朝穆者幾不盡同子產之戚而終莫能知其眞矣

衛端木叔者子貢之世也藉其先貲家累萬金不治世故放意所好其生民之所欲爲人意之所欲玩者無不爲也無不玩也牆屋臺榭園囿池沼飲食車服聲樂嬪御擬齊楚之君焉至其情所欲好耳所欲聽目所欲視口所欲嘗雖殊方偏國非齊土之所產育者無不必致之猶藩牆之物也及其游也雖山川阻險塗逕脩遠無不必之猶人之行咫步也賓客之在庭者日百住庖廚之下不絕煙火堂廡之上不絕聲樂奉養之餘先散之宗族宗族之餘次散之邑里邑里之餘乃散之一國行年六十氣幹將衰棄其家事都散其庫藏珍寶車服妾媵一年之中盡焉不爲子孫留財及其病也無藥石之儲及其死也無瘞埋之資一國之人受其施者相與賦而藏之反其子孫之財焉禽骨釐聞之曰端木叔狂人也辱其祖矣段干生聞之曰木叔達人也德過其祖矣其所行也其所爲也衆意所驚而誠理所取衛之君子多以禮教自持固未足以得此人之心也

解曰子貢以貨殖累其身者也方其貨殖財積而不敢用服膺而莫之捨蒲心戚焦

求益而不止可謂憂矣夫以子貢之富[illegible]比屋美服厚味姣色以終其身無有於不足也其所以求益而不止者爲子孫無窮之計也噫孫子非汝有也認而有之亦惑矣抑又苦體絕甘約己之養以貨殖見棄於聖人門務求適其適可不爲之大哀耶爲端木叔者藉其先貲初不知貨殖之勤而有萬金之累既已有之又能用之由是放意所好無不爲而無不玩其適意而志得擬齊楚之君非特能用之至其氣幹之將衰又能散其有而盡之以俗觀之薄於子孫之遺甚矣其後受其施者相與反其子孫之財是亦不爲無所遺矣噫爲木叔者其生也無貨殖之累而盡一生之歡其死也不爲子孫留財而不失子孫之財其所行所爲是乃衆意之所驚而誠理之所取誠理所在非聖人不足以盡之此末於教者所以不免於驚其神也意狂聖異域奚啻天壤達而以爲狂惑亦甚矣楊子謂大聖爲難知不以此歟

孟孫陽問楊子曰有人於此貴生愛身以蘄不死可乎曰理无不死以蘄久生可乎曰理無久生生非貴之所能存身非愛之所能厚且久生奚爲五情好惡古猶今也四體安危古猶今也世事苦樂古猶今也變易治亂古猶今也既聞之矣既見之矣既更之矣百年猶厭其多況久生之苦也乎孟孫陽曰若然速亡愈於久生則踐鋒刃入湯火得所志矣楊子曰不然既生則廢而任之究其所欲以俟於死將死則廢而任之究其所之以放於盡無不廢無不任何遽遲速於其間乎

解曰囿於有生生不離形形終必弊役於有化化常流形形安能久是以百年壽之大齊也得百年者千無一焉理或不能久生而況於不死乎究其生之存亡初不屬我察其生之憂患寠以久生方其有生汝形之内五情之好惡汩於中汝身之中四體之安危迫於外一世之間萬事之苦樂交於前一日之變與一月之化不異也一歲之遷與百年之變不殊也既聞而知之

既見而識之既更而歷之又安以久生爲哉雖然死之與生猶彼旦暮生奚足喜死奚足悲亦不可以其不足喜而厭於久生也亦不必以其不足悲而樂於速亡也是以得道者之於生死既生則廢而任之究其所欲以俟於死不爲溝瀆之自經也將死則廢而任之究其所之以放於盡不爲吐故納新之壽考也雖無心於久生有若彭之壽亦不厭也雖無心於速亡有若顔之夭亦順化也無不廢無不任如斯而已

楊朱曰伯成子高不以一毫利物舍國而隱耕大禹不以一身自利一體偏枯古之人損一毫利天下不與也悉天下奉一身不取也人人不損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

解曰於易損下益上爲損損上益下爲益蓋益必有損損終必益損益盈虛消息之理也若夫萬物之生均含至理無欠無餘增之一毫性無餘地損之一毫性無餘物則益之而損損之而益皆不中也名曰治之而亂孰甚耶唯無以損益爲者則物我兼利之道也莊子言自容成氏而至於神農氏之時民皆甘其食美其服樂其俗安其居至老死而不相往來可謂人人不損一毫人人不利天下也若此之時則至治矣

禽子問楊朱曰去子體之一毛以濟一世汝爲之乎楊子曰世固非一毛之所濟禽子曰假濟爲之乎楊子弗應禽子出語孟孫陽孟孫陽曰子不達夫子之心吾請言之有侵若肌膚獲萬金者若爲之乎曰爲之孟孫陽曰有斷若一節得一國子爲之乎禽子默然有閒孟孫陽曰一毛微於肌膚肌膚微於一節省矣然則積一毛以成肌膚積肌膚以成一節一毛固一體萬分中之一物柰何輕之乎禽子曰吾不能所以荅子然則以子之言問老聃關尹則子言當矣以吾言問大禹墨翟則吾言當矣孟孫陽因顧與其徒說他事

解曰世之語楊子者以其道主於爲我因謂雖拔其體之一毛而濟天下亦所不爲也列子辨其言則異此矣楊子之言蓋曰

一世之大必非一毛之所能濟一毛既不足以濟一世矣又安以假濟爲言乎禽子之問亦不豫矣故楊子不應夫楊子之設心以謂一毛之於肌膚雖若多寡之不同而肌膚固一毛之積均我體則均所愛矣柰何輕一毛而重一節哉能使人人尊生重本而不輕於一毛則天下有餘治哉楊子之愛一毛者非愛一毛也愛其身也人皆愛其身而不知一毛之惜不惜一毛積而至於殞身而不之覺矣人於愛身則是之於愛一毛則非之弗思甚也審觀人之有生貴則治賤卑則事尊終身役役無非爲物曾無一毫之爲己爲亦不思我之生也其以我耶其亦爲人而生我耶如其在我則我奚爲而不自爲耶且將以爲人也我之不能自治又奚以爲人哉列子深醜夫世之逐萬物而不反者故其書每託於楊氏爲我之言禽子終不能達其況方且謂以吾言問大禹墨翟則吾言當矣是特見大禹墨翟之跡爾非特不知楊子亦不知大禹墨翟矣孟孫陽因顧與其徒說他事以其言之不類也

楊朱曰天下之美歸之舜禹周孔天下之惡歸之桀紂然而舜耕於河陽陶於雷澤四體不得暫安口腹不得美厚父母之所不愛弟妹之所不親行年三十不告而娶及受堯之禪年已長智已衰商鈞不才禪位於禹戚戚然以至於死此天人之窮毒者也鯀治水土績用不就殛諸羽山禹纂業事讎惟荒土功子產不字過門不入身體偏枯手足胼胝及受舜禪卑宮室美紱冕戚戚然以至於死此天人之憂苦者也武王既終成王幼弱周公攝天子之政邵公不悅四國流言居東三年誅兄放弟僅免其身戚戚然以至於死此天人之危懼者也孔子明帝王之道應時君之聘伐樹於宋削跡於衛窮於商周圍於陳蔡受屈於季氏見辱於陽虎戚戚然以至於死此天民之遑遽者也凡彼四聖者生無一日之歡死有萬世之名名者固非實之所取也雖稱之弗知雖賞之不知與株塊無以異矣桀

藉累世之資居南面之尊智足以距羣下威足以震海内恣耳目之所娛窮意慮之所為熙熙然以至於死此天民之逸蕩者也紂亦藉累世之資居南面之尊威無不行志無不從肆情於傾宫縱欲於長夜不以禮義自苦熙熙然以至於誅此天民之放縱者也彼二凶也生有從欲之歡死被愚暴之名實者固非名之所與也雖毁之不知雖稱之弗知此與株塊奚以異矣彼四聖雖美之所歸苦以至終同歸於死矣彼二凶雖惡之所歸樂以至終亦同歸於死矣

解曰舜為帝之盛帝禹為王之首王周公之忠聖孔子之明道皆聖人之極致天下萬世莫不尊親者也而舜之窮若禹之憂苦周公之危懼孔子之遑遑若此虞夏商周之書稱之孔子之言其理為不誣謂之戚戚然以至於死不為溢惡之言矣至於桀紂之逸蕩放縱恣耳目之所娛窮意慮之所為肆情於傾宫縱欲於長夜此可謂熙熙然足於從欲之歡矣天下之美歸之舜禹周孔而謂之四聖天下之惡歸之桀紂而謂之二凶四聖被萬世之虚名二凶享當身之實利實固非名之所與名固非實之所取要其所謂毁譽徒傳于萬世之下毁譽之者何能知其前為其毁譽者亦何知於後雖有毁譽與株塊何以異哉謂美惡為同歸於死不亦宜乎列子言此不欲天下之人去四聖之名趣二凶之實也使求道者審名實之俱非知憂喜之均累故以天下萬世之所同是非者為言俾之遺聖人之跡而求聖人之道也且為四聖者樂天知命未始有憂其所謂窮毒憂懼皆不得已而應世與民同吉凶之患而憂民之憂爾其所以有聖智之名者亦人與之名而弗拒爾必知此而後知列子之言是乃與四聖同道者

沖虚至德真經解卷之十六

沖虛至徳眞經解卷之十七

宋杭州州學内舍生臣江遹上進　作七

楊朱下

楊朱見梁王言治天下如運諸掌梁王曰先生有一妻一妾而不能治三畝之園而不能芸而言治天下如運諸掌何也對曰君見其牧羊者乎百羊而羣使五尺童子荷箠而隨之欲東而東欲西而西使堯牽一羊舜荷箠而隨之則不能前矣且臣聞之吞舟之魚不游枝流鴻鵠高飛不集汙池何則其極遠也黄鍾大呂不可從煩奏之舞何則其音疏也將治大者不治細成大功者不成小此之謂矣

解曰治天下者必知所謂如運諸掌而後可以語治也楊子曰天下爲大治之在道四海爲遠治之在心信斯言也則不下帶而道存矣管運諸掌哉苟能此道矣則我無爲而民自治我好靜而民自正是以不治治之也如欲治之而治則一妻一妾已不勝其治矣三畝之園已難爲其力矣是使堯牽羊而舜荷箠之類也故曰將治大者不治細成大功者不成小

楊朱曰太古之事滅矣孰誌之哉三皇之事若存若亡五帝之事若覺若夢三王之事或隱或顯億不識一當身之事或聞或見萬不識一目前之事或存或廢千不識一太古至于今日年數固不可勝紀但伏羲已來三十餘萬歲賢愚好醜成敗是非無不消滅但遲速之間耳矜一時之毁譽以焦苦其神形要死後數百年中餘名豈足潤枯骨何生之樂哉

解曰何言可爲無非事者不離於言爲之域則不逃於時數之運矣雖太古之治必有事焉皇之道帝之德王之業世每降而事愈衆矣以耳目之見聞計所識之多寡或相倍徙或相什百或相千萬推而上之至於皇帝則存亡覺夢或有或無及於太古則已滅矣已失矣孰誌之哉由是美惡之跡均在所遺謂善爲可趨則善名久亦滅矣謂惡爲可避則惡聲久亦消矣但遲

速之閒爾安可致惑於遲速奔競而不已
哉然則爲皇爲帝爲王其應世之事不離
於可名之域其果是耶其果非也耶皇帝
王之跡出於感而應迫而動無心於名而
人以其名歸之與夫矜毀譽而要名者異
矣故其應世之事雖與時俱往而所以爲
聖者則獨存而常今不然何以責於聖人
之治哉
楊朱曰人肖天地之類懷五常之性有生之
最靈者人也人者爪牙不足以供守衛肌膚
不足以自捍禦趨走不足以逃利害無毛羽
以禦寒暑必將資物以爲養性任智而不恃
力故智之所貴存我爲貴力之所賤侵物爲
賤然身非我有也既生不得不全之物非我
有也既有不得不去之身固生之主物亦養
之主雖全生身不可有其身雖不去物不可
有其物有其物有其身是橫私天下之身橫
私天下之物其唯聖人乎公天下之身公天
下之物其唯至人矣此之謂至至者也
解曰人之生必將資物以爲養性是乃養
生之主衛生之經達生之情所不可不爲
而其爲不免矣蓋身固生之主故有生必
先無離形物亦養之主故養形必先之物
物有餘而形不養者有之矣故雖不去物
不可有其物形不離而生亡者有之矣故
雖全生身不可有其身世之人不知養形
果不足以存生也橫私天下之身以爲我
橫私天下之物以爲養是務夫生之所無
以爲也形太必全而生理滅矣則世奚足
爲哉能棄事遺生而至於形全精復者其
唯聖人乎聖人猶非於變化未能忘我也
若夫至人之不離於真則公天下之身而
身不與物公天下之物而物無非我此莊
子達生之所謂精而又精而此之謂至至
者歟
楊朱曰生民之不得休息爲四事故一爲壽
二爲名三爲位四爲貨有此四者畏鬼畏人
畏威畏刑此謂之遁人也可殺可活制命在
外不逆命何羨壽不矜貴何羨名不要勢何
羨位不貪富何羨貨此之謂順民也天下無

對制命在內

解曰人之始生也莫不有壽之道焉得其常性則壽矣秉彝而好德則名斯寘之名立而位至矣名位立而資財有餘矣此四事之序也人之壽固有若彭祖之上及有虞下及五伯者則人之貪生奚有已哉至於烈士之殉名貪夫之殉財未得則患得既得則患失苦心勞形終身遑遑豈復須臾之寧哉四事之於人每不得而兼之有一于此雖終身役役曾不足以充其欲況於兼四者之有而徇之又安能償其無厭之求哉此生民之所以不得休息也有此四者則進將以有求退將以有避恐懼於幽畏鬼責也矯情於俗畏人非也威不必爲我施恐恐然唯畏其我及也刑不必爲我設惴惴然唯畏其我犯也一身之微無動而不制於物而在我之真宰喪矣此之謂遁人殊不知齊死生之變則壽夭可忘審知足之富則貨財不足徇車服不維則刀鋸不加理亂不聞則黜陟不知在我者一無所羨則在物者都無所畏其寓於天地之間也獨出獨入獨往獨來天下無對是謂獨有獨有之人是之謂至貴故語有之曰人不婚宦情欲失半人不衣食君臣道息

解曰飢而食寒而衣有生者不能免其欲有欲而不足則爭與君臣之分所由以辯也民莫不衣食而不盡婚宦也婚則人道之患衆矣宦則羨慕之心起矣生民之不得休息其本於此乎人不婚宦雖未能都無情欲愈於凡民遠矣所謂君臣道息者是乃君臣皆安莫知作上作下而無有於親譽也是以君臣之義不可廢而其道則可息也

周諺曰田父可坐殺晨出夜入自以性之恒啜菽茹藿自以味之極肌肉麤厚筋節䐴急一朝處以柔毛綈幕薦以粱肉蘭橘心痛體煩內熱生病矣商魯之君與田父侔地則亦不盈一時而憊矣故野人之所安野人之所美謂天下無過者

解曰均是人也爲田父而事國君之奉則病矣爲商魯之君而與田父伴地則憊矣夫捨膏粱而從茹藿固人情之所難以茹藿而易膏粱疑人之所易而不能易田父之安者習之移人不可遽易也矧夫汩於外物恬於俗學而欲俾之易其習而安於至道宜其未之思者以爲遠也

昔者宋國有田夫常衣緼黂僅以過冬暨春東作自曝於日不知天下之有廣廈隩室綿纊狐狢顧謂其妻曰負日之暄人莫知者以獻吾君將有重賞里之富室告之曰昔人有美戎菽甘枲莖芹萍子者對鄉豪稱之鄉豪取而嘗之蜇於口慘於腹衆哂而怨之其人大慙子此類也

解曰衣緼黂者不知有廣廈隩室綿纊狐狢之溫美戎菽甘枲莖芹萍子者不知有膏粱之美暖暖姝姝而不知道之衣被萬物惑於世味而不知道之淡乎無味亦猶此矣

楊朱曰豐屋美服厚味姣色有此四者何求於外有此而求外者無厭之性無厭之性陰陽之蠹也

解曰豐屋美服厚味姣色皆分外之物也苟務此而求之亦無厭之性也冥必外此而有求而後爲無厭哉孟子以目之色耳之聲鼻之臭四肢之安逸爲性列子之雜薪於順性而逸樂惡夫矯情以招虛名故以有此四者而求於外爲陰陽之蠹也且言有此四者是或爲富足以有此四者爲言也如亦必待於求四者而有之其爲無厭孰大焉

忠不足以安君適足以危身義不足以利物適足以害生安上不由於忠而忠名滅焉利物不由於義而義名絕焉君臣皆安物我兼利古之道也

解曰忠則敢於犯顏義則果於制物忠或過於厲己人則反蓄之矣義或失於刻核則不肖之心應之矣若夫以道事君則身荷美名君都顯號不亦君臣皆安乎以道應物則我常無爲民皆自化不亦物我兼

利乎老君曰大道廢有仁義國家昏亂有忠臣亦此意也

鬻子曰去名者無憂老君曰名者實之賓而悠悠者趨名不已名固不可去名固不可賓邪今有名則尊榮亡名則卑辱尊榮則逸樂卑辱則憂苦憂苦犯性者也逸樂順性者也斯實之所係矣名胡可去名胡可賓但惡夫守名而累實守名而累實將恤危亡之不救豈徒逸樂憂苦之間哉

解曰鬻子之去名非無之也不守之爾老君之賓名非去之也不主之爾蓋有生斯有身有身斯有累物我交搆事無非名名無非實性之苦逸名則係之名胡可都亡之耶悠悠之徒羨美虛名趨之不已固失其右實矣故慕仁之名者有至於殺身慕義之名者有至於滅親子推死於忠尾生死於信是皆守名而累實恤危亡之不救者也列子此篇於名實之理反復吉說盡之矣慮夫學者遂以爲其道欲盡去天下之名也故又爲之說曰但惡夫守名而累實者夫苟能不守其名而無累其實是乃鬻子之去名莊子之賓名聖人之所謂無名而處身應物之道無餘蘊矣

楊朱解

子列子之經明大道之要傳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正統也楊氏爲我是邪說誣民者害聖人之道莫此之甚故後之學聖人者以能言詎楊墨爲聖人之徒觀列子以禦寇爲名是亦以開先聖之道爲己任也其書乃務引楊墨之言以垂訓嘗以孔子與墨子均爲天下之所願安利者至此又爲楊朱一篇之訓爲列子者其以楊朱之道爲不乖寀於聖人而可以垂訓於天下耶抑知其爲充塞仁義者又何以取其言哉列子之旨亦可以意逆矣蓋楊氏爲我者也列子之志夫世之人逐物喪我不知存諸己者其生也爲壽爲名爲位爲富爲一有益於我者至其死也猶儒利澤於子孫子孫大地之委蛻爾奚有於我哉由是慎觀聽惜是非禁勸於賞刑進退於名法遑遑偊偊以終其身不殊於重囚

纍桔曾不悟造化之生我以我而已則吾之生宜知爲我而使之勿喪也又焉以苦身焦心求得人之得適人之適而喪其爲我者耶以是知列子不欲天下皆爲楊氏之邪説也欲其不役於物知存我而已人能無喪其我則以之治國家推之天下皆其緒餘之所爲爾豈不盛哉雖然子列子之訓抑微矣其書明聱有以至虚爲宗藏穀均於亡羊故取楊朱邪説之尤者合聖人之道并爲一談蘄於學者不徇聖人之跡而求聖人之心也故凡寓楊朱之言無非至道之旨其言至以四聖二凶爲同歸於盡後之誦其書至此罔有不疑列子謂堯舜爲果外乎道而眞與楊氏同爲邪説者是讀其文而不達其況之過也殊不知此篇正列子之所盡心而與夫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相爲始終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列子楊朱之篇類是矣

沖虛至德眞經解卷之十七

沖虛至德眞經解卷之十八

宋杭州州學内舍生臣江遹上進

説符上

子列子學於壺丘子林壺丘子林曰子知持後則可言持身矣列子曰願聞持後曰顧若影則知之列子顧而觀影形枉則影曲形直則影正然則枉直隨形而不在影屈伸任物而不在我此之謂持後而處先

解曰説符明聖人應世之事也聖人之應世感而後應迫而後動不得已而後起以物爲形以我爲影影常隨形而枉直我常任物而屈伸彼來則我與之來彼往則我與之往曩行而今止曩坐而今起人皆取先已獨取後若無持操者至於不與物爭而天下莫能與之爭是乃所以處先也子列子之師壺丘子林也嘗以弟子之禮而語之曰壺子何言哉至此則道其持後之言者天瑞則著聖人之道由天而之人故謂其不言説符則言聖人之道由人而之天故不免於有言始也不言而之天蓋聖

人之本心終也言而之人殆聖人之不得已爾且列子之道生知而自得奚假於學哉將以是垂訓而為萬世之師故始終必假師資之道以為言也與孔子不居其聖而曰好古敏以求之同意

關尹謂列子曰言美則響美言惡則響惡身長則影長身短則影短名也者響也身也者影也故曰慎爾言將有和之慎爾行將有隨之

解曰易曰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故君子慎之

是故聖人見出以知入觀往以知來此其所以先知之理也

解曰出入往來一機也人常昧於至微之明必至於物成數定而後能知其為出入往來能見出以知入觀往以知來者其唯由本宗而兆變化之聖人乎易曰尺蠖之屈以求伸也龍蛇之蟄以存身也

度在身稽在人人愛我我必愛之人惡我我必惡之湯武愛天下故王桀紂惡天下故亡此所稽也稽度皆明而不道也譬之出不由門行不從徑也以是求利不亦難乎嘗觀之神農有炎之德稽之虞夏商周之書度諸法士賢人之言所以存亡廢興而非由此道者未之有也

解曰太易未判萬彙渾淪兩儀既分物物定位毫釐不能紊一二不可差聲動則響應形生而影從在我者其度可擬在人者其稽可決適堯舜則帝業可循由湯武則王功可襲神農有炎之德得此而已虞夏商周之書載此而已法士賢人之言辯此而已雖至聖之人微妙玄通深不可識一出而應物未有不由此道以治也孟子自謂知言則曰聖人復起必從吾言矣其言閑先聖之道亦曰聖人復起不易吾言矣於聖人之未生迹知聖人之必行者以其不外乎稽度而已夫所謂人愛我我必愛之人惡我我必惡之理人不以人之愛惡我而有憎愛於人也蓋曰人愛我必以我

有以愛之也人惡我必以我有以惡之也

巖恢曰所爲問道者爲富今得珠亦富矣安用道子列子曰桀紂唯重利而輕道是以亡幸哉余未汝語也人而無義唯食而已是雞狗也彊食靡角勝者爲制是禽獸也爲雞狗禽獸矣而欲人之尊己不可得也人不尊己則危辱及之矣

解曰莊子嘗以玄珠喻黃帝之道矣珠之爲物至圓而明寶之至也圓則物莫能窒明則物無不鑑故以得珠喻道之富且唯得道者萬物皆備莊子所謂有萬之富也重利以爲富終於危辱而已矣

○列子學射中矣請於關尹子尹子曰子知子之所以中者乎對曰弗知也關尹子曰未可退而習之三年又以報關尹子尹子曰子知子之所以中乎列子曰知之矣關尹子曰可矣守而勿失也非獨射也爲國與身亦皆如之故聖人不察存亡而察其所以然

解曰射者非前期而中不可以爲善射爲其不知所以中也知其所以中則其中在我而甘蠅飛衛之巧可能也治國治身亦若是矣能察存亡之所以然故以道御時常存而不亡也如存亡之體已著則雖察之無益矣

列子曰色盛者驕力盛者奮未可以語道也故不班白語道矣（一本作失）而況行之乎

解曰色盛者驕力盛者奮是少壯之時也物所攻焉德故衰焉安可以語道至於班白則欲慮柔而體將休焉故可與語道而行之也雖然此以人之役於大化者爲言耳亦有循大化而不與化俱者常不失其赤子之心雖壯而不驕雖耄而不耗其於語道無往而不暇矣

○故自奮則人莫之告人莫之告則孤而無輔矣賢者任人故年老而不衰智盡而不亂故治國之難在於知賢而不在自賢

解曰不爲事任而材者盡其力故年老而不衰不爲謀府而智者用其謀故智盡而不亂雖以堯舜之聰明堯以不得舜爲己憂舜以不得禹皐陶爲己憂治國之難如

此而已安以恃自賢之行爲哉

宋人有爲其君以玉爲楮葉者三年而成鋒殺莖柯毫芒繁澤亂之楮葉中而不可別也此人遂以巧食宋國子列子聞之曰使天地之生物三年而成一葉則物之有葉者寡矣故聖人恃道化而不恃智巧

解曰刻玉爲楮亂之楮葉之中而不可別則人之智巧可以侔造化如此然刻玉者三年而成一葉造化之運陽氣潛迴倏然周天地徧萬物榮枯而拆甲雕刻衆形而不爲巧且有若宋人之巧僅得食於宋國耳況於巧不盡若宋人者哉故聖人恃道化而不恃智巧

子列子窮容貌有飢色客有言之鄭子陽者曰列御寇蓋有道之士也居君之國而窮君無乃爲不好士乎鄭子陽即令官遺之粟子列子出見使者再拜而辭使者去子列子入其妻望之而拊心曰妾聞爲有道者之妻子皆得佚樂今有饑色君過而遺先生食先生不受豈不命也哉子列子笑謂之曰君非自知我也以人之言而遺我粟至其罪我也又且以人之言此吾所以不受也其卒民果作難而殺子陽

解曰聖人之於辭受無所茍也非其道雖身死而不受也寧以妻妾之奉而爲之乎以涉世是以免於難

魯施氏有二子其一好學其一好兵好學者以術干齊侯齊侯納之以爲諸公子之傅好兵者之楚以法干楚王王悅之以爲軍正祿富其家爵榮其親施氏之隣人孟氏同有二子所業亦同而窘於貧羨施氏之有因從請進趣之方二子以實告孟氏孟氏之一子之秦以術干秦王秦王曰當今諸侯力爭所務兵食而已若用仁義治吾國是滅亡之道遂宮而放之其一子之衛以法干衛侯衛侯曰吾弱國也而攝乎大國之閒大國吾事之小國吾撫之是求安之道若賴兵權滅亡可待矣若全而歸之適於他國爲吾之患不輕矣遂刖之而還諸魯既反孟氏之父子叩胷而讓施氏施氏曰凡得時者昌失時者亡子道

與吾同而功與吾異失時者也非行之謬也且天下理无常是事无常非先日所用今或棄之今之所棄後或用之此用與不用無定是非也投隙抵時應事無方屬乎智智苟不足使若博如孔丘術如呂尚焉往而不窮哉孟氏父子舍然无愠容曰吾知之矣則勿重言

解曰齊之國氏宋之向氏其貧富之不同者向氏不喻國氏之道也北宮子西門子其造事之窮達不同者德命之厚薄或異也若魯之施氏孟氏所業既同則非若國氏向氏之不同道也亦非若北宮子西門子德命之厚薄也齊因太公之俗繼以管晏之治衛封自康叔武公嗣修其政故衛多君子而齊衛之國所務者仁義而已楚居蠻夷武王嘗欲以敝甲觀中國之政莊王觀兵於洛郊而問周鼎秦自孝公以下蠶食六國秦楚之王所務者兵食而已施氏以孟氏之所以事衛之術而事楚干秦之法而干齊故無適而不利孟氏亦以干衛之術而之秦適秦之法而干衛則亦與施氏同功矣奈何易置其術耶故施氏以爲其無適時之智孟氏亦釋然無愠容矣仁義爲治之德盛故其得罪也大兵權彊國之術淺故罪止於刖耳雖然投隙抵時應事無方者屬乎智天下之事固有智之所無奈何者則二氏之窮達是亦有命而已而列子稱其言者蓋說符之論不離於形名之稽度如以物之窮達一切委之於命則學者將趨於聚塊積塵之無爲而非道矣故於此特不廢適時之智

晉文公出會欲伐衛公子鋤仰天而笑公問何笑曰臣笑鄰之人有送其妻適私家者道見桑婦悅而與言然顧視其妻亦有招之者矣臣竊笑此也公寤其言乃止引師而還未至而有伐其北鄙者矣

解曰人之心見不殊遠也我之所欲人亦欲焉我之所知人亦知焉將騁己之志而不顧人之情是亦惑矣

晉國苦盜有郄雍者能視盜之貌察其眉睫

之間而得其情晉侯使視盜千百无遺一焉晉侯大喜告趙文子曰吾得一人而一國盜爲盡矣奚用多爲文子曰吾君恃伺察而得盜盜不盡矣且郄雍必不得其死焉俄而羣盜謀曰吾所窮者郄雍也遂共盜而殘之晉侯聞而大駭立召文子而告之曰果如子言郄雍死矣然取盜何方文子曰周諺有言察見淵魚者不祥智料隱匿者有殃且君欲無盜莫若舉賢而任之使教明於上化行於下民有恥心則何盜之爲於是用隨會知政而羣盜奔秦焉

解曰恃伺察者得盜於既盜之後明教化者禁盜於未萌之先既爲盜矣仁將焉在故郄雍之視盜則不得其死焉化已行矣民斯知恥故用隨會知政則羣盜奔秦焉夫使羣盜去而奔秦猶治水者之以隣國爲壑也以道治天下則其民居不知所爲行不知所之同乎無欲是謂素樸羨志不存夫孰爲盜晉國方恃伺察故即其失而救之使之知政目不遽而語諸道也

孔子自衛反魯息駕乎河梁而觀焉有懸水三十仞圜流九十里魚鼈弗能游黿鼉弗能居有一丈夫方將厲之孔子使人並涯止之曰此懸水三十仞圜流九十里魚鼈弗能游黿鼉弗能居也意者難可以濟乎丈夫不以錯意遂度而出孔子問之曰巧乎有道術乎所以能入而出者何也丈夫對曰始吾之入也先以忠信及吾之出也又從以忠信忠信錯吾軀於波流而吾不敢用私所以能入而復出者以此也孔子謂弟子曰二三子識之水且猶可以忠信誠身親之而況人乎

解曰忠則從水之道而不私信則安於水而不疑若是則其出入於水也不知所以然而然矣此所以能入而復出也黃帝篇嘗言此以爲順性命之理而然也此以爲忠信錯其軀於波流者蓋忠信即性命之理也前篇明命道之自然故云性命此篇明物理之符驗故云忠信孔子嘗語子張謂忠信雖蠻貊之邦行矣其言主忠信者不一矣故於此亦俾二三子識之也

沖虛至德眞經解卷之十八

沖虛至德眞經解卷之十九

作九

宋杭州州學內舍生臣江遹上進

說符中

白公問孔子曰人可與微言乎孔子不應白公問曰若以石投水何如孔子曰吳之善沒者能取之曰若以水投水何如孔子曰淄澠之合易牙嘗而知之白公曰人故不可與微言乎孔子曰何爲不可唯知言之謂者乎夫知言之謂者不以言言也爭魚者濡逐獸者趨非樂之也故至言去言至爲無爲夫淺知之所爭者末矣白公不得已遂死於浴室

解曰意之所不能該則識無與焉可言則可知矣我以有知而能言彼以有言而可知蓋形聲既見雖若淄澠之合疑難辯矣易牙能嘗而知之故白公方問微言於孔子孔子既已知其意之所存而不應矣言之不可隱也如此然而無心於言者雖言而無言有心於言者欲微而益彰是以言非不可微也欲微則不微矣故有言則有爲有爲則有爭我以怨往彼以害來猶爭

魚逐獸之濡走其勢不得不然也若夫知之之謂者不以言言也無言則無爲矣覩彼淺知之爭直若辯解耳不亦末乎白公雖聞孔子之言其終死於浴室者豈非以父之讎故不得已歟

趙襄子使新穉穆子攻翟勝之取左人中人使遽人來謁之襄子方食而有憂色左右曰一朝而兩城下此人之所喜也今君有憂色何也襄子曰夫江河之大也不過三日飄風暴雨不終朝日中不須臾今趙氏之德行无所施於積一朝而兩城下亡其及我哉孔子聞之曰趙氏其昌乎夫憂者所以爲昌也喜者所以爲亡也勝非其難者也持之其難者也賢主以此持勝故其福及後世齊楚吳越皆嘗勝矣然卒取亡焉不達乎持勝也唯有道之主爲能持勝孔子之勁能拓國門之關而不肯以力聞墨子爲守攻公輸般服而不肯以兵知故善持勝者以强爲弱

解曰以我彊攻彼弱以我衆敵彼寡以我無興攻彼有罪此萬全之道也盈極必虧成極必壞威極必衰此必至之理也故勝之非難持之爲難語其勝則齊楚吳越皆嘗勝矣語其持非危賢之君則不足以爲能焉何則勝者以彊持者以弱抗兵相加雖以彊勝非以彊故彊蓋有至柔之道運其彊耳勝敵城下必以弱保非弱能保彊亦以至柔之道積而剛耳故老子曰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堅彊草木之生也柔弱其死也枯槁兵彊則不勝木彊則共唯有道者達夫天地消息盈虛之理雖甚勁而不肯以力聞雖能服物而不肯以兵知以柔弱謙下爲表而常處乎不爭之地故天下莫能與之爭非特莫之爭也又將樂推而不厭矣持勝之道孰大於是此孔子所以知趙氏之昌也

宋人有好行仁義者三世不懈家无故黑牛生白犢以問孔子孔子曰此吉祥也以薦上帝居一年其父无故而盲其牛又復生白犢其父又復令其子問孔子其子曰前問之而失明又何問乎父曰聖人之言先迕後合其

事未究姑復問之其子又復問孔子孔子曰吉祥也復教以祭其子歸致命其父曰行孔子之言也居一年其子又无故而盲其後楚攻宋圍其城民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炊之丁壯者皆乘城而戰死者太半此人以父子有疾皆免及圍解而疾俱復

解曰黑牛生白犢理之常也唯其无故而生則天其或者必有所示矣夫牛者祭天地之牲也則其無故而生是所以為吉事之祥也牛水畜也黑者水之色白者金之色金生水黑而生白則反其所自生而其生無窮矣此行仁義不懈者所以恃此而免楚圍之戰死也且黑幽而白顯是亦始失明而終復之類也聖人之言皆窮理盡性之說也故無往而不合其或迕者非不合也持其事之未究耳後之讀聖人之書未達聖人之旨安可遽而施之於事而求近効哉嘗試論之家無故黑牛生白犢者至于再又孔子以為祥而教之薦上帝其發祥且異則宜有介福之佑矣乃止於父子免於乘城之役者蓋自道觀之禍福之異別於小智故其至也亦視時而為輕重方周之衰六國之務兵權而已雖孔子之生當是時也幾不免陳蔡之阨則宋人之免於戰而死者自非行仁義不懈於三世而有以感動天地夫易以得此也

宋有蘭子者以技干宋元宋元召而使見其技以雙枝長倍其身屬其踁並趨並馳弄七劒迭而躍之五劒常在空中元君大驚立賜金帛又有蘭子又能燕戲者聞之復以干元君元君大怒曰昔有異技干寡人者技无庸適值寡人有歡心故賜金帛彼必聞此而擬進復望吾賞拘而戮之經月乃放

解曰技之妙非不同而賞罰或異外物不可必也故君子務求其在我者而已

秦穆公謂伯樂曰子之年長矣子性有可使求馬者乎伯樂對曰良馬可形容筋骨相也天下之馬者若滅若沒若亡若失若此者絕塵弭轍臣之子皆下才也可告以良馬不可告以天下之馬也臣有所與共擔纆薪菜者

有九方皋比其於馬非臣之下也請見之穆公見之使行求馬三月而反報曰已得之矣在沙丘穆公曰何馬也對曰牝而黄使人往取之牡而驪穆公不說召伯樂而謂之曰敗矣子所使求馬者色物牝牡尚弗能知又何馬之能知也伯樂喟然太息曰一至於此乎是乃其所以千萬臣而無數者也若皋之於觀天機也得其精而忘其麤在其内而忘其外見其所見不見其所不見視其所視而遺其所不視若皋之相者乃有貴乎馬者也馬○至果天下之馬也

解曰相馬技之末者也雖以伯樂之妙不能告之於其子其子亦不能受之於伯樂何則可傳者不出乎規矩鉤繩可相者不出於形容筋骨至於天下之馬則若滅而隱於存亡之際若没而處乎恍惚之間超軼絶塵不知其所自非遺其物色觀其天機内得於中心外合於馬體則國馬可求而天下馬不可得矣故九方皋之求馬牡而驪而以爲牝而黄夫九方皋豈不能知色物牝牡哉牡而以爲牝爲其所用者牡所守者雌也驪而以爲黄爲其所驪者黑所存者中也此所謂見人所不見視人所不視乃有貴乎馬者也是以穆公聞其言以爲敗矣伯樂則雖是而知其千萬臣而無數馬至果天下之馬也蓋九方皋之於馬與得於不言之妙伯樂之於九方皋莫逆於無聲之中非九方皋不足以得馬非伯樂不足以知九方皋夫沙丘之馬未嘗無也而伯樂九方皋不世出雖有天下馬不得與良馬同驂而齪齪與駑駘並馳於轅下者或不免矣噫天下馬難於知也如此又況於天下之士遊乎方外而不可知者乎徐無鬼見魏武侯告之以相馬此武侯所以大悅而笑也

楚莊王問詹何曰治國柰何詹何對曰臣明於治身而不明於治國也楚莊王曰寡人得奉宗廟社稷願學所以守之詹何對曰臣未嘗聞身治而國亂者也又未嘗聞身亂而國治者也故本在身不敢對以末楚王曰善

解曰黃帝問廣成子曰吾欲取天地之精以佐五穀以養人民吾又欲官陰陽以遂羣生廣成子以謂而佞人之心翦翦者又奚足以語至道至於復往邀之而問治身奈何而可以長久廣成子則善其問而語之以至道蓋得其本則末不足治爲矣故莊王問治國於詹何而詹何對以治身也

狐丘丈人謂孫叔敖曰人有三怨子知之乎孫叔敖曰何謂也對曰爵高者人妬之官大者主惡之祿厚者怨逮之孫叔敖曰吾爵益高吾志益下吾官益大吾心益小吾祿益厚吾施益博以是免於三怨可乎

解曰爵高者人妬之爲其軋己也官大者主惡之爲其逼己也祿厚者怨逮之爲其多藏也爵高而志下則人莫見其高官大而心小則主不嫌其大祿厚而施博則人不厭其多此其爲遠怨之道也

孫叔敖疾將死戒其子曰王亟封我矣吾不受也爲我死王則封汝汝必无受利地楚越之間有寢丘者此地不利而名甚惡楚人鬼而越人機可長有者唯此也孫叔敖死王果以美地封其子子辭而不受請寢丘與之至今不失

解曰處衆人之所惡則不爭夫唯不爭故無尤果故可以長久夫孫叔敖爵祿足以榮身而遠於怨利澤及於子孫而能長有豈他道哉亦於富貴之中審盈虛消息之理使高不至於危滿不至於溢耳此所謂雖富貴不以養傷身者也若夫顏闔之眞惡富貴則又進此矣

牛缺者上地之大儒也下之邯鄲遇盜於耦沙之中盡取其衣裝車牛步而去視之歡然无憂吝之色盜追而問其故曰君子不以所養害其所養盜曰嘻賢矣夫既而相謂曰以彼之賢往見趙君使以我爲必困我不如殺之乃相與追而殺之燕人聞之聚族相戒曰遇盜莫如上地之牛缺也皆受教俄而其弟適秦至關下果遇盜憶其兄之戒因與盜力爭既而不如又追而以卑辭請物盜怒曰吾活汝弘矣而追吾不已迹將著焉既爲盜矣

仁將焉在遂殺之又傍害其黨四五人焉
解曰牛缺以其能無吝而被害燕人之弟又以憶其兄之戒假有所惜而受禍雖曰安危之變出於莫之為而為要二人之為是皆已甚而致然耳何則牛缺之遇盜歡然無憂吝之色亦足矣及追而問其故則又曰君子不以所養害其所養則在我之跡著矣憶其戒者力爭而不如亦可以已矣又追而以卑辭請物則在彼之跡著矣彼我之跡著則盜慮其反害於己也此二人之所以見殺於盜也然而彼之跡顯則其為害也速故所害者牛缺而已盜之跡顯則其為害也近故有傍害其黨四五人焉

虞氏者梁之富人也家充殷盛錢帛無量財貨無訾登高樓臨大路設樂陳酒擊博樓上俠客相隨而行樓上博者射明瓊張中反兩搶魚而笑飛鳶適墜其腐鼠而中之俠客相與言曰虞氏富樂之日久矣而常有輕易人之志吾不侵犯之而乃辱我以腐鼠而此不報無以立慬於天下請與若等戮力一志率徒屬必滅其家為等倫皆許諾至期日之夜聚眾積兵以攻虞氏大滅其家
解曰滿盈之道天之所虧地之所變鬼神之所害人道之所惡唯聖人觀萬物之變遷故去甚而無益生去奢而無傷性去泰而無踰分游乎券內而已虞氏之富既以不仁而歛怨矣而又登高樓以要鬼神之所瞰臨大路以犯眾人之所惡設樂陳酒從事擊博恣其遊蕩安可長也故雖大嘗有陵物之心而禍敗之致乃出於飛鳶適墜其腐鼠夫飛鳶之得腐鼠忽棄而墜之耶衢路之人不一矣乃適中其俠客豈非其驕奢為神人之所共惡默有俾之墜而中者將啓俠者之怒邪

東方有人焉曰爰旌目將有適也而餓於道狐父之盜曰丘見而下壺餐以餔之爰旌目三餔而後能視曰子何為者也叔我狐父之人丘也爰旌目曰譆汝非盜耶胡為而餐我吾義不食子之食也兩手據地而歐之不出

客喀然遂伏而死狐父之人則盗矣而食非盗也以人之盗因謂食爲盗而不敢食是失若實者也

解曰方其未能相則就而餔及其既餔之而能視則因心妄見謂盗之食爲盗至於隕其身而不顧由是知心目之知則其於利己也少而害己也多矣謂之爰旌目則以目能旌别也莊子曰賊莫大乎德有心而心有眼老子曰聖人爲腹不爲目豈以此歟

○柱厲叔事莒敖公自爲不知己去居海上夏日則食菱芰冬日則食橡栗莒敖公有難柱厲叔辭其友而往死之其友曰子自以爲不知己故去今往死之是知與不知无辯也柱厲叔曰不然自以爲不知故去今死是果不知我也吾將死之以醜後世之人主不知其臣者也凡知則死之不知則弗死此直道而行者也柱厲叔可謂懟以忘其身者也

廿九 十

解曰柱厲叔以有知而忘其身者也人之有知生於妄見以身爲我貴而愛之以蕲不死由是應物之爲己害也其於萬物欲無不畢知而後已既已有知知見内惑然懟積中至於忘身而不悟是其始也將以知而愛身其終也乃以知而反害其身夫則知之不若不知也明矣君子之於死有輕若鴻毛有重若泰山若殺身以成仁則以其輕也懟以忘身何益哉故聖人之所尚者在乎知不知而其所病者在乎不知知也

○楊朱曰利出者實及德往者害來發於此而應於外者唯請是故賢者慎所出

解曰觀爰旌目柱厲叔則怨往者害來可知矣而謂賢者爲之乎

沖虚至德真經解卷之十九

廿六 十一

冲虛至德眞經解卷七

宋杭州州學內舍生 臣江遹上進

說符下

楊子之鄰人亡羊既率其黨又請楊子之豎追之楊子曰嘻亡一羊何追者之衆鄰人曰多歧路既反問獲羊乎曰亡之矣曰奚亡之曰岐路之中又有岐焉吾不知所之所以反也楊子戚然變容不言者移時不笑者竟日門人怪之請曰羊賤畜又非夫子之有而損言笑者何哉楊子不答門人不獲所命弟子孟孫陽出以告心都子心都子他日與孟孫陽偕入而問曰昔有昆弟三人游齊魯之間同師而學進仁義之道而歸其父曰仁義之道若何伯曰仁義使我愛身而後名仲曰仁義使我殺身以成名叔曰仁義使我身名並全彼三術相反而同出於儒孰是孰非邪楊子曰人有濱河而居者習於水勇於泅操舟鬻渡利供百口裹糧就學者成徒而溺死者幾半本學泅不學溺而利害如此若以為孰是孰非心都子嘿然而出孟孫陽讓之曰何吾子問之迂夫子答之僻吾惑愈甚心都子曰大道以多歧亡羊學者以多方喪生學非本不同非本不一而末異若是唯歸同反一為亡得喪子長先生之門習先生之道而不達先生之況也哀哉

解曰易曰天下何思何慮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天下何思何慮蓋思以有歸也殊塗同歸則何思慮以有致也百慮一致則何慮譬猶之燕者北轅適越者南路審燕越之定位信道而不已雖有多歧亦不足惑矣唯其學者見道不審信道不篤要淺功而求近効捨大道之夷而好徑自以妄見而為差殊迷其同歸一致而惑於殊塗百慮如亡羊者終不知所之而反耳此楊子之所以感亡羊而損言笑也羊之辰未土之正位其屬則脾而意之府也亡羊則害於守意者也故楊子感之莊子謂臧穀均於亡羊亦此意也心都子則能存心而守意者也故知以學仁義者同師而異術為問而楊子則以學泅而半溺為

答也孟孫陽則雖居物之先趨於動出而
支離於道矣與莊子所謂孟子反者異也
是以謂心都子之問爲迂楊子之荅爲僻
也其以學泅爲喻者蓋學道者期於越生
死流濟斯民於無難之地而已而學者以
多方喪生不幾於學泅而溺乎雖然溺死
者非水之咎喪生者非道之失以游渡爲
利則不免於溺矣以多方求道則不免於
喪生矣從水之道而不爲私則奚有於溺
哉遵道之夷而不好徑亦奚有於喪哉此
則楊子之志也

楊朱之弟曰布衣素衣而出天雨解素衣衣
緇衣而反其狗不知迎而吠之楊布怒將扑
之楊朱曰子無扑矣子亦猶是也嚮者使汝
狗白而往黑而來豈能无怪哉

解曰緇素之衣一易而狗莫之知則人將
扑之外物遷變巳莫之悟從而喜怒之者
不一矣咎將誰扑哉唯備大變無所運者
爲足以語此

楊朱曰行善不以爲名而名從之名不與利
期而利歸之利不與爭期而爭及之故君子
必慎爲善

解曰始於爲善而終及於爭則所謂善者
果善耶果不善耶故君子必慎爲善所謂
慎爲善者非以善爲不可爲也亦不爲近
名爲善而已苟無近名則天下莫能與之
爭矣

昔人言有知不死之道者燕君使人受之不
捷而言者死燕君甚怒其使者將加誅焉幸
臣諫曰人所憂者莫急乎死巳所重者莫過
乎生彼自喪其生安能令君不死也乃不誅
有齊子亦欲學其道聞言者之死乃撫膺而
恨富子聞而笑之曰夫所欲學不死其人已
死而猶恨之是不知所以爲學胡子曰富子
言非也凡人有術不能行者有矣能行而无
其術者亦有矣衛人有善數者臨死以決喻
其子志其言而不能行也他人問之以其父
所言告之問者用其言而行其術與其父无
差焉若然死者奚爲不能言生術哉

解曰莊子曰使道而可獻則人莫不獻之

於其君故燕之君不能使之不死者獻其
道又曰使道而可以與人則人莫不與其
子孫故術之善數者以決喩其子其子志
其言而不能行也然而道可傳而不可受
唯可傳故能行者不可无其術唯不可受

故或有其術而不能行列子之著書亦此
類也以夫道之不可告不可以與人也故
不得已而寓之於書將使覺者用其言行
其術而與其道無差耳

邯鄲之民以正月之旦獻鳩於簡子簡子大
悅厚賞之客問其故簡子曰正旦放生示有
恩也客曰民知君之欲放之故競而捕之死
者衆矣君如欲生之不若禁民勿捕捕而放
之恩過不相補矣簡子曰然

解曰陰符經曰恩生於害害生於恩以仁
爲空適以害物天地之於萬物聖人之於
百姓輔之以自然而無愛利之心一視以
芻狗者蓋此道也

齊田氏祖於庭食客千人中坐有獻魚鴈者
田氏視之乃歎曰天之於民厚矣殖五穀生
魚鳥以爲之用衆客和之如響鮑氏之子年
十二預於次進曰不如君言天地萬物與我
並生類也類无貴賤徒以小大智力而相制
迭相食非相爲而生之人取可食者而食之
豈天本爲人生之且蚊蚋噆膚虎狼食肉非
天本爲蚊蚋生人虎狼生肉者哉

解曰莊子曰萬物與我爲一故禽獸之智
有自然與人同者徒以狀而見疏耳豈相
爲而生之哉太古神聖之人其於異類會
聚而訓受之同於人民以其心智與人不
殊遠也後世始以小大智力相制迭相食
矣如以人之食肉謂爲人而生物則蚊蚋
之噆膚亦爲物而生人矣田氏食客千人
曾不如鮑氏之弱子爲早有知也即是有
以知道之所在無關於少長若鮑氏之子
可謂千人之選矣

齊有貧者常乞於城市城市患其亟也衆莫
之與遂適田氏之廐從馬醫作役而假食郭
中人戲之曰從馬醫而食不以辱乎乞兒曰
天下之辱莫過於乞乞猶不辱豈辱馬醫哉

解曰役馬齧之辱愈於乞而假食矣然齧之貧者初不以乞之辱而易志也徒以衆莫之與故不得已耳唯其安於貧如此故雖有戲之以榮辱不足以動其心矣又況於真能辯榮辱之境者其視得喪利害如何哉

宋人有游於道得人遺契者歸而藏之密數其齒告鄰人曰吾富可待矣

解曰遺契不足以致富猶陳言之不足以得道也此桓公之讀書輪人所以釋椎鑿而上問以謂古人之糟粕也

人有枯梧樹者其鄰父言枯梧之樹不祥其鄰人遽而伐之鄰人父因請以為薪其人乃不悅曰鄰人之父徒欲為薪而教吾伐之也與我鄰若此其險豈可哉

解曰鄰父言枯梧之不祥不必以欲為薪而言也因請以為薪則蹤可疑之迹矣其人遂以為險特不知果鄰父之險耶亦其人自險耶要之險不險在我而已

人有亡鈇者意其鄰之子視其行步竊鈇也顏色竊鈇也言語竊鈇也作動態度无為而不竊鈇也俄而抇其谷而得其鈇他日復見其鄰人之子動作態度无似竊鈇者

解曰鄰之子常自若也亡鈇者猜慮內藏則見其无為而不竊鈇也猜慮一釋則見其无似竊鈇者由是觀之萬物分錯皆自吾心為之耳學者苟能誠其意猶亡鈇者則無往而不在於道矣物奚自而入焉

白公勝慮亂罷朝而立倒杖策錣上貫頤血流至地而弗知也鄭人聞之曰頤之忘將何不忘哉意之所屬著其行足躓株埳頭抵植木而不自知也

解曰莊子曰至人无己不知道者認有於我顧視吾之一身百骸九竅六臟賅而存焉若之何其能无己歟胡不觀諸白公勝邪慮內藏則至於忘頤頤之忘將何不忘哉又況內能致道則形軀合乎大同而無己者其理亦昭昭矣

昔齊人有欲金者清旦衣冠而之市適鬻金者之所因攫其金而去吏捕得之問曰人皆

在焉子攫人之金何對曰取金之時不見人徒見金

解曰見物猶攫金則物外無道見道猶攫金則道外无物列子之書終於此者蓋八篇之訓皆假物明道也後之讀其書者其悟不悟亦在夫欲不欲見不見之間耳

說符解

語道之體不立一物離於言說語道之用不廢一物寓於形數有形斯有名有數斯可紀成虧之不易如符之信始終之可驗如符之合莫神於天其道符於陰陽莫富於地其理符於柔剛莫大於帝王其德符於仁義如影之於形枉直隨形而不易如響之於聲高下在聲而不差神農有炎之德備此而已虞夏商周之書載此而已法士賢人之言明此而已是以列子之教由楊朱而上既已盡言至道之極矣必終之以說符也夫所謂至道之極豈徒為是窈冥昏默而已將以此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而為說符之事也故說符之義在我者有度在人者有稽處世者在乎重道為治者在乎知賢應事者屬乎智持勝者本於道治國先有治身遠怨由乎謙下利出者實及怨往者害來故賢者慎所出名不與利期而利歸之利不與爭期而爭及之故君子慎為善凡其所言皆世道之安危人理之得喪凡其所為皆言之所能論意之所能察致者是以言道而不在於說符不足以為道也雖然列子以天瑞首篇以說符終訓天瑞即自然之符也天瑞言天道之妙而合符於生化是為自天出而之人也說符言人事之顯合驗於至道之妙是為由人入而之天也大道之行如環之循運而無積其際不可終其道不可窮常生常化以此而已嘗考列子之書自天瑞而下次序大道之體可得而言矣天道之運必先於天瑞聖人之應世莫大於帝王故以黃帝次天瑞穆王次黃帝也三代之王莫尚於文武至穆王而王業衰矣不云其盛而言其衰以明大道之妙既闢其端則不復純常而終至於弊有黃帝之治於前必有穆王之弊於後也有帝王之治矣自非孔

子之元聖刪詩定書繫易作經則帝王之功業不白於後世矣是則帝王之道集明帝王之大成者孔子而已故以仲尼次穆王由仲尼而來傳道之序無餘藴矣列子抑慮後世

原缺 變之不齊而支離於道也故假湯問以盡其變使人不以物妨道也要萬物之變其爲莫不出於力其致莫不制於命故設力命之問答要其終歸於自然欲人之不制命於外而已至於楊朱之篇則遣萬物之虛名而要於道之極致道至於此則至矣盡矣不可以有加矣然而道不可以終無也故以說符終焉由是觀之列子之教一出焉而爲天瑞一入焉而爲說符是乃傳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孔之道而所謂古之博大真人者也其自名爲子列子者蓋以其爲子矣與孔子同異乎諸子之子也後之不達其書之况者因謂不與帝王同道而以其經並於諸子是直用管窺天其見者小耳何足道哉學者宜盡心焉

冲虛至德真經解卷之二十

莊子鬳齋口義十卷

（宋）林希逸撰

釋音一卷

宋刻本

莊子口義十卷（安徽巡撫採進本）

宋林希逸撰。希逸有考工記解、已著錄。是編爲其
三子口義之一。前有自序、大意謂讀莊子有五難。
必精於語孟學庸等書、見理素定。又必知文字血
脈、知禪宗解數、而後知其言意。少嘗聞於樂軒、因
樂軒而聞艾軒之說。文字血脈、頗知梗概。又嘗涉
獵佛書、而後悟其縱橫變化之機、於此書稍有所
得。實前人所未盡究者云云。蓋希逸之學本於陳
藻、藻之學得於林光朝。所謂樂軒者、藻之別號。艾
軒者、光朝之別號。凡書中所稱先師、皆指藻也。序
又謂郭象之註、未能分章析句。王雱呂惠卿之說、
大旨不明。愈使人有疑於莊子云云。今案郭象之
註、標意旨於町畦之外。希逸乃以章句求之、所見
頗陋。即王呂二註、亦非希逸之所及。遽相詆斥、殊
不自量。以其循文衍義、不務爲艱深之論。剖析尚
爲明暢、差勝後來林雲銘輩以八比法詁莊子者。
故姑錄存之、備一解焉。

漆園老仙之作是書也其見道精其憤世甚亦惟其隱放之跡足以行之奇崛之文足以發之至於汪肆浩渺之莫窮鼓舞變化之不測蓋亦信其眼力之所及筆力之所至有不自知其過於激鄰於誕者其初心豈曰吾欲以此而垂世立教哉又豈曰吾欲以此而崇老抑儒哉柰之何讀之者之不之察也非以虛無宗之則以異端闢之見既出塵語又驚世往往句讀之未盡通字義之未盡明則又以疑辭闕之脫簡譌誤之彼其心亦豈欲得此於後之人哉

鬳齋先生玉堂林公得聖人之道於　樂軒樂軒之視漆園所謂後世之子雲鬳齋之於樂軒則太玄之侯芭也於是出而為之著其篇為分其章為析其句為明其字為使篇無不解之章章無不解之句句無不解之字向之虛者以實異者以同疑者以信脫者以完而南華一經歷

幾千百載始得爲天地閒全書豈惟老仙將雀躍於九萬里之上樂軒亦必且手舞足蹈於瞻前忽後之閒矣或曰以性命之書加訓詁之學若朱夫子所謂集大成者其自易經以至騷詞莫不有釋乃獨闕然於莊書者將無不可哉同曰上規姚姒下逮莊騷非韓公之言乎晉宋人未足盡莊老實覈非朱子之言乎不然豈其猶有所未盡耶抑果有所待而然耶鬳齋之功當不在朱子下矣同懼夫學者忘昔之難樂今之易而或至於忽之也故重言爲景定辛酉季夏望日石塘林同謹書

莊子後序

南華一書今古之奇筆也然尊之者或流於清虛譏之者或疑其怪誕雜文字之妙不容泯沒而爰傳不明為書之累久矣余友侍 樂軒陳先生闡其緒餘之論頗知好之而未能盡通其章句其後與 竹溪共遊兩學時取而共讀之喜其剖析之明而離合不常所闡無幾然而好之益甚矣既成進士南歸閑居之日久遂得究力於諸經其於此書也愈讀愈好而愈疑之蓋此書之所以難通者字義多異於吾書言論或違於 先聖旨趣之不可詰如憑虛捕影罔而索手搏蛟螭會歸之不可定如窮三江而昧支流迴九河而迷故道每一開卷未嘗不躍然以喜亦未嘗不惕然以惑戊午訪 竹溪於溪上因語而及溪忽謂我曰余嘗欲為南華老仙洗去郭向之陋而逐食轉移未有閑户著書之日憂患廢退以來遂以此續憂而娛老今書幸成矣余喜而亟求之歸而亟讀之則見其條分而縷析支斷而節解章無虛句句無虛字縱横捭闔鼓舞變化若

無律涯而字字句句各有着落恍然
如醒得醒如夢得釋然後知其自立
於一家而不可拘以字義雖縱橫於幽
眇而不遺於世事非不知聖賢之可
尊而恥於尚同非不知詭譎之為過而
主於抗俗令人古人信誑雖異要皆徒

窺其藩而未達其奧也瑪來試邑雖
簿書填委日力窮來而清旦之初吏圍
未合少張燈諷誦之或竟一篇或終一
卷手舞足蹈如見其人於是作而言
曰南華之書斯世所不可無竹溪之
解亦南華所不可無者也蓋竹溪之學

得於 樂軒樂軒得之 網山網山得之
艾軒歷三世之傳而無旁出者竹溪
既盡其師之傳又蒐獵釋老諸書於
六經子史之外故能究此老之隱微盡
此老之機解使南華而可作必以竹溪
為知我者也讀此書者今可以無憾矣

吾邑雖陋以其好之篤又欲廣其傳
鏑節衷錄章而集事因識其所以好
所以得所以喜者如此竹溪林氏名希逸
字肅翁鬳齋為文字宜矣今以寶謨直
主玉局觀鬳齋其書室也其諸文頗似
莊子此書以口義名者謂其不為文雜俚

俗而直述之也景定改元中和節宣
教郎知邵武軍建寧縣林 經德 序

東坡居士記莊子曰大率皆寓言其正言蓋無
幾六經正言也正則無奇莊子寓言之寓斯奇
矣謂堯之遊務光踣之侮孔子社樹之能見夢
冶金之能踊躍南海之帝某北海之帝某與中
央遊鑿混沌死栗肬贅隊嬰戲人物非奇乎余
自童習內外篇闕疑處多及以注讀之駢拇支
指附贅縣疣真所謂在郭象雲霧中有朋相過
談　鬳齋先生口義章句不破碎而理義充備
余亟請為句日而得風簷細閱一則曰此文字
妙處二則曰此等語奇特此等字精神雖昌黎
太白奪換處助破殆竟許從浮丘伯幾傳而後
有孔安國書從伏生幾傳而後有夏侯勝　鬳
齋之學得於樂軒文軒學之必有師也如此余
也不撰扶攜地下書海上方一旦盡得之得何
容易僅不虛傳於乾端坤倪之外則奕奕之觀
鐘鼓之音瞽者聾者無以與乎爾此板舊鋟于
樵緇閩則便巾笥爲難今本之大者中之字之
疏者參之使一覽箋見亦猶余得之之易也雖

然　鬳齋於依依潑潑閒積閑歲月下妙工夫此特一斑耳抑翰林主人非漆園子也如用之則以六經往故以致本刊于延平且識篇末咸淳屠維荒落之夏日在端午合沙陳懋炎南夫書于郡之清心

莊子鬳齋口義發題

鬳　齋　林　希逸

莊子宋人也名周字子休生睢陽蒙縣在戰國之初與孟子同時隱遁而放言者也所著之書名以莊子自分爲三内篇七外篇十五雜篇十一雖其分別次第如此而所謂寓言重言卮言三者通一書皆然也外篇雜篇則即其篇首而名之内篇則立爲名字各有意義其文比之外篇雜篇爲尤精而立言之意則無彼此之異陳同甫嘗曰天下不可以無此人亦不可以無此書而後足以當君子之論若莊子者其書雖爲不經實天下所不可無者郭子玄謂其不經而爲百家之冠此語甚公然此書不可不讀亦最難讀東坡一生文字只從此悟入大藏經五百四十函皆自此中紬繹出左丘明司馬子長諸人筆力未易敵此是豈可不讀然謂之難者何也伊川曰佛書如淫聲美色易以惑人蓋以其語震動而見易摇也況此書所言仁義性命之

類字義皆與吾書不同一難也其意欲與吾夫子爭衡故其言多過當二難也即略中下之人知佛書所謂爲最上乘者說故其言每每過高三難也又其筆端鼓舞變化皆不可以尋常文字蹊徑求之四難也況語脉機鋒多如禪家頻宗所謂劒刃上事吾儒書中未嘗有此五難也是必精於語孟中庸大學等書見理素定識文字血脉知禪宗解數具此眼目而後知其言意一一有所歸着未嘗不跌蕩未嘗不戲劇而大綱領大宗旨未嘗與聖人異也若此眼未明強生意見非以異端邪說鄙之必爲其所恐動或資以誕放或流而空虛則伊川淫聲美色之喻誠不可不懼希逸少嘗有聞於　樂軒因樂軒而聞艾軒之說文字血脉稍知梗槩又頗嘗涉獵佛書而後悟其縱橫變化之機自謂於此書稍有所得實前人所未盡究者然後乃得以吾甫王元澤諸家解說雖比郭象稍爲分章析句而大旨不明因王呂之言愈使人有疑於莊子

若以管見推之則此書自可獨行天地之間初無得罪於聖門者使莊子復生謂之千載而下子雲可也非敢進之作者聊與諸同志者共之

莊子雄豪宏肆以神行萬物之上以心遊宇宙之表至樂極詣古無斯人其言辭蕩泪變化凌薄日月跳决雲河妙密流動鱗麗羽爛天昭海溟左縈而不環遷雄而不肆又文之傑立宇宙者也鬳翁著此書解若江海之浸膏澤之潤情其情而思其思夢其夢而覺其覺故能言其言而指其指聲音笑貌身親出之而人親覩之然則是距可以幸取力致哉鬳翁學精識絕淵源深而練習熟其悟發之境忍摩之地高曠則無有與攖靜深而顯然上達吾觀鬳翁歸然抱負體用於天地之間充足明偉有以自伸其猶鯤鵬耶而又沈浸於其書如彼則其言非鬳翁孰能得之哉今鬳翁所著卓然起莊子於朽骨發千古之寶藏鬳翁亦博大弘偉豪傑鉅儒哉余始得是讀之輒書奇遇於編末以傳子孫非敢曰能知鬳翁之是書也景定辛酉十一月己巳

三衢徐霖景說跋

莊子鬳齋口義目錄

鬳齋 林希逸

卷之一
逍遙遊　齊物論
卷之二
養生主　人間世
德充符
卷之三
大宗師　應帝王
卷之四
駢拇　馬蹄
胠篋　在宥
天地
卷之五
天道　天運
刻意　繕性
卷之六
秋水　至樂

達生　山木
卷之七
田子方　知北遊
庚桑楚
卷之八
徐無鬼　則陽
外物
卷之九
寓言　讓王
盜跖　說劍
卷之十
漁父　列禦寇
天下
莊子鬳齋口義目録

莊子鬳齋口義卷之一

鬳齋　林希逸

莊子內篇逍遙遊第一

逍遙遊者此篇所立之名也內篇有七皆以三字名之遊者心有天遊也逍遙言優游自在也論語之門人形容夫子只一樂字三百篇之形容人物如南有樛木如南山有臺曰樂只君子亦只一樂字此之所謂逍遙遊即詩與論語所謂樂也一部之書以一樂字為首看這老子胷中如何若就此且得有此般味就可以齊宋佰文茶嘗一詩形容筍出之樂作一樂字不不此此詩未之妙聲如上曾塔上又一魯也

北冥有魚其名為鯤鯤之大不知其幾千里也化而為鳥其名為鵬鵬之背不知其幾千里也怒而飛其翼若垂天之雲是鳥也海運則將徙於南冥南冥者天池也齊諧者志怪者也諧之言曰鵬之徙於南冥也水擊三千里摶扶搖而上者九萬里去以六月息者也野馬也塵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天之蒼蒼其正色邪其遠而無所至極邪其視下也亦若是則已矣且夫水之積也不厚則負大舟也無力覆杯水於坳堂之上則芥為之舟置杯焉則膠水淺而舟大也風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翼也無力故九萬

里則風斯在下矣而後乃今培風背負青天而莫之夭閼者而後乃今將圖南蜩與鷽鳩笑之曰我決起而飛槍榆枋時則不至而控於地而已矣奚以之九萬里而南爲[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適莽蒼者三飡而反腹猶果然適百里者宿舂糧適千里者三月聚糧之二蟲又何知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奚以知其然也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此小年也楚之南有冥靈者以五百歲爲春五百歲爲秋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歲爲春八千歲爲秋而彭祖乃今以久特聞衆人匹之不亦悲乎[illegible]

一句上生下一段譬喻朝菌夭芝也亦名日及生於糞上暮生見日則死彼但知有朝暮而已安知有晦朔也蟪蛄寒蟬也春生夏死夏生秋死不見四時之全故曰小年冥靈大椿木名也[illegible]千年[illegible]歲[illegible]人皆[illegible]壽也[illegible]

而湯之問棘也是已窮髮之北有冥海者天池也有魚焉其廣數千里未有知其脩者其名為鯤有鳥焉其名為鵬背若太山翼若垂天之雲摶扶搖羊角而上者九萬里絕雲氣負青天然後圖南且適南冥也斥鴳笑之曰彼且奚適也我騰躍而上不過數仞而下翱翔蓬蒿之間此亦飛之至也而彼且奚適也此小大之辯也

[illegible]

故夫知效一官行比一鄉德合一君而徵一國者其自視也亦若此矣而宋榮子猶然笑之且舉世而譽之而不加勸舉世而非之而不加沮定乎內外之分辯乎榮辱之境斯已矣彼其於世未數數然也雖然猶有未樹也夫列子御風而行泠然善也旬有五日而後反彼於致福者未數數然也此雖免乎行猶有所待者也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氣之辯以遊無窮者彼且惡乎待哉故曰至人無己神人無功聖人無名

[illegible]可以辯行一鄉[illegible]其德[illegible]一君[illegible]一國之事[illegible]

無物之始而無所窮止若此則無所待矣此乃惟見之無迹之分也至於無迹則謂之至人矣謂之神人矣謂之聖人矣無己無功無名皆言聖人也特了上句贊美之又贊美之也

堯讓天下於許由曰日月出矣而爝火不息其於光也不亦難乎時雨降矣而猶浸灌其於澤也不亦勞乎夫子立而天下治而我猶尸之吾自視缺然請致天下許由曰子治天下天下既已治也而我猶代子吾將爲名乎名者實之賓也吾將爲賓乎鷦鷯巢於深林不過一枝偃鼠飲河不過滿腹歸休乎君予無所用天下爲庖人雖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矣

爝火炬火也日月既明何用把火時雨既降何用抱甕灌溉許由立則大下自治亦以使我主此我自見其不足故以爝火後灌自喻也尸者主也致天下者言以天下歸之汝也名不出於我而出於人則是在外者也以名當實則實爲主而名爲賓吾不爲實若言吾不以外物自喪其身也鷦鷯偃鼠可由自肯也言莫有以自足也偃伏也偃鼠害伏之鼠也歸休乎君言君且歸去休不必來訪我也庖與尸祝其事不同言我不能舍我之所舉以代女各守其所守亦猶尸祝不肯違越去其樽俎吾代庖人

肩吾問於連叔曰吾聞言於接輿大而無當往而不反吾驚怖其言猶河漢而無極也大有逕庭不近人情焉連叔曰其言謂何哉

曰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膚若冰雪淖約若處子不食五穀吸風飲露乘雲氣御飛龍而遊乎四海之外其神凝使物不疵癘而年穀熟吾以是狂而不信也連叔曰然瞽者無以與乎文章之觀聾者無以與乎鍾鼓之聲豈唯形骸有聾盲哉夫知亦有之是其言也猶時女也之人也之德也將旁礴萬物以爲一世蘄乎亂孰弊弊焉以天下爲事之人也物莫之傷大浸稽天而不溺大旱金石流土山焦而不熱是其塵垢粃糠將猶陶鑄堯舜者也孰肯以物爲事

肯吾連叔皆未必實有此人此皆寓言亦不必就名字上求義理中照難有亦可解說而實不皆然也無當者無實也往而不反者謂其大言只說前去而不回顧也河漢天河也河漢無極謂天河在天不知其首尾之所極逕庭只言[illegible]界遠遠也大有甚在也其言不近人情言非世俗所常有也藐姑射山名也冰雪瑩絜也所養者全陽氣伏而不動故凝然若冰雪今之服氣道人亦有能爲此者淳約者柔媚可愛中處子處女也則神全不食以下四引言其神妙也其精神凝然而定此居之也百物內無疵獨之病而年穀自熟蓋接輿之言如此往與疏同肩吾以其言爲其謂可不可信也曰然若言實是如此也皮同凝而不信也又章之觀示鍾鼓之音聲人皆見之間之而聲若聾者無頑此形骸之疾也豈唯形骸有此病有之亦

[illegible]

宋人資章甫而適諸越越人斷髮文身無所用之

[illegible]

堯治天下之民平海內之政往見四子藐姑射之山汾水之陽窅然喪其天下焉

[illegible]

[illegible]

惠子謂莊子曰魏王貽我大瓠之種我樹之成而實五石以盛水漿其堅不能自舉也剖之以為瓢則瓠落無所容非不呺然大也吾為其無用而掊之莊子曰夫子固拙於用大矣宋人有善為不龜手之藥者世世以洴澼絖為事客聞之請買其方百金聚族而謀曰我世世為洴澼絖不過數金今一朝而鬻技百金請與之客得之以說吳王越有難吳王使之將冬與越人水戰大敗越人裂地而封之能不龜手一也或以封或不免於洴澼絖則所用之異也今子有五石之瓠何不慮以為大樽而浮乎江湖而憂其瓠落無所容則夫子猶有蓬之心也夫

[illegible]

惠子謂莊子曰

吾有大樹人謂之樗其大本擁腫而不中繩墨其小枝卷曲而不中規矩立之塗匠者不顧今子之言大而無用衆所同去也莊子曰子獨不見狸狌乎卑身而伏以候敖者東西跳梁不避高下中於機辟死於罔罟今夫斄牛其大若垂天之雲此能為大矣而不能執鼠今子有大樹患其無用何不樹之於無何有之鄉廣莫之野彷徨乎無為其側逍遙乎寢卧其下不夭斤斧物無害者無所可用安所困苦哉樗木名也大本樹之身也擁腫盤結而瘰瘇也不中繩墨規矩言其不中用也立之塗近於道旁也此惠子戲以喻莊子之大言無用也狸狌狐之類也敖者物之游戲者也伺候而欲食之方其跳梁之時不避高下亦最小而桀黠者一旦為機網所中遂殺其身辟法也機辟猶言機械也斄牛旄牛也其牛至大而不能如狸狌之執鼠此為蓋喻世間之物有大有小各自不同不可以大者皆為無用也無何有之鄉廣莫之野言造化自然至適之中自有可樂之地也役役人世有福則有禍甚高飛遠舉以肯自與避無所用於世而禍害亦不及之即退之所謂乃歸之知得竟不臨知故曰不夭斤斧物無害者安所困苦哉患了之明雜子之答如令人說隱語然後人就此機夠辭多少文字其原實出於此

莊子內篇齊物論第二

物論者人物之論也猶言衆論也齊者一也欲合衆論而為一也戰國之世學問不同更相是非故莊子以為不若是非兩忘而歸之自然此其立名之意也天籟地籟人籟就辭上起譬喻也

南郭子綦隱几而坐仰天而噓荅焉似喪其耦顏成子游立侍乎前曰何居乎形固可使如槁木而心固可使如死灰乎今之隱几者非昔之隱几者也子綦曰偃不亦善乎而問之也今者吾喪我汝知之乎隱几者憑几也嗒然者無心之貌也喪其耦者人皆以物我對立此忘之也槁木者無生意也死灰心不起也今之隱几者言今日先生之隱几非昔前此見人之隱几也有我則有物喪我無我也無我則無物矣汝知之乎者言汝知此理乎語即我也不曰我喪我而曰吾喪我言人身中纔有一毫私心未化則吾我之間亦有分別矣吾喪我二字下得極好洞山曰渠今不是我我今正是渠便是此等關竅汝聞人籟而未聞地籟汝聞地籟而未聞天籟夫子游曰敢問其方子綦曰夫大塊噫氣其名為風是唯無作作則萬竅怒呺而獨不聞之翏翏乎山林之畏佳大木百圍之竅穴似鼻似口似耳似枅似圈似臼似洼者似汙者激者謞者叱者吸者叫者譹者宎者咬者前者唱于而隨者唱喁泠風則小和飄風則大和厲風濟則衆竅為虛而獨

不見之調調之刁刁乎子綦因子游一問知其亦有造理之見欲以天籟語之遂如此發問也方直也問此理果何如大塊沃地也天地之問出向有風亦結人之噫不止足唯無作言其不作則已也作則萬竅怒啟者言纔動則籟出界皆混也萬竅萬林之

翏翏乎長風之聲也畏佳林木之大也兩生手者相林木

竅門圜上言萬竅此但以一樹之大者言之則其所以知文上也木之竅其形不同各有如穴鼻口耳之竅中圓方者凹者皆以形狀言之木之大者圍竅者曲者相去其竅之所以聲之大也前者後者聲相和之和如冷風小和飄風大和風止則眾竅皆虛也其中風不鳴則小而輕大風而重則和之大小亦相和也風之止則眾竅無聲矣調調刁刁皆風定而草木猶動之貌

刁皆闘木為風所謂動之形前而獨不聞後曰獨不見此一段文字之又妙也之汝也莊子之文好為極多如此一段開籟中部妙者一部書中此勉此一段字非特又子一之書中合古今作者為之字文何一段莊字等是有聲盡謂其寫若求之形無此曾見文得聲出自嶽者至咬難狀字界也何于與書又相和之聲也天地若入之入聲也風偶而可見之聲卻就筆聞無形無影之南闊不得和般手段每讀頭上畫得出非是老仙安迫也此段只是之身使人手舞後華而知自己勢手說若說地籟得引說段蹈不自文也如此如此域謂比打也籟然之籟亦是也圓是說此簇且還他說地籟無見他迫脈綢領

子游曰地籟則眾竅是已人籟則比竹是已敢問天

籟此比竹笙簧之類皆是比竹也特舉其一耳豈獨比竹金石絲竹之類也人籟前說地籟後說天

籟打把人籟只一句盡是了凡亦是文去讀前子之文頁如此子細揣點瑕將篇入處

子綦曰夫吹萬不同而使其自己也咸其自取怒

者其誰邪吹萬者萬物之有聲者也言萬物之有聲者皆造物吹之吹之者造物也而造物者皆使其若自出吹乎使萬物皆發於我者自取己自己其出吹使萬之物皆以我物由能由不知也成其取萬物皆發於我者為之不下然字與然之使可亦爾造物而所以

大

知閑閑小知閒閒大言炎炎小言詹詹大知者閒閒者從容自得也小知者計較閒閒分別也小知者大言炎炎者氣焰之盛也詹詹者言之多也人之論議皆在此言知者理會此功者內言此數句只如此前一節說天籟此一節說人之聞見知識

理會得義論者

其寐也魂交其覺也形開與接為構

日以心鬪既寐也魂交言夢時精神上集於其心身發明其起也形開人皆是寐也夜人集於其上有兩句自帝發也形開皆書也形可使皆也集此兩句自其在寐則如安出則心外為用動中有接交接日以心鬪之事與外物相接為構也以其為有所交接之構日以役人之心手足動作皆為心使得此之知起於心也言人與其多人之學以後得此等揮喜所其日來如是所為有為之內亦管多人

為動多後此等家思言縵者窖者密者小恐惴惴

大恐縵縵縵者一種人有心機事慢地又有一種人做事下手窖又有一種人言語不落一有機密曰密此皆言人之心機出得不落一線路皆在也此又皆言人心機之後有形者又有人之心之所畏者恐懼之心小則惴惴大則縵縵也

矣事之小者則惴惴然而懼故曰小恐惴惴事之大者則憂深思遠若失若疑故曰大恐縵縵

其發若機栝其司是非之謂也其留如詛盟其守勝之謂也其殺如秋冬以言其日消也其溺之所爲之不可使復之也其厭也如緘以言其老洫也近死之心莫使復陽也喜怒哀樂慮嘆變慹姚佚啓態樂出虛蒸成菌

其議論是非各有所主若射者之謀中的然故曰其發若機栝謂一語不虛發也司主也好勝之心自守不化留戀於胃次若與人有詛盟然用心憂勞日銷凡戀謂其內自若也物生於春夏殺於秋冬推悖之時也故以爲日消之當此二句下是意上是聲賁知如此下語意有所屬一去而不同同故門溺之所爲

之上之于聆語也下之字往也不可使復之也此之字广訓往言不可復挽回也其爲物慾所瞥及如彼緘勝然至老而不可敢技故曰老洫瘥者謂其如墜於滿壑也此等人身雖生而心已若死者矣故曰近死謂其皆中無知也陽生也言其心已死不復活也此以上形容出俗之用已喜慾以下十二字又形容其狀貌謂其在內者如此故其見於外也或喜或怒或哀或樂時乎憂處時乎嗟嘆時乎變擾兌態如此不得又欲如彼熱者憂疑而不動之貌姚失序之貌佚纔泥之發開放不收然之貌態摸打樣也其人雖如此實皆不自生如樂之於僅如氣之蒸成落言許多種人皆是然物之便易吹爲如此說造然變又不謂自妄而外言人不能以道自持則假出許多謂差啓若畏神使之然讀莊子者御要如此體器得子細

日夜相代乎前而莫知其所萌已乎已乎旦暮得此

其所由以生乎非彼無我非我無所取是亦近矣而不知其所爲使若有真宰而特不得其眹可行已信而不見其形有情而無形

日夜相代乎前造物

之往來者也莫知所萌言不見其所起之奧也已乎已乎猶今人言是了是了意謂所萌之地雖不可知然旦暮之閒不過得此而已此者造物也造一此字其重不是輕下非彼無我道彼字如是上面此字言非造物則我不能如此然造物之所爲如用人身而後見故曰非我爲所敢如此說得求雖若近而可見矣然其所並見獲物造物者人實不知之敢曰是亦近矣而不知扮所爲使真宰造物也若有者做若有之而不其以爲實有也眹萌芽之地也不得其眹即莫知其所前也可行若言天行之可見者也已若者甚實也造物之所行信乎有之而但不見

其形即實知其所爲使也有情言有實也即已信也無形即不見其形也自日夜相代以下皆言造物[illegible]爲[illegible]在[illegible]人不可見反覆覆勸釋許多語句解其切[illegible]全篇故人於此着意自也總點

百骸九竅六藏賅而存焉吾誰與爲親汝皆悅之乎其有私焉如是皆有爲臣妾乎其臣妾不足以相治乎其遞相爲君臣乎其有真君存焉如求得其情與不得無益損乎其真

百骸

六藏即人一身之所有者也此以下又就人身比發閒一段更是奇特臟有第也存在也言人之一身備此而皆在也吾誰與爲親者言吾所歸親若誰乎造一親守下得總有理且如人身或有病在手究其所苦則方病之時手乃爲身之雖也六根字然汝皆心之乎者言六根之中

皆育之于亦有所私喜乎曰其在身之用何者為貴何者為賤如頭目而手擾則手者頭之役望遠而足行則足者目之役役者臣妾也然而不足以扎治者手足耳目與手互相為用也受役者為經役之者為君足時乎而用手手時乎而用足故曰選相為君臣百骸九竅六藏之君臣既不可得而定名則心者身之主也其以人為君乎心又不能以日王而生之者造物則造物為真君矣故已其有真君存焉我雖如此推求欲見到實處然見得與見不得其所謂君皆而何加損求情實也故曰如求得其情與不得無益損乎其真

一受其成形不亡以待盡與物相刃相靡其行盡如馳而莫之能止不亦悲乎終身役役而不見其成功苶然疲役而不知其所歸可不哀邪人謂之不死奚益其形化其心與之然可不謂大哀乎人之生也固若是芒乎其我獨芒而人亦有不芒者乎

大抵人之形體非我自有必有所受者既受此形於造物則造物與我相守不亡以待此形之歸盡而後已而人不能一順乎造物乃為外物所汩與之或逆或順以此而行盡其一生如馳過隙不能以一息自寧故日行盡如馳而莫之能止指刃相逆也相橐相豈汩沒之是終身役役言自古也不其其成功言無益也採得百花成蜜後不知辛苦為誰甜即此意也苶然疲役又形容其役役勞苦之狀不知其所歸不知何曰可休歇也人生之自勞如此壽雖百年亦向莊故日不死矣益其形化者役衰得白從自得老也年穢為而德獨卻則是形化而亦不化在我既無見識疲以心為形役形衰而心亦疲矣故亡其亡與之然芒芒然無與禁也彼愚感之

人亦皆昭首自思人之生其得中本若是芒然無見乎皆我獨味而人亦有不昧者也意蓋謂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大理未嘗不明彼以人鈍自昏故至於此知道之人嘗如比芒昧手此所謂令悲揚朕要皮開眼也

夫隨其成心而師之誰獨且無師乎奚必知代而心自取者有之愚者與有焉未成乎心而有是非是今日適越而昔至也是以無有為有無有為有雖有神禹且不能知吾獨且奈何哉

成心於人人皆有此心天理渾然而無不備者也言彼之生皆有見成一簡天理若能以此為師則誰獨無之非惟賢者有此愚者亦有之知代古賢者之辭也伏發化也今其知發化之理也心自取者言其心有所見也若此心未能見

此渾然之理而徑立是非之論是昔自是而不知其理之本然蹊知今日方始途越而謂昔日巳至之矣天下字有是理哉止求強其不知以為知也知此則是本無所是聖淹以為有說已無所見而自以為有所見雖使古聖人復出於彼亦不可號他人又分彼何哉雖為即愚也借以為古聖人之辭也

夫言非吹也言者有言其所言者特未定也果有言邪其未嘗有言邪其以為異於鷇音亦有辯乎其無辯乎

此篇本為發物論見非而作前既發為三籟之論謂天起之明見有聲者皆出於造物抑又引而伸之演說人身皆為造物所使經縟發越至成之變而後住亦比以下卻說是非之論風之於發比然之聲吹萬不同皆聲而已聲成文而後謂之言言則非吹比也所謂言者皆各言其意也故日言者有言此四字便是是非之

論其所言者持未定也謂汝雖有此言其出於汝耶其出於造物耶故曰未定其言果汝之言邪其在汝者未嘗有此言而為造物所使遂為此言邪鷇者鳥之初出卵者也鷇之為音未有所知汝之有言亦不自知若以為異於鷇音則實不能自異則以為與鷇音有分辨乎無分辨乎言其實一同不可得而分辨也

道惡乎隱而有真偽言惡乎隱而有是非道惡乎往而不存言惡乎存而不可道隱於小成言隱於榮華故有儒墨之是非以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欲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則莫若以明物無非彼物無非是自彼則不見自知則知之故曰彼出於是是亦因彼

道本無真偽不知有問何亦焉晦故行此其儒至言本無是非不知以知而然晦故有此是非之論惡乎往而不存者謂大小精粗是道無乎不在也惡乎存而不可者謂是是非非皆可也小成小見也偏之見也以人之偏見而後此道晦而不明榮華若自指誇諸以求名異也偏見之言自相蕩謂則至言隱矣自是而後始有儒墨相是非之說人之所非我以為見彼之所是我以為非安得而一定若欲一定是非則須是歸之自然之天理方可明者天理也故曰莫若以明物無非彼若言以我為是則以彼為非也物無非是者言我以為是則人以為非也在彼之說我則不為之見察在我知者則自知之物我不對亡則無是無非即物我之對立而後有從有非故曰彼出於是是亦因彼

彼是方生之說也雖然方生方死方死方生方可方不可方不可方可因是因非因非因是是以聖人不由而照之于天亦因是也

有彼有是止與方生之說同此是撰出一箇方生字來做譬喻蓋生以有死二者不可相謂若只說生而不說死是見得一邊而已雖然汝雖見得一纔擇道理來他自相離不得如生則必有死死則必有生纔有箇可便有箇不可纔有箇不可便有箇可如何離得既知其論之不可離則不若因其所是而是之因其所非而非之古之聖人所以不用一偏之見而照之以天理者即則其是而已矣前說因是因非此又只言因是省文也

是亦彼也彼亦是也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果且有彼是乎哉果且無彼是乎哉彼是莫得其偶謂之道樞樞始得其環中以應無窮是亦一無窮非亦一無窮也故曰莫若以明

若以是非而論則它之云見非也我之說又是非也我與使又何以果及雖分又人我其實分不得故之果日有彼是乎哉果且無彼是于哉亡按與我皆無也偶者對也若使彼〻與我不對之之說人亡亡〻之亡為道之樞要矣環之中以是我得道之樞要良方始如環中然如環之中則無然無然而無窮矣是亦無窮非亦無窮若言辭其自然也如此則為自然之天理故曰莫若以明與前一句以結此段也

以指喻指之非指不若以非指喻指之非指也以馬喻馬之非馬不若以非馬喻馬之非馬也天地一指也萬物一馬也

指之指也以我之指為指又以人之指為非彼非若之人又以我指為非若但以我而非彼不若就他身上思量他又非我物我對

立則是非不可定也馬博塞之譬也見禮記投壺篇下馬有多寡博者之相是非亦然若以此理而喻之則天職覆地職載亦皆可以一徧而相非矣萬物之不同飛者走者動者植者亦若籌馬之不同亦可以一徧而相非矣此蓋言世間無是非也只緣有彼我則有是非終不成天地亦可以彼我分乎此皆譬物論之不可不邪也

可乎可不可乎不可

道行之而成物謂之而然惡乎然然於然惡乎不然不然於不然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無物不然無物不可

可者可之不可者不可之故曰可乎可不可乎不可道無精粗行之即成皆自然也謂之而然說底便是也我何所然乎因其然者而然之我何所不然乎因其不然者而不然之物固有所然者固本來也言物物身上本來自有一箇是底故曰固有所然固有所可既有所然有所可則物物皆如是也故曰無物不然無物不可

故為是舉莛與楹厲與西施恢恑憰怪道通為一

莛屋梁也楹屋柱也梁橫而柱直厲惡而施美恢大之與褊狹恑變之與循常譎詭之與平直妖怪之與祥瑞皆不同者也以道觀之則橫直者各當其用美惡者各全其質皆可通而為一實言皆歸之造物也

其分也成也其成也毀也凡物無成與毀復通為一

成毀物之相反者也然無毀則無成無成則無毀譬如木之在山伐而用之毀也以之作室則為成物矣譬如用樂攻之明之分也合而刱之可以成樂有筋有角而後成弓在弓則為成在筋角則為毀秦不亡則漢不興漢雖成而秦則毀以此觀之初無成也亦無毀也故曰復通為一

唯達者知通為一為是不用而寓諸庸庸也者用也用也者通也通也者得也適得而幾矣因是已已而不知其然謂之道

唯達道者知此理之為一則去其是者不用之而寓諸庸之中以常為用而隨用皆通通則自得矣故曰庸也者用也用也者通也通也者得也適得而幾分幾盡也此亦無他不過因是而無是非之爭如此而巳惟至於不知其然而播其自然此則謂之道也以下句已字粘上句已字此是其筆精遊戲作文處

勞神明為一而不知其同也謂之朝三何謂朝三曰狙公賦芧曰朝三而暮四衆狙皆怒曰然則朝四而暮三衆狙皆悅名實未虧而喜怒為用亦因是也是以聖人和之以是非而休乎天均是之謂兩行

神明猶精神也勞苦精神自為一偏之辯強相是非而不知理本同者謂之朝三此亦是般兩字設譬喻起與方生一樣文法芧山栗也一名橡子名三與四也實通七數也名實未變但移易朝暮而衆狙喜怒隨之此喻是非之名雖異而理之實則同但能因是則世自無爭矣洪野叟云列子賭於莊子如此譬喻之書皆同但把字數添賦勵看使見列子勝不得莊子和之以是非者和其是非而歸之一也天均若均平而無彼此也兩行者隨其是非而使之並行也

古之人其知有所至矣惡乎至有以為未始有物者至矣盡矣不可以加矣其次以為有物矣而未始有封也其次以為有封焉而未始有是非也是非之彰也

道之所以虧也道之所以虧愛之所以成果且有成與虧乎哉果且無成與虧乎哉

未始有物者太極之先也古之人者言古之知道者自無物之始者起來則天下之理極矣其次為有物是無極而太極也自有物而有封是太極分而為兩儀也兩儀雖分覆載異職各循其理何嘗有所是非是非起於人心之私彰露也私心既露則自然之道虧喪矣道既虧則有好有惡在我則愛而在物則惡佛氏所謂愛河是也虧其道而弱於愛此自人心之私然以造物觀之何嘗有所成虧故曰果且有成與虧乎哉果且無成與虧乎哉此言人世是非之爭到了皆歸之空也此一段固是自天地之初說來然曾此理者眼前便是且如一念未起便是未始有物之時此念既起便是有物因此念而後有物我便是有封因物我而有好惡喜怒哀樂便是有是非未能回思一念未起之時則但見胸次膠擾便是道虧而愛成及此念一過依然無事便見得何嘗有成有虧莊子之言皆汪闊若能如此體認則皆是切身受用之律

有成與虧故昭氏之鼓琴也無成與虧故昭氏之不鼓琴也昭文之鼓琴也師曠之枝策也惠子之據梧也三子之知幾乎皆其盛者也故載之末年唯其好之也以異於彼其好之也欲以明之彼非所明而明之故以堅白之昧終而其子又以文之綸終終身無成若是而可謂成乎雖我亦成也若是而不可謂成乎物與我無成也是故滑疑之耀聖人之所圖也為是不用而寓諸庸此之謂以明

既說成虧之理知以鼓琴喻之最為親切且如有琴於此用而鼓之則一操之曲自有終始此終始生於既鼓之後若不鼓則安有終始哉如人之念若不起則亦無有於我之同異也昭姓也名文古之善鼓琴者師曠樂師也策擊樂器之物也今馬箠亦曰策左傳繞朝贈之以策子異以策擊內州門皆馬策也枝策持地持而擊門技比二子拘古語有之師曠技策隕古師曠擊樂器也據梧以梧為几而凭之故門執拷內乚古鼓琴逢引既二子言三子之技皆精鈛盡也古其智於此技梧其盡也技而有痊名於世故曰皆其盛者也載事也末年晚年也言從事於此終其身也三子之好自以為異於天下之人故曰唯其好之也以異於彼二子既自好之又欲誇說於人故曰其好之也欲以明之我雖如此誇說而所聽之人本自不曉行強欲以此說之故曰彼非所明而明之如史子之強辯白混也而以終其身堅白本公孫龍之事非子如以為異了相傳其分辯堅白之名耳非白愚也上言之子故白以惠子之辯為於亦是以法也堅白注家以為堅石白馬之辯喜曰堅馬為之之白不必言堅白則子馬言白不必言也大猶黃馬聽牛二也史說為秦傳註又曰龍累之淬乃馳時堅利故有堅蘇之論曰黃所以為堅白所以為於齊辯之曰白所以為何堅黃所以乃不利之說雞殊序辯自之事爾昭文既以鼓文終其身而昭文之子白傳文之緒業亦終其身綸緒於也上言惠子若句又以昭文二了然此是筆溺鼓辯處然身又成者言只亡一人自會教別人不得故下無下凡天下之事若只據其所能而可以為了成無我之現前所能者謂之了當亦可也若據當則前者未為了當則凡天下之人與我皆不得現之了當成納言了當也此兩句雖是然上三子之技

然其意甚質蓋所言三子之技亦是譬喻物論是非非孝說三子也滑疑言不分不曉也滑亂而可疑以明而不明也權明也聖人之心其所主者未嘗着迹故其所見之處若有若無圖欲也言聖人之所欲者知此也所以去其是不用而寓諸尋常之中此之謂以明自物無非彼以下至非無窮也既解以明二字自以指喻指以下至適得而幾矣又解因是二字却直至此寅又以此之謂以明結之文勢起伏縱橫變化綱領自是分曉僕窮開齊物論自首至尾只是一片文字子細看他下字血脈便見

今且有言於此不知其與是類乎其與是不類乎類與不類相與爲類則與彼無以異矣

此段又自爲是不用一句中是字生來故曰與是類乎與是不類乎此便是他下字血脈前言言非吹也到此換頭又喝起今日有言於此一句亦是他前後血脈

以抑與若與其不類者易地而看則見類與不類皆相類矣其意蓋曰把他做我看把我做他看則見我與他一般故曰與彼無以異矣此便是以指喻指以馬喻馬之意

雖然請嘗言之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始也者有有也者有無也者有未始有無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無也者俄而有無矣而未知有無之果孰有孰無也今我則已有謂矣而未知吾所謂之其果有謂乎其果無謂乎

莊子之文纔下雖然作一轉更其語皆妙其意蓋謂雖云無是無亦且說一說故曰請嘗言之始太極也未始有始無極也未始有夫未始有始此無極之上又一層也有有物

也此有之生必自無而始故曰有無也者無字之上又有未始有無既無極之上一層也列子所謂有太易有太素有太初亦是此意當初本無箇有不特無箇有亦無箇無忽然有箇無則必是生出一箇有如此推渾其意蓋謂其初本來無物因有我而後有物我因有物我而後有是非大莫不過如此却恁地發明果是高若據此處合下我而有有矣今不起我而有有而曰成而有無此皆其算若入妙處這箇無字雖是有了果是喚作無撰吾故曰未知有無之果孰有孰無也此箇無字雖來可知然既喚作無字便是有無之名矣故曰今我則已有謂矣然我疑有此言謂即言也然不知此言果可謂有邪果可謂無邪此與穀音變同

天下莫大於秋毫之末而太山爲小莫壽乎殤子而彭祖爲夭天地與我並生而萬物與我爲一既已爲一矣且得有言乎既已謂之一矣且得無言乎一與言爲二二與一爲三自此以往巧歷不能得而況其凡乎故自無適有以至於三而況自有適有乎無適焉因是已

此兩句雖是設喻以明是非有無之理然此語極天下之至理前乎莊子未有此言也後乎莊子亦未有此言也可謂千百年獨到之論秋毫之末至小也而謂之莫大太山至大也而謂之爲小其意蓋謂既名曰秋毫纖大些簡便不明以秋毫名之矣泰山幾小此爲便小名爲太山矣若以太山爲大天地更大故太山謂之小亦可殤子爲名則是極殤子之數矣更多此箇則不名殤子矣彭祖雖曰至壽比之天地彭但爲大矣此兩句細看得出便是若是而可謂以小雖以亦此也若是而不可謂成乎物

與我無成也若人會如此看則大而天地與我並生於太虛之間天地亦不得為大而並物又與我並生於天地之間雖一草一木一禽一蟲亦與我相類故曰天地與我並生萬物與我為一說了箇一字知就此一字括起曰既為一矣且得有言乎意謂既是混然為一則和適一字亦不當有今既有一字矣則安得謂之無乎以況然之一與此名一之言自是兩箇故曰一與言為二既有此二矣又有一與言為二一句則或三箇矣自比三箇但管生將去自乎而箇自萬而兆直至巧於曆者亦并不盡而況凡者人乎旨如此看得來當初因箇無字引起逐至於有自有而一自一而二自二而三已自如此言之不已何況更自有而生有乎以此而觀則惟無適為是何以謂之與適即因是亦此有箇是字說來到這裏又結一然

夫道未始有封言未始有常為是而有畛也請言其畛有左有右有倫有義有分有辯有競有爭此之謂八德

此段又自是字上生起有封即有彼我也有常有主也至道至言本無彼此因人之之秋有為是字故生出許多疆界彩疆界也八德之名只是物我對立之意却鼓舞其文做出兩句左右彼此對立之名也偏無也技事直也饒有彼此對立則說理說事各有主意也分分析也辯辯別也分辯皆同但字有輕重饒有主立則名自分析辯將也競爭亦一意但辯則甚於爭兩既有分辯則大者必競小者必爭也有此等文字即就字義上略攫撥得恰辯使門好若道倫又如何義又如何分又如何辯又如何爭又如何競又如何便非莊子之意多且恰字義字分字辯字競字爭字本與其分別如何名以八德看得他文字破不彼他鼓舞動鐘鼓了分是齋得莊子好雖使莊子懷生亦必道還波具一隻眼

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六合之內聖人論而不議春秋經世先王之志聖人議而不辯故分也者有不分也辯也者有不辯也曰何也聖人懷之眾人辯之以相示也故曰辯也者有不見也

上面既說了彼我是非到這數句又別生箇說話來發明此老飽中多少玲瓏多少快活六合安外天地之外也存而不論劇釋氏所謂四維上下不可思量也六合之內宇宙之間也宇宙之間合有許多道理聖人何嘗不說但不立此議以強天下之知春秋史書之名也此一句又是既有君臣上下凡見於史冊若皆是先王經世之意聖人豈容不立此議而何符與世人於較是非者天下之理惟其不言則所至言纔到分辯處便是作詞中自見得不透然也故曰分也若有不分也辯也者有不辯也判一返又自發一箇何也之則藏之若遊藏於衆之意也聖人於此卷而懷之衆人於此則公辯而明之以相誇不覺有分辯便是無見識處故曰有不見也

夫大道不稱大辯不言大仁不仁大廉不嗛大勇不忮道昭而不道言辯而不及仁常而不成廉清而不信勇忮而不成五者园而幾向方矣故知止其所不知至矣孰知不言之辯不道之道若有能知此之謂天府注焉而不滿酌焉而不竭而不知其所由來此之謂葆光

對立若曰辯謂之大道則無對立者無仁言之中自有至言故曰大辯不言無仁之迹而後為大仁實滿也彼蘊物曰嗛以棄為廉則有自滿

之意國語曰嗛嗛之德不足就也言其自小卽此嗛字請畏人知請畏人不知皆不得爲大廉矣不枝者不見其者勇之迹也既說此五句下面又再解一轉昭故明也道不可以指名昭然而指名則非道矣者口不道言而形說辯則足自有見不及處矣當者可見之迹也有可見之迹則非仁之大成矣兼而至於有自衆之意則不誠實矣清自潔意也信貴也勇而見於枝則必喪其勇矣固閔也言此以上五者皆是簡實物謂其本混成也若稍有道則近於四方之物矣請其有圭角也幾近也向字與於字同意天下之言知必至於不知爲知而止則爲知之至矣不知之知便足不言之辯便是不道之道若有人能知此則可以見天理之所會矣故曰此之謂天府天府者夫理之所會也天理之所會故益之而不能益故曰注焉而不滿欲獲之而不能擯故曰酌然而不竭至理之妙無終無始彼曰不知其所由來葆光者滑疑之耀也葆藏也藏其光而不耀故曰葆光

故昔者堯問於舜曰我欲伐宗膾胥敖南面而不釋然其故何也舜曰夫三子者猶存乎蓬艾之間若不釋然何哉昔者十日並出萬物皆照而況德之進乎日者乎昔若上昔一故字便是因上文而引證也宗膾胥敖之事無經見亦寓言耳不釋然者不悅也蓬艾之謂喻其物然障蔽而不知有天也也謂彼之三國物從自藏未能向化而我繼有不悅之心則物我亦對玄矣十日並出方見准南子此蓋物子寓言進南子又日之而猶攬也言日於萬並無所不照況我之德猶勝於日而不能容說三子名乎此意蓋喻物我是非聖人所以寡之不辯者照之以天也十日之說卽莫若以明之喻也

齧缺問乎王倪曰子知物之所同是乎曰吾惡乎知之子知子之所不知邪曰吾惡乎知之然則物無知邪曰吾惡乎知之雖然嘗試言之庸詎知吾所謂知之非不知邪庸詎知吾所謂不知之非知邪此段又自知止其所不知上生來又自前所是字上引來所以道一篇只是一片文字齧缺同是之問王倪不知之對便卽是知止其所不知但知此攬迕名字故舜發擇也所以爲莊子也既曰吾惡乎知之又曰雖悉嘗試言之此皆轉換妙處知之非不知不知之非知此兩句發得知止其所不知又妙其蘊盡謂不知便是眞知也

且吾嘗試問乎汝民溼寢則腰疾偏死鰌然乎哉木處則惴慄恂懼猨猴然乎哉三者孰知正處民食芻豢麋鹿食薦蝍且甘帶鴟鴉耆鼠四者孰知正味猨猵狙以爲雌麋與鹿交鰌與魚游毛嬙麗姬人之所美也魚見之深入鳥見之高飛麋鹿見之決驟四者孰知天下之正色哉自我觀之仁義之端是非之塗樊然殽亂吾惡能知其辯[illegible]水猨猴安乎木人豈能安[illegible]皆不能安其所不安則是[illegible]豈得以人異乎猨鰌哉芻[illegible]食也爲之也將挖牝麋鹿[illegible]鴟鴉鼠食鼠人以食芻豢[illegible]則四者之味孰爲正哉猨[illegible]

爲雖麋鹿一類物也鰌與魚非二物即如此下語此一段雖雄之喩知就毛嬙麗姬發此三句言人之悅好色者其與禽魚何異我之視猿鹿亦猶猿之視我然四者之於色孰爲正乎猛也麋走也此三節皆爲是非物我之喩故結之曰自我觀之仁義之分是非之論紛然殽亂亦猶臭味色之不同又安可得而辨樊然紛然也殽雜也

齧缺曰子不知

利害則至人固不知利害乎王倪曰至人神矣

大澤焚而不能熱河漢沍而不能寒疾雷破山

風振海而不能驚若然者乘雲氣騎日月而遊

乎四海之外死生無變於己而況利害之端乎

王倪即至人也神矣者言其妙萬物而無不熱不寒不驚即遊心於無物之始也死生之大且不爲之動心而況利害是非乎此句却是扑實頭然設一句

瞿鵲子問乎

長梧子曰吾聞諸夫子聖人不從事於務不就

利不違害不喜求不緣道無謂有謂有謂無謂

而遊乎塵垢之外夫子以爲孟浪之言而我以

爲妙道之行也吾子以爲奚若長梧子曰是黃

帝之所聽熒也而丘也何足以知之

此又發問聖人全人之問且就此段孔聖門學者務事也不從事以爲意也有就有遺則足知有利害也不以利害不入[illegible]知何就違之有物之求我歸我也亦不受以爲喜不緣道無違行道之迹也無謂有謂不言之言也有謂無謂言而不言也孟浪不着實也夫子孔子也言我以聖人之事而告之夫子其言有妙[illegible]

道而夫子以爲不着實之言吾子謂如何吾子即長梧子也瑩明也言以黃帝聽此而猶能明

之且女亦大早計見卵而求時夜見彈而求鴞

炙予嘗爲女妄言之女以妄聽之奚旁日月挾

宇宙爲其脗合置其滑涽以隸相尊衆人役役

聖人愚芚參萬歲而一成純萬物盡然而以是

相蘊

亦大早計若謂汝之所言方如此而早[illegible]以爲於道之行是見其少而所[illegible]卵而求時夜見彈而求鴞炙[illegible]之言汝亦以妄聽之[illegible]日月宇宙[illegible]也其脗合者言[illegible]渾然[illegible]合也而挾[illegible]宇宙[illegible]

也言至理渾然爲一也滑涽闇也隸賤也言以隸爲尊而不自知也[illegible]衆人役役而不知一也[illegible]聖人愚芚[illegible]參萬歲而一成純者[illegible]萬物盡然[illegible]以是相蘊[illegible]

子惡

乎知悅生之非惑邪予惡乎知惡死之非弱喪

而不知歸者邪麗之姬艾封人之子也晉國之

始得之也涕泣沾襟及其至於王所與王同筐

牀食芻豢而後悔其泣也予惡乎知夫死者不

悔其始之蘄生乎夢飲酒者旦而哭泣夢哭泣
者旦而田獵方其夢也不知其夢也夢之中又
占其夢焉覺而後知其夢也且有大覺而後知
此其大夢也而愚者自以爲覺竊竊然知之君
乎牧乎固哉丘也與女皆夢也予謂女夢亦夢
也是其言也其名爲弔詭萬世之後而一遇大
聖知其解者是旦暮遇之也而以就內是上發了猶以之相蘊覺抑
又把前頭死生無變乎己一句說此發明喪去
鄉里也弱喪者弱年而去其鄉也久此而忘鄉而
亡其故國恐悅生而惡死者亦似此忘還歸吾
獻公之姬也得於驪戎之國故曰驪之姬艾
麗戎地名封人守封疆之人也始者去戎言來
晉故以爲其及其既貫與王同非而食而後以
如之言爲悔以此爲死生之覺也夢飲而若旦
而哭泣夢哭泣若旦而田獵此語占夢夢書多有
之夢覺之問變約如此方其夢也不知爲夢又
泣夢中自占其夢既覺方後乃知所夢所占皆
夢也也等與皆曲占人情之妙若此與見得到
則知備聆之問樂樂之答皆未爲際達此亦學
問中一大事如樂黃之說則爲不夢得說孔子
夢其公果爲何如耳大覺何若也歸家所謂
大悟也若貴也故哉哉也異人與出方在夢中
籟纖無自分貴賤言非悟說乎絲竊然小見之
貌其與故所言皆在夢中我今如此說謂故爲
夢亦夢中語耳此竟語言人於皆是虛夢但其
文變化得奇特乎至竟惟也我爲此言可謂至
怪然至怪之中實存至妙之理使萬世之後苟
有大聖人出知我此等見解與我猶旦暮遇
也此亦後世有揚子雲必知我之意解見解也

既使我與若辯矣若勝我我不若勝若果是也
我果非也邪我勝若若不吾勝我果是也而果
非也邪其或是也其或非也邪其俱是也其俱
非也邪我與若不能相知也則人固受其黮闇
吾誰使正之使同乎若者正之既與若同矣惡
能正之使同乎我者正之既同乎我矣惡能正
之使異乎我與若者正之既異乎我與若矣惡
能正之使同乎我與若者正之既同乎我與若
矣惡能正之然則我與若與人俱不能相知也
而待彼也邪此節又自以是相蘊變生來亦所謂引言之端也勝負不足爲
是非則是我與若端然彼此不能相知也與闇
若言其是之皆也二人見自皆皆則相使誰正
之議論與彼同既不可議論與我同又不可若
皆與我與彼不可亦不可若皆與我與彼相同
亦不可我是一與若是一箇此人又是一箇則
是三兩人皆不能相知於矣另待一箇來故曰
待彼也邪此彼字便是造化矣
是天倪矣天倪則前之天均也
何謂和之以
天倪曰是不是然不然是若果是也則是之異
乎不是也亦無辯然若果然也則然之異乎不
然也亦無辯化聲之相待若其不相待和之以
天倪因之以曼衍所以窮年也忘年忘義振於

無竟故寓諸無竟倪分也天倪之所以和者因是而已是與不是然與不然待所存之則前之所行也纔以為是纔以為然則又有簡不是不然起來便有是非之爭也聲言也化辭者謂以言語相化服也相待者相對相敵也若以是非之爭強將言語自相對敵而求以化服之何似因其所是而不相敵非故门若其不相待此二字下得最寄特若其猶言向似也不相待而而同則是和之以天倪儒可游待儒可窮盡哉门故曰因之以曼衍所以窮年也所之順之也曼衍游衍也窮年衍子美所謂讀西美口月也能如此則不特可以窮年併與成月忘之矣非特忘歲月併與義理忘之矣年我既忘則振動鼓舞於無物之境此振宇便是適適之意既消遙於無物之境則然身皆寄寓於無物之覺矣

罔兩問景曰曩子行今子止曩子坐今子起何其無特操與景曰吾有待而然者邪吾所待又有待而然者邪吾待蛇蚹蜩翼邪惡識所以然惡識所以不然此一段又自待字上生起來罔兩影邊之淡薄者無特操者言其無定度也吾有待而然者言影之動从待者形也我雖待形而形又有所待者是待造物也形之為形亦猶蛇蚹蜩翼而已我皆徒待彼邪蜩蛇既化而蚹翼猶有是其蚹也豈能自動邪我既待形形又有待則惡知所以然與不然哉此即是非待彼之喻也

昔者莊周夢為胡蝶栩栩然胡蝶也自喻適志與不知周也俄然覺則蘧蘧然周也不知周之夢為胡蝶與胡蝶之夢為周與周與胡蝶則必有分矣此之謂物化此一段又

自前面說夢處生來栩栩蝶飛之貌自喻者自樂也適志若快意也言夢中之為蝴蝶不勝快意不復知有我矣故曰不知周也蘧蘧僵直之貌此形俗既覺在床之時此得變皆是畫筆在莊周則以夜來之為蝴蝶夢也恐蝴蝶在段又以我今名之覺為夢故曰不知周之夢為蝴蝶與蝴蝶之夢為周與適篇夢覺須有箇分易處故口周與蝴蝶必有分矣此一句似結不結却不說破正要人就此聲究便是禪家做語頭相似此之謂物化若言此謂萬物變化之理也之此篇立名主於齊物論末後却擺出兩篇譬論如比其文絕語其齊又與妙人能悟此則又何是非之可爭即所謂死生無變於已而況利害之端之意首尾照應若齊而後連若相因而不相繪全是一片文字筆勢如比起伏讀得誘繼自有無窮之味

莊子鬳齋口義卷第一

莊子鬳齋口義卷之二

鬳齋　林　希逸

莊子內篇養生主第三

主猶禪家所謂主人公也養其主此生者道家所謂丹基也先言逍遙之樂次言無是無非到此乃是做自己工夫也此三篇似有次第以下却不盡然

吾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以有涯隨無涯殆已已而爲知者殆而已矣

涯際也人之生也各有涯際言有盡與之知思也心思無窮盡以有盡之身而隨無盡之思紛紛擾擾何時而止殆已者言其可畏也已語助也以下已字繳上已字與前轉轉同於其危殆之中又且用心思籌度以爲知爲能吾見其終於危殆而已矣再以殆字申言之所以警後世者深矣此之所謂殆即書之所謂惟危也已而爲知者猶人言明明而知故故而作也

爲善無近名爲惡無近刑緣督以爲經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養親可以盡年

此數句正是其養生之學莊子所以自受用者爲善無近名者謂若以爲善又無近名之事可稱爲惡無近刑者謂若以爲惡又無近刑之事可指此即駢拇篇所謂上不敢爲仁義之操下不敢爲淫僻之行也督者迫也即所謂迫而後應不得已而後起也游心斯世無善惡可名之迹但順天理自然迫而後應應以無心以此爲常而已緣順也經常也順此而後起之意以爲常也如此則可以保身可以全其生生之理可以孝養其父母可以盡其天年即孟子所謂壽夭不貳修身以俟之也孟子自心性上說來便如此說莊子書却說自然上說使如此快活其言雖異其所以教人之意則同也晦庵以督訓中又看近名近刑兩句語脉未盡乃似若畏名之累已而不敢盡其爲學之力則稍入於惡矣爲惡無近刑是欲擇其不至於犯刑者而爲惡之至於刑禍之所在乃爲途以避之謂以爲毋子乃無是擇之中若以莊子語脉及駢拇篇參考之意實不然督雖可訓中然不若訓迫乃就其本旨證之尤爲的當也

庖丁爲文惠君解牛手之所觸肩之所倚足之所履膝之所踦砉然嚮然奏刀騞然莫不中音合於桑林之舞乃中經首之會文惠君曰譆善哉技蓋至此乎

手之所觸觸動也肩之所倚肩用力則有斜勢也足之所履方其用力之時足之所亦自有步武也所踦踦微曲也以身就牛則膝微曲也此四句盡出一箇宰牛底人

砉然騞然皆是笑用刀之聲却以奏刀兩字在中間文法也如七月詩八月在野九月在十月蟋蟀入我牀下亦是以蟋蟀字安在中也奏刀進刀也進用其刀曰奏莫不中音者其是響騞之言皆從律呂也桑林經首皆樂也舞則有樂會齊者之衆式合於桑林中於首亦形容其中律呂之意也文惠君梁惠王也譆嘆也技蓋至此言如此其妙也

庖丁釋刀對曰臣之所好者道也進乎技矣始臣之解牛之時所見無非牛者三年之後未嘗見全牛也

釋刀捨其刀也[illegible]學道得之而後至於技非技也三年之後未見全牛者言牛之一身其可解處全不容力一日而見也

方今之時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視官知

止而神欲行依乎天理批大郤導大窾因其固然技經肯綮之未嘗而況大軱乎

以神遇而不以目視者言心與之會也遇會也官耳目鼻口也官知止者言疑然而立之時耳目皆無所見聞也耳目之所知者皆止而不言之神自行謂自然而然也天理者牛身天然之腠理也依者依其自然之腠理而解之大郤骨肉交際之處也批擊也窾空也骨節之間自有大空缺處也導者順而解之也骨肉之交際骨節之空窾皆固然者我以因而解之我之為技其用刀也皆未嘗經決其肯綮之習嘗音境肯綮者背肉相着處也肯綮處且不用刀況大軱乎軱大骨也

良庖歲更刀割也族庖月更刀折也今臣之刀十九年矣所解數千牛矣而刀刃若新發於硎

良庖庖之善者也族庖衆人之為庖者也劣者也庖之劣者則其刀一月一更以其斫大骨而有損刀或折也庖之善者一歲一更刀以其用刀循於肯綮之間或有割切故其刀亦易損也今我之刀用之十九年矣所解牛雖多而其刃皆若新磨然言其無所損也硎砥石也

彼節者有間而刀刃者無厚以無厚入有間恢恢乎其於遊刃必有餘地矣是以十九年而刀刃若新發於硎

彼節者有間言牛之骨節自有間隙我之刀又甚薄以其薄之刀入其間而解之則以游刃於其間恢恢有餘地者言無礙也此意蓋言世事之難易皆有自然之理我但順而行之無所攖拂其心泰然故物皆不能傷其生此所以為養生之法也

雖然每至於族吾見其難為怵然為戒視為止行為遲動刀甚微謋然已解如土委地提刀而立為之四顧為之躊躇滿志善刀而藏之文惠君曰善哉吾聞庖丁之言得養生焉

此雖然一轉甚有意味蓋言人之處世豈得皆為順境亦有逆境當前之時又當委曲順以處之人行順境甚易到境逆處多是手腳忙亂自全喪失安有不動其心若手所以濟此轉族聚也言牛身肯綮聚會之地也我之解牛難目目無全牛矣雖用刀皆在於大郤大窾之間而至於節骨盤結處亦見其難為把作觀難事做怵然若贊歎之意也戒若加戒戒也視為止若言以目視之未免少停止而後遲遲焉行其刀此但言加子細之意也我既加意子細為之則其動刀也甚微言輕輕然亦不敢些着力也謋忽然之意解散也言其用力甚輕而其骨肉忽然自已解散如土之委地然言其多而易也解牛既了則提起其刀而立從容四顧躊躇若從容也即自得意也滿志者如意也休以其志在滿也言此乃滿我之意也何以如意不用力而解牛雖解而刀無傷所以如意也善刀者言好好收拾其刀而藏之也此意蓋喻人處逆境自能前以應之不然其心事畏而化其身安於無為之中一似全無事時也為善無近名以下三字養生之方盡丁一段乃其譬喻到此止接遂輕輕結以將養生焉問字便是文與轉鑿皆大變何子經滿

公文軒見右師而驚曰是何人也惡乎介也天與其人與曰天也非人也天之生是使獨也人之貌有與也以是知其天也非人也

公文姓軒名也右師者已刖之人為右師之官也介獨也刖而存一足也天使人然天生之如此邪人刖

之形宏只分明是人却曰天也非人天之生是使獨者言天生他時只要他獨有一足也何以知之凡人之形貌若有兩足相並而行此於衆人之中獨異如此便是天使之非人使之也有與相並也此意蓋謂人之有餘不足皆是造物雖是人做得底也是造物為之蓋欲人處患難之中亦當順受之也

澤雉十步一啄百步一飲不蘄畜乎樊中神雖王不善也此說處難受之意便是庖丁每至其族吾見其難處窮思却於此數句借澤雉而喻乃言人生處世途境常多便是履虎尾遊於羿彀中之意澤中之雉十步方得一啄百步方得一飲言其飲啄之難也若養於籠中則飲啄之物皆足而為雉者不欲如此故曰不蘄畜乎樊中蓋籠中之飲啄雖飽雉之精神雖若樊阻而終不樂故以神雖王不善也不善不樂也此意蓋謂人能自愛其身不入世俗汩沒之中更自好也

老聃死秦失弔之三號而出弟子曰非夫子之友邪曰然然則弔焉若此可乎曰然始也吾以為其人也而今非也向吾入而弔焉有老者哭之如哭其子少者哭之如哭其母彼其所以會之必有不蘄言而言不蘄哭而哭者是遁天倍情忘其所受古者謂之遁天之刑莊子之學本於老子此數句把老子貶剝便是為貶剝堯舜夫子等本意謂我於老子亦無所私而況他人乎三號而出言不用情也弟子之問謂老子於秦失本朋友也何其弔之如此不用情乎夫子指秦失也始者吾以為其人者言也始以老子為非常之人也今聞弔之乃知其不為非常人也何者老子之死其弟子之哭與老無少皆如此其哀此乃老子未能去其形迹而有以感會門弟子之言故其言其哭哀以慕名有不期然而然也天之所受本無物也猶以有情相感則是亦其始若之所受而遁其天理行乘其情遁如此皆得罪於天若故曰遁天之刑

適來夫子時也適去夫子順也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也古者謂是帝之縣解上面說說了秦失一段說此却發明盡死生之理以結一篇焉欲人知其分外而然者於死生無所動其心而後可以養生也夫子者有道者尊稱之辭古天也之間有道之士其來也時而適然而來其去也亦適然而去亦不當樂其來亦不當哀其去來去之適然則來亦不足為樂去亦不足為哀不能入以若不動其心也縣者心有所係帝者大化也如天理之自然則天帝不能以死生縛者哉矣若是天亦無奈我何也故以帝之縣解

指窮於為薪火傳也不知其盡也此比生之喻也謂如以薪熾火指而其窮而觀之則薪有窮盡之時而世間之火自古及今傳而不絕未嘗見其盡此三句亦文也平生之理到此可以言語盡且論其文前向講理到此知其妙濟險絕未嘗非文字絕妙處

莊子內篇人間世第四前言養生此言人間世蓋謂既有此身而處此世豈能盡絕人事但要人處得好耳看這段意思莊子何嘗迷闇何嘗以人理會事便是外篇所謂物莫足為也而不可何以不為一段意思

顏回見仲尼請行曰奚之曰將之衛曰奚為焉曰回聞衛君其年壯其行獨輕用其國而不見

其過輕用民死死者以國量乎澤若蕉民其無
如矣
其年壯其行獨者言少年自用不恤衆議
也輕用其國而不自知其過失輕民之生
而戕賊之量其國中前後見殺者若澤中之蕉
然謂輕民如草芥也荀子富國篇有曰以澤量
與此意同本足若澤蕉却倒一字曰藁若蕉此
是作文奇勲營澤也夢亦澤也雲夢昔皆為水
今有土可耕不曰雲夢土作又而曰雲打夢作
又玄亦幾鷄亦幾不曰夢玄縞幾而曰玄幾縞此
文法也如往也民其無
如者言其無所歸也
回嘗聞之夫子曰治國
去之亂國就之醫門多疾願以所聞思其則庶
幾其國有瘳乎仲尼曰譆若殆往而刑耳夫道
不欲雜雜則多多則擾擾則憂憂而不救古之
至人先存諸己而後存諸人所存於己者未定
何暇至於暴人之所行且若亦知夫德之所蕩
而知之所為出乎哉德蕩乎名知出乎爭名也
者相軋也知也者爭之器也二者凶器非所以
盡行也且德厚信矼未達人氣名聞不爭未達
人心而強以仁義繩墨之言術暴人之前者是
以人惡有其美也命之曰菑人菑人者人必反
菑之若殆為人菑
邦有道則見邦無道則隱此
聖賢之言也莊子却反其說
曰治國去之亂國就之謂如人能醫必其門多
疾之時方可行其術若見已治之國又何用我

頭以所聞思其則言欲以所聞於夫子若而告
之衛君使之冥其法則而知敗悔廢幾其國可
安也○若殆往而刑耳若汝也為將也汝如比
而往將為彼所刑戮而已謂不可往也○道不
欲雜者言此心不雜則擾一患明苟有所客心
謂彼無如何我又如何救之便是客必則在我
巳雜矣我既不然一何能彼之雜則多若言多
端也擾者亂也憂者自苦也言汝且自苦何能
救人古之人及先存其在我者而後可以諫告
此〻苟存於我若未定何暇及他人乎彼之所
行雖為暴疑我大自苦何暇及他○德自然也
知然者也繩有求名心心乎在我有然之德已
蕩失矣繩有所知之私則爭競所由起矣故曰
德蕩乎名知出乎爭相軋者相須事也爭之器
者言我以私智用成成以私於用彼此所智其
爭愈不巳器間也已名门知皆天丁之凶事此
事不可以盡於言於之必今禍也砭厚也賢德
卹實德也厚若實於丁信之行也識雖有德侍
信而未達彼人之所氣我雖門令名令聞而村
達繞彼人〻之〻我大何不強以仁義法度之
言集達於茲墨〻〻怎人之惡汝罰人於苦自
〻其美也繩累未受也能與達而留汝若凶人
也以名法〻此〻既有且名則留於以汝汝今
此民始日為人所惡丙巳豈能作衛於而敢其
主閧
夫且苟為悅賢而惡不肖惡用而求有以異
若唯無詔王公必將乘人而鬭其捷而目將熒
之而色將平之口將營之容將形之心且成之
是以火救火以水救水名之曰益多順始無窮
若殆以不信厚言必死於暴人之前矣
彼若加
賢而從
之言不肖而惡之則何用我見別有所擇故曰
惡出而求於以異所惟其以知賢不肖所以知

此所為彼所不知賢則安知汝為賢者而信汝之言乎詔召也若汝也衛君不曾召汝故曰若推與詔汝既不召而自往則彼以王公之貴必將乘汝言語之間而爭欲求勝鬭爭也捷勝也汝到此時為其所困則目必將熒然變眩也而汝也而色將平之者言汝方為頰色以求和於彼罰衄服其簡色以求自解也口將營之若自將營救解說也容將形者言容貌之間必見恐懼罪擧之形也心且成之者言用心以放順之也梁武帝辯折貿環處止合此封影盡言其爭不勝而自屈服也他本凶暴又保蕩支一勝其氣愈狂則是水救水火救火也益增也益多者言增多其惡也順此而往則其為惡愈無窮轉所為暴虐益甚矣厚言者猶深言也汝未有以信於人乃以不信之身而深言於暴人之前必為其所殺也且昔者桀殺關

龍逢紂殺王子比干是皆脩其身以下傴拊人

之民以下拂其上者也故其君因其脩以擠之是好名者也昔者堯攻叢枝胥敖禹攻有扈國為虛厲身為刑戮其用兵不止其求實無已是皆求名實者也而獨不聞之乎名實者聖人之所不能勝也而況若乎龍逢比干皆脩其身以愛民為諱不知民自吾人之民汝乃下而傴拊之傴拊愛養之意也桀紂不愛民而汝乃愛桀紂之民是下拂其上也所以見殺脩善也因其好善反以擠怒之謂此皆好名之過也○叢枝胥敖有扈皆是寓言國為丘墟死為厲鬼厲與後無歸之鬼也叢枝胥敖有扈之所以取禍至此皆皆用兵不止以求名實也實利也不能勝言不能貴也言求名自利之人雖堯禹且不能勝至於滅其國而況汝

乎堯禹無此事皆寓言也雖然若必有以也嘗以語我來顏回曰端而虛勉而一則可乎曰惡惡可夫以陽為充孔揚采色不定常人之所不違因案人之所感以求容與其心名之曰日漸之德不成而況大德乎將執而不化外合而內不訾其庸詎可乎又設一轉言汝之欲往必有所以以用也曰汝語我嘗試也說來一語也然而虛若端也其自處其實也服然而謂總如始也能虛以實也○惡惡可者言其不可也○陽為充孔揚若言得志之人氣方充為其貌其揚揚自得甚也采色不定若言其貌於之色不定也言常之人每無不敢違而循之畏之也彼以人以皆畏以依汝將以言語感動之微者多滋以以其道故口求容與其心容與合與之小德也言汝此等人名之曰小德日漸成小成大德乎精而不化若云静不也其外將以端而未合於人能內一省罪義在內與病使傭小於自以為可乎然則我內直而外曲成而上比內直者與天為徒與天為徒者知天子之與己皆天之所子而獨以己言蘄乎而人善之蘄乎而人不善之邪若然者人謂之童子是之謂與天為徒外曲者與人之為徒也擎跽曲拳人臣之禮也人皆為之吾敢不為邪為人之所為者人亦無疵焉

是之謂與人爲徒成而上比者與古爲徒其言雖教讁之實也古之有也非吾有也若然者雖直不爲病是之謂與古爲徒若是則可乎然則而下又設爲顏子之答分作三截內直者內以此理自守其真實也此直字與貞字相似自天子之貴下而與我皆天之所生則是皆出於自然若豈敢以己言自私欲人善其是若不善其非若無此自私之己則其渾渾若童子然則與天合矣故曰與天爲徒外曲者外盡擎跽曲拳之禮人人皆爲之則我亦爲之人於我亦無疵病此因拜下禮也雖違衆吾從下與生比等議論以讒請聖門如比則與人合故曰與人爲徒成者自己之成說也比合也以自己之成說而上合於古人言引古人以爲論也譏措古人發論之言乎是當向陳說是非而皆有教讁之實

盡謂我之所言非出於我古人已有之言也若如此則雖訐直以暴其所行而人亦不以爲罪故曰雖直而不病與古爲徒者言其說與古人合也若是則可者言如此可以說備否也

仲尼曰惡惡可太多政法而不諜雖固亦無罪

雖然止是耳矣夫胡可以及化猶師心者也政事也法方法也謂彼所言事目方法太多而然是不安諜安也雖能如此二者固亦無罪然亦止於自約而已安可以化人故曰胡可以及化此其病在何處蓋彼三者之說皆是師心有爲之心便是容心便非無迹便是自然之道

顏回曰吾無以進矣敢問其方仲尼曰齋吾將語若有而爲之其易邪

易之者皞天不宜顏回曰回之家貧唯不飲酒

不茹葷者數月矣若此則可以爲齋乎曰是祭祀之齋非心齋也回曰敢問心齋仲尼曰若一志無聽之以耳而聽之以心無聽之以心而聽之以氣聽止於耳心止於符氣也者虛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虛虛者心齋也無以進者言更無何上着也有而爲之其易邪言汝道[illegible]爲之甚易邪纔[illegible]此輕易之心[illegible]天[illegible]樂實教下易之若[illegible]人宜[illegible]受用功實處祭祀之齋在外心[illegible]內外去若一其心而不諸也齋之以耳則聽[illegible]在外聽之以心則聽猶於我聽之以氣謂無物矣以[illegible]則止於耳而不入於心聽以人則外物以者[illegible]於[illegible]符合若便是物者對之也[illegible]常自然而待物以虛

虛卽爲道矣若有道之所在故曰唯道集虛卽此便是心齋

顏回曰回之未始得使實自回也得使之也未始有回也可謂虛乎夫子曰盡矣得使之者得教誨也此爲顏子與[illegible]之言謂未得教誨之時猶自知有我及聞教誨之後未始有我矣無我則虛也盡矣言[illegible]說已盡其理矣

吾語若若能入遊其樊而無感其名入則鳴不入則止無門無毒一宅而寓於不得已則幾矣若汝也人世如有樊籠汝能入其中而遊[illegible]

語引伸文可用有方所則有門無方所則無門兮有臭味則有毒無臭味則無毒矣毒一藥為味也此皆無心無迹之謂宅居也以混然之一為吾所居而寓此心於不得已之中則人間世之道盡矣書也幾

絕迹易無行地難

人豈能不行哉必行於地則絕迹而無迹也此無行地之為難事然人雖生此豈能盡謂不為事則安得不為為事則為難也為之為人而生何者其所不為

為人使易以偽

為人所役使則易以偽唯天使人而無所容其偽故曰人使易為偽也

為天使難以偽

物之所使則無所容其偽即天理之日用者也難易二字有深意即無所容其偽也

聞以有翼飛者矣未聞以無翼飛者也聞以有知知者矣未聞以無知知者也

聞以有翼飛者矣言鳥之飛必以翼也無翼而飛者疾而速不行而至此所謂神也此句乃喻下句有知之知人之所知也無知之知則為不知之知此則常人所謂惟道者乃知之矣蓋以為無知則常人所不知也

瞻彼闋者虛室生白吉祥止止夫且不止是之謂坐馳

瞻視也闋空也此以虛室喻心也謂視彼空闋之處有虛白自生此生白之喻以空中出白即有光明而生白也所謂虛室也明之不喻口中生之則曰見入來虛中是光自自此生於此明其虛之止也不止所以明也生也明則生吉祥之處止則生福惟虛故能止也於此止是所止則安定是生也安定之意也吉祥善福明使其定止於此是萬物之所歸心而不則身雖坐忘字於生於安定而心馳也此身坐則心外馳形雖坐而心安能坐忘乎此以坐馳二字反說坐忘也

夫徇耳目內通而外於心知鬼神將來舍而況人乎是萬物之化也禹舜之所紐也伏羲几蘧之所行終而況散焉者乎

耳目皆內通於內而不以外之耳目為用則心無所容其知而無所用其知此則謂外於心知也則為神也可見

葉公子高將使於齊問於仲尼曰王使諸梁也甚重齊之待使者蓋將甚敬而不急匹夫猶未可動也而況諸侯乎吾甚慄之子常語諸梁也曰凡事若小若大寡不道以懽成事若不成則必有人道之患事若成則必有陰陽之患若成若不成而後無患者唯有德者能之吾食也執粗而不臧爨無欲清之人今吾朝受命而夕飲冰我其內熱與吾未至乎事之情而既有陰陽之患矣事若不成必有人道之患是兩也為人臣者不足以任之子其有以語我來

諸梁葉公之名也子高其字也使諸梁者甚重言使齊之行甚重也其敬而不急者言待汝雖有禮而敬扣

之事其應常變因大之相與扣應之不酬且無如之泣必諸俟乎所以傳而擇也子指夫子也言夫子嘗有教我之言曰事無小大然不言以權洽方行事成也陳辭也不道不言也為図謀事若不成則必有刑責故曰人道之患甚勞之計較雖得成事而多以安思致疾故曰有陰陽之患若欲成與不成其後皆無患者推有陰之人方可自此以亡飲同乎子之語也今我自受使命以來飲食之問不知其味粗者不知為粗貌者不知為饋藏其也言粗食亦猶羹食也甯時多有飲食之事則射飲之以溺常不冷故乎老談貴而不成今饑安思欲夜身少則竊爨清矣且我朝分受命而背卅佳勞夕巳飲冰矣情者實也我方受命未曾實得曾事巳成此病患一不成則又有刑責是兩受患也為人之臣至於如此實不可當往當也子其有以語我謂何以教我也來助語也

仲尼曰天下有大戒二其一命也其一義也子之愛親命也不可解於心臣之事君義也無適而非君也無所逃於天地之間是之謂大戒是以夫事其親者不擇地而安之孝之至也夫事其君者不擇事而安之忠之盛也自事其心者哀樂不易施乎前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德之至也為人臣子者固有所不得已行事之情而忘其身何暇至於悅生而惡死夫子其行可矣此一段卻是十分[illegible]論人[illegible]子為近聞大言若大戒者大法也命得於大若[illegible]子之事親與生共生此心豈能一日去故曰不[illegible]

可解義人臣之當為者也臣之事君世間第一[illegible]

丘請復以所聞凡交近則必相靡以信遠則必忠之以言言必或傳之夫傳兩喜兩怒之言天下之難者也夫兩喜必多溢美之言兩怒必多溢惡之言凡溢之類也妄妄則其信之也莫莫則傳言者殃故法言曰傳其常情無傳其溢言則幾乎全[illegible]

[illegible]且以巧鬭力者，始乎陽，常卒乎陰，泰至則多奇巧；以禮飲酒者，始乎治，常卒乎亂，泰至則多奇樂。凡事亦然，始乎諒，常卒乎鄙；其作始也簡，其將畢也必巨。言者，風波也；行者，實喪也。夫風波易以動，實喪易以危。故忿設無由，巧言偏辭。獸死不擇音，氣息茀然，於是並生心厲。剋核太至，則必有不肖之心應之，而不知其然也。苟爲不知其然也，孰知其所終！[illegible]

[illegible]

故法言曰：無遷令，無勸成，過度益也。[illegible]遷令勸成殆事，美成在久，惡成不及改，可不慎與！且夫乘物以遊心，託不得已以養中，至矣。何作爲報也！莫若爲致命，此其難者。[illegible]

[illegible]

之難也看這一段曲盡世情非莊子作地通融何以盡此曲折說者以莊老只見得道心性微一截無人心推危一截以等議論異爲如何但讀其書未子細爾

顏闔將傅衛靈公太子而問於蘧伯玉曰有人於此其德天殺與之爲無方則危吾國與之爲有方則危吾身其知適足以知人之過而不知其所以過若然者吾奈之何蘧伯玉曰善哉問乎戒之愼之正汝身哉形莫若就心莫若和雖然之二者有患就不欲入和不欲出形就而入且爲顚爲滅爲崩爲蹶心和而出且爲聲爲名爲妖爲孽彼且爲嬰兒亦與之爲嬰兒彼且爲無町畦亦與之爲無町畦彼且爲無崖亦與之爲無崖達之入於無疵

竅闔將爲太子之傅而長殺於伯玉有人於此名揩太子也其從入殺拈言天奪其緊也殺錯銷辨也附窮殺乎之殺言其德性爲造物所錯辨也無方無法度也言彼爲敗變敗德之事縱而不閑則將來必色吾則若欲技正之則其搜必先及我太子之智能知人之過而自爲過要則不知改奈之何者吾無知之何也可汝身若言且就自家身上理曾起就從也隨樣之也和調和也藹導之也外爲恭敵防順之形而內則盡我調和藹尊之心故曰形莫若就心莫若和莫若者言求其方法無出於此地聯然一轉又如之二者和有就二者也隨順而與之爲一則是就而也也時第之心而生角耕露則足和而出也就而予於入則和

自家都放倒了故以爲顚爲滅爲崩爲蹶和而至於聲名出則彼必忌善必戚獨禍故曰爲聲爲名爲妖爲孽此處文最奇嬰兒若如無知小兒然也無町畦者無畦岸也言其跌隔而無繩準也無涯者無涯際也言爲事不思到盡頓如何也嬰兒無町畦無涯皆是形咨無知妄爲之人役方如此無知如此變爲我且亦之故門亦與之到其有可覺惜處就加默化使之躍然醒悟或可以入無疵之者達之若覺悟之也無疵者無湯也苟又軒於化乃言衛中爲有人父死不奔爲其因兼之咨所容門且盡親戚間之歟錢以然其旋彼明衛時又以其錢行前所爲宗覩符泛之示獲人亡出而身之遊行其所爲一夕剛汝至下板散御其背門人不襲其憂何也不陂其樂其人擇然而悟攪哭而歸象葬則父序爲高人正此變道理

汝不知夫螳蜋乎怒其臂以當車轍不知其不勝任也是其才之美者也戒之愼之積伐而美者以犯之幾矣汝不知夫養虎者乎不敢以生物與之爲其殺之之怒也不敢以全物與之爲其決之之怒也時其飢飽達其怒心虎之與人異類而媚養己者順也故其殺者逆也夫愛馬者以筐盛矢以蜄盛溺適有蚉虻僕緣而拊之不時則缺銜毀首碎胸意有所至而愛有所亡可不愼邪

此下又說戒愼螳蜋恃其才之美欲以其臂當車轍此喻小才自矜以當大事難不毀者積美以伐誇也幾危也屢誇其才美以犯世之怒者必犯其身故曰積伐而美者以犯之幾矣

虎之所以怒故養之者必調和去其怒心以虎而於養己者亦有媚之意此無他只是順之也而已若逆之則必為所傷矣故曰其殺者逆也筐竹器也蜄蛤之大者則必為器也以此盛其[illegible]之愛則忽有蚉蝱聚於其身不能驚時拊而去之則其馬必至決銜毀首碎胸[illegible]

匠石之齊至乎曲轅見櫟社樹其大蔽牛絜之百圍其高臨山十仞而後有枝其可以為舟者旁十數觀者如市匠伯不顧遂行不輟弟子厭觀之走及匠石曰自吾執斧斤以隨夫子未嘗見材如此其美也先生不肯視行不輟何邪曰已矣勿言之矣散木也以為舟則沈以為棺槨則速腐以為器則速毀以為門戶則液樠以為柱則蠹是不材之木也無所可用故能若是之壽匠石歸櫟社見夢曰汝將惡乎比予哉若將比予於文木邪夫柤梨橘柚果蓏之屬實熟則剝剝則辱大枝折小枝泄此以其能苦其生者也故不終其天年而中道夭自掊擊於世俗者也物莫不若是且予求無所可用久矣幾死乃今得之為予大用使予也而有用且得有此大也邪且也若與予也皆物也奈何哉其相物也而幾死之散人又惡知散木

木也轅山名也櫟木名也社[illegible]中有此櫟[illegible]

匠石覺而診其夢弟子曰趣取無用則為社何邪曰密若無言彼亦直寄焉以為不知己者詬厲也不為社者且幾有翦乎且也彼其所保與眾異而以義譽之不亦遠乎

[illegible]

其所以為社者亦直寄焉而已豈料今日又為法不知己之人以為社以詬厲之詬罵屬責學也使其縱不為社亦宜有人以詬厲之語罵屬責自與衆人不同而況乃以義理求其伐毀之所遠矣猶所謂此猶言與所字也又幾南明出此幾字與名字同意

南伯子綦遊乎商之丘見大木焉有異結駟千乘隱將芘其所藾子綦曰此何木也哉此必有異材夫仰而視其細枝則拳曲而不可以為棟梁俯而視其大根則軸解而不可以為棺槨咶其葉則口爛而為傷嗅之則使人狂酲三日而不已子綦曰此果不材之木也以至於此其大也嗟乎神人以此不材宋有荊氏者宜楸柏桑其拱把而上者求狙猴之杙者斬之三圍四圍求高名之麗者斬之七圍八圍貴人富商之家求樿傍者斬之故未終其天年而中道之夭於斧斤此材之患也故解之以牛之白顙者與豚之亢鼻者與人有痔病者不可以適河此皆巫祝以知之矣所以為不祥也此乃神人之所以為大祥也段注同段但說自

中又細繹數句最說話見大木焉木異者言大有異於字尚也雖有千乘之駟隱於此樹其之下而其所蔭藾亦能庇之故四馬曰駢此其所藾芘也藾蔭也願求蔭於我口所以不其

貧也知令學然唔人如醉以舌唔之則爛人之口以鼻之則者其生至於言其臭也之此木神推人不才全所鼻者宜高宇把見此豚祭專於祥人以此所桑之宗家此而拱而如若人奇祭不神以用栢之異明也此推圖也言世祿為在其所樺其大中以宜其木日地名字宜

支離疏者頤隱於齊肩高於頂會撮指天五管在上兩髀為脅挫鍼治繲足以餬口鼓筴播精足以食十人上徵武士則支離攘臂於其間上有大役則支離以有常疾不受功上與病者粟則受三鍾與十束薪夫支離其形者猶足以養其身終其天年又況支離其德者乎

支離其名也身體不全而疏散拾之其說疏出於頂則會撮之會其髮也上兩髀為脅也旁出於頂上會世推兩臂之背曲管智身曲則管句上也下兩髀之管為骨也此形容一身發腿之邊人也以此為覆口之計鼓筴箕也衣也治繲衣也繲衣被鍼縫衣

以箕斂米也播去其粗而得精米故曰播精足以食十人言其速也徵召武士選戰者也攘臂於其間言選擇不及己也大役工役也不受功不以此事責之也功如左氏晉人城杞賦功於諸侯以戰役之事既皆得免而又以病得粟與薪此亦以不才自全之意支離其德言至人之德亦如此支離者以無用為人用也此與不才之木亦同意

孔子適楚楚狂接輿遊其門曰鳳兮鳳兮何如德之衰也來世不可待往世不可追也天下有道聖人成焉天下無道聖人生焉方今之時僅免刑焉福輕乎羽莫之知載禍重乎地莫之知避已乎已乎臨人以德殆乎殆乎畫地而趨迷陽迷陽無傷吾行【音】[illegible]吾行郤曲無傷吾足【音】[illegible]山木自寇也膏火自煎也桂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之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無用之用也此設喻因聖門論此之所由[illegible]

[illegible]

畫也之行焉明也人之本生本來光明被迷而失之行必至行於世而有如此郤曲者言回護避就也不能任真直道而行若其不可行也山[illegible]

莊子內篇德充符第五 [illegible]

魯有兀者王駘從之遊者與仲尼相若常季問於仲尼曰王駘兀者也從之遊者與夫子中分【音】[illegible]魯立不教坐不議虛而往實而歸固有不言之教無形而心成者邪是何人也仲尼曰夫子聖人也丘也直後而未往耳丘將以為師而況不若丘者乎奚假魯國丘將引天下而與從之常季曰彼兀者也而王先生其與庸亦遠矣若然者其用心也獨若之何 [illegible]

之況他人乎奚假豈特也引天下言欲一擧天下之人皆師之也彼兀者也而王先生[illegible]先生指孔子也庸常人也

仲尼曰死生亦大矣而不得與之變釋氏一大藏經只從此五字中出[illegible]

雖天地覆墜亦將不與之遺審乎無假而不與物遷命物之化而守其宗也[illegible]天地覆墜猶大傳言乾坤毀[illegible]

常季曰何謂也仲尼曰自其異者視之肝膽楚越也自其同者視之萬物皆一也常人不知萬物之同出於一[illegible]看他下語開闔[illegible]

夫若然者且不知耳目之所宜而遊心乎德之和[illegible]

物視其所一而不見其所喪視喪其足猶遺土也[illegible]

常季曰彼為己以其知得其心以其心得其常心物何為最之哉[illegible]

仲尼曰人莫鑑於流水而鑑於止水唯止能止衆止[illegible]

曰與汝安心竟便是此一段話受命於地惟松柏獨也在冬夏青青受命於天惟舜獨也正幸能正生以正衆生以松柏比舜以舜比王駘但言其得於天者獨異於衆人故能正其所生以正衆人之所生比生字只是性字或曰舜豈可比王駘若如此讀莊子是癡人前說夢矣夫保始之徵不懼之實勇士一人雄入於九軍將求名而能自要者而猶若是徵驗也驗也保守也守其始初之一語而必有徵有驗只一信字却如此下句不雖了者一實字無此實則不能不懼矣九軍者亡衆兵也或戰鬪之時有為九軍者亦未可知人又均天子六軍為侯三軍之說自要自信也刑軋蟲攻之徒求名而自古者也彼惟守此一信且能不變於況生而死者道者乎此一段今觀勝書中有坐螺蟻字究定者亦只此不懼之實而已莊子如此字實皆有所見非特寓言也而況官天地府萬物直寓六骸象耳目一知之所知而心未嘗死者乎官天地天覆地載大生地成各職其職而已所若聚也萬物隨其所聚而聚此即天地與我止生寓物與我為一之意蓋子萬物皆六骸我小是行萬物之意但語餘有不同知寓閉之名宜悉者吾所寓也家耳目與不知耳不止所聽故曰同象日而不止於觀耳象耳而於者得之象耳目一知之所知習者所之於性知者智之用也以其得於天者而無所不知故曰一知之所知心無所見曰此彼且擇日而登假人則從是也彼且何肯以物為事乎登升也假至也音賈音遐皆讀彼豈擇日而至於道乎言不擇日而升至於道無時而

不在道也即道不須更離之意人之所以資學於王駘者從是而已此是字重以物為準物若人也言彼豈肯以為人為事乎蓋人自求學於彼彼何嘗才以教人申徒嘉兀者也而與鄭子產同師於伯昏無人子產謂申徒嘉曰我先出則子止子先出則我止其明日又與合堂同席而坐子產謂申徒嘉曰我先出則子止子先出則我止今我將出子可以止乎其未邪且子見執政而不違子齊執政乎申徒嘉曰先生之門固有執政焉如此哉子而悅子之執政而後人者也聞之曰鑑明則塵垢不止止則不明也久與賢人處則無過今子之所取大者先生也而猶出言若是不亦過乎子產曰子既若是矣猶與堯爭善計子之德不足以自反邪我出子止子出我止欲其相避也申徒嘉又不如其約不偕者不避也辭意同也執政自申徒嘉曰自狀其過以不當亡者衆不狀其過以不當存者寡知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唯有德者能之遊

於羿之彀中中央者中地也然而不中者命也人以其全足笑吾不全足者衆矣我怫然而怒而適先生之所則廢然而反不知先生之洗我以善邪吾與夫子遊十九年矣而未嘗知吾兀者也今子與我遊於形骸之内而子索我於形骸之外不亦過乎子産蹵然改容更貌曰子無乃稱

淵述也釋述其過以爲足不當亡者衆人許然不言其過以爲不當存者已矣唯有德者知事事有命豈人之所能[illegible]此言句足三者人其命[illegible]命也遊[illegible]中數[illegible]此易所謂[illegible]虎尾也老子以虎角[illegible]身人之生動是危機易以[illegible]

而莊子曰羿之彀中[illegible]直之[illegible]者危地如[illegible]其發如羿之彀中者[illegible]不中者命也[illegible]失去[illegible]怒矣洗[illegible]自知者也謂形骸之内[illegible]者稱[illegible]其[illegible]能言外[illegible]

魯有兀者叔山無趾踵見仲尼仲尼曰子不謹前既犯患若是矣雖今來何及矣無趾曰吾惟不知務而輕用吾身吾是以亡足今吾來也猶有尊足者存吾是以務全之也夫天無不覆地無不載吾以夫子爲天地安知夫子之猶若是也孔子曰丘則陋矣夫子胡不入乎請講以所聞無趾出孔子曰弟子勉之夫無趾兀者也猶務學以復補前行之惡而況全德之人乎無趾語老聃曰孔丘之於至人其未邪彼何賓賓以學子爲彼且蘄以諔詭幻怪之名聞不知至人之以是爲己桎梏邪老聃曰胡不直使彼以死生爲一條以可不可爲一貫者解其桎梏其可乎無趾曰天刑之安可解

[illegible]

魯哀公問於仲尼曰衛有惡人焉曰哀駘它丈夫與之處者思而不能去也婦人見之請於父母曰與爲人妻寧爲夫子妾者十數而未止也未嘗有聞其唱者也常和人而已矣無君人之位以濟乎人之死無聚祿以望人之腹又以惡駭天下和而不唱知不出乎四域且而雌雄合乎前

是必有異乎人者也寡人召而觀之果以惡駭天下與寡人處不至以月數而寡人有意乎其爲人也不至乎期年而寡人信之國無宰寡人傳國焉悶然而後應氾而若辭寡人醜乎卒授之國無幾何也去寡人而行寡人卹焉若有亡也若無與樂是國也是何人者也[illegible]

[illegible]

仲尼曰丘也嘗使於楚矣適見豚子食於其死母者少焉眴若皆棄之而走不見己焉爾不得類焉爾所愛其母者非愛其形也愛使其形者也戰而死者其人之葬也不以翣資刖者之屨無爲愛之皆無其本矣爲天子之諸御不爪翦不穿耳取妻者止於外不得復使形全猶足以爲爾而況全德之人乎今哀駘它未言而信無功而親使人授己國惟恐其不受也是必才全而德不形者也

[illegible]

哀公曰何謂才全仲尼曰死生存亡窮達貧富賢與不肖毀譽飢渴寒暑是事之變命之行也日夜相代乎前而知不能規乎其始者也故不足以滑和

[illegible]

不可入於靈府使之和豫通而不失於兌使日夜無郤而與物爲春是接而生時乎心者也是之謂才全

[illegible]

心也接德感也時[illegible]時中之時也隨事之所感而應之不偏不滯故曰生時乎心才若質也如孟子曰天之降才也才全猶言全其質性也何謂德不形曰平者水停之盛也其可以爲法也內保之而外不蕩也德者成和之脩也德不形者物不能離也哀公異日以以告閔子曰始也吾以南面而君天下執民之紀而憂其死吾自以爲至通矣今吾聞至人之言恐吾無其實輕用吾身而亡吾國吾與孔丘非君臣也德友而已矣德不形者言其德無所可見也水停則平平則可以爲法法準則也內保停也外不蕩止也即前所謂鑒於止水若又如此疑下其支和者中和之和也成者今物也全此性中之和異其德之脩也德不形脩事物而見言其無所往而非德之猶所可名故曰德不形者物不能離也執民之紀也門字住即是執國之柄憂其死若言能愛民也家公安得南面而君天下此皆莊子下筆過高不照管處非君臣也德友而已矣與孟子友之云乎意同皆是寓言不可以實求之闉跂支離無脤說衛靈公靈公說之而視全人其脰肩肩甕㼜大癭說齊桓公桓公說之而視全人其脰肩肩故德有所長而形有所忘人不忘其所忘而忘其所不忘此謂誠忘闉跂曲背也支離傴之貌也無脤無脣也傴缺脣說之甚也肩肩若長之貌也甕㼜大癭項瘤者也此兩句皆喻、、之好惡不存於形骸之外偃瘤之人將意於主視全人反不如之故曰德有所長形有所忘云愛其德而忘其形人不忘其忘而忘其所不忘此兩句極佳則孟子一指不若人之喻所可忘若形也所不可忘者德也誠忘若眞忘也知有形而不知有德者眞忘也故聖人有所遊而知爲孽約爲膠德爲接工爲商聖人不謀惡用知不斲惡用膠無喪惡用德不貨惡用商四者天鬻也天鬻也者天食也既受食於天又惡用人聖人有所遊游者即所謂心有天遊是也知以智適事也約以禮自縛束工藝能也孽留孽也眼泥也剛也接接於外而忘其內也商賈也如所謂買名於天下也心有天遊則知此四者皆吾之累矣聖人集所謀於世則人用智矣不鄰削而自合於理則不用約矣守其內而無事乎外則不用德矣不貨者不求售也則不用藝能矣四者不謀不斲無喪不貨也天鬻又食天鬻也猶言天鬻也既受食於天又惡用人猶言有天鬻而不示人鬻也口以養而生財乎其心才全而德不形一知之所知由前言之二字皆足好字到此段接德智又成不好字此鼓舞其筆不照前後所以爲異端之書有人之形無人之情有人之形故羣於人無人之情故是非不得於身眇乎小哉所以屬於人也謷乎大哉獨成其天惠子謂莊子曰人故無情乎莊子曰然惠子曰人而無情何以謂之人莊子曰道與之貌天與之形惡得不謂之人惠子曰既謂之人惡得無情莊子

曰是非吾所謂情也吾所謂無情者言人之不以好惡内傷其身常因自然而不益生也惠子曰不益生何以有其身莊子曰道與之貌天與之形無以好惡内傷其身今子外乎子之神勞乎子之精倚樹而吟據槁梧而瞑天選子之形子以堅白鳴此段乃莊子與惠子問辯之言有人之形以下以莊子辯常有此語惠子因而問之也舉於人者言與人小類也是非不得於身名之無入而不自得超出於是非之外獨成其天與天為徒也言人於外於是非無入不自得則與大為徒而所言者大天天與之形者有物也貴異之貌者物必有則也吾所謂無情言人不以好惡之情而內傷其身著有益則有損常因自然則無所益亦無所損矣言有餘不足皆為病益生者於餘之病也好惡也於自然而無所者則無所損益矣惠子以不益生何以有其身是以益生為為生非莊子之其也莊子與惠子為至交之友惠子博學而好辯故莊子以外神勞精譏之外神客神瞑於外也猶曰神不守舍是也槁梧指木以為几也瞑倦也堅白鳴之名也逞技也言天揆子之形而子乃自苦如此何也只一鳴字韓文人此此抽出成一籍存如許其妙蒸子安得不為作者

莊子鬳齋口義卷之二

莊子鬳齋口義卷之三

鬳齋 林 希逸

莊子内篇大宗師第六大宗師者道也猶言聖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而

知天之所為知人之所為者至矣知天之所為者天而生也知人之所為者以其知之所知以養其知之所不知終其天年而不中道夭者是知之盛也雖然有患夫知有所待而後當其所待者特未定也庸詎知吾所謂天之非人乎所謂人之非天乎且有真人而後有真知人之生也凡事皆出於天故曰天所為然身處世間人事方當盡者故以人所為人害盡有天理則是以其智之所知以養其智之所不於也不役以傷生故之繫其天年既知人又知人故门知之智也此數諸非正然於有畏而下此一轉大於知有所待而後當知在我所待者在外域無所求而自偕或心有求而後得皆人可得而定當者定也方常古之當也事既定於後見其當與不言此聖下得最工特以為始於天又必求而後得其以為出於人又知未而不得者此於智未知天之非人人之非天也警如壽夫不最莫非命也言又曰知命者不立乎聾嗇之下處見天所為與人所為不定處莊夫看世事最精此等處當子細玩味必有真人而後有真知此言有道者出

何謂真人古之真人不逆寡不雄成不謩士若然者過而弗悔當而不自得也若然者登

高不慄入水不濡入火不熱是知之能登假於

道也若此 寡不足也不逆順也當不足之時即聽順之功雖成功不以為誇雄誇也 [illegible]

古之真人其寢不夢其覺無憂其食不甘其息深

深真人之息以踵衆人之息以喉屈服者其嗌

言若哇其耆欲深者其天機淺 [illegible]

古之真

人不知說生不知惡死其出不訢其入不距翛

然而往翛然而來而已矣不忘其所始不求其

所終受而喜之忘而復之是之謂不以心捐道

不以人助天是之謂真人 [illegible]

若然者其心志

其容寂其顙頯淒然似秋煖然似春喜怒通四

時與物有宜而莫知其極 [illegible]

故聖人之用兵也亡國而不失人

心利澤施乎萬世不為愛人 [illegible]

故樂通物

非聖人也有親非仁也天時非賢也利害不通

非君子也行名失己非士也亡身不真非役人

也若狐不偕務光伯夷叔齊箕子胥餘紀他申
徒狄是役人之役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者
也此數句乃是譏訕聖賢以形容眞人之不可及其意蓋謂世無眞人不知至道自聖人而下無大無小皆為非也樂通物者聖人之心以無一物不得其所為樂也通得所也不任物之窮通而以此為樂不足為聖人矣無心則無靜躁有疎有親有心矣行心則非仁矣順時而動知天時者也聽者以此為能亦非也說利違害君子能之未能通利害而為一則君子亦非矣上必為名名者實之賓為實失己也故曰非士眞自然也不知自然而勞苦以喪其身是役於人者非役人者也此皆過當之論故狐不偕而下如伯夷叔齊箕子皆遭譏訕以為役於人而失其己者故丁不自適其適其語頗偏其文亦妙狐不偕務光胥餘紀他申徒狄皆古之賢者不

自適不自得也古之眞人其狀義而不朋若不足而不
承與乎其觚而不堅也張乎其虛而不華也邴
邴乎其似喜乎崔乎其不得已乎滀乎進我色
也與乎止我德也厲乎其似世乎警乎其未可
制也連乎其似好閉也悗乎忘其言也以刑為
體以禮為翼以知為時以德為循以刑為體者
綽乎其殺也以禮為翼者所以行於世也以知
為時者不得已於事也以德為循者言其與有
足者至於丘也而人眞以為勤行者也此一段形容之

語儘有甚粹處但說得太頃似佛書中多有此類狀容也義而不朋中立而不倚也觚然若不足而不自卑承者奉哉而自卑之意左傳使之副者曰承與乎容與也觚德之隅也觚而不堅有德之隅而無圭角也張乎舒暢之貌也虛者有若無也不華者實也邴邴喜貌似喜而不喜崔下也動世雅物有不得已之意亦猶間然而後應也滀聚也充悅之貌其生色也解然見矣而故曰進我色止我德者即所謂虛室吉祥止止也與乎自得之難厲嚴警之意望之厲然亦與世人同也而其中實有崔乎不得已之意故曰似世譬乎若大也無所每於世故已未可制好削不欲閑以也連合也容也方其未言似不欲言及其與言亦若不言故曰悗乎其忘言也兩句取一意悅乎術下之貌謂本也翼附也聖人則曰明手五刑以窮五翼此則曰以刑為本而禮為謝皆是故哉辭乎其殺者雖殺之而辭辭乎毋許然我心也行於世以禮術俗也蕭

乎用智則用智是不得已而避事也循德者循天德而自然也德乎自然而無所容力學如人登小山有足行者皆自至人以為勤勞而後至言不之勤勞其心而有亦自至也此無容人之喻也丘小山也
故其好之也一其弗好之也一其一也
一其不一也一其一與天為徒其不一與人為
徒天與人不相勝也是之謂眞人一自然也造化也好與弗
好即好惡也其一同也其不一異也好惡之者異同皆不出乎遺化之外故同其也一其不一一也一一人能以好惡為同則知天者也故同其一一與天為徒若以好惡為異則知人而不勝天若故曰其不一與人為徒以人勝天不可也以天勝人亦不也眞人則無好無惡無異無同無分於天人但循自然而已此釋氏所謂有無俱遺生了所謂惡者皆歸之亦故曰天人不能

勝此乃一與不一皆一也一即大宗師心死生命也其有夜旦之常天也人之有所不得與皆物之情也彼特以天爲父而身猶愛之而況其卓乎人特以有君爲愈乎已而身猶死之而況其眞乎死生猶旦夜也易曰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是也情實也人力所不得而預此則天也萬物之實理也曰命曰天即此實理也此數語蓋以死生之天命發明一與不一之意曰父曰君人世之所尊愛莫大於此而是道之大允出於君父之上故曰可以爲衆父父故曰其有眞君存焉卓高也不可及也眞自然也此語蓋謂人皆知君知父而不知道之爲大宗師也泉涸魚相與處於陸相呴以濕相濡以沫不如相忘於江湖與其譽堯而非桀也不如兩忘而化其道夫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相呴相濡口相向而相濡潤也處陸之相濡不如江湖之相忘喻人處世而有爲不若[illegible]道而無爲也譽堯非桀一句雖若不經世其[illegible]見自得遠無桀亦無非無毀亦無與無善亦無殊無毀亦無譽數譽毀與善惡皆相待而生與其分別忘此不若兩忘而付之自然付之自然其化之以道也佛家曰是法平等無有高下又曰有無俱遣又曰大道無難惟嫌揀擇皆此意也兩道泥牛闘入海直到如今無消息一語最佳大塊天地也有形而後有生生則不能無勞老而筋力衰則自然安佚衰息者休止也善吾生者全吾身也所謂朝聞道夕死可已是也夫藏舟於壑藏山於澤謂之

固矣然而夜半有力者負之而走昧者不知也藏小大有宜猶有所遯若夫藏天下於天下而不得所遯是恆物之大情也特犯人之形而猶喜之若人之形者萬化而未始有極也其爲樂可勝計邪故聖人將遊於物之所不得遯而皆存善夭善老善始善終人猶效之又況萬物之所係而一化之所待乎壑中之舟澤中之山可謂藏之固密而有恃乎失之夜半有力言造化也負之而走失也言人之爲計雖至深密而時有不得自由若所謂打鐵作門限鬼見拍手笑便是昧者不知也小大舟壑山澤也壑之大可以藏舟澤之大可以藏山以大藏小是有宜也遯失也藏天下於天下付之自然也凡在天之下者皆付之於天則無所遯矣萬物之且實耶常如此故曰常物之大情也人皆以有形自喜而不知人之一身千變萬化安知其所止窮能知之則萬物皆循於我天地與我爲一其樂可勝計哉聖人遊之其存然則無得無喪故曰遊於物之所不得遯而皆有善夭善老善始善終造物也善者能也言造物能此人猶效亦之況道乎萬物之所繫若道也一化之所存者道也此所謂大宗師也蓋得一節高一節此是莊子之筆勢若聖賢之言則平易而已夫道有情有信無爲無形可傳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見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在太極之先而不爲高在六極之下而不爲深

先天地生而不爲久長於上古而不爲老

前段不說道字到此方提起一道字說大宗師也情實也信亦實也無爲無下手處也無形無方體也可傳不可受可得不可見此兩句非知道者不知之關尹子有一章發得傳授守甚好自本自根推原其始也推原此道之始則自古未有天地之時此道已存矣是門鄉極而太極也鬼造化之迹也帝猶易門帝出乎鬼之帝也鬼之眞帝所以能神若此道爲之大地亦因道而後有故曰生天生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是也不爲高不爲深不爲久不爲老四句發得越痛快六極六合也

狶韋氏得之以挈天地伏戲得之以襲氣母維斗得之終古不忒日月得之終古不息堪坏得之以襲崐崘馮夷得之以遊大川肩吾得之以處大山黃帝得之以登雲天顓頊得之以處玄宮禺強得之立乎北極西王母得之坐乎少廣莫知其始莫知其終彭祖得之上及有虞下及五伯傅說得之以相武丁奄有天下乘東維騎箕尾而比於列星

自狶韋氏而下有十三箇得字皆言得此道而後能如此也狶韋氏古帝王也挈天地猶言並齊乾坤也氣母元氣也襲合陰陽之氣而在我也此又是修煉家之所祖堪坏山神襲崐崘有崐崘也馮夷水神肩吾太山之神黃帝登雲天鼎湖之事也玄宮顓今太清眞境禺強北方之神也少廣神僊之居也入莫知始終八字意同而句有長短此文法也十二句之中却以日月斗入其間又以彭祖傅說結於其後此是其筆妙處起挑埋處不可以聖賢之書律之當今作一眼看

南伯子葵問乎女偊曰子之年長矣而色若孺子何也曰吾聞道矣南伯子葵曰道可得學邪曰惡惡可子非其人也夫卜梁倚有聖人之才而無聖人之道我有聖人之道而無聖人之才吾欲以教之庶幾其果爲聖人乎不然以聖人之道告聖人之才亦易矣吾猶守而告之參日而後能外天下已外天下矣吾又守之七日而後能外物已外物矣吾又守之九日而後能外生已外生矣而後

能朝徹朝徹而後能見獨見獨而後能無古今無古今而後能入於不死不生殺生者不死生生者不生其爲物無不將也無不迎也無不毀也無不成也其名爲攖寧攖寧也者攖而後成者也南伯子葵曰子獨惡乎聞之曰聞諸副墨之子副墨之子聞諸洛誦之孫洛誦之孫聞之瞻明瞻明聞之聶許聶許聞之需役需役聞之於謳於謳聞之玄冥玄冥聞之參寥參寥聞之疑始

子葵女偊皆是寓言年長而有孺子之色此今修煉家之說聖人之才聖人之道如

此分別兩句皆佳非莊子不能道前此未有也道與才俱全五帝三王之外伊尹周公孔子而已三日七日九日不必強分解不過謂一節高一節耳外生者遺其身也朝徹者胸中朗然如在天平旦澄徹之氣也見獨者自見而人不見也無古今則無死生又把殺生字說不死生生字說不生此其筆端故錯之常法言雖殺之而不爲死生之而不爲生也將送也無迎送無成壞即是自然而然也攖者擾也雖攖攖汨亂之中而其定者常在寧定也攖攖而後見其寧安故曰攖寧攖寧也者攖而後成此名也○九箇聞字眞是奇絕副墨文字也因有言而後書之簡冊故曰副墨形之言王也書之墨副也洛誦者苞絡而誦之也依文而讀背文而誦猶子生孫故下子孫兩字瞻明見也見緘而曰瞻明聶與囑同以言自許故曰聶許役者行使也需待也可以待時而行使也故曰需役於謳者言之不足而求歌之也於嗟嘆也言其自得之樂也

凡此數句謂道是讀書而後有得做出許多名字也是奇特到了却歸之造物玄冥有氣之始參寥無名之始疑始又是無始之始即所謂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始也者此段蓋言道雖得之於文字實吾性天之所自有者也

子祀子輿子犂子來四人相與語曰孰能以無爲首以生爲脊以死爲尻孰知死生存亡之一體者吾與之友矣四人相視而笑莫逆於心遂相與爲友俄而子輿有病子祀往問之曰偉哉夫造物者將以予爲此拘拘也曲僂發背上有五管頤隱於齊肩高於頂句贅指天陰陽之氣有沴其心閒而

無事跰𨇤而鑑於井曰嗟乎夫造物者又將以予爲此拘拘也子祀曰女惡之乎曰亡予何惡浸假而化予之左臂以爲雞予因以求時夜浸假而化予之右臂以爲彈予因以求鴞炙浸假而化予之尻以爲輪以神爲馬予因而乘之豈更駕哉且夫得者時也失者順也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也此古之所謂縣解也而不能自解者物有結之且夫物不勝天久矣吾又何惡焉

首脊尻只是首尾始終之意無若自無而後有也既有有而後有生死也莫逆於心心皆

自語而相叟指頤也僂哉造物者言造化之大也拘指者病之故也出僂出身發發皆瘦也五管瘦二發更也亂下而隱於聽有蹙而高於項背形合其病亂之教句贅懸也指天處項也在身陰陽之氣不和而能成病故曰有沴其心閒而無事不以病爲憂也跰𨇤跛也而行之難自鑑于井而見其形嘆同使我爲此拘物者造物也故惡之乎此子祀截問之也假使也浸偶也此一段最奇只受假二字使自奇特言假使造物漸漸以于之病化而有化物吾亦然而而用之此即順是以不無好惡之意是鍛寓言亦自有理得者時失者嘆即前死謂滿求夫于時也適去夫于順也亦足說死生之理歸解者言其心無所累者也苟爲物所有則不能自釋故曰不能自解物有結之萬物豈能勝天此皆安於自然六處自然之天即大宗師也樂斬宣云莊子三十三篇只是自然兩字

俄而子來有病喘喘然將死其

妻子環而泣之犁往問之曰叱避無怛化倚其
戶與之語曰偉哉造化又將奚以汝爲將奚以
汝適以汝爲鼠肝乎以汝爲蟲臂乎子來曰父
母於子東西南北唯命之從陰陽於人不翅於
父母彼近吾死而我不聽我則悍矣彼何罪焉
夫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
死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今大冶鑄金
金踊躍曰我且必爲鏌鋣大冶必以爲不祥之
金今一犯人之形而曰人耳人耳夫造化者必

以爲不祥之人今一以天地爲大鑪以造化爲
大冶惡乎往而不可哉成然寐蘧然覺

言如許聖賢之學也莊子爲此論又自矜著之
者呵止之聲避若使其妻子遠去也怛驚也謂此其
其無以要之而越驚使其妻子將化爲鼠肝又
小之物也便是命之從火不過後人成一[illegible]
論物但其奇唯[illegible]州[illegible]不[illegible]則爲揮抹無[illegible]
毀陰不文勝天之意金之喻亦自奇迹[illegible]
曰陽能爲英爲物爲鑄皆自此抱冶絕出
能言人則必以爲怪造物之視人中猶大
視金此等譬喻之非莊子以孰能之成寐以
之狀也漢且覺上狀也以生爲寐以死爲覺如
下六字如此結上
一段眞文之奇處

子桑戶孟子反子琴張三人
相與友曰孰能相與於無相與相爲於無相爲
孰能登天遊霧撓挑無極相忘以生無所終窮
三人相視而笑莫逆於心遂相與友莫然有間
而子桑戶死未葬孔子聞之使子貢往待事焉
或編曲或鼓琴相和而歌曰嗟來桑戶乎嗟來
桑戶乎而已反其眞而我猶爲人猗子貢趨而
進曰敢問臨尸而歌禮乎二人相視而笑曰是
惡知禮意

相與於無相與相爲於無相爲而相與也以無心爲之
無與無相爲而相爲也無撓挑之外也其所[illegible]
是無極無所終止窮也登天遊霧不知其所[illegible]
以生無所終窮也[illegible]相忘於道術只是有[illegible]
終也彼以不知[illegible]相忘之八字形容[illegible]
其所終伍字莫然沖漠無朕之意只是有間

也編曲或鼓琴事也挑撥也此曲也[illegible]
曲或鼓琴指物琴或操琴也此曲也箔助語也
喉琴歌發便是之子何聽其反復其初也[illegible]
我猗人之舉[illegible]歌[illegible]之力其語勸[illegible]亦之[illegible]
在猶也此爲其文記所有意一曲[illegible]
也莊子牛之方合[illegible]禮[illegible]原東其文之本日也
則有天地之[illegible]寓[illegible]古[illegible]其[illegible]首[illegible]之歌
之學今人但云問佛自[illegible]明[illegible]帝[illegible]時始入中[illegible]國不知此[illegible]
等不待[illegible]有
僻而自有出學子貢反以告孔子曰彼何人者邪
脩行無有而外其形骸臨尸而歌顏色不變無
以命之彼何人者邪孔子曰彼遊方之外者也
而丘遊方之內者也外內不相及而丘使女往
弔之丘則陋矣彼方且與造物者爲人而遊乎

天地之一氣彼以生爲附贅縣疣以死爲決𤴯潰癰夫若然者又惡知死生先後之所在假於異物託於同體忘其肝膽遺其耳目反覆終始不知端倪芒然彷徨乎塵垢之外逍遙乎無爲之業彼又惡能憒憒然爲世俗之禮以觀衆人之耳目哉

脩行無有言無德行也無以命之言喪作何人始得方外方內猶今之釋氏所謂世間法出世間法也宜既就不同而使汝往之我則陋矣故曰外內不相及而其使汝往乎之其自何矣與造化者爲人只是與造物爲友遊乎天地之一氣言造於造物之初精資縣疣前此身爲天地之氣長物必夫之貴之而後世即勞我以生逸我以死之定假於異物假是

周覺地水火風之論四大合而爲身故曰托於同體雖肝膽耳目亦不自知即無身之意也反覆終始不知端倪謂原始要終而不見其初也彷徨浮遊之意芒然無所見知之貌塵垢之外即方之外也無爲之業即自然也憒憒然自昏之謂爲世俗之耳目而行禮從自昏亂此者乎禮以強世之意觀者示也

子貢曰然則夫子何方之依曰丘天之戮民也雖然吾與汝共之子貢曰敢問其方孔子曰魚相造乎水人相造乎道相造乎水者穿池而養給相造乎道者無事而生定故曰魚相忘乎江湖人相忘乎道術子貢曰敢問畸人曰畸人者畸於人而侔於天故曰天之小人人之君子人之君子天之小人也

何方之依者夫子所依行者方外聊方內聊天之戮民即前所謂天刑之而安可解也謂我不得爲方外之人也吾與汝共之者欲與之言方外之樂也敢問其方猶問其故也魚相造乎水即相濡以沫不若相忘於江湖之意穿池而養亦自以爲給足言得水不物多少也得道則適其分量以爲生無事而生定無事無爲也畸人畸者獨也言獨異之人也侔合也畸則不偶於人而合於天天以爲君子則人以爲小人人以爲君子則天以爲小人矣莊子所謂君子者有譏侮聖賢之意在於其間盡以禮樂去度皆非出於自然以副十折爲使民不爭和後爲天之君子也此亦憤由援我而有此過爲之論

顏回問仲尼曰孟孫才其母死哭泣無涕中心不慼居喪不哀無是三者以善喪蓋魯國固有無其實而得其名者乎回壹怪之仲尼曰夫孟孫氏盡之矣進於知矣唯簡之而不得夫已有所簡矣孟孫氏不知所以生不知所以死不知就先不知就後若化爲物以待其所不知之化已乎且方將化惡知不化哉方將不化惡知已化哉吾特與汝其夢未始覺者邪

蓋魯國者以善喪之名高於一國也壹猶常言其常怪之也言怪之謂之又變進於知者言進進而知道也窮之而不得謂居喪之禮如泣之事措欲簡簡夫而不得也餘欲簡不得而所爲已爲甚簡故曰夫已有所簡矣不知所以生不知所以死即反覆終始不知端倪之意就

先即始也就後即終也順造化而為萬物故曰若化為物以待其所不知之化言聽其自然也已乎助語也既聽其自然則安知將化已化與不化哉此類皆其鼓舞發越之語彼既知道能聽其自然而我乃怪之是我之夢未覺也且彼有駭形而無損心有旦宅而無情死孟孫氏特覺人哭亦哭是自其所以乃駭形者形有老少之變也老少之變雖可駭異而其心閒而無事故曰無損心宅居也旦生也死生曰宅也知生之所居若暫則雖死而非實死此故曰無情死情實也特覺人哭亦哭言隨衆也此是其欲簡而不得之適是自其所以乃此六字最奇言其自得之妙所以欲簡不得簡加乃隨衆以哭也此句最雖解故數本以上句乃字與下句且字合為宜也兩字良可笑也且也相與吾之耳矣庸詎知吾所謂吾之乎且也只是且字添一也字前篇中亦有之矣吾者我也且今之相與既以我而怪之又安知我之所謂我果如何邪故曰且也相與吾之耳矣庸詎知吾所謂吾之乎莊子大抵如此鼓舞其文若非別具一隻眼者亦難讀也且汝夢為鳥而厲乎天夢為魚而沒於淵不識今之言者其覺者乎其夢者乎造適不及笑獻笑不及排安排而去化乃入於寥天一夢鳥夢魚只是把篇化蝶之[illegible]今之言者其覺乎其夢乎即所謂蝶夢為周乎周夢亦哪乎鼓有所適有時而不及笑者言適之甚也小猶杜詩所謂驚定乃拭淚樂軒七生亦曰及我能哭竄巳定矣此言驚也造適言喜也驚喜雖異而不及之意同排安排也閒物而笑是物獻笑於我此笑出於自然何待安排故曰獻笑不及排此排字與下句

就字雖同而文勢異不可臨上字說造物之間事事皆排定死生窮達得喪禍福皆已定矣我但安其所排隨造化而去乃可以入於造化之妙寥天一只是造化字寥遠也寥天之一即前所謂其好也一其不好也一之一也又做成名字如此皆非好字弄筆處意而子見許由許由曰堯何以資汝意而子曰堯謂我汝必躬服仁義而明言是非許由曰而奚來為軹夫堯既已黥汝以仁義而劓汝以是非矣汝將何以遊夫遙蕩恣睢轉徙之塗乎意而子曰雖然吾願遊於其藩許由曰不然夫盲者無以與乎眉目顏色之好瞽者無以與乎青黃黼黻之觀意而子曰夫無莊之失其美據梁之失其力黃帝之亡其知皆在鑪捶之間耳庸詎知夫造物者之不息我黥而補我劓使我乘成以隨先生邪許由曰噫未可知也我為汝言其大略吾師乎吾師乎整萬物而不為義澤及萬世而不為仁長於上古而不為老覆載天地刻彫衆形而不為巧此所遊已有汝老殺汝也明言是非辯別是矣也為所語也軹亦助語也矣家為可父東也皆劓黥巧汝也插言汝讀也我擾了為為次雖解代提而於謂挑挑極擬方徐塵指之外之古遇湯故為也恣雖解橫未轉從數動此者者者祇也方我不載求

其堂奧且頤至於虛雜即是賊關其略如此掤下有若靜者之喻謂度無貧質不足以聞近也無莊古之美者也撓梁古之勇者也言也能有道而化我使美者不知其美勇者不知其勇知者不知其先上故習而自悟在也轉移之間故曰皆在轉轉中行也成自於之理也去我所日之習內行手自然以事先生故曰息我然補我劇使我東成以隨先生也吾噴也未可知者言未見得使便能如之也吾師乎以下數句方是就出物名大宗能守整稱萬物而不可名以義澤及萬世而不可名以仁蓋言無為而為自并而并成無容心故不得以此名之易口數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有是此意長於上古古有天地之先也千古萬古常如此安得以名乎名之上而大之所覆日川星原丁而地之所乾山川丘陵多少是巧主如天在於淵星則天而不動日月五星乃於轉或遇或遠或流或伏川巖水石多少奇怪皆造物爲之衆形之間如留而舉木多少奇異非巧而何但換故巧不得凡此數句皆是形容自然之道遊以於自然則見天地與我並生萬物與我為一故曰此所遊已言吾之所遊者如此也

顏回曰回益矣仲尼曰何謂也曰回忘仁義矣曰可矣猶未也它日復見曰回益矣曰何謂也曰回忘禮樂矣曰可矣猶未也它日復見曰回益矣曰何謂也曰回坐忘矣仲尼蹵然曰何謂坐忘顏回曰墮枝體黜聰明離形去知同於大通此謂坐忘仲尼曰同則無好也化則無常也而果其賢乎丘也請從而後也此一段借顏子之名以形容造道之妙畢竟莊子在當時

亦知顏子之為惡聖也少志之說乃莊子之論以此求顏子則誤矣益名言有所得也先仁義而後禮樂是以禮樂為為於仁義一節益莊士仁義二字只為受忘此此字義皆與聖賢不何先志仁義而又至於之禮樂方滿所謂外天下而後為物也至於坐志則盡志之矣此有無但遺之時所謂今者吾矣我方是此意因肢耳曰皆不自知故曰墮枝體黜聰明離於墮枝體也去智賤聰明也大是即大道也所謂聖若無所不通容一聖啓即通也觀此坐忘二字便是禪家面經一段公家同者與道為一也與道為一則細如至矣無好異則於矣化則無所往而主其人矣故之同則無好化則無常請從而後者言後更勝於我我以不及而在淡淺實賢者勝也此賢於人之賢也

子輿與子桑友而霖雨十日子輿曰子桑殆病矣裹飯而往食之至子桑之門則若

歌若哭鼓琴曰父邪母邪天乎人乎有不任其聲而趨舉其詩焉子輿入曰子之歌詩何故若是曰吾思夫使我至此極者而弗得也父母豈欲吾貧哉天無私覆地無私載天地豈私貧我哉求其為之者而不得也然而至此極者命也夫此段只言窮達有命嘆出達鼓若若是人奇總照其以至而為故曰殆病歌歌其若力心有歌如辭哉琴而歌南風是也若力不出也力豸而其聲微也不任其聲若言無也得不出也趣東其詩所謂情隘而其詞費是豈欲貧不成頌錯故曰趣舉父母字欲貧我天無豈欲貧我此數語宿情絕求其為之不得云氣非天非故非父非母則孰為之然則使我至此極甚若命

也此意盖謂自然之理在於天地之上命若自然之理也是所謂大宗師也看莊子此篇便見列子力命篇不及多矣

莊子內篇應帝王第七

言帝王之道合應如此也

齧缺問於王倪四問而四不知

四問而四以不知答之即維摩經以不言為不二法門之意蒲衣或曰即被衣也莊子所言人物名字多是寓言如烏有亡是公之類不必致辨齧缺悟其不言之意故喜以告蒲衣蒲衣曰而乃今知之乎言汝今方悟也而汝也泰氏有帝王也即太昊氏之號藏懷也要結也以仁而結人之心亦可以得人不出於如天而已謂其但能與天為徒也未入即天此致曰未始出於非人未始出納曰不過如此也不白大而以於人皆是其非奇筆歟其制徐徐安乞其窺亅亍白得也成以己為為或以已為牛皆[illegible]之不問言聽人謂何也其所知皆實理皆亡皆貫也其使在已皆天眞也到此處天字又不足以名之是其任自然而然又出於造化之外故曰未始入於非人謂亡出後可入看他下字恥帝之之須任自然而已其名篇以應帝王意正在此

齧缺因躍而大喜行以告蒲衣子蒲衣子曰而乃今知之乎有虞氏不及泰氏有虞氏其猶藏仁以要人亦得人矣而未始出於非人泰氏其臥徐徐其覺于于一以己為馬一以己為牛其知情信其德甚眞而未始入於非人

肩吾見狂接輿狂接輿曰日中始何以語汝肩吾曰告我君人者以己出經式義度人孰敢不聽而化諸狂接輿曰是欺德也其於治天下也猶涉海鑿河而使蚉負山也夫聖人之治也治外乎正而後行確乎能其事者而已矣且鳥高飛以避矰弋之害鼷鼠深穴乎神丘之下以避熏鑿之患而曾二蟲之無知

肩吾先見日中始後見狂接輿故接輿以此問之經常也式法也義度事之宜也以經式義皆出於己言以身為天下法也度人者化人也以身方而化天下故曰以已出經式義度人經式義句生使與和象通同孰敢不聽而化言民皆聽轅而化之也欺德者言自欺也井寶使也欲以此合乎下韓於涉海鑿河而使蚉蟲負山也鑿河則是蹤九河之則治外者言化之以正則無遊化之以身則有遠也正而後行者順性命之理而行也能其事者盡此自然之事也猶乎斷乎也言其為台斷斷乎如此莊子之意主於無為故其說如此所以異於吾儒鳥高飛而避矰繳鼠深穴而避熏鑿亡有亦者以自累今不能行無為之化而逢不有迹是其無知之愚猶不皆二蟲也二蟲鳥鼠也神在穡曰神早也

天根遊於殷陽至蓼水之上適遭無名人而問焉曰請問為天下無名人曰去汝鄙人也何問之不豫也予方將與造物者為人厭則又乘夫莽眇之鳥以出六極之外而遊無何有之鄉以處壙埌之野汝又何帠以治天下感予之心為又復問無名人曰

汝遊心於淡，合氣於漠，順物自然而無容私焉，而天下治矣。

以為天下為問，便非無為而為之道，故以為鄙人之問而使我不豫。不豫者，不樂也。與造物為人者，言更於人世而順造物之自然也。厭足也，飽也，言遊於人世既已飽足，則將遊於造物之外。莽眇之鳥，虛無之氣也。無何有之鄉，壙埌之野，皆言太虛無極之地也。何歸造何故也，注訓法字，法亦故也，以治天下之問而感觸予之心，所以不豫。此感字何言識觸我也。帠字崔氏作為，亦是何故之意。淡者，恬淡也；漠，沖漠無形之地也；氣猶性也。以此心此性皆合於自然，故曰遊心於淡，合氣於漠。前言無聽之以心而聽之以氣，看此氣字，使合作性字說。順造物之自然而無容心，則天下自治矣，何必為天下乎？有心則私矣。此天根再問，而無名人又以其真實請告之。其名曰無名人，便見前後所稱人名皆是子虛烏有之類，所以後篇有寓言、重言之說，如稱黃帝、孔子、顏子、狂接輿，則是借重於其名以實己之說；寓言則是無名人、天根，蒲不子之指。

陽子居見老聃曰：有人於此，嚮疾彊梁，物徹疏明，學道不勌，如是者可比明王乎？老聃曰：是於聖人也，胥易技係，勞形怵心者也。且也虎豹之文來田，猨狙之便、執斄之狗來藉，如是者可比明王乎？陽子居蹙然曰：敢問明王之治。老聃曰：明王之治，功蓋天下而似不自己，化貸萬物而民弗恃，有莫舉名，使物自喜，立乎不測而遊於無有者也。

有人於此，言有箇人如此也。此數句是不指名而譏侮孔子。嚮疾，趨走捷疾也。強梁，剛健也。言敏於學而能力行也。物，事也；徹，通也。言事事通徹而所見虛明也。疏，虛也。以此而學道不倦，可以比明王否？言用之為王者事，如此可否？胥，刑徒也。易，更也，猶言番更也。胥易之名，然古有此語，如漢所謂踐更是也。技係者，以工巧而係累技術之人也。此二等人，胥易則勞其形，技係則怵其心。言如此為學，身心俱勞，是猶胥易技係而已。怵心，言其心恐恐然也。虎豹以皮有文，故招來田獵之人。猨狙也，所以來藉者也。叢合作得猶能執狸，與使狙之便捷可觀，皆以招來束轉之。貓言有係以自累也。執雜字又見天地篇。若以有為之學可以為王者事，則是虎豹之類，亦可比於明王矣？此疑之之甚之辭也。此三句文自奇。功蓋天下而以不自己耶，功成而不有之意。化貸萬物而民弗恃，此朝野不知而帝力何加之意。貸，施也，言施化於民也。比字謂釋亦就平，以動呼施字，便與施字同義。天施地生，雲行雨施，天施有施，此二字平反，施殊其義則一。有莫舉名，若言其於有人莫銜而舉名之，民無得稱之意。使物自喜，言我留無功可名，而物自得其樂，猶辭之所謂人自得於江湖之外也。不測者，不可用識也。只是無有字。立乎不測，只是遊於無有。筆端鼓舞大樂如此。以上數段皆是說其名篇應帝王之意。

鄭有神巫曰季咸，知人之死生存亡、禍福壽夭，期以歲月旬日若神。鄭人見之，皆棄而走。列子見之而心醉，歸以告壺子曰：始吾以夫子之道為至矣，則又有至焉者矣。壺子曰：吾與汝既其文，未既其實，而固得道與？衆雌而無雄，而又奚卵焉！而以道與世亢，必信，夫故使

人得而相汝欵月旬日或遠或近神巫相者也其言皆驗若神棄之而走者思其
言之驗也心醉若人服也既其文盡其外也未既其實未盡其內也而汝也汝未實盡見其實
周以爲能得道乎而字有未得謂得之意當以語勢思之有雖雌而後有所生卵謂生也無雄又
實卵言無心則無迎也比一句是喻其心未能化故可以形見之意亢高也自以其道爲高於
世而故人以信之比便是有迹與便是未化動故神巫得以相汝
嘗試與來以
予示之明日列子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
嘻子之先生死矣弗活矣不以旬數矣吾見怪
焉見濕灰焉列子入泣涕沾襟以告壺子壺子
曰鄉吾示之以地文萌乎不震不正是殆見吾
杜德機也濕灰者言其生氣將盡如灰已濕而欲成也地文若此機推家將觀之名
萌乎若生而不生之意不震者不動也不正者不可指定言也此不止字便與盡子以有事焉
濕分正可陸有若萌動而又不動故神巫以爲灰灰活火也濕灰則是活火欲滅之貴杜使
機亦是將觀之名德機生貴也杜閉也閉其機而不動殆有生意欲成之狀季咸遂以爲非活
矣
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
曰幸矣子之先生遇我也有瘳矣全然有生矣
吾見其杜權矣列子入以告壺子壺子曰鄉吾
示之以天壤名實不入而機發於踵是殆見吾
善者機也杜權不動之動也權與機同但機微而權則露矣於杜閉之中而動機也

露故季咸以爲今然有生意也天壤亦是觀名天田也天上之田非壤之壤即自然之壤也猶
今將發家以名閻爲天律以頂上爲泥丸之顛此是生貴萌動而上之意名實不入即足有無
假還機發於踵言其氣自下而上微而不可見故曰機善者機猶言性之動動也
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子之
先生不齊吾無得而相焉試齊且復相之列子
入以告壺子壺子曰吾鄉示之以太冲莫勝是
殆見吾衡氣機也太冲莫勝亦觀名也太中太虛也莫勝不可捉摸也衡者
平也半也氣機之動至於衡平一半之也而止則是半動半靜也神巫以爲不齊亦其半動半
靜而不定也
鯢桓之審爲淵止水之審爲淵流水之
審爲淵淵有九名此處三焉鯢桓止水流水皆傳是觀名今弟家以
爲觀而古人以淵淵潮有九名高今觀百十二觀也審信也言鮑托信子爲一顯止水名乎爲
一觀流中合乎爲一劉壺子封立方宋出向者所以示神中老竹此淵也我有九淵而方示其
二言我之妙匪消者未盡若審宇作篇於列子九淵之名皆全洪畧鄭謂列子勝於莊子說未
爲的篇若此九淵時有盡則不得爲奇文矣可盡不盡王是莊子一名鄭猜論文老方知之此
章本有四節就此既淵九名一由知入第四篇文章惟統之又此
嘗又與來明
日又與之見壺子立未定自失而走壺子曰追
之列子追之不及反以報壺子曰已滅矣已失
矣吾弗及已壺子曰鄉吾示之以未始出吾宗

吾與之虛而委蛇不知其誰何因以爲弟靡因以爲波流故逃也比吾滅宗已失言不可見虛也未始委蛇順也若無物若有物不知其如何故不也知其誰何也弟靡者拉扱也如波流若茅不拉扱芥蕩故自失而走也寡也言其我不出但見然後列子自以爲未始學而歸三年不出爲其妻爨食豕如食人於事無與親彫琢復朴塊然獨以其形立紛而封哉一以是終爲其妻爨代其妻執爨於人非集神之出食豕如食人也於事無與親若言其與親也彫琢而歸於朴不爲外物所縱也一以是終其形以歸於朴也猶木之偶人謂之塑封猶有形體也紛而封哉言紛紛多變而其形不動也其形不變以歸其朴

巳如木偶安有封哉此偶一之常如此一以是終身常如此也無爲名尸無爲謀府無爲事任無爲知主體盡無窮而遊無朕盡其所受乎天而無見得亦虛而已至人之用心若鏡不將不迎應而不藏故能勝物而不傷

莊子此又說盡無爲之事以此名爲主是無爲爲而無爲之名也言無爲尸事也無爲謀府無爲事任言不可謀不可以智爲主爲任不可以事無爲而有者也言不可以智爲主故自用此心故用而不用心而無所以事主故故人事於智不能不能以爲智故也日無爲事體盡無窮而遊無朕言體道至於窮極而無朕也言遊於無物之始也即無始也

始有則是力照見應故字豈有之有以近此盧者形而不照故物若曰鏡句而分不明傷是天自解道上不而爭一而虛善字勝文便勢是此起伏勝不神巧此等文字也中自帝爲忽中央之帝爲渾沌南海之帝爲儵北海之帝爲忽中央之帝爲渾沌儵與忽時相與遇於渾沌之地渾沌待之甚善儵與忽謀報渾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竅以視聽食息此獨無有嘗試鑿之日鑿一竅七日而渾沌死

此形容渾沌之說皆是譬喻之言出於自然而不可以人爲也此說精微先於內篇之末故特揭出以示人

世身遊於其道不聞諸政而有特之下分來不識耳矣渾沌常如明

閒故以人閒世繼之遊於世閒使人皆歸向於我故以德充符繼之內德既充而行人應於外也於人有師於此我而可以為帝王之師故以大宗師繼之有道之師既出世閒而可以大宗師為帝王之師故以應帝王繼之

人雖有師於我而說道者可以為之師何其天下之字事之說而宗之師此結纂出物之物蕩出名適其以應帝王繼之夫生命之何其宗之不而自得無用之結簡適為之有之至之一七

文字上之筆卦之蕎物也結篇自之簡之有以至易用中與如以論之命生天下天下之以此結其之大之命

物論坐之命篇以中之字蔭以大結之一而以蒼篇至以外不七以篇第而篇之命也夫之其無

日七篇而篇至以而七以二而十而外不一七一日

篇無起以天地之天命之字以至不天中之無

無自至天命是文三後結句但不其之以此而與者

破日及其向先聖人師以經不以文字而天至此先師得

安箴其至中間人師人文所春不知以所今不至於此日

日及行而軒以聖人中以不日知之以言之先所是師

向帝遊療日

家所有也經當時下而若更有一於王正月終不於書行獲為師曰時下如向若先生之如

師曰不如春向而而若更曰一如此句夫子一以不書而而先

先生與師曰不知春香而為者曰如此歸結一句已更如何而得

曰未經先生春秋之如此更而已如一句之更如文之門

年未於知此春秋讀書已經過甚深矣即可自已道之人門

解者之看甚後深得之意明白而讀書則能明之至此

與帝曰遊言之丘文

莊子外篇駢拇第八

駢拇枝指出乎性哉而侈於德附贅縣疣出乎形哉而侈於性多方乎仁義而用之者列於五藏哉而非道德之正也是故駢於足者連無用之肉也枝於手者樹無用之指也多方駢枝於

五藏之情者淫僻於仁義之行而多方於聰明之用也

枝指手指也駢拇足大指也附贅縣疣生於形也駢拇枝指之生也自然之性而侈於德也附贅縣疣出乎形非生之自然也猶性外之物也

侈多也附贅縣疣皆本性以外而多也出於性者不可謂之性也駢拇枝指比於人之所同得也生而有之曰性多方於仁義而多之者非道德之正也

形之後故曰出乎形附贅縣疣亦生也然非本出也故曰出於形也

之用之自然故外之故於五藏之其用者則以為仁義故言多用之言非其莊子之旨也多方於仁義之行言多事而聰明之用多方也

道之用以為非務內以學為仁義為正告人

則皆以仁為外矣仁義故但見其多事多方猶

言事

多也

是故駢於明者亂五色淫文章青黃黼黻之煌煌非乎而離朱是已多於聰者亂五聲淫六律金石絲竹黃鐘大呂之聲非乎而師曠是已枝於仁者擢德塞性以收名聲使天下簧鼓以奉不及之法非乎而曾史是已駢於辯者纍瓦結繩竄句遊心於堅白同異之閒而敝跬譽無用之言非乎而楊墨是已故此皆多駢旁枝之道非天下之至正也

五色青黃文章黼黻之人而以之至者有古

亂於明故以明者此也故駢於明者也

離朱古之明目者也言駢於明者亂五色非乎而離朱是已也

是以禮樂為己外物而擢德塞性以收名聲是以禮樂為已任多言之人也

本不及而強人所以行之以學為而不至也

天下簧鼓以奉不及之法言以強人之所不及也

動天下而簧鼓以奉不及之法結繩之事以言無法之法也

之多言連牽不已累疊無窮而無意味故以累瓦結繩比之竄定猶言脩改也脩改其言句以爲辯故已自□心於堅白同異之間敝跬也性蹐跂也生言皆無用而猶譽自喜跂已勞苦故曰敝跬以譽無用之言若以爲非乎而楊墨之徒則以爲是矣多駢旁枝猶言餘剩也自然之道本無多端此皆餘剩之事并至正也至正者本然之理也

彼正正者不失其性命之情故合者不爲駢而枝者不爲跂長者不爲有餘短者不爲不足是故鳧脛雖短續之則憂鶴脛雖長斷之則悲故性長非所斷性短非所續無所去憂也意仁義其非人情乎彼仁人何其多憂也

正正者猶言自然而然也自然而然則不失其性命之實理雖合而不爲駢雖枝而不爲跂雖長而不爲有餘雖短而不爲不足此數句極有味耶前所謂天下莫大於秋毫之末而泰山爲小也跂起也有所跂則不平貼不平貼則不自在看他這般下字皆苟然哉性長性短言長短出於本然之性也長短皆所安無憂何去也鳧鶴之喻最佳意與意同數也以鳧鶴二端言之則仁義多端并人情矣故數而言之使仁義出於自然則不如是其多憂矣多憂者言爲仁義者多憂勞也莊子之爲此言自孔孟而上以至堯舜禹湯皆在譏侮之數

且夫駢於拇者決之則泣枝於手者齕之則啼二者或有餘於數或不足於數其於憂一也今世之仁人蒿目而憂世之患不仁之人決性命之情而饕貴富故意仁義其非人情

乎自三代以下者天下何其囂囂也

手足之駢枝雖寸爲病而不可強之去之則爲憂若矣枝多一指也故曰有餘者□駢合二指而不可分故曰不足以數蒿曰若半別其曰也以閑而不閑則其雖安蒿然故曰蒿目儒者達蒿之蒿也蒿目有獨□憂於之意此莊子下字勉憂此之患而自勞仁人也貪饕當貴而破壞其性情不仁之人也二若此爲自苦殺並亡之又嘆曰仁義痛人情乎仁如此有來仁義仁非出於本然也囂囂讙譁也三代而下此說盛行同其曹禮由

且夫待鉤繩規矩而正者是削其性也待繩約膠漆而固者是侵其德也屈折禮樂呴俞仁義以慰天下之心者此失其常然也

性自然也德自得於天也皆非人力所爲若必待脩爲而後正則是自戕賊矣鉤繩纆約膠漆皆僞爲之俞也侵削戕賊也固定也爲折其身以爲禮樂呴俞其言以爲仁義欲以此超天下之人皆是失其本然之理故曰失其常然呴俞猶嫗撫也

天下有常然常然者曲者不以鉤直者不以繩圓者不以規方者不以矩附離不以膠漆約束不以纆索故天下誘然皆生而不知其所以生同焉皆得而不知其所以得故古今不二不可虧也則仁義又奚連連如膠漆纆索而遊乎道德之間爲哉使天下惑也

自然以下數語與合者不爲駢自不爲跂以下意同曲直方同或附或離或加約束皆當出於自然而不用人力則爲正理誘與莠同莠然而生若孰生之

物之所同者孰與之皆自然也故曰不知其所
生不知其所得古今不二者一也不可鑿者亘
古窮今不加運連不已也膠漆自固泥也
纆索自拘束也齒性以為仁義為之不已則固
泥拘束何以造於道德之門徒以惑天下也莊
子與孟子同時孟子專言仁義莊子專言道德
故其書專抑仁義而談自然亦有高妙處但言
語多過當大抵莊子之所言仁義其字義本與
孟子不同讀者嘗
知自分別可也
夫小惑易方大惑易性何以
知其然邪自虞氏招仁義以撓天下也天下莫
不奔命於仁義是非以仁義易其性與故嘗試
論之自三代以下者天下莫不以物易其性矣
小人則以身殉利士則以身殉名大夫則以身

殉家聖人則以身殉天下故此數子者事業不
同名聲異號其於傷性以身為殉一也惑迷也
方四方
也小迷則東西南北易位矣大惑則失天地之
性矣借上句以形下句招借今人言招牌也立
仁義之名以撓亂天下使天下之人皆趨於仁
義弃命為其所使而奔趨也知仁義而不知道
德是以外物而易其性也在小人則殉利在君
子則殉名卿大夫則殉其家人在則殉天下殉
從也莊其身以從之曰殉若莊子之意則天下國
家名利均為外物也以天下國家與名利並言
以小抑大以下抑高此書之中大抵如此數子
者指上言聖丶大夫士小人也事業名聲雜不
同而其忘身傷生則
一此皆殉物丶也
臧與穀二人相與牧羊而
俱亡其羊問臧奚事則挾筴讀書問穀奚事則

博塞以遊二人者事業不同其於亡羊均也伯
夷死名於首陽之下盜跖死利於東陵之上二
人者所死不同其於殘生傷性均也奚必伯夷
之是而盜跖之非乎天下盡殉也彼之所殉仁
義也則俗謂之君子其所殉貨財也則俗謂之
小人其殉一也則有君子焉有小人焉若其殘
生損性則盜跖亦伯夷已又惡取君子小人於
其間哉博塞讀書二事之美惡不同而亡羊則
均此喻最佳挾筴即執卷也投瓊曰博
不投瓊曰塞瓊猶今骰子也亦曰嵩亦曰目塞
與賽同伯夷盜跖莊子豈不知其賢否特借此

以立言此皆是其過當處君子小人雖異而殘
生損性則一其意主於譏君子故借小人以形
之是皆以小抑大
以下抑高之意也且夫屬其性乎仁義者雖通
如曾史非吾所謂臧也屬其性於五味雖通如
俞兒非吾所謂臧也屬其性乎五聲雖通如師
曠非吾所謂聰也屬其性乎五色雖通如離朱
非吾所謂明也吾所謂臧非仁義之謂也臧於
其德而已矣吾所謂臧者非所謂仁義之謂也
任其性命之情而已矣吾所謂聰者非謂其聞
彼也自聞而已矣吾所謂明者非謂其見彼也

自見而已矣夫不自見而見彼不自得而得彼者是得人之得而不自得其得者也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者也夫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雖盜跖與伯夷是同為淫僻也余愧乎道德是以上不敢為仁義之操而下不敢為淫僻之行也屬性猶言留意也曾曾子也諱參史子魚也名鰌以俞兒師曠離朱而比曾史亦是以下仰高之意臧善也言雖如且非吾所善也善於其德任其性命之情府慎自然也此數語之中如所謂聰若非謂其聞彼也自聞而已矣所謂明若非謂其見彼也自見而已矣一大藏繹不過此意安得此語若出字己語背莊子獨到不可及處這一段序不是輕向下得評家所謂狂

犬逶蜆所謂幻花生幻果便是道適彼宇自得其得自適其適即自見自悟也大抵分別本心與外物耳不得其本心而馳鶩於外則皆為淫僻矣自聞自見若在吾書即論語所謂黙而識之易所謂黙而成之不言而信孟子所謂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伊川春秋傳序曰優游涵泳黙識心通皆是此意但說得平易爾晦翁趣象山之學習江西學者皆揭得挺曰自說悟道深詆而力闢之故論善集解以叢音志曰黙而記之爾忘子不言而喻亦曰不待人言而自覺不肯說到頓悟蓋有於懸乃然非語孟二書之本守也若以伊川黙識心通之語機之當得音志乎然學道省若用功之時常有等待通悟之心此尤不可此謂輒遂待悟則隔須獨山矣頓斬自有二機不了習有斯而熙頓亦不必人人皆自頓悟得之持微漸也顏子之克己復禮頓也不然何以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仁何物也一日而得之求頓悟而何看此

覬語先擬起一句曰克己復禮為仁乃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又曰為仁由己由人乎哉語勢起伏倒々伸家答話一同子細吟玩方見其味謂子顛於言下領略乃曰請問其目此即禪家所謂々何宗任之時四非四勿便是盡心知性知天之下禪以存心養性事天脩身俟命之事也其曰為仁由己即禪家所謂此事別人若力不得也先師嘗曰佛書最好盜吾書諸則易睹也上不敢為仁義之操是為善無近名也下不敢為淫僻之行是為惡無近刑也道德自然也余恐有愧於循德錄不為近刑之事亦不為近名之事近名則非自然矣故曰余愧乎道德是以上不敢為仁義之操而下不敢為淫隨之行也觀莊子夷語何嘗不正心將身其藏侮堯舜夫子管史伯夷初非寶論特鼓舜其筆岸而己嬉東網叔乎向作莊發同工異曲論曰莊周憒排之雄也樂軒先生甚取北語看來莊子亦是憒山亥那而後著此書其見又高其掌

又寄所以有為當覬太史公謂其善屬書離辭指事類情用剽剝儒墨雖當世宿學不能自解免也其言洸洋上音汪下音羊自恣以適己此數語上文道著莊子

莊子外篇馬蹄第九

馬蹄可以踐霜雪毛可以禦風寒齕草飲水翹足而陸此馬之眞性也雖有義許宜反臺路寢無所用之及至伯樂曰我善治馬燒之剔之刻之雒之連之以羈馽丁邑反編之以阜棧馬之死者十二三矣飢之渴之馳之驟之整之齊之前有橛飾之患而後有鞭筴之威而馬之死者已

過半矣
此段言外物能爲身累之意翹足而陸者九馬立情其路必有跂起若也凡是下句處義臺路寢即是王者之宮室也義者養也居移氣養移體之也必當時有此二字曉別治馬蹄也刻之也亦削其蹄也雒之籠絡也羈然其頭也馵絆其足也今所謂前鞍後鞦也連列之也皁棧構櫪也衆馬列於其閑也整齊排布行列也擬銜也飾鑣纓在頷下故曰前有橛飾之惡爲制於人而不得自樂其樂所以死者多矣即元龜與其曳尾於泥中意同但其附下數簡之字與前言二三後言過半文字華容如美錦然古今多少筆法自此萌芽而出成口外篇文相類矣

陶者曰我善治埴圓者中規方者中矩匠人曰我善治木曲者中鉤直者應繩夫埴木之性豈欲中規矩鉤繩哉然且世世稱之曰伯樂善治馬而陶匠善治埴木此亦治天下者之過也

陶泥匠也匠木作也泥之與木皆人造之而成器亦猶馬之被燒剔刻雒毀雕整齊也豈不失土木之性人皆以伯樂陶匠爲能亦猶泰氏而下以治天下爲能也即前篇仁義非人情之意此三數行之文其意不過如此但文字精好

吾意善治天下者不然彼民有常性織而衣耕而食是謂同德一而不黨命曰天放故至德之世其行塡塡其視顚顚當是時也山無蹊隧澤無舟梁萬物羣生連屬其鄉禽獸成羣草木遂長是故禽獸可係羈而遊烏鵲之巢可攀援而闚夫至德之世同與禽獸居族與萬物並惡乎知君子小人哉同乎無知其德不離同乎無欲是謂素樸素樸而民性得矣

同德者言得之於天者固然也人之生也各業其生或耕或織皆是自然天機故曰常性常性者即前篇所謂常然也黨偏也倚也純一而無所偏倚放肆自樂於自然之中故曰一而不黨命曰天放命曰猶言謂之也齊物論之天行天鈞天遊與此天放皆是莊子散此名字以形容自然之樂至德之世言上古也塡塡滿足之貌顚顚直視之貌形容其人樸揣無心之意又就其臥徐徐其覺于于應帝王中翻出此語山無蹊隧路不通也澤無舟梁水路未通也人各隨其鄉而居自爲連屬一鄉之中自有長幼上下相連屬也禽獸羣居深山去人尚遠無害之者草木各遂其生長未有斧斤之禍也羈係禽獸而遊攀引鵲巢而闚人與物相忘也東坡雜說有少時所居書室多鵲巢於低枝桐花屋四五日一至頻與此處相似見詩集二十八卷異鵲詩注以此觀之上古之時必是如此禽鵲可與同居萬物可與同聚又安有君子小人之分族聚也並同也無知不識不知也無欲純乎天理也舉世皆然故曰同乎無欲不離渾全也素樸純質也當此之時各得其自然之樂故曰素樸而民性得矣其德不雜是謂素樸兩句用因而下句只用素樸二字接遐古文法也今人之文更無此等法處

及至聖人蹩躠上步結反下悉結反爲仁踶跂爲義而天下始疑矣澶漫爲樂摘僻爲禮而天下始分矣故純樸不殘孰爲犧樽白玉不毀孰爲珪璋道德不廢安取仁義性情不離安用禮樂五色不亂孰

為文采五聲不亂孰應六律夫殘樸以為器工
匠之罪也毀道德以為仁義聖人之過也前言及至

伯樂此言及丁聖人以下段應上段也嘆覺勉
強而行之貌踶跂行立不安之貌澶漫即汗漫
也流萬之意蹁僻用手足之貌僻合作擗向音
辟是也此又自蹁折禮樂呴俞仁義中翻出
言雖不經其文亦奇始分名言其心道始分矣
分則不緯一矣知此分字皆是丁得好顛搏刻
木而為之故曰純樸不殘孰為犧樽王不椽不
成器故以句玉不殘孰為珪璋道德自然也莊
子以仁義為外故曰道慾不毀安取仁義性情
因有也非子以禮樂者熟出故曰情性不離安
用禮樂若孟子曰節文擇二名樂斯二者聖賢
之言也亦書禮樂仁義字義不同並以為外物
矣文未亂五色六律亂五聲皆是用人力非自
然之陰工匠之罪聖人之過兩句此上文器語

也夫馬陸居則食草飲水喜則交頸相靡怒則
分背相踶馬知已此矣夫加之以衡扼齊之以
月題而馬知介倪闉扼鷙曼詭銜竊轡故馬之
知而能至盜者伯樂之罪也夫赫胥氏之時民
居不知所為行不知所之含哺而熙鼓腹而遊
民能已此矣及至聖人屈折禮樂以匡天下之
形縣跂仁義以慰天下之心而民乃始踶跂好
知爭歸於利不可止也此亦聖人之過也此段又一

是把前頭許多說話翻做數行中間添得分句
愈是奇特喜則交頸相靡怒則分背相踶分明

是一簡書馬齧也相驟相摩擦也看施交頸分
背字丁得如何衡扼車上之物拖軥也月題八
所謂額鏡也介倪分獨也獨立而脾呢怒之狀
也閒抱出頸而抱拒也不受衡絡之意鷙猛也
曼突也不交噩軏而相抵突之狀詭設計也竊
潛也也諦許以入衡攢竊以加轡皆是悍贄不
交淵漫故衛譬之詭如此貫計較也與人統敵
若口血趾之知全馬抱敵人伯樂使之也若無
奄口生馨之馬月之月馬人自人若見其介兒
刪施之餘哉民許樂比者言之之所為止於如
比也往正也以舋而而正人上形以仁義而磬
人之心許聖人作蹊後有此安若本無之驟跂
內間而用趣⺀点內鼓不自日仁好如爭利比
淺之諺蹄鶴嘲也分鈴外繡言與在傳鬬語相
以亦出一手散子稿傳又之之語其文都與在
享不向如在子此演是筒民鼓人菜處故或
爸以為非莊子
所作知不然

莊子鬳齋口義卷上八三

鬳齋　林　希逸

莊子外篇胠篋第十

將爲胠篋探囊發匱之盜而爲守備則必攝緘縢固扃鐍此世俗之所謂知也然而巨盜至則負匱揭篋擔囊而趨唯恐緘縢扃鐍之不固也然則向之所謂知者不乃爲大盜積者也故嘗試論之世俗所謂知者有不爲大盜積者乎所謂聖者有不爲大盜守者乎何以知其然邪昔者齊國鄰邑相望雞狗之音相聞罔罟之所布耒耨之所刺（七智）方二千餘里闔四境之內所以立宗廟社稷治邑屋州閭鄉曲者曷嘗不法聖人哉然而田成子一旦殺齊君而盜其國所盜者豈獨其國邪并與其聖知之法而盜之故田成子有乎盜賊之名而身處堯舜之安小國不敢非大國不敢誅十二世有齊國則是不乃竊齊國并與其聖知之法以守其盜賊之身乎（看此篇便見得憤悱之雄劇辨撰一段說自爲奇特胠開也探手取之也發亦開也鼠竊之盜邪下此六字并文乎緘縢繩結也攝纏總也扃管鑰也鐍鎖也世俗之知本爲鼠竊之備大盜至則并挈而去矣田氏篡齊以家量貸公量入者左傳所言便是聖人之法以濟其盜賊之謀戰國之時大抵如此故莊子以此喻之）嘗試論之世俗之所謂至知者有不爲大盜積者乎所謂至聖者有不爲大盜守者乎何以知其然邪昔者龍逢斬比干剖萇弘胣（勅紙反）子胥靡故四子之賢而身不免乎戮故跖之徒問於跖曰盜亦有道乎跖曰何適而無有道邪夫妄意室中之藏聖也入先勇也出後義也知可否知也分均仁也五者不備而能成大盜者天下未之有也由是觀之善人不得聖人之道不立跖不得聖人之道不行天下之善人少而不善人多則聖人之利天下也少而害天下也多（胣裂也靡爛也皆得罪而喪其軀也四子雖賢不身皆得罪盜跖反以自免此言賢者不足自恃而竊聖道之名者或以自利爲盜之聖勇義知仁此是莊子撰出這般名字以誑悔儒者其言雖怪而以世故觀之實有此理說到不善人多善人少利天下少而害天下多矣亦是精絕）故曰脣竭則齒寒魯酒薄而邯鄲圍聖人生而大盜起掊擊聖人縱舍盜賊而天下始治矣夫川竭而谷虛丘夷而淵實

聖人已死則大盜不起天下平而無故矣聖人不死大盜不止雖重聖人而治天下則是重利盜跖也

楚方伐魯以其酒薄也而梁乃伐趙以魯不得而援也唇與齒以不相[illegible]唇竭而齒自寒川與谷以捐于川竭而谷自虛丘與淵不相干丘夷而淵自實即今人所謂張公喫酒李公醉也以喻聖人之法不爲盜設而反爲盜賊之資故曰聖人生而大盜起聖人不生而大盜不起掊擊聖人縱舍盜賊言亦無聖人亦無盜賊而後天下治也川水滿則山谷之中皆有水川竭則谷自虛矣川與谷雖不相通而春夏之水殺冬之潤卻同也丘夷山頹而夷平也象曰山附於地剝也山夷則土實之於淵是不相鬪而相因也無故即無事也重聖人而治言聖人復出也聖人復出而制法愈密[illegible][illegible]若得之盜可以擿出故曰重利盜跖也[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而邯鄲圍又見淮南子其文稍異意亦同

爲之斗斛以量之則并與斗斛而竊之爲之權衡以稱之則并與權衡而竊之爲之符璽以信之則并與符璽而竊之爲之仁義以矯之則并與仁義而竊之何以知其然邪彼竊鉤者誅竊國者爲諸侯諸侯之門而仁義存焉則是非竊仁義聖知邪

斗斛權衡符璽仁義四者並言以下析言之意竊鉤小盜也鉤腰帶環也戰國之諸侯簒奪而得皆大盜也小者誅而大者乃如此貴由之言也既爲諸侯則其立國亦以愛民利物爲事是不特竊國併竊聖人之仁義聖知也

故逐於大盜揭諸侯竊仁義并斗斛權衡符璽之利者雖有軒冕之賞弗能勸斧鉞之威弗能禁此重利盜跖而使不可禁者是乃聖人之過也故曰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彼聖人者天下之利器也非所以明天下也

名爲大盜者人皆欲逐之今之諸侯皆竊國者立於人上人[illegible]不[illegible]故曰竊如此大盜昭昭於世併仁義斗斛權衡符璽以竊之而世未有立貨以去諸用而以禁之若是皆言出而爲此言魚不可脫於淵[illegible]不之離水也聖人之法只可自用不可使人人皆知之故曰非所以明天下也明者天下皆知之也

故絕聖棄知大盜乃止擿玉毀珠小盜不起焚符破璽而民朴鄙掊斗折衡而民不爭殫殘天下之聖法而民始可與論議

擿玉毀珠[illegible]符破璽剖[illegible]猶實皆其[illegible]含以結定聖棄知之[illegible]并[illegible][illegible]也殫殘皆毀[illegible]也去[illegible]聖人之法民始絕一可[illegible]言猶世[illegible][illegible]民始可與論義說皆[illegible]世之[illegible]故人每以剖斗折衡焚符破璽[illegible]事義義之其寶即老子不貴難得之貨[illegible]民不爲盜之[illegible][illegible]說得[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人生識[illegible][illegible]患始豈欲天下人令不識[illegible][illegible]

擢亂六律鑠絕竽瑟塞瞽曠之耳而天下始人含其聰矣滅文章散五采膠離朱之目而天下始人含其明矣毀絕鉤繩而棄規矩攦工倕之指而天下始人有其巧矣故曰大巧若拙削曾史之行鉗楊墨之口攘棄仁義

而天下之德始玄同矣彼人含其明則天下不鑠矣人含其聰則天下不累矣人含其知則天下不惑矣人含其德則天下不僻矣彼曾史楊墨師曠工倕離朱者皆外立其德而以爚亂天下者也法之所無用也擢亂者抽擢小多亂也六律有人知叙抽而亂之使其不可樂也鑠絕焚棄之也有叙攜而耳而後能爲律衆之事實其目也人之聲隋之乎自然知此等造作也明巧兩句其聾聽合巧言者與老子人巧者出一語以盜之方足內法數曾史有忠孝之名那言有仁哉之亦是文向棄齊之使仁義之莫不行簡天下之人挨陰北集始露惑玄妙矣不鑠不消散可不累網稍累也不惑不相玄惑也不解無偏陂也以曾史

楊墨與師曠工倕離朱並言亦以小物大也外立其德者重外物而失本心者爚者言重內而撓亂之也以正法言之此等人皆無所用言皆當去也故曰法之所無用也此一句結得括有力文字之好度

子獨不知至德之世乎昔者容成氏大庭氏伯皇氏中央氏栗陸氏驪畜氏軒轅氏赫胥氏尊盧氏祝融氏伏羲氏神農氏十二氏只軒轅伏羲神農見於經自此以上吾書中無之或得於上古之傳或出於莊子自撰亦未可知亦拘佛言我於羲以來其辭若入言然以知也背觀之自伏羲以來載籍所可考者亦千餘年豈有許大天地方有荒餘年代異以前之有六籍所不傳者但言之則近於怪妄然亦不可不知且如吾閱自無諸以來方把於漢至此劉劉漸有文物無當之前當搢亭林可也近時襄山

寺前耕於野者忽得一穴其閒金玉之器累累之碣甚多人皆竊而去之最後既虛鄉人皆担華而說纖其學無大小皆雖人物龍竟不嘗持巧此前亡也其後一學以鍛斧擊之鞋雖然有聲但堅固不可動必是銅鐵所雖息非有固書之擯不然書籍所載閭之上無說焉則以有之而不薄若然則今成大游之頹不可覩無之

當是時也民結繩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樂其俗安其居鄰國相望雞狗之音相聞民至老死而不相往來若此之時則至治已今遂至使民延頸舉踵曰某所有賢者贏糧而趣之則內棄其親而外去其主之事足跡接乎諸侯之境車軌結乎千里之外則是上好知之過也上誠好知而無道則天下大亂矣何以知其然邪甘食而下又是山無談遂庭龍繹由來禁所有賢若嬴糧而翔之後是說說孟子句子推而上之孔子亦在其明矣爵賞獲下與辯異之荻便見莊子曰當時之風俗故有此論好知則非自然之道多故曰好知亦無道

夫弓弩畢弋機變之知多則鳥亂於上矣鉤餌罔罟罾笱之知多則魚亂於水矣削格羅落罝罘之知多則獸亂於澤矣知詐漸毒頡滑堅白解垢同異之變多則俗惑於辯矣故天下每每大亂罪在於好知罥有網之網也亦微身也機變變詐也罪智猶漢書引猶有也猶今之木捕也捕兔置

者亦有之罝罘亦綱也知詐以智所相治也潔毒相漸漬而為毒亂也頡桀頑也猾汨亂也解猎隅角也堅白解垢異同皆當時辯者之名以取魚取鳥歡之事與辯者並言之亦是以當吏與斗斛權衡并識之意每每常常也常常嫉此而至於大亂皆好智之罪也

故天下皆知求其所不知而莫知求其所已知者皆知非其所不善而莫知非其所已善者是以大亂

不知者務外求異者也已知者曉然而易見者也自然之理也不善在人者也已善在我者也即齊物所謂是其所是而非其所非言但知他人之非而不知已之所是者亦非也

故上悖日月之明下爍山川之精中墮四時之施惴耎之蟲肖翹之物莫不失其性甚矣夫好知之亂天下也自三代以下者是已舍夫種種之民而悅夫役役之佞釋夫恬惔無為而悅夫啍啍之意啍啍已亂天下矣

上而日月下而山川中而寒暑四時微而至於端耎肖翹之物皆失其自然之理故曰莫不失其性甚矣夫好知之亂天下也此嘆其一句而結之也端耎微息而動之物附地者也蠍蜓之類肖小也翹輕也飛物也蜂蝶之類種殼實之貌役役務外作為之貌啍啍囁蹣也上句既結了却以三代實之謂三代以下便是如此故曰自三代以下是已啍啍役役兩句對說下而只括啍啍字結便與前兩素樸而民性得矣歎句逍遙遊曰還之照錄也是已起結也此曰三代以下是已結語也起結雖異同一機軸也

莊子外篇在宥第十一

聞在宥天下不聞治天下也在之也者恐天下之淫其性也宥之也者恐天下之遷其德也天下不淫其性不遷其德有治天下者哉昔堯之治天下也使天下欣欣焉人樂其性是不恬也桀之治天下也使天下瘁瘁焉人苦其性是不愉也夫不恬不愉非德也非德也而可長久者天下無之

聞在宥天下不聞治天下也此篇又做一句破題又是一體在者優游自在之貪淫亂也靜定則不淫矣宥若寬容自得之患遷為外物所遷移也使天下之人性皆不亂德皆不務於外物又何用治之乎不恬不靜也不愉不樂也以堯紂桀言之皆史論路之類也全書意勢皆如此其理皆未正然筆力豈易及哉以不恬比不愉便無輕重矣

人大喜邪毗於陽大怒邪毗於陰陰陽并毗四時不至寒暑之和不成其反傷人之形乎使人喜怒失位居處無常思慮不自得中道不成章於是乎天下始喬詰卓鷙而後有盜跖曾史之行故舉天下以賞其善者不足舉天下以罰其惡者不給故天下之大不足以賞罰自三代以下者匈匈焉終以賞罰為事彼何暇安其性命之情

哉

喜屬陽怒屬陰毗益也醫書所謂有餘之病也致中和則天地位失其中和則有四時不至寒暑不和之事氣亨既道則人亦病矣使人若言因疾笑在上致人如此也喜怒失位居恐處常謂妄惡妄動也憧憧往來朋從爾思是思慮不自得也成章有條理也不成章則失中道矣奚好甚而過當也詰義論相詰青也卓武立也鷙往屬也此四字皆形容不和之意盜跖曾史只是替換賢不肖字用心說不和則賢不肖皆共矣爲天下者於其賢者而賓之於其不肖若而罰之賢非貞賢出佘好遇舉出皆然故欲實不小足不給亦不足也言出用比等人亨矣其寶皆是識養苟乃與為惡苦對說所以重折賢若也人以皆養賞選嵩以爲相與則嘗能安其性情自然之理哉

而且說明邪是淫於色也說聰邪是淫於聲也說仁邪是亂於德也說義邪是悖於理也說禮邪是相於技也說樂邪是相於淫也說聖邪是相於藝也說知邪是相於疵也天下將安其性命之情之八者存可也亡可也天下將不安其性命之情之八者乃始臠卷獊囊而亂天下也而天下乃始尊之惜之甚矣天下之惑也豈直過也而去之邪乃齊戒以言之跪坐以進之鼓歌以儛之吾若是何哉

爲明而好色爲聰而好五聲皆亂其真矣故曰淫德與理自然者仁與義有心以爲之故以爲亂於德而悖於理技能也淫樂也彼以禮樂爲外物故曰相於技相於淫相助也助苟之而愈甚也藝業也疵病也業

乃自勞病乃自苦以聖知之名而悅之則愈勞愈苦矣故曰相於業相於疵此聖字止近以能字着今言章聖之聖也故於盜亦曰妄意室中之藏聖也此皆字義不同動讀者當自分別不可與常盡中于義仁者亂八者明聰仁義禮樂聖知也交其自然則八者雜有亦不能爲累故曰存可也亡可也不安其自然則八者能爲言矣務卷苟束之貌館囊之事之貌至直過也忘夫之言不特黴坐一過賓卻休止齊成以言思鄭重而詩說之跪坐以進謂致桼盡禮而相偉於段政以齊之謂言之不足手舜足辭也此皆識一緋之學者言若是何哉言汝華知此果何爲哉吾非自言指他人而言也詣詩曰我始所彼金聲婦稱其夫也書曰我用沈的于酒滋子細紂也此異文法

故君子不得已而臨莅天下莫若無爲無爲也而後安其性命之情故貴以身於爲天下則可以託天下愛以身於爲天下則可以寄天下故君子苟能無解其五藏無擢其聰明尸居而龍見淵默而雷聲神動而天隨從容無爲而萬物炊累焉吾又何暇治天下哉

此段皇說無爲自然之治不得已一字便托寄天下而不與之莫以莫引之可養謂貴於以人下而後可以天下托之以其身之可受循愛於爲天下而後可以天下可之此爾可文亦寄理亦莅讀莊子之書於此字句又寄子細死來禮說曰前散之束辭其而繳使異不史矣程細也選用其居用也尸居若其居如尸然即記禮所謂生知尸也龍汶子也尸居默爲而威義可則自然有文藏曰尸名行龍見淵齊也靜也默不言也雷聲感動人也鉗不言而德動人也禪家所謂是鍵不言

其聲如雷也故曰淵默而雷聲[illegible]精神也天理也湛然可又無非天理故之神動而人隨如天此三句[illegible]莊子[illegible]又奇所以度越諸子[illegible]

[illegible]中息[illegible]吹之[illegible]動也[illegible]若動而又不已[illegible]下得若特[illegible]勤而又不已[illegible]而天下之人見其出而[illegible]以治萬物之

崔瞿問於老聃曰不治天下安臧人心老聃曰女慎無攖人心人心排下而進上上下囚殺淖約柔乎剛彊廉劌彫琢其熱焦火其寒凝冰其疾俛仰之間而再撫四海之外其居也淵而靜其動也縣而天僨驕而不可係者其唯人心乎

此一段[illegible]

[illegible]

寫人心最爲奇妙非莊子之筆力未易能也

昔者黃帝始以仁義攖人之心堯舜於是乎股無胈脛無毛以養天下之形愁其五藏以爲仁義矜其血氣以規法度然猶有不勝也堯於是放讙兜於崇山投三苗於三峗流共工於幽都此不勝天下也夫施及三王而天下大駭矣下有桀跖上有曾史而儒墨畢起於是乎喜怒相疑愚知相欺善否相非誕信相譏而天下衰矣大德不同而性命爛漫矣天下好知而百姓求竭矣

[illegible]

[illegible]

於是乎釿鋸制焉繩墨殺焉椎鑿決焉天下脊脊大亂罪在攖人心

故賢者伏處大山嵁巖之下而萬乘之君憂慄乎廟堂之上今世殊死者相枕也桁楊者相推也刑戮者相望也而儒墨乃始離跂攘臂乎桎梏之間意甚矣哉其無愧而不知恥也甚矣吾未知聖知之不為桁楊椄槢也仁義之不為桎梏鑿枘也焉知曾史之不為桀跖嚆矢也故曰絕聖棄知而天下大治此段言其不勝天下遂至於用刑斷絕罪相鬻皆用刑之具也縲紲縛者也黑黥是也宥貸者錔籍籍也罪在攖人心者言自黃帝始也者良通不出而其君自勞天下之彼罪者甚衆氣象如許而儒墨以此時猶且高自矜置於擧此罪人之中故儒以於離跂攘臂乎桎梏之間離跂支離翹跂也攘臂奮手言攘跂也乃自許焉之說可貌其吳戕也上下兩居矣字其意也卻儒墨不於此何罪甚不知其恥也椄槢皆是奇草桁楊言相推相若相接而楊也桁楊椄槢因聖知而有桎梏鑿枘因仁義而有桀跖之借曾史之說得以文而為害是桀跖之嚆矢也椄槢今物中橫木不楔也嚆矢今之響箭也黃帝立為天子十九年令行天下聞廣成子在於空同之上故往見之曰我聞吾子達於至道敢問至道之精吾欲取天地之精以佐五穀以養民人吾又欲官陰陽以遂羣生為之奈何廣成子曰而所欲問者物之質也而所欲官者物之殘也自而治天下雲氣不待族而雨草木不待黃而落日月之光益以荒矣而佞人之心翦翦者又奚足以語至道取天地之精和以所徵單然有也留陽以發聚也[illegible]以官物也官各任其職也[illegible]其殘職者言官物之本然者天下[illegible]之殘者言物之事也[illegible]五穀羣生之[illegible]為物之生[illegible]也[illegible]不族者[illegible]時也[illegible]翦翦淺也[illegible]黃帝退捐天下築特室席白茅閒居三月復往邀之廣成子南首而臥黃帝順下風膝行而進再拜稽首而問曰聞吾子達於至道敢問治身奈何而可以長久廣成子蹶然而起曰善哉問乎來吾語汝至道至道之精窈窈冥冥至道之極昏昏默默無視無聽抱神以靜形將自正必靜必清無勞汝形無搖汝精乃可以長生目無所見耳無所聞心無所知汝神將守形形乃長生[illegible]

此說也無勞無搖此無字與勿字同有禁止之意目無見耳無聞心無知又解無視無聽抱神以靜兩句神守其形則可以長生此神字今修養家所謂嬰兒是也愼汝內閉汝外多知為敗我為汝遂於大明之上矣至彼至陽之原也為汝入於窈冥之門矣至彼至陰之原也天地有官陰陽有藏慎守汝身物將自壯我守其一以處其和故我脩身千二百歲矣吾形未嘗衰愼汝內不動其心也閉汝外不使外物得以動吾之知也多知則為累矣不識不知而後純全故曰多知為敗至陽之初大明也至陰之原窈冥也原也易大明之上虛之上也窈冥之門無極之始也易言一陰一陽之謂道亦是此等說話但其說爲奇莊子要說得暢快故其辭如此為汝者教汝也遂從也猶往也入窮也言欲教汝至於此地也官職藏官其官此言人之身自有天地陰陽也可以天地各物皆自有其所各居其所有之物各守將自壯者[illegible]所以形雖千二百歲之久而不衰即吾身之健康也與物相應者也

黃帝再拜稽首曰廣成子之謂天矣廣成子曰來余語汝彼其物無窮而人皆以為終彼其物無測而人皆以為極得吾道者上為皇而下為王失吾道者上見光而下為土今夫百昌皆生於土而反於土故余將去汝入無窮之門以遊無極之野吾與日月參光吾與天地為常當我緡乎遠我昏乎人其盡死而我獨存乎廣成子之謂天[illegible]

者言其可與天合一也物所終物豈可測而人以為物有窮[illegible]限無涯也此兩句極有味[illegible]門限思見拈出手而[illegible]於未濟是如此物[illegible]知[illegible][illegible]

天地相為長久故曰與日月參光與天地為常將當我者近我而來也遠我者背我而去也物之來去我者皆不知其然而然當我者不知遠我者不知其[illegible]也

雲將東遊過扶搖之枝而適遭鴻蒙鴻蒙方將拊脾雀躍而遊雲將見之倘然止贄然立曰叟何人邪叟何為此鴻蒙拊脾雀躍不輟對雲將曰遊雲將曰朕願有問也鴻蒙仰而視雲將曰吁雲將曰天氣不和地氣鬱結六氣不調四時不節今我願合六氣之精以育羣生為之奈何鴻蒙拊脾雀躍掉頭曰吾弗知吾弗知雲將不得問又三

年東遊過有宋之野而適遭鴻蒙雲將大喜行趨而進曰天忘朕邪天忘朕邪再拜稽首願聞於鴻蒙鴻蒙曰浮遊不知所求猖狂不知所往遊者鞅掌以觀無妄朕又何知雲將曰朕也自以為猖狂而民隨予所往朕也不得已於民今則民之放也願聞一言鴻蒙曰亂天之經逆物之情玄天弗成解獸之羣而鳥皆夜鳴災及草木禍及止蟲意治人之過也[illegible]

雲將曰然則吾奈何鴻蒙[illegible]

曰意毒哉僊僊乎歸矣雲將曰吾遇天難願聞一言鴻蒙曰意心養汝徒處無為而物自化墮爾形體吐爾聰明倫與物忘大同乎涬溟解心釋神莫然無魂萬物云云各復其根各復其根而不知渾渾沌沌終身不離若彼知之乃是離之無問其名無闚其情物固自生雲將曰天降朕以德示朕以默躬身求之乃今也得再拜稽首起辭而行[illegible]

其閉於若也故曰物因自生固者固有也降掛言閉我也然者不言也賄我以自然之德示我以不言之理反身而求之乃得此道窮拜號也言自然吾身求之乃得其所得矣遂拜謝而自

去

世俗之人皆喜人之同乎己而惡人之異於己也同於己而欲之異於己而不欲者以出乎眾為心也夫以出乎眾為心者曷常出乎眾哉因眾以寧所聞不如眾技眾矣而欲為人之國者此攬乎三王之利而不見其患者也此以人之國僥倖也幾何僥倖而不喪人之國乎其存人之國也無萬分之一而喪人之國也一不成

在宥

而萬有餘喪矣悲夫有土者之不知也

自此以下至末乃是莊子自鋪說一段欲人之同己而異己是我皆自出而眾人之則之我之不欲乎之出眾為心向後眾人若安人則我以己而不下人聞其以出眾為心其不知出眾乃是出眾人後皆可歸之以為同以多不少見我則異己而不眾聞技之比不如眾技多而眾人之若以見人亦人之足以出眾為心也之見而蓋者人有眾為欲為所見人自多矣若不在王之是以眾也若此見其所見為心而論為於人者亦然國之有國是以眾人自見之人也傍之而人也知得其人之所不見以為心害有國皆出王若欲出眾也但有國之傍僥倖而其本為出國則人為人也其國之有士之人若傍知其傍之也國不知以為出其僥不為而之土得大物國者有也分以

流留之聽上遊

夫有土者有大物也有大物者不可以物物而不物故能物物明夫物物者之非物也

豈獨治天下百姓而已哉出入六合遊乎九州獨往獨來是謂獨有獨有之人是之謂至貴

於物

者有則無有心無為則物不為物而物為故能出入六合遊乎九州不物故能物物也故曰獨往獨來是謂獨有獨有之人是之謂至貴

大人之教若形之於影聲之於響有問而應之盡其所懷為天下配處乎無響行乎無方挈汝適復之撓撓以遊無端出入無旁與日無始頌論形軀合乎大同大同而無己無己惡乎得有有覩

在宥

有者昔之君子覩無者天地之友

也則形影聲響有問而應之盡其所懷為天下配處乎無響行乎無方挈汝適復之撓撓以遊無端出入無旁與日無始頌論形軀合乎大同大同而無己無己惡乎得有有覩有者昔之君子覩無者天地之友

而之下君皆子在若於自也矣

賤而不可不任者物也卑而

不可不因者民也匿而不可不爲者事也麤而不可不陳者法也遠而不可不居者義也親而不可不廣者仁也節而不可不積者禮也中而不可不高者德也一而不可不易者道也神而不可不爲者天也

[illegible]

故聖人觀於天而不助成於德而不累出於道而不謀會於仁而不恃薄於義而不積應於禮而不諱接於事而不讓[illegible]

於法而不亂恃於民而不輕因於物而不去物者莫足爲也而不可不爲不明於天者不純於德不通於道者無自而可不明於道者悲夫

[illegible]

何謂道有天道有人道無爲而尊者天道也有爲而累者人道也主者天道也臣者人道也天道之與人道也相去遠矣不可不察也

[illegible]

怨而不罪求之無爲而尊者天道之自然也有爲而累者人道之不容不爲者也上句便屬道心下句便屬人心此一累字便與危字相近主者天道是以道心爲上也臣若人道是使人心聽命也此臣主字不是朝廷君臣從來請昔只作君臣諸設矣此是一身中之君臣齊物論曰其遊相爲君臣乎其有眞君存爲當如此看可也莊子之害大抵貫無爲截有爲前兩轉既說有爲者不可不爲又恐人把有爲無爲什一例看故於此又曰天道與人自相夫滾矣不可不察也問關抑揚前後照應若看得出白是活擬擬地但其言語錯猶鼓舜變化故人有不能盡知之者兼其問如遠而不可不居者義親而不可不肅者仁此語不入聖賢於實於以流於異端須莫作語盡讀方可自識而不可不任以下至不可不察也此莊子中大綱須難與天下篇同東坡以爲莊子未言識孔子於天下篇得之今曰莊子未嘗不知精粗本末爲一之理於

此當得之更有一說聖賢之言萬世無弊諸子已家亦有說得精快變且如易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化而裁之謂之變推而行之謂之通舉而措之天下民謂之事業又一見乃謂之象形乃謂之器制而用之謂之法利用出入民咸用之謂之神何嘗不說精底何常不說拙底識得如此淨成便自無學學所云爲者語道則眞心道然羅家悟道則其心適粗此看得儒釋骨篇出前此所未有也如莊子此段把許多出問事喚做甲喚做他中問又若箇不可不二字紗此手腳便根了使與裡精措一允執戰中實家若分所得這相細氣家出方分學斡昆悟道來是其人那目者他人歸佛只說得皮毛然既名作出出法汉以絕人顛去倫紀之說關之何由得也服

莊子外篇天地第十二

天地雖大其化均也萬物雖多其治一也人卒雖衆其主君也君原於德而成於天故曰玄古之君天下無爲也天德而已矣其化均者言皆是元氣也治主此萬物雖多主之者一造化而已人卒雖衆其主君也猶言天無二日民無二王也天之與長苟爲德我能推其其德之初皆自天而哉之則人力無所加矣汪人君者能知乎此爲不收自然矣與爲自然故是天楚汝凌也玄古猶遠古也

以道觀言而天下之君正以道觀分而君臣之義明以道觀能而天下之官治以道汎觀而萬物之應備故通於天地者德也行於萬物者道也上治人者事也

能有所藝者技也技兼於事事兼於義義兼於德德兼於道道兼於天天也之聞有氣則有聲有聲而後有名名之爲君則天下之分定矣此自天世二初儀有聲特使白定了此是自然從故司以道能古予天下之君定言聲也道然也走云此分以自有君臣之義便是卑高以陳古既所矣之意故曰以道觀分而君臣之義明天下之事林一人臾能用乡由者多當其然而盡可職其所以能者刀天與之益天生許多人出在役子多事故以簡謂能而天下之官治寓捻之劉才有無封者有寄則有熱有雖則有越有上問有有崩月南後有定則有右當其術應旨出自然故以前訊組乃萬物之應備此同句最多其其總捋天能覺能生之數成討此德也運同世萬物之明各有自然之理行乎其中故行於萬物若負也上之所以分者効増禁刑政皆治

之事也事事之中各有藝業隨其所能名人之 [illegible]

故曰古之畜天下者無欲而天下足無為而萬物化淵靜而百姓定記曰通於一而萬事畢無心得而鬼神服 [illegible]

夫子曰夫道覆載萬物者也洋洋乎大哉君子不可以不刳心焉無為為之之謂天無為言之之謂德愛人利物之謂仁不同同之之謂大行不崖異之謂寬有萬不同之謂富故執德之謂紀德成之謂立循於道之謂備不以物挫志之謂完君子明於此十者則韜乎其事心之大也沛乎其為萬物逝也 [illegible]

[illegible] 若然者藏金於山藏珠於淵不利貨財不近貴富不樂壽不哀夭不榮通不醜窮不拘一世之利以為己私分不以王天下為己處顯顯則明萬物一府死生同狀 [illegible]

夫子曰夫道淵乎其居也漻乎其清也金石不得無以鳴故金石有聲不考不鳴萬物孰能定之 [illegible]

夫王德之人素逝而恥通

於事立之本原而知通於神故其德廣其心之出有物採之故形非道不生生非德不明存形窮生立德明道非王德者邪蕩蕩乎忽然出勃然動而萬物從之乎此謂王德之人有王德者王天下言[illegible]

[illegible]

動不得已而起之應物也被之是聖人作而萬物覩也[illegible]視乎冥冥聽乎無聲冥冥之中獨見曉焉無聲之中獨聞和焉故深之又深而能物焉神之又神而能精焉故其與萬物接也至無而供其求時騁而要其宿大小長短脩遠[illegible]

[illegible]黃帝遊乎赤水之北登乎崑崙之丘而南望還歸遺其玄珠使知索之而不得使離朱索之而不得使喫詬索之而不得也乃使象罔象罔得之黃帝曰異哉象罔乃可以得之乎[illegible]

堯之師曰許由許由之師曰齧缺齧缺之師曰王倪王倪之師曰被衣堯問於許由曰齧缺可以配天乎吾藉王倪以要之許由曰殆哉圾乎天下齧缺之為人也聰明叡知給數以敏其性過人而又乃以人受天彼審乎禁過而不知過之所由生與之配天乎彼且乘人而無天方且本身而異形方且尊知而火馳方且為緒使方且為物絯方且四顧而物應方且應衆宜方且與物化而未始有恆夫何足以配天乎雖然有族有祖可以為衆父而不可

以爲衆父父治亂之率也北面之禍也南面之

賊也[illegible]

[illegible]堯觀乎

華華封人曰嘻聖人請祝聖人使聖人壽堯曰

辭使聖人富堯曰辭使聖人多男子堯曰辭封

人曰壽富多男子人之所欲也汝獨不欲何邪

堯曰多男子則多懼富則多事壽則多辱是三

者非所以養德也故辭封人曰始也我以汝爲

聖人邪今然君子也天生萬民必授之職多男

子而授之職則何懼之有富而使人分之則何

事之有[illegible]

[illegible]夫聖人鶉居而鷇食鳥行而無彰天

下有道則與物皆昌天下無道則脩德就閒千

歲厭世去而上僊乘彼白雲至于帝鄉三患莫

至身常無殃則何辱之有[illegible]

[illegible]封人去之堯隨之曰請問

封人曰退已[illegible]

[illegible]堯治天下伯成子高

立爲諸侯堯授舜舜授禹伯成子高辭爲諸侯

而耕禹往見之則耕在野禹趨就下風立而問

焉曰昔堯治天下吾子立爲諸侯堯授舜舜授

子而吾子辭為諸侯而耕敢問其故何也子高
曰昔堯治天下不賞而民勸不罰而民畏今子
賞罰而民且不仁德自此衰刑自此立後世之
亂自此始矣夫子闔行邪無落吾事俋俋乎耕
而不顧此段又言世變愈下一節不如一節在禹時使不如堯舜矣無落吾事者落發
也言吾不願與汝言恐變吾耕事也俋俋低首而耕之狀堯不賞不罰今子賞罰而民不仁其
發蓋言賞罰不如無亦如必也使無說之意却借堯舜禹之名以言之泰初有無
無有無名一之所起有一而未形物得以生謂
之德未形者有分且然無閒謂之命留動而生

物物成生理謂之形形體保神各有儀則謂之
性性脩反德德至同於初同乃虛虛乃大合喙
鳴喙鳴合與天地為合其合緡緡若愚若昏是
謂玄德同乎大順泰初造化之始也所有者只是無而已未有簡有字也有
猶無之則安得有名此乃一之所由起也此一
字便是無字故曰有一而未形物得以生則有
有矣凡物各有其於皆德也未形者言一所起
之時也若有分矣而只分化不得故曰且無無
間日然猶且也且字下常而一字無閒便是師
然者有分便是氣然者此命字即天命謂性之
命留動而生物元氣之動運而不已生而而物
只是其動者留於此故門留動而生物留數二
字下得極精微莫草草看動陽也留動靜也
靜爲除此句無妄陸生度成之意然倘之而性

既成物矣則生寸之理皆具以元氣之動者而
爲我之生若此是之形也者此形宇却如此說
寶也書所無形體保神各有儀則謂之性此一
句便足詩有物有則便是左傳所謂民受天地
之中以生有動作成義之則也形體氣也氣中
有神所謂儀則皆此神存之使是性中自有仁
義禮智之喜若以由害論此曰何等一句德字
却足性宇此性字却是性之用矣所以道此書
宇義當什一眼者性情反德者言情此性以發
其打然之德德所至矣盡矣樂與無物之初同
矣反德猶言傳體也乎極乎也同於與物之初
則虛至虛則大矣爲虛而大只有不言言合
咳者不言也爲者以也以不言之言如此下三
宇便是地寄筆勲下而却辯一轉又門喙鳴合
此合宇又與上合宇不同矣言此喙之鳴既以
不言而言則與自然若合矣以此自然之合則
與天地合矣故門爲愚合與大地爲合緡緡
混混也混混然其隱若昏所容此合字也此乃
罔之玄妙之德則與大順同咳大順即大初自然之理此夫子問於老聃曰

有人治道若相放可不可然不然辯者有言曰
離堅白若縣寓若是則可謂聖人乎老聃曰是
胥易技係勞形怵心者也執狸之狗成思猨狙
之便自山林來丘予告若而所不能聞與而所
不能言凡有首有趾無心無耳者衆有形者與
無形無狀而皆存者盡無其動止也其死生也
其廢起也此又非其所以也有治在人忘乎物
忘乎天其名為忘己忘己之人是之謂入於天

其拈太介主同懷其貫之意以我之可明彼之
不可以我之然明彼之不然辭若之言雖門堅
白司實然紛多端而我能分辯之若懸於天宇
之開謂能觥然揭而示人也解分折也胥易技
係解已貝前節成愚老為人所繫縛而成其學
思也自山林來若言為人捕而半也前曰執黎
日日執捏黎字思也所不能閒所不能言即性
與大若不可解聞之意有有介足言人之項雖
已也無心無耳言其無知無其出無形無形自
生而然若狀形而下者見形而上者即中非者
立無形無壯而皆存也此一句下得亦奇盡無
若言廿無此人也動止起居也變起窮達也言
起居死生窮達之則於有自然而然若人皆知
動止死生發起之為衝止死生賓起而不知其
所以為動止死生發起者也退之送文暢存口
江河所以流人物所以蓄亦有所見之言但今
人等閒讀過了治若治事之治也人若人事也
因人事而治之則我無容心故曰有治在人非

推忘物併與天東忘之此謂之忘己忘己若無
我也入於天若入於自然也猶前同入於井人
也上曰忘乎大此已入於天入則與天為一矣
推其忘而後推為一也但應帝主下未始出於
其人未自忘乎天也未始入於非人出乎造化
之止也與此入乎天之諸又異此皆其鼓舞變
不可執言難著
則難讀莊子矣

將閭葂見季徹曰魯君謂葂也
曰請受教辭不獲命既已告矣未知中否請嘗
薦之吾謂魯君曰必服恭儉拔出公忠之屬而
無阿私民孰敢不輯季徹局局然笑曰若夫子
之言於帝王之德猶螳蜋之怒臂以當車軼則
必不勝任矣且若是則其自為處危其觀臺多
物將往投迹者眾將閭葂覤覤然驚曰葂也汒
若於夫子之所言矣雖然願先生之言其風也

虎陳也請以所言陳之拔出公忠之屬舉賢也
無間私無偏當也輯安也局局笑之教也螳螂
怒其臂以當車轍言力不足以任此大事也
曰然而境曰莫木然生此言然曾事子喜下一
道怒字其自為處若言其自為所實之地如其
則以危其觀臺以示人人人將往而於之民投
足而來者愈眾矣多物人物之多也意言名學
愈盛而出之趨若愈眾則自累矣戲覤驚之貌
聞其言而無所知故已汒若於夫子所
言風者謂風之取實掠曰言其略也

季徹曰
大聖之治天下也搖蕩民心使之成教易俗舉
滅其賊心而皆進其獨志若性之自為而民不
知其所由然若然者豈兄堯舜之教民溟涬然
弟之哉欲同乎德而心居矣搖萬旨轉移也滅
心有為之心也靈

志獨得之矣朝猶其獨之獨也民鼓之心也易
其習俗皆成大扶六六其其道但知成教之性
自有而不知為之化故己不知其生知然以
棄舜為高而以我次之故己兄舜之所由而弟
之謂堯舜豈能勝我我不在堯舜之下教下句
如此也是好奇溟滓有順溟由心之意民字即
見人字言此人能如此則豈肯兄堯舜之幾而
自痴其下也同乎自然之德則其心安矣居安
也欲若聖人欲
其民如此也

子貢南遊於楚反於晉過漢陰
見一丈人方將為圃畦鑿隧而入井抱甕而出
灌搰搰然用力甚多而見功寡子貢曰有械於

此一日浸百畦用力甚寡而見功多夫子不欲乎為圃者卬而視之曰奈何曰鑿木為機後重前輕挈水若抽數如泆湯其名為槔為圃者忿然作色而笑曰吾聞之吾師有機械者必有機事有機事者必有機心機心存於胸中則純白不備純白不備則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載也吾非不知羞而不為也子貢瞞然慙俯而不對有閒為圃者曰子奚為者邪曰孔丘之徒也為圃者曰子非夫博學以擬聖於于以蓋衆獨弦哀歌以賣名聲於天下者乎汝方將忘汝神氣墮汝形骸而庶幾乎而身之不能治而何暇治天下乎子往矣無乏吾事

[illegible]抽拔也疾湯沃益而勞出也言取水之易也此數恂形容得桔槔自好機械器也用之則為機事所以用之者心也有機心則純白不備言不純一至可也神生不定不於拘靜[illegible]一也道所不貴言不於義道也要未學問[illegible]夫言般類者當子組體忍子奚為各猶論嘉曰奚自也擬聖言慕聖人也於于自大之鈍獨弦哀歌言人不已知而自論自說貫名治名也獨弦哀歌譬喻說也比之學磬於術則非矣忘反神氣猶[illegible]野其聰明也墮汝形體御忘已也汝能如此猶尚瘦幾不然身且不治何能治人此遯吾聖人之言無乏即無落也

子貢卑陬失色項項然不自得行三十里而後愈其弟子曰向之人何為者邪夫子何故見之變容失色終日不自反邪曰始吾以為天下一人耳不知復有夫人也吾聞之夫子事求可功求成用力少見功多者聖人之道今徒不然執道者德全德全者形全形全者神全神全者聖人之道也託生與民並行而不知其所之汒乎淳備哉功利機巧必忘夫人之心[illegible]

[illegible]力少而功多便是桔槔之類[illegible]

[illegible]

若夫人者非其志不之非其心不為雖以天下譽之得其所謂謷然不顧以天下非之失其所謂儻然不受天下之非譽無益損焉是謂全德之人哉我之謂風波之民[illegible]

[illegible]

反於魯以告孔子孔子曰彼假脩渾沌氏之術

若也識其一不知其二治其內而不治其外夫明白入素無爲復朴體性抱神以遊世俗之間者汝將固驚邪且渾沌氏之術予與汝何足以識之哉[illegible]

諄芒將東之大壑適遇苑風於東海之濱苑風曰子將奚之曰將之大壑曰奚爲焉曰夫大壑之爲物也注焉而不滿酌焉而不竭吾將遊焉苑風曰夫子無意于橫目之民乎願聞聖治諄芒曰聖治乎官施而不失其宜拔舉而不失其能畢見其情事而行其所爲行言自爲而天下化手撓顧指四方之民莫不俱至此之謂聖治[illegible]

願聞德人曰德人者居無思行無慮不藏是非美惡四海之內共利之之爲悅共給之之爲安怊乎若嬰兒之失其母也儻乎若行而失其道也財用有餘而不知其所自來飲食取足而不知其所從此謂德人之容[illegible]

願聞神人曰上神乘光與形滅亡此謂照曠致命盡情天地樂而萬事銷亡萬物復情此之謂混冥[illegible]

門無鬼與赤張滿稽觀於武王之師赤張滿稽曰不及有虞氏乎故離此患也門無鬼曰天下均治而有虞氏治之邪其亂而後治之與赤張滿稽曰天下均治之爲願而何計以有虞氏爲有

虞氏之藥瘍也，禿而施髢，病而求醫。孝子操藥

以脩慈父，其色燋然，聖人羞之。萹楷之言以征伐不及於揖遜

因無冕之問又拼與有虞氏非之言天下皆以熙於治因末虞氏治之反以為累也無瘍何以藥不禿何用髢不治瘍則何用醫盡言喉作治天下便是病了無為而不治無病也孝子為父操藥其色終足不樂則不可畏矣其言雖不正譬喻以動有心於合天下則可畏矣亦奇特脩羞與羞同古字通用羞之也羞恥也

至德之世，不尚賢，不使

能，上如標枝，民如野鹿，端正而不知以為義，相

愛而不知以為仁，實而不知以為忠，當而不知

以為信，蠢動而相使，不以為賜，是故行而無迹，

事而無傳。

尚賢不世使能者有賢能之名故其技不尚標枝枯技也但見其技不見其身故曰標枝野鹿標枝皆是以無情無欲端正猶身也相愛相親也相與以實誠無心也喻之謂忠當事得其當也當時未有仁義忠信之名也蠢動而相使相助也不以為賜若不知有是以為恩也而無迹事而無傳是當時未有是以為恩之也事行民知之不尚也此皆形容太古之世

孝子不諛其親，忠臣不諂其君，臣

子之盛也。親之所言而然，所行而善，則世俗謂

之不肖子；君之所言而然，所行而善，則世俗謂

之不肖臣。而未知此其必然邪？世俗之所謂然

而然之，所謂善而善之，則不謂之道諛之人也。

然則俗故嚴於親而尊於君邪？謂己道人，則勃

然作色；謂己諛人，則怫然作色。而終身道人也，

終身諛人也。

不諛其親以為孝也不諂其君以為忠也能諫其所行然諾能諫其所為不知其所以為諫者為是以不諫者為非是善者為善若不諫者為所謂親君之所言於世俗則諂之世俗及所同者是也於世俗之所以同於己者君之所言若於此意其所得之言盡世俗之所尊者為是世之所謂是是我之所為我之不能為我所尊則異於我不同世俗也而我之所謂道則為諛也世之所為也尊之道我以為道諛我不能為之同者則我世俗之於我也若古之為道諛之古帝王聖人所言亦太平之世也以天下為一等其言亦相去一天下亦不能以莊子聖賢皆作道下一等看一人然發明此道在上乃為信可及然其言太過矣

合譬飾辭聚眾也，

是終始本末不相坐。垂衣裳，設采色，動容貌，以

媚一世，而不自謂道諛；與夫人之為徒，通是非，

而不自謂眾人，愚之至也。

言其辭也聚眾若以聳動天下之耳目者其言也要其終始本末不相照應也學者飾言辭以求其名也聚眾初不相關以其衣裳之飾不以為采色之動容貌而聚之以其言之學世俗所尚者以為道是我學於世俗之人者此皆其所以聳世俗之道而其實非是我之所謂學者皆以是為是而不知其非也而與世人之為徒通是非而不自知其為眾人也如此者是愚之至也

知其愚者

非大愚也知其惑者非大惑也大惑者終身不解大愚者終身不靈三人行而一人惑所適者猶可致也惑者少也二人惑則勞而不至惑者勝也而今也以天下惑予雖有祈嚮不可得也不亦悲乎大聲不入於里耳折楊皇荂則嗑然而笑是故高言不止於衆人之心至言不出俗言勝也以二缶鍾惑而所適不得矣而今也以天下惑予雖有祈嚮其庸可得邪知其不可得也而强之又一惑也故莫若釋之而不推不推誰其比憂[illegible]

厲之人夜半生其子遽取火而視之汲汲然唯恐其似己也[illegible]

法也惡人之生子恐其似己是自知其惡也彼且自知而甘之矣若皆不自知則不如厲人矣以前因大惑終身不解大愚終身不靈又如此借喻而不結斷此皆是弄筆處

百年之木破為犧樽青黃而文之其斷在溝中比犧樽於溝中之斷則美惡有間矣其於失性一也跖與曾史行義有間矣然其失性均也且夫失性有五一曰五色亂目使目不明二曰五聲亂耳使耳不聰三曰五臭薰鼻困惾中顙四曰五味濁口使口厲爽五曰趣舍滑心使性飛揚此五者皆生之害也而楊墨乃始離跂自以為得非吾所謂得也夫得者困可以為得乎則鳩鴞之在於籠也亦可以為得矣[illegible]

且夫趣舍聲色以柴其內皮弁鷸冠搢笏紳脩以約其外內支盈於柴柵外重纆繳睆睆然在

纆繳之中而自以為得則是罪人交臂歷指而虎豹在於囊檻亦可以為得矣以其趣舍形諸言君見若顏色與人爭是非鬬次為之髮故門趣舍聲色以柴其內皮弁鷸冠搢笏紳修皆滿若之服也衣服之以豊豫自拘束故曰以約其外指笏執也紳繒長帶也其在於內也身塞亦盤如以纏然言胥手不自在也外亦罪文束縛如罪人被束詩於纆繳纆謂也睆睆曰見之說人見與自若夾自束縛之中而被白以求得指衆以之人與衷盛之為亦以為自將手標口以祇謂罪亦已甚矣交臂夫其手也豎肯羅縛其手而其可數也叢寥豎並言亦猶俗言胡孫入布袋也

莊子鬳齋口義卷之四

莊子鬳齋口義卷之五

鬳齋林　希逸

莊子外篇天道第十三

天道運而無所積故萬物成帝道運而無所積故天下歸聖道運而無所積故海內服明於天通於聖六通四辟於帝王之德者其自為也昧然無不靜者矣聖人之靜也非曰靜也善故靜也萬物無足以鐃心者故靜也水靜則明燭鬚眉平中準大匠取法焉水靜猶明而況精神聖人之心靜乎天地之鑒也萬物之鏡也分別莊子[illegible]而無積即[illegible]意却在靜[illegible]木死灰但[illegible]槁比上下[illegible]人之靜也[illegible]言聖人非[illegible]以持動其[illegible]水以鏡為[illegible]謂說話似[illegible]夫虛靜恬淡寂漠無為者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至故帝王聖人休焉休則虛虛則實實者倫矣虛則靜靜則動動則得矣靜則無為無為也則任事者責矣無為則俞

俞俞者憂患不能處年壽長矣夫虛靜恬淡寂漠無爲者萬物之本也明此以南鄉堯之爲君也明此以北面舜之爲臣也以此處上帝王天子之德也以此處下玄聖素王之道也以此退居而閒游江海山林之士服以此進爲而撫世則功大名顯而天下一也 [illegible]

靜而聖動而王無爲也 [illegible]

而尊樸素而天下莫能與之爭美夫明白於天地之德者此之謂大本大宗與天和者也所以均調天下與人和者也與人和者謂之人樂與天和者謂之天樂 [illegible]

莊子曰吾師乎吾師乎𩐈萬物而不爲戾澤及萬世而不爲仁長於上古而不爲壽覆載天地刻彫衆形而不爲巧此之謂天樂 [illegible]

故曰知天樂者其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靜而與陰同德動而與陽同波故知天樂者無天怨無人非無物累無鬼責故曰其動也天其靜也地一心定而王天下其鬼不祟其魂不疲一心定而萬物服言以虛靜推於天地通於萬物此之謂天樂天樂者聖人之心以畜天下也 [illegible]

神不倚外則用足用則精神定也心定則精神自定連物自服以虛靜之理而行於天地萬物之間故曰推於天地而通於萬物以畜天下故之善養人者服天下也 夫帝王之德以天地為宗以道德為主以無為為常無為也則用天下而有餘有為也則為天下用而不足是故古之人貴夫無為也上無為也下亦無為也是下與上同德下與上同德則不臣下有為也上亦有為也是上與下同道上與下同道則不主上必無為而用天下下必有為為天下用此不易之道也天地道德以無為為宗[illegible]不易之理[illegible]以無為[illegible]

[illegible]

故古之王天下者知雖落天地不自慮也辯雖彫萬物不自悅也能雖窮海內不自為也天不產而萬物化地不長而萬物育帝王無為而天下功故曰莫神於天莫富於地莫大於帝王故曰帝王之德配天地此乘天地馳萬物而用人羣之道也[illegible]本在於上末在於下要在於主詳在於臣三軍五兵之運德之末也賞罰利害五刑之辟教之末也禮法度數刑名比詳治之末也鐘鼓之音羽旄之容樂之末也哭泣衰絰隆殺之服哀之末也此五末者須精神之運心術之動然後從之者也末學者古人有之而非所以先也[illegible]君先而臣從父先而子從兄先而弟從長先而少從男先而女從夫先而婦從夫尊卑先後天地之行也故聖人取象焉天尊地卑神明之位也春夏先秋冬後四時

之序也萬物化作萌區有狀盛衰之殺變化之流也夫天地至神而有尊卑先後之序而況人道乎宗廟尚親朝廷尚尊鄉黨尚齒行事尚賢大道之序也語道而非其序者非道也語道而非其道者安取道（因說許多譬喻[illegible]）（尊卑先後皆天地自然之理也故聖人[illegible]之故曰尊卑先後天地之行也聖人取象焉[illegible]時亦[illegible]說也化作化生也[illegible]萌萬物[illegible]品[illegible]也言物生而其狀不同[illegible]時[illegible]先盛後衰亦是譬喻先後之序[illegible]者[illegible]時而盛衰者非一時[illegible]次第故以盛衰之殺因先後而及[illegible]先後也於事尚賢言任賢事以[illegible]）（觀賢否天下自然之理故曰大道之序者言既不知其序又安得有道也宗廟尚親昭穆世次也）是故古之明大道者先明天而道德次之道德已明而仁義次之仁義已明而分守次之分守已明而形名次之形名已明而因任次之因任已明而原省次之原省已明而是非次之是非已明而賞罰次之賞罰已明而愚知處宜貴賤履位仁賢不肖襲情必分其能必由其名以此事上以此畜下以此治物以此脩身知謀不用必歸其天此之謂太平治之至也（說此[illegible]自）

（之序大有九等以天為第一道德為第二仁義為第三分守為第四刑名為第五因任為第六原省為第七是非為第八賞罰為第九分守職守也形名名辨也形與形同因任是因其所職而大任之也原免也有成也不任其事則免之則省去之矣是求推別淑慮也賞罰疑以記車服以彰之斯也莊子其言為治之序如比不知天討有罪天命有德賞罰何嘗非天豈九變而後及之如此議論便去聖賢遠甚但言先明天次道德其下又有此數節亦不是舍相而求精愚知處宜言當其任也履位亦猶當位也繇安也安其情實則名子小人各有所與也必由其名猶名責實也知謀不用以歸其天言事事雖各有輿而無容其心皆歸於自然而已此大平之世也）故書曰有形有名形名者古人有之而非所以先也古之語大道者五變而形名可舉九變而賞罰可言也驟而語形名不知其本也驟而語賞罰不知其始也倒道而言迕道而說者人之所治也安能治人驟而語形名賞罰此有知治之具非知治之道可用於天下不足以用天下此之謂辯士一曲之人也禮法數度刑名比詳古人有之此下之所以事上非上之所以畜下也（[illegible]）

[illegible] 昔者舜問於堯曰天王之用心何如堯曰吾不敖無告不廢窮民苦死者嘉孺子而哀婦人此吾所以用心已舜曰美則美矣而未大也堯曰然則何如舜曰天德而出寧日月照而四時行若晝夜之有經雲行而雨施矣堯曰膠膠擾擾乎子天之合也我人之合也夫天地者古之所大也而黃帝堯舜之所共美也故古之王天下者奚爲哉天地而已矣 [illegible]

孔子西藏書於周室子路謀曰由聞周之徵藏史有老聃者免而歸居夫子欲藏書則試往因焉孔子曰善往見老聃而老聃不許於是繙十二經以說老聃

中其說曰太謾願聞其要孔子曰要在仁義老聃曰請問仁義人之性邪孔子曰然君子不仁則不成不義則不生仁義眞人之性也又將奚爲矣老聃曰請問何謂仁義孔子曰中心物愷兼愛無私此仁義之情也老聃曰意幾乎後言夫兼愛不亦迂乎無私焉乃私也夫子若欲使天下無失其牧乎則天地固有常矣日月固有明矣星辰固有列矣禽獸固有羣矣樹木固有立矣夫子亦放德而行循道而趨已至矣又何偈偈乎揭仁義若擊鼓而求亡子焉意夫子亂人之性也 [illegible]

士成綺見老子而問曰吾聞夫子聖人也吾固不辭遠道而來願見百舍重

趼而不敢息今吾觀子非聖人也鼠壤有餘蔬而棄妹不仁也生熟不盡於前而積斂無崖老子漠然不應士成綺明日復見曰昔者吾有刺於子今吾心正卻矣何故也老子曰夫巧知神聖之人吾自以為脫焉昔者子呼我牛也而謂之牛呼我馬也而謂之馬苟有其實人與之名而弗受再受其殃吾服也恒服吾非以服有服

百舍重趼而不敢息言其勞也趼足跟厚皮也 [illegible]

士成綺鴈行避影履行遂進而問脩身若何老子曰而容崖然而目衝然而顙頯然而口闞然而狀義然似繫馬而止也動而持發也機察而審知巧而覩於泰凡以為不信邊境有人焉其名為竊

[illegible]

子曰夫道於大不終於小不遺故萬物備廣廣乎其無不容也淵乎其不可測也形德仁義神之末也非至人孰能定之

[illegible]

夫至人有世不亦大乎而不足以為之累天下奮棅而不與之偕審乎無假而不與利遷極物之真能守其本故外天地遺萬物而神未嘗有所困也通乎道合乎德退仁義賓禮樂至人之心有所定矣

[illegible]

之理故能守其本然之靜外天地遺萬物不動於外也其心不動神又何所困乎通向也道德自然也退仁義以仁義爲後而非所先也賓禮樂也主以情性而禮樂爲賓也定靜也此至人之心所以靜定也

世之所貴道者書也書不過語語有貴也語之所貴者意也意有所隨意之所隨者不可以言傳也而世因貴言傳書世雖貴之我猶不足貴也爲其貴非其貴也故視而可見者形與色也聽而可聞者名與聲也悲夫世人以形色名聲爲足以得彼之情夫形色名聲果不足以得彼之情則知者不言言者不知而世豈識之哉

書能載道世所以貴之然貴在道而不在書也以道爲言故其言可貴然所貴者意而不在言隨向也意之所向言不得而傳則言之與書皆不足貴矣以此爲貴書不足貴故曰爲其貴非其貴也名名言[illegible]形色則可見名聲則可聞道豈有形色名聲哉以不可見不可聞之道而世人欲以見聞得其實可悲也哉情實也果斷也見聞斷然不足以得之故知道者必不言而有言者必非知道者也今世之人其識見豈及此所以可惑也

桓公讀書於堂上輪扁斲輪於堂下釋椎鑿而上問桓公曰敢問公之所讀者何言邪公曰聖人之言也曰聖人在乎公曰已死矣曰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魄已夫桓公曰寡人讀書輪人安得議乎有說則可無說則死輪扁曰臣也以臣之事觀之斲輪徐則甘而不固疾則苦而不入不徐不疾得之於手而應於心口不能言有數存焉於其間臣不能以喻臣之子臣之子亦不能受之於臣是以行年七十而老斲輪古之人與其不可傳也死矣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魄已夫

此段只前段之意謂道不可以言傳而設喻如此極爲精妙甘滑也苦澀也徐寬也疾緊也寬則甘者易入而不堅緊則盡而難入要得不寬不緊自有分數存乎其間但是說不出雖父之於子亦不可傳書載古人文言耳其人不存則其不可傳者何從得之糟粕之精豈知其味哉道可可戲人莫不以壽苦其君道而可傳人莫不以傳其其子亦此竟也大凡書書所載的言人若一事先書翻中覆大只說一簡行然之理而聖曰竹多說話食出食許別無節二聖只治於比者能己雖子不可及庶讀佛書者亦然

莊子外篇天運第十四

天其運乎地其處乎日月其爭於所乎孰主張是孰維綱是孰居無事推而行是意者其有機緘而不得已邪意者其運轉而不能自止邪雲者爲雨乎雨者爲雲乎孰隆施是孰居無事淫樂而勸是風起北方一西一東有上彷徨孰噓

吸是孰居無事而披拂是 [illegible]

敢問何故巫咸袑曰來吾語汝天有六極五常帝王順之則治逆之則凶九洛之事治成德備監照下土天下戴之此謂上皇 [illegible]

商太宰蕩問仁於莊子莊子曰虎狼仁也曰何謂也莊子曰父子相親何為不仁曰請問至仁莊子曰至仁無親太宰曰蕩聞之無親則不愛不愛則不孝謂至仁不孝可乎莊子曰不然夫至仁尚矣孝固不足以言之此非過孝之言也不及孝之言也 [illegible]

莊子 八 十四

[illegible]

夫南行者至於郢北面而不見冥山是何也則去之遠也故曰以敬孝易以愛孝難以愛孝易而忘親難忘親易使親忘我難使親忘我易兼忘天下難兼忘天下易使天下兼忘我難夫德遺堯舜而不為也利澤施於萬世天下莫知也豈直太息而言仁孝乎哉夫孝弟仁義忠信貞廉此皆自勉以役其德者也不足多也故曰至貴國爵并焉至富國財并焉至願名譽并焉是以道不渝 [illegible]

莊子 八 十五

頭無爲之道也國財好國之財也不角不變也即所謂常然也入者有爲以自役而我常無爲也

北門成問於黃帝曰帝張咸池之樂於洞庭之野吾始聞之懼復聞之怠卒聞之而惑蕩蕩默默乃不自得

此一段把樂來推[illegible]說話又[illegible]而惑言我聞此樂[illegible]默口噤也不自得不自安也[illegible]

帝曰汝殆其然哉吾奏之以人徵之以天行之以禮義建之以太清四時迭起萬物循生一盛一衰文武倫經一清一濁陰陽調和流光其聲蟄蟲始作吾驚之以雷霆其卒無尾其始無首一死一生一僨一起所常無窮而一不可待汝故懼也

[illegible]

吾又奏之以陰陽之和燭之以日月之明其聲能短能長能柔能剛變化齊一不主故常在谷滿谷在阬滿阬塗郤守神以物爲量其聲揮綽其名高明是故鬼神守其幽日月星辰行其紀吾止之於有窮流之於無止子欲慮之而不能知也望之而不能見也逐之而不能及也儻然立於四虛之道倚於槁梧而吟目知窮乎所欲見力屈乎所欲逐吾既不及已矣形充空虛乃至委蛇汝委蛇故怠

[illegible]

吾又奏之以無怠之聲調之以自然之命故若混逐叢生林樂而無形布揮而不曳幽昏而無聲動於無方居於窈冥

或謂之死或謂之生或謂之實或謂之榮行流散徙不主常聲世疑之稽於聖人聖也者達於情而遂於命也天機不張而五官皆備此之謂天樂無言而心悅故有焱氏為之頌曰聽之不聞其聲視之不見其形充滿天地苞裹六極汝欲聽之而無接焉而故惑也[illegible]樂也者始於懼懼故祟吾又次之以怠怠故遁卒之於惑惑故愚愚故道道可載而與之俱也[illegible]

[illegible]孔子西遊於衛顏淵問師金曰以夫子之行為奚如師金曰惜乎而夫子其窮哉顏淵曰何也師金曰夫芻狗之未陳也盛以篋衍巾以文繡尸祝齊戒以將之及其已陳也行者踐其首脊蘇者取而爨之而已將復取而盛以篋衍巾以文繡遊居寢臥其下彼不得夢必且數眯焉今而夫子亦取先王已陳芻狗取弟子遊居寢臥其下故伐樹於宋削迹於衛窮於商周是非其夢邪圍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死生相與鄰是非其眯邪[illegible]夫水行莫如用舟而陸行莫如用車以舟之可行於水也而求推之於陸則沒世不行尋常古今非水陸與周魯非舟車與今蘄行周於魯是猶推舟於陸也勞而無功身必有殃彼未知夫無方之傳應物而不窮者也[illegible]

執一之道所以應世而不窮且子獨不見夫桔槔者乎引之則俯舍之則仰彼人之所引非引人也故俯仰而不得罪於人即俯仰隨人而無所容心即無方應物之喻也故夫三皇五帝之禮義法度不矜於同而矜於治故譬三皇五帝之禮義法度其猶柤梨橘柚邪其味相反而皆可於口故禮義法度者應時而變者也柤梨橘柚人皆美之而其味各不同此三王不同禮五帝不同樂之喻柤果屬似梨而酸今取猨狙而衣以周公之服彼必齕齧挽裂盡去而後慊觀古今之異猶猨狙之異乎周公也以古人之禮樂而強今人行之是強猨狙衣以人之服也不知人之能行而已[illegible]意在譏侮聖賢故多如此周公禮有冠冕衣裳之制故曰周公之服故西施病心而矉其里其里之醜人見而美之歸亦捧心而矉其里其里之富人見之堅閉門而不出貧人見之挈妻子而去之走彼知美矉而不知矉之所以美惜乎而夫子其窮哉[illegible]孔子行年

五十有一而不聞道乃南之沛見老聃老聃曰子來乎吾聞子北方之賢者也子亦得道乎孔子曰未得也老子曰子惡乎求之哉曰吾求之於度數五年而未得也老子曰子又惡乎求之哉曰吾求之於陰陽十有二年而未得老子曰然使道而可獻則人莫不獻之於其君使道而可進則人莫不進之於其親使道而可以告人則人莫不告其兄弟使道而可以與人則人莫不與其子孫度數禮樂也陰陽萬物之理也五年十二年無義理但已精粗求之[illegible]然而[illegible]不可獻也以下四句發出妙語不可者無他也中無主而不止外無正而不行由中出者不受於外聖人不出由外入者無主於中聖人不隱[illegible]

[illegible]名公器也不可多取仁義先王之蘧廬也止可以一宿而不可以久處覯而多責[illegible]古之至人假道於仁託宿於義以遊逍遙之墟食於苟簡之田立於不貸之圃逍遙無為也苟簡易養也不貸無出也古者謂是采真之遊[illegible]

[illegible]以富為是者不能讓祿以顯為是者不能讓名親權者不能與人柄操之則慄舍之則悲而一無所鑒以闚其所不休者是天之戮民也[illegible]

[illegible]怨恩取與諫教生殺八者正之器也唯循大變無所湮者為能用之故曰正者正也其心以為不然者天門弗開矣

[illegible]孔子見老聃而語仁義老聃曰夫播糠眯目則天地四方易位矣蚊虻噆膚則通昔不寐矣夫仁義憯然乃憤吾心亂莫大焉吾子使天下無失其朴吾子亦放風而動總德而立矣又奚傑然若負建鼓而求亡子者邪[illegible]

夫鵠不日浴而白烏不日黔而黑黑白之朴不足以為辯名譽之觀不足以為廣泉涸魚相與處於陸相呴以濕相濡以沫不若相忘於江湖[illegible]

孔子見老聃歸三日不談弟子問曰夫子見老聃亦將何規哉孔子曰吾乃今於是乎見龍龍合而成體散而成章乘乎雲氣而養乎陰陽予口張而不能嗋予又何規老聃哉規諫也[illegible]子貢曰然則人固有尸居而龍見雷聲而淵默發動如天地者乎賜亦可得而觀乎遂以孔子聲見老聃老聃方將倨堂而應微曰予年運而往矣子將何以戒我乎子貢曰夫三王五帝之治天下不同其係聲名一也而先生獨以爲非聖人如何哉老聃曰小子少進子何以謂不同對曰堯授舜舜授禹禹用力而湯用兵文王順紂而不敢逆武王逆紂而不肯順故曰不同老聃曰小子少進余語汝三王五帝之治天下黃帝之治天下使民心一民有其親死不哭而民不非也堯之治天下使民心親民有爲其親殺其殺而民不非也舜之治天下使民心競民孕婦十月生子子生五月而能言不至乎孩而始誰則人始有夭矣禹之治天下使民心變人有心而兵有順殺盜非殺人自爲種而天下耳是以天下大駭儒墨皆起其作始有倫而今乎婦女何言哉[illegible]

余語汝三皇五帝之治天下名曰治之而亂莫甚焉三皇之知上悖日月之明下睽山川之精中墮四時之施其知憯於蠆蠆之尾鮮規之獸莫得安其性命之情者而猶自以爲聖人不可恥乎其無恥也子貢蹵蹵然立不安[illegible]

[illegible]孔子謂老聃曰丘治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自以爲久矣孰知其故矣以奸者七十二君論先王之道而明周召之迹一君無所鉤用甚矣夫人之難說也道之難明邪老子曰幸矣子之不遇治世之君也夫六經先王之陳迹也豈其所以迹哉今子之所言猶迹也夫迹履之所出而迹豈履哉[illegible]夫白鶂之相視眸子不運而風化蟲雄鳴於上風雌應於下風而風化類自爲雌雄故風化性不可易命不可變時不可止道不可壅苟得於道無自而不可失焉者無自而可孔子不出三月復見曰丘得之矣烏鵲孺魚傅沫細要者化有弟而兄啼久矣夫丘不與化爲人不與化爲人安能化人老子曰可丘得之矣[illegible]

[illegible]

莊子外篇刻意第十五

刻意尚行離世異俗高論怨誹爲亢而已矣此山谷之士非世之人枯槁赴淵者之所好也語仁義忠信恭儉推讓爲脩而已矣此平世之士教誨之人遊居學者之所好也語大功立大名禮君臣正上下爲治而已矣此朝廷之士尊主彊國之人致功并兼者之所好也就藪澤處閒曠釣魚閒處無爲而已矣此江海之士避世之人閒暇者之所好也吹呴呼吸吐故納新熊經鳥申爲壽而已矣此導引之士養形之人彭祖

壽考者之所好也若夫不刻意而高無仁義而脩無功名而治無江海而閒不導引而壽無不忘也無不有也澹然無極而衆美從之此天地之道聖人之德也[illegible]

故曰夫恬惔寂漠虛無無爲此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質也故曰聖人休休焉則平易矣平易則恬惔矣平易恬惔則憂患不能入邪氣不能襲故其德全而神不虧[illegible]故曰聖人之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靜而與陰同德動而與陽同波不爲福先不爲禍始感而後應迫而後動不得已而後起去知與故循天之理故無天災無物累無人非無鬼責其生若浮其死若休不思慮不豫謀光矣而不耀信矣而不期其寢不夢其覺無憂其神純粹其魂不罷虛無恬惔乃合天德[illegible]

故曰悲樂者德之邪喜怒者道之過好惡者德之失故心不憂樂德之至也一而不變靜之至也無所於忤虛之至也不與物交淡之至也無所於逆粹之至也[illegible]

故曰形勞而不休則弊精用而不已則勞勞則竭水之性不雜則清莫動則平鬱閉而不流亦不能清天德之象也故曰純粹而不雜靜一而不變淡而無爲動而以天行此養神之道也[illegible]

然知枯木死灰矣不能則清莫動其乎此所謂[illegible]也不爲不能清此無爲之中有爲動也[illegible]所謂坐[illegible]嘿生在閑坐又不得也群閑之所[illegible]謂山下泥澤也[illegible]行也一日一出[illegible]爲之所[illegible]象也養神[illegible][illegible]養生之學[illegible]以此家之學[illegible]氏之[illegible]般[illegible]

夫有干越之劍者，柙而藏之，不敢用也，寶之至也。精神四達並流，無所不極，上際於天，下蟠於地，化育萬物，不可爲象，其名爲同帝。純素之道，唯神是守。守而勿失，與神爲一。一之精通，合於天倫。

[illegible]精神[illegible]則精神用而[illegible]之劍[illegible]

[illegible]達[illegible]下[illegible]上際[illegible]精神無迹[illegible]不[illegible]用[illegible]化育萬物[illegible]帝雖神[illegible]是守[illegible]用[illegible]也[illegible]神之而大[illegible]功[illegible]用也[illegible]久[illegible]

野語有之曰：衆人重利，廉士重名，賢士尚志，聖人貴精。故素也者，謂其無所與雜也；純也者，謂其不虧其神也。能體純素，謂之眞人。

[illegible]語出[illegible]聖人貴精[illegible]精即純也[illegible]以利名[illegible]人[illegible]

莊子外篇繕性第十六

[illegible]神人至人又高於聖人也[illegible]許多名字[illegible]養神[illegible]天行[illegible]物化之論[illegible]

繕性於俗，俗學以求復其初；滑欲於俗，思以求致其明：謂之蔽蒙之民。

繕性以俗學[illegible]也[illegible]性之初[illegible]理之性[illegible]以俗學[illegible]

古之治道者，以恬養知；生而無以知爲也，謂之以知養恬。知與恬交相養，而和理出其性。夫德，和也；道，理也。德無不容，仁也；道無不理，義也；義明而物親，忠也；中純實而反乎情，樂也；信行容體而順乎文，禮也。禮樂徧行，則天下亂矣。彼正而蒙己德，德則不冒，冒則物必失其性也。

[illegible]恬靜[illegible]生[illegible]知[illegible]和理[illegible]性[illegible]

[illegible]

古之人在混芒之中與一世而得澹漠焉當是時也陰陽和靜鬼神不擾四時得節萬物不傷羣生不夭人雖有知無所用之此之謂至一當是時也莫之爲而常自然

[illegible]

逮德下衰及燧人伏戲始爲天下是故順而不一德又下衰及神農黃帝始爲天下是故安而不順德又下衰及唐虞始爲天下興治化之流澆醇散朴離道以善險德以行然後去性而從於心心與心識知而不足以定天下然後附之以文益之以博文滅質博溺心然後民始惑亂無以反其性情而復其初

[illegible]

由是觀之世喪道矣道喪世矣世與道交相喪也道之人何由興乎世世亦何由興乎道哉道無以興乎世世無以興乎道雖聖人不在山林之中其德隱矣隱故不自隱

[illegible]

古之所謂隱士者非伏其身而弗見也非閉其言而不出也非藏其知而不發也時命大謬也當時命而大行乎天下則反一無迹不

當時命而大窮乎天下則深根寧極而待此存身之道也（因上面隱字又拈起隱士來說隱士非欲伏身閉言藏知也非不可也邦無道則愚[illegible]時命大謬言與時命大相違也[illegible]）古之存身者不以辯飾知不以知窮天下不以知窮德危然處其所而反其性已又何為哉道固不小行德固不小識小識傷德小行傷道故曰正己而已矣樂全之謂得志（因存身又說[illegible]）

（時以知[illegible]）古之所謂得志者非軒冕之謂也謂其無以益其樂而已矣今之所謂得志者軒冕之謂也軒冕在身非性命也物之儻來寄也寄之其來不可圉其去不可止故不為軒冕肆志不為窮約趨俗其樂彼與此同故無憂而已矣今寄去則不樂由是觀之雖樂未嘗不荒也故曰喪己於物失性於俗者謂之倒置之民（求於外[illegible]萬物皆備於我[illegible]軒冕在我[illegible]不可[illegible]同道[illegible]生片文字下接上起[illegible]結[illegible]倒置之民[illegible]）

莊子鬳齋口義卷之五

鬳 齋 林 希逸

莊子外篇秋水第十七

秋水時至百川灌河涇流之大兩涘渚涯之間不辯牛馬於是焉河伯欣然自喜以天下之美爲盡在己順流而東行至於北海東面而視不見水端於是焉河伯始旋其面目望洋向若而歎曰野語有之曰聞道百以爲莫己若者我之謂也且夫我嘗聞少仲尼之聞而輕伯夷之義者始吾弗信今我睹子之難窮也吾非至於子之門則殆矣吾長見笑於大方之家[illegible]

北海若曰井鼃不可以語於海者拘於虛也夏蟲不可以語於冰者篤於時也曲士不可以語於道者束於教也今爾出於涯涘觀於大海乃知爾醜爾將可與語大理矣天下之水莫大於海萬川歸之不知何時止而不盈尾閭泄之不知何時已而不虛春秋不變水旱不知此其過江河之流不可爲量數而吾未嘗以此自多者自以比形於天地而受氣於陰陽吾在天地之間猶小石小木之在大山也方存乎見少又奚以自多[illegible]

計四海之在天地之間也不似礨空之在大澤乎計中國之在海內不似稊米之在太倉乎號物之數爲之萬人處一焉人卒九州穀食之所生舟車之所通人處一焉此其比萬物也不似豪末之在於馬體乎五帝之所連三王之所爭仁人之所憂任士之所勞盡此矣伯夷辭之以爲名仲尼語之以爲博此其自多也不似爾向之自多於水乎[illegible]

大之知此五帝三王萬聖賢所知所能不出其知似此說話涸是職處發得亦自有理伯真辭之以爲名夫子語之以爲傳此語所前語道得任十任事之人言而出之士也 [illegible]

河伯曰：然則吾大天地而小豪末，可乎？北海若曰：否。夫物，量無窮，時無止，分無常，終始無故。是故大知觀於遠近，故小而不寡，大而不多，知量無窮。證曏今故，故遙而不悶，掇而不跂，知時無止。察乎盈虛，故得而不喜，失而不憂，知分之無常也。明乎坦塗，故生而不說，死而不禍，知終始之不可故也。計人之所知，不若其所不知；其生之時，不若未生之時；以其至小求窮其至大之域，是故迷亂而不能自得也。由此觀之，又何以知豪末之足以定至細之倪，又何以知天地之足以窮至大之域！

[illegible]

河伯曰：世之議者皆曰：至精無形，至大不可圍。是信情乎？北海若曰：夫自細視大者不盡，自大視細者不明。夫精，小之微也；垺，大之殷也；故異便。此勢之有也。夫精粗者，期於有形者也；無形者，數之所不能分也；不可圍者，數之所不能窮也。可以言論者，物之粗也；可以意致者，物之精也；言之所不能論，意之所不能察致者，不期精粗焉。

[illegible]

[illegible]

是故大人之行，不出乎害人，不多仁恩；動不為利，不賤門隸；貨財弗爭，不多辭讓；事焉不借人，不多食乎力，不賤貪汙；行殊乎俗，不多辟異；為在從衆，不賤佞諂；世之爵祿不足以為勸，戮恥不足以為辱；知是非之不可為分，細大之不可為倪。聞曰：道人不聞，至德不得，大人無己。約分之至也。[illegible]

[illegible]

河伯曰：若物之外，若物之內，惡至而倪貴賤？惡至而倪小大？北海若曰：以道觀之，物無貴賤；

以物觀之，自貴而相賤；以俗觀之，貴賤不在己。以差觀之，因其所大而大之，則萬物莫不大；因其所小而小之，則萬物莫不小；知天地之為稊米也，知豪末之為丘山也，則差數覩矣。以功觀之，因其所有而有之，則萬物莫不有；因其所無而無之，則萬物莫不無；知東西之相反而不可以相無，則功分定矣。以趣觀之，因其所然而然之，則萬物莫不然；因其所非而非之，則萬物莫不非；知堯桀之自然而相非，則趣操覩矣。[illegible]

[illegible]

昔者堯舜讓而帝，之噲讓而絕；湯武爭而王，白公爭而滅。由此觀

之爭讓之禮堯桀之行貴賤有時未可以爲常也把堯舜與之噲湯武與白公相形而言此皆憤嫉之激論中間多有此類但觀其大意可也梁麗可以衝城而不可以窒穴言殊器也騏驥驊騮一日而馳千里捕鼠不如狸狌言殊技也鴟鵂夜撮蚤察秋毫晝出瞋目而不見丘山言殊性也故曰蓋師是而無非師治而無亂乎是未明天地之理萬物之情者也是猶師天而無地師陰而無陽其不可行明矣然且語而不舍非愚則誣也帝王殊禪三代殊繼差其時逆其俗者謂之篡夫當其時順其俗者謂之義之徒默默乎河伯汝惡知貴賤之門小大之家梁麗屋[illegible]騏驥狸狌各有[illegible]鴟鵂夜則明[illegible]而不能見丘山[illegible] 河伯曰然則我何爲乎何不爲乎吾辭受趣舍吾終奈何北海若曰以道觀之何貴何賤是謂反衍無拘而志與道大蹇何少何多是謂謝施無一而行與道參差嚴乎若國之有君其無私德繇繇乎若祭之有社其無私福泛泛乎其若四方之無窮其無所畛域兼懷萬物其孰承翼是謂無方萬物一齊孰短孰長道無終始物有死生不恃其成一虛一滿不位乎其形年不可舉時不可止消息盈虛終則有始是所以語大義之方論萬物之理也物之生也若驟若馳無動而不變無時而不移何爲乎何不爲乎夫固將自化一語則又知[illegible]既無貴賤既無是非則我之辭受取舍將何所從[illegible]也以道觀之而無貴賤[illegible]反衍君以貴賤是非自爲拘束則與道相違矣[illegible] 河伯曰然則何貴於道耶北海若曰知道者

必達於理達於理者必明於權明於權者不以物害己至德者火弗能熱水弗能溺寒暑弗能害禽獸弗能賊非謂其薄之也言察乎安危寧於禍福謹於去就莫之能害也故曰天在內人在外德在乎天知天人之行本乎天位乎得蹢躅而屈伸反要而語極此一問又將人以天之此之所爲則人亦大公學道全朱文公問答書中廖德明亦曾有此問文公皆不曾答蒲難一句也若于一到底裏說潤罷字自是依家又行不以米害工一句前句分曉看來莊子札道自是親切精讀其書名有分不曉故道總言也理事物各有之理也權用之在我者道之全體而後有此大用此所謂明於權者不

以物害己知輕重也水火寒暑禽獸罪白義四弗能加己非謂一句結之之有語默事極足了得有力身迫近之也全德之人它知事極有數豈物所能害亦不謂情且可以尊之事而不能也譬如死之於水入問曰有命可以投之水而大可乎下云謹於去就其意愈明亦猶命自子之命者不立嚴當之去就自然莊子此即大外然安得道心中有人之禍福自然謹去就便到勉何心實下宅安危定禍福自在內德說安皆天之心何也窮察者定句天之德主天爵道也安人天道人然自知之心上德而天必來起也心之位上手曰本此句自退也屈仲退進此各又屬然其道之至此首之至要也理之至極也句故曰要而語極猶孟子曰將以反說約也反

曰何謂天何謂人北海若曰牛馬四足是謂天落馬首穿牛鼻是謂人故曰無以人滅天無以故滅命無以得殉名謹守而勿失是謂反其眞這數句發得人心道心愈分曉牛馬四足得於天自然者不絡不窮將無所用便是人心一段事以人成天以故成命貪得而徇名則人心到此法於危矣三言無以乃禁止之辭攜因勿也即知天又知人於此謹守而勿失則大理全矣故曰是謂反其眞命天理也故人事也得得失之得也

夔憐蚿蚿憐蛇蛇憐風風憐目目憐心夔謂蚿曰吾以一足趻踔而行予無如矣今子之使萬足獨奈何蚿曰不然子不見夫唾者乎噴則大者如珠小者如霧雜而下者不可勝數也今予動吾天機而不知其所以然蚿謂蛇曰吾以衆足行而不及子之無足何也蛇曰夫天機之所動何可易邪吾安用足哉蛇謂風曰予動吾脊脅而行則有似也今子蓬蓬然起於北海蓬蓬然入於南海而似無有何也風曰然予蓬蓬然起於北海而入於南海也然而指我則勝我鰌我亦勝我雖然夫折大木蜚大屋者唯我能也故以衆小不勝爲大勝也爲大勝者唯聖人能之夔曲角一足而行見山海經蚿百足蟲也蛇無足者也自一足以到無足皆言天機自然之動

可豈出當公寧之文中間又以人之手前眩之是此變又妙其末却歸有奧上而日與公兩一項却不此皆妙文字變換奇而又奇者也與路脾不足行發也此也有可見我者也達何可也路耶也不部於從存養之物化人當之物之不外可亂違也莫不當小勝人勝我見之以像是蓬也然此可也盡造勝之不勝也時事此大奇特勝也人家者其中

孔子遊於匡宋人圍之數匝而弦歌不惙子路入見曰何夫子之娛也孔子曰來吾語汝我諱窮久矣而不免命也求通久矣而不得時也當堯舜而天下無窮人非知得也當桀紂而天下無通人非知失也時勢適然夫水行不避蛟龍者漁父之勇也陸行不避兕虎者獵夫之勇也白刃交於前視死若生者烈士之勇也知窮之有命知通之有時臨大難而不懼者聖人之勇也由處矣吾命有所制矣無幾何將甲者進辭曰以為陽虎也故圍之今非也請辭而退此段只言時命之說非人力所援摘說者人何懼焉中間以漁父獵夫烈士比聖人亦自有理由處矣今且上息不必古之意

公孫龍問於魏牟曰龍少學先王之道長而明仁義之行合同異離堅白然不然可不可困百家之知窮衆口之辯吾自以為至達已今吾聞莊子之言汒焉異之不知論之不及與知之弗若與今吾無所開吾喙敢問其方公子牟隱机大息仰天而笑曰子獨不聞夫埳井之鼃乎謂東海之鼈曰吾樂與吾跳梁乎井幹之上入休乎缺甃之崖赴水則接腋持頤蹶泥則沒足滅跗還虷蟹與科斗莫吾能若也且夫擅一壑之水而跨跱埳井之樂此亦至矣夫子奚不時來入觀乎東海之鼈左足未入而右膝已縶矣於是逡巡而却告之海曰夫千里之遠不足以舉其大千仞之高不足以極其深禹之時十年九潦而水弗為加益湯之時八年七旱而崖不為加損夫不為頃久推移不以多少進退者此亦東海之大樂也於是埳井之鼃聞之適適然驚規規然自失也且夫知不知是非之竟而猶欲觀於莊子之言是猶使蚉負山商蚷馳河也必不勝任矣且夫知不知論極妙之言而自適一時之利者是非埳井之鼃與且彼方跐黃泉而登大皇無南

無北奭然四解淪於不測無東無西始於玄冥反於大通子乃規規然而求之以察索之以辯是直用管闚天用錐指地也不亦小乎子往矣且子獨不聞夫壽陵餘子之學行於邯鄲與未得國能又失其故行矣直匍匐而歸耳今子不去將忘子之故失子之業公孫龍口呿而不合舌舉而不下乃逸而走之也井蛙海鼈之喻鄙指公孫龍而言將之所辯若此中如何有許多步指是其名而不知道之辯子以闚廿井之地蝦蟹科斗皆井中共赤蟲不知道之蝦蟹也與科十九年之水七年之旱於其中故曰還安得

水旱如此之久信然人類盡矣莊子謂道之下年九潦八年七旱字使自別了小般等問[illegible]十得筆力高適捋蹈上發也萬第小蠡也即[illegible]大皇天也下跖黃泉以上發也言其之無閭也且適也然始於玄冥以[illegible]解[illegible]之論[illegible]之[illegible]反[illegible]入藥[illegible]不於也然始於[illegible]也言[illegible]之小道於[illegible]也[illegible]以[illegible]又[illegible]之[illegible]大以[illegible]所不言之小道於學[illegible]生家之行[illegible]之[illegible]欲[illegible]能以[illegible]邯鄲餘子步[illegible]所[illegible]言學[illegible]夫[illegible]又失[illegible]全[illegible]以鄲

子釣於濮水楚王使大夫二人往先焉曰願以竟內累矣莊子持竿不顧曰吾聞楚有神龜死已三千歲矣王巾笥而藏之廟堂之上此龜者寧其死爲留骨而貴乎寧其生而曳尾於塗中乎二大夫曰寧生而曳尾於塗中莊子曰往矣吾將曳尾於塗中往先者往見之先道此意也以境內累者言欲托之以國也死留骨生曳尾之喻真是奇特

惠子相梁莊子往見之或謂惠子曰莊子來欲代子相於是惠子恐搜於國中三日三夜莊子往見之曰南方有鳥其名鵷鶵子知之乎夫鵷鶵發於南海而飛於北海非梧桐不止非練實不食非醴泉不飲於是鴟得腐鼠鵷鶵過之仰而視之曰嚇今子欲以子之梁國而嚇我邪嚇[illegible]奪其食[illegible]以[illegible]聲以[illegible]之[illegible]鼠而嚇[illegible]以[illegible]子[illegible]而嚇我不知此者何趣得許多好譬喻自莊子而下爲文少字於此無餘其機關[illegible]書天地問如何少學子以相用子纜寶竹寶也[illegible]未必有之戲以[illegible]相[illegible]寶竹[illegible]

莊子與惠子遊於濠梁之上莊子曰儵魚出遊從容是魚樂也惠子曰子非魚安知魚之樂莊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魚之樂惠子曰我非子固不知子矣子固非魚也子之不知魚之樂全矣莊子曰請循其本子曰汝安知魚樂云者既已知吾知之而問我我知之濠上也這般說話又寄請其本者請又其初也言汝當初問我非魚安知魚之樂是汝知我之云乃有此問汝既如此知我則我於

據上文如此，然也。二人最爲相知，想當時對語亦自可觀。此篇河伯海若問答正好與傳燈錄忠國師無情說法與心成佛問答同看。大慧云這老子軟頑撞著這僧又軟頑結住了問謂其家活大門戶大皮闊命根斷這數語莊子却當得大慧語錄見普說中

莊子外篇至樂第十八

天下有至樂無有哉有可以活身者無有哉今奚為奚據奚避奚處奚就奚去奚樂奚惡夫天下之所尊者富貴壽善也所樂者身安厚味美服好色音聲也所下者貧賤夭惡也所苦者身不得安逸口不得厚味形不得美服目不得好色耳不得音聲若不得者則大憂以懼其為形也亦愚哉夫富者苦身疾作多積財而不得盡用其為形也亦外矣夫貴者夜以繼日思慮善否其為形也亦疏矣人之生也與憂俱生壽者惽惽以憂不死何之苦也其為形也亦遠矣烈士為天下見善矣未足以活身吾未知善之誠善邪誠不善邪若以為善矣不足活身以為不善矣足以活人故曰忠諫不聽蹲循勿爭故夫子胥爭之以殘其形不爭名亦不成誠有善無有哉今俗之所為與其所樂吾又未知樂之果樂邪果不樂邪吾觀夫俗之所樂舉羣趣者誙誙然如將不得已而皆曰樂者吾未之樂也亦未之不樂也果有樂無有哉吾以無為誠樂矣又俗之所大苦也故曰至樂無樂至譽無譽天下是非果未可定也雖然無為可以定是非至樂活身唯無為幾存此篇已一段又

貧賤以下問何以若何可也段惟實言之不以又說一段富貴壽善何事人可也更與顯頂之作說而作心一思慮善吾為識事而思其惽惽老而不聽明也烈士為名譽也

同意皆以籍壽已者入節論定貴壽三段以刻土一段如此發明變勢語勢比又法段猶與俗之爭則殘其不不名不得此之所破世故居名而至於殘其形不得今俗之所以下生前說段也之樂譽趨若世羣然之所為趨之也正知必邪樂以已故曰如而將不得已吾未之竟不以世之所謂我樂樂皆未如何說不樂全意然於無至為不知人反也大鄙之無往我樂無在於無俗而以苦知定也之中無樂之爭然則天出為人可識樂然無與樂譽定是非下俗之果存它文字指句起伏方見好歟幾如比數句須者言無為則然幾存其樂也

請嘗試言之天無為以之清地無為以之寧故兩無為相合萬物皆化芒乎芴乎而無從出乎芴乎芒乎而

無有象乎萬物職職皆從無爲殖故曰天地無爲也而無不爲也人也孰能得無爲哉此數行乃是結前語兩無爲相合而後能化生萬物便是無爲無不爲也無爲從出者不見其所由始化殖生也萬物皆在自然中生故曰皆從無爲殖矣此篇首天下有至樂無有哉只是一片文字起伏抑揚最好玩味

莊子妻死惠子弔之莊子則方箕踞鼓盆而歌惠子曰與人居長子老身死不哭亦足矣又鼓盆而歌不亦甚乎莊子曰不然是其始死也我獨何能無槩然察其始而本無生非徒無生也而本無形非徒無形也而本無氣雜乎芒芴之間變而有氣氣變而有形形變而有生今又變而之死是相與爲春秋冬夏四時行也人且偃然寢於巨室而我噭噭然隨而哭之自以爲不通乎命故止也[illegible]

俗故爲此論耳李漢老因哭子而問大慧以爲不能忘情恐不近道大慧答云子死不哭是豺狼也此老此語極有見識其它學佛者若答此問必是胡說亂道

支離叔與滑介叔觀於冥伯之丘崑崙之虛黃帝之所休俄而柳生其左肘其意蹶蹶然惡之支離叔曰子惡之乎滑介叔曰亡子何惡生者假借也假之而生生者塵垢也死生爲晝夜且吾與子觀化而化及我我又何惡焉[illegible]

莊子之楚見空髑髏髐然有形撽以馬捶因而問之曰夫子貪生失理而爲此乎將子有亡國之事斧鉞之誅而爲此乎將子有不善之行愧遺父母妻子之醜而爲此乎將子有凍餒之患而爲此乎將子之春秋故及此乎於是語卒援髑髏枕而臥夜半髑髏見夢曰子之談者似辯士諸子所言皆生人之累也死

則無此矣子欲聞死之說乎莊子曰然髑髏曰死無君於上無臣於下亦無四時之事從然以天地爲春秋雖南面王樂不能過也莊子不信曰吾使司命復生子形爲子骨肉肌膚反子父母妻子閭里知識子欲之乎髑髏深矉蹙頞曰吾安能棄南面王樂而復爲人間之勞乎頻然空虛

而堅固之數從然從容自得之意著子九子所言也此段只說死生之理而提出髑髏一段說也是[illegible]特[illegible]若[illegible]知其意莫[illegible]待實[illegible]看[illegible]了

顔淵東之齊孔子有憂色子貢下席而問曰小子敢問回東之齊夫子有憂色何邪孔子曰善哉汝問昔者管子有言丘甚善之曰褚小者不可以懷大綆短者不可以汲深夫若是者以爲命有所成而形有所適也夫不可損益吾恐回與齊侯言堯舜黃帝之道而重以燧人神農之言彼將內求於己而不得不得則惑人惑則死且汝獨不聞邪昔者海鳥止於魯郊魯侯御而觴之于廟奏九韶以爲樂具太牢以爲膳鳥乃眩視憂悲不敢食一臠不敢飲一杯三日而死此以己養養鳥也非以鳥養養鳥也夫以鳥養養鳥者宜栖之深林遊之壇陸浮之江湖食之鰌鰷隨行列而止委蛇而處彼唯人言之惡聞奚以夫譊譊爲乎咸池九韶之樂張之洞庭之野鳥聞之而飛獸聞之而走魚聞之而下入人卒聞之相與還而觀之魚處水而生人處水而死彼必相與異其好惡故異也故先聖不一其能不同其事名止於實義設於適是之謂條達而福持[illegible]

學力小不可以任大之意命與形得於天者各有一定之分不可以損益以古聖人之道而與齊[illegible]

言我又未能以[illegible]以[illegible]動而化之[illegible]則將有我[illegible]之實出[illegible]所[illegible]子[illegible]人[illegible]出[illegible]遊[illegible]只是人不可所與食[illegible]以人[illegible]失養[illegible]其[illegible]卻[illegible]也[illegible]其[illegible]言人不各一[illegible]其能[illegible]也人[illegible]其實不同[illegible]也[illegible]隨其意[illegible]人所[illegible]之事[illegible]其名[illegible]於適[illegible]者[illegible]各[illegible]分其理故[illegible]曰[illegible]者名[illegible]也[illegible]爲也過分之事則[illegible]不貴在力也而持常保保也其生無所[illegible]患而害不[illegible]

其意止

列子行食於道從見百歲髑髏攓蓬而指之曰唯予與汝知而未嘗死未嘗生也若果養乎予果歡乎種有幾得水則爲㡭得水土之

際則爲鼃蠙之衣生於陵屯則爲陵舄陵舄得
鬱棲則爲烏足烏足之根爲蠐螬其葉爲胡蝶
胡蝶胥也化而爲蟲生於竈下其狀若脫其名
爲鴝掇鴝掇千日爲鳥其名爲乾餘骨乾餘骨
之沫爲斯彌斯彌爲食醯頤輅生乎食醯黃軦
生乎九猷瞀芮生乎腐蠸羊奚比乎不箰久竹
生青寧青寧生程程生馬馬生人人又反入於
機萬物皆出於機皆入於機彼見者門而見也謹達者彼在謹草
之中獲其謹而樹之也生而飯食自養死可敘
微名曰獾卻如此倒說此皆是箄頭弄荷處攸
與若指獨髏也迄歎宇便足寂被爲不無他種有
幾言天出之間物之生生名種名不大同丁西
把戲至微寂益不是以小前大蓋言雖其無貫
於小也使足無絕與人無貴無從之意不典閣
止如此而文字之妙絕出于與惠之中葉蓋了
不聲齊中繫齊如有彼空際鴝如有紙于契敬
頗蘇頭好列子於中又於地句便不如有盡了
兩句蹊若水上壑處初生苔而未成亦諸青錢
揖紫之意但其爲物其微耳慮蠐之言目清苔
也小上之際水中附岸趣也形岸蟲例多上亐
故门衣比兩句說了崗青苔卻又就陵屯上荷
來陵屯即田野中爲蠆也陵烏車錢草也爲接
壺壤也車錢草生糞壤之中則發爲爲足穿
烏足之根又化爲蠓蟬烏足之草又化爲胡
蝶一蟬蚪蟲也牙胡蝶之別名也就胡蝶下沫
此句尤奇此丁又說化生者竈下之蟲有比
生若名爲鳴掇軟而無皮無穀故日芯脫如今
樹蟲於鴝掇又能化爲爲鳥乾餘骨之名也斯

獨蟲也口之流沫又化爲蟲食醯嘆蠓化蛾蝶
七而爲頤輅斯輅化而爲九猷九猷化而爲黃
軦黃軦化而爲腐雖蟹蠸化目爲瞀芮化負以
生乎字省了兩句文生也黃軦九猷腐蠸瞀芮
皆蠓名也此意蓋言萬物變化生生不窮無有
盡時也上而一截說了卻把簡至怪底結掇比
足其鷺駿出俗處葉把作實話看羊奚草名也
草之以竹而不生荷名日不節久竹筍則司食
比不可食也青寧蟲也握亦蟲也馬茨草名亡
如今所謂馬藏菜馬螺草人亦草名也然今所
謂人多也人面子也分眼是用許多草名打把
馬與人字說故莫爲說怪名字前後蠓著皆以
爲來詳是于萬出之人爲莊于異弄者不皮也
萬物之變知惟化爲世器化爲鳴蠶草化蠶鼠
化蟷蟷何所不有入於機老言歸於盡也出機
入機即是說入死生化機是以蟬也不知其處
也

莊子外篇達生第十九

達生之情者不務生之所無以爲達命之情者
不務知之所無奈何養形必先之物物有餘而
形不養者有之矣有生必先無離形形不離而
生亡者有之矣生之來不能卻其去不能止悲
夫世之人以爲養形足以存生而養形果不足
以存生則世奚足爲哉雖不足爲而不可不爲
者其爲不免矣夫欲免爲形者莫如棄世棄世
則無累無累則正平正平則與彼更生更生則

幾矣事奚足棄而生奚足遺棄事則形不勞遺生則精不虧夫形全精復與天為一天地者萬物之父母也合則成體散則成始形精不虧是謂能移精而又精反以相天

生之所無以為者言身外之物也如人生幾兩屐一口幾張匙是也知之所無奈何者言人力所不及也養形必以物有生必全其形此世人之見也然物常有餘而形豈長在形雖能全而生者有盡故曰物有餘而形不養者有之矣形不離而生亡者有之矣雖不足為而不可不為者即前所謂物莫足為而不可以不為是也其為不免者言為與不為之中皆不免於自累欲免於自累非弃世不可也弃世者非毋世也變世以無心感而後應迫而後動不得已而後起則我自我所世自世矣正平者心無高下央擇也猶佛氏曰是法平等也更生者與之為無窮也彼者造物也與造物俱化日新又新故曰與彼更生至於此則盡矣幾盡也能知此意則身外之事與其生者不得盡弃而自遺弃矣精復者精神不散於外也合則成體言以大假合而後成身散則復其初也初者無物之始也形精即形神也形神不虧則能變化故曰能移移以變化也體游乎此精而又精則可以贊造化矣相天贊天也此兩精字與形精字不同反猶還以事反之還也

子列子問關尹曰至人潛行不窒蹈火不熱行乎萬物之上而不慄請問何以至於此關尹曰是純氣之守也非知巧果敢之列居予語汝凡有貌象聲色者皆物也物與物何以相遠夫奚足以至乎先是

色而已則物之造乎不形而止乎無所化夫得是而窮之者物焉得而止焉彼將處乎不淫之度而藏乎無端之紀遊乎萬物之所終始壹其性養其氣合其德以通乎物之所造夫若是者其天守全其神無郤物奚自入焉夫醉者之墜車雖疾不死骨節與人同而犯害與人異其神全也乘亦不知也墜亦不知也死生驚懼不入乎其胷中是故遻物而不慴彼得全於酒而猶若是而況得全於天乎聖人藏於天故莫之能傷也復讎者不折鏌干雖有忮心者不怨飄瓦是以天下平均故無攻戰之亂無殺戮之刑者由此道也不開人之天而開天之天開天者德生開人者賊生不厭其天不忽於人民幾乎以其真

潛行不窒謂無物與所障礙也行乎萬物之上而不慄如御風而行是也純氣之守守元氣而純一不雜也知巧容心也果敢容力也言此事非容心容力所可為也此語以為迂觀而質有此理者今伏氣道人便可見貌象色聲謂術所隨也萬物之物皆拘於形我若有迹則與物同耳則何以至乎未有物之先人之局於一身而不能見乎萬物之始者皆是以迹自影故曰是色而巳色即迹也貌象聲色上面本有叩字至此即擧其文汝也造物者無形故

曰物之造乎不形無終無始一而不二故曰止乎無所化化易也言其無所變易也得是而窮之者造化之理也言得此造化之理而窮盡其妙則去乎有物之物遠矣故曰物焉得而止焉淫亂也不定也不淫之度一定之法度也無端之紀無物之初也紀即理也萬物之所終始造化也壹其性純一不雜也合其德渾全不虧也與造物爲一故曰通乎物之所造曰天曰神御此理之在我若也無郤與間也在內者既全而無開則外物奚自入虧逆物而不稽亡雖爲物所理竊而其神不動故不攖也辭者墜車之喻極爲精寄藏於天故莫之鋣傷即前落不以物害已一叚所謂無爲是也鏌于傷人飄尾中人而人不終之者以其物之無心也此仁向即是無心之前其言極有理天丁乎均者言行於天下無好惡也爭則有攻戰殺戮之事我無心矣無所爭矣又安有此事哉人之天猶有心也天亡守無心也開明之也德生者自然之德也開人之天心猶未化心未化則六根皆爲六識況外物乎不敬其大言不介其大學也一不切於人若古人事之有爲者未嘗物之而不爲爲之而無容心耳如此則近於自然之理鐵庶也

仲尼適楚出於林中見痀僂者承蜩猶掇之也仲尼曰子巧乎有道邪曰我有道也五六月累丸二而不墜則失者錙銖累三而不墜則失者十一累五而不墜猶掇之也吾處身也若厥株拘吾執臂也若槁木之枝雖天地之大萬物之多而唯蜩翼之知吾不反不側不以萬物易蜩之翼何爲而不得孔子顧謂弟子曰用志不分乃凝於神其痀僂丈人之謂乎承蜩將竿而括者也累丸於竿首自二至五而不墜則其疑定入神矣郭象下而於停審守亦自好擬株拘今所謂木猶也撥猶也株木之名也拘定也想古時有此三字不反不心上是錄定也當承蜩之時其身知木撥而不動其臂妙猶木外其心一亡於蜩而不知有也物能一之至也用志不分其志不貳也疑於神疑定而神妙也此雖者喻以論純氣之守而出謂實有此事今世矣有之之以爲技而不知淺實萬巧痀嘗所出者也顏淵問仲尼曰吾嘗濟乎觴深之淵津人操舟若神吾問焉曰操舟可學邪曰可善游者數能若乃夫沒人則未嘗見舟而便操之也吾問焉而不吾告敢問何謂也仲尼曰善游者數能忘水也若乃夫沒人之未嘗見舟而便操之也彼視淵若陵視舟之覆猶其車卻也覆卻萬方陳乎前而不得入其舍惡往而不暇以瓦注者巧以鉤注者憚以黃金注者殙其巧一也而有所矜則重外也凡外重者內拙淵名也游拍浮若也沒人淵而入水也萬沒之人視水如平地則不學而能拱舟矣覆却謂端而不動其心故曰不入其舍心者神明之舍也注射也射而賭物曰注于鉤若曰以陸下爲孤注以此注字以在爲注則全無利害輕重之心以鉤懼爲注則已有簡惜之意矣以黃金爲注則變之愈也而易昏矣矜憚惜之意也射者之巧其心不一矣有所顧法則所重在外而內惑

矣惑則錯巧有時而拙矣既荅其問又以此喻結之不特二喻皆極天下之至理看他文勢起結亦自奇特

田開之見周威公威公曰吾聞祝腎學生吾子與祝腎遊亦何聞焉田開之曰開之操拔篲以侍門庭亦何聞於夫子威公曰田子無讓寡人願聞之開之曰聞之夫子曰善養生者若牧羊然視其後者而鞭之威公曰何謂也田開之曰魯有單豹者巖居而水飲不與民共利行年七十而猶有嬰兒之色不幸遇餓虎餓虎殺而食之有張毅者高門縣薄無不走也行年四十而有內熱之病以死豹養其內而虎食其外毅養其外而病攻其內此二子者皆不鞭其後者也拔篲擁箒也拔稍根拔之技課技篲以侍門庭供事子能拊之驕之牧主本在其自然若行者在從而不承其藝節鞭之此惡便謂僭天理而行亦必書人事也簡男屬者而見投於虎張毅往來由貴之家錯與失傷之患而督中狂操以內熱而自殆皆在人有未盡者不可受之天此段於學道者已分上最為親切推此則知莊子前後讀天隨人道之矣也設喻後以一事實之文勢外奇

仲尼曰無入而藏無出而陽柴立其中央三者若得其名必極[illegible]入而藏[illegible]上靜也無出而陽[illegible]不一於動也不一於靜無入而方之說其形如槁木是也[illegible]不偏一偏故曰立其中央三者

言上三句也蓋此三句則可名爲至人矣故曰三者若得其名必極極至也

夫畏塗者十殺一人則父子兄弟相戒也必盛卒徒而後敢出焉不亦知乎人之所取畏者衽席之上飲食之間而不知爲之戒者過也以畏塗喻衽[illegible]性斧之意亦人[illegible]之戒莊子此語[illegible]聖賢聞之亦必爲之首肯此亦異端之學乎

祝宗人玄端以臨牢筴說彘曰汝奚惡死吾將三月豢汝十日戒三日齊藉白茅加汝肩尻乎彫俎之上則汝爲之乎爲彘謀曰不如食以糠糟而錯之牢筴之中自爲謀則苟生有軒冕之尊死得於腞楯之上聚僂之中則爲之爲彘謀則去之自爲謀則取之所異彘者何也[illegible]

桓公田於澤管仲御見鬼焉公撫管仲之手曰仲父何見對曰臣無所見公反誒詒爲病數日不出齊士有皇子告敖者曰公則自傷鬼惡能傷公夫忿滀

之氣散而不反則爲不足上而不下則使人善怒下而不上則使人善忘不上不下中身當心則爲病桓公曰然則有鬼乎曰有沈有履竈有髻戶內之煩壤雷霆處之東北方之下者倍阿鮭蠪躍之西北方之下者則泆陽處之水有罔象丘有峷山有夔野有彷徨澤有委蛇公曰請問委蛇之狀何如皇子曰委蛇其大如轂其長如轅紫衣而朱冠其爲物也惡聞雷車之聲則捧其首而立見之者殆乎霸桓公辴然而笑曰此寡人之所見者也於是正衣冠與之坐不終日而不知病之去也

此一段與杯蛇之說相類但此說較奇特誒詒猶今嘔噦之聲氣逆之病也忿滀即鬱結也病在身之中而當其心今人所謂中管之病也沈溝泥之中也履神名也髻亦神名也煩壤糞壤也雷霆亦鬼名也倍阿鮭蠪屋中東北方之鬼名也泆陽室中西北方之鬼名此以上言人家中所有溷物之名罔象水中神名也峷小丘中之神名也夔山之神名也傍徨野中之神名也委蛇大澤中之神名也桓公所見者在澤故獨問委蛇之狀桓公始疑爲妖故懼而爲病今曰見者必霸故喜而病自去矣辴然笑之貌也此事之喻又與見豕負塗載鬼一車者不同然聖人既以此語入六爻辭則是世閒以有此事亦不足怪也

紀渻子爲王養鬭雞十日而問雞已乎曰未也方虛憍而恃氣十日又問曰未也猶應嚮景十日又問曰未也猶疾視而盛氣十日又問曰幾矣雞雖有鳴者已無變矣望之似木雞矣其德全矣異雞無敢應者反走矣

驕警亦應見驚而動則是此心猶爲外物所動也矜視而發氣言其神氣已雖疾視亦不動初言虛憍而持卑□其氣鷙猶外此方淡覲而遊氣判氣在故矣見乎矣怒猶淺則在視也與因夫後然疾與可同望之似木雞則神氣俱全矣此以養氣之學借雞以爲喻耳

孔子觀於呂梁縣水三十仞流沫四十里黿鼉魚鼈之所不能游也見一丈夫游之以爲有苦而欲死也使弟子並流而拯之數百步而出被髮行歌而游於塘下孔子從而問焉曰吾以子爲鬼察子則人也請問蹈水有道乎曰亡吾無道吾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與齊俱入與汩偕出從水之道而不爲私焉此吾所以蹈之也孔子曰何謂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曰吾生於陵而安於陵故也長於水而安於水性也不知吾所以然而然命也

此段□與前所識丹所言上齊入齊也故本然也言子以以神口□而之爻學命自然之理也□若水之□□□然泅處□類也出人爲水上□□從水□□□□□□而可不逆之其生於

陵則安於陵長於水則安於水皆隨其自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故性命二字初無分別但如此作文耳若以生長強求意義則誤矣

梓慶削木爲鐻鐻成見者驚猶鬼神魯侯見而問焉曰子何術以爲焉對曰臣工人何術之有雖然有一焉臣將爲鐻未嘗敢以耗氣也必齊以靜心齊三日而不敢懷慶賞爵祿齊五日不敢懷非譽巧拙齊七日輒然忘吾有四枝形體也當是時也無公朝其巧專而外骨消然後入山林觀天性形軀至矣然後成見鐻然後加手焉不然則已則以天合天器之所以疑神者其是與鐻似夾鍾此雖注家之說然鍾以金爲之豈削木所能成慶疑大觀頭篇曰鎛鍾鼓之排也是乃筍簴之類必以肖鐘鼓也鈞蓪之形爲鳥獸刻木爲之括其精巧考工記中則其寓猶鬼神言精妙非人所能也耗氣若孔不從也齊以靜其心而後定不懷爵祿不懷非譽忘其可技謂純氣自守而外物不入也無公朝者亦不知有朝廷矣唯其如此故我之巧專一而外物之可以滑亂吾心者皆消釋而不留入山林觀天性觀木之性也木之形軀各有成家皆若見成鐻然後取而用之加手取也以其人自然合其物之自然故曰以天合天

東野稷以御見莊公進退中繩左右旋中規莊公以爲文弗過也使之鉤百而反顏闔遇之入見曰稷之馬將敗公密而不應少焉果敗而反公曰子何以知之曰其馬力竭矣而猶求焉故曰敗六轡如組纖而成文也御之巧如纖然故曰文弗過鉤御馬而打闔也鉤百而反言百轉也馬力罷而馳之不已故敗雖巧必敗人之自用又豈可過勞其神乎此一喻極爲的切極爲妙正

工倕旋而蓋規矩指與物化而不以心稽故其靈臺一而不桎到此又散說數句倕爲其工故曰工倕旋轉也以手旋轉書爲匠也言工倕於器之時旋轉其手其圓便如蓋然自中規矩考工記云蓋之圓以象天也蓋乃至匠之物故取以爲喻非謂其實爲蓋也如吳道子書佛待規矩只一筆便成遂入神品即比頭也器以不用規只以手畫之其技入神矣指手於也指與物化猶山谷歟書去以手不知筆筆不知手是也手與物兩忘而略不留心即所謂官知止神欲行也故曰不以心稽留也或曰則則付規何以曰故殊不知圓之中自有其圓而不規非不圓矣今近者以木爲圓必先取方便見規其不規雜之忘所以丨規圓生矩靈臺心也一純一也不桎不拘礙也忘足屨之適也忘要帶之適也知忘是非心之適也不內變不外從事會之適也始乎適而未嘗不適者忘適之適也適安也足安於屨要安於帶若與物無故日忘足忘要會猶造也造道而至於適則內境纔一而無所變雖與物應後字外而亦不知其所從事者矣始乎適不未皆不適者言久則有與適亦忘之譽知足初驕發見其恰好則知所適之忘之久不復有初時見其恰好之有是忘適也此以人之帶情而喻乎道浹自寤憶是究便見得莊子書物理發

有孫休者踵門而

詫子扁慶子曰休居鄉不見謂不脩臨難不見謂不勇然而田原不遇歲事君不遇世賓於鄉里逐於州部則胡罪乎天哉休惡遇此命也扁子曰子獨不聞夫至人之自行邪忘其肝膽遺其耳目芒然彷徨乎塵垢之外逍遙乎無事之業是謂為而不恃長而不宰今汝飾知以驚愚脩身以明汙昭昭乎若揭日月而行也汝得全而形軀具而九竅無中道夭於聾盲跛蹇而比於人數亦幸矣又何暇乎天之怨哉子往矣孫子出扁子入坐有間仰天而歎弟子問曰先生何為歎乎扁子曰向者休來吾告之以至人之德吾恐其驚而遂至於惑也弟子曰不然孫子之所言是邪先生之所言非邪非固不能惑是孫子所言非邪先生所言是邪彼固惑而來矣又奚罪焉扁子曰不然昔者有鳥止於魯郊魯君說之為具太牢以饗之奏九韶以樂之鳥乃始憂悲眩視不敢飲食此之謂以己養養鳥也若夫以鳥養養鳥者宜棲之深林浮之江湖食之以委蛇則平陸而已矣今休款啓寡聞之民也吾告以至人之德譬之若載鼷以車馬樂鴳以鍾鼓也彼又惡能無驚乎哉賓於鄉里獨弃於鄉里也明汙自別於俗傷也飾知驚愚脩身明汙言其有求名以自異也若揭日月著其名也彼見其或有所奕矣彼之宗本自或用先生哉之又[illegible]彼乎於我欵啓寡聞孔數也言其所見之[illegible]也寡聞學之[illegible]也生見[illegible]語之大高成安得不[illegible]自[illegible]言非[illegible]獲笞非之學者以其所見者小而才知人通世俗以喜怒言[illegible]之自得而食也要與自得也為養之食已見至樂篇

莊子外篇山木第二十

莊子行於山中見大木枝葉盛茂伐木者止其旁而不取也問其故曰無所可用莊子曰此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夫子出於山舍於故人之家故人喜命豎子殺鴈而烹之豎子請曰其一能鳴其一不能鳴請奚殺主人曰殺不能鳴者明日弟子問於莊子曰昨日山中之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今主人之鴈以不材死先生將何處莊子笑曰周將處夫材與不材之間材與不材之間似之而非也故未免夫累若夫乘道德而浮遊則不然無譽無訾一龍一蛇與時俱化

而無肯專為一上一下以和為量浮遊乎萬物之祖物物而不物於物則胡可得而累邪此神農黃帝之法則也若夫萬物之情人倫之傳則不然合則離成則毀廉則挫尊則議有為則虧賢則謀不肖則欺胡可得而必乎哉悲夫弟子志之其唯道德之鄉乎[illegible]

市南宜僚見魯侯魯侯有憂色市南子曰君有憂色何也魯侯曰吾學先王之道脩先君之業吾敬鬼尊賢親而行之無須臾離居然不免於患吾是以憂市南子曰君之除患之術淺矣夫豐狐文豹棲於山林伏於巖穴靜也夜行晝居戒也雖飢渴隱約猶且胥疏於江湖之上而求食焉定也然且不免於罔羅機辟之患是何罪之有哉其皮為之災也今魯國獨非君之皮邪吾願君刳形去皮洒心去欲而遊於無人之野[illegible]南越有邑焉名為建德之國其民愚而朴少私而寡欲知作而不知藏與而不求其報不知義之所適不知禮之所將猖狂妄行乃蹈乎大方其生可樂其死可葬吾願君去國捐俗與道相輔而行[illegible]

寡道之心自相勉勵而欲至於此國也

君曰彼其道遠而險又有江山我無舟車奈何市南子曰君無形倨無留居以為君車君曰彼其道幽遠而無人吾誰與為鄰吾無糧我無食安得而至焉市南子曰少君之費寡君之欲雖無糧而乃足君其涉於江而浮於海望之而不見其崖愈往而不知其所窮送君者自崖而反君自此遠矣

無形倨不有其身也無留居不有其國也能辨此心則可以往故曰以為君車心無所求則無所不足故曰少費寡欲雖無糧而乃足涉江浮海望而不見其崖愈往而不知其所窮只是遊無窮三字如此敷演送君者皆自崖而反君自此遠矣此句最為絕妙言學道之人既悟之後向之所資以自給者如人之須送登舟至於海崖皆已反歸矣擊刂而悟捲篇而悟皆其送者也譬如見舞劍而書法書始因劍而悟之既悟則劍為送者矣讀書亦資送者也

故有人者累見有於人者憂故堯非有人非見有於人也吾願去君之累除君之憂而獨與道遊於大莫之國方舟而濟於河有虛船來觸舟雖有惼心之人不怒有一人在其上則呼張歙之一呼而不聞再呼而不聞於是三呼邪則必以惡聲隨之向也不怒而今也怒向也虛而今也實人能虛己以遊世其孰能害之

有人者以我所役物也見有於人者為物所役也二者皆非自然之道若堯非不以己役物亦不為物所役故曰堯非有人非見有於人也大莫之國廣漠太虛之地即無人之野建德之國也以此結上章也語意既足乃以譬喻發之方舟兩舟相並也我舟方行何焉虛舟所觸舟既空而無人故雖觸我而不怒怨有一人何在也舟之上則必乎其人使之張歙之張隨聞也歙欲逞也呼而不何至於三呼則必呼罵之無人也有聞也何也無人不好今也有人則不能不怒人情然也此愈緣佳甚可我若無乃則與相自無捺群於斯世不吾其心又何患害之有既說一大段邦把凡聲甫結便是文字方尾起結之法引手有同比哉

北宮奢為衛靈公賦斂以為鍾為壇乎郭門之外三月而成上下之縣王子慶忌見而問焉曰子何術之設奢曰一之間無敢設也奢聞之既彫既琢復歸於朴侗乎其無識儻乎其怠疑萃乎芒乎其送往而迎來來者勿禁往者勿止從其彊梁隨其曲傅附音因其自窮故朝夕賦斂而毫毛不挫而況有大塗者乎

斂民之日以鑄 [illegible]

意芒與物之狀來若勿禁往若勿止言順其自然而無迹無迹也強梁去而不順若曲傳回而附我名我皆為之聽之任其如何也自窮若自至也言或順或逆要終肯不求而自至故口因其臣窮我雖則欽而於人無一毫之傷故口毫毛不挫人拿若言此是順事坦然而行但以無人處之故饒速辨也

孔子圍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大公任往弔之曰子幾死乎曰然子惡死乎曰然任曰予嘗言不死之道東海有鳥焉其名曰意怠其為鳥也翂翂翐翐而似無能引援而飛迫脅而棲進不敢為前退不敢為後食不敢先嘗必取其緒是故其行列不斥而外人卒不得害是以免於患直木先伐甘井先竭子其意者飾知以驚愚脩身以明汙昭昭乎如揭日月而行故不免也昔吾聞之大成之人曰自伐者無功功成者墮名成者虧孰能去功與名而還與衆人道流而不明居得行而不名處純純常常乃比於狂削迹捐勢不為功名是故無責於人人亦無責焉至人不聞子何喜哉孔子曰善哉辭其交遊去其弟子逃於大澤衣裘褐食杼栗入獸不亂羣入鳥不亂行鳥獸不惡而況人乎惡子

此予言處此游死之患對其心亦厭惡之乎死之道言自得而無翔患也意怠今燕也翂翐翐飛之說也引援羣飛也迫脅而棲止而爲巢也進不爲前退不爲後白其往來不也緒東餘也取靈而食出所棄餘也不斥不也雖爲行列而不如鳥爲辟之多名依人外人亦不害之直木甘井以贊名已見之翁大成之人大道之士也自者成若又不飲成以功名自喜者終公自損責害皆苟擴其累物人言退而與責人問也道道而行顯其已故已若流而不明所居之時與名行其亦而以智名自高故曰居得行而不名處不處人之也純純常常一也比於往者無心也前迹勢不以功名爲意謂無迹而比也我不責人亦去我此至人也至人則處無聞於出子又以名焉喜乎來後數爲便與良系如食人處借孔子之名以中其就此重言也

孔子問子桑雽曰吾再逐於魯伐樹於宋削迹於衛窮於商周圍於陳蔡之間吾犯此數患親交益疏徒友益散何與子桑雽曰子獨不聞假人之亡與林回棄千金之璧負赤子而趨或曰為其布與赤子之布寡矣為其累與赤子之累多矣棄千金之璧負赤子而趨何也林回曰彼以利合此以天屬也夫以利合者迫窮禍患害相棄也以天屬者迫窮禍患害相收也夫相收之與相棄亦遠矣且君子之交淡若水小人之交甘若醴君子淡以親小人

甘以絕彼無故以合者則無故以離孔子曰敬聞命矣徐行翔佯而歸絕學捐書弟子無挹於前其愛益加進子桑雽即户也假人假國之人也棄璧負子此喻趨天合之者必常相收聚和合者必相棄背君子之交淡而親小人之交甘而易絕皆說盡人世情狀此語雖入之孟亦得其故以合則無故以離於詩傳何可見也此一句又是一段[illegible]前老不拘日前揖之禮而其相愛之意愈加進也異日桑雽又曰舜之將死眞泠禹曰汝戒之哉形莫若緣情莫若率緣則不離率則不勞不離不勞則不求文以待形不求文以待形固不待物於物之道而告之以眞[illegible]

故曰眞泠與道爲一也其形自然之意率其自然不離一者身之物我之也不求文以待物之身不待物故曰我不求文以身外之物各客而待字之意也不以身外爲物又無所資於物矣故曰待字不待字自作此義又是不因之意二字[illegible]莊子衣大布而補之正緳係履而過魏王魏王曰何先生之憊邪莊子曰貧也非憊也士有道德不能行憊也衣弊履穿貧也非憊也此所謂非遭時也王獨不見夫騰猿乎其得柟梓豫章也攬蔓其枝而王長其間雖羿蓬蒙不能眄睨也及其得柘棘枳枸之間也危行側視振動悼慄

此筋骨非有加急而不柔也處勢不便未足以逞其能也今處昏上亂相之間而欲無憊奚可得邪此比干之見剖心徵也夫大布者麤布也正緳帶也係履[illegible]以索穿之也係履之也[illegible]穿言其志已盡之上意者[illegible]動也不能直之證以此比干之事此亦精神強[illegible]也[illegible]以[illegible]則其[illegible]此三字孔子窮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左據槁木右擊槁枝而歌猋氏之風有其具而無其數有其聲而無宮角木聲與人聲犁然有當於

人之心顏回端拱還目而窺之仲尼恐其廣己而造大也愛己而造哀也曰回無受天損易無受人益難無始而非卒也人與天一也夫今之歌者其誰乎槁木几也以槁枝擊而無節奏故曰無其數宮角之意言其但有聲而無音節也今人曰擊節以歌也亦其具有聲而[illegible]之意顏回見夫子而恐其爲哀己以我之心而[illegible]者無人之失[illegible]也言我[illegible]是我乎也歌者非我其誰我之大己者皆大理也言我非造哀之[illegible]回曰敢問無受天損易仲尼曰飢渴寒暑窮桎不行天地之行也運物之泄也言

與之偕逝之謂也爲人臣者不敢去之執臣之
道猶若是而況乎所以待天乎何謂無受人益
難仲尼曰始用四達爵祿並至而不窮物之所
利乃非己也吾命有在外者也君子不爲盜賢
人不爲竊吾若取之何哉故曰鳥莫知於鷾鴯
目之所不宜處不給視雖落其實棄之而走其
畏人也而襲諸人間社稷存焉爾何謂無始而
非卒仲尼曰化其萬物而不知其禪之者焉知
其所終焉知其所始正而待之而已耳何謂人
與天一邪仲尼曰有人天也有天亦天也人之
不能有天性也聖人晏然體逝而終矣夫無窮時也無

安者貧而樂也人益首富貴之也無受者富貴
而不淫也爭常之論以與富貴不足爲易
貧而樂爲辭莊子却知北反此極有竟味言天
損之時事不由己雖欲不受如之何而不受不
容不安貧也故曰易人益若知富之日至名位
之相高日增月益我欲辭而不能所以貴不謝
驕而自驕富不損後而自移故曰無受難窮往
窮墜也不行推不夫也運物運氣也泄發也運
物之泄氣數之往來天也吾亦與之俱行亦與
之俱泄故曰偕逝即所謂與時皆行與時偕經
也君命其臣且不將漠天之命人何可遠乎此
無受易之意四達謂意之所向無所室驗也如
用謂此意幾萌能事嗜以樂而無際也並至
而不窮交至而不已也我不求物之利而利自

全故曰非己也遊保皆臣外而至時命使然故
曰有命行在外不也無功而祿君子取之觀之
如言窮吾雖故不臣之而有指不去者公辭賀
拜相而哭非無受人益難乎鷾鴯即意也不
給視皆不足能也非其所宜處之也難目有見
广以不足說而去之果實之處必耀而飛恐害
巳己故因棄之而走其去雖畏其人而乃與
人村近而居故曰襲諸人間襲入也社稷存祀
所懷之事人亦敢而而之社故客人
人家難無益亦無害存人亦以今
貴之人若能於貴鶉之無益亦無害以乃無
無之若我餘正不貴安安能無益而無害故曰
難無若而非守者亦不知其始不知其終也萬
物之夢化更相禪代孰知其然孰知其始但居
中以精一而以工中也謂動然化之中也何謂
人與大一邪人若天所牛故以有人天也天亦
造化爲之故以有天亦人也然名天於之性也
此性停與生守同在人之性生而有者皆是奈

天豈人所得而爲之聖人雖欲人之所不能自
故處之不然盡吾身而已矣於足性也有命
焉君子不謂性也即是人之不能有天性晏
然安然也安時處怕以然其身故曰體逝而
矣終莊周遊乎雕陵之樊覩一異鵲自南方來者
翼廣七尺目大運寸感周之顙而集於栗林莊
周曰此何鳥哉翼殷不逝目大不覩蹇裳躩步
執彈而留之覩一蟬方得美蔭而忘其身螳蜋
執翳而搏之見得而忘其形異鵲從而利之見
利而忘其眞莊周怵然曰噫物固相累二類相
召也捐彈而反走虞人逐而誶之莊周反入三

月不庭藺且從而問之夫子何爲頃間甚不庭乎莊周曰吾守形而忘身觀於濁水而迷於清淵且吾聞諸夫子曰入其俗從其俗今吾遊於雕陵而忘吾身異鵲感吾顙遊於栗林而忘眞栗林虞人以吾爲戮吾所以不庭也

雕陵地名也樊圍之藩籬也感周之顙飛從顙前過也殷大也逝往也翼大而不能往目大而不能覩逐物而自迷之狀執彈而留之將以取之也螳螂因蟬意在一得而忘其形異鵲又利螳螂而忘其眞故有不逝不覩之狀螳螂蟬鵲異類而相召也皆忘其形忘其眞相累也虞人守園若誶罵之也不庭不出其居之庭也守形養生者也我爲養生之學惑因逐鵲而忘其身是以惑而溷其理也濁水喻人欲也清淵喻天理也夫子老子也入國問俗問禁也故曰入其俗從其俗他人之園而我獨入是違禁也以吾爲戮言爲虞人所辱也此段蓋言物無大小有所逐者皆有所迷此乃學者受用之語

陽子之宋宿於逆旅逆旅人有妾二人其一人美其一人惡惡者貴而美者賤陽子問其故逆旅小子對曰其美者自美吾不知其美也其惡者自惡吾不知其惡也陽子曰弟子記之行賢而去自賢之行安往而不愛哉

美者自美自矜誇也惡者自惡慊然自以爲不足也行賢而去自賢之行謂有賢者之德而無自矜之行則隨所往而人皆愛樂之此一節亦是受用親切處此數篇或以外篇爲非莊子所作果然乎哉

莊子鬳齋口義卷之六

莊子鬳齋口義卷之七

鬳齋 林 希逸

莊子外篇田子方第二十一

田子方侍坐於魏文侯數稱谿工文侯曰谿工子之師邪子方曰非也無擇之里人也稱道數當故無擇稱之文侯曰然則子無師邪子方曰有曰子之師誰邪子方曰東郭順子文侯曰然則夫子何故未嘗稱之子方曰其爲人也眞人貌而天虛緣而葆眞清而容物物無道正容以悟之使人之意也消無擇何足以稱之子方出文侯儻然終日不言召前立臣而語之曰遠矣全德之君子始吾以聖知之言仁義之行爲至矣吾聞子方之師吾形解而不欲動口鉗而不欲言吾所學者眞土梗耳夫魏眞爲我累耳

稱道數當言稱誠道理拍拍皆當也其爲人也眞純也人貌而天貌雖人而有自然之天德也虛心而順物未嘗動其心故曰徐眞葆養也清容累也清則易辭於物而能容之言其大也人有非道未嘗責之以言但動容貌而使彼自悟自然消釋其不肯之心故曰使人之意也消銘工之善治可容言順子之美不可容言故曰何足以稱之全德君子言順子也形辭言自釋也土梗老得其粗不得其精也以有國爲累故不得以消究無爲自然之道故曰夫魏眞爲我累耳

溫伯雪子適齊舍於魯魯人有請見之者溫伯雪子曰不可吾聞中國之君子明乎禮義而陋於知人心吾不欲見也至於齊反舍於魯是人也又請見溫伯雪子曰往也蘄見我今也又蘄見我是必有以振我也出而見客入而歎明日見客又入而歎其僕曰每見之客也必入而歎何邪曰吾固告子矣中國之民明乎禮義而陋乎知人心昔之見我者進退一成規一成矩從容一若龍一若虎其諫我也似子其道我也似父是以歎也仲尼見之而不言子路曰吾子欲見溫伯雪子久矣見之而不言何邪仲尼曰若夫人者目擊而道存矣亦不可以容聲矣

伯名也雪子其字也禮義有爲之學也拙於知人心陋劣也謂其不識人心也振振起也言必有發我也故曰熱我非此成規矩從容若龍若虎動容周旋中禮也規矩有法度也龍虎成文章也大人虎變是也諫我似子道我似父謂交凌言深也目擊而道存亦正容以悟使人之意消也容聲容言也

顏淵問於仲尼曰夫子步亦步夫子趨亦趨夫子馳亦馳夫子奔逸絕塵而回瞠若乎後矣夫

子曰回何謂邪曰夫子步亦步也夫子言亦言也夫子趨亦趨也夫子辯亦辯也夫子馳亦馳也夫子言道回亦言道也及奔逸絶塵而回瞠若乎後者夫子不言而信不比而周無器而民蹈乎前而不知所以然而已矣仲尼曰惡可不察與夫哀莫大於心死而人死亦次之日出東方而入於西極萬物莫不比方有目有趾者待是而後成功是出則存是入則亡萬物亦然有待也而死有待也而生吾一受其成形而不化以待盡效物而動日夜無隙而不知其所終薰然其成形知命不能規乎其前丘以是日徂吾終身與女交一臂而失之可不哀與女殆著乎吾所以著也彼已盡矣而女求之以為有是求馬於唐肆也吾服女也甚忘女服吾也亦甚忘雖然女奚患焉雖忘乎故吾吾有不忘者存不比而周言不待親比之而其精自然周美也無器若不可以逆名也民蹈乎前人自來歸也以此亦夫子之不可及也不知其所以然而已矣者言我至此不知其為如何也奔逸飛馳也絕塵夫逆旁不見其塵也瞠直目以視也步趨馳者皆以馬為觭也惡可不容者言當更於此精

察也心死者無所見也生而無所見猶甚於死也故曰哀莫大於心死而人死亦次之[illegible]

此兩箇吾字就號身上自說又與下面吾服女女服吾吾字不同

孔子見老聃老聃新沐方將被髮而乾熱然似非人孔子便而待之少焉見（上聲）曰其也眩與其信然與向者先生形體掘若槁木似遺物離人而立於獨也老聃曰吾遊心於物之初孔子曰何謂邪曰心困焉而不能知口辟（必亦反卷不開也）焉而不能言嘗爲女議乎其將至陰肅肅至陽赫赫肅肅出乎天赫赫發乎地兩者交通成和而物生焉或爲之紀而莫見其形消息滿虛一晦一明日改月化日有所爲而莫見其功生有所乎萌死有所乎歸始終相反乎無端而莫知乎其所窮非是也且孰爲之宗

被髮乃乾而雖蟄所謂掘枝也熱然不定而立之貌非人猶木偶人也掘尼几然也遺物還外物也離人離人顛也立於獨者超立乎一出之未也物之初者無物之始也辟合也心無所知口不欲言故曰困爲辟爲將近也謂其深妙者難言且振議其近以者也故曰言乎其將前曰其樊其風此言其將即變揆爲文也肅肅顯今之窮赫赫辟明之意即是一陰一陽之謂道如此下四句陰陽和而後萬物生交通互往來也獨陰不生獨陽不成故曰交通成和紀者綱維主張之莫也亦似有物主之而不可見故曰或爲之紀而莫見其形爲之氣名造化也一晦一明晝夜也消息滿虛四時之氣運日改月化日異而月不同也

日有所爲而莫見其功日日如是而造化之功孰得而名言之相反不同也始終雜不同其端不可尊譬如雀化爲蛤謂雀之終則蛤之始爲謂始之始爲雀實終爲大而帝王之舉莫如是如何見得盡故曰終始相反乎無端名知乎其所窮比分明是說窮造物但不指造卻又曰非且也號爲之宗是即造物也宗亦物也言不是道淵號爲之主宰非子亡文句生忘使是此實變

孔子曰請問遊是老聃曰夫得是至美至樂也得至美而遊乎至樂謂之至人孔子曰願聞其方曰草食之獸不疾易藪水生之蟲不疾易水行少變而不失其大常也喜怒哀樂不入於胸次夫天下也者萬物之所一也得其所一而同焉則四支百體將爲塵垢而死生終始將爲晝夜而莫之能滑而況得喪禍福之所介乎棄隸者若棄泥塗知身貴於隸也貴在於我而不失於變且萬化而未始有極也夫孰足以患心已爲道者解乎此

至美至樂贊道之美此不疾不厭也行少變言易數易水也不失其大常所食之水草食在也萬物之生皆在乎天之下故必聽天之所爲貴得以自異故曰天下也若萬物之所一也知其一出於天而莫不同則死生且不能謂其人而死得喪禍福乎介介隸也隸僕隸也僕隸夫於棄如泥塗以我貴而被賤也若知道之可貴貴在於我則外物之變皆哉失我之至美至樂爲天地之間變化捐乎萬志如此何有盡時

得喪禍福無非自然又何足以爲吾心之患故曰萬物未始有極也夫孰足以患心但出俗之人不能解此惟身與道一若方解脫乎此己身也身與道一故曰己爲道孔子曰夫子德配天地而猶假至言以脩心古之君子孰能說焉老聃曰不然夫水之於汋也無爲而才自然矣至人之於德也不脩而物不能離焉若天之自高地之自厚日月之自明夫何脩焉孔子出以告顏回曰丘之於道也其猶醯雞與微夫子之發吾覆也吾不知天地之大全也假借也至言者指以上許多言語也謂老子其德如此猶且不能離言語以脩其心也人觀能免此說說

也謂必不能離言語以求道也老聃問不然若累假言語以脩心其說非也爲取也汋之水之而不以若以其本質無爲而自然也才質也水之所以爲水者其本然之質不得也而至人之德本乎自然不假脩爲外物自不能離之也其容力乎故離日月之自高自厚自明何脩焉醯雞其包羅乎故曰夫何脩焉醯雞之大甕中豈知甕外之大言所見若小蠓也也

莊子見魯哀公哀公曰魯多儒士少爲先生方者莊子曰魯少儒哀公曰舉魯國而儒服何謂少乎莊子曰周聞之儒者冠圜冠者知天時履句屨者知地形緩佩玦者事至而斷君子有其道者未必爲其服也爲其服者未必知其道也

公固以爲不然何不號於國中曰無此道而爲此服者其罪死於是哀公號之五日而魯國無敢儒服者獨有一丈夫儒服而立乎公門公即召而問以國事千轉萬變而不窮莊子曰以魯國而儒者一人耳可謂多乎方術也言魯之儒者學術與方生不句也緩佩玦者言其行詳緩而佩玦取能斷之義一丈夫言孔子也此意蓋言儒服者多而皆不知道也百里奚爵祿不入於心故飯牛而牛肥使秦穆公忘其賤與之政也有虞氏死生不入於心故足以動人方飯牛之時豈有求爵祿之心惟其不求所以見用

於穆公動人者言感動而化之也死生不入於心若無爲而爲心無所動也到此又等閑看了兩句宋元君將畫圖衆史皆至受揖而立舐筆和墨在外者半有一史後至者儃儃然不趨受揖不立因之舍公使人視之則解衣般礴臝君曰可矣是真畫者也儃儃猶澶漫也言舒遲自得之意受揖不立者言與衆史相揖而不往也般礴箕踞之狀臝即裸也此言畫者無心於求不知乃貴東坡形容畫前輩與杜詩一日攝神亦閑近此意文王觀於臧見一丈夫釣而其釣莫釣非持其釣有釣者也常釣也文王欲舉而授之政而恐大臣父兄之弗安也欲終而釋

之而不忍百姓之無天也於是旦而屬之大夫曰昔者寡人夢見良人黑色而頿乘駁馬而偏朱蹄號曰寓而政於臧丈人庶幾乎民有瘳乎諸大夫蹵然曰先君王也文王曰然則卜之諸大夫曰先君之命王其無他又何卜焉遂迎臧丈人而授之政典法無更偏令無出三年文王觀於國則列士壞植散羣長官者不成德斔音庾斛不敢入於四竟列士壞植散羣則尚同也長官者不成德則同務也斔斛不敢入於四竟則諸侯無二心也文王於是焉以為大師北面而問曰政可以及天下乎臧丈人昧然而不應泛然而辭朝令而夜遁終身無聞此一段把太公事却如此裝撰

別箇話頭常釣者釣常在手也釣竿雖在手而無意於釣故曰非持其釣有釣者也這般句語皆是好處無天者言無所主也偏朱蹄者其蹄只一隻朱也先君王也言所夢乃文王之父也典法無更不變易法度也偏令無出無一事肯出號令也號令之間獨言一事故曰偏令壞植散羣言不立朋黨也不成德不自有其成功猶易曰或從王事無成也同務與衆人同事功而不自異也斔即庾也外國之斔斛大小不同皆不敢入其境內則諸侯無不知歸也故曰無二心朝令者朝聞文王之命有以天下之問故逃去終身無聞猶書曰啓祕終身顯也旦屬之大

夫古本作夫夫司馬云上夫字作大字讀夫一大也太山石始皇文口御史夫夫蓋篆字夫與大同見文變顏淵問於仲尼曰文王其猶未邪又何以夢為乎仲尼曰默汝無言夫文王盡之也而又何論刺焉彼直以循斯須也循斯須者言苟徇一時之計歟衆人易從也又豈可譏刺乎列御寇為去聲伯昏無人射引之盈貫措杯水其肘上發之適矢復沓方矢復寓當是時猶象人也伯昏無人曰是射之射非不射之射也嘗與女登高山履危石臨百仞之淵若能射乎於是無人遂登高山履危石臨百仞之淵背逡巡足二分垂在外揖御寇而進之御寇伏地汗流至踵伯昏無人曰夫至人者上闚青天下潛黃泉揮斥八極神氣不變今女怵然有恂目之志爾於中也殆矣夫引之盈貫開弓而至滿也前手直而持平可以置一盃水於其上言定也發射也適矢也沓重也又也矢方去而矢又在弦上沓於弦上者箭去而方來之矢又寓於弦上矣此言一箭接一箭如此其神速也象人木偶人也背逡巡者面向高山而背臨深淵退而末已之莫數口逡巡三分其足一分在岸二分垂於處境可謂危之至而伯昏無人能之者即所謂純氣之守也履地而射射之常也故曰非不射之射也神能守一則雖上闚青天下至黃泉揮斥於八極其心恢然無所變動若驚夷之境界揣

怵然而恂其目則是未知至人之學也以此為射而欲求中的之精義亦難矣故曰爾於中也殆矣哉怵懼也恂目恂動也

肩吾問於孫叔敖曰子三為令尹而不榮華三去之而無憂色吾始也疑子今視子之鼻間栩栩然子之用心獨奈何孫叔敖曰吾何以過人哉吾以其來不可卻也其去不可止也吾以為得失之非我也而無憂色而已矣我何以過人哉且不知其在彼乎其在我乎其在彼邪亡乎我在我邪亡乎彼方將躊躇方將四顧何暇至乎人貴人賤哉鼻間栩栩然不在外而在內有自養之意也令尹之貴若在於令尹則與我無預我之何貴若在我我則與令尹無預故其在彼邪亡乎我其在我邪亡乎彼此數句發得精神躊躇四顧者高視遐觀於天地之間後知人之所謂貴者賤者

仲尼聞之曰古之真人知者不得說美人不得濫盜人不得劫伏戲黃帝不得友死生亦大矣而無變乎己況爵祿乎若然者其神經乎大山而無介入乎淵泉而不濡處卑細而不憊充滿天地既以與人己愈有知者不得說非言辭所可窮也美人不得濫非聲色所能淫也盜人不得劫非凶賊所能劫也伏戲黃帝不得友遺世而輕天下也介間也石雖無間可以穿而過也故曰經乎大山而無介處貧賤之地而不以為病故曰處卑細而不憊充滿天地若道也道在己若既塞天地推以化人用之無盡故曰既以與人己愈有

楚王與凡君坐少焉楚王左右曰凡亡者三凡君曰凡之亡也不足以喪吾存夫凡之亡不足以喪吾存則楚之存不足以存存由是觀之則凡未始亡而楚未始存也[illegible]

莊子外篇知北遊第二十二

知北遊於玄水之上登隱弅之丘弅音符云反又符紛反而適遭無為謂焉知謂無為謂曰予欲有問乎若何思何慮則知道何處何服則安道何從何道則得道三問而無為謂不答也非不答不知答也知不得問反於白水之南登狐闋之上而睹狂屈焉知以之言也問乎狂屈狂屈曰唉予知之將語若中欲言而忘其所欲言知不得問反於帝宮見黃帝而問焉黃帝曰無思無慮始知道無處無服始安道無從無道始得道知問

黃帝曰我與若知之彼與彼不知也其孰是邪黃帝曰彼無爲謂眞是也狂屈似之我與汝終不近也前後人名皆是寓言如此三名却有分別知有患惟心若也無爲謂自然者也狂者招狂也屈者掘然如枯木之枝也此無心[illegible]字便寅消遙浮遊者字同猖狂而[illegible]也此既只謂知答者不言言者不知[illegible]說話問而不知答是此中無老[illegible]也缺曰欲答而忘其言是猶知有問者也故曰無爲謂眞是狂屈以之以近也夫知者不言言者不知故聖人行不言之教道不可致德不可至仁可爲也義可虧也禮相僞也故曰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禮者道之華而亂之首也故曰爲道者日損損之又損之以至於無爲無爲而無不爲也今已爲物也欲復歸根不亦難乎其易也其唯大人乎知者不言此是道德經文[illegible]

生者死之徒死者生之始孰知其紀人之生氣之聚也聚則爲生散則爲死若死生爲徒吾又何患故萬物一也是其所美者爲神奇其所惡者爲臭腐臭腐復化爲神奇神奇復化爲臭腐故曰通天下一氣耳聖人故貴一生者死之徒死者生之始[illegible]而爲之者也氣之聚散爲生爲死人皆知之[illegible]知謂黃帝曰吾問無爲謂無爲謂不應我非不我應不知應我也吾問狂屈狂屈中欲告我而不我告非不我告中欲告而忘之也今予問乎若若知之奚故不近黃帝曰彼其眞是也以其不知也此其似之也以其忘之也

子與若終不近也以其知之也狂屈聞之以黃帝爲知言此數行解得前意甚明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時有明法而不議萬物有成理而不說聖人者原天地之美而達萬物之理是故至人無爲大聖不作觀於天地之謂也今彼神明至精與彼百化物已死生方圓莫知其根也扁然而萬物自古以固存六合爲巨未離其內秋豪爲小待之成體天下莫不沈浮終身不故陰陽四時運行各得其序惛然若亡而存油然不形而神萬物畜而不知此之謂本根可以觀於天矣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即乾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大矣哉明法昔寒暑往來發虛消長皆有然然一定之法則問暑化商暑故日有議見知歸夜寒無黍物或寒或物或告或甘皆呂自然之理而其所以長短甘苦者如何不得皆日有成理而不談不作即與爲也無爲說作故醜自然也聖人之所以慢自矣者亦得著天地而已變故曰觀於天化之謂也神明至精言妙理也百化百物之化也山疾宇在天底下彼宇在物穴物之或死生也或方或圓皆神明至精諸爲之既已其矣能究其根極之地故曰物已死生之方圓莫知其根扁然即撰然也有去而不已之意復是無如斯萬物之化相尋而去無所窮已而其道常存東敗所謂所者如斯而未嘗甘也若並乃見無不能其及此六合爲毫未離內信天也雖大夫出言化之內也秋毫爲

汝形一汝視天和將至攝汝知一汝度神將來舍德將爲汝美道將爲汝居汝瞳焉如新生之犢而無求其故言未卒齧缺睡寐被衣大悅行歌而去之曰形若槁骸心若死灰眞其實知不以故自持媒媒晦晦無心而不可與謀彼何人哉

小待之成體若細比秋毫之體則無秋毫之名即天下莫大於秋毫之末而大山爲小也沈浮往來也不故常新也萬物往來而不窮日月如此故曰天下莫不沈浮終身不故推其不故游以四時運行而得其宗也惛然可見也油然生意若亡而存死生之徒也不形而神不侍形而在不隨生而化也本根之地也可以觀於天矣也而人不知之此苦化本根黃帝物若道者不過此理故知之

齧缺問道乎被衣被衣曰若正

此一正汝形一汝視又罷己汝尚知道之人相實語釋

舜問

乎丞曰道可得而有乎曰汝身非汝有也汝何得有夫道舜曰吾身非吾有也孰有之哉曰是天地之委形也生非汝有是天地之委和也性命非汝有是天地之委順也孫子非汝有是天地之委蛻也故行不知所往處不知所持食不知所味天地之彊陽氣也又胡可得而有邪委也大假合而為此身故曰委形陰陽成和而後物生故曰生者委和也循理也性命在我即遊於之理故曰委順人出指代蛻蟬蛻然故曰子孫委蛻也強陽氣曰生氣也動者為陽人之行動飲食皆此氣之動為之皆非我有也圓貴所謂今者安身當在何處便是此意此一段所

自喜特不知所指無執養也孔子問於老聃曰今日晏閒敢問至道老聃曰汝齋戒疏瀹而心澡雪而精神掊擊而知夫道窅然難言哉將為汝言其崖略夫昭昭生於冥冥有倫生於無形精神生於道形本生於精而萬物以形相生故九竅者胎生八竅者卵生疏瀹通導之也澡雪洗濯之也掊擊屏去之也窅然深奧之貌崖邊際也崖畧者冥深妙者難言只言其邊際粗畧若而已昭昭可見者也冥冥不可見者也見而可得分別者謂之有形有倫萬物也無形造化也精神在人者也形可見者精不可見者九竅人禽也八竅禽獸也以人與禽獸言故抑之也謂游故四肢生卵生異皆原本於此意蓋謂

人雖貴於物而其生也實同故欲其捨己身而求法身莊子之意亦如此其來無迹其往無崖無門無房音旁四達之皇皇也邀於此者四枝彊思慮恂達耳目聰明其用心不勞其應物無方天不得不高地不得不廣日月不得不行萬物不得不昌此其道與其來無迹其往無崖言流出之閒夫者來若無迹可尋逐也四達皇皇言太虛之閒人之室居則有門有窮太虛之閒但見其皇皇之人豈知其所從入從出者乎盡於此若言邀索而見此其也四枝強即圓覺所謂自體野安也恂達通達也不勞聰自然也無方不安也即是以接而時生乎其心者也天地日月萬物若非也道非實為之此四句只形容纖上纖下無非其道而已且夫博之不

必知辯之不必慧聖人以斷之矣若夫益之而不加益損之而不加損者聖人之所保也淵淵乎其若海魏魏乎其終則復始也運量萬物而不匱則君子之道彼其外與萬物皆往資焉而不匱此其道與中國有人焉非陰非陽處於天地之間直且為人將反於宗自本觀之生者喑音陰醷與噫氣之噫聞物也雖有壽夭相去幾何須臾之說也奚足以為堯桀之是非博之無所不知也人之辯以博皆誇以為己能而不必出於汝之知慧其所以知慧者遊技也故聖人以以為物斷之不以益為益不

以損為損所保者在我而外物不得而加焉此聖人之事也終損復始絕亦不已也運量萬物而不匱應物而不窮也運用而量度之故曰運量此未免於有心只為君子之道蓋言其有迹也以我而應物則為運量萬物物至而我應之則為萬物皆往資焉使是感而後應迫而後動如此而不匱則謂之道道若無心無迹也中國有人焉謂天地之中者至人其非陰非陽言其不可以物指名也有人其形而其心處於物之物直寓形於天跡之間耳故已有且為人將反於宇宗者萬物之初也嗜醜無之不實者也之身之氣有所不狀其為疣為贅造物之氣生而為人則亦其不情者世故曰自本骸之言反於天地之彷而觀之也此息蓋是根形人身變是釋氏所謂及囊包血之論子細看來大藉細中許多說話多出於此堯桀是非言人出是非之論因有此身而後有之百年之間纖有長短比之天地須臾而已此數語亦好

果蓏有理人倫雖難去聲所以相齒聖人遭之而不違過之而不守調而應之德也偶而應之道也帝之所興王之所起也人生天地之間若白駒之過郤忽然而已注然勃然莫不出焉油然漻然莫不入焉

果蓏物之至微也者其生也有時其種也有種自古及今其類不離非有自然之理乎舉其微若言之則大者可知矣人倫之中雖有許多厄難如上下之相制強窮之相凌奇天之為悲喜此皆厄難也然而同類守亩之間相為劉列君拒父子中國吏伏亦皆遺物中之一物也聖人則曰方以類聚物以舉分此則無分精粗彼我皆曰相盈亦為論也遭之而不違若遭時有逆順順之而已溺之而不守者所過若化也調和也偶合也隨感隨應相與和合

道德之自然者也前王興起亦不越此理而已忽然者即須臾之意出生也伸也來也入死也屈也往也注然勃然推擇而出之狀油然寥然活熟也此即往者屈也來者伸也易之所謂窮神知化者也

已化而生又化而死生物哀之人類悲之解其天弢墮其天袠紛乎宛乎魂魄將往乃身從之乃大歸乎物之初生本無而有又化而死若與而無同乎一理而人物之損自以為宇畏咸弢藏之物也蓑囊也服惑之人所包果而不所也能自知覺明解其弢乃嘗其蓑矣星為也棄之也紛乎宛乎宛轉也言變也也形精神也稱神將散則軀殼從之故曰大歸即返其真宅之真也

不形之形形之不形是人之所同知也非將至之所務也此衆人之所同論也彼至則不論論則不至不形之形不可見者也形

之下形於形聲之浩知彼謂至日而而所之其不至能之非將未謂下至待則至者將能唯形之也論不此所務其不往此以則論衆人也又此不議人也至有所衆高者此同人一乃謂論論之會是不則也論

明見無值辯

不若默道不可聞聞不若塞此之謂大得

謂道不可以形迹見則無值矣故值聞見與值聽不若默繼有辯則非矣之嘿值謂人矣聞言故也所謂道有道者不如不聞也塞聲真耳而無所而

闚也故曰道不可聞聞不若塞大得猶言絮造也東郭子問於莊子曰所謂道惡乎在莊子曰無所不在東郭子曰期而後可莊子曰在螻蟻曰何其下邪曰在稊稗曰何其愈下邪曰在瓦甓曰何其愈甚邪曰在屎溺東郭子不應莊子曰夫子之問也固不及質正獲之問於監市履豨也每下愈況得此又段撰一劇

雖然物無精粗同出此理是故言之所指者可以意會其所以然者言不能盡也故自其後者言之可以觀其本木下所以知其肥瘠也監市之官也履豨以知其肥瘠者每下愈況也蓋豨之下體尤難肥故每下而愈可見其肥也

知豨之肥瘠者以其下體每下愈況正以明其理也喻道如此正市令可也人名也此以喻焉道也汝唯莫必無乎逃物至道若是大言亦然周徧咸三者異名同實其指一也嘗相與遊乎無何有之宮同合而論無所終窮乎嘗相與無為乎澹而靜乎漠而清乎調而閒乎寥已吾志無往焉而不知其所至去而來不知其所止吾已往來焉而不知其所終彷徨乎馮閎大知入焉而不知其所窮是必若無問必之心則物之忽也至汝若無問必之心則物之忽也至汝

理皆無所逃又皆緩於言改曰至道若是大言亦然周徧咸三字同則改曰異名同實此一

句萬喻物無精粗其理一也無何有之宮志已見而無因必之息也同合而論言無精無粗合而皆論安兮終窮調闇和安也靜漠清調閒能寥容無為之妙而已寥虛也已足矣字同言寥有究至此一字得則焉之力志既與願無既安言吾至比去來而下無所既之上往兩往不知日貝志不可知之其又居云我既來而中不既知不雖有見其彷彷惶惶所止宿於人知之句而知則但極矣焉入闇虛曠也大至汝所窮道也知也

物物者與物無際而物有際者所謂物際者也不際之際際之不際者也謂盈虛衰殺彼為盈虛非盈虛彼為衰殺非衰殺彼為本末非本末彼為積散非積散也與物無際是與物俱化者也與物只化

則物之際未可以無際而有際之際也[illegible]

婀荷甘與神農同學於老龍吉神農隱几闔戶晝瞑婀荷甘日中奓尺奢反開戶而入曰老龍死矣神農隱几擁杖而起嚗然放杖而笑曰天知予僻陋慢訑故棄予而死已矣夫子無所發予之狂言而死

矣夫弇堈弔聞之曰夫體道者天下之君子所
繫焉今於道秋豪之端萬分未得處一焉而猶
知藏其狂言而死又況夫體道者乎視之無形
聽之無聲於人之論者謂之冥冥所以論道而
非道也奓開也推開其戶而入嚗然放杖之聲也天知予以天呼老龍[illegible]也夫予在見有啓發予之大言今既死弔知欣發予之言吾謂老龍吉死而無言矣弇姓也嗣名也也乎老龍而聞神農之言體道若與道吾一也繫歸而宗之也有體道之人聞天下之君子皆歸而宗之今神農於道未有所見而亦知老龍之死為藏其狂言況其體道與老龍同者乎狂言即大言也其意蓋謂道在不言藏其言而死所以為道所農未逍此境而亦為此言況其神農皆乎

挾毫之端至小矣分此而未有萬分之一之又少可知矣佛經算數譬喻亦有此語勢道本無彰形不可視聽若論說於人以冥冥而名其道是特強名而已實非道也故曰所以論道而非道也即言若不知[illegible]是形聲有也冥冥無也知有之爲無不若並與無無之蓋謂神農之爲
此言亦未爲知道也於是泰清問乎無窮曰子知道乎無
窮曰吾不知又問乎無爲無爲曰吾知道曰子
之知道亦有數乎曰有曰其數若何無爲曰吾
知道之可以貴可以賤可以約可以散此吾所
以知道之數也泰清以之言也問乎無始曰若
是則無窮之弗知與無爲之知孰是而孰非乎

無始曰不知深矣知之淺矣弗知内矣知之外
矣於是泰清中而歎曰弗知乃知乎知乃不知
乎孰知不知之知無始曰道不可聞聞而非也
道不可見見而非也道不可言言而非也知形
形之不形乎道不當名無始曰有問道而應之
者不知道也雖問道者亦未聞道道無問問無
應無問問之是問窮也無應應之是無内也以
無内待問窮若是者外不觀乎宇宙内不知乎
大初是以不過乎崐崘不遊乎太虛發語之端[illegible]

宇即是佛經物數一晴之上義如既内宇大道之有數謂可賤無而言也貴賤合散皆道之可以整數若約合也力自得也外與有為空也不知之知乃不可名之之亦也外之之不形虛不物乃能物物也當對也於有之名可名與道對豈即歸其未於其矣故何之入道名之本無問問之而答我已論道反之宙者少當之非道矣問窮名言其所也在於謂宇窮盡皆況言語求知見之非也無宙者宇之有則内之之虛此道則不應答之矣宇宙乎見者也故曰外大初不可我者也故同於乾當在於宇宙之外太虛又在從滿之外窮窮外未過安得至太虛乎
光曜問乎無有曰夫子有乎其無有乎光曜不
得問而孰視其狀貌窅然空然終日視之而不
見聽之而不聞搏之而不得也光曜曰至矣其

孰能至此乎予能有無矣而未能無無也及爲無有矣何從至此哉[illegible]

大馬之捶鉤者年八十矣而不失豪芒大馬曰子巧與有道與曰臣有守也臣之年二十而好捶鉤於物無視也非鉤無察也是用之者假不用者也以長得其用而況乎無不用者乎物孰不資焉[illegible]

冉求問於仲尼曰未有天地可知邪仲尼曰可古猶今也冉求失問而退明日復見曰昔者吾問未有天地可知乎夫子曰可古猶今也昔日吾昭然今日吾昧然敢問何謂也仲尼曰昔之昭然也神者先受之今之昧然也且又爲不神者求邪無古無今無始無終未有子孫而有子孫可乎冉求未對仲尼曰已矣未應矣不以生生死不以死死生死生有待邪皆有所一體有先天地生者物邪物物者非物物出不得先物也猶其有物也猶其有物也無已聖人之愛人也終無已者亦乃取於是者也[illegible]

問乎仲尼曰回嘗聞諸夫子曰無有所將無有所迎回敢問其遊仲尼曰古之人外化而內不化今之人內化而外不化與物化者一不化者也安化安不化安與之相靡必與之莫多狶韋氏之囿黃帝之圃有虞氏之宮湯武之室君子之人若儒墨者師故以是非相𩐫也而況今之人乎聖人處物不傷物不傷物者物亦不能傷也唯無所傷者為能與人相將迎

無將無迎因無心於物者也應物而不累於物則為外化因感而應不動於心則為內不化故曰古之人外化而內不化與接為搆日以心鬬則為內化與物我害於為而見役於內則為外不化故曰今之人內化而外不化以我之內不化者而外應乎物於遇者化而無將逆則化亦不知不化必不[illegible]故曰與物化者一不化若也安化安不化化一不化者無心之心逆安德官也於異言相累也於與遂同安與宜與也多長多也夫多相勝也莫安則不求相勝出必與之莫多言至追之人之與物不求多以相勝也豬卑黃帝有學湯武儒墨之師皆未說盡安不化之道故至於以是共於整言其德有是非之爭也五味揭尊而後可以為整故[illegible]於整以旃卑而下與虞事對游是以小於大之貫貢厲宮至若謂其以應為窮曰[illegible]不傷物即與物化也既與物化也亦為不能[illegible]謂其無所累也惜其心無所害所以弁與人[illegible]前言無將迎此等幽人捐將迎即無為無不為不物乃物物之意

山林與皋壤與使我欣欣然而樂與樂未畢也哀又繼之哀樂之來吾不能禦其去弗能止悲夫世人直為物逆旅耳夫知遇而不知所不遇知能能而不能所不能無知無能者固人之所不免也夫務免乎人之所不免者豈不亦悲哉至言去言至為去為齊知之所知則淺矣

凡人游於山林皋壤之間其始也必樂竟樂則必有所感感則哀矣樂喜詳中正用此意固物而樂因物而哀去來於我皆不自由則我之此心是哀樂之舍也此言自無主人公為物所動也遇可見者也不遇不可見者也可見者人也人可見皆天也能其所能人也其所不能天也舉世之人皆有不自知不自能者慨闕之人皆不免此故曰無知無能者固[illegible]所不免也唯其知人而不知天故常用心用[illegible]欲以免其所不可免者豈不可悲也哉至言[illegible]無言矣故曰至言去言至為則無為矣故[illegible]至為去為不知其所不可知而皆以其所可知者為知其所見成矣故曰齊知之所知齊同也德皆字也

莊子雜篇庚桑楚第二十三

老聃之役有庚桑楚者偏得老聃之道以北居畏壘之山其臣之畫然知者去之其妾之挈然仁者遠之擁腫之與居鞅掌之為使居三年畏壘大壤畏壘之民相與言曰庚桑子之始來吾洒然異之今吾日計之而不足歲計之而有餘

庶幾其聖人乎子胡不相與尸而祝之社而稷之乎庚桑子聞之南面而不釋然弟子異之庚桑子曰弟子何異於予夫春氣發而百草生正得秋而萬寶成夫春與秋豈無得而然哉天道已行矣吾聞至人尸居環堵之室而百姓猖狂不知所如往今以畏壘之細民而竊竊焉欲俎豆予于賢人之間我其杓之人邪吾是以不釋於老聃之言

役徒也門人弟子也偏得獨得也臣僕也畫然分明之意智於懸舉之意擁腫鈍朴也鞅掌猶支離也洒然異之者言見其瀟洒有異於人也賤汁有喻首久行有

蓋也尸祝社稷只是敬祀之意四乎輕重一般如此下語皆是其事端鼓舞之南面者必其所居向南不釋然不樂也春秋之所以得而然者天爲之也故曰豈無得而然哉大道已行矣大道自然也此蓋自然無心之喻尸居環堵之室而自託於猖狂與百姓无一人皆不知其所行爲何如故曰百姓猖狂不知所如往如亦往也言與世相忘也俎豆猶言位置也杓小器也必我淺而易見故人得以知之如釋民言我勝行無力爲鬼神難破是也不釋然於老聃之言省恐負吾師之誨而不樂也

弟子曰不然夫尋常之溝巨魚無所還其體而鯢鰌爲之制步仞之丘陵巨獸無所隱其軀而蘖狐爲之祥且夫尊賢授能先善與利自古堯舜以然而況畏壘之民乎夫子亦聽矣庚桑子曰小子來夫函車之獸介而離山則不免於罔罟之患吞舟之魚碭而失水則蟻能苦之故鳥獸不厭高魚鼈不厭深夫全其形生之人藏其身也不厭深眇而已矣且夫二子者又何足以稱揚哉是其於辯也將妄鑿垣墻而殖蓬蒿也簡髮而櫛數米而炊竊竊乎又何足以濟世哉舉賢則民相軋任知則民相盜之數物者不足以厚民民之於利甚勤子有殺父臣有殺君正晝爲盜日中穴阫音同反阫音數吾語汝大亂之本必生於堯舜之間其末存乎千世之後千世之後其必有人與人相食者也

主乘常之溝尊狐鎚小可以主步何小可以言也無言大皆有所卑也先善與利之之出山則此利入也堯舜之賢其於賢能亦然亡人名賢能之善則人必尊敵之含畏壘之也雖小有其教賢之心亦與古同謂夫子當聽徙之也而車吞舟函亦者也介闇也碭流漏也此喻名函來出能害其身也全其形生反生久視若也見身不獸深眇欲遯世而無名也二之指堯舜藏以堯舜爲辯猶垣墻之上髮欲種草鋸此理也謂引謂失其宜也簡髮而櫛數米而妝形容其胥胥容心之之舉賢則民必爭以知爲任則民愈訴之數物者言以上徵爭也民於利其甚者古爲生甚苦也阫墻也日中穴盜即害爲盜也千世之後必相人與人相食者禍人下之寇自堯舜

始也南榮趎蹙然正坐曰若趎之年者已長矣將惡乎託業以及此言邪庚桑子曰全汝形抱汝生無使汝思慮營營若此三年則可以及此言也南榮趎曰目之與形吾不知其異也而盲者不能自見耳之與形吾不知其異也而聾者不能自聞心之與形吾不知其異也而狂者不能自得形之與形亦辟矣而物或閒之邪欲相求而不能相得今謂趎曰全汝形抱汝生勿使汝思慮營營趎勉聞道達耳矣庚桑子曰辭盡矣

曰奔蜂不能化藿蠋越雞不能伏鵠卵魯雞固能矣雞之與雞其德非不同也有能與不能者其才固有巨小也今吾才小不足以化子子胡不南見老子謂李言多學也及此言老欲及庚桑子之所誨也其人之形其以耳曰皆以故曰吾不知與異也人人有此之而狂者不自得不病盲聾者之無所見聞也終聞也我之形與人之形亦皆開明而無所蔽而我乃爲物欲所聞我欲以心亦心愈不可得故曰欲排求不能相得我方未心了不可得不夫子審我勿使思慮營營若於此罷勉以求聞道亦庚幾其能達于趎耳非盲未有厭離輿庚桑子更欲點化之而未盡其言欲指其往見乃子故曰辭盡矣蓋託爲謙言非果辭窮也奔蜂小蜂也藿蠋豆中大蟲也越雞小魯雞大鵠亦大鳥也

小蜂不能化大蟲小雞不能覆大卵比喻其力量尚小不能點化汝也遂使之往見老子南榮趎贏糧七日七夜至老子之所老子曰子自楚之所來乎南榮趎曰唯老子曰子何與人偕來之眾也南榮趎懼然顧其後老子曰子不知吾所謂乎南榮趎俯而慚仰而歎曰今者吾忘吾答因失吾問老子曰何謂也南榮趎曰不知乎人謂我朱愚知乎反愁我軀不仁則害人仁則反愁我身不義則傷彼義則反愁我己我安逃此而可此三言者趎之所患也願因楚而問

之老子曰向吾見若眉睫之閒吾因以得汝矣今汝又言而信之若規規然若喪父母揭竿而求諸海也汝亡人哉惘惘乎汝欲反汝情性而無由入可憐哉趎方獨見而老子以爲與衆人偕來正釋氏所謂汝智中正聞趎謂吾答因失吾問若之其心字然失所問答也夫其知而不知則人以我爲愚矣朱學此朱愚猶難學也若於心乎所智則反爲我身之累比言義謂無心既不可有心又不可即釋氏所謂建變也不得不愁變也不得其言亡我處亦同三言之愁其擬即□吧若彼也見汝謂聽亡知汝容未知道今觀汝言果然故曰又言而信之規規覆復之觀揭竿而求諸海言求無於去汸乎而無歸者也之人者失其本心之人也惘惘憂然不自得也欲反情性而無由入言欲見

自然之道而不可得亦可謂憫也

南榮趎請入就舍召其所好去其所惡十日自愁復見老子老子曰汝自洒濯孰哉鬱鬱乎然而其中津津乎猶有惡也夫外韄者不可繁而捉將內揵內韄者不可繆而捉將外揵外內韄者道德不能持而況放道而行者乎

召其所好欲求其是也去其所惡欲離其非也有好有惡其中自惑故十日自愁孰哉孰與熟同言用功亦久矣鬱鬱乎未寧一之言也繆有所惡則心有所著故津津然而可見韄以皮束物也揵閉門之牡也二者皆執捉欲束之喻進物於外欲自擾捉則繁多而不可執捉外既不定則將反而求之於內故曰將內揵心中之擾擾欲自擾捉則綢繆纏繞而不可執

捉內既不定則又將束之於外此言學道而不得其要或欲制之於外或欲制之於內皆無下手處若此也若其在身所有之道且不能自持持況欲行道乎放道而行言循自然之理而行之也非循自然而行此至人之事也

南榮趎曰里人有病里人問之病者能言其病然其病病者猶未病也若趎之聞大道譬猶飲藥以加病也趎願聞衛生之經而已矣老子曰衛生之經能抱一乎能勿失乎能無卜筮而知吉凶乎能止乎能已乎能舍諸人而求諸己乎能翛然乎能侗然乎能兒子乎兒子終日嗥而嗌不嗄和之至也終日握而

手不掜共其德也終日視而目不瞚偏不在外也行不知所之居不知所為與物委蛇而同其波是衛生之經已

病者方病人有問之說自言其病之狀則見其病猶未甚也病至於其則不能言矣我今欲聞大道而不自知其受病之劇言敵咸之甚也欲有教誨之言使我愈聞道亂故[illegible]猶故乘以加病今皆不敝情發以願學衛生之道而已抱一苦全其既一也勿大若得於天若無所喪大也無卜筮而所吉凶若至誠之道可以前知也能止能定他能已即釋氏冰謂大休敬也舍諸人而求己[illegible]詩外而務化也蹢然無累之親[illegible]然無所知之說能兒子乎不失赤子之心也嗥哭也嗌嗄出受耆乾也亦子呼呼而聲不見無容心而不傷其和也能蚤不可俾也人之手夕捨而不由與伸勝以有室蹴小兒則不然若其自然之性

竊竊好也共同也德性也目視而不瞚雖視而無所覩也未知外物也知有外物則為偏滯行不知所之居不知所為即亦無心也委蛇隨順也或行或好動而與物隨順波流也同波即與物偕往之意知此則可以為衛生之當故同是衛生之經已

南榮趎曰然則是至人之德已乎曰非也是乃所謂冰解凍釋者夫至人者相與交食乎地而交樂乎天不以人物利害相攖不相與為怪不相與為謀不相與為事翛然而往侗然而來是謂衛生之經已曰然則是至乎曰未也吾固告汝曰能兒子乎兒子動不知所為行不知所之身若槁木之

枝而心若死灰若是者禍亦不至福亦不來禍

福無有惡有人災也 趎問衛生之經求其次者也又聞老子之言如此之

妙故有至人之德之問此問自是而老子又曰非也蓋恐其住者於此又成棄因即釋氏所謂

立數非貴是此冰解凍釋即脫洒自悟之意相與交食於地與人同也交樂於天自同乎大也

交俱也同也拒攖相解也為怪為異也不為謀無計要之亡也不為事無事事之迹也又曰是

衛生之經已上[illegible]夫至人若此曰衛生則所言衛生之道即至人事矣以此而觀則前向非此

兩字分明不是實語雖既聞此又[illegible]然則是至乎意謂此道即至道矣而老子又曰未也既曰

未也則當別有語頭却又撥超前頭能兒子乎之語則所謂未也亦非實語禍備無有者言超

出禍福之外也人災者世情之患害也我既能出禍福之外則法出遠矣又何有世間之患害

乎曰非也曰未也蓋不欲與之盡言使之自悟也禪宗多用此一解 宇泰定者發

乎天光發乎天光者人見其人人有脩者乃今

有恆有恆者人舍之天助之人之所舍謂之天

民天之所助謂之天子學者學其所不能學也

行者行其所不能行也辯者辯其所不能辯也

知止乎其所不能知至矣若有不即是者天鈞

敗之 自此以下莊子復言至理也宇胷中也泰然而定則天光發見即誠而明也故曰宇

泰定者發乎天光天光既發則人雖見其為人而已自同於天矣人有脩者脩眞之人也脩眞

之人至於天光既發則有恆矣恆久也使是至誠修久也至誠而至於修久則天亦助之人亦

歸之舍止也歸也天民天人也言非常人也天子者天愛之如子也學行辯皆有迹者也所不

能學所不能行所不能辯自然者也人之所知至其所不能知而止則為所造之極故曰至矣

天鈞即造化也有不即是者不就是也即就也不就是反是止反是則失造化自然之理矣敗

失也 備物以將形藏不虞以生心敬中以達彼若

是而萬惡至者皆天也而非人也不足以滑成

不可內於靈臺靈臺者有持而不知其所持而

不可持者也 備物者備萬物之理也萬物皆備於我也將形者順其生之自然也

不虞不計度不思慮也退藏於不思慮之地而其心之應物隨時而生即佛家所謂無所住而

生其心也存於中者敬則達於外者無不適非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也達通也彼在外者也莫

惡若不如為之事也吾之所造既至於是而猶有萬惡至者則是天實為之此人事之失有以

致之又何足以滑我皆中臺成之德故曰皆於也而非人也不足以者成靈臺心也不納於靈

臺外物不入其心也外物不入其心所以不滑其成也有持也心有所上也不知其所持者雖

有所主而不知其所亦大而化也不可持者言有所持宇則未化矣此一句上持字最說得精

微不可草草者過

不見其誠己而發每發而不當業入

而不舍每更為失為不善乎顯明之中者人得

而誅之為不善乎幽閒之中者鬼得而誅之明

乎人明乎鬼者然後能獨行 此數句又說不善之人未能成己而

有所循為妄發也妄發則每事皆不當業已入於其闇辯知之而不能自舍此既過作非若也

更燄也燄遊而作非每有所更轉見善鉄故曰每更為失業不訓事今人曰業已成行業已如此便是此業字如此之人所為既不善矣非有人誅則有鬼責言鉛明之謹聞有不可得而誅者人能知斷明之可畏則能謹獨矣故曰明乎人明乎鬼然後能獨行此即莫見乎隱莫為乎識是以君子博其獨也獨行即慎獨也物此數語入之吾書亦得

券內者行乎無名券外者志乎期費行乎無名者唯庸有光志乎期費者唯賈人也人見其跂猶之魁然與物窮者物入焉與物且者其身之不能容焉能容人不能容人者無親無親者盡人券內者所作我之分內也則孟子所謂求則得之求在內者也名者人無得而名也務外求之外者也務外之

人志之所與不遇為費用之貴自言求以自句也唯庸有光充實而有輝光也庸常也光常往也含已而求外志在得利商貴者之用心也故曰唯賈人也跂高而自立之窮人見其外或富或貴有為於人則以為自然而可尊而不知其與物欲括為終始至於窮盡而後已是其一身皆沒入於物欲之內矣故曰與物窮物入焉且苟也逐於物苟且以求得有至於喪身而不悔者故曰與物且者其身之不能容其且不能容於人何有以其不能容人之心及身其者則親載骨肉皆道棄不能容人能容人者無親人而無親則人子絕矣故曰無親者盡人盡絕也看此數句莊子如何不理會出法

兵莫憯于志鏌鋣為下寇莫大於陰陽無所逃於天地之間非陰陽賊之心則使之也志者心有所着也心有所着皆能自傷人之自害莫憯於此志尤甚於兵

之鏌鋣故曰兵莫憯于志鏌鋣為下陰陽之氣皆能傷人猶兵也於此心若平和則陰陽豈能為害故曰非陰陽賊之心則使之也所謂其執焦火其寒凝冰是也此兩句極佳在心學工夫此語最切

道通其分也其成也毀也所惡乎分者其分也以備所以惡乎備者其有以備成毀一事分而為二

以道觀之一而已矣故曰道通其分也人心既分彼我則於其私也必求備故曰其分也以備見有皆歸於無而私於求備若但抑其有拘道者惡之故曰所亦乎備者其有以備也

故出而不反見其鬼出而得是謂得死

則形德為德則能神能天而乎外而不反外內論於鬼與矣故曰出而不反見其鬼擇知反則寢重活計即此是也無是無非則是心常曰鬼是非而不此亂此一為死出而得是言設生說

而得自是之見者也齊於曰近死之心不可復陽即此也

滅而有實鬼之一也以有形者象無形者而定矣

心則虛虛則實其以私之成之則其人與鬼而矣故曰故亦有是論沒皆私心處理貪書諸有吾者也人能於有形之中而視理定矣象然也釋以云但可空所有不可實諸所無傳是此意

出無本入無竅有實而無乎處

入死也萬物之所由出其所入也故曰無所求乎處

有長而無乎本剽有所出而無竅者有實有實而無乎處者宇也有長而無本剽者

宙也有乎生有乎死有乎出有乎入入出而無
見其形是謂天門自此以下解上三句也理在今古千萬年如是故曰有長
然而不見其始終故曰無乎本剽本始也剽末也終也老子曰虛而不屈動而愈出雖出者不
窮而不可得其竅虛也虛乃所以為實故曰有所出而無竅者有實出入一也此解入字却曰
所出可見其窮宇四方上下也道無定所因方上下皆是也故曰宇即鳶飛于天魚躍于淵言
其上下窮也古往今來曰宙亘之往來千萬年而常如是者即宙也生出也死入也生死出入
皆有所自而無形可見此造化之妙也天門即造化也自然也因言出入故下門字天門
者無有也萬物出乎無有有不能以有為有必
出乎無有而無有一無有聖人藏乎是有不生於有而
生於無故曰有不能以有為有必出於無有方此無有者又一無有也故曰無有一無有萬物
曰有無也者有未始有無也者即是此意藏者退藏於密也聖人之心藏於無有故曰藏乎是
古之人其知有所至矣惡乎至有以為未始有
物者至矣盡矣弗可以加矣其次以為有物矣
將以生為喪也以死為反也是以分已其次曰
始無有既而有生生俄而死以無有為首以生
為體以死為尻孰知有無死生之一守者吾與
之為友是三者雖異公族也昭景也著戴也甲
氏也著封也非一也無物之始死生終始無分其次則有死生之名矣喪

猶寓也齊物言弱喪而不知歸以生為喪即寓形宇內之意以死為反言歸真也以性為寄以
死為樂練有生死之分便是有物故曰是以分已上為者無物太極之初也次為者有物陰陽
既分也又其次者曰有生有生則有我矣雖知有我猶以死生有無為一是知其分而又知其
不分者也三者雖有次第而皆未離於道譬如公族分而為三姓則同也昭氏景氏以有識任
而者也甲氏以有封邑而著也戴任也任識也昭景甲雖非一氏而皆楚國之公族也上言三
者雖異同乎么族劫於曰也字之下以非一也結之就上生下絕而不絕之體此皆文字妙奧
有生黬也於感反披然曰移是嘗言移是非所言
也雖然不可知者也黬黯也釜底黑也亦疵病也喻氣之氣聚也天地之
氣聚而為人元氣之病也前言生者暗暗宗也與此息別人之生也同足此氣而強自分別故
曰披然要若分也然有分別則各私其私既私其私則各是其是而所謂是者移矣移不定也
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移也其意只與齊物論同而又擇出移是兩字非所言者謂不當言
也謂移是之說在人皆不言言之皆為私也人雖各有一是而其所是者不定故曰雖然不
可知者也臘者之有膍胲古來反可散而不可散也
臘祭也膍牛百葉也胲足指也牲之一體也方祭之時既殺此牲其四體自五臟皆散之實例
新之閑謂之散則所祭之牲本只是一物謂之不可散則五臟四體已分於祭俎矣譬猶人之
所謂是者移而無定也五臟只舉百葉四體只舉胲文法也觀室者周於寢
廟又適其偃焉為是舉移是一室之中有寢有廟又有偃息之所
在在不同謂之寢謂之廟謂之偃則同乎一室謂之室則又有寢廟偃之異名亦猶移是之不

可定也此兩句即移是之喻也舉皆也以臘祭與室而觀則其所爲是者皆移易而不可定之是也故曰爲是舉移是請嘗言移是是以生爲本以知爲
師因以乘是非果有名實因以己爲質使人以
爲己節因以死償節若然者以用爲知以不用
爲愚以徹爲名以窮爲辱移是今之人也是蜩
與鷽鳩同於同也上面所結一結又提起移是字再說是以生爲本言既有
是字則以生者爲本以其所知之相爲師固此而後以是非相乘孰爲名乎孰爲實乎故曰果
有名實曰果有者言其非必有也質本也因吾一己之師以此爲本而欲人皆聽己之節度故
日因以爲己質使人以爲已節惟其用此自是非之師雖以死賞之而求甘以爲故下同以

下之蕩亂此教人下工夫處也道者德之欽也生者德之光也
性者生之質也性之動謂之爲爲之僞謂之失
知者接也知者謨也知者之所不知猶睨也動
以不得已之謂德動無非我之謂治名相反而
實相順也欽持守而恭敬也生德之發見者也發見則有光華矣性在我者也質本
然也性之動而後有爲有爲而流於人僞則爲性之失接應也謨謀也應接而至於有謀慮皆
性中之知也此叟字義與語孟不同以莊子讀莊子可也不可自拘泥嬰兒之視而無所視曰
睨知者以其所不知而爲知亦猶嬰兒之睨也此即智者行其所無事之道凡所動用皆以不
得已爲之則謂之德即忘我也於忘我之中而又無非我此即形中之不形不形中之形也治

安也物不能亂之謂治曰德曰合曰不得已曰無非我名雖相反而其實未嘗不相順此又是
般說話羿工乎中微而拙乎使人無己譽聖人工
乎天而拙乎人夫工乎天而俍乎人者唯全人
能之唯蟲能蟲唯蟲能天全人惡天惡人之天
而況吾天乎人乎微妙也射之中至於微妙故曰中微羿之不能使人無譽
已而獨聖人不能進天之名也工乎天者盡天道也獨乎人能自晦於人也猿善神能
也全人者全德之人也蟲鳥飛自物之與名也物能雖微皆有得諸天若知能飛能走能喻能
實物爲能躍皆能遂其天性故曰能盡能大謂之全人則不以天自名安有天之名則有人之
名故曰全人惡天惡若不樂有其名也在人而有天人之分吾已惡之而況我自分別天人乎

死償節下節字因上節字而生也唯與知此與於用舍窮通之際有智愚除寧之分今出之入
皆移是者也故曰移是今之人也微通也蜩譽鳩皆同議大鳴亦猶移是之人不知至道與
士而非笑之其見議與蜩鳩同矣蜩與鳩同之人又與蜩鳩同故曰同於同也此鼓舞之改蹤
市人之足則辭以放驁兄則以嫗大親則已矣
故曰至禮有不人至義不物至知不謀至仁無
親至信辟金此數行又別一項說話與市人行而躐踏其足則必以故激自責而
辭謝之恐其然也若兄躐弟之足則嫗謝之而已必無所辭謝蓋其情親不待謝也大親父母
也若父母而踏其子之足則併與嫗詡亦無之矣情親之至自相乎也至禮有不人謂禮之至
者無人己之分志其指遜也至義不物謂義之至者不待物物物度其宜也至知不謀與容恭

謀度也至仁無親者言不見其相愛之跡也至信辟金者言不待以金寶爲質也辟除也屏去之喩爲下面禮義知仁信五者設也徹志之勃解心之謬去德之累達道之塞貴富顯嚴名利六者勃志也容動色理氣意六者謬心也惡欲喜怒哀樂六者累德也去就取與知能六者塞道也此四六者不盪胷中則正正則靜靜則明明則虛虛則無爲而無不爲也徹與撤同解釋也顯華顯也嚴威嚴也勃志言六者能悖亂其志也動舉動也理窮理也謬心若六者能網羅牽累其心也累德者情勝則累其自然之真也知心知也能才能也塞道障道也盡亂也夫凡勃志謬心累德塞道四者之六害則胷中不盪

故曰異人以天而況吾天乎人乎惟蟲能蟲惟蟲能天此八字極妙一雀適羿羿必得之威也以天下爲之籠則雀無所逃是故湯以胞人籠伊尹秦穆公以五羊之皮籠百里奚是故非以其所好籠之而可得者無有也介者拸敕紙反畫外非譽也胥靡登高而不懼遺死生也羿之射見雀必得雀亦畏之猿見養由基抱樹而啼即此意也以天下爲籠則雀皆在籠之中不待射矣主意不在羿只引生下句而已此意蓋謂人之有所好惡則以爲好惡所迷伊尹百里奚亦因其所好而爲人所籠耳我若無所好則超出乎萬物之外誰得而籠之介者兀若也畫華飾之服也拸捨去之也其足既兀華飾何足爲美蓋其心於毀譽辱外之矣故

日外非譽也非毀也胥靡則城旦舂之人也彼爲罪人不愛其身故登高而不懼此心無所愛則無所著之喩夫復謵不餽而忘人忘人因以爲天人矣復反復也猶易之反復道也謵習熟也不餽者不以遺予於人也言此道在己不是責貨但知爲己而無爲人之心則忘人矣忘人則在我者純乎天矣故曰天人謂與人同徐無鬼篇有曰我必責之彼故當之饋此可知不餽之意故敬之而不喜侮之而不怒者唯同乎天和者爲然出怒不怒則怒出於不怒矣出爲無爲則爲出於無爲矣欲靜則平氣欲神則順心有爲也欲當則緣於不得已不得已之類聖人之道敬我亦不以爲喜侮我亦不以爲怒即所謂寧世譽之而不加勸舉世非之而不加沮也天和造物之和氣也同乎天和與之爲一也怒雖出而不怒則是其怒者本自不怒而出自然之怒非有心之怒也以此一句看下一句至人出而有爲於出無所欲心雖爲亦然爲也是其所以爲名本自無爲而出即是無爲無不爲又如是變變言句欲靜則必平其氣氣不平則不能靜文欲全其神則以順其心而無所拂少動其心則神不全矣凡有爲而欲得其當則必緣順不得已而後起之意不得已者無心之應也應事而無心則爲聖人之道故曰不得已之類聖人之道○此篇文字何異於內篇或曰外篇文粗內篇文精謬矣

莊子鬳齋口義卷之七

莊子鬳齋口義卷之八

鬳齋林　希逸

莊子雜篇徐無鬼第二十四

徐無鬼因女商見魏武侯武侯勞之曰先生病矣苦於山林之勞故乃肯見於寡人徐無鬼曰我則勞於君君有何勞於我君將盈耆欲長好惡則性命之情病矣君將黜耆欲掔好惡則耳目病矣我將勞君君有何勞於我武侯超然不對少焉徐無鬼曰嘗語君吾相狗也下之質執飽而止是狸德也中之質若視日上之質若亡其一盈嗜欲長好惡則失其性命之理去其嗜欲好惡則頭失耳目之情皆病也學引執也狸德言其貞質與狸同狗之下品者也狸德字下得好視日者頸然上視而日不瞬也一生之性也其生也如死狗然故曰若亡其一猶雞之似木雞也此上品也吾相狗又不若吾相馬也吾相馬直者中繩曲者中鉤方者中矩圓者中規是國馬也而未若天下馬也天下馬有成材若卹若失若喪其一若是者超軼絕塵不知其所武侯大說而笑馬之中規矩繩墨言其身件件合法故借方圓曲直以言之不必就馬身上泥而求之成材者言天成之材也若卹若失卹悶然之意喪其一則亡其一也不知其所去而不知其所止也此皆借喻之言武侯悟其無心忘然之意故大悅而笑徐無鬼出女商曰先生獨何以說吾君乎吾所以說吾君者橫說之則以詩書禮樂從說之則以金版六弢奉事而大有功者不可為數而吾君未嘗啓齒今先生何以說吾君使吾君說若此乎徐無鬼曰吾直告之吾相狗馬耳女商曰若是乎曰子不聞夫越之流人乎去國數日見其所知而喜去國旬月見所嘗見於國中者喜及期年也見似人者而喜矣不亦去人滋久思人滋深乎夫逃虛空者藜藋柱乎鼪鼬之逕踉位其空聞人足音跫然而喜矣而況乎昆弟親戚之謦欬其側者乎久矣夫莫以真人之言謦欬吾君之側乎金版六弢取太公兵法也此書諸分說江說以金版稱已宜題行芳之書也說禮及禮事之己意也不可況詩書為橫六跡為從也本事從王事也以為書六弢之說見之行事皆有故驗故曰本事而大有功啓啓笑甘液人大因忝之之入也所知竊知識也所謹見瞿識而也以人者似其鄉人也山間之蹊門體體之祇排實也蹤聲竊云欲行轍也於居也止也言其就捲欲行而又上伏於合中止也合也聞足音而喜但是人則責之矣不必其知識鄉人也此意亦亡武侯本然之真辭失曰又寄

謂此語如逃空谷而聞足音所以喜也禪家所謂久客還家是也嗜欲惟中之辭也

徐無鬼見武侯武侯曰先生居山林食芧栗厭葱韭以賓寡人久矣夫今老邪其欲干酒肉之味邪其寡人亦有社稷之福邪徐無鬼曰無鬼生於貧賤未嘗敢飲食君之酒肉將來勞君也君曰何哉奚勞寡人曰勞君之神與形武侯曰何謂邪徐無鬼曰天地之養也一登高不可以為長居下不可以為短君獨為萬乘之主以苦一國之民以養耳目鼻口夫神者不自許也夫神者好和而惡姦夫姦病也故勞之唯君所病之何也武侯曰欲見先生久矣吾欲愛民而為義偃兵其可乎徐無鬼曰不可愛民害民之始也為義偃兵造兵之本也君自此為之則殆不成凡成美惡器也君雖為仁義幾且偽哉形固造形成固有伐變固外戰君亦必無盛鶴列於麗譙之間無徒驥於錙壇之宮無藏逆於得無以巧勝人無以謀勝人無以戰勝人夫殺人之士民兼人之土地以養吾私與吾神者其戰不知孰善勝之惡乎在君若勿已矣脩胸中之誠以應天地之情而勿攖夫民死已脫矣君將惡乎用夫偃兵哉

[illegible]

黄帝將見大隗乎具茨之山方明爲御昌寓驂乘張若謵朋前馬昆閽滑稽後車至於襄城之野七聖皆迷無所問塗適遇牧馬童子問塗焉曰若知具茨之山乎曰然若知大隗之所存乎曰然黄帝曰異哉小童非徒知具茨之山又知大隗之所存請問爲天下小童曰夫爲天下者亦若此而已矣又奚事焉予少而自遊於六合之内予適有瞀病有長者教予曰若乘日之車而遊於襄城之野今予病少痊予又且復遊於六合之外夫爲天下亦若此而已予又奚事焉黄帝曰夫爲天下者則誠非吾子之事雖然請問爲天下小童辭黄帝又問小童曰夫爲天下者亦奚以異乎牧馬者哉亦去其害馬者而已矣黄帝再拜稽首稱天師而退[illegible]

[illegible]知士無思慮之變則不樂辯士無談說之序則不樂察士無淩誶之事則不樂皆囿於物者也[illegible]招世之士興朝中民之士榮官筋力之士矜難勇敢之士奮患兵革之士樂戰枯槁之士宿名法律之士廣治禮教之士敬容仁義之士貴際[illegible]農夫無草萊之事則不比商賈無市井之事則不比庶人有旦暮之業則勸百工有器械之巧則壯[illegible]錢財不積則貪者憂權勢不尤則夸者悲勢物之徒樂變[illegible]

(主家使其有所以為而後可以得其故一日勢物之徒樂變自此以上與不樂三句皆是一意但長短變換如此下語文法也)遭時有所用，不能無為也。此皆順比於歲，不物於易者也。馳其形性，潛之萬物，終身不反，悲夫！[illegible]

莊子曰：射者非前期而中，謂之善射，天下皆羿也，可乎？惠子曰：可。莊子曰：天下非有公是也，而各是其所是，天下皆堯也，可乎？惠子曰：可。莊子曰：然則儒墨楊秉四，與夫子為五，果孰是邪？或者若魯遽者邪？其弟子曰：我得夫子之道矣，吾能冬爨鼎而夏造冰矣。魯遽曰：是直以陽召陽，以陰召陰，非吾所謂道也。吾示子乎吾道。於是乎為之調瑟，廢一於堂，廢一於室，鼓宮宮動，鼓角角動，音律同矣。夫或改調一弦，於五音無當也，鼓之，二十五弦皆動，未始異於聲，而音之君已。且若是者邪？(前期而中言有所指的之地也有的而後見其指若合的而射則中者皆)[illegible]

惠子曰：今夫儒墨楊秉，且方與我以辯，相拂以辭，相鎮以聲，而未始吾非也，則奚若矣？莊子曰：齊人蹢子於宋者，其命閽也不以完；其求鈃鍾也以束縛；其求唐子也而未始出域：有遺類矣！夫楚人寄而蹢閽者；夜半於無人之時而與舟人鬭，未始離於岑而足以造於怨也。[illegible]

受物而不受子手彼同嘗不自以爲是鈃鍾小
鍾也寓於也子亡在外而只求於鄉域之內足
其惑也彼何嘗自以爲感此又令是一句不與
上蹢子之意相闢遺餘也略也類以世言此三
事皆與惠子揚聖之徒略相以也故曰有遺類
矣亦範前言若是也邪然不結於怨也之下而
先結於此正是其作文之妙奧寄客也楚有蹢
闇之人寄於外國不能自歸門舟而渙方至於
岸而是夜之半即與舟人有爭志其渙已之思
已造成仇悲矣今岸也求始離於言戴之而來
舟未離岸又求久而忘之也鄉往見也爲足而
爲闇若故曰歸周忘思之闕是夜冏不自知旦
而視之能無所慢乎方貝闕時彼亦自以爲矣
也凡此數句皆設喻以識思子之自是但以惠
子好辯故特爲詭諦之辯有不可塵聘者以困
之此乃二人乎生戲劇之言東方物與舍人爭
辯小有此意同以參看

莊子送葬過惠子之墓顧謂從者

曰郢人堊漫其鼻端若蠅翼使匠石斲之匠石運斤成風聽而斲之盡堊而鼻不傷郢人立不失容宋元君聞之召匠石曰嘗試爲寡人爲之匠石曰臣則嘗能斲之雖然臣之質死久矣自夫子之死也吾無以爲質矣吾無與言之矣

白堊泥也以白泥墁其鼻端其薄如繩之翼乃使匠
石削而去之運斤成風言其急也況盡而鼻不
傷郢者固不動矣然其人若立其得不安匠石雖巧
安得其鼻不傷是立者尤難也質是用巧之地
也此意蓋言有惠子之辯而後我得
以窮之惠子既死則無可與語者矣

管仲有病桓公聞之曰仲父之病病矣可不謂云至於大病則寡人惡乎屬國而可管仲曰公誰欲與公曰鮑叔牙曰不可其爲人絜廉善士也其於不己若者不比之又一聞人之過終身不忘使之治國上且鉤乎君下且逆乎民其得罪於君也將弗久矣公曰然則孰可對曰勿已則隰朋可其爲人也上忘而下畔愧不若黃帝而哀不己若者以德分人謂之聖以財分人謂之賢以賢臨人未有得人者也以賢下人未有不得人者也其於國有不聞也其於家有不見也勿已則

隰朋可

鬛説杞國也不比之不比數其人也鈞
愛東之意也道蓮民以禮義之意也凡
此數語謂其黑約人分明也上之名之而勢也
下畔者難遠和無亦於下也解誰也以德分人
德人德乃羣蜘民衆也以則分人不自私也以
賢臨人擅其名以勢手下也有不聞有有貝者
言其不察察也此事不乳然隨實只先分別子
亦實言而已謂語我也人自言此德自言謂云
至於
大病

吳王浮于江登乎狙之山衆狙見之恂然棄而走逃於深蓁有一狙焉委蛇攫搔見巧乎王王射之敏給搏捷矢王命相者趨射之狙執死王顧謂其友顔不疑曰之狙也伐其巧恃其便以敖予以至此殛也戒之哉嗟乎無以汝色

驕人哉顏不疑歸而師董梧以助其色去樂辭
顯三年而國人稱之委蛇攫搔跳躍求去攀執樹枝之意敏給射之矢
去速也狙能搏捷其笑亦其捷速相者王左右
也衆人齊射之狙雖巧捷力不敵而死矣死而
見執拔曰執死鋪其色矜夫其驕矜之色也去
學甘於自苦也辭顯退而就學也此爲矜能攝
偽名之論南伯子綦隱几而坐仰天而噓顏成子入
見曰夫子物之尤也形固可使若槁骸心固可
使若死灰乎曰吾嘗居山穴之口矣當是時也
田禾一覩我而齊國之衆三賀之我必先之彼
故知之我必賣之彼故鬻之若我而不有之彼

惡得而知之若我而不賣之彼惡得而鬻之嗟
乎我悲人之自喪者吾又悲夫悲人者吾又悲
夫悲人之悲者其後而日遠矣物之尤也言人物之中爲最大
也田禾齊君也謂人以其見賢者故賀之我在
當時不能自晦其迹故有此名曰先賀之言我
必有形迹可見故彼得而知我出以形迹自見
者乃自喪諸說能悲人之自喪而不前門覺其
身則其悲人者又可悲也山穴之口地名也我
有當時惟以悲人之悲而自覺所以其後道日
加進遠至今日形若槁骸而心若死灰
也故曰其後日遠矣遠者道愈尚遠也仲尼之
楚楚王觴之孫叔敖執爵而立市南宜僚受酒
而祭曰古之人乎於此言已曰丘也聞不言之

言矣未之嘗言於此乎言之市南宜僚弄丸而
兩家之難解孫叔敖甘寢秉羽而郢人投兵丘
願有喙三尺彼之謂不道之道此之謂不言之
辯故德總乎道之所一而言休乎知之所不知
至矣道之所一者德不能同也知之所不能知
者辯不能舉也名若儒墨而凶矣故海不辭東
流大之至也聖人并包天地澤及天下而不知
其誰氏是故生無爵死無謚實不聚名不立此
之謂大人狗不以善吠爲良人不以善言爲賢

而況爲大乎夫爲大不足以爲大而況爲德乎
夫大備矣莫若天地然奚求焉而大備矣知大
備者無求無失無棄不以物易己也反己而不
窮循古而不摩大人之誠古之人乎於此言已意謂飲酒之時可以劇
謂雖古人亦然也夫子答曰我有言之言未嘗
與人言今於此言之弄丸戲事也秉羽家而甘寢
無作爲意也汝二人皆能爲無爲之爲又何侍我
說喙三尺言無如此長喙中宜僚收敖之事與史
異亦焉言爾道之所一自也者也德者得之己若
也在遠物之一與人爲者然同故曰德不能同此
德字與本書他處說得又自不同名若儒墨便
非不言之辯矣故曰以不知其謂亦氏無得而
名也實不聚若言已雖有善而不以歸之一身
也賢者且不以多言爲能況大人乎有大之名

則不足以爲大而況自然之德又可名乎大備人成也唯其無求所以無失無棄不以物易己者己實於物也猶古者順古道而行也不摩不容力也

子綦有八子陳諸
前召九方歅音因曰爲我相吾子孰爲祥九方歅
曰梱也爲祥子綦瞿然喜曰奚若曰梱也將與
國君同食以終其身子綦索然出涕曰吾子何
爲以至於是極也九方歅曰夫與國君同食澤
及三族而況父母乎今夫子聞之而泣是禦福
也子則祥矣父則不祥子綦曰歅汝何足以識
之而梱祥邪盡於酒肉入於鼻口矣而何足以
知其所自來吾未嘗爲牧而牂生於奥未嘗好
田而鶉生於宎若勿怪何邪吾所與吾子遊者
遊於天地吾與之邀樂於天吾與之邀食於地
吾不與之爲事不與之爲謀不與之爲怪吾與
之乘天地之誠而不以物與之相攖吾與之一
委蛇而不與之爲事所宜今也然有世俗之償
焉凡有怪徵者必有怪行殆乎非我與吾子之
罪幾天與之也吾是以泣也無幾何而使梱之
於燕盜得之於道全而鬻之則難不若刖之則

易於是乎刖而鬻之於齊適當渠公之街然身
食肉而終酒肉入於鼻口而未知其何所自來言何自以得也牂牝羊也奥西南隅
也宎室之東北隅也未嘗牧未嘗田而且物忽
生於至中異事也此意盖喻我與吾子無衣於
由安得有北邀樂而大者順天以自樂也邀食
於地者隨世自養而興也衣也事由事也謀私
謀也相事私得且於自然之道爲怪異我未嘗
與吾乎爲之言無心於由也使門不與之爲事
不與之爲謀不與之列怪一妻虵者一猶乎自
然世不求進下事亦不知事之自不且故同不
與之爲責所宜貨是債忠我方衆宗然爲而也
之相與門君同食則是其分對之中有此世俗
之債未債也如此之相怪盜也我于不應得之
牂來必者垂異之事故門怪行宗公之衛臨衛
之門也爲問者也亂一段又言人世不益方於之亦芒恩也卸也
齧缺遇許由
曰子將奚之曰將逃堯曰奚謂邪曰夫堯畜畜
然仁吾恐其爲天下笑後世其人與人相食與
夫民不難聚也愛之則親利之則至譽之則勸
致其所惡則散愛利出乎仁義捐仁義者寡利
仁義者衆夫仁義之行唯且無誠且假夫禽貪
者器是以一人之斷制利天下譬之猶一覕普結
反也夫堯知賢人之利天下也而不知其賊天
下也夫惟外乎賢者知之矣愛之則親利之則至譽之則勸致其
所歛則散知此門者則可以聚其民也致其所迥非其所欲也致所惡則民不歸也情其好惡

求以得民心者也仁義之行迹之外有
矣之以爲改門無誠貪知禽獸者或假凡之仁義之
名以爲川故門假夫貪貪者器觀制也一仁夫娟者
滿言一截截斷也有心於斷制以此制而利天下者
明其純朴自然之質皆一截截斷之上矣外乎賢者有
出乎賢者之上也必出乎賢者之上而後知有
反心以於眺則天下也

有暖姝者有濡需者有卷婁者所謂暖姝者學一先生之言則暖暖姝姝而私自說也自以爲足矣而未知未始有物也是以謂暖姝者也濡需者豕蝨是也擇疏鬣自以爲廣宮大囿奎蹄曲隈乳閒股腳自以爲安室利處不知屠者之一旦鼓臂布草操煙火而己與豕俱焦也此以域進此以域退此其所謂濡需者也卷婁者舜也羊肉不慕蟻蟻慕羊肉羊肉羶也舜有羶行百姓悅之故三徙成都至鄧之墟而十有萬家堯聞舜之賢舉之童土之地曰冀得其來之澤舜舉乎童土之地年齒長矣聰明衰矣而不得休歸所謂卷婁者也

暖姝自喜之意濡需有所濡待也

此以識見好學者暖姝者有學未始有物者言不知無物之妙也
濡需虛濡而有所濡待合務勢利之人也蹢蟲之毛也
奎蹄者蹄之勢以奎果也奎曲隈今門斗折也必古有此
語曲隈蹄之曲處也股腳腰下腹邊與足相近之處此即
乞兒向火倚水山之象言所恃者不足恃也域者閒其心
於富貴之閒而不自知也故門以域進以域退卷婁傴

僂有自苦之貌其意蓋言於德之人自以爲名
而人皆歸之反多所勞役不得自已
此以幾海之人以其才之所在亦必歸之故
也則其身不能以自適

是以神人惡衆至衆至則不比不比則不利也故無所甚親無所甚踈抱德煬和以順天下此謂真人於蟻棄知於魚得計於羊棄意以目視目以耳聽耳以心復心若然者其平也繩其變也循古之真人以天待之不以人入天古之真人得之也生失之也死得之也死失之也生

[illegible]

藥也其實堇也桔梗也雞𪈱也豕零也是時爲帝者也何可勝言

[illegible]

雞𪈱豕零皆藥名所主治各有所宜用之而爲其時則帝之其主也所用者爲貴不用者爲賤各得其時而用則亦爲貴不得其時而不用則爲賤

初盃書賤也出數門旨文也

句踐也以甲楯三千棲於會稽唯種也能知亡之所以存唯種也不知其身之所以愁故曰鴟目有所適鶴脛有所節解之也悲

夫種能為勾踐報吳於已亡之中而長存可謂智分而不知反以殺其身始者之目用種為而之時也及其殺之時也又一殺其身節鴟之長可不於為鶴斷而用不可及其書不於時也鶴聯目用而長不可者之矣亦聞而遂之時也始皆可而用鴟之用也鴟目之聯可而

故曰風之過河也有損焉日之過河也有損焉請只風與日相與守河而河以為未始其攖也恃源而往者也

之風日皆損河水而河以為未始攖者恃源而往故也以其源源流出不以損

與日但相與守河謂風日但其守而不去也使風

故水之守土也審影之守人也審物之守物也審

自然相入形影自然相依水與土也物與物也審者不可離也審之定也必是此理也自然不易也大目之篇親是一審之定也以審其名此字第七之篇蓋自信也審而不可字之故曰審定所以不易也

故目之於明也殆耳之於聰也殆心之於殉也殆凡能其於府也殆殆之成也不給改禍之長也茲萃

有心於用聰智出於物皆以為自安之道故曰目於明有殆於用也府者心於殉物聰智出於府也皆自以為能凡之用不如及此故曰殆殆能成則不能及其改於府也殆不給即不及改也茲萃益也積聚愈多也

其反也緣功其果也待久而人以為己寶不亦悲乎故有亡國戮民無已不知問是也

反覆也緣因也因功之心則必全於自敗果必有待久也心之寶可以為身之害人皆以此為寶而不知其危亡國戮民無已今古皆然不知所以為害也

故足之於地也踐雖踐恃其所不蹍而後善博也人之知也少雖少恃其所不知而後知天之所謂也

踐地不多而行所不踐之地則行遠人之知少而以其所不知之知則知天道之所謂也

知大一知大陰知大目知大均知大方知大信知大定至矣大一通之大陰解之大目視之大均緣之大方體之大信稽之大定持之

大一者道也大陰者靜也大目者所見也大均者無分也大方者所體也大信者實理也大定者不可易也通之解之視之緣之體之稽之持之皆自然之理也

盡有天循有照冥有樞始有彼則其解之也似不解之者其知之也似不知之也不知而後知之

凡事盡歸天理則天之照即冥之樞即始之彼也

[illegible]

其問之

也不可以有崖而不可以無崖頡滑有實古今不代而不可以虧則可不謂有大揚搉乎闔不亦問是已奚惑然爲以不惑解惑復於不惑是尚大不惑

[illegible]

莊子雜篇則陽第二十五

則陽遊於楚夷節言之於王王未之見夷節歸彭陽見王果曰夫子何不譚我於王王果曰我不若公閱休彭陽曰公閱休奚爲者邪曰冬則擉鼈于江夏則休乎山樊有過而問者曰此予宅也夫夷節已不能而況我乎吾又不若夷節夫夷節之爲人也無德而有知不自許以之神其交固顛冥乎富貴之地非相助以德相助消也夫凍者假衣於春暍者反冬乎冷風夫楚王之爲人也形尊而嚴其於罪也無赦如虎非夫佞人正德其孰能撓焉故聖人其窮也使家人忘其貧其達也使王公忘爵祿而化卑其於物也與之爲娛矣其於人也樂物之通而保己焉故或不言而飲人以和與人並立而使人化父子之宜彼其乎歸居而一閒其所施其於外人心者若是其遠也故曰待公閱休

[illegible]

虎是不仁也撓自屈也非眞小人孰能屈撓其身以事之有侯人之正德謂眞小人也却如此下四字自住故聖人其窮也以下皆言有道而隱無求進用之意王公尊者也忘其爵祿而能下上化尊為畀也窮萬物之理以自樂故日其於物也與之為娛其於人世循乎萬物之理而累無窦礙以自保其其為樂故同樂恬之為而存己有不言之教可以悟人如以至和歙之也佛害所謂如欽受嗣吾於日擊而道存正容使人意也者故以與人並立物使人化彼其猶詩口假其之子也比一句聖了意聖彼其之子若鬆而居乎帝畀長幼各得其宜故同久子之宜彼其乎歸居而其然旋一本於階服身不容力滿故何而一階具所聲此言其在家在鄉名得其和也其於人心若是其遠猶言人之度量相足如是哉盡謂公蜀休之心如此而豈陽之心若彼其挹去遠矣吾又不若之節者言東節彼以也將所子進者宜所以進彼矣于我豈肯似

仰即此句滿中身之意也父予之公在彼其於歸居是一句

聖人達綢繆周盡一體矣而不知其然性也復命搖作而以天為師人則從而命之也憂乎知而所行恒無幾時其有止也若之何

綢繆著朕暢造化往來相因而不已之意一體者精相合而為一也聖人達乎造化之理而窮盡周窮精揺合一亦妙所以循字自然而不知其所以於故曰性於性自執者也搖作即動居也動用作為皆復歸於天命而以自然為上故同以天為師命之者稱名之也以聖人之名從而無之聖人初何心哉故曰人謂從而命之也憂乎知者以人之私智其憂萬聰多少討較能有幾件計較得行故曰所行何無幾我將有為有行所足之於命人亦如之何故门時其行止也若之何時命也止尼也此兩句曲盡出情措累其患皆自知字始若知

其所不知則無愛矣故下面有美鑑之喻

生而美者人與之鑑不告則不知其美於人也若知之若不知之若聞之若不聞之其可喜也終無已人之好之亦無已性也聖人之愛人也人與之名不告則不知其愛人也若知之若不知之若聞之若不聞之其愛人也終無已人之安之亦無已性也

鄉生於者不告之以體若貴亦不私知於舜矣有妍然美惡分別争是愛苦之所安生故上不知不聞其喜終無巳我既無美奐之別與物以和心賓人之好我也亦無已此自無之理也故性民鑑矣之喻又及聖人愛人之名其意蓋愛人至於有名此心矣有心吕雖今眞之性矣

舊國舊都望之暢然雖使丘陵草木之緡入之者十九猶之暢然況見見聞聞者也以十仞之臺縣衆間者也冉相氏得其環中以隨成與物無終無始無幾無時日與物化者一不化者也闔嘗舍之

久旅而歸見其舊國都有暢然之意言於所緘也緡使入且甚國之中人物巳發丘陵之一竹木皆元緘縮合比之皆日十失其丸但有一分相似處納目暢然有處而況求道之人忽然自悟得見其所自見聞其所自聞者皆本然焉有之物能不尋乎佛氏所謂本衆面目本地風尤便是此意十供之臺最焉奧也聽張樂也衆縣多也習搞言笔鑄間作地處爲高之地而聽交奏失依之繫可以齋動世俗之耳目而況古之聖人以歷中無為自然之理

隨萬物而樂之其自變之高也如何環中之
物虛之喻也無終而無始終始如一也無幾無
時無古今也幾者時節之變也一日與物化言與
物俱往日新也又新者即我之所得一箇不化底如
此用出來舍者去也闔者何也言世俗之人何
不舍去故習而歸至道也冉相氏即古聖人也
矣師天而不得師天與物皆殉其以爲事也若
之何夫聖人未始有天未始有人未始有始未
始有物與世偕行而不替所行之備而不洫其
合之也若之何湯得其司御門尹登恒爲之傅
之從師而不囿得其隨成爲之司其名師天而
不得師
天言以自然爲法而無法自然之名不涉與物
用順而已與物皆殉者逐心於爲事則未

如之何矣爲事之使非自然也有人有
奢也天無爲也非能無有爲之次亦與其無
爲者無之故曰未始有天未始有人有物迹也
與物之始無迹也其惟無而物之次亦然與其
無於者無之故曰未始未然未始有物乎斯
世夫嘗不與人以於人世於無發事也故曰與
出閒行而不替不替不發也萬行但備而不著
於其一故曰所行之備而不渝齊物曰以言其
老涵也渝者見看而消涉之意也日追一則
不求而自合若求合於追則不可得而合之矣
以曰其合之也若之何湯之於伊尹學焉而後
至之雖子把道一句知改名故以其官爲司
御又曰即尹登恒皆見做此說從謂傅者輔
也言尹轉湯也湯循以尹爲師而不尹其所龍
也故門從師而不囿湯之無爲也自得萬物之
成理而隨之自則於無爲自然之地使其輔相
之尹而主其名故曰得其隨成之其名言
濁知爲而尹有爲也湯無名而尹司名也司主

也言門尹撰當了許多有爲之名也之名嬴法得其兩見仲尼之
盡慮爲之傅之容成氏曰除日無歲無內無外
之名此名也嬴餘也剩也言此名之在世間是
剩法也總言長物也兩見身與名爲二也有以
於爲名則不得其混然之一者故曰得其兩見
尹尹之所摠當己自未爲奇特而孔子又慕之
齧其思慮將以爲輔相於斯世言夫子又欲爲
伊尹之事也此是識衛聖人之意容成氏偕古
聖人之名也合三百六十日而後爲一歲逐日
而除去之則但可謂之日不可謂之歲故曰除
日無歲此一句自如老子門數申無申次見意
外之名內內而生無內則無外矣故曰無內無
外舉此二句以
謚自然之意
魏瑩與田侯牟約田侯牟背之
魏瑩怒將使人刺之犀首聞而恥之曰君爲萬

乘之君也而以匹夫從讎衍請受甲二十萬爲
君攻之虜其人民係其牛馬使其君內熱發於
背然後拔其國忌也出走然後抶其背折其脊
季子聞而恥之曰築十仞之城城者既十仞矣
則又壞之此胥靡之所苦也今兵不起七年矣
此王之基也衍亂人不可聽也華子聞而醜之
曰善言伐齊者亂人也善言勿伐者亦亂人也
謂伐之與不伐亂人也者又亂人也君曰然則
若何曰君求其道而已矣魏瑩魏惠王也田侯
齊威王子也胥靡刑餘

之人城築之所役也城既成而又壞之則役者以爲言矣兵不起七年此魏王之業美也而犀殺之用兵猶壞其已成之城也許犀首之名由華子之言蓋謂著一伐字則併來免於容心故以三者皆爲亂人知道則併與兵坏言矣故曰君求其道而已矣

惠子聞之而見戴晉人。戴晉人曰：有所謂蝸者，君知之乎？曰：然。有國於蝸之左角者曰觸氏，有國於蝸之右角者曰蠻氏，時相與爭地而戰，伏尸數萬，逐北旬有五日而後反。君曰：噫！其虛言與？曰：臣請爲君實之。君以意在四方上下有窮乎？君曰：無窮。曰：知遊心於無窮，而反在通達之國，若存若亡乎？君曰：然。曰：通達之中有魏，於魏中有梁，於梁中有王，王與蠻氏有辯乎？君曰：無辯。客出而君惝然若有亡也。客出，惠子見。君曰：客大人也，聖人不足以當之。惠子曰：夫吹管也，猶有嗃也；吹劍首者，吷而已矣。堯舜，人之所譽也；道堯舜於戴晉人之前，譬猶一吷也。

音血上同此一段極好惠子聞華子有求道之說故薦戴晉人而見之王晉人有道者也蝸角之喻似若虛言而下面說得來卻成真箇故曰請爲君實之無窮太虛之間也通達之國即中國也以太虛而觀中國則至爲微細若有若無故曰若存若亡乎杜子美曰俯視但一氣焉能辯皇州即此意也以中國而觀魏又爲小

矣梁是其都也於魏國之中而觀所都之地又小矣於所都之中而求王之一身愈微而愈小矣自太虛之上等而下之則觀王之身與蝸角之蠻觸何賢故曰無辯言其同也惝然若有亡者汽然自失而知其所爭之不足爭也管猶有竅比之簫笛雖無言節其吹之若猶有嗃然之覽若以劍首示吹則一吷而已言其全無聲也此意盡謂有道者之前雖說說仁說義荒近謗理符無所容其罪也

孔子之楚，舍於蟻丘之漿。其鄰有夫妻臣妾登極者，子路曰：是稯稯何爲者邪？仲尼曰：是聖人僕也。是自埋於民，自藏於畔。其聲銷，其志無窮，其口雖言，其心未嘗言，方且與世違而心不屑與之俱，是陸沈者也，是其市南宜僚邪？子路請往召之。孔子曰：已矣！彼知丘之著於己也，知丘之適楚也，以丘爲必使楚王之召己也，彼且以丘爲佞人也。夫若然者，其於佞人也羞聞其言，而況親見其身乎！而何以爲存？子路往視之，其室虛矣。

蟻丘之地村賣漿之家夫子宿於其家也稯稯者升其屋極而窺人視稯稯紛紛也聖人僚者言聖人之徒也自埋於民自隱於民聞也畔鄙也藏居於此都人亦不知之也其聲銷逃名也沈不在水而在陸喻處者之隱於市廛也言此人必爲市南宜僚之徒宜僚姓熊稱於市南楚人也若於己者謂我必知之著知也佞人多言之人也何以爲存言其必去而不留矣其室虛者逃而去恐夫子言之楚王而召之故逃去逃

長梧

封人問子牢曰君爲政焉勿鹵莽治民焉勿滅裂昔予爲禾耕而鹵莽之則其實亦鹵莽而報予芸而滅裂之其實亦滅裂而報予來年變齊深其耕而熟耰之其禾繁以滋予終年厭飱莊子聞之曰今人之治其形理其心多有似封人之所謂遁其天離其性滅其情亡其神以衆爲故鹵莽其性者欲惡之孽爲性萑葦蒹葭始萌以扶吾形尋擢吾性並潰漏發不擇所出漂疽疥癰內熱溲膏是也封人因耕而喻政莊子以喻學東坡稼說實成此也變言曰變見其力也貪飽食也以衆爲言出閒此等人多也惡好惡也學好學也好惡之害其蔽塞本然之性欲之萑葦也即茅塞其心之意性既蔽塞則其皆欲之長如蒹葭之始萌充滿其身言通身皆是人欲也扶助也以物欲而助其形則視聽言動起居飲食皆失其自然之理故已塞又其理吾性尋而擢拔也擢拔而去之是天真性只爲理之蔽塞其甚也病故有拔而去之是若有理盡不拔其性既失其氣亦爲病若消漏發此出所出則疾病也並消若潰疽疥癰也此發一切之病也此發若內熱溲膏也今之痟病也此以眼所以病出人之緒情慾而不知學道若終以殺其身也

柏矩學於老聃曰請之天下遊老聃曰已矣天下猶是也又請之老聃曰汝將何始曰始於齊至齊見辜人焉推而強之解朝服而

幕之號天而哭之曰子乎子乎天下有大菑子獨先離之曰莫爲盜莫爲殺人榮辱立然後覩所病貨財聚然後覩所爭今立人之所病聚人之所爭窮困人之身使無休時欲無至此得乎天下猶是若言天下皆如此莫爲盜莫爲殺人若言友之所以被罪而罔若或爲盜乎或爲殺人乎莫爲言莫爲盜莫爲殺人也此榮辱立然後覩所病貨財聚然後覩所爭也名利之所以爭也貨財聚然後覩所爭之貨也自上始也名利不貴則民不爭若民不爭何所爭古之時結繩而治無利之可爭無名之可慕安得不爭於此矣以名利而役人使之自爲古之時無爭無形之人也

古之君人者以得爲在民以失爲在己以正爲在民以枉爲在己故一形有失其形者退而自責今則不然匿爲物而愚不識大爲難而罪不敢重爲任而罰不勝遠其塗而誅不至民知力竭則以僞繼之日出多僞士民安取不僞夫力不足則僞知不足則欺財不足則盜盜竊之行於誰責而可乎古之人君有一物之失即責己而不敢責人今則匿其形而自爲者物不得其所則曰此物之罪也不知非物之過而以爲罪重爲任爲難而使人之不能勝遠其塗使人之不至若不勝不至則誅罰之也夫人所不能而罪之所不至而責之人所不能行若程在上

之人其所出政令一日僞於一日士民安得不僞乎強其力所不能以僞應之強其智所不[illegible]又必以欺應之過取而罰必爲盜也又唯責之以禮[illegible]及使必爲欺爲盜[illegible]竊[illegible]結[illegible]此即一貌[illegible]法也

蘧伯玉行年六十而六十化未嘗不始於是之而卒詘之以非也未知今之所謂是之非五十九非也（今之六十之所是乃前五十九年之所非）

（曰陽[illegible]一人也然安知六十不爲是是複爲是耶此一說話也）萬物有乎生而莫見其根有乎出而莫見其門人皆尊其知之所知而莫知恃其知之所不知而後知可不謂大疑乎已乎已乎且無所逃此所謂然與然乎

（其生也必有根其出也必有門人不知此是其所不可知者乃人之所[illegible]者自然而然不至[illegible]也此何爲而然不知之[illegible]謂之然[illegible]此即此意也見[illegible]）

仲尼問於大史大弢伯常騫狶韋曰夫衛靈公飲酒湛樂不聽國家之政田獵畢弋不應諸侯之際其所以爲靈公者何邪大弢曰是因是也伯常騫曰夫靈公有妻三人同濫而浴史鰌奉御而進所搏幣而扶翼其慢若彼之甚也見賢人若此其肅也是其所以爲靈公也狶韋曰夫靈公也死卜葬於故墓不吉卜葬於沙丘而吉掘之數仞得石槨焉洗而視之有銘焉曰不馮其子靈公奪而里之夫靈公之爲靈也久矣之二人何足以識之

（[illegible]）

少知問於大公調曰何謂丘里之言大公調曰丘里者合十姓百名而以爲風俗也合異以爲同散同以爲異今指馬之百體而不得馬而馬係於前者立其百體而謂之馬也是故丘山積卑而爲高江河合水而爲大大人合并而爲公是以自外入者有主而不執由中出者有正而不距四時殊氣天不賜故歲成五官殊職君不私故國治文武大人不賜故德備萬物殊理道不私故無名無名故無爲無爲而無不爲時有終始世有變化禍福

淳淳（字如）至有所拂者而有所正者有所差比于大澤百材皆度觀乎大山木石同壇此謂丘里之言（聚井爲一丘聚之丘中爲有里故 山丘里一里之中有計 姓百名人物雖異所風則同合異以爲同之 俞也丘里之言者公以一里爲之則同合異以爲同 萬百體以理馬一體之上無物之各其散理以 合異山也體同立以爲理馬也散體同公之則合合爲物也合異以爲同 爲異爲異山也合立而其爲百以體亦乃此謂之意之也馬并異之以名爲公也 而之爲異山合而其爲百以體亦乃此謂之意也合合其以爲合也 物之異以爲同也有主不執也言所主雖在 內而無所爲執同則有不執正者也鳴物之理不 出乎其中也執其理乃與自然同則無相所之理也 相拒也不執也與萬物自然同 以不中者不其理乃與自然同則無相 惟五也各職其職也曰何私乎相爲陽大人於文武 五賜不以爲功也道言無求揀爲爲也五官列爵 也不也名職其無所自然同而陽自大夫不）

（以之）道常名以辭之總也大也德時也故爲乎道合爲道故時有乎道合乎流之全而備其道者無所不拂也以其然之德而成萬物 則也如則其所有逆而不拂者若皆如道者之所以自然也然則何私之有乎以德合天而成萬物也各正其所有者其有所同也故萬物之所同也在其所以然也則物各有所宜也各正所中者其所殊也小大之實宜也 物之所殊各中其 則比之同也所以一無殊則人也今所有人之以得其一也有而可以謂之也 何地分也比之合異以本爲同也也山 之別以其分比合異以爲在一也 司何分別比合異以爲同也

道足乎大公調曰不然今計物之數不止於萬少知曰然則謂之（皆聲人止也殊得相與一理用可如謂有人得相殊之名理也則大殷設有馬之名理用也澤則從自失至者故求同之差而殉馬得無曰非壇中也殉之之伏得殊相即百故泥心意與而理與）

物而期曰萬物者以數之多者號而讀之也是故天地者形之大者也陰陽者氣之大者也道

者爲之公因其大以號而讀之則可也已有之矣乃將得比哉則若以斯辯譬猶狗馬其不及遠矣（約物言不止於萬而言萬物其形其大者氣之數也 名期爲約名也 亦不止於天地陰陽以言而言之但以陽陰爲其亦大者有道之名 不因其大而可喻皆陰陽而言之但以陽陰爲其亦大者 不以此可相哉以因此其大天地而言 可相比而並馬相比而爲可喻 得比狗馬 而合也不及不比爲而言陽 相若也陵甚也 不及辯者耶耳以陽 相則也故雖其亦 若如斯曰亦大 也犬馬已有道 陵馬之有道之名 甚之犬之道名之名 也異 之 名將亦爲形也）

少知曰四方之內六合之裏萬物之所生惡起大公調曰陰陽相照相蓋相治四時相代相生相殺欲惡去就於是橋起雌雄片合於是庸有安危

相易禍福相生緩急相摩聚散以成此名實之可紀精之可志也隨序之相理橋運之相使窮則反終則始此物之所有言之所盡知之所至極物而已覩道之人不隨其所廢不原其所起此議之所止（萬物之生相照相蓋相治相代相生相殺春生秋殺也故有相治也以相蓋也 長也而四時相代春生秋殺也 聚散而後因欲相代生殺相離雌雄分合 片合也 之散以成此名實之可紀精之可志也 也此是謂皆因其天地陰陽分合有安危也 成拱也判之合也 成其所 片即一分中 合異而 名實可言亦可 也之 此皆可言 雌雄也 聚散也 以 長也 因 之後 相 成其在者 相 蓋 隨精之 其微 時也 可 而 指謂 之所 言 也 而以 之 起 橋 事 之 因 有 起 也 爲 而 有 也 然 人 有 名 常 其 安 危 於 此 欲 故 自 然 常 有 可 而 其 謂 所 起 橋 事 爲 因 而 有 也）

理即陰陽之相治也橋起也橋起而運此相為消長故曰陰陽相使窮而反為終而復為始此皆為萬物之所必有者言而至於盡亦此而已知而反曰其至亦此而已知盡心盡力只說得此物字故曰極物而已惟知道之人皆歸之自然則於其所以發所起所以廢者皆謂歸之於無知無道之人則其所言至於此無可止說到這裏矣

少知曰季真之莫為接子之或使二家之議孰正於其情孰偏於其理大公調曰雞鳴狗吠是人之所知雖有大知不能以言讀其所自化又不能以意其所將為斯而析之精至於無倫大至於不可圍或之使莫之為未免於物而終以為過

季真接子二人名莫為其說一曰莫有為此一曰人[illegible]

或使者[illegible]

或使則實莫為則虛有名有實是物之居無名無實在物之虛可言可意言而愈疏

[illegible]

未生不可忌已死不可阻死生非遠

[illegible]

也理不可覩

[illegible]

或之使莫之為疑之所假吾觀之本其往無窮吾求之末其來無止無窮無止言之無也與物同理

[illegible]

或使莫為言之本也與物終始道不可有有不可無道之為名所假而行或使莫為在物一曲夫胡為於大方

[illegible]

言而足則終日言而盡道言而不足則終日言而盡物道物之極言默不足以

載非言非默，議有所極。[illegible]

莊子雜篇外物第二十六

外物不可必，故龍逢誅，比干戮，箕子狂，惡來死，桀紂亡。人主莫不欲其臣之忠，而忠未必信，故伍員流于江，萇弘死于蜀，藏其血三年而化為碧。人親莫不欲其子之孝，而孝未必愛，故孝己憂而曾參悲。[illegible]

木與木相摩則然，金與火相守則流。陰陽錯行，則天地大絯，於是乎有雷有霆，水中有火，乃焚大槐。[illegible]

有甚憂兩陷而無所逃，螴蜳不得成，心若縣於天地之間，慰暋沈屯，利害相摩，生火甚多，眾人焚和，月固不勝火，於是乎有僨然而道盡。[illegible]

莊周家貧，故往貸粟於監河侯。監河侯曰：諾。我將得邑金，將貸子三百金，可乎？莊周忿然作色曰：周昨來，有中道而呼者，周顧視車

轍中有鮒魚焉周問之曰鮒魚來子何爲者邪對曰我東海之波臣也君豈有斗升之水而活我哉周曰諾我且南遊吳越之王激西江之水而迎子可乎鮒魚忿然作色曰吾失我常與我無所處吾得斗升之水然活耳君乃言此曾不如早索我於枯魚之肆監河侯說苑曰魏文侯也亦未必然或是監河之官以侯稱之不然則侯是其姓也邑金者采言之猶金也波臣鮒自謂水官也此段以當時者情莊之戲言固詭於此亦今人所謂遠水不救近火之意枯魚之肆者言待得此水之來吾已爲鱐矣常與常時相與者也

任公子爲大鉤巨緇五十犗以爲餌蹲乎會稽投竿東海旦旦而釣期年不得魚已而大魚食之牽巨鉤錎沒而下騖揚而奮鬐白波若山海水震蕩聲侔鬼神憚赫千里任公子得若魚離而腊之自制河以東蒼梧以北莫不厭若魚者已而後世輇才諷說之徒皆驚而相告也夫揭竿累趣灌瀆守鯢鮒其於得大魚難矣飾小說以干縣令其於大達亦遠矣是以未嘗聞任氏之風俗其不可與經於世亦遠矣巨緇大黑索也犗牛也海水震蕩聲侔鬼神言此魚搖動海水其聲可畏也憚赫驚恐也千里之人皆聞其聲而懼也厭飫而食之也輇才端量淺見之士也諷說道聽塗說者知其常而不知異見其小而不見大故驚以相告也累小繩也灌注也灌瀆言流水之小瀆也鯢鮒小魚也縣令猶今揭示也縣與懸同縣揭之號令猶今賞格之類言見小之人飾其篇說干求于上求合其所干之令格纔得之能錢可支曰其於大達亦遠矣俗世俗之士也俗主不可與言經世之道故曰俗其不可矣經於世亦遠矣遠矣猶其矣也儒以詩禮發冢大儒臚傳曰東方作矣事之何若小儒曰未解裙襦口中有珠詩固有之曰青青之麥生於陵陂生不布施死何含珠爲接其鬢壓其顪儒以金椎控其頤徐別其頰無傷口中珠此段盡喻游說之士借詩書聖賢之言以文其姦若上[illegible]語下曰臚句下而上[illegible]告其下也[illegible]青青之麥[illegible]而施何含[illegible]詩或[illegible]殺小儒[illegible]控其頤[illegible]其發[illegible]爲發冢[illegible]今取之[illegible]合詩之今竟[illegible]矣亦

老萊之弟子出薪遇仲尼反以告曰有人於彼脩上而趨下末僂而後耳視若營四海不知其誰氏之子老萊子曰是丘也召而來仲尼至曰丘去汝躬矜與汝容知斯爲君子矣仲尼揖而退蹙然改容而問曰業可得

進乎老萊子曰夫不忍一世之傷而驁萬世之患抑固窶邪亡其略弗及邪惠以歡為驁終身之醜中民之行進焉耳相引以名相結以隱與其譽堯而非桀不如兩忘而閉其所譽反無非傷也動無非邪也聖人躊躇以興事以每成功奈何哉其載焉終矜爾

出薪者出而採薪也將上上長也趨下其行移鮮也末微也言其背微衣儀曲之狀後耳者而前觀之不見其耳也傴若營四海即萬日以憂當世之患之竟躬矜改身矜持之行也容知容外飾也知思憲也業可得進若言送業可得而學否也一世之傷一時之人無悸可為也驚後世而不拙之貢言波為一赭而憂道用其心能貽後世之患皮皆驁然而不顧也汝院如此道之窮宜也窶窮也可宜也汝之而甚窮如也其不知天下之事有其智畏以亦及其故曰亡也畏弗及邪亡與忘同惠於患於人也欲欲得人之歡之也以施患而得人之歡亡去驁以此自驁於世不可此乃終身可醜之行也甫人之所為則務進於此而已故曰中民之行進為耶中民備人也以名民相以引以隱誠之計而自相交統此形容中曰之為也堯桀而堯則不推鮮賤可無與矣故道明其所與以背也反皆自然之理則無非傷聖之事也不好靜而好動則無非邪辯之行也人則不然然躊躇者欲進不進之意以踦踦興事即不行已而後應也惟其無心所以每每成功載自其也次奈何終身以矜持之意而自君故曰奈何哉載焉終矜顧此一句下得奇其

宋元君夜半而夢人被髮闚阿門曰予自宰路之淵予為清江使河伯之所漁者余且得予元君覺使人占之曰此神龜也君曰漁者有余且乎左右曰有君曰令余且會朝明日余且朝君曰漁何得對曰且之網得白龜焉其圓五尺君曰獻若之龜龜至君再欲殺之再欲活之心疑卜之曰殺龜以卜吉乃刳龜七十二鑽而無遺筴仲尼曰神龜能見夢於元君而不能避余且之網知能七十二鑽而無遺筴不能避刳腸之患如是則知有所困神有所不及也雖有至知萬人謀之魚不畏網而畏鵜鶘去小知而大知明去善而自善矣嬰兒生無石師而能言與能言者處也

[illegible]

自然言也大知自善自然之理也不能教能言自然之喻也

惠子謂莊子曰子言無用莊子曰知無用而始可與言用矣夫地非不廣且大也人之所用容足耳然則廁足而墊之致黃泉人尚有用乎惠子曰無用莊子曰然則無用之為用也亦明矣

墊掘也容足之外皆掘為深淵則不可行矣跼前置足也蹍特其所不蹍之意故曰無用之用[illegible]

莊子曰人有能遊且得不遊乎人而不能遊且得遊乎夫流遁之志決絕之行噫其非至知厚德之任與覆墜而不反火馳而不顧雖相與為君臣時也易世而無以相賤故曰至人不留行焉夫尊古而卑今學者之流也且以狶韋氏之流觀今之世夫孰能不波唯至人乃能遊於世而不僻順人而不失己彼教不學承意不彼

不能此言世有違者有不違若也能遊者然於也流遁逐物而忘返也決絕與世[illegible]然自異也任為也至知厚德任自然之人與其[illegible]為無流遁決絕之失矣覆墜言陷陷於世故[illegible]火馳隨於世知火之急也此時為世俗所累而不能反身自顯故曰不反人顧言不能同世返照也[illegible]一時之間不貴於賤名為君臣而沒身之後貴賤何有言[illegible]侯與賤蟻同盡蟻立斯馳推至人之[illegible]行則於出迫留懸之[illegible]故曰至人不留行焉古今人情亡抵捐類安有迎境之別學者尊古而卑今不知世變者也狶韋氏二皇五帝之失也若以天地之初上古之世而觀於今日則皆為以蕩流遂而失其性者矣故曰夫孰能不波學者之古今只自三皇五帝為始此盡謂聖古音工之意僻偏也遊於世而無所偏拘不以古今為是非也雖和光同塵而不與世相許而我之所存者自在敢曰順人而不失己彼之所教自以為是我固不學之然亦承順其意而無彼我之分此即責物因是之意故曰承意不彼

目徹為明耳徹為聰鼻徹為顫口徹為甘心徹為知知徹為德凡道不欲壅壅則哽哽而不止則跈女展反跈則衆害生物之有知者恃息其不殷非天之罪天之穿之日夜無降人則顧塞其竇

[illegible]

胞有重閬心有天遊室無空虛則婦姑勃谿心無天遊則六鑿相攘大林丘山之善於人也亦神者不勝德溢乎名名溢乎暴謀稽乎誸[illegible]知出乎爭柴生

乎守官事果乎擬宜春雨日時草木怒生銚鎒
於是乎始脩草木之到植者過半而不知其然

胸骿胲也八身皮肉之內有一重膜包絡此身重閬者空也人身之內如此空膜而心君主之以天理自爭則謂之天遊鬬爭則不安君小之室以婦姑常在爭面則不知之天下鬬即也心不虛矓之相攘喻六鑿蔽六塞不前謂則鬬爭人六則之至於者擾是藏之六根也知湯天至鬬人則見六之必辜外者物是其逆也之大林山樂爭也六故而不祷者不物忽然下一日見空目根不大理之立以存自鬬則神而以神者自安不勝名來然下一日見空目根遠不大理之立以存為自人則見故之鬬而必不急之之意安不則名於溢外則德之溢性地自為失盜之其乃神而亦以競之心意而而後後智稽謀之於所智出之怖性地自為名傷以溢之其爭而而種不樂果之也意所由事主之果皆實可也而基守事執謀名溢失與不化道分職以遊任事果然之果也求所由事主之果皆實可也而後也執道化以遊任事

莊子 一〇三

者有固必也通之器也時春雨時草不之器之也草木之到植者過半而不知其然故事則曰怒也生鎒當其此草木人知時以為生而者有了也其此之到其草木將主之以而此當生事可則必銚鎒不當其此田器人春言草木將時主草木器以此為可以生事不生也事故皆則怒生鎒其此草知其雨時事者草木之生而事也之植不

靜然可以
補病眥㩜可以休老寧可以止遽雖然若是勞
者之務也非佚者之所未嘗過而問焉安靜然然也者
則補病之失若去故而全之也此心能安然

聖人之所以駴
天下神人未嘗過而問焉賢人所以駴世聖
人未嘗過而問焉君子所以駴國賢人未嘗過
而問焉小人所以合時君子未嘗過而問焉演
門有親死者以善毀爵為官師其黨人毀而死
者半以未嘗問一而又下生下四句駴之也神人但聖

莊子 一〇四

許由逃之湯與務光務光怒之紀他聞之帥弟
子而踆於窾水諸侯弔之三年申徒狄因以踣
堯與許由天下
河
荃者所以在魚得魚而忘
荃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

得意而忘言吾安得夫忘言之人而與之言哉

上面既說盡了却以筌蹄之語結末亦與前篇言而足言而不足體格一同筌蹄取魚取兎之具也既得則無用矣言寓意也得其意則忘言矣不能忘言則泥著而失其意矣惟忘言者而後可與言此篇文亦精細在兎意在於得兎也

莊子鬳齋口義卷之八

莊子鬳齋口義卷之九

鬳齋 林 希逸

莊子雜篇寓言第二十七

寓言十九重言十七巵言日出和以天倪寓言十九藉外論之親父不爲其子媒親父譽之不若非其父者也非吾罪也人之罪也與己同則應不與己同則反同於己爲是之異於己爲非

此篇之首乃莊子自言其一書之中有三種說話寓言者以己之言借他人之名以言之十九者言此書之中十居其九謂寓言多也如齧缺王倪庚桑楚之類是也重言者借古人之名以自重如黃帝神農孔子是也十七者言此書之中此類十居其七也[illegible]

重言十七所以已言也是爲耆艾年先矣而無經緯本末以期年耆者是非先也人而無以先人無人道也人而無人道是之謂陳人

已言可以止也已其爭辯也借重於耆艾之人則聞者不敢以爲非可以止塞其議論也古先帝王聖賢皆耆艾

也經緯本末言知術知變知首知終也與年期顆之年也年雖先矣而學無所見但以期頤之年而稱為耆術以其年齒先不足為先謂無以過人也人而無以過人則是不能盡其為人之道比陳人而已陳人謂出間陳久而用之人也此貴盡謂我之所借懂者皆耆艾可予之人非技以為前華人物而借重之的

危言日出和以天倪因以曼衍

所以窮年不言則齊齊與言不齊言與齊不齊

也故曰無言言無言終身言未嘗言終身不言

未嘗不言有自也而可有自也而不可有自也

而然有自也而不然惡乎然然於然惡乎不然

不然於不然惡乎可可於可惡乎不可不可於

不可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無物不然無物

不可非卮言日出和以天倪孰得其久萬物皆

種也以不同形相禪始卒若環莫得其倫是謂

天均天均者天倪也

曼衍者遊衍自得也窮年若以此送日月也不言則齊以無言之言則歸於一理齊一也以此一而形諸言以與言所論此一皆寓侑所容仁到不得窮齊一矣故曰齊與言不所言與齊不齊也推無言則齊無言與心之言也終身言未嘗言無心於言也然身不言未嘗不言不言之中亦同悟理則非不言也有自有所由來也言況人之所謂可所謂不可所謂然所謂不然則言皆南非自來故各是其所是其則何從而然亡之推隨其然若可者而然之可之適其不然者不河者而不然之不可之物固有所然謂九物各

有所是也既名有所見則皆物皆是故以與物 [illegible]

莊子謂惠子曰孔子行年

六十而六十化始時所是卒而非之未知今之

所謂是之非五十九非也惠子曰孔子勤志服

知也莊子曰孔子謝之矣而其未之嘗言孔子

云夫受才乎大本復靈以生鳴而當律言而當

法利義陳乎前而好惡是非直服人之口而已

矣使人乃以心服而不敢蘁立定天下之定

已乎已乎吾且不得及彼乎

[illegible]

[illegible] 曾子再仕而心再化曰吾及親仕三釜而心樂後仕三千鍾不洎吾心悲弟子問于仲尼曰若參者可謂無所縣其罪乎曰既已縣矣夫無所縣者可以有哀乎彼視三釜三千鍾如觀雀蚊虻相過乎前也 [illegible]

顏成子游謂東郭子綦曰自吾聞子之言一年而野二年而從三年而通四年而物五年而來六年而鬼入七年而天成八年而不知死不知生九年而大妙 [illegible] 生有為死也勸公以其死也有自也而生陽也無自也

而果然乎惡乎其所適惡乎其所不適 [illegible] 天有歷數地有人據吾惡乎求之莫知其所終若之何其無命也莫知其所始若之何其有命也有以相應也若之何其無鬼邪無以相應也若之何其有鬼邪 [illegible]

衆罔兩問於影曰若向也俯而今也仰向也括而今也被髮向也坐而今也起向也行而今也止何也影曰叟叟也奚稍問也予有而不知其所以予蜩甲也蛇蛻也似之而非也火與日吾屯

也陰與夜吾代也彼吾所以有待邪而況乎以有待者乎彼來則我與之來彼往則我與之往彼強陽則我與之強陽強陽者又何以有問乎

叟叟也既若此之問也其不知所以然也何爲然故有此問也不知其所以然而然也以蚹甲蛻而化者也以影之蛻也[illegible]似之而非也日與夜吾代也可見其聚也者之待乎有所待也故曰彼待陽強者也陰陽之故也

之所有汲又何所待乎此段與齊物論同旨陽火日之說又要弄筆頭鋪張家所謂僅獨言也

陽子居南之沛老聃西遊於秦邀於郊至於梁而遇老子老子中道仰天而嘆曰始以汝爲可教今不可也陽子居不荅至舍進盥漱巾櫛脫屨戶外膝行而前曰向者弟子欲請夫子夫子行不閒是以不敢今閒矣請問其過老子曰而睢睢盱盱而誰與居大白若辱盛德若不足陽子居蹵然變容曰敬聞命矣其往也舍者迎將其家公執席妻執巾櫛舍者避席煬者避竈其反也舍者與之爭席矣

請問其過者言其過在何處也謂我不可教其過在何處也睢睢盱盱言其貌之自大也誰與居言人不與之同居也大白若辱盛德若不足者自明自晦之意也迎將者奉迎送之也家公主人也執席執巾櫛者承奉之也避席避竈者敬之也舍者與之爭席者自不敬之意而人之知其可以人爲常而未聞老子之言既得此則自然退避而名不見故人常人敬之也此節言化之先

莊子雜篇讓王第二十八

堯以天下讓許由許由不受又讓於子州支父子州支父曰以我爲天子猶之可也雖然我適有幽憂之病方且治之未暇治天下也夫天下至重也而不以害其生又況他物乎唯無以天下爲者可以托天下也舜讓天下於子州支伯子州支伯曰予適有幽憂之病方且治之未暇治天下也故天下大器也而不以易生此有道者之所以異乎俗者也

幽憂者猶今言暗疾也無以天下爲者今言無用天下也爲天子者方可說之以天下是有天下而不與者也異於俗者言其與世俗不同也

舜以天下讓善卷善卷曰余立於宇宙之中冬日衣皮毛夏日衣葛絺春耕種形足以勞動秋收歛身足以休食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逍遙於天地

之間而心意自得吾何以天下爲哉悲夫子之不知余也遂不受於是去而入深山莫知其處舜以天下讓其友石戶之農石戶之農曰捲捲乎后之爲人葆力之士也以舜之德爲未至也於是夫負妻戴攜子以入於海終身不反也捲捲自勞之貌葆力勤苦用力也德爲未至若言非自然之德二人皆逃而去之妻以首戴夫以背負其攜其子而逃此二段與斷語若即與前意同大王亶父居邠狄人攻之事之以皮帛而不受事之以犬馬而不受事之以珠玉而不受狄人之所求者土地也大王亶父曰與人之兄居而殺其弟與人之父居而殺其子吾不忍也子皆勉居矣爲吾臣與爲狄人臣奚以異且吾聞之不以所用養害所養因杖策而去之民相連而從之遂成國於岐山之下夫大王亶父可謂能尊生矣能尊生者雖富貴不以養傷身雖貧賤不以利累形今世之人居高官尊爵者皆重失之見利輕亡其身豈不惑哉所用養者謂資之以自養者也即土地也所養百姓也尊生者以身爲重以外物爲輕也此譏富時患失之士越人三世弒其君王子搜患

之逃乎丹穴而越國無君求王子搜不得從之丹穴王子搜不肯出越人薰之以艾乘以王輿王子搜援綏登車仰天而呼曰君乎君乎獨不可以舍我乎王子搜非惡爲君也惡爲君之患也若王子搜者可謂不以國傷生矣此固越人之所欲得爲君也君乎君乎以我爲國君乎推與意欲爲君者可推以國故曰越人所欲得爲君也韓魏相與爭侵地子華子見昭僖侯昭僖侯有憂色子華子曰今使天下書銘於君之前書之言曰左手攫之則右手廢右手攫之則左手廢然而攫之者必有天下君能攫之乎昭僖侯曰寡人不攫也子華子曰甚善自是觀之兩臂重於天下也身亦重於兩臂韓之輕於天下亦遠矣今之所爭者其輕於韓又遠君固愁身傷生以憂戚不得也僖侯曰善哉教寡人者衆矣未嘗得聞此言也子華子可謂知輕重矣攫奪取之也銘猶契約也廢斷而去之也攫其銘而可以有天下愛其身若王不攫之況以韓閱比之天下則輕矣以不得爲憂戚乃至於愁身傷生將以自喪又重於失一臂矣故曰知輕重此皆甚有益於世俗此段文似內篇魯君聞顏闔得道

之人也使人以幣先焉顏闔守陋閭苴布之衣
而自飯牛魯君之使者至顏闔自對之使者曰
此顏闔之家與顏闔對曰此闔之家也使者致
幣顏闔對曰恐聽者謬而遺使者罪不若審之
使者還反審之復來求之則不得已故若顏闔
者真惡富貴也故曰道之眞以治身其緒餘以
爲國家其土苴以治天下由此觀之帝王之功
聖人之餘事也非所以完身養生也今世俗之
君子多危身棄生以殉物豈不悲哉凡聖人之

動作也必察其所以之與其所以爲今且有人
於此以隨侯之珠彈千仞之雀世必笑之是何
也則其所用者重而所要者輕也夫生者豈特
隨侯之重哉苴布麤布也聽若謬言恐聽也士糟粕也豈謂
帝王治天下國家之功其在聖人之道皆餘事
耳身者天下國家之本脩身則可以治天下國
家此聖賢之論也莊子之言如此分則人皆謂
其以精粗分然兩哉珠不知其意只謂知道之
人不以外物累其本心如見之非心莫居如緒
爲之有天下不與如此方可以盡此為之治但
其言抑揚大其耳緒餘土苴以字只就餘事上
生方術出毫毛糠粃可以陶鑄見舜也其造語
遇當處皆此類荊公之學真陶把做兩纔看了
却欲以此推用多舉緒餘土苴之語所以宗伎

公孫辯之莊子立言之過或誤後世似亦可罪
然其心實不然也危身棄生以徇物便是以外
物累其心也所以之所以往也所以之所以爲
兩句只一意以珠彈雀人以不肯以物累身人
則不知此譬喻甚明
却此一段文以內篇子列子窮容貌有飢色客
有言之於鄭子陽者曰列御寇蓋有道之士也
居君之國而窮君無乃爲不好士乎鄭子陽即
令官遺之粟子列子見使者再拜而辭使者去
子列子入其妻望之而拊心曰妾聞爲有道者
之妻子皆得佚樂今有飢色君過而遺先生食
先生不受豈不命邪子列子笑謂之曰君非自

知我也以人之言而遺我粟至其罪我也又且
以人之言此吾所以不受也其卒民果作難而
殺子陽鄭國之相曰子陽列子鄭人也以人言
而遺粟言其非真知己既非真知己則
譽者可信毀亦可信矣此
亦其切當此段與列子同楚昭王失國屠羊
說走而從於昭王昭王反國將賞從者及屠羊
說屠羊說曰大王失國說失屠羊大王反國說
亦反屠羊臣之爵祿已復矣又何賞之有王曰
強之屠羊說曰大王失國非臣之罪故不敢伏
其誅大王反國非臣之功故不敢當其賞王曰

見之屠羊說曰楚國之法必有重賞大功而後得見今臣之知不足以存國而勇不足以死寇吳軍入郢說畏難而避寇非故隨大王也今大王欲廢法毀約而見說此非臣之所以聞於天下也王謂司馬子綦曰屠羊說居處卑賤而陳義甚高子綦為我延之以三旌之位屠羊說曰夫三旌之位吾知其貴於屠羊之肆也萬鍾之祿吾知其富於屠羊之利也然豈可以貪爵祿而使吾君有妄施之名乎說不敢當願復反吾屠羊之肆遂不受也（大王反國說反屠羊言各得其本分事也三旌三公也三公之車服各有旌別故曰三旌此段亦佳）原憲居魯環堵之室茨以生草蓬戶不完桑以為樞而甕牖二室褐以為塞上漏下濕匡坐而弦子貢乘大馬中紺而表素軒車不容巷往見原憲原憲華冠縰履杖藜而應門子貢曰嘻先生何病原憲應之曰憲聞之無財謂之貧學而不能行謂之病今憲貧也非病也子貢逡巡而有愧色原憲笑曰夫希世而行比周而友學以為人教以為己仁義之

慝輿馬之飾憲不忍為也（茨者苫也以草蓋屋也夫妻一室皆以甕為牖故曰甕牖二室穿中鑿而取明者曰牖以舊衣而塞其牖抵漏兩也故曰褐以為塞弦以琴瑟也匡正坐也紺深青赤色也表素者以白色為衣也軒車不容巷言巷小也車大也以華為冠[illegible]縰履[illegible]其履也希世而行不言[illegible]以為行[illegible]私交非人也學以為人教以為己假仁義以為文飾故曰仁義之慝）曾子居衛縕袍無表顏色腫噲手足胼胝三日不舉火十年不製衣正冠而纓絕捉衿而肘見納屨而踵決曳縰而歌商頌聲滿天地若出金石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故養志者忘形養形者忘利致道者忘心矣（縕袍今之絮衣也無表者外無[illegible]正其冠而纓已絕捉衿而肘見[illegible]緣也[illegible]其[illegible]破也[illegible]之縰履[illegible]後跟也若出金石也[illegible]音節奏扶附[illegible]形者忘形[illegible]不以[illegible]其身也養形者忘利不以外物累其心致道者忘心則近道也）孔子謂顏回曰回來家貧居卑胡不仕乎顏回對曰不願仕回有郭外之田五十畝足以給飦粥郭內之田十畝足以為絲麻鼓琴足以自娛所學夫子之道足以自樂也回不願仕孔子愀然變容曰善哉回之意丘聞之知足者不以利自累也審自得者

失之而不懼行脩於內者無位而不怍丘誦之久矣今於回而後見之是丘之得也郭外田也郭內園也顏子未必有此莊子之言亦未必可信所學夫子之道見以自樂樂者何物也故二程每教人求顏子樂處此不可草草看過也知足者不以利自累言足乎己者無待於外也審信也在我者無有以自得則外物之失不足喜懼也無位而不怍不以人不知為愧也誦之久矣於今見之謂昔聞其語今見其人也丘之得者言其得友也中山公子牟謂瞻子曰身在江海之上心居乎魏闕之下奈何瞻子曰重生重生則利輕中山公子牟曰雖知之未能自勝也瞻子曰不能自勝則從神無惡乎不能自勝而強不從者此之謂重傷重傷之人無壽類矣魏牟萬乘之公子也其隱巖穴也難為於布衣之士雖未至乎道可謂有其意矣心居魏闕者未能忘富貴也重生則輕利知本己之可貴則外物輕也雖知之未能自勝者理未能勝欲也不能自勝則從者謂此心未能自已則且從而撥之此言在江海之間而精想此念不況得為物遏也若強為抑遏則能內傷其神亦威乎於發物故曰不若自勝自從役難之也傷之與於卯無傷故曰神無無于不能內勝傷也此念動時也苦於念起之時強抑遏而不能之則若於自制足二傷也故曰重傷此非自壽之道無壽類若不入壽者之類也魏牟以公子而為隱苦其身勝俞難雖所學未至於道亦有向道之意矣此為即中庸勉而行者之事孔

子窮於陳蔡之閒七日不火食藜羹不糝顏色甚憊而弦歌於室顏回擇菜子路子貢相與言曰夫子再逐於魯削迹於衛伐樹於宋窮於商周圍於陳蔡殺夫子者無罪藉夫子者無禁弦歌鼓琴未嘗絕音君子之無恥也若此乎顏回無以應入告孔子孔子推琴喟然而嘆曰由與賜細人也召而來吾語之子貢子路入子路曰如此者可謂窮矣孔子曰是何言也君子通於道之謂通窮於道之謂窮今丘抱仁義之道以遭亂世之患其何窮之為故內省而不窮於道臨難而不失其德天寒既至霜雪既降吾是以知松柏之茂也陳蔡之隘於丘其幸乎孔子削然反琴而弦歌子路扢然執干而舞子貢曰吾不知天之高也地之下也古之得道者窮亦樂通亦樂所樂非窮通也道德於此則窮通為寒暑風雨之序矣故許由娛於潁陽而共伯得乎丘首藜羹不糝以有不而九米此藜羹糝之也目替若不以為罪也天寒既至存松柏之茂即所謂歲寒而後知松柏也因陳蔡之厄而後聖人周俛之道可以日見可以為法於後世

故曰然丘其幸乎前此蕭瑟之意反琴者再取琴而彈之也挖然躍然也子路聞此言而喜也子貢以下數句謂子貢聞此而悟此言共首山名也所謂共伯未必為共和大抵皆寓言難以實求之其實蓋謂子貢喜而有言遂稱許由之從所以能終道者亦是節而傑其道也許由共伯皆託升真之言商周若周之鄙有商之舊也先民也舜以天下讓其友

北人無擇北人無擇曰異哉后之為人也居於
畎畝之中而遊堯之門不若是而已又欲以其
辱行漫我吾羞見之因自投清泠之淵入若是而已言

舜之所為已自不是又欲汙我遂投淵而死失此在身他无可經見以行猶只曰建言穢也辱漫湯將伐桀因卞隨而謀卞隨曰

非吾事也湯曰孰可曰吾不知也湯又因務光
而謀務光曰非吾事也湯曰孰可曰吾不知也
湯曰伊尹何如曰強力忍垢吾不知其他也湯
遂與伊尹謀伐桀剋之以讓卞隨卞隨辭曰后
之伐桀也謀乎我必以我為賊也勝桀而讓我
必以我為貪也吾生乎亂世而無道之人再來
漫我以其辱行吾不忍數聞也乃自投椆水而
死湯又讓務光曰知者謀之武者遂之仁者居
之古之道也吾子胡不立乎務光辭曰廢上非

義也殺民非仁也人犯其難我享其利非廉也
吾聞之曰非其義者不受其祿無道之世不踐
其土況尊我乎吾不忍久見也乃負石而自沈
於廬水強力有作為之意忍垢耐世俗汚辱之事武者遂之言戰伐若成功也仁者居之以務光為仁者也卞隨務光皆古之隱者但其自沈一節亦不可考或亦寓言而已昔
周之興有士二人處於孤竹曰伯夷叔齊二人
相謂曰吾聞西方有人似有道者試往觀焉至
於岐陽武王聞之使叔旦往見之與盟曰加富
二等就官一列血牲而埋之二人相視而笑曰

嘻異哉此非吾所謂道也昔者神農之有天下
也時祀盡敬而不祈喜其於人也忠信盡治而
無求焉樂與政為政樂與治為治不以人之壞
自成也不以人之卑自高也不以遭時自利也
今周見殷之亂而遽為政上謀而下行貨阻兵
而保威割牲而盟以為信揚行以悅眾殺伐以
要利是推亂以易暴也吾聞古之士遭治世不
避其任遇亂世不為苟存今天下闇周德衰其
並乎周以塗吾身也不如避之以潔吾行二子

北至於首陽之山遂餓而死焉若伯夷叔齊者其於富貴也苟可得已則必不賴高節矣行獨樂其志不事於世此二士之節也

叔曰叔者弟之稱也加富二等者言倍其祿也就官一列極其品也殺牲而歃其血以盟而後埋之舉神農而[illegible]上古之世不如此也特祀以時[illegible]不祈福也[illegible]為政治為治雖有為而無容心也[illegible]汲然脩其[illegible]下行貨者[illegible]天下之士也[illegible]其名也以亂易暴[illegible]我若與周同乎此世[illegible]身也[illegible]朝衣朝冠坐於塗炭也不賴者[illegible]取以為資也[illegible]后山云[illegible]意曰[illegible]

為高節以行使於富貴之間有所不為[illegible]

莊子雜篇盜跖第二十九

孔子與柳下季為友柳下季之弟名曰盜跖盜跖從卒九千人橫行天下侵暴諸侯穴室樞戶驅人牛馬取人婦女貪得忘親不顧父母兄弟不祭先祖所過之邑大國守城小國入保萬民苦之孔子謂柳下季曰夫為人父者必能詔其子為人兄者必能教其弟若父不能詔其子兄不能教其弟則無貴父子兄弟之親矣今先生世之才士也弟為盜跖為天下害而弗能教也丘竊為先生羞之丘請為先生往說之柳下季曰先生言為人父者必能詔其子為人兄者必能教其弟若子不聽父之詔弟不受兄之教雖今先生之辯將奈之何哉且跖之為人也心如涌泉意如飄風強足以距敵辯足以飾非順其

心則喜逆其心則怒易辱人以言先生必無往孔子不聽顏回為馭子貢為右往見盜跖盜跖乃方休卒徒太山之陽膾人肝而餔之孔子下車而前見謁者曰魯人孔丘聞將軍高義敬再拜謁者謁者入通盜跖聞之大怒目如明星髮上指冠曰此夫魯國之巧偽人孔丘非邪為我告之爾作言造語妄稱文武冠枝木之冠帶死牛之脅多辭繆說不耕而食不織而衣搖唇鼓舌擅生是非以迷天下之主使天下學士不反

其本妄作孝悌而僥倖於封侯富貴者也子之
罪大極重疾走歸不然我將以子肝益晝餔之
膳孔子復通曰丘得幸於季願望履幕下謁者
復通盜跖曰使來前孔子趨而進避席反走再
拜盜跖盜跖大怒兩展其足案劒瞋目聲如乳
虎曰丘來前若所言順吾意則生逆吾心則死
孔子曰丘聞之凡天下有三德生而長大美好
無雙少長貴賤見而皆說之此上德也知維天
地能辯諸物此中德也勇悍果敢聚衆率兵此

下德也凡人有此一德者足以南面稱孤矣今
將軍兼此三者身長八尺二寸面目有光脣如
激丹齒如齊貝音中黃鍾而名曰盜跖丘竊為
將軍恥不取焉將軍有意聽臣臣請南使吳越
北使齊魯東使宋衛西使晉楚使為將軍造大
城數百里立數十萬戶之邑尊將軍為諸侯與
天下更始罷兵休卒收養昆弟共祭先祖此聖
人才士之行而天下之願也盜跖大怒曰丘來
前夫可規以利而可諫以言者皆愚陋恒民之

謂耳今長大美好人見而悅之者此吾父母之
遺德也丘雖不吾譽吾獨不自知邪且吾聞之
好面譽人者亦好背而毀之今丘告我以大城
衆民是欲規我以利而恒民畜我也安可長久
也城之大者莫大乎天下矣堯舜有天下子孫
無置錐之地湯武立為天子而後世絕滅非以
其利大故邪且吾聞之古者禽獸多而人民少
於是民皆巢居以避之晝拾橡栗暮栖木上故
命之曰有巢氏之民古者民不知衣服夏多積

薪冬則煬之故命之曰知生之民神農之世臥
則居居起則于于民知其母不知其父與麋鹿
共處耕而食織而衣無有相害之心此至德之
隆也然而黃帝不能致德與蚩尤戰於涿鹿之
野流血百里堯舜作立群臣湯放其主武王殺
紂自是之後以強凌弱以衆暴寡湯武以來皆
亂人之徒也今子脩文武之道掌天下之辯以
教後世縫衣淺帶矯言偽行以迷惑天下之主
而欲求富貴焉盜莫大於子天下何故不謂子

為盜丘而乃謂我為盜跖子以甘辭說子路而
使從之使子路去其危冠解其長劒而受教於
子天下皆曰孔丘能止暴禁非其卒之也子路
欲殺衛君而事不成身菹於衛東門之上是子
教之不至也子自謂才士聖人邪則再逐於魯
削跡於衛窮於齊圍於陳蔡不容身於天下子
教子路菹此患上無以為身下無以為人子之
道豈足貴邪世之所高莫若黃帝黃帝尚不能
全德而戰涿鹿之野流血百里堯不慈舜不孝
禹偏枯湯放其主武王伐紂文王拘羑里此六
子者世之所高也孰論之皆以利惑其真而強
反其情性其行乃甚可羞也世之所謂賢士伯
夷叔齊伯夷叔齊辭孤竹之君而餓死於首陽
之山骨肉不葬鮑焦飾行非世抱木而死申徒
狄諫而不聽負石自投於河為魚鼈所食介子
推至忠也自割其股以食文公文公後背之子
推怒而去抱木而燔死尾生與女子期於梁下
女子不來水至不去抱梁柱而死此四子者無

異於磔犬流豕操瓢而乞者皆離名輕死不念
本養壽命者也世之所謂忠臣者莫若王子比
干伍子胥子胥沈江比干剖心此二者世謂忠
臣也然卒為天下笑自上觀之至于子胥比干
皆不足貴也丘之所以說我者若告我以鬼事
則我不能知也若告我以人事者不過此矣皆
吾所聞知也今吾告子以人之情目欲視色耳
欲聽聲口欲察味志氣欲盈人上壽百歲中壽
八十下壽六十除病瘦死喪憂患其中開口而
笑者一月之中不過四五日而已矣天與地無
窮人死者有時操有時之具而託於無窮之間
忽然無異騏驥之馳過隙也不能說其志意養
其壽命者皆非通道者也丘之所言皆吾之所
棄也亟去走歸無復言之子之道狂狂伋伋詐
巧虛偽事也非可以全真也奚足論哉孔子再
拜趨走出門上車執轡三失目芒然無見色若
死灰據軾低頭不能出氣歸到魯東門外適遇
柳下季柳下季曰今者闕然數日不見車馬有

行色得微往見跖邪孔子仰天而嘆曰然柳下季曰跖得無逆汝意若前乎孔子曰然丘所謂無病而自灸也疾走料虎頭編虎頭幾不免虎口哉

入保若開門自守也心如涌泉言其氣方莊也意如飄風虛驕輕颷之意也妄稱文武言妄稱文王武王之道以自名枝木削木枝之皮以為冠牛脅牛支也得幸於季言與下季得相親也望履幕下言一見於幕下而望其履也此再通謁之辭知維天地知可以包羅天地天地不能出其知之外也能辯諸物才能可以對名者物也謂其與不知也其字之也要其辭也禹偏枯言其股肶也孰論之詳論之也樂大流家序六身之自殺如又天家也操執而乞有來參之也雙雙也況著於右之故曰蓋名不念苶不知注本真之性假反而從從也熟害三失[illegible]也車馬有行色之日其以有所往而有[illegible]無世得無往況名打世一就乎者君我前日之折言池

子張問於滿苟得曰盍不為行無行則不信不信則不任不任則不利故觀之名計之利而義真是也若棄名利反之於心則夫士之為行不可一日不為乎滿苟得曰無恥者富多信者顯夫名利之大者幾在無恥而信故觀之名計之利而信真是也若棄名利反之於心則夫士之為行抱其天乎子張曰昔者桀紂貴為天子富有天下今謂臧聚曰汝行如桀紂則有怍色有不服之心者小人所賤也仲尼墨翟窮為匹夫今謂宰相曰子行如仲尼墨翟則變容易色稱不足者士誠貴也故勢為天子未必貴也窮為匹夫未必賤也貴賤之分在行之美惡滿苟得曰小盜者拘大盜者為諸侯諸侯之門義士存焉昔者桓公小白殺兄入嫂而管仲為臣田成子常殺君竊國而孔子受幣論則賤之行則下之則是言行之情悖戰於胸中也不亦拂乎故書曰孰惡孰美成者為首不成者為尾

子張曰子不為行即將疏戚無倫貴賤無義長幼無序五紀六位將何以為別乎滿苟得曰堯殺長子舜流母弟疏戚有倫乎湯放桀武王殺紂貴賤有義乎王季為適周公殺兄長幼有序乎儒者偽辭墨者兼愛五紀六位將有別乎且子正為名我正為利名利之實不順於理不監於道吾日與子訟於無約曰小人殉財君子殉名其所以變其情易其性則異矣乃至於棄其所為而殉其所不為則一也故曰無為小人反

殉而天無爲君子從天之理若枉若直相而天極面觀四方與時消息若是若非執而圓機獨成而意與道徘徊無轉而行無成而義將失而所爲無赴而富無殉而成將棄而天比干剖心子胥抉眼忠之禍也直躬證父尾生溺死信之患也鮑子立乾申子不自理廉之害也孔子不見母匡子不見父義之失也此上世之所傳下世之所語以爲士者正其言必其行故服其殃離其患[illegible]

[illegible]

無足問於知[illegible]

和曰人卒未有不興名就利者彼富則人歸之歸則下之下則貴之夫見下貴者所以長生安體樂意之道也今子獨無意焉知不足邪意知而力不能行邪故推正不忘邪知和曰今夫此人以爲與己同時而生同鄉而處者以爲夫絕俗過世之士焉是專無主正所以覽古今之時是非之分也與俗化世去至重棄至尊以爲其

所爲也。此其所以論長生安體樂意之道，不亦遠乎！慘怛之疾，恬愉之安，不監於體；怵惕之恐，欣歡之喜，不監於心；知爲爲而不知所以爲，是以貴爲天子，富有天下，而不免於患也。[illegible]

[illegible]

無足曰：夫富之於人，無所不利，窮美究勢，至人之所不待逮，賢人之所不能及。俠人之勇力而以爲威強，秉人之知謀以爲明察，因人之德以爲賢良，非享國而嚴若君父。且夫聲色滋味權勢之於人，心不待學而樂之，體不待象而安之。夫欲惡避就，固不待師，此人之性也。天下雖非我，孰能辭之！知和曰：知者之爲，故動以百姓，不違其度，是以足而不爭，無以爲故不求。不足故求之，爭四處而不自以爲貪；有餘故辭之，棄天下而不自以爲廉。廉貪之實，非以迫外也，反監之度。勢爲天子，而不以貴驕人；富有天下，而不以財戲人。計其患，慮其反，以爲害於性，故辭而不受也，非以要名譽也。堯舜爲帝而雍，非仁天下也，不以美害生也；善卷許由得帝而不受，非虛辭讓也，不以事害己。此皆就其利，辭其害，而天下稱賢焉，則可以有之，彼非以興名譽也。[illegible]

[illegible]

也德足而有餘則身外之物皆辭之雖辭天下亦不為廉此貪廉二者之實非以為人也非務外也而皆反求諸天理之法度而監之故曰反監之度以其哉人故舞天下也不以慮其反者師慮之也雍黎民於變時雍也不以美害其身若言其無為而有為之不以美名而害其身以害天下而不與也可以道為之不言天下之賢名有以自有而無既逆其焉道為德出於中心之誠非求以闢名舉□也此又肥堯舜與許由皆作好說

無足曰必持其名苦體絕甘約養以持生則亦久病長阨而不死者也知和曰平為福有餘為害者物莫不然而財其甚者也今富人耳營鐘鼓管籥之聲口嗛於芻豢醪醴之味以感其意遺忘其業可謂亂矣侅溺於馮氣若負重行而上也可謂苦矣貪財而取慰貪權而取竭靜居則溺體澤則馮可謂疾矣為欲富就利故滿若堵耳而不知避且馮而不舍可謂辱矣財積而無用服膺而不舍滿心戚醮求益而不止可謂憂矣內則疑劫請之賊外則畏寇盜之害內周樓疏外不敢獨行可謂畏矣此六者天下之至害也皆遺忘而不知察及其患至求盡性竭財單以反一日之無故而不可得也故觀之名則不見求之利則不得繚意絕

體而爭此不亦惑乎必持其名者言必欲求名而不求其富貴之利則徒然自苦其身雖存如大病而不絕甘美之味也則約養

以苦自其奉身也為久病長阨而不死此言不死而為之害也不然不若節其用也此亦一字一句之義其文好太白可謂言謾也其所言其意言其所忘也後其業日夫其自存富若為人也行負氣以其言說其口也其言亦不...

[illegible]

莊子雜篇說劍第三十

昔趙文王喜劍劍士夾門而客三千餘人日夜相擊於前死傷者歲百餘人好之不厭如是三年國衰諸侯謀之太子悝患之募左右曰孰能悅王之意止劍士者賜之千金左右曰莊子當能太子乃使人以千金奉莊子莊子弗受與使者俱往見太子曰太子何以教周賜周千金太子曰聞夫子明聖謹奉千金以幣從者夫子弗受悝尚何敢言莊子曰聞太子所欲用周者欲絕王之喜好也使臣上說大王而逆王意下不當太子則身刑而死周尚安所事金乎使臣上說大王下當太子趙國何求而不得也太子曰然吾王所見唯劍士也莊子曰諾周善爲劍太子曰然吾王所見劍士皆蓬頭突鬢垂冠曼胡之纓短後之衣瞋目而語難王乃悅之今夫子必儒服而見王事必大逆莊子曰請治劍服治劍服三日乃見太子太子乃與見王王脫白刃待之莊子入殿門不趨見王不拜王曰子欲何以教寡人使太子先曰臣聞大王喜劍故以劍見王王曰子之劍何能禁制曰臣之劍十步一人千里不留行王大悅曰天下無敵矣莊子曰夫爲劍者示之以虛開之以利後之以發先之以至願得試之王曰夫子休就舍待命令設戲請夫子王乃校劍士七日死傷者六十餘人得五六人使奉劍於殿下乃召莊子王曰今日試使士敦劍莊子曰望之久矣王曰夫子所御杖長短何如曰臣之所奉皆可然臣有三劍唯王所用請先言而後試王曰願聞三劍曰有天子劍有諸侯劍有庶人劍王曰天子之劍何如曰天子之劍以燕谿石城爲鋒齊岱爲鍔晉魏爲脊周宋爲鐔韓魏爲鋏包以四夷裹以四時繞以渤海帶以常山制以五行論以刑德開以陰陽持以春夏行以秋冬此劍直之無前舉之無上案之無下運之無旁上決浮雲下絕地紀此劍一用匡諸侯天下服矣此天子之劍也文王芒然自失曰諸侯之劍何如曰諸侯之劍以知勇士爲鋒以清廉士爲鍔以賢良士爲脊以忠

聖士爲鐔以豪傑士爲鋏此劍直之亦無前舉之亦無上案之亦無下運之亦無旁上法圓天以順三光下法方地以順四時中和民意以安四鄉此劍一用如雷霆之震也四封之內無不賓服而聽從君命者矣此諸侯之劍也王曰庶人之劍何如曰庶人之劍蓬頭突鬢垂冠曼胡之纓短後之衣瞋目而語難相擊於前上斬頸領下决肝肺此庶人之劍無異於鬬雞一旦命已絕矣無所用於國事今大王有天子之位而好庶人之劍臣竊爲大王薄之王乃牽而上殿宰人上食王三環之莊子曰大王安坐定氣劍事已畢奏矣於是文王不出宮三月劍士皆服斃其處也喜劍者喜劍鬬之戲也夾門擁門也以劍術之士而客於王之門者三千餘人以帶從者言以此爲從者之奉也猶今人言竊貌也蓬頭突鬢垂其鬢與鬢也垂冠不高其冠如令包巾也纓繞於項下者也曼胡纓粵也短後不麤也語難者欲鬬之時以語相詰難也示以虛開以利與其進也後發而先至驚鳥術擊必逼之勢也設戲設劍戲也敗劍者敗衛也以劍相擊也御杖御用也杖執也鋒劍首也鍔刃也鐔劍口也鋏劍把也架以四時言用之有時也制以五行順五行之理也日爲德月爲刑口月陰陽春夏秋冬皆順造化自然之意直

之舉之案之運之上決下絕皆形容其所用備大之逞芒然自失者聞其所言之大覺其所好之淺故自失也上法天下法地中和民意即天時地利人和也四鄉四方也牽而上殿者挽之而上也三環者不坐而行環所食之地三匝也此自慨之意也服與伏同王斷不用此戲劍士皆退伏自斃於其所居之勦也

莊子鬳齋口義卷之九

廿三

莊子鬳齋口義卷之十

鬳齋 林 希逸

莊子雜篇漁父第三十一

孔子遊乎緇帷之林休坐乎杏壇之上弟子讀書孔子弦歌鼓琴奏曲未半有漁父者下船而來鬚眉交白被髮揄袂行原以上距陸而止左手據膝右手持頤以聽曲終而招子貢子路二人俱對客指孔子曰彼何為者也子路對曰魯之君子也客問其族子路對曰族孔氏客曰孔氏者何治也子路未應子貢對曰孔氏者性服忠信身行仁義飾禮樂選人倫上以忠於世主下以化於齊民將以利天下此孔氏之所治也又問曰有土之君與子貢曰非也侯王之佐與子貢曰非也客乃笑而還行言曰仁則仁矣恐不免其身苦心勞形以危其真嗚呼遠哉其分於道也子貢還報孔子孔子推琴而起曰其聖人與乃下求之至於澤畔方將杖拏而引其船顧見孔子還鄉而立孔子反走再拜而進客曰

子將何求孔子曰曩者先生有緒言而去丘不肖未知所謂竊待於下風幸聞咳唾之音以卒相丘也客曰嘻甚矣子之好學也孔子再拜而起曰丘少而脩學以至於今六十九歲矣無所得聞至教敢不虛心客曰同類相從同聲相應固天之理也吾請釋吾之所有而經子之所以子之所以者人事也天子諸侯大夫庶人此四者自正治之美也四者離位而亂莫大焉官治其職人憂其事乃無所陵故田荒室露衣食不足徵賦不屬妻妾不和長少無序庶人之憂也能不勝任官事不治行不清白群下荒怠功美不有爵祿不持大夫之憂也廷無忠臣國家昏亂工技不巧貢職不美春秋後倫不順天子諸侯之憂也陰陽不和寒暑不時以傷庶物諸侯暴亂擅相攘伐以殘民人禮樂不節財用窮匱人倫不飭百姓淫亂天子有司之憂也今子既上無君侯有司之勢而下無大臣職事之官而擅飾禮樂選人倫以化齊民不泰多事乎且人

有八疵事有四患不可不察也非其事而事之謂之揔莫之顧而進之謂之佞希意道言謂之諂不擇是非而言謂之諛好言人之惡謂之讒析交離親謂之賊稱譽詐偽以敗惡人謂之慝不擇善否兩容頰適偷拔其所欲謂之險此八疵者外以亂人內以傷身君子不友明君不臣所謂四患者好經大事變更易常以挂功名謂之叨專知擅事侵人自用謂之貪見過不更聞諫愈甚謂之很人同於己則可不同於己雖善不善謂之矜此四患也能去八疵無行四患而始可教已 [illegible]

[illegible] 曰丘再逐於魯削迹於衛伐樹於宋圍於陳蔡 [illegible] 孔子愀然而歎再拜而起曰丘不知所失而離此四謗者何也客悽然變容曰甚矣子之難悟也人有畏影惡迹而去之走者舉足愈數而迹愈多走愈疾而影不離身自以為尚遲疾走不休絕力而死不知處陰以休影處靜以息迹愚亦甚矣子審仁義之間察同異之際觀動靜之變適受與之度理好惡之情和喜怒之節而幾於不免矣謹修而身慎守其真還以物與人則無所累矣今不脩之身而求之人不亦外乎 [illegible]

靜道之喻也審仁義之閒察說仁義不同之生也同異之際是非之分也動靜之變適時之宜也受與之度辭受之節也好惡之情喜怒之節也明情性之理也爲父之道夫子之情皆爲人而非爲己所以不免乎四謗若能守其本真則自然之道以外物與人各還其本還以物則物我兩不謗外而反內人於物歸之矣自然而爲人是物我不對立也今之不求之於人求之於身而不於外也

孔子愀然曰請問何謂真客

曰真者精誠之至也不精不誠不能動人故強哭者雖悲不哀強怒者雖嚴不威強親者雖笑不和真悲無聲而哀真怒未發而威真親未笑而和真在內者神動於外是所以貴真也其用於人理也事親則慈孝事君則忠貞飲酒則歡樂處喪則悲哀忠貞以功為主飲酒以樂為主處喪以哀為主事親以適為主功成之美無一其迹矣事親以適不論所以矣飲酒以樂不選其具矣處喪以哀無問其禮矣禮者世俗之所為也真者所以受於天也自然不可易也故聖人法天貴真不拘於俗愚者反此不能法天而恤於人不知貴真祿祿而受變於俗故不足惜哉子之早湛於人偽而晚聞大道也不精不誠不能動人

即至誠感外之道也強哭強怒強親於真悲真志真親出六句甚精切真在內者神動於外也言有諸中必形諸外神動者精神感動其外也事親以適者適親之意也功成之美無一其迹也不而不有其事無有所舍也不必其具不擇其其味也無判其禮與其易也寧戚也禮者於外故俗之為真者天之所以受也理好天真也拘於俗者不以天合者自然之所法故不拘於俗以安不俗之人則不為之不足以化故常人貴於其真者也不能法天而恤於人偽溺其外務外人之學其

孔子又再拜而起曰今者丘得遇也若天幸然先生不羞而比之服役而身教之敢問舍所在請因受業而卒學大道客曰吾聞之可與往者與之至於妙道不可與往者不知其道慎勿與之身乃無咎子勉之吾去子矣吾去子矣乃刺船而去延緣葦間顏淵還車子路授綏孔子不顧待水波定不聞拏音而後敢乘子路旁車而問曰由得為役久矣未嘗見夫子遇人如此其威也萬乘之主千乘之君見夫子未嘗不分庭伉禮夫子猶有倨傲之容今漁父杖拏逆立而夫子曲要磬折再拜而應得無大甚乎門人皆怪夫子矣漁父何以得此乎孔子伏軾而嘆曰

甚矣由之難化也湛於禮義有間矣而樸鄙之心至今未去進吾語汝夫遇長不敬失禮也見賢不尊不仁也彼非至人不能下人下人不精不得其眞故長傷身惜哉不仁之於人也禍莫大焉而由獨擅之且道者萬物之所由也庶物失之者死得之者生爲事逆之則敗順之則成故道之所在聖人尊之今漁父之於道可謂有矣吾敢不敬乎比之服役言比之弟子也今所在問其居也延緣葦間以篙掌舟沿岸而去也此四字寫出水波定舟去遠也尙此其處也言如此畫出之也此立對爾

頁此擇私應辛手揮曰閑生其於禮義有閒者言汝度問於禮義之學亦有時乎彼非至人不能下人若彼爲父其非全人豈能使人敬此降下而尊發之也下人不精不得其眞者此誠自屈以求發於人爲幾可賢眞之海也諸一句乃爲學之本故長傷身者口之一此目無爲於身而有損也萬物之死以皆矣○道之中漁父有道者也吾尊其道所作敬子篇自謙王以下四篇其文不類莊子所作淑之篇中淵有一一叟漁父篇亦有好處盜駕篇之之説明又餘直美寫盜寫篇今謂辛捐門戰與之所未有猶字相者此爲後人私撰明甚前乎變文忘非于五十二篇其篇數與今不同恵甚只羽十卷即今行於世若不知所謂五十二篇者更有篠王説匈之擬乎抑揚有莊子所依而不傳者乎

莊子雜篇列御寇第三十二

列御寇之齊中道而反遇伯昏瞀人伯昏瞀人曰奚方而反曰吾驚焉曰惡乎驚曰吾嘗食於十漿而五漿先饋伯昏瞀人曰若是則汝何爲驚已曰夫內誠不解形諜成光以外鎭人心使人輕乎貴老而整其所患夫漿人特爲食羹之貨多餘之贏其爲利也薄其爲權也輕而猶若是而況於萬乘之主乎身勞於國而知盡於事彼將任我以事而效我以功吾是以驚伯昏瞀人曰善哉觀乎汝處已人將保汝矣無幾何而往則戶外之屨滿矣伯昏瞀人北面而立敦杖蹙之乎頤立有閒不言而出賓者以告列子列子提屨跣而走暨乎門曰先生既來曾不發藥乎曰已矣吾固告汝曰人將保汝果保汝矣非汝能使人保汝而汝不能使人無保汝也而焉用之感豫出異也必且有感搖而本性又無謂也與汝遊者又莫汝告也彼所小言盡人毒也莫覺莫悟何相孰也巧者勞而知者憂無能者無所求飽食而遨遊汎若不繫之舟虛而遨遊

者也 [illegible]

[illegible]

鄭人緩也呻吟裘氏之地祗三年而緩為儒河潤九里澤及三族使其弟墨儒墨相與辯其父助翟十年而緩自殺其父夢之曰使而子為墨者予也闔胡嘗視其良既為秋柏之實矣夫造物者之報人也不報其人而報其人之天彼故使彼夫人以己為有以異於人以賤其親齊人之井飲者相捽也故曰今之世皆緩也自是有德者以不知也而況有道者乎古者謂之遁天之刑

[illegible]

父也言天實使彼能墨而緩乃以爲己能而恐其親是不知天也井泉出於自然者也拱相男扭也齊人飲於自然之水而因水相爭以水豈汝之私有邪其所見亦與飲同今出之人皆不知天而以私意自爭故曰今由之人於後也矛彼故使彼井飲以下言語使是莊子文章語王而下四篇安得此篇有德者且以造物爲不可知而況得道者乎莊子之言每謂一譬之上更未一曾莊以有道有德爲分別道天道事其天理刑者得罪於遺物也此句責錢之積也

聖人安其所安不安其所不安衆人安其所不安不安其所安莊子曰知道易勿言難知而不言所以之天也知而言之所以之人也古之人天而不人

所安者自然也所不安者人爲也勿言難者謂難於言也知道而人至矣

不言則與天爲徒矣知而未免於言則未免於人與人有跡也古人之純乎天而不人全之

即也往去之天人歸於天歸於人之也

朱泙漫學屠龍於支離益單千金之家三年技成而無所用其巧

單罄也

千金之貲也學屠龍成而無可屠此意蓋自喻莊子之道廣大而未有所施也

聖人以必不必故無兵衆人以不必必之故多兵順於兵故行有求兵恃之則亡

不必者不可知者也以不必者爲以即知其所不知也無兵無爭也衆人以不可必之事而自爲可必故多爭競也用兵爭之大者故舉其大者言之人若順其爭競之心則其行於出者常有求敵之實言物我不能忘也故曰順於兵故行有求以物力之爭而自恃則必至於亡其身而後已故曰兵恃之則亡

小夫之知不離苞苴竿牘敝精神乎蹇淺而欲兼濟道物太一形虛若是者迷惑于宇宙形累不知太初彼至人者歸精神乎無始而甘瞑乎無何有之鄉

苞苴饋遺也竿牘往來相問勞者也此皆蹇淺小見道之事彼小夫若敝其精神以此爲智巧欲兼濟天下輔導萬物以合於太一之始無形之妙豈可得邪形虛即無形也其所見若是則上下之宇古今往來之宙且迷惑而不亦蓋爲形其所累而不知有太初自然之理也惟至人則歸其精神致於無物之始而安處乎無爲之地甘美也瞑卧也以美睡喻安處也

水流乎無形發泄乎太清悲哉乎汝爲知在毫毛而不知大寧

水之流也人皆見其有形而不知其質由中於無形言自無而有

也及其發泄而上太清也人卜欲其歸於大寧太清即太虛也此意此人以不溢事於小之然 [illegible]

在下句汝爲也上嘆其見小也

宋人有曹商者爲宋王使秦其往也得車數乘王說之益車百乘反於宋見莊子曰夫處窮閭阨巷困窘織屨槁項黃馘者商之所短也一悟萬乘之主而從車百乘者商之所長也莊子曰秦王有病召醫破癰潰痤者得車一乘舐痔者得車五乘所治愈下得車愈多子豈治其痔邪何得車之多也子行矣

困窘織屨

言貧賤而自織屨也槁項黃馘言其老也項槁屨而無分也黃馘髮黃而破耳也座亦難痿也驕痤在上痔疾在下舐愈下而賞愈多也以舐痔得車鄙之言其污辱之足賞也

魯哀公問於顏闔曰吾以仲尼為貞幹國其有瘳乎曰殆哉圾乎仲尼方且飾羽而畫從事華辭以支為旨忍性以視民而不知不信受乎心宰乎神夫何足以上民彼宜汝與予頤與誤而可矣今使民離實學偽非所以視民也為後世慮不若休之

[illegible]

之甚也華辭[illegible]之意不知體也忍性[illegible]不[illegible]乎不信[illegible]

夫指哀公以此也上民者言民[illegible]汝[illegible]謂彼[illegible]以汝為[illegible]以誤[illegible]以為[illegible]國中[illegible]視教示之民汝也皆誤[illegible]其離而為真[illegible]後實而學[illegible]不偽[illegible]休[illegible]已也

難治也施於人而不忘非天布也商賈不齒雖以事齒之神者弗齒為外刑者金與木也為內刑者動與過也宵人之離外刑者金木訊之離內刑者陰陽食之夫免乎外內之刑者唯真人

能之

[illegible]

孔子曰凡人心險於山川難於知天天猶有春秋冬夏旦暮之期人者厚貌深情故有貌愿而益有長若不肖有順懁而達有堅而縵有緩而釬

[illegible]

故其就義若渴者其去義若熱故君子遠使之而觀其忠近使之而觀其敬煩使之而觀其能卒然問焉而觀其知急與之期而觀其信委之以財而觀其仁告之以危而觀其節醉之以酒而觀其則雜之以處而觀其色九徵至不肖人得矣

[illegible]

遠而觀其忠遠而觀者易至於褻慢故以近而觀其敬煩劇者才用易故以煩使之而觀其能見未明者對答必遲故以卒然問之而觀其智約之易至於失信故急與之期而觀其信財易得苟免故委之以財而觀其仁與人同患難故告之以危而觀其節酒能亂人故醉之以酒而觀其則雜處易失其儀故雜之以處而觀其色此九者驗人賢不肖之法[illegible]論其正者[illegible]孔子之言也

正考父一命而傴再命而僂三命而俯循牆而走孰敢不軌如而夫者一命而呂鉅再命而於車上儛三命而名諸父孰協唐許

[illegible]身伏於地也言行謙[illegible]世[illegible]此[illegible]法也[illegible]

賊莫大乎德有心而心有眼及其有眼也而內視內視而敗矣

[illegible]

凶德有五中德為首何謂中德中德也者有以自好也而吡其所不為者也

[illegible]

窮有八極達有三必形有六府美髯長大壯麗勇敢八者俱過人也因以是窮緣循偃佒困畏不若人三者俱通達知慧外通勇動多怨仁義多責達生之情者傀達於知者肖達大命者隨達小命者遭

[illegible]

人有見宋王者

錫車十乘以其十乘驕穉莊子莊子曰河上有家貧恃緯蕭而食者其子沒於淵得千金之珠其父謂其子曰取石來鍛之夫千金之珠必在九重之淵而驪龍頷下子能得珠者必遭其睡也使驪龍而寤子尚奚微之有哉今宋國之深非直九重之淵也宋王之猛非直驪龍也子能得車者必遭其睡也使宋王而寤子為虀粉夫緯蕭者[illegible]蘆葦也與[illegible]而食[illegible]石鍛之惡其珠而毀之也[illegible]

[illegible]微之有也或聘於莊子莊子應其使曰子見夫犧牛乎衣以文繡食以芻菽及其牽而入於太廟雖欲為孤犢其可得乎[illegible]莊子將死弟子欲厚葬之莊子曰吾以天地為棺槨以日月為連璧星辰為珠璣萬物為齎送吾葬具豈不備邪何以加此弟子曰吾恐烏鳶之食夫子也莊子曰在上為烏鳶食在下為螻蟻食奪彼與此何其偏也[illegible]也此言[illegible]以不平平其平也不平以不

徵徵其徵也不徵明者唯為之使神者徵之夫明之不勝神也久矣而愚者恃其所見入於人其功外也不亦悲乎[illegible]者亦不平矣萬物之理一一可驗我以不驗[illegible]而驗之則其可驗者理亦不驗矣[illegible]

莊子雜篇天下第三十三

天下之治方術者多矣皆以其有為不可加矣古之所謂道術者果惡乎在曰無乎不在曰神何由降明何由出聖有所生王有所成皆原於一不離於宗謂之天人不離於精謂之神人不離於真謂之至人以天為宗以德為本以道為門兆於變化謂之聖人以仁為恩以義為理以禮為行以樂為和薰然慈仁謂之君子以法為分以名為表以操為驗以稽為決其數一二三四是也百官以此相齒以事為常以衣食為主蕃息畜藏老弱孤寡為意皆有以養民之理也

古之人其備乎配神明醇天地育萬物和天下
澤及百姓明於本數係於末度六通四闢小大
精粗其運無乎不在其明而在數度者舊法世
傳之史尚多有之其在於詩書禮樂者鄒魯之
士搢紳先生多能明之詩以道志書以道事禮
以道行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
其數散於天下而設於中國者百家之學時或
稱而道之天下大亂賢聖不明道德不一天下
多得一察焉以自好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
不能相通猶百家衆技也皆有所長時有所用
雖然不該不徧一曲之士也判天地之美析萬
物之理察古人之全寡能備於天地之美稱神
明之容是故內聖外王之道闇而不明鬱而不
發天下之人各爲其所欲焉以自爲方悲夫百
家往而不反必不合矣後世之學者不幸不見
天地之純古人之大體道術將爲天下裂莊子未
篇序言今古之學問所謂諸子之篇相關知見
知也自天下之治方術者多矣至於諸儒將爲
天下裂分明是簡目頭既總序了方隨家然
言之以其書自列於家數之中而序錄管之學乃

鋪札於抱一序之內則北宅之心亦以其所著之
書皆編撰序編之言未老不知聖門爲正也讀
其總便則他學聞本來甚正東坡云莊子末
嘗護大子可看得出口方術學隨也人人皆以
其學爲不可如言人心往一自是也古之所謂不
術者此術字與仁術人往[illegible]乎在由可通
在便有時中之意言百家之學何各不神理道
亦無不在其中神由何降明出言明生之
道自而可見也聖王生成功曰天也眞欲
之理皆所於一[illegible]造化也之宗即精爲時
與一爲但如此亦文耳以天爲宗以然於一
以之人皆無爲門然也兆於贊也即比以本
也聖則天人至人訓人以法無應仁則有氣
家言也有區別故曰爲驗以萬分名書標
[illegible]
[illegible]
旦莫義然一年朴一今民[illegible]是走也甚分寡
爲忠甚故皮人數皆以先男[illegible]古之元本官
到言政人發道書別之緒民[illegible]也神明人兵當
生方古性數里物之和也下部百世可以由
天也時和也人數未和六也精及本末言其功
用之廣大也育本未應相篇六用而關之係秘
高二是下也木末不相運也也四運小東也
南此卜也謂無未可不可迪道之其大精
祖皆道也開本不乎在看書句其法度曉
嘗門未也不故無也數可紀也言其於道之
然而可數若事奈也舊世傳史先其散名有
之言皆紀此分明也鄒法上指紳春秋指聖
門而言之也使有是說子六經意其數多分
即名分言撥十得家體說孔子之於秋道散於
天下六鄒魯合其全臣職成散此事天下
於中周方乃得家亦時學稱道是說春數
能全如鄒樂[illegible]學而時有大亂無說昔以
後也顧聖不明之無文武周公下無頭六從

也道德不一散而爲百家也天下多得一謂天下之人多得其一端而察焉以自好謂只察見其一端便自好而自誇也耳目鼻口不能相通言耳不能視目不能聽口不能嗅鼻不能味各擅其所能故同皆有所明以此譬喻百家衆技亦皆有所長亦時乎可用但不能該盡周徧聖人之道故爲一偏一曲之士而已天地之美固是而分判不全萬物之理固是而分析不合若以古人學闇之全不察之則知百家之一曲者少能備天地之美稱神明之容美百之在內者體也言道之在外者用也稱容謂也寡能稱神明之容者言當不得也內聖當也外王用也內外之道至此不明人各以其所欲而自爲方內百家之學自今以往述而不反必不可得而後今矣體安此之學若不能道天地之純全古道之全體從由之不幸也大附之在天下白此分裂矣故曰道術將爲天下裂此一句結得極有力其註文字

不侈於後

世不靡於萬物不暉於數度以繩墨自矯而備

世之急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墨翟禽滑釐聞

其風而說之爲之太過已之大循作爲非樂命

之曰節用生不歌死無服墨子汎愛兼利而非

鬭其道不怒又好學而博不異不與先王同毀

古之禮樂黃帝有咸池堯有大章舜有大韶禹

有大夏湯有大濩文王有辟雍之樂武王周公

作武古之喪禮貴賤有儀上下有等天子棺槨

七重諸侯五重大夫三重士再重今墨子獨生

不歌死不服桐棺三寸而無槨以爲法式以此

教人恐不愛人以此自行固不愛己未敗墨子

道雖然歌而非歌哭而非哭樂而非樂是果類

乎其生也勤其死也薄其道大觳使人憂使人

悲其行難爲也恐其不可以爲聖人之道反天

下之心天下不堪墨子雖獨能任奈天下何離

於天下其去王也遠矣墨子稱道曰昔者禹之

湮洪水決江河而通四夷九州也名川三百支

川三千小者無數禹親自操橐耜而九雜天下

之川腓無胈脛無毛沐甚雨櫛疾風置萬國禹

大聖也而形勞天下也如此使後世之墨者多

以裘褐爲衣以跂蹻爲服日夜不休以自苦爲

極曰不能如此非禹之道也不足謂墨相里勤

之弟子五侯之徒南方之墨者苦獲已齒鄧陵

子之屬俱誦墨經而倍譎不同相謂別墨以堅

白同異之辯相訾以觭偶不仵之辭相應以巨

子爲聖人皆願爲之尸冀得爲其後世至今不

決墨翟禽滑釐之意則是其行則非也將使後

世之墨者必自苦以腓無胈脛無毛相進而已
矣亂之上也治之下也雖然墨子真天下之好
也將求之不得也雖枯槁不舍也才士也夫不修

後世不教後世以後也辯靡也不以萬物之飾
爲靡也暉華也拘也不以禮也樂也不暉以萬物之墨
自束其也自主拘束其以自以用為度出而為備大下之縐用
有餘衣食意為急故至於學問之故中亂出有也之言
人有以衣於是者言古者於學問事以中亂有也其急之
皆以衣於是者言古者於學問事以中
道其學之墨翟禽滑釐其急之獨聞其風而說之太過已之理
而說之惜其墨翟之意以為太過也則是之名已比
而悅之人惜其墨之獨為之過之篇人循其其風
者禽滑釐也之人其學墨子以其為太過故言書曰中之之篇名已
也禽滑釐之徒其學不用之法於墨者書曰中之之篇人循已
也墨子不知用樂故其書非樂之

適於變道也於以樂以夢以比非以不怨利於人不知其非樂之
而已其興以為非樂自己以為也道術將裂也
異其樂未有其用故不與先王同其其自黃帝之以尚其也來同
未嘗之不用樂聖人之所用也至其以而以貴賤其然以武王
至於其不喪其人用言節用墨之以至於以自以三貴王
于之所未為無樂而不為之言樂非以此於其自教之人之太
其于之用以以以不為喪之人非用墨為墨子也人也不
不愛人自苦也言人不以不為能生情為歌者不而能其墨也以
不已人自苦不以不為無敢歌而言其能墨無以樂喪其歌之
不行者之人也其生人以以情為不而能生其墨以無以樂
不已行者人生苦不以人其情為無敢歌而言其能其生也

言此其與大情相其行乎故非其歌者生其口而言其以
不如此大人情之其相近乎不難其口為其墨也能果無以
不堪人而大太人其行乎非其難不口生其以言勤苦乎而
忍天下之大人情相其近以行乎其難不言生其果也
薄葬如此其大反天下之情也人不堪其所苦行乎
言此反大人情天下之人不堪其苦也

盤而為之也雖桀其功而如勞而服用於人民
也雖然若人之所以為天下人也其又為其其勞而同治然
聖人太其自以為後之師其名子里天之下也為亦名其三五姓也
亦學者必以自苦為極也其學者若其自名者以墨人諸名勸為
小學墨者亦方今其不讓巳其書自名者為問答而而亦者人言之之也
後比墨子其出同讓不合以墨其名也問不故
此其書之名不墨子也其其不為禽滑釐出之於也
墨子之也其學以自苦為其學者之所以不如此也
別墨子之其以為主後得其法曰出其也大者以不為聖人
之墨主其法得其後其得之道也其下子以為不及人
而之其主後以其學推而不此者不學子之為者
之謂意也其自若然後至此其其故原曰其其子墨翟不及
之即其得此其之得後其之出之得法之
為比之而其若得之也此其得之見其之出道其言其先於
為非所以之出其言其見其子不道出其
為非以之其其此所出

呂名之其也故其治亂之上也其上人之亦不子之好出於其
化之言未也此不其其天下之安於不子者出於其
不備子亦可人說之其其以其言其其之治之者好也
不多其所以不可以之及其亦其人亦不其其治其不如也
盡其鬧揚數家而書不及權民名意以其學不足
道墨子也於斯可人而數家不及以其民名其以不足以也
此其數術分論學以民名而言其其學以也
比此墨子之術於其分

不累於俗不飾於物不苟於人不忮於眾
願天下之安寧以活民命人我之養畢足而止
以此白心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宋鈃尹文聞
其風而悅之作為華山之冠以自表接萬物以
別宥為始語心之容命之曰心之行以聏合驩
以調海內請欲置之以為主見侮不辱救民之

鬬禁攻寢兵救世之戰以此周行天下上說下教雖天下不取強聒而不舍者也故曰上下見厭而強見也

不纍於俗去世俗之纍也不飾於物不以外物自奉也不伎忘衆不咈人情也以人人得其生為願視人猶我許顧其足以自養而已以此為心而暴白於天下此宋鈃尹文之學也華山冠名也別宥即在宥也蹟分而自處為別寬明而自安為宥始本也接言物以此意接引人也心之容心之[illegible]段也講明具心以語人而名之曰心之行行若心之用也今擇氏所請大用現前是也以和聃之意而合人之歡以此調一四海欲尊也置宋鈃尹文二人以為其教主謂民好鬭也為受侮不辱之說以救之謂[illegible]出好愛学也為禁攻寢兵之從陂之止以[illegible]其君下以之世人攘天下之人至不賢之而彼自聖若心言字[illegible]說不已也上下

皆見厭而強以此白丸以嘗小有此欲語數以出十句絡之曰數曰此

雖然其為人太多其自為太少曰請欲固置五升之飯足矣先生恐不得飽弟子雖飢不忘天下日夜不休曰我必得活哉圖傲乎救世之士哉

其為人之意太多其所為太自苦其為義曰每日但得五升之傲所與弟子共之先生以此止升猶且不飽弟子安得不飢言其師弟皆忍飢以立數而謂我不忘天下日夜不止蓋曰我之自苦如此首為久活之道哉但以此𤒹夫托名救世而目刊之人故曰圖傲乎救世之士哉閑謀也傲嬌之也亦猶豫讓曰吾之為此撥難所以愧天下之為人臣而懷二心者便是此意李翰林有獨剛寄韋六詩曰念君風塵遊傲爾令自晒便是此傲字

曰君子不為苛察不以身假物以為無益於天下者明之不如已也以禁攻寢兵為外以情欲寡淺為內其小大精粗其行適至是而止

其說又曰不為苛察苛察則非別宥兵言不苟有爾我之辯也不以身假物者事事皆自為而不假借於人以自助若於天下有損而無益雖明知其可為亦不如已之故曰明之不如已也其學之大意則故人矣外無哉戰之爭於內無情欲丶洞寡淺樣則情欲也其學之文小精粗雖不同而其所行之大意懼知是而已適由懼也

公而不黨易而無私決然無主趣物而不兩不顧於慮不謀於知於物無擇與之俱往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彭蒙田駢慎到聞其風而悅之

齊萬物以為首曰天能覆之而不能載之地能載之而不能覆之大道能包之而不能辯之知萬物皆有所可皆有所不可故曰選則不徧教則不至道則無遺者矣是故慎到棄知去己而緣不得已冷汰於物以為道理曰知不知將薄知而後鄰傷之者也謑（音奚又音俟）髁（戶寡反）無任而笑天下之尚賢也縱脫無行而非天下之大聖椎（直追反）拍（音白）輐（五管反）斷（丁管反）與物宛轉舍是與非苟可以免不師知慮不知前後魏（魚威反）然

子216 321

而已矣。推而後行，曳而後往，若飄風之還，若羽之旋，若磨石之隧，音遂全而無非，動靜無過，未嘗有罪。是何故？夫無知之物，無建己之患，無用知之累，動靜不離於理，是以終身無譽。故曰：至於若無知之物而已，無用賢聖，夫塊不失道。豪桀相與笑之曰：慎到之道，非生人之行，而至死人之理，適得怪焉。田駢亦然，學於彭蒙，得不教焉。彭蒙之師曰：古之道人，至於莫之是、莫之非而已矣。其風窢火麥反又況逼反然，惡可而言？常反人，不聚觀，而不免於魭五丸反斷。丁亂反其所謂道非道，而所言之韙不免於非。彭蒙、田駢、慎到不知道。雖然，槩乎皆嘗有聞者也。

[illegible]

[illegible]

以本為精，以物為粗，以有積為不足，澹然獨與神明

居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關尹老聃聞其風而悅之建之以常無有主之以太一以濡弱謙下為表以空虛不毀萬物為實關尹曰在己無居形物自著其動若水其靜若鏡其應若響芴乎若亡寂乎若清同焉者和得焉者失未嘗先人而常隨人老聃曰知其雄守其雌為天下谿知其白守其辱為天下谷人皆取先己獨取後曰受天下之垢人皆取實己獨取虛無藏也故有餘巋然而有餘其行身也徐而不費無為也而笑巧人皆求福己獨曲全曰苟免於咎以深為根以約為紀曰堅則毀矣銳則挫矣常寬容於物不削於人可謂至極關尹老聃乎古之博大真人哉

本道也物事物也以有積為不足者言藏富天下也與神明[illegible]

[illegible]

芴漠無形變化無常死與生與天地並與神明往與芒乎何之忽乎何適萬物畢羅莫足以歸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莊周聞其風而悅之以謬悠之說荒唐之言無端崖之辭時恣縱而不儻不以觭見之也以天下為沈濁不可與莊語以巵言為曼衍以重言為真以寓言為廣獨與天地精神往來而不敖倪於萬物不譴是非以與世俗處其書雖瓌瑋而連犿無傷也其辭雖參差而諔詭可觀彼其充實不可以已上與造物

者遊而下與外死生無終始者為友其於本也弘大而闢深閎而肆其於宗也可謂調適而上遂矣雖然其應於化而解於物也其理不竭其來不蛻芒乎昧乎未之盡者寂漠無形與物一也變化無常以不知一也

為一也死與生與不知生死也據此一句即知釋氏之學其來久矣天地並與與天地同運也何適何與天地同而無窮萬物畢羅莫足以歸而無常神明往與各造化萬物之理也何適莫足以動而與人無極也其端倪無首也課悠遠之理荒唐而不曠大者其無崖所宿也解悠處時恣縱而不儻以觭見之也無所當黨也儻黨也縱之以不儻不以觭見人遇者而其所以一主而尚無端所以為然謂其言而謂以下之人莫知其所用以治其言辭以莊語其言語謂可以貫理也不可與莊語也[illegible]

人以為貴賓神也以為寓言為廣大不拘放也倪於魚斷世而無同後可不甘是非者之意正處所况也無和或言與不世是非子之非傷高壯也或彼此為之可意莊居之也參若怪說也運自或於後可意傷無齒若其說也而自此殺破著不定也謂人莊譎其破其說也而可兩或看其意之書破傷也謂者其實其宗可玩自或以味說抑而其兩之書中使蓋謂其言塞書之閒本亦不可句此其兩句之破意也其說大言開言肆之言宗世可以味著得其之書中便讀謂而稽也而其關者其間實宗也無閒自已得其言可其句之破讀其稽言也充其言解其書本其以可調適也之自言者謂也之本也也於其用理而也其上遂之言可以不蛻以明其理自道而理來之化也者羅釋言其之用而其上可以其自遠也不蛻也非言是蛻者言其道也不可以盡蛻化而得其理也

盡者言其胥也平士所得非言語所可盡也○自未嘗之

頭而下分別五者之說而自以其未繼於老子之後明言其學出於老子也前一段書之雖然皆遂說其學之是非所與其老子無之至此又著轉換其學其與老子無用於世者此是其文字不可不細看也惠施多方其書五車其道舛駁其言也不中歷物之意曰至大無外謂之大一至小無內謂之小一無厚不可積也其大千里天與地卑山與澤平日方中方睨物方生方死大同而與小同異此之謂小同異萬物畢同畢異此之謂大同異[illegible]南方無窮而有窮今日適越而昔來連環可

[illegible]

解也我知天下之中央燕之北越之南是也氾愛萬物天地一體也惠施以此為大觀於天下而曉辯者天下之辯者相與樂之 [illegible]

卵有毛雞三足郢有天下犬可以為羊馬有卵丁子有尾火不熱山出口輪不蹍地目不見指不至至不絕龜長於蛇矩不方規不可以為圓鑿不圍枘飛鳥之景未嘗動也鏃矢之疾而有不行不止之時狗非犬黃馬驪牛三白狗黑孤駒未嘗有母一尺之捶日取其半萬世不竭辯者以此與惠施相應終身無窮桓團公孫龍辯者之徒飾人之心易人之意能勝人之口不能服人之心辯者之囿也惠施

日以其知與人之辯特與天下之辯者為怪此其柢也然惠施之口談自以為最賢曰天地其壯乎施存雄而無術 [illegible]

[illegible]

之以孤則非有母矣不可言孤又言嘗有母也一尺之捶折而為二今日用此五寸明日用彼五寸雖旋轉萬世不盡可也凡此以上又皆學於惠子世書其說以與惠子相應終其身強辯而不已即桓團公孫龍之徒是也飾人之心者飾人之心也易人之意者變亂人之意也一時其辯口雖可屈而其人終不服以此辯者於人其中而不自知也故曰囿之與其徒為愈情其聽好以與人辯自以為其辯之不過如此也故曰此其柢也柢本也自恃其口辯以為雄高而無學術

南方有倚人焉曰黃繚問天地所以不墜不陷風雨雷霆之故惠施不辭而應不慮而對徧為萬物說說而不休多而無已猶以為寡益之以怪以反人為實而欲以勝人為名是以與衆不適也弱於德強於物其塗隩矣由天地之道觀惠施之能其猶一蚉一虻之勞者也其於物也何庸夫充一尚可曰愈貴道幾矣惠施不能以此自寧散於萬物而不厭卒以善辯為名惜乎惠施之才駘蕩而不得逐萬物而不反是窮響以聲形與影競走也悲夫倚人有畸異之人也南方有一獨之人曰黃繚見惠子而問天何以不墜地何以不陷風雨雷霆雖實為之此皆造物之妙豈可以客言惠子亦不辭讓而應亦不經思慮率然而對且徧為萬端之說萬物萬殊也說而多

猶以為少增益以怪異之論但以反異於人為其能欲以口舌勝人自為名譽是以與世皆不和不適不拙得也在內本無所得故曰弱於德徒然強與物外故曰強於物其塗隩者言其所行之塗不明白正大而幽隩也以此天地之道而視惠施所能猶蚉蝱然以幽隩為一人之私亦何用乎故曰何庸充一者但以道為一則人於世見而足術可若以此勝也若以貴道者矣貪勝也幾於萬物不能自寧不實分而言於……

莊子鬳齋口義卷之十 終

莊子釋音

第一卷

逍遙遊 ○鯤 昆 幾 上聲 鵬 朋 摶 團 而上 上聲 埃 哀

且夫 音扶凡發語 同此後不音 可以意求之 語助語皆 覆 入聲 坳 凹 膠 音交

培 裴 夭 上聲 閼 遏 蜩 條 鷽 音學 亦作學 決 白 搶 七羊 榆 俞

枋 方 莽 莽 蒼 上聲 如字 又 飡 餐 果 如字 音顆 又 小知 音智 下同 大

菌 窘 蟪 惠 蛄 姑 椿 敕倫 廣 去聲 斥 尺 鴳 晏 夫知 音扶 後皆同

大知 同 行 去聲 比 毗至 譽 余 數數 上聲 朔 又 泠 零 惡 烏 已 紀

爝 爵 音 爵 二 下 治 去聲 治 同 下 已 鷦 焦 鷯 僚 當 去聲 怖 音 故

大 大 庭 逕 射 音食夜 又食亦二反 淖 綽 癘 厲 狂 誑

與 預 予 同下 與 觀 貫 言 女 音汝 下同 非 磗 薄 蘄 祈 垢 苟

秕 比 糠 康 斷 短 汾 焚 窅 烏了 喪 去聲 瓠 戶 音護 又戶郭反 落

種 腫 盛 成 剖 普口 瓠 戶 呺 枵 為 去聲 掊 方垢 洴 萍 澼 僻

統 曠 龜 說 稅 難 去聲 將 去聲 敗 去聲 獝 居拙 中 去聲 並同 下

卷 權 二 去 上聲 又 狌 姓生 三音 教 音遨 徼 二 跳 條

辟 闢 罟 古 斄 狸 彷 旁 徨 皇 夭 上聲

齊物論 ○綦 其 隱 去聲 嗒 吐 荅 反 或作 喪 去聲 同 後 居 又

槁 去 籟 賴 塊 苦 怪 反 噫 乙界反 又音 衣 竅 苦 呺 胡 刀 反

翏 良 救 六 畏 於鬼 二 反 佳 子 委 二 反 枅 音 雞 二 圈 起 權

其 阿 反 二 洼 烏 瓜 於 花 烏 污 烏 謞 孝 譹 豪 宊 音 杳 二

咬 於 交 反 又音 狡 喁 五 恭 反 又音 遇 泠 零 和 去聲 下 和 同 刁 凋 比 毗 至

知 音智 閒 覺 音 教 後 縵 慢 窖 教 惴 之 瑞 詛 沮 反

殺 如字 界反 厭 於 近 去聲 樂 洛 慹 摺 姚 佚 逸

態 音 薾 其 朕 骸 藏 去聲 賅 遮 庶 如字 恭

二音 疲 芒 與 歟 去聲 惡 音烏 不 音 故 為

去聲 後 為 莛 庭 一 楹 盈 恑 憰 決 復 又扶 幾 機

朝 字如 狙 七 餘 反 芧 音 食 汝 反 之知 音智 好 去聲 滑 骨

滑 同 滑 天 去聲 盼 稱 嗷 又 音 叫 枝 寘 同 幾 祈

秋 保 檜 齬 淫 鰌 恂 峻 猨 匑 愈

螯 蝍 且 鵰 者 貓 嫱 麗 決

沍 互 瞿 孟 浪 猋 作 本

女 音汝 下 皆 大 泰 彈 鴞 炙 為 去聲 旁 挾

脗 泯 吻 涽 苊 知 惡 烏 路 平 的 解 蟹 黮 貪

闇 暗 和 倪 崖 受 衍 覺 景 影 曩

與 余 嬰 郎 下 同 如字 蚹 附 蜩 遽 渠 去聲

第二卷

養生主 ○知 智下為知同 近 去聲 養 羊尚 為 去聲 踦 居彼 砉 呼歷
嚮 享 騞 呼麥 中 去聲下皆同 譆 熙 技 其綺 好 去聲 批 普結 郤 去逆
反又音嚮 道 又假 窾 款 綮 苦挺 軱 孤 更 庚 硎 刑 閒 平
難為 如字下去聲 誅 音獲 劃 解 下同 躊 疇 躇 除
惡 烏 與 余 下如字 喙 豚 畜 許六 王 于況 聃 吐藍 後皆同 失 如字
又音遙 又作殺 號 平聲 少 去聲 倍 與 樂 洛 縣 玄 傳 平聲下
其行 去聲 量 音亮又平 治 去聲 而知 同智

人間世 ○ 枉 苦江 闖 強 上聲 術 與述同 惡 烏路 不肖 傴
為 去聲 軋 乙八
菑 災 惡 烏路 並同下不音者 熒 戶扃 逢 皮江 下 去聲如字 傴

拊 擠 子計 好 去聲 尾 戶 虛 如字又音墟 勝 升 語 去聲
後皆同 訾 紫 上 上聲後同 跽 其几 拳 權 謪 謀 易 去聲
下皆同 睥 茹 汝 葷 熏 知 知 上如字下音智 閔 紐 女九
遽 其據 散 去聲 葉 攝 使 去聲 粗 爨 清 七性 與 余下
同度 與 任 壬 樂 洛下同 易 亦 惡 烏路 傳 惡 如字
後同 惡 治 去聲 行 下孟 喪 息浪 音 去聲 芽 核 闔 盍
成同 其知 音智 蹶 月厥又其月反 孽 魚列 町 他頂 畦 戶圭 螳 堂 螂 郎
勝 升 為 去聲 盛 蜄 市忍 溺 蚉 文 䖟 僕 拊 撫
轅 櫟 歷 絜 戶結 散 上聲下人同 腐 輔 液 亦 樠

見 現 祖 查 蓏 力果 夭 上聲下同 掊 剖 幾 音祈下同 機 二 覺 教
診 軫 詬 呼豆 譽 余 乘 去聲 茈 疵 藾 賴 軸 逐 呧 紙 哭 許又
醒 呈 椒 秋 上 上聲 徂 七余 杙 弋 麗 如字音禮又 禪 解 去聲
又如字 亢 抗 痔 峙 疏 疎 會 檜 撮 子括 二外子外反 髀 音陛 脾 二
挫 子臥 鍼 針 繲 佳賣 餬 胡 筴 策 食 嗣 僅 覲 郤 隙
德充符 ○兀 音如字又 駘 臺 而王 于況 喪 去聲
彼為 去聲 其知 智 最 要 腰 假 格
羿 詣 彀 遘 中 中 佛 蹵 更 庚 稱 去聲如字又
見 現 行 下孟 語 去聲 諔 幻 患 桎 質 梏 古毒 它 佗 和 胡臥

下而 斯 傳 悶 門 氾 幾 郵 樂 使 去聲
豚 食 眴 翣 所甲 取 復 覺 滑 郤 隙
離 去聲 闉 跂 脤 說 悅 惡 烏路
脰 豆 脣 甕 盎
喪 去聲 眇 選 去聲 鬻 育 食 嗣又 如字 警 好 惡 烏路 橋
第三卷
大宗師 ○知 其知 音智後同 天 上聲下同 當 去聲下同
謷 假 格 覺 嗌 咽 哇 者 嗜

說悅 惡烏路 訢欣 距巨 脩肅 揄俗 頒去斑 煖暄 樂洛下
皆音 他陀 觚孤 邪耶 崔千罪 潘番 晳敎 好去聲皆同下
悅 知以知去聲 得與音預 凋鵰 呴呼又去聲 瀌瀌
沫末 譽余 塊去聲 佚逸 勝升 傳直戀 先去聲如字 喻論
長丁丈反長兩同下 徧又去上聲 孝結 歲 坯 毗
大泰 山 顏 項 禺 少去聲 說悅 柑去聲 僞
獳 惡烏去 倚 易去聲 參 朝 樷 二
需須 於烏 謳歐 參 參 尻 僂 句如字又音
贊之 參 閥 跰 躃 女 惡烏路反 亡
彈去聲 鷄 炙 更庚 縣玄 解下同 喘
怛 翅 悍 鏌莫 鋣耶 惡烏 撓 挑
緶 和去聲 猗於宜 行去聲 女汝 疣尤 癃 覆芳服
倪 又音 彷旁 徨皇 憒 觀貫 造七到
踦居宜 特 覺 軹只 縣 劓 恣 睢
許鼻反之 藩 與 好如字 黼 敎 其知 長
棰之垂反本又作箠 水 三息 與 同 爲去聲 鱉 長
復又扶 薆 墮 枝與肢同 去上聲 好去聲 裹果 食
任壬 趨七

應帝王 ○ 齧 要腰 覺敎 中仲 又如字 語 度
蚤文 增 塘 埌朗 浪二 帠藝 復扶又反 下同
漠莫 治去聲下同 嚮向 二 物 易 怵 後
狙七余 便 蹶 二 楚 治去聲 夭上聲 道 與音余下同
由如字 亢 抗 桐去聲 嘻熙 鄉 齊
復又扶 鯢 審 失如字 委 蛇 弟 爲
之爲去聲 爨 食 知智 猶 渾 沌
駢拇 音母 ○ 縣 疣尤 藏 行 煌 擢 槃
兀如字 樹 趾 擧 跂 脛 斷
去聲 意 飣 齕 高 發 買 析
呴 又 纆 索 撓 與 行
殉 揆 筴 塞 惡 鶯 俞
馬蹄 ○ 齕 樂 剔 雒 阜 棧 櫪
筴 埴 中 填 顛 撄 闉 惡
撲 蹀 跂 澶 漫 摘 犠
靡 蹀 知 扼 介 倪 二 闉
鷙 曼 詭 縣 好 知
第四卷

胠篋 ○為 去聲下並同乃為不為 胠 起居 篋 苦協 緘 古咸
縢 縢 扃 古熒 鐍 古穴 知 知智下同也謂竊知聖知並知同至 揭 揭下同
擔 丁甘 恐 去聲 鄉 向 罟 古 殺 試 逢 安江 剖 普口 萇 長 廉 平聲
跖 攄 藏 去聲 分 去聲 邪 寒 鄲 丹 捨 剖 舍 捨 斛 胡木 稱 去聲
盜 徒 鉞 越 擿 擲 折 之設 彈 丹 爍 爍 竽 于 攦 呂結二條反所
倕 垂 行 去聲 鉗 鉞 累 去聲 燋 燋 驪 平麗 畜 蓄 戲 義 樂 洛
贏 盈 糧 良 趣 趨 好 去聲 弩 上如 之 知 知 並音智詐同 罾 增
苟 苟 削 削 罝 嗟 罘 浮 頡 戶結 滑 猾 解 下懈 垢 苦豆 悖 蒲佩
二音 爍 爍 墮 許規 施 去聲 喘 川兗 耎 軟 肖 消 種 腫 恬 徒謙
惔 淡 啍 之閏反

在宥 ○樂 洛 恬 甜 瘁 淬 愉 瑜 思 去聲 喬 舒驕 又音矯
詰 去吉 卓 勑角丁角二反 鷙 二 行 去聲 匈 凶 說 悅同 下 悖 背
相 去聲 樂 岳 知 智 鷸 卷 捲 傖 倉 齊 齊 跪 其委 儛 舞
莅 利 藏 去聲藏下同 見 現 從 七容 炊 吹 又 去 累 去聲 知 如字 縣 玄
瞿 求 攖 嬰 上 上聲 淖 綽 彊 其良 劌 居衛 俛 免
女 汝 矜 勤 峗 危 共 恭 施 以豉 知 智 知下 並知同 聖
僨 奮 肢 去聲 鋸 據 椎 直追 脊 在亦 嗟 苦感 桀 去聲 桎 去聲
漫 莫半 好 去聲 鈃 斤 踐 企 桎 質 梏 工毒 意 噫 知 智 接 楚交
衎 玩 離 去聲 上聲 又 跂 企 桎 質 梏 工毒 意 噫 知 智 接 接

遂 去聲 將 去聲 同下 鞅 於丈 放 方往 止 與 鬼 亦 懷 惡 去聲 僥 古堯 倖 幸 幾 上聲
接 三 音 摺 音習 慴 二 枘 芮 嗃 許交 指 閒 閒 復 又扶 首 去聲
槢 習 櫪 音歷 搖 二 語 去聲同 下 竅 杳 為 女 為去聲 緡 武巾
抴 拽 將 去聲 同下 捔 擔 脾 與 脾同 倘 三敞 音湯 贅 如字
滓 去聲 溟 丁 涬 戶頂 涬 混 沌 徒本 惡 烏路 撓 小而 惡 烏 易 亦 累 不累
喪 去聲 同 上 累 去聲 尚
在宥 ○卒 子忽 分 去聲 有分 近 去聲 下 私八 況 泛 畜 許六 剄 口吳
無為 去聲 挫 作卧 彰 鬱 近 去聲 絫 洛 夭 上聲 王 于況 德 並下同
渗 留 知 智 下 使 知 並知同 騁 逞 安 之服 問 還 旋 索 所白
喚 口 許 被 披 藉 在夜 坂 及 數 朔 縈 孩 率 類 華 去聲
鶡 淳 設 閒 閑 闔 盍 偪 邑 喙 丁 三 豆 充 反 ... 紛 武巾
放 上聲 縣 玄 寓 宇 援 爰 狙 雎 將 又 作 蘋 苑 兌 中
輯 集 軼 徹 勝 升 觀 去聲 覲 許 逆 沾 杜 滇 浮 同 圃 布 古
畦 戶圭 隧 遂 搰 苦骨 滑 又 數 朔 泆 逸 榜 蒸 瞞 武安 二 反 亡
墮 許規 畷 丁 頂 復 扶又 罍 余 儻 蕩 他 渾 混 沌 本 徒
譆 之倫 芒 刺 撓 擾 樂 洛 與 音 余 癘 羊 秃 吐 木 鬄 第
燋 焦 標 方遙 傅 平聲 道 下與 皆導 同 佛 拂 解 蟹 折 浙 夸 吁 瓜

二音嗑許甲缶垂鍾踵強上聲比毗至厲如字遽誼犧河羲
閒去聲悛子公中去聲滑骨誰去聲跛丘跛鴟于驕鴞尹必揖習
笏忽柵策重平聲纆墨繳灼睆環緩

第五卷

天道

○辟闢鐃與撓同石小反中去聲鄉向秦王于況反下
上天下同閒閑樂人樂音洛樂天樂並洛鳌子兮長丁丈反下長長先長並同不
累去聲祟息類畜許六並同知下知音智知知巧知巧並同後知
辟婢亦比毗至衰初危經殺所界少詩照朝直遙分扶問
省所景分如字倒丁老迕五故敖五羔鷙施去聲膠交徹藏
說如字又音悅中去聲讓下皆同愷苦亥意音億
繙芳袁反下同迂于放倣偈居謁揭又許見現同闟許覽累去聲揀揀
妹音昧並同下復扶又邵時照反脫徒活鬆許叡墮上上聲隗魚鬼舊音
爲于爲反其去扁音篇鍫縣推直追上上聲傲

天運

○推吐回反爲于爲反下同施以豉反上聲樂音洛彷旁徨皇招尺遙反
易以豉反并必領同下復扶又反徼古堯反攄僨
語去聲郢以井反同下蛇以支反林樂音洛樂同天窈杳稽雞僰
阬苦庚反部際委委衍延齊才細反齊亂七亂反復扶又數所角反眯米
祟息類反盛成篋苦協反衍以善反之延桔結槔羔柤查柚由猨袁
推吐回反與余蘄祈傳平聲桔結槔高柤查柚由援袁

祖莊加衣去聲齕恨沒挽晚去上聲慊苦簟曠苦謗挈苦結沛貝
惡烏遽其據覯古豆貸吐代易去聲操千含捨湮因穅康
蚊文虻盲嗒徒合憯七感憒扶粉放做鵠胡篤黔其廉琴二
觀貫响況于反又沫末嚌才詣見現倨踞語去聲下
爲去聲殺所戒孩亥夭上聲種章勇知音智下同其悖蕃瞀
墮許規施去聲厲例蠆敕邁鮮上聲螫舒亦奸干召邵說悅
鵠五旦復扶又見現趫驕僥於堯沫末要下聲

刻意

○行去聲離力智論去聲誹非二亢苦浪槁苦老
好去聲下同朝潮數色主閒下同响吁道導惔淡
易去聲累去聲覺教罷皮矜居陵惡烏路忤吳卑悟
蟠盤

繕性

○繕善滑骨知音智下以樂音洛行下孟反信行下
以行小行並同偏音篇當作偏夭上聲燧遂戲羲汞古夷去聲
見現樂音洛下皆同圉禦爲去聲

第六卷

秋水

○涘俟涯崖睹覩蠡蛙虛墟量亮下同
礨力罪反又音壘空孔稊啼卒子忽分扶問反上聲後約分知如字又音智
音智後知失同繇向掇知劣反音拙跂企說悅倪崖詣二

埒劣音二字 爲去聲 行去聲後以意求之 碎辟 己紀 惡烏下同
倪崖 趣趨 王旺 羅禮 騏其 驥冀 驊華 騮留 狌牲
鴟尺夷 鵂梟 撮千括 蚤早 瞋嗔鴟音 二 含捨 墓 初嘉 參初林二
差初宜 繇由 眇 行如字 蹢擲 躅直錄 蔞力侯 蛟音賢玄 二
跉勑甚 踔勑角 噴普 勝升 數上聲 蓬步東 勝如字 鯖丁秋
折浙 蜚飛 匜子合 懺 帽 見現 語去聲 兒倪 難去聲 幾上聲
少去聲 長丁丈 知智 沘壯 與余 語皆下同 咏 隱去聲 机几
大泰 埳坎 樂音洛下同之 樂大 跳條 幹古旦反又音寒 莞
蹶其月 二 附方手反又音附 還音旋 蚊 [illegible] 蟿 立丁
遂七句 渙乞 爲去聲下同 規如字又虛役反 知不知上音智下如字
竟境 蚤文 蛆音渠 丘二 勝升 跐此 大泰 趣釋 解蟹
索所白 邪寒 鄲丹 衛涌 窗比甬 咶音大 姑二 濮卜 竟境
累去聲 筍嗣 相同去聲 丁 鴝寬 鵒雖 嚇許嫁反又音赫 鯈條
從七容 樂音洛同 皆
至樂 ○樂音洛下皆同 惡烏路 夭上聲 惡如字 惛昏 踐向七
趣趨 謳耕戶 芒荒 又上 芴忽 踞據 長丁丈 槩與概同
嗷音叫 虎二 滑骨 虛墟 肘九柳 慶衛 惡烏路下同 反 亡與無
字同 坛苦 髑獨 髏樓 髐苦堯 撒音叫 徼一 捶箠 夫扶

行下孟 遺去聲 援爰 枕去聲 見見 累去聲 從七容 矉頻 頞遏
復扶又 褚猪許 綆更上 重去聲 御逆 樂岳 眩縣 鸞力卷 壇但
食嗣 鰌秋 鯈條 行抗 委萎 蛇移 惡烏路 譊呶 卒寸忽
還患 好去聲 惡烏路 擾寶韋二 種腫 幾上聲 隘古又詣字
蠙步田 屯徒門 鳥舄 蠐齊 螬曹 雒瞿 掇丁活 乾干 沬末
醯許兮 輅路 軦音況 芋 [illegible] 芮如銳 蠸權 比必二 筍
達生 ○知音智下同 知巧 離去聲 累去聲 更庚 相去聲
語去聲 遠去聲 焉於虔反 邵 乘去聲又如字 遲 慴之涉
鍰莫 技 痀於禹 僂縷 掇丁活 厄扼 錙錙 銖殊 橛其月
株誅 拘 操七刀 數所角 覆芳服 惡烏 殞 膂 拔末
鑊 踖 縣玄 卒寸忽 社 笑東 說 惡烏路 榛患
蒸 藉 尻苦 爲 自爲 爲去聲 同下 食嗣 錯措 豚 轉
楯 食 二 僂 縷 誒 代 詒 代 惡 烏路 潘 番 上 同下
志去聲 中丁仲反 奢 結 佸 鮭 [illegible] 巃 龍 泆 華 所 中 辛 反
彷旁 徨皇 委 萎 穀 毅 惡 烏路 蹶 弓救 渚 爲 去聲 橋 驕
嚮 景 影 縣 玄 沬 末 鼃 元 鼉 徒河 並 倍 亡 與無 同
長 丁丈 汨 胡忽 鈹 披 齋 側 皆 同 輒 余 枝 與 岐 同
朝 潮 見 見同 下 御 見 入 與 余 中 去聲 傴 於 甫 桎 質 跫 腰

知（智下同）詑（敕駕）徧（篇）難（去聲）賓（擯）惡（烏下同）長（丁兩）
汙（烏）揭（其）夭（上聲）跂（豉可）比（如字又毗志）說（悅）爲（去聲）樂（洛下同）
眩（縣）食（食之音嗣）委（萎）蛇（移）鷾（奚）鴳（晏）
山木 ○ 竪（樹）累（去聲下皆同）譽（余）訾（紫）量（亮）傳（平聲路）
挫（子卧）離（去聲）辟（婢亦）割（葛）去（上聲）洒（跣）樂（洛）捐（沿）倨（路）
去（上聲）褊（匾）呼（去聲）歙（翕）爲（去聲爲）歛（力驗）壇（徒丹）縣（玄）
侗（通又動反）幾（祈音機二）惡（烏路不惡下同）翂（紛）翐（秩）行（下抗）
亂（同行）知（智）墮（許規）去（上聲）衣（去聲以衣布大同）褐（曷）杼（亭佇）
二音 雩（戶）與（余下以意來之）假（古雅下為聲）佯（羊）把（巴）泠（零）
過（古禾聲）憊（皮拜）柟（南）曼（萬）王（況往）忍（深）羿（詣）逢（皮江）眄（面）
睨（詣）枳（紙）枸（矩）悼（徒號）捐（去聲）見（賢遍）炎（逞必）當（去聲）還（旋）
造（七到）易（以豉）知（智）鷾（意）鴯（而）禪（市戰）焉（於虔）樊（煩）廣（去聲）
蹇（寨）躩（驅縛九縛二反）彈（憚）留（力救）翳（於計）搏（博）怵（黜）誶（訊）
藺（力信）且（子餘）去（上聲）行（之行去聲）
第七卷
田子方 ○ 數（朔下同）谿（奚）當（去聲）葆（保）語（去聲）知（智）
行（去聲）解（蟹）鈃（拊）梗（更猛）累（去聲）蘄（祈）從（七容）道（導）膛（敕庚）
（丑郎反二）比（毗至）惡（烏）與（余下助語皆同）女（汝下同）乾（干）慹（乃牒）

眩（縣）掘（兀）爲（去聲）樂（洛下同）藪（素口）行（去聲）滑（骨）喪（去聲篇末同）
已（紀）解（蟹）說（脫）汋（酌）醯（許西）覆（副）見（現）冠（上去聲下如字）
圜（員音）句（矩瞿二音）玦（決）斷（丁亂）飯（上聲）畫（戶卦反下同）舐（食紙）
僂（力主）槃（盤）礴（薄）羸（僂）鷊（燭）顛（丙兼）駁（剝）瘳（抽）躄（壁）
更（庚）壞（怪）植（值）長（丁兩）竟（境）大（泰）肘（竹九）復（扶又）女（汝下同）
逡（七旬）怵（黜）恂（荀）中（丁仲）捆（甫兄）躊（直留）躇（直居）知（智）刦（劫）
戲（羲）大（泰音太山）憊（皮拜）
知北遊 ○ 知（音智下知道不知子存知之知者皆如字）闚（苦穴）睹（都二）
屈（求勿）唉（哀在）語（去聲）近（去聲）易（去聲）忌（烏路）復（扶又）徧（音篇）
離（去聲）惛（音昏民二）畜（許六）被（皮寄）哩（量）晦（呼每）蛻（始鋭）闓（開）
淪（倫）掊（普口）知（智）窅（烏了）爲（去聲）邀（古堯）思（去聲）恂（荀）與（余下）
（助語皆同）斷（丁亂）魏（危）復（扶又）量（亮）醯（於界）夭（上聲）幾（上聲）蓏（力果）
郤（隙）漻（流）弢（滔）墮（許規）袠（秩）惡（烏）稊（大西）稗（蒲賣）甓（步歷）
桀（尸旨）溺（乃弔）監（平聲）狶（虛豈同）瀆（豆）閒（閑）寥（遼）馮（皮冰）
閡（亥）殺（色界）婀（阿）荷（何或作苛）隱（去聲）瞑（眠）嘿（默）慢（武半）
訑（從但）弇（奄）堌（固）大（泰大初音）捶（箠）好（去聲）復（扶又）見（現）
爲（去聲）先（先物去聲大先）圍（衛）謷（子）樂（洛同下並）去（去言上聲去上聲）
齊（去聲）知（上音智下如字）

庚桑楚 ()畏猥 壘磊 知智下知同 任 挈契 遂去聲 鞅於兩
壤壤 洒素殄悉二反 堵覩 杓市若舊音非反 還旋 鯢倪 鮪秋
孽孼 函含 介戒 離去聲 碭徒浪 櫛側瑟 數上聲 炊吹 軋烏黠
殺弑 語去聲 跦昌上 蹩蹩 長丙展 惡烏 思去聲 辟闢 閒去聲
藿霍 蠋蜀 伏扶又 鵠胡沃又戶 鸁盈 唯上聲 懼紀具 睫接
衰去同 著後 揭揭 惘罔 好去聲 去上聲 惡烏路 復扶又 韄獲又
乙號反 捉側角 揵其輦 縫莫侯 放上聲 舍捨 倫崙 侗大董 嗥戶羔
嗌厄 嗄於邁 挩五又音藝反 瞋舜 委於支 蛇移 解蟹 樂洛
後同 攖嬰 惡烏 舍去聲 敗必邁 滑骨 內納 當去聲 閒閒

券勸 費古 跂企 焉於虔 能耐 恂恂 鏌莫 鋣耶 惡烏路
反下同 歔去聲 剽匹妙 惡烏 尻苦刀 著如字 偃於幰 為去聲 是去
儻尚 知音智下知若皆同 鶩 蹍展大 騖 嫗於禹 辟必亦
徹撤 勃必力反下同 去上聲 累上聲 惡烏路下同 盪蕩 睨魚計
中去聲 譽余 很良 好去聲 謵習 餽饋 當去聲

第八卷

徐無鬼 ○勞去聲下皆同 耆嗜 長展兩 好去聲下好和同
惡烏路下惡惡同 擊擊 語去聲 相去聲下同 視示 中去聲 四句並
邺恤 失逸 喪去聲 軼逸 説悅下何以説説同 説稅下從説

邺恤 失逸 軼逸 版板 殺六吐力反 司馬云金版六弢周書篇名或曰祕識也
公六本又作武又作虎韜 樂洛 期基 蔾
力反 鞾 西戎也 作平反 犬謂 大也 又 鱄 音由 孰 呼 至恥 趸 巨 恭 反 一 謺 替 苦 愛 欬
閒 反 所 一 好 音 器 大 李 云 悅 況 聲 數 胯 肉 之 音 情 笑 歎 也 但 之 至 呼 至 芧 音 食 汝 序 反 又
第 一 栗 作 非 音 作 者 久 非 或 也 外 下 麗 反 如 力 字 支 又 反 力 智 譙 本 亦 作 在 遣
反 名 各 本 也 作 聚 謂 皆 云 華 覆 麗 而 嬈 樵 異 者 鏑 側 其 壇 反 名 鏑 藏 才 浪 或 作 得
一 德 作 惡 音 下 同 烏 攖 一 盈 脫 音 奪 隗 五 罪 反 云 神 名 一 作 也 秦 一 隗 云 或
大 也 道 茨 本 亦 作 茲 疾 反 山 名 具 寓 之 屬 反 于 驂 七 南 反 名 習 本 作 諧 一 反
謂 謂 多 氏 舒 闉 昏 滑 骨 稽 雞 聱 蘀 尚 謂 道 瞻 也 眡 痊 七 全 除 也 反

知 許音倍 宿 其宿 積 久 也 匐 所 比 萌 服 是 音 其 本 剧 則 作 索 所 白 遽 其 音 據 又 渠 反 蹙 七 六 反 其 又 頁 則 情 徒 感 反 十 惝 偪 嗜 者 時 志 反 難 乃 旦 反 稿 苦 老
猶 亦 呈 摶 徒 丹 弁 七 金 反 惡 烏 路 鉏 助 仕 其 斬 反 徂 七 徐 粉 苦 亥 反 又 巾 蓁 側 巾 攫 七 段
捻 七 活 便 婢 面 反 式 拭 歎 因 噓 虛 泊 各 步 鰷 尚 解 蟹 喙 丁 豆
舍 捨 摩 靡 卷 權 要 于 羊 反 刖 月 售 受 譽 餘 覡 初 栗
姝 珠 濡 儒 卷 權 蜯 臾 蝎 羊 董 謹 桔 吉 梗 更
旛 壅 豕 豬 零 苓 勝 升 句 勾 楯 尹 樓 西 會 外 鵠 尺 處
膠 刑 定 磷 鄰 反 苹 所 巾 躁 女 展 令 力 呈 反 下 同 撓 乃 孝 樞 尺 朱 頡 下 結

滑乎八摧角確二音解如字

則陽 ○譚談閱悅擉初角樊煩知智冥眠暍謁

撓乃孝樂洛飲去聲閒閑綢直周繆亡侯幾上聲好去聲緡泯

縣玄閒閑相去聲舍捨洫許的為去聲下同傅付嬴盈

見音現下而見子見並同瑩一耕約要又如字背佩乘去聲為爲君

去聲下同抶敕一折之舌壞怪蝸瓜戈二音與余言與音惝敞儻

二音嗃許交呼洛二反譽余稯揔鹵魯莽莫古又如字齊去聲

耰憂飧孫離去聲下離之同惡烏路萑丸葦偉蒹兼葭加

潰洄漂夫妙匹昭必昭三反疽七余疥界癰雍溲搜強平聲

朝招號平聲菑災勝升知智下同詘屈與余大太

音泰弢滔蹇褰狶虛豈反又音希湛耽樂洛濫胡暫力暫二反

鰌秋搏博馮皮冰里與理同亦作理惡烏下欲惡去聲橋矯下同

片判徧篇知大知音智

外物 ○逢皮江貧云萇長縣玄後縣令同賁特又如字

監平聲呼去聲鮒附索所白任壬鉤亦作鈎犗界蹲存

會膾期基錎陷騖音務本又作鶩鬐求夷憚丹末腊昔制浙

輇銓揭竭累劣追二反趣趨鯢倪臚盧閭二音傳去聲

又平聲裙羣襦儒陂彼宜施去聲擪乃協反亦作壓顪許穢揵犍

控苦江別彼列趨促僂力主去上聲後章同知智後章同鷔傲

窶其矩行去聲譽余嚳堯旨躊儔躇除使去聲余須且子余

覺教令平聲朝潮刳枯鑽平聲筴策見現鵜啼鶘胡

廁側墊玷行去聲知至知音智下爲知知出同與余狶虛豈顫舒延

哽梗竇豆胞普交重平聲閬浪谿奚鑿在報銚七遙鎒乃豆

到倒植如字又音值眥才搣滅佚逸駴駭演以善他陀

跈與蹍同音存窾款踣普豆筌詮

第九卷

寓言 ○卮支倪兒崖詣二音藉在夜譽余衍以戰惡烏下

不首並同種腫禪去聲知智知音好去聲惡烏路樂洛

洎暨縣玄觀去聲蚊文虻盲綦其蜩條蚿銑屯徒門

沛貝邀僥盥管漱所又櫛莊乙閒閑睢呼維盱香于蹵蹙

煬羊

讓王 ○父甫下亶父同卷捲衣去聲處去聲捲權褓保

亶丁但邠筆貧筴策連力展累去聲下並同搜素羔悉蕭二反援爰

呼去聲舍捨惡烏路下章同攫俱縛苴余反又七飯上聲使去聲

下章同與余遺去聲下章同復服又扶又反下章皆同土敕雅苴知雅

好去聲拊撫樂洛下並同難去聲下章同說悅從從去聲

強上聲下同 見現下同 知智 郢以井 綦其 爲去聲 施去聲
茨疾私 樞尺朱 碣曷 紺古暗 華去聲 縱所倚反或作縱 嘻熙 逡七旬
比毗至 爲去聲 縕紆粉 種腫 噲古外 胼薄田 胝竹尼 矜今 見現
飦之然 粥祝 愀七小 行去聲 勝升 重重傷皆去聲 乘去聲 僨蒲賁
喟去媿 語去聲 難去聲 嗌厄 削蕭又如字 扢許訖 共恭 行去聲
辱行擲行吾行突行並同 漫武諫武伴二反 泠零 數朔 綢直留 知智
難去聲

盜跖

之石 ○ 從去聲 卒子忽同 後 爲爲去聲下請爲爲我使爲爲身爲
人並同 說稅 涌勇 易去聲 大泰大川音 鋪布吳 上上聲 夫符

冠去聲 技去 徼僥 復扶又 瞋赤眞赤夷二反 乳去聲 少去聲 長少長
上聲 說悅 知智 悍折 中去聲 使去聲下同 更庚 共恭
行去聲下僞行其行飾行並同 譽余下同 好去聲下同 背佩
下同 掾象 惕蕩 涿卓 殺試下同 縫逢 說稅下說我同
去上聲 苴莊魚 姜羊九 強上聲 食以食音嗣 燔煩 磔竹客 操平聲
瓢皮遙 離去聲 復扶又 上上聲 三去聲 殳父又 料聊 編鞭 幾祈
行去聲下以求之 意 怍昨 相去聲 殺殺君音試下殺紂同 悖布內
長展兩下同 別彼列 適的 爲去聲 約如字又音要 相去聲 徘裴
佪回 抉烏穴 傳平聲 樂洛下同 知知不音智下知謀知者同 慘七感

怛丹末 俠協 惡烏路 要腰 阨厄 嗛苦簟 醪牢 忘去聲下同
侅礙 馮憒下則馮同 上上聲 爲去聲 馮皮冰 舍捨下同 譙樵
却許業 單丹 繚了

說劍

○ 喜許記 夾協又如字 好去聲下同 厭平去二聲
悝恢 募慕 說如字下同 使使者去聲 從才用 曼漫 瞋嗔嗔
二音 見賢見音現下劍見同 鄣如字 燕平聲 岱代 鍔五各 鐔淫又
越感反 鋏古叶 知智 知勇音 爲竊爲去聲 上上聲上食同 環平去
二聲 斃敝 處去聲

第十卷

漁父

○ 父甫又如字 揄遙 袂面曲 上上聲 與余下同
挐女居 鄉向 咳慨 相去聲 好去聲下好言好經好惡並同 少去聲
下同 蠲獨 長長兩反遇長同 勝升 行去聲 飭敕 道導 譽余
敗必邁 惡烏路下惡迹好惡並同 否鄙 更庚下同 挂卦 叨滔
知智 很下懇 去上聲 愀在九反又音悄 數朔 離去聲 累去聲 強上聲
樂洛下皆同 湛丁南反下同 刺七亦 葦偉 旁去聲 乘去聲 要腰
折之舌 大泰 語去聲 下去聲

列御寇

○ 御禦 瞀茂 惡烏 饗將 醢蟹懈二音 諜牒
鼇齊 食嗣 瀛盈 乘去聲下皆同 知智下知者同 幾居豈 敦頓

賓擯跣先典焉於虔祗支良浪捽才骨易去聲泙平耕又反敷
漫末旦單丹知智離去聲下為知同苴七余竿干牘讀道導
累去聲瞑眠為去聲使去聲馘古獲癰雍痤徂禾舐食紙痔峙
圾魚及視示下同與余下同離去聲施去聲賈古懁許沿
縵武半卒寸忽知智下知慧知者同父甫傴紆矩僂縷鉅巨僻辟
鬋余廉怏於兩偲魁肖消揮直吏鍛丁亂重平聲頷戶感盭齎
佼去聲衣去聲食嗣芻初俱菽叔璣祈幾二音齍資鳶沿
螻樓

天下

○惡烏後惡可同離去聲行去聲下其行之行無行並同
分去聲下名分同操平聲後同蕃煩傳平聲搢晉道以道皆音導
好去聲下好學之好並同稱去聲暉煇滑骨釐狸氾泛濩互
辟璧重平聲觳殼任壬湮因橐託九鳩腓肥胈跋
櫛側瑟跂其逆蹻紀略相去聲相里訾紫觭紀宜仵誤舍捨
累去聲後同忮之豉鈃刑胹而說如字聒古活厭去聲為去聲
易去聲知智下弃知知慮用知其知並同駢薄田泠零汰泰還旋
磨去聲離去聲塊苦對鯇五管斷短踝偉芴忽谿溪轔去軌
挫子卧與音余下同芒忙儻黨觭紀宜萬衍以戰敖傲
倪詣瓌古回瑋偉犿芳袁參初林差初宜諔昌六閎宏蛻稅

車尺奢中不中去聲睍詣燕平聲氾泛觀貫樂洛蹍女展
鑿才報枘芮景影鏃子木捶箠柢丁計佝嶇繚了隩烏報
蚉文蝱盲駘殆

釋音終